华尔街的中国人

石溪 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作者简介

石溪，注册金融分析师（CFA），生长在北京，20世纪90年代赴美留学，现居住于纽约曼哈顿。2001年从哈佛大学研究生毕业后进入纽约华尔街，曾先后就职于莱曼兄弟、美银美林等投资银行，所在的债卷交易研究部连年位居全美债卷研究评比前两名，2012年至2016年任职于华尔街历史悠久、管理450亿美元资产额的的对冲基金——奥氏资本管理（Och-Ziff Capital Management），在其结构信贷部负责商业房地产债卷的投资与交易。他于2016年秋天着手创建投资美国商业房地产的基金平台，并创办了微信公众号“美国石溪”，致力于提供美国教育、文化、就业等方面的真实资讯和深度解析。本书是他的长篇小说处女作。

华尔街的中国人

石溪 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如何能真正了解一个人？不是他看上去怎样或他说了什么话，而是其经受压力或身处危机时如何应对。如何真正认识华尔街？只有在其经历灾难时。2008 年纽约曼哈顿的华尔街，一场影响世界经济的金融大地震正在酝酿，当它最终在 9 月份爆发时，不仅一夜之间摧毁了华尔街有 158 年历史的投资银行莱曼兄弟公司，将美国经济逼上崩溃的边缘，而且它的震撼瞬间便波及世界的各个角落，被世人称为“大衰退”（Great Recession），其影响仅次于 20 世纪 30 年代初的“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本书中五个男女华人主人公分别代表了生于不同年代，拥有不同背景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他们个人的命运与华尔街的历史事件紧密交织在一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尔街的中国人/石溪著.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 10

ISBN 978-7-111-55382-3

Ⅰ. ①华… Ⅱ. ①石… Ⅲ. ①长篇小说- 美国- 现代 Ⅳ. ①I712.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76435 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北京市百万庄大街 22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策划编辑：谢欣新　　责任编辑：刘建光
责任校对：张晓蓉　刘怡明　　版式设计：张文贵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 第 1 次印刷
184mm × 260mm · 22 印张 · 489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111-55382-3
定价：49. 80 元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发行部调换

电话服务
服务咨询热线：（010）88361066
读者购书热线：（010）68326294
（010）88379203

网络服务
机 工 官 网：www. cmpbook. com
机 工 官 博：weibo. com/cmp1952
教育服务网：www. cmpedu. com
金　书　网：www. golden-book. com

封面无防伪标均为盗版

目录
Contents

第一部
经济衰退（2001—2004）
/ 001

第 1 章　战　场 / 002
第 2 章　等　待 / 007
第 3 章　精　英 / 011
第 4 章　法拉利 / 016
第 5 章　派　对 / 024
第 6 章　前　夜 / 031
第 7 章　双子楼 / 037
第 8 章　飞　机 / 041
第 9 章　袭　击 / 049
第 10 章　生　死 / 054
第 11 章　坍　塌 / 060
第 12 章　绿　卡 / 067
第 13 章　圣诞夜 / 072
第 14 章　味　道 / 076
第 15 章　选　择 / 083
第 16 章　访　客 / 087
第 17 章　陌　路 / 092
第 18 章　撤　离 / 095

第二部
泡沫形成（2004—2007）
/ 101

第 19 章　小提琴 / 102
第 20 章　机　遇 / 110
第 21 章　面　试 / 114
第 22 章　王　国 / 118
第 23 章　棋　局 / 122
第 24 章　新　兵 / 126
第 25 章　幸运儿 / 132
第 26 章　阴　谋 / 139
第 27 章　海底草 / 144

第 28 章　银行家 / 151
第 29 章　剪不断 / 155
第 30 章　红　利 / 161
第 31 章　房　市 / 164
第 32 章　新发现 / 172
第 33 章　跳　槽 / 177
第 34 章　试　探 / 185
第 35 章　漏　洞 / 189
第 36 章　感恩节 / 195
第 37 章　私　怨 / 202
第 38 章　美国梦 / 209

第三部
危险降临（2007—2009）
/ 215

第 39 章　重　逢 / 216
第 40 章　预　兆 / 221
第 41 章　裂　痕 / 228
第 42 章　恐　慌 / 232
第 43 章　亮　牌 / 238
第 44 章　黑名单 / 245
第 45 章　猎　物 / 257
第 46 章　出　手 / 263
第 47 章　斧　子 / 269
第 48 章　骄　傲 / 274
第 49 章　流　浪 / 282
第 50 章　诱　惑 / 286
第 51 章　暴风雪 / 294
第 52 章　爆　发 / 298
第 53 章　联　姻 / 304
第 54 章　焦　点 / 310
第 55 章　真　相 / 318
第 56 章　重　击 / 324
第 57 章　“政变” / 329
第 58 章　倒计时 / 332
第 59 章　决　战 / 338
第 60 章　结　局 / 345

第一部
经济衰退（2001—2004）

第1章 战 场

纽约哈德逊河，美洲印第安语中名为“Muhheakantuck”，意思是“两向流动的河”，源自纽约州北部海拔1317米的阿第伦达克山脉，自北向南，流经哈德逊峡谷，蜿蜒507公里，一直到纽约曼哈顿，在曼哈顿的最南端汇入浩瀚的大西洋。

2001年8月31日，星期五，纽约曼哈顿。接下来便是劳动日长周末㊀。早晨七点三十分，位于曼哈顿上城的哥伦比亚大学校园仍然一片寂静，学校下周才开学。此时在第120街，阿姆斯特丹大道边的研究生公寓里，刚起床的林佳怡正在堆满黄色纸箱子的客厅里一边查看，一边小心地在每一个箱子上做着标记。今天是她在哥大的最后一天，刚从计算机系博士毕业的林佳怡长周末后就要去哈德逊河西面新泽西州的朗讯公司贝尔实验室就职。来美国已经6年了，她此时才意识到自己除了来时从国内带的两个装满衣服的大行李箱，唯一添加的就是眼前这50个装满书籍和论文的纸箱子。

正忙着，突然饭桌上的电话响起来，林佳怡看了下表皱起眉头，谁这么早打电话？

“姐，是我。”

“佳玮？等一下，我把卧室门关上，世文还在里面睡觉。”林佳怡放下话筒轻手轻脚地走进卧室，看见睡在床上的丈夫苏世文不耐烦地翻了一下身，转身带上门走回客厅。“佳玮，你怎么又这么早打电话？”

“姐，都七点半了还早，你马上就该上班了，怎么还晚睡晚起？你看我现在每天早晨六点半就得到办公室。”

“能跟你比吗？我倒是想早起，世文昨晚刚从波士顿回来，帮我打包箱子一直到两点才睡。什么事？”

“周末去长岛汉普顿斯㊁准备得怎么样了？”

“就这事？不是已经说好了你们今天下午开车过来接我吗？”

“哦，对……姐，我……我现在特别紧张。”

“噢，昨天不是聊过了吗？这个暑假你已经尽力了，今天的结果不由你控制，紧张也

㊀ 劳动日（Labor Day）：为每年9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一，与前面的周末加在一起形成长周末，标志着夏天的结束。

㊁ 长岛汉普顿斯（Hamptons）：长岛是西面毗邻纽约市的东西长约190公里的一个长条形半岛，南临大西洋，北与康涅狄格州隔海相望。汉普顿斯在长岛的东端，最早由许多农庄组成，后来逐渐成为著名的美国东部富人与社会名流的夏天度假地。

没用。”

“嗯，我现在只想找个人说两句话。”

林佳玮与姐姐林佳怡虽然只差一岁，但也许是家中老二与老大的区别，又或者是学文科与学理工科的区别，两人从小性格就不同，林佳怡总是稳稳当当，遇事不紧不慢，而林佳玮则总爱感情用事，有点儿事便坐立不安。

“那你快说吧，我还得收拾箱子哪。”林佳怡语气中显出不耐烦。

“算了，不说了，你忙吧。”林佳玮对姐姐那种理智型的自信又嫉妒又反感，这样聊下去姐姐可能又会像昨天那样教育她，自己只是自找没趣，她在另一头挂上了电话。

此时在曼哈顿另一头，位于下城的世界贸易中心已经繁忙起来。世界贸易中心两座110 层摩天大楼一南一北，建成后一直是纽约曼哈顿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标志。菲茨杰拉德公司的全球总部设在北楼，租用了顶部的 101 到 105 层。成立于 1945 年的菲茨杰拉德公司在华尔街属于后起之秀，在几个拥有百年以上历史的老牌投资银行的夹缝中不仅生存了下来，并且规模不断扩大。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它逐渐建立了在债券交易领域的优势，其美国国债日均交易量占整个华尔街所有投资银行总和的 40%，处于垄断地位。尤其是自从 2000 年下半年互联网泡沫开始涨破，股票随即大跌以来，各大投资银行的股票发行与交易部门都损失惨重，侧重于债券交易的菲茨杰拉德借机加速扩展了自己的市场份额。

菲茨杰拉德的债券交易大厅占据了整个第 105 层，面积接近一个足球场的四分之三。开放式的交易大厅，除了四周沿着落地玻璃窗围成的一圈办公室，中间几十排摞成上下两层的计算机显示器一字排开。凡是有墙壁或立柱的地方都悬挂着电视，实时播放着世界上各个角落正在发生的新闻事件。在大厅里任何一个座位上站起来都能看到每一个角落发生的情况。离 8 点钟债券市场开盘还有 20 分钟，几百名职员已在各自座位上进入临战状态。坐在大厅西南角的林佳玮放下电话，起身环视整个大厅，刚来时觉得这里像大学里的运动场，最近觉得更像电影里的古罗马角斗场，因为进场的人只能赢，不能输，输了就被抬出去再也回不到这里。自己在这里第一轮的决斗已经结束，正在等待结果。

林佳玮是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今年唯一被菲茨杰拉德选中的暑期实习生。今天是她在这里实习的最后一天。按照华尔街投资银行的惯例，每家银行都会对这些被选中的实习生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考察，从而最后确定是否聘用为正式职员。此时在会议室里，各部门的老板正在开会讨论这期暑期生——9 名工商管理学硕士和 6 名本科生的命运。根据收集的情报分析，林佳玮知道自己的前景并不乐观，甚至很悲观。看着整个交易大厅里的这几百人，其实工作性质就两种：交易员/推销员或者秘书。而平时从每个人身上穿的衬衫的颜色便可区分出来。放眼望去，在一片白色衬衫的海洋里夹杂着星星点点的其他颜色，这些其他颜色一般是秘书。在这白色人海里男士自然都要打领带。林佳玮发现打领带与不打领带的比例大约是 9:1，这一发现让她感到很悲观。按照这一比例，本期暑期生中的 9 名工商管理学硕士最多只能留下一个女生，因为听说每年暑期实习生只能有一半人被聘用，而今年女生算上自己一共有两个。

在一个半月前刚轮换到债券交易大厅时，林佳玮就发现了这一严峻事实。菲茨杰拉德的暑期实习生在三个月里一半时间要在债券发行部，另一半时间在债券交易部。债券发行

部在下面一层，布局与一般写字楼差不多，整个楼层被挡板隔成一块块的小格子，每个人在自己的小空间里注意不到别人是谁，在做什么。根据林佳玮这三个月以来的体验，这两个部门需要的技能和体能不同：交易部需要脑子转得快，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体力好，能在喧闹的大厅里承受早 7 点到晚 7 点高强度的市场运作。而发行部更需要交流技巧，能与投行内外各部门协同工作，最后将债券发行上市；耐力强，能忍受每周 100 个小时的工作，尽管强度没有交易部那么大。这两个部门相应的生活方式自然不同：前者周末不用上班，也很少出差，而后者周末大多在办公室里度过，并且经常需要出差。经过这一比较，林佳玮觉得自己更适合在交易部，因为她从小脑子快，喜欢运动，动作像男孩子一样敏捷，大学时在北大运动会上总是跑 200 米和 400 米，强调的是一口气跑下来，距离再长的长跑自己就不行了。并且如果在发行部工作，自己的英语口语与以英语为母语的那些人比起来肯定吃亏。最后，谁都希望周末不用上班。林佳玮很庆幸自己在这场竞争中被安排的出场顺序：她暑期的前半段在发行部，后半段轮换到交易部，并且是被称为整个菲茨杰拉德的明珠的部门——“国债”交易组。林佳玮觉得现在的关键是自己与另外一名工商管理学硕士女孩的较量，那是个美国白人女孩。

不管媒体怎样宣传，社会观念如何变迁，这世界由男人统治总是事实，在华尔街更为明显。但这是针对一般人，林佳玮从不将自己列为一般人，她是精英。从小到大，在与男人的智力与体力的竞争中她从未觉得自己处于下风。当年她是全省高考文科状元，北大国际金融系本科毕业后留京任职于原外贸部最大的进出口公司，20 世纪 90 年代末美国顶尖商学院开始从中国直接招收工商管理学硕士，她自然成为其中一员。无论学习还是工作，她都可以像男生一样考试前 48 小时不睡觉，周末连续加班，出差像男人一样拎起包就走。然而与和男人竞争相比，女人间的竞争更加复杂和微妙。眼前这个竞争对手是有着爱尔兰血统的罗茜，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学硕士。金发碧眼的罗茜个子与林佳玮差不多，在美国女孩里算中等。让林佳玮感到不平的是美国的年轻女孩只要身材过得去，长相都很好看。她纳闷儿漂亮的罗茜怎么会安下心读书考上这么好的学校，听说哈佛商学院经常招收一些“特殊学生”，她不会是特招生吧。最让她看不过去的是罗茜脸上洋溢着的那种美国人与生俱来的自信，虽然林佳玮对自己的智力有绝对自信，来美国读书一年后她发现美国人里有很多不但聪明，而且也能吃苦，也能整晚上赶项目不睡觉。而他们那令人羡慕的宽松教育体制造就出来的不时闪现出的想象力与创造性则更是令人生畏。此刻自己的主要竞争对手罗茜就坐在与自己隔两排斜对面的座位上，她属于“公司债券”交易组，正像自己一样看着面前的屏幕，从这里看不清她的表情，只见那漂亮的长睫毛上下抖动。

林佳玮坐在座位上愈发感到烦躁，刚才电话里与姐姐自讨没趣，现在只好再打搅楼下的莉莉。生于新加坡的莉莉与自己年龄相同，沃顿商学院工商管理学硕士，去年像自己一样在菲茨杰拉德暑期实习，实习期结束后幸运地被录用，此刻正在楼下第 97 层的债券发行部上班，她应该最能理解自己此刻的心情了。两人在三个月前公司的新人欢迎会上认识，当时她们是仅有的两个东方女孩。

莉莉的父亲是新加坡华人，母亲是马来西亚人，身材小巧玲珑，长相娇美，皮肤有点儿黑，是那种晒多了阳光的健康色。她出生后不久便随父母移民美国，在加州长大，长相

气质更像林佳玮来美国后认识的那些在美国出生的华人，被国人戏称为“香蕉”（“皮”与中国人一样是黄色的，但“瓤”是白色的，即思想与美国人一样）。林佳玮喜欢她自然的气质与我行我素的性格，莉莉则欣赏林佳玮的洒脱与自信，两人很快便成了好朋友。这个长周末莉莉新认识的男朋友要在长岛汉普顿斯的度假别墅开生日派对，莉莉早早就邀请了林佳玮一同去汉普顿斯住几天，林佳玮可不想自己过去当人家的灯泡，特意拉上了姐姐林佳怡同去与自己做伴，说好了今天下午就过去。

林佳玮再次拿起电话，拨起莉莉的号码，拨了一半又放下了。她想了想，虽然莉莉与自己已成了好朋友，但两人毕竟认识时间不长，背景不同，她既不是自己的家人，也不是闺蜜，向她透露自己现在紧张烦躁的心情也许会让她瞧不起自己。在华尔街工作了三个月的林佳玮学会了重要一条，就是无论自己内心多么脆弱，在别人面前仍要显示自信与强悍，即使是在朋友面前。

大厅上方滚动显示屏上时间显示已经 07: 45，会议室的门还关着。林佳玮紧张得再也坐不住了，站起身直奔洗手间。出洗手间时林佳玮在门口的全身镜前不禁停住了脚步，她端详了一下自己：身材高挑而有弹性，个子在中国女孩里算是高的，即使在美国女孩里也称得上中等个。长相虽然算不上漂亮，但属于耐看的那种，尤其是出国前做的双眼皮现在看起来已非常自然，只要仔细化一下妆也能充入漂亮行列。暑期工作开始时留起的长发已长了许多，虽然一直喜欢好打理的短发，但林佳玮觉得自己留长发也许看起来更有女人味儿。

她的视线向下移动，自己身上的衬衫和短裙还是在国内上班时穿过的，只有脚上的高跟鞋是出国前一天新买的。自己在国内工作三年攒下的那点儿钱除去交纳 TOEFL 和 GMAT 补习班的学费以及商学院的报名费用，又交了做双眼皮手术的费用，最后只剩下不到 1000 元人民币，咬牙买了这双新皮鞋。出国前听说美国人穿着不讲究，但在位于曼哈顿的华尔街则并非如此，身边男同事一条领带就值自己国内几个月的工资。林佳玮来美国后还从未买过衣服，在这里她还是个穷学生，国内挣工资的父母只能资助自己来美的一张单程机票，姐姐在这里也一直是个学生。周末时走过街上的名牌店，林佳玮有时真想进去逛逛，但想起自己在这里的学费靠的还是花旗银行对被美国顶尖商学院录取的中国学生的贷款，自己还要付每年 8% 的利息，她便打消了买衣服的念头。

“今天是很重要的日子吧？祝你好运。”身后正走过一个不认识的美国女孩，一边拉开门往外走，一边冲正在专注于镜前的林佳玮说道。

“嗯，谢谢。”林佳玮有点儿不好意思，意识到自己在镜前照得太久了，转身随着那女孩走出洗手间。刚拉开门，迎面一个满面愁容的美国女孩正欲推门而入，是罗茜，两人几乎撞到一起。

“对不起。”两人同时道歉，彼此尴尬地对视了一下，但都没说别的，擦肩而过。来公司实习一个夏天，林佳玮第一次与自己的竞争对手这么近距离地打照面，罗茜的蓝眼珠流露着来不及掩饰的紧张，似乎还有一丝敌意。虽然只是一眼，林佳玮敏感地注意到罗茜今天也经过精心的化妆，她的蓝眼珠附近好像有什么东西不自然，等一下，她那一直令自己羡慕的长长的眼睫毛原来是假的！林佳玮为自己的这一发现感到兴奋，急忙转身回头，看

到背对自己的罗茜脚上也换上了一双比平时高很多的高跟鞋，细细的鞋跟像刚才她的睫毛一样摇摇晃晃。林佳玮不禁忍住笑，自己的自信心由刚才的负极迅速恢复到了早晨刚来时的正极。

林佳玮回到自己的座位，时间已是07:50。会议室的门终于开了，部门老板们快步走回各自在大厅交易台上的座位。刚来这里时林佳玮不理解这些老板为何不在自己的办公室待着，安静又能显示地位，慢慢地她明白了交易台犹如战场，在这里军官需要在硝烟弥漫的第一线指挥自己的士兵，在每小时的交易中为公司创造利润。这里交易台上的每一个座位价值500万美元——坐在这个座位上每年至少要为公司挣得500万美元的利润。像自己这样的实习生能在这样的座位上坐一个多月真是幸运。至于那些沿窗的空空的办公室，自有别的用处。

8时整。“大家开始吧！”随着大厅扩音器里一声令下，整个交易大厅由刚才的喧哗变成了喧嚣，大厅里的大小屏幕上瞬间换成了市场交易信息，华尔街债券市场拉开了新一天的大幕。

第2章 等　待

摩根士丹利在下城的办公室占据了世界贸易中心南楼的第43至74层。股票发行部在第73与74层。理查德一只手端着冒着热气的咖啡急匆匆地走进自己在第74层的办公室。他去年初被公司提升为管理经理，那时他所在的股票发行部刚帮助三家互联网公司上市，三家公司的股票价格很快随着纳斯达克㊀股指攀到最高峰。但2000年3月后纳斯达克一年时间就跌了一半以上，从最高时的5048点跌到2001年夏天的不到2000点。互联网上市公司的股票跌得更惨，那三家公司有两家已宣布破产。摩根士丹利涉及股票业务的各个部门这一年内已两次裁员。

“早晨好，理查德，生日快乐！”正在门边打印机旁忙碌的秘书凯莉冲着刚步入办公室的理查德微笑说，“你今天穿这件白T恤衫看起来很帅。”

“谢谢，凯莉，哇！”理查德迎面看见窗前自己的转椅后背拴着两只浮动的彩色生日气球，此时自己手下的两个职员也走进来向自己祝贺生日，“谢谢，谢谢。”

理查德不禁想起去年这个时候，自己手下算上实习生共有七个人，他们还一起切了一个生日蛋糕。现在看着眼前三个人冲自己微笑的样子，他知道他们笑容背后的无奈，下一次裁员的斧子不知又会落到他们三人谁的头上。自己还能否像前两次一样保住他们？也许自己也得走人……但理查德脸上仍然是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

热闹过后，理查德在自己电脑屏幕前坐定，一边喝着咖啡，一边键入彭博终端㊁开始浏览电子邮件以及各种新闻。现在离九点半纽约股票市场开盘还有一个多小时，亚洲股市已经收盘，欧洲股市离收盘还有一段时间。几分钟后凯莉走进来将打印出来的市场简报和当天日程表放在他的手边。

“你上午还有什么事需要我做的吗？”凯莉轻声问道。

理查德从屏幕前侧过身来，转向眼前这个褐色头发，穿着黑色连衣裙，正等待自己布置任务的女孩。凯莉是自己被提升后通过面试亲自招进来的，裁员后她不像去年只为自己一个人服务，还有部里另外两位与自己情况类似的管理经理，可理查德觉得凯莉依然忠诚地把自己看作她唯一的老板。

“没有，好好过你的周五吧。”理查德露出笑容，这个周末是劳动日长周末，按节日惯

㊀ 纳斯达克（NASDAQ）：世界上最早的电子股票交易所，市场交易额在世界上仅次于纽约证券交易所，通常科技股都在这里上市。

㊁ 彭博终端（Bloomberg Terminal）：华尔街常用的获取实时新闻和市场信息的系统。

例今天纽约股票市场会在两点钟提前收盘，大家都应该比往日高兴才对。

“噢，别忘了下周二来上班时又要换上西装领带哟。”凯莉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一身休闲打扮的理查德，不觉嘱咐了一句。

“哈，当然，你今天没事就早点儿走吧。”理查德笑着回答。

他拿起市场简报，只扫了一眼每页的标题，将其与喝光的咖啡纸杯一起扔入脚下的垃圾桶，现在股票市场没一条好消息。他忽然想起什么，回身在彭博终端上敲入股票代码LU——朗讯公司的缩写，其昨日收盘价为5.44美元。这家几年前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㊀分离出来的美国最大的电信器材制造商一年多以前市场高峰时股价曾达到84美元。在理查德的个人投资账户中，像朗讯公司这样的股票还算好的，其他互联网公司的股票有的跌到只有几分钱，他早已懒得查它们的价格。像美国大多数投身股市的人一样，理查德这两年将所有现金存款都陆续买入股票，买的自然全是互联网公司的股票。结果当然都一样。与一般人不同的是，理查德损失的不是几万，而是几百万美元。虽然他自己从事的工作就是股票发行，但在互联网股票泡沫时期，绝大多数投资者都变成了贪婪的投机者。

理查德站起身走到办公室门口，不知是公司裁员后股票发行部剩下的人不多还是夏天的最后一个星期五很多人正在休假，整个楼层今天出奇的安静。关上玻璃门，他回到座位上拿起电话，拨完号码后随即将视线从屏幕转向窗外，顺着哈德逊河向西北望去，远处跨河连接纽约曼哈顿与河对岸新泽西州的乔治华盛顿大桥清晰可见，钢铁的桥拱在夏日的阳光下反射着银色的光芒。

“喂，哥们儿，什么事？”听筒另一端传来理查德熟悉的浑厚男中音，他将视线从远处的大桥移到窗对面的北楼，另一头接电话的是理查德的大学同学莱瑞，在对面世贸中心北楼的105层，菲茨杰拉德债券部主管“国债”交易。

“嘿，你看我是否应该将个人账户上的股票全都卖掉？股市这个夏天又开始下跌。”

“老兄，我真希望我知道答案。反正我对自己个人账户上的股票卖不卖已经无所谓了。”“你认为朗讯的股票如何？”

“我不能评论这个股票。”

“哦，好的。”理查德知道莱瑞的公司一定正在做朗讯股票的交易，是买进还是卖空？或者他们知道一般投资者不知道的内部信息？但他不能再问下去了，他和莱瑞都不想违法。

“前两年的股市就像是这气球。”他边说边看着飘到头顶的一个生日气球。

“什么气球？”话筒对面的莱瑞不解地问。

“没什么。”理查德说话时习惯性地将双脚放到眼前的办公桌上，他今天脚上穿的不是平日那擦得锃亮的黑色皮鞋，而是一双休闲皮鞋，那柔和的浅褐色提醒理查德今天是夏天最后一个星期五，自己下午就要出发去汉普顿斯的海滩度长周末了，还有接下来自己的生日派对，他心情马上好了很多。

“不说股票了。你们公司这周怎么样？有什么新闻？”理查德开始转移话题。

“忙呗，今天还有交易。”

㊀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创建于1877年，总部设在得克萨斯州，解体前曾是世界最大的电信公司。

“忙好啊，你们债券现在多火啊，我们做股票的现在想忙都忙不起来。”

“风水轮流转嘛，钱不能都让你们赚去了。”莱瑞话语中丝毫没有对老同学的怜悯，“刚才我们部门主管刚开完会，从 15 个暑期实习生里择优录取，提前给他们全职聘书。”

“唉，我们这里前几年也这么做，今年不行喽，别说招人，不裁人就万幸了，真是风水轮流转啊。”理查德对老同学此刻的得意并不在意，“那你的‘橄榄球队’又要壮大了？”

“哈哈，不过我们今年分到的是个女孩。”莱瑞当年是康奈尔大学橄榄球队的队长，对理查德的戏称很受用。

“女孩？本科生还是工商管理学硕士？”

“工商管理学硕士，来自中国。”

“东方女孩？你怎么不给我介绍？”

“呸！你小子正经点儿，你不是刚交上那个亚洲女孩莉莉？”莱瑞语气变得严肃起来。

“瞧你们这些做交易的，动不动就急，我只是开玩笑，呵呵。”

“你明天的生日派对莉莉会去吧？”

“当然，她今天下午就跟我一起过去。你不是见过她吗？她就在你们的发行部。”理查德边说边看着窗外对面斜上方北楼的办公室窗户，“她应该就在你楼下，比你低 4 层。”

“哦，不是我要见，是维多利亚想见。我跟她说不着急见，谁知道这个能持续多久。”莱瑞说话仍不给老同学留任何情面。

“呵呵，好啊，我很想听听你老婆的评价，她可是很有眼光的哟。”理查德调侃着说，“对了，你们刚才开会决定录用那个中国女孩了吗？”

“无可奉告。我正忙着交易，有电话进来，明天见面再聊。”莱瑞挂断了电话。

理查德放下电话，见玻璃门外凯莉正指着自己腕上的手表冲他做手势。现在差 5 分钟 9 点，他马上还有个会。

北楼顶层菲茨杰拉德债券交易大厅像往日一样高速运转着，大厅的空调温度总比别的楼层低几度，但林佳玮在身边债券交易员的喧嚣声中仍然被烘得燥热。她眼前六个显示终端正跳动着各种曲线和信息，而她的注意力此时却在与自己坐在同一排隔三个座位的老板莱瑞身上。离早晨部门经理会议结束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莱瑞一直在打着电话，根本没有与自己谈话的意思，眼看着他刚接过一个电话交谈了几句放下，其眼前的交易台专用电话机控制器上不断有红灯闪现，显示正不断打入的电话，他又切换到另一线路上继续交谈着。

林佳玮又开始坐立不安起来，一般好消息总是早公布，看来情况不妙。坐在斜对面不远处被林佳玮视为最大竞争对手的罗茜肯定也在焦急等待，从刚才在卫生间门口撞见时她脸上的表情便可推测到。据说罗茜本科毕业后在华尔街日报当过编辑助理，获取信息能力强，记得刚来时所有暑期实习生集中培训，台上的交易员讲话像蹦豆，林佳玮有时听都跟不上，罗茜每堂课却能同时写下十几页的笔记，令身边实习生都很佩服，大家课后都借来传抄。与罗茜相比，林佳玮觉得自己的强项在数学，自己本科虽然学的是文科，但对数字非常敏感，能经常帮老板莱瑞做一些快速的分析。另外自己体力好，不像罗茜到了下午要靠咖啡保持精力。

看着面前的电话机，林佳玮犹豫着是否还是给莉莉打一个电话，她需要找人说话缓解

一下紧张的情绪，反正只随便问问下午去汉普顿斯的事。正犹豫着林佳玮看到罗茜已站起身正跟随她的老板走进边上的办公室。她侧过头，老板莱瑞还在打着电话。她终于沉不住气，伸手拨通了楼下莉莉的电话。

“佳玮？我正想给你打呢。想到你老板可能会找你谈话，所以没有打。”莉莉的中文听起来有点儿变味儿，不过比很多美国华人讲得好，“你得到消息了吗？”

“还没呢。”林佳玮强制自己镇静下来，尽管此刻她焦虑得什么都干不下去。

“噢，你现在是不是很紧张啊？”

“没有，不行就找别的公司呗，我还有一年时间才毕业呢。”林佳玮让自己的语调尽量显得平静，嘴上不在乎可心里却想这次的机会如果抓不住，以后就很难再找到华尔街的工作了。她说话间脸上露出一丝苦笑，反正莉莉看不见。

“佩服你，我去年这时候紧张得一会儿上一次卫生间。”莉莉说话丝毫不加掩饰，“你就这样沉住气，别随便离开座位，在中午吃饭前肯定有人找你。”

“嗯，他们早晨刚开过会，应该快了。”林佳玮一边说着话，她的眼睛则一直未离开罗茜老板的办公室。

“你过了中午就应该没事了，等我电话，理查德那边一下班我们就出发去接你姐。”

“好。噢，谢谢你让我姐跟我一起去。”林佳玮发现自己这时其实根本没心情谈论周末去玩儿的事，随便应酬了一句。

“别客气，反正理查德租的那套别墅有的是空房间，要谢你们应该谢他。对了，到时你和你姐可得对我这个新男朋友提提意见。”莉莉认真地说。

“哦，我真羡慕你有个同行做男朋友，职位又高，有事能给你出主意，你看我现在多可怜啊。”林佳玮这句说的是真心话，她此刻真希望有个男人能告诉她该怎么做，哪怕是听她诉诉苦也好。

“你说理查德？我去年这时候根本不认识他，还不像你一样靠自己，再说即使认识这种事也帮不上忙。”莉莉不以为然地说，“不说这个了，我刚想起来理查德最近提到他好像有个大学同学在你们公司做债券交易，好像还是个主管。”

“真的，你怎么不早说？”林佳玮来了精神，“他说过那个同学是哪个组的吗？交易什么产品？”

“没说，我也没问。我现在给你打电话问问。”

“好……哦，不用了。”林佳玮此时看见罗茜老板办公室的门突然开了，罗茜轻快地走了出来，从她的姿态林佳玮已猜到了结果。罗茜没有走回自己的座位，而是径直向另一侧的电梯那边走去，林佳玮估计她应该是直接去办聘用手续吧。

“喂喂，佳玮，你还在听吧？为什么不用了？”在电话另一头的莉莉不解地问。

“完了，我没戏了。”

“什么是‘没戏’了？”中文水平有限的莉莉没听懂林佳玮的这句话。

“另一个女孩刚刚拿到了聘用，轮不到我了。”

“哦，不一定，你等着，我还是问一下理查德。”

林佳玮木然地挂了电话，一人在座位上发呆。

第3章 精　英

南楼第74层。理查德与自己在摩根士丹利伦敦办公室的老板泰德刚开完电话会议。欧洲的股票市场这段时间与美国一样低迷，公司现在只有债券部门在盈利，但摩根士丹利传统的强项是股票，债券部门的市场份额与债券巨头莱曼兄弟、菲茨杰拉德等相比要小得多。理查德与泰德一面期待美国股市能在秋天时反弹，一面绞尽脑汁寻找能与债券嫁接的股票业务帮自己的部门渡过难关。

见理查德走回办公室，凯莉跟进来轻声说："莉莉刚才打电话找你。"凯莉给理查德当秘书已经快两年了，这期间理查德已换了三个女朋友，她从来没搞错过她们的名字，也从不打听细节。

理查德关上身后的玻璃门，拿起电话拨通莉莉的号码，"宝贝儿，你找我？我们这边得等到两点钟左右才能走，我的东西已经都带好了放在车里。"

"不是我们下午的事。"

"那会是什么事？这么急，想我了吧？"理查德说话间向斜上方北楼的办公室望去，只看见一扇扇落地玻璃窗。尽管两座双子楼距离很近，自己的哥们儿莱瑞就在对面的第105层，但理查德以前从未注意过对面的北楼，直到两个月前遇到莉莉这个东方女孩。他知道莉莉的格子间在对面第101层，比自己所在的楼层高了27层，她此刻在干什么？莉莉昨晚刚出差回来，认识两个月来两人第一次一个星期未见面。

"去你的，现在可是上班时间。"电话另一端传来莉莉娇嗔的声音。

"我现在真想变成超人，此刻打开窗户，一跃就跳到你们北楼的楼顶，几秒钟后就见到你了。"

"哦，好啊，那你现在就跳过来吧，我在这里等着你哪，嘻嘻。"

"好啊，你等着啊，我这就跳过来……等一下，我那套超人的衣服今天没穿在身上，忘在公寓里了。"

"哦，对了，超人每次都要露出里面那套衣服才能飞起来。好吧，下次可别忘了穿，我要是像电影里的女主角遇到危险，还等着你来救我哪，呵呵。"

两人开心地笑了起来。

"说真的，我真想现在就见到你。你看我们俩距离这么近，就是彼此看不到。听说新加坡也有一对100层以上的双子楼，两楼之间有一座天桥相连。我们这两座楼之间要是有座天桥多好，想你就走过去，不用坐电梯半天才下到地面，再呼呼地坐到你们那楼顶。"

"哈哈，这浪漫的想法只有你才能想出来。"莉莉又开心地笑起来，"顺便说一句，你

说的那对双子楼不在我们新加坡，是在马来西亚。这是听你以前那个女朋友说的吧？她什么水平啊？”

“噢，是吗？不是她，是我偶然听说的，听错了。”理查德不敢再接着这个话题说下去，莉莉对自己以前交过的那些东方女孩一直耿耿于怀，尤其是最近刚分手的那个日本女孩。

“哎，怎么不接着说了？”莉莉在另一边止住了笑，“你刚才一开玩笑让我差点儿把正事忘了。”

“什么正事？”理查德此刻巴不得转移话题。

“你以前跟我提过的在我们公司的那个大学同学叫什么名字？”

“莱瑞，你问这个干吗？”

“他在哪个交易部门当主管？”

“美国国债。”

“啊？真的这么巧？”

“什么这么巧？”

“今天下午跟我们一起去汉普顿斯的是一对中国女孩，姐妹俩，妹妹这个暑假就在莱瑞的组里实习。”

“哦，是很巧。”理查德明白了，他想起莱瑞刚才电话里偶然提到的那个中国女孩。

“你以前没说清楚跟我们一起去的是中国女孩，还是一对姐妹。”

“哼，知道你只对东方女孩感兴趣，所以不能提前透露那么多，哈哈。”莉莉笑了一下又严肃下来，“我要是那时向你问清楚你的这个大学同学就好了，或者前几天问一下也好啊。”莉莉惋惜地说，觉得有点儿对不住朋友林佳玮。

“别想那么多，你不是出差刚回来吗。”理查德很喜欢莉莉的热心，不禁安慰她，“再说你即使早问也没用，你不了解我那哥们儿莱瑞，他当过橄榄球队队长，最讲纪律性了，他不会向我透露任何信息。”理查德接着将早晨与莱瑞的对话说给了莉莉。

“嗯，那就看佳玮自己了，希望她好运。”莉莉挂了电话，犹豫是否应将这一情况告诉林佳玮。

既然没有了希望，林佳玮反而慢慢冷静了下来，开始整理自己的东西。按公司的安排，今天中午公司的管理层将请所有暑期实习生吃午饭为他们送行，饭后他们就将各奔东西。林佳玮昨天就已跟老板莱瑞将工作交接完毕，她现在觉得自己整个夏天给公司干的那点儿活与公司在自己身上的投资相比简直微不足道，只可惜自己没有被选中。但她于心无愧，她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菲茨杰拉德的职员据说是华尔街投资银行里来得最早、走得最晚的。林佳玮来美国前只听说美国人工作效率高，压力大，在这里才知道原来美国人干活还能这样玩命。她夏天这三个月除了周末外每天只睡 5 小时，她要比正式职员来得更早，走得更晚。林佳玮觉得自己这些日子已达到了智力和体力的极限，奇怪的是虽然身体很累，但心情一直很好，以前工作时从未有过这种感觉。每当觉得快受不了了，自己体内就似乎会出现一个汽车变速器，又自动加速到了下一挡，人的适应力真是奇妙。

莉莉没再来电话，肯定没有什么好消息。她此刻真羡慕莉莉，有事可以找男朋友商

量。也许自己也该再找个男朋友了？但她像每次一样很快停止这种想法，男人都靠不住，再说自己有更重要的事要操心。唉，暑期返校后还得重新找工作。由于市场、语言、文化、工作经验等多种因素，自己是今年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工商管理学硕士中国学生里唯一一个在华尔街找到暑期工作的，其他几个中国学生有的去了华尔街投行在香港的分部，有的甚至连在海外实习的机会都没找到，干脆回国度暑假去了。现在看来自己到头来并未比他们多走出多远，这不大家又回到同一条起跑线上了。

东西收拾完了，现在该干点儿什么呢？林佳玮看着身旁忙碌的交易员们，感觉自己应该做点儿什么。她想起了商学院里老生的建议，即使得到的是坏消息离开前也别忘了向公司里打过交道的老板和同事表示感谢，以后谁知道会不会再碰上。于是林佳玮敲打键盘开始起草道别的礼仪性电子邮件。

“嘭”，一个手掌大的橡皮橄榄球落在了林佳玮的键盘上，嘟嘟嘟，屏幕上自己刚写了一半的邮件后面被加上了一堆乱字符。谁这么讨厌！交易台上的男性交易员们平时经常互掷小橄榄球活动筋骨，缓解紧张的心情。以往林佳玮也会加入，将球掷回给他们，经常引起哄笑。现在自己可没有这种心情。林佳玮站起身，嗔怒地寻找掷球者，发现竟然是老板莱瑞，他正示意自己随他去办公室。她不敢发作，强迫自己笑了一下，跟在身材高大魁梧的老板身后——最后时刻终于到来了。

这是林佳玮来交易台后第三次进入老板的办公室，前两次她太紧张从未留意过室内的布置。现在知道自己以后反正不会再来了，她开始留意房间内的饰物和照片。自己面前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醒目的与实物一样大小的水晶橄榄球，旁边是莱瑞身穿全套橄榄球运动服的照片，照片中的青年留着金色长发，一手叉腰，另一只手里拿着头盔，雪白色运动服胸前印着红色的英文 CONNELL，帅气十足。听说莱瑞曾是康奈尔大学橄榄球队的四分卫。林佳玮刚来时不理解为何经常在交易台上碰到运动员出身的人，现在她明白了，交易台更像是竞技场，不仅需要智力、体力、韧劲儿，还需要在压力下快速决断的能力、团队精神以及领导才能。眼前这位曾经的四分卫像当年打球时一样指挥着手下的 10 名球员每天为公司赚取几百万美元的利润。林佳玮虽然感觉到莱瑞一直对自己的工作很满意，但看一下他那生龙活虎的 10 名男性手下，她有时真希望自己是男的，可以跟他们一样打闹，说脏话，跟着莱瑞冲锋陷阵，到年底拿回来一张大额支票。只可惜，自己再优秀再玩儿命在他眼里也不过就是球场边的女啦啦队员，只有观望的份儿，他这样的队长怎会看得上女生做手下。

另一张照片看来是莱瑞的全家福，照片上一个 30 岁左右的白人女人身边站着两个金发小男孩，怀里还抱着一个女婴。莱瑞的妻子没有想象的漂亮，她脸上有一种神情让林佳玮觉得很特别。

坐在桌后的莱瑞见林佳玮正端详自己桌上的照片，平时由于压力大经常紧绷的脸缓和了不少，“我那时很英俊，是吧？对不起，我今天上午一直特别忙，你今天怎样？”

“啊？噢，我挺好的。”林佳玮将视线收回，目光移到桌子对面，正与莱瑞的蓝眼睛相对，她以前对自己的大块头老板一直很惧怕，从不敢正眼看。此时她已无所畏惧，头一次大胆地直视莱瑞。自己面前是一个 30 多岁的白人男子，照片上的长发已变成了精干的短

发，让她联想起美国电影里的野战排排长。照片里那个青年脸上的稚气也被另一种神态所取代，是傲气，霸气，还是……林佳玮说不清楚。

莱瑞注视着眼前的林佳玮，对她此时平静的神色有些好奇。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下去："你今年夏天干得很出色。我们感谢……"

林佳玮来美国后听同学说过，美国公司的老板向手下宣布坏消息前都要说一堆夸赞客套的话。她觉得自己此时就像是刑场上的死刑犯，无心再听人说什么，只求死得痛快点儿，就等着老板客套话后说出那个转折词"遗憾的是"，可是一直没听到。林佳玮定了定神，莱瑞刚才后面的话她都没有听清楚。

莱瑞说着话站起身伸出手来，"祝贺你！"

握着莱瑞有力的大手，林佳玮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自己被录用了？

"下周晚些时候我们的人事部门会告知你关于录用的具体内容和条款。今天剩下的时间你可以放松了。"莱瑞说话总是这样简捷到位，说完转身大步走出办公室。

"就这么简单？我被录用了？"林佳玮跟在莱瑞后面，正面对眼前熙熙攘攘的交易大厅。几分钟后再走回交易大厅，她已从替补变成了正式队员，正跟着队长走上运动场，不对，是战场，她只感觉自己体内的血液正在加速流动。

一个多小时后，林佳玮已经与其他 14 名暑期生坐在了世贸中心顶层的菲茨杰拉德公司自己的贵宾餐厅里。这是这些暑期生第一次进入平时公司总裁与重要客户会谈与用餐之地，餐厅里豪华的装饰配上墙上的名画以及玻璃柜里的艺术品，使得这里更像是公司总裁沃德自己的私人博物馆。与三个月前刚来的那天一样，每个人的胸前挂了一个名牌，个人名字下面还有自己学校的名字。与三个月前不同的是，现在这 15 个竞争者中的 7 名胜者将继续留在这里，而另外 8 个人则只能选择离开。

从当年中国一个省的高考状元，到与世界上最好的学生竞争从中国直接考入美国顶尖商学院，再到现在与最好的商学院工商管理学硕士竞争被录用，林佳玮对于自己又一次成为胜者颇感自豪。唯一让她感到遗憾的是美国没有中国式的金榜题名，没有挂在教室墙上的成绩排名表，没有当年自己考取状元后被各中学请去做报告时台下黑压压的人群、掌声和鲜花，没有每次从北大校门走出来时街上行人那羡慕的目光。此时在座的每个人只知道自己是否是那幸运者之一，不知道另外那 6 名胜者是谁，就像她在斯特恩商学院到期末只知道每门课有几个 A，自己得的是什么，却不知晓别人的成绩。

林佳玮的眼睛在暑期生里搜寻着，她终于看到了已落座的罗茜，她此刻也正盯着自己，看到自己后正向这边招手，手指向她身边的空位。林佳玮露出微笑，向罗茜快步走去，但她很快收敛笑容，放慢脚步，意识到自己不应外露，身边大部分暑期生没有自己幸运，她得照顾别人的感受。

走到罗茜身旁，两人会心地对视了一下，看样子自己与这个漂亮的哈佛女孩是这届被录用的暑期生中仅有的两名女生。林佳玮此时的虚荣心说不上是满足还是不满足。

接下来代表菲茨杰拉德讲话的是公司总裁 34 岁的弟弟盖瑞，整个交易台权力最大的交易员。这个满脸自负的白人在今年华尔街单身男士里身价最高。报纸上说他刚结束与一位名媛的恋爱，于是许多女明星模特们又看到了希望。盖瑞是菲茨杰拉德乃至整个华尔街

年轻职员拼命工作、拼命玩（Hard Working，Hard Partying）的代表性时尚人物。看着这个骄傲的男人在那里滔滔不绝，林佳玮意识到自己已从一小时前那个靠花旗银行的学费贷款来美国读书，连面试衣服都不舍得买的穷学生，一下变成了像盖瑞这样华尔街年轻精英里的一员。据说盖瑞夏天每个星期五下午都会乘自己的私人直升机飞往长岛汉普顿斯自己的海滩别墅开派对，自己一会儿也会与莉莉一起去汉普顿斯，并且与盖瑞一样，以后每年夏天的周末也都会去。自己只有 27 岁，到 34 岁时也会挣到很多钱……

落地窗外正有几只海鸟飞过，林佳玮俯瞰着楼下滔滔的哈德逊河正从布鲁克林大桥下流入远处的大西洋，不远处河中间小岛上屹立的自由女神像从这里看过去已不再像刚来美国时仰视般高大，眼前下城的楼群此刻也都显得很矮小。自己正站在整个曼哈顿，整个华尔街的最高点。

第 4 章
法拉利

苏世文睁着眼睛躺在床上就是不想起来，互联网这一大潮难道真的就这样过去了？自己这几年就身处这一大潮在美国东部的中心——波士顿，居然错过了开创事业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就这样从波士顿两手空空地回来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假如自己当时不那么保守，不是等到去年博士答辩后才开始建立那个生物基因网站，而是提前两年，哪怕是一年；假如自己能早一年想到去商学院寻找合作伙伴；假如那个麻省理工学院的合伙人能早一年出现一起建好数据库；假如能早一年联系华尔街投行找前期投资……总之自己开始得太晚了，2000 年下半年时美国互联网大潮已开始退去，自己毕业后这一年纯属瞎忙活，连找工作的机会也耽误了。看样子堂堂的哈佛生物统计博士现在只能在家里待着了。

“世文，都到中午了，你怎么还不起来？”外面厅里随着开锁声，传来林佳怡的声音。

“唉，不光得在家里待着，还得靠女人养活了。”苏世文自言自语。

“你说什么？”

“啊，没什么，你到哪里去了？”苏世文伸着懒腰走到了厅里。

“回学校还钥匙。都快 12 点了，你帮着做点儿吃的吧。我还得最后检查一下箱子，搬运公司 1 点钟就到了。”

“别麻烦了，炊具得赶紧装箱，没那些家伙怎么做？”苏世文不耐烦地说。

“一让你做饭你就找借口。今早我已经装了，有的太旧不好用就扔了，剩下的都在这箱子里。”林佳怡指了指厅里一个还未封口的黄色箱子，“用完再放回去呗。”林佳怡有点儿生气。

“扔了？你把什么扔了？”苏世文惺忪的双眼开始睁大。

“放心，你的那两件宝贝我第一个装了箱，知道你以后成名了要把它们摆到博物馆去。”林佳怡说着话气已消了，本来不善言辞的她这些年跟这个北京小子在一起别的好像没长进，嘴皮子倒是越练越溜了。

“哦。”苏世文看了一眼林佳怡，似乎也意识到了她嘴上功夫的长进。那两件宝贝是一把王麻子菜刀和一本菜谱，是自己出国前一天用兜里剩下的最后几十元人民币买的，没想到来美国后用场最大。像每一个 20 世纪 90 年代自费来美的中国留学生一样，刚来的时候天天自己做饭。眼前这个女孩正是那段时间认识的，两人很快结了婚。以前总听说四川女孩漂亮又能吃苦，认识林佳怡后苏世文才真正领教了。不仅如此，她人极聪明，遇事有主见，比很多男人都强。这几年如果没有林佳怡，自己不知能否熬过来。现在两人终于都毕业了，在别人眼里两人“洋插队”的日子这就算熬出了头，眼瞅着就要一起进城过幸福生

活了。可是不知为什么，苏世文现在对接下来的“幸福生活”并不向往。

“想什么哪？动手啊。”林佳怡在一旁催促。

“别老用做饭这种小事烦我，随便煮点方便面吧。”苏世文嘴上仍然强硬，但语气已缓和下来。

“你这人，既然做饭是‘小事’，那你就赶紧忙你的‘大事’，把你那投给制药公司的简历再好好改改，今天就寄出去。”

“你就别逼我了，那种早九晚五的地方是我这样的人去的吗？”

“你以为你是谁呀？默克、强生都是排到世界五百强里有名的大公司，人家还不一定要你哪。你那师姐不是去默克的研究部了吗？”

“她是想去那儿把孩子生下来。”苏世文不屑地摇摇头，走进了洗手间。

“你又贫，记得你上个月说她还没结婚哪。”林佳怡扑哧一声不禁被逗笑了，北京男孩嘴贫也许是天生的，自己永远说不过他。

饭桌上的电话响了，“糟了，是不是搬家公司提前到了？”林佳怡拿起电话，匆匆说了两句话就放下了，一脸欣喜的样子：“世文，佳玮被提前录用了！”

“噢，真的？你妹还像当年一样，巾帼不让须眉。”苏世文匆匆从卫生间走出来，一只手拿着牙刷，另一只手中拿着刚挤了一半的牙膏。

“嗯，当然了。她从小就聪明嘛。”

“这华尔街看来还挺容易进的。”苏世文掩饰住自己的好奇，淡淡地说。

“你不挤对别人就难受啊？容易你也进给我们看看。”

“哈哈，你别激我，我对进华尔街不感兴趣，我要是早一年将网站建起来，华尔街的投行得排队求着给我投钱。”

“你就吹吧，你连华尔街是具体做什么的都不清楚。对了，佳玮还说他们三点钟来接我，她那个女朋友的男友理查德明天在那里开生日派对，会有很多人过去。”林佳怡看着脸上百无聊赖、正欲转身回卫生间的苏世文，忽然想起了什么。

“世文，你也跟我们一起去呗。那个理查德在华尔街，去他生日派对的人肯定大部分也是华尔街的。”林佳怡认真地说。

“噢，拉倒吧。你们姐妹俩愿意去给人家当电灯泡，我就免了吧。”

“你这人，怎么说出的话总是让人不舒服呢！”林佳怡面露不悦，“也就是我能迁就你，若换了别人……你就放下你那做‘大事’的架子，去那里多认识几个人，也许以后能帮上忙。”

“那你就去找一个会说话的人。跟你说了，我不感兴趣！”苏世文径直走进卫生间，砰地关上门，将气鼓鼓的林佳怡晾在那里。他知道老婆的话有道理，但男人的面子是最重要的，尤其在聪明女人面前。

“莉莉，我刚拨了你的号码，怎么听不到你的手机铃响？你帮我看看嘛。”站在马路边的林佳玮手里摆弄着崭新的诺基亚手机，兴奋得像个刚得到新玩具的小女孩。

“收到了，收到了。”站在林佳玮身边的莉莉从斜挎在肩上的 LV 包里摸出自己天蓝色的诺基亚手机，眼睛却盯着马路上过往的汽车。

“可是我怎么没听见手机铃声呀?”林佳玮模仿着诺基亚那独特的手机铃音。

“当然听不见，我上班时设成了振动挡。”莉莉嘴里说着，眼睛仍然盯着过往的汽车。

“振动功能?”林佳玮好奇地拿过莉莉的手机，只觉得那漂亮的蓝色小盒子在右手上颤动。“还是觉得你那天蓝色好看，我这粉红色看着有点儿像小女孩的东西。”

“你本来就是小女孩嘛，哈哈。”莉莉转头看了一眼身旁的林佳玮，本来就比她高半头的林佳玮还穿着上班时那双高跟鞋，此时比自己高了一头。“你能不能换双鞋？我们这是去度假，不是开会。”

“这双鞋是我一年来买的最贵的东西，今天又给我带来了好运气，你就让我多穿会儿吧。”林佳玮仍然玩弄着手里刚买的诺基亚手机，在国内上班时就想买一部手机，可那玩意儿实在是太贵了，并且长得像砖头似的，哪里比得上现在手里这两个小玩意儿。“这振动功能怎么设？你教教我嘛!”

“我说妹妹，你就别闹了好不好？快把手机还给我，我得给理查德打个电话，他怎么还不来?”

“嘿，你可比我还小几个月哪，别想称大像我姐一样欺负我。他的号码多少？我帮你拨。”林佳玮仍然端详着左右手里的两个手机，爱不释手。

“傻女孩，号码早就预置在里面了。”莉莉说着一把从林佳玮手里抢回自己的手机。

“预置是什么?”此时的林佳玮心情好极了，像个天真的小女孩，丝毫不觉得丢面子。见一旁的莉莉听手机没人接皱着眉头不理会自己，林佳玮逗她说，“小姐姐，你那样表情脸蛋儿可就不漂亮了，一会儿怎么见男朋友啊？别着急，我来帮你看。”林佳玮一边说着一边自告奋勇地看着马路上的过往车辆。

“哎，快看，那辆正开过来的是不是？你看里面那男的一直在向我们这边看哪!”顺着林佳玮的手指，马路对面正开过一辆黑色福特轿车，驾驶座上坐着一个谢顶的中年白人，正目不转睛地盯着这边马路边上亭亭玉立的两个东方女孩，后面跟着的车辆开始不耐烦地按起喇叭。

“去你的!”莉莉噘起嘴，推了林佳玮一把，“你的男朋友才长得那样。”

“哈哈，别生气嘛，逗你哪。”林佳玮看着莉莉的样子开心地笑起来，“那人确实一直在看着你嘛。”

正说着，福特轿车不得不驶离，其后的车辆开始移动，其中一辆比别的轿车矮一截的蓝色跑车突然减速，后面车辆又开始按起喇叭，但那辆车继续减速，居然若无其事地停在马路中间，任由后面车辆按着喇叭。就这样过了 2 秒钟，让所有人觉得像是过了 2 小时，眼见马路这边的车辆过去留下一个短暂的空隙，那辆车忽然启动，在马路中间来了一个 180 度的急转弯，四个宽大的轮胎与路面摩擦，发出刺耳的尖叫，锃亮的车身在阳光下划出一道漂亮的蓝色弧线，转眼间赶在马路这边的大批车辆驶到前滑到了两个女孩面前，法拉利 456 - Gran Turismo 的 12 部汽缸驱动着未熄火的发动机轰轰作响。

“对不起，迟到了，上车吧。”司机座位上一个戴着墨镜、穿着白色 T 恤衫的白人男子不紧不慢地向两人说，随着笑容露出整齐洁白的牙齿。

眼前的一切让林佳玮看得目瞪口呆，直到身边的莉莉碰了一下自己的胳膊，她这才缓

过神来。

莉莉正得意地冲自己笑着示意，“上车吧。”一边说着，莉莉一边为林佳玮拉开驾驶座另一侧的车门，自己则单腿倚在副驾驶座上，探过身与驾驶座上的理查德旁若无人地亲吻起来。

林佳玮不好意思，急忙侧过头，弯腰迈入法拉利狭窄的后排，后排座椅很舒服，但空间实在太小，林佳玮不得不将自己无法伸直的长腿弯曲起来。

正低头忙活，头顶又传来那不紧不慢的男中音，“你好，我是理查德。”

林佳玮抬起头，前面两人已停止亲吻，在各自的座位上系好安全带，理查德正向自己伸过来右手。

“哦，你好，我叫林佳玮。”林佳玮大方地伸出手，轻轻地握了一下便礼貌地收回。

奇怪，这个美国男人与自己的老板莱瑞不同，手很软。

理查德回过身，放下操纵杆，法拉利轰鸣着向前蹿去，林佳玮只觉得座椅下轰轰作响，像是坐在正在跑道上加速起飞的喷气式客机上，开始时有那种欲飞的失重感。但轰轰的声音很快沉寂下来，原来前面遇到了红灯，理查德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跟在车流中耐心地等待。

“理查德怎么样？”莉莉趁机回头用中文问林佳玮。

“啊？哈哈，很帅呀。”林佳玮笑着用中文回答。

“是吧？这评价还差不多。”莉莉满意地转回头。

林佳玮瞄向后视镜，开始好奇地端详起正在专心开车的理查德：墨镜下面是欧美人典型的挺直的鼻梁，嘴唇很薄，卷曲的头发偏长，偏黑的颜色则有点儿像东方人。“咦，他的头发怎么是黑色的？”

“他爸爸是爱尔兰来的移民，妈妈是意大利人。”

“噢，我还以为他有东方血统，听你说他的前几个女朋友全是亚洲女孩。”

“我觉得你还是在笑话我。不过他现在的后妈是个韩国人。”

还是有关联嘛……怕莉莉不高兴林佳玮这次未说出口。她突然发现后视镜里的理查德正抬头隔着墨镜望向后面，不知道他是看后面的车辆，还是在注视自己，她赶紧侧过头望向窗外。

8 月底的曼哈顿交通仍然很拥挤，蓝色法拉利终于从下城狭窄的街道中钻了出来，向北拐上哈德逊河边的高速公路。理查德放下操纵杆，法拉利轰鸣着向前蹿去，不到 3 秒钟就达到时速 100 公里。

林佳玮一人坐在法拉利狭窄的后排座上，刚开始时还像是第一次出来郊游的小女孩，头像拨浪鼓似地不断地转来转去，一会儿向左看看在蓝天下碧波点点的哈德逊河以及河对岸新泽西州茂密的树林，一会儿又向右看着路旁掠过的曼哈顿的一幢幢高楼大厦。由于这几天一直没睡好觉，她很快就看累了。前排莉莉和理查德正小声说着情话，林佳玮慢慢闭上眼睛，想让自己松弛下来睡一会儿，可怎么也睡不着，身下的座椅很舒服，悄悄地用手摸去，手指能感到皮革细细的纹路。她睁开眼，淡黄色的皮革座椅泛着柔和的光泽，车窗外夏日午后慵懒的阳光，不远处涓涓流淌的河水，前排座传来的软软的情话，让林佳玮感

觉到一种生活的诱惑。来美国一年了，她第一次有这种感觉。

也许是以为林佳玮在后面睡着了，前排的两人愈加亲密，莉莉干脆脱了鞋，抬起双腿将两只光脚放在法拉利挡风玻璃下面镶着高级桃木的驾驶台上，好不轻松自在。林佳玮不禁也想换个坐姿，活动一下弯曲了很久的双腿，可是后排空间太小，双腿根本无法伸展，此刻她真想也像莉莉一样将双腿搭在前面驾驶台上。

林佳玮正想着，看到前排驾驶座位上的理查德左手握着方向盘，右手自然地搭在莉莉圆润的双腿上，两人边聊边笑。林佳玮下意识地将自己紧绷的时装短裙使劲往下拽，但一半大腿还是露在外面。见鬼，她后悔刚才臭美没将这裙子换下来。

林佳玮正想着，法拉利减速驶出高速公路，她睁开眼睛，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圆顶已进入视线。见林佳玮已睡醒，莉莉自觉地将双脚从驾驶台上放了下来，理查德也恢复到双手驾车。

“莉莉，跟你们商量个事行吗?”林佳玮小心翼翼地改用英文说，边说边想着措辞，“我姐夫刚从波士顿回来，能叫上他一起去吗？你们这车加速太快，我有点儿晕车，我坐他的车更习惯些。”

“没问题，叫上他一起去，我那里房间有的是。”理查德爽快地替莉莉回答，这两个女孩一路叽里咕噜的中文让他憋得难受，现在终于能让他插上话了。

“谢谢你。”林佳玮如释重负。

吃完午饭，苏世文看着窗外的楼群发呆。这五年每次来纽约总是待两天就匆匆回波士顿，总觉得反正以后有机会慢慢欣赏。现在终于从波士顿搬过来了，但又得马上随佳怡搬到新泽西。在美国做学生居无定所的生活就快结束了，心境却仍然是飘忽不定。关上卧室的房门，外面厅里搬运工人制造的噪音小了很多，他拿起笔记本计算机继续编辑简历，但实在是没有兴趣再改下去，干脆往床上一躺，迷迷糊糊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客厅里电话又响了起来。

“别睡了!”没过多久林佳怡推开房门跑了进来，“佳玮让你也一起去。”

“上午不是说好了不去吗？人家邀请的是你们两个女孩，我跟去凑什么热闹？我得在家补补觉。”

“这屋里都搬空了就剩卧室这张床，你一个人连饭都没得吃。汉普顿斯那里听说是华尔街富人度假的地方，大海很漂亮的。”

“算了吧，在波士顿那边海见得多了……”苏世文不以为然。

“行了，您老能不能把那北京皇城根儿的架子放一放?”林佳怡打断苏世文的话，伸手去拉床上的苏世文，“快点儿换衣服，你必须得去，是佳玮求你帮忙。”

“帮什么忙?”苏世文不解地问，不情愿地下了床。

“车上说，快换衣服，他们马上就到了。”

一辆蓝色法拉利456－Gran Turismo正在楼下等候。看见拿着旅行包走出楼门的林佳怡与苏世文，一个女孩从车窗里探出头，“姐！你们怎么才下来?”

“佳玮?”林佳怡与苏世文对视了一下。

理查德第一个迈出车门，下车后按下门上电钮，前排驾驶座位开始前移，他示意坐在

后排的林佳玮可以出来了。

“谢谢。”林佳玮从后排钻出车外，面前的理查德正摘下太阳镜，两人打了个照面。林佳玮看到长睫毛下面那双眼睛，心想意大利裔男人的眼睛长得就是漂亮。林佳玮不敢直视那双眼睛，急忙垂下眼帘站到理查德身边。这个白人30多岁，高自己半头，在美国男子里只算是中等个。与大多数这个年龄那些健壮的美国男子不同，他肌肉并不强健。让过林佳玮，理查德跨前一步，弯腰帮林佳玮从后排搬出她的旅行包，拎在手上。

“哦，不用，我自己来拿。”林佳玮不好意思地涨红了脸。

“让他帮你拿呗，理查德对女孩都很绅士的。”正从另一侧迈出车门的莉莉见状，不无嫉妒地说，“他只顾帮你拿包，都忘了过来帮我开车门了。”莉莉半开着玩笑。

几个人打招呼彼此介绍后，跟着苏世文走到公寓楼下不远处一辆半新不旧的灰色本田车旁。理查德帮苏世文将林佳玮的行李放在后备厢后，挽着莉莉走回法拉利。

“我还以为你新找了一个大款男朋友哪。”苏世文一边关上后备厢，一面对站在一旁的林佳玮开玩笑。

“去你的，别瞎说。那女孩长得真漂亮，不像是中国来的。”林佳怡斥责苏世文。

“你是说你们俩中国来的不够漂亮？瞧瞧你妹，刚才差点儿没认出来。”苏世文看着身着精致贴身浅蓝色衬衫、黑色短裙，足蹬高跟鞋的林佳玮。奇怪的是平时比姐姐伶牙俐齿的妹妹此时却未还嘴，而是沉默地看着那两人的背影。

林佳玮脑子里还在回想刚才那双眼睛，出乎她的意料，这个华尔街花花公子眼里并无轻佻之态，举止斯文，对了，那双眼珠好像是黑色的？

“佳玮，你站在那里发什么呆呀？”林佳怡也注意到妹妹有些异样。

“哦，走吧，跟在他们车后面。”林佳玮回过神来，伸手打开本田车的后排车门，却没有往里迈。

“苏世文，你让我坐哪儿啊？”

“看这车里，跟你波士顿的宿舍一样，连坐的地方都没有。”林佳怡也皱起了眉头，“快，佳玮，反正都是一家人，帮忙把它们运到后面去。”姐妹俩开始帮苏世文将散落在车座上的书、衣服及各种杂物往后备厢里运。

“看你这车，外面更脏，你怎么平时也不洗车啊？”林佳怡埋怨着。

“你就凑合点儿吧，这叫表里如一，只有长这模样的车才敢夜里停在曼哈顿的大街上。”在小姨子面前丢了人，苏世文感到很沮丧，没好气地回驳老婆。

“行了，你们俩别吵了，这后车座比刚才那车舒服多了。”林佳玮坐进车后排，终于能将自己的长腿伸直，尽管身下带着斑斑脏痕的帆布座椅与刚才那柔软的皮椅比起来有点儿硌。

正发动汽车的苏世文闻言，脸上露出笑容，“就是嘛，这美国帅哥叫什么来着？对了，理查德，一个臭大街的名字。你说他在华尔街混了这么久，居然还开这么小的车！哪里比得上我这二手的本田，既宽敞又安静。”

“你怎么给个竿就爬？我妹那样说是安慰你哪。”坐在前排副驾驶座的林佳怡说，“是啊，理查德这车怎么长得这么矮？”

“你们俩是挤对人家还是真没见过？那是辆跑车。”

“对了，是跑车，出国前曾在长安街上见过类似模样的，你瞧那四个大轱辘，比我们这大车的还大好几圈。”林佳怡好奇地观察着前面领路的蓝色跑车，“那车后屁股上画了一个盾牌，盾牌上还画了一个什么动物，是狗吧？看不清。”

“姐，瞎说什么呀，那是一匹战马，法拉利的著名商标。”林佳玮纠正姐姐。

“哦，这就是法拉利呀，这意大利的名跑车看着也不怎么样嘛。”苏世文不以为然地说。

“嗯，那车后面空间太小，坐在后排屁股下面发动机轰轰的就像坐在火箭上。”林佳玮迎合道。

“哈哈，是吧？整个一花钱买罪受。”嘴里说着，苏世文心里嘀咕，往日小姨子的嘴可是比自己老婆厉害多了，今天怎么这么乖，总顺着自己说？看着前面那辆蓝色跑车，想起刚才林佳玮从后排钻出车的样子，他忽然明白了。“我说林佳玮、林佳怡，你们这哪儿是让我一起去看什么大海，分明是给你们当免费司机嘛。这位美国帅哥理查德，他明天几岁生日？”

“听莉莉说好像是36岁。”

“这就对了，我刚才看他至少也大我5岁。”

“他为什么一直没结婚？”林佳怡在一旁插了一句。

“不想负责任呗，这样隔几个月换一个女朋友多自在呀！”林佳玮调侃道，“你说呢，司机先生？”

“哎，别转向我呀！我哪知道，我可是年纪轻轻就跟你姐结了婚，从一而终。”

“我怎么觉得这话应该是我姐说的？”林佳玮禁不住咯咯笑着。

“他怎么找了一个亚洲女朋友？”苏世文赶紧将话题转回到美国人身上。

“听说他父母早就离婚了。他现在的后妈是个韩国人。他的前几个女朋友全是亚洲女孩，估计是受他爸的影响吧，呵呵。”

“我们中国话管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苏世文说着话将头转向后排，“哈哈哈……”。

“你俩别逗了，瞧，法拉利已开到前面去了。”

“啊？”苏世文转回头，一路上一直在眼前晃动的那个战马商标现在换成了一片绿色油漆板，是一辆大吉普车的后部，法拉利不见了。原来刚才是红绿灯，从0公里加速到60公里只需3秒钟的法拉利一眨眼就蹿到前面去了，苏世文回头这一瞬间两车之间已加进来好几辆车。“咱这小日本的三八大盖还是比不上欧美的洋枪啊。”

“算了，我们就别跟他们了。自己慢慢开，反正车里有地图。”林佳怡平静地说。

“看，大西洋！”

林佳玮从梦中被吵醒，感觉睡了很久。睁开眼时路边的景物已变成了一片片开阔的农场，州际495号高速公路已变成了27号本岛高速路。时间已近傍晚，碧蓝的天空在路边农场的尽头开始变成淡红色，曼哈顿的闷热在这里已感觉不到，从前排敞开的车窗外能感到一丝秋天的凉爽，还闻到了空气中似乎有一股淡淡的咸味儿。路边开始出现住宅，大多隐藏在修剪整齐足有两人高的绿色灌木后面。

“哪儿有大西洋？”

本田车此时已减速驶入一条寂静的街道。

“还做梦哪？往右边看。”

路右边一望无际的大西洋在一幢幢的别墅后面时隐时现。汽车拐入一条灌木树墙后面的私人车道，眼前是一幢灰白色的二层现代式别墅。理查德和莉莉正从门里走出，两人都已换上了晚装，看样子已抵达多时了。

别墅的入口直通一间由巨大的会客室改成的酒吧间，迎面落地窗外整个大西洋以180°视角呈现在眼前，海水尽头的落日此时正将海面映成红、黄、蓝色一片。

第5章 派　对

纽约长岛汉普顿斯，2001年夏天最后一个星期五。

林佳玮独自一人横躺在卧室中间的大床上。她晚餐时喝了许多葡萄酒，加上下午一路颠簸，刚才进了屋未来得及换衣服，身体一挨上床就睡着了。就这样不知睡了多久，她在梦中似乎隐约听到一种声音，越来越清晰，她不禁睁开了眼睛。床头桌上的台灯还开着，屋里空空荡荡只有她一个人，侧耳倾听，原来声音是从左面隔壁房间传来的。美国房子内部的墙壁不管看着多坚固，其实里面就是一层纸板，根本不隔音。

那声音是一个女人的呻吟声，时断时续。林佳玮听得心里砰砰直跳，这是姐姐和姐夫？正想着那女人的声音愈来愈高，她这次听清了，是莉莉的声音。林佳玮回忆起晚餐后回房间的情形，姐姐和姐夫似乎跟在自己后面进了右面隔壁的客房，此时那间房里静得一点声音都没有，估计他俩早睡着了，看来这结婚与恋爱就是不一样啊。

林佳玮坐起身，脱掉外衣。隔壁的呻吟声似乎减弱了，她觉得脑袋沉得很，于是随手关掉台灯，脑袋重新挨上枕头。刚合上眼，莉莉的呻吟声又高了起来，接着开始夹杂着男人的呻吟，是那个理查德的声音。林佳玮两手使劲捂住耳朵，将头埋在枕头底下。虽然声音听不清了，但她心里却再也无法平静。

林佳玮只觉得屋里热得很，她干脆起身下了床，查看了一眼空调机，运转正常。那声音还在继续，她烦躁地环顾屋内，只想找个能隔音的地方钻进去。她看到了卫生间半敞开的门，急忙走进去，使劲关上门，可那声音还是能听到。她气急败坏地打开灯，看到了浴缸，灵机一动，冲过去将浴缸上方的水龙头开到最大，哗哗的水流声顿时淹没了周围的一切声响。

她脱下衣服，迈入浴缸，慢慢地坐下去，水有点儿烫，但却令她感到惬意。她终于松了一口气，闭上了眼睛。

不知又过了多久，林佳玮感觉自己好像一个人在海中游泳，风浪很大，任凭自己再怎么变换泳姿，还是不断有水流冲入自己的口和鼻子。她开始奋力游，但水流让她开始无法呼吸，她突然惊醒过来。刚才自己睡着了，浴缸里的水已够到了鼻孔，正在开始溢出到浴缸外。糟了！林佳玮站起身一步迈出浴缸，冲过去一把关掉水龙头，抓起手边所有能看到的浴巾用来吸大理石地面的积水。蹲下身忙活了一阵，直到浴缸前的大理石又恢复了光泽。她站起身，感到脚下光滑的大理石有些凉，她意识到自己的身体还是湿的，下意识地打了一个哆嗦，想找条浴巾擦干身体，才发现所有浴巾全放在地上吸水了。无奈，只有回房间找找看。

迎面卫生间门边墙壁上此时出现了一个裸体女人，原来是一面全身镜。林佳玮仔细端详着镜子里的自己，胸前的乳房不大，但很柔软，平滑的小腹微微隆起，没有赘肉。丰满匀称的臀部往下便是自己最满意的腿部，曲线一直延伸到脚踝。有人说女人 25 岁是身体最美的时候，自己 27 岁还应属于最佳时期吧？凑近镜子，发现右眼角下有条很细的皱纹，但略微化妆即可掩盖。耳边的长发怎么有一根颜色与周围不一样？见鬼，一根白头发！肯定是自己这段时间压力太大，心情不好造成的。林佳玮小心地将那根白头发揪下来，青春就这样不知不觉地逝去。跟白明分手已快两年了，自己难道真的不再找男朋友了？还有不到 3 年就要告别 20 岁的年龄段，到那时……她不禁打了一个寒战，哆嗦着走出卫生间。

从刚才卫生间内光滑而冰凉的大理石地面换成卧室温暖的木板，林佳玮觉得脚底下舒服了许多，身上不再感到凉意。隔壁房间已经安静下来，可是经过刚才这一通折腾她现在已无睡意。

屋内一片漆黑，只有屋子另一头的地板上透过窗帘的缝隙铺洒下来的一点月光，她光着身子走向对面厚厚的窗帘。轻轻地拨开窗帘的一角，眼前是茫茫无边的黑色——大西洋在月色和星光下泛着点点亮光。海水与别墅中间只隔着大约 30 米长的沙滩，从楼上望下去，那黑色的海水就在自己脚下。周围一片漆黑，所有人都已进入梦乡。意识到没有人会看到自己，她索性将窗帘全部拉开，让整个大西洋展现在自己面前。

她伸手拉开眼前的玻璃窗，带着咸味儿的海风迎面吹来，撩起她的头发。此时林佳玮觉得自己仿佛是站在正航行于汪洋大海中的一艘巨轮的甲板上，这种感觉让她无比兴奋。她忽然觉得自己根本不需要男人的帮助，一个人照样能一往无前。

上午的大西洋海水正是人们想象中的蔚蓝色。汉普顿斯的海滩是美国东部最好的，别墅前的私人海滩上全是白白的细沙。苏世文与理查德在别墅旁边的网球场对垒，林佳玮姐妹俩光着脚在海滩上散步。脚踩在被太阳晒得暖暖的细沙上感觉非常舒服，不断冲上沙滩的海水漫过脚面，有点凉，夏天就要结束了。

“你沿着海岸线往东看，离这不到一公里有一片很大的别墅区，很多华尔街投行老板、基金经理、公司老总、演艺明星都在那个街区拥有别墅。我们公司老板的弟弟盖瑞的别墅也在那边，他跟理查德一样还未婚，夏天每个周末都在那里……阿嚏，阿嚏！”林佳玮话未说完接连打起喷嚏。

“佳玮，你怎么了，感冒了？”林佳怡看着已换上休闲装的妹妹，她昨天便注意到妹妹与刚来美国时相比变化很大，出国时剪成的短发已变成了长发，穿着打扮又恢复了女人味儿，看来她已准备重新拥抱生活了，虽然她自己嘴上不承认。

“啊，昨晚洗澡时受了点儿凉，没事。”林佳玮脸上泛起红晕，她不敢将昨晚的经历说出来，一向正经的姐姐肯定会笑话她。“姐，你想没想过 30 岁时自己是什么样子？”她赶紧转移话题。林佳玮端详着姐姐林佳怡，她从小就嫉妒只比自己大一岁的姐姐，自己虽然比姐姐高半头，但她的脸蛋儿确实比自己漂亮。

“你怎么想起问这个？”林佳怡看着妹妹脸上怪怪的表情，自己的妹妹从小就爱胡思乱想，小脑袋瓜不知此刻在琢磨着什么。

“你看哈，这理查德和苏世文都是 30 多岁的男人，30 岁是男人最好的时候，可我

们呢?”

“你是说我们30岁时会变老?”

“嗯，你害怕吗?”

“自然法则，害怕也没用。”

“瞧你这口气，听起来好像你不是个女的，真没劲。”林佳玮觉得学理工的姐姐总是这么理性，而这种理性也是除了那比自己漂亮的脸蛋儿外自己最嫉妒的。“以前我从没想过这个，总是忙，可能是昨天拿了录取通知的缘故，人一旦松弛下来就爱胡思乱想。”

“那你就赶紧再找一个男朋友吧，那天给妈打电话她还让我问你呢。”

“算了吧，我现在忙得连自己都照顾不过来，再说去哪里找像苏世文那么优秀的男人。”

“就他那德行，还优秀?”

“姐，你这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夫妻俩吵架拌嘴是常事，咱爸妈不一直这样吗？现在这么大岁数了还每天拌嘴哪。”林佳玮不愧是学文科的，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论长相、学历，苏世文在这边的中国人里都是一流的。我真的很羡慕你们俩，苦尽甘来，毕业后终于又搬到了一起，你们赶紧安个家吧。”

“你看他那样子像是想安家的吗？一会儿要做互联网公司，一会儿又要回国创业。”

“男人都爱折腾，尤其是自以为优秀的男人。”林佳玮撇了撇嘴，“不过苏世文确实挺优秀的，人又长得精神。你为什么不鼓励他进华尔街试试？那里肯定能留住他。然后再给他生个孩子，肯定搞定。”

“嗯。”林佳怡点点头，“这个我也想过，我这次让他来，就是让他有机会跟华尔街的人多聊聊，他也许会感兴趣。”

“肯定的，今天来的客人大多是理查德在华尔街的朋友，我已向莉莉问过他们的背景，这些资源我得好好利用。要不是为了这些潜在资源，我才不会一路当这个灯泡哪。”

“是这样啊，我还以为你是周末来放松的，原来是有目的而来。”林佳怡看着妹妹踌躇满志的样子，这个从小就人小鬼大的妹妹脑子就是灵活。还是苏世文说得对，自己这个姐姐也是陪她来的。

“佳玮，别光顾着整天想事业，有合适的也要留心哪。”

“哦，你怎么口气跟妈一样，我现在一个人挺好的。”

“瞎说，你该不是还忘不了那个白明吧?”

“姐……”林佳玮避开姐姐的眼睛，将目光移向不远处的大西洋。

“你不能一朝遭蛇咬……女人不能什么都靠自己。”

“姐，就算是我运气好，在这里也找个像苏世文那样的，结了婚，又能怎样？瞧你们现在……”林佳玮意识到自己说得太多了，小心地看着姐姐的脸色。

“就算这样，有一个男人在身边心里还是踏实很多。”林佳怡没有责怪妹妹。“那你就找一个美国人，听说美国男人婚前浪漫，婚后也很顾家的。”林佳怡给妹妹出主意，“不过别找理查德这样的花花公子，他们只知道享受，理查德不知道带多少女人来过这里。”

“嗨，其实我挺羡慕莉莉这个新加坡女孩，人家可是在美国长大的。与她相比，我们

是外国人，在这里没有钱，没有资源和人脉。青春这么短，想到离30岁越来越近我就害怕。能找一个像理查德这样成功的男人也不是件坏事，华尔街是白人男人的天下。跟这样的男人在一起，至少能让自己的事业受益，不用想着彼此拴住对方。女人自己经济独立了才是最重要的，男人反正指不上。我不会像在国内时那么傻了，让自己的感情依附于一个男人。”

妹妹一席话让林佳怡听着有些吃惊，但想想也有道理，自己这个一直在实验室潜心做研究的姐姐确实不如妹妹有心计，现在这个社会光做好专业是不够的，国内如此，国外也一样。她不知该怎样反驳妹妹，只是确信表面潇洒的妹妹在感情方面仍属于认真专一的那种。

下午两点，理查德生日派对迎来了第一个客人。一辆白色Range Rover SUV轻车熟路地驶入别墅的院门，从车上下来一对30多岁的夫妇。魁梧的莱瑞先迈出车门，身后跟着德国裔、金黄色头发的夫人维多利亚。

“是莱瑞？他怎么也来了？”看到来人正是自己的老板，站在窗前的林佳玮不禁疑惑地看着身边的莉莉。

“噢，我也是昨天上午给理查德打电话时才知道。”莉莉有点儿愧疚地看着林佳玮，“莱瑞是理查德在康奈尔念大学时的室友，两人几乎同一时间进华尔街，现在又同在世贸中心，关系很亲密。我本想昨天上午就告诉你，但反正知道得已太晚了，所以……”

“哦，是这样。”林佳玮侧过头又注视起窗外，跟在莱瑞身后的那个女人好像在哪里见过，对了，是他办公室桌上那张全家福。院子里理查德正走上前拥抱维多利亚，在她的右颊亲了一下，维多利亚递给理查德一件像礼物似的东西，嘴里像是说着生日快乐一类的话，眼睛却一面向窗户这边看。

“走，跟我出去。她在找这别墅现在的女主人哪，你也迎接一下你的老板。”莉莉说话走出别墅大门，林佳玮跟在后面，紧张地将自己黑色连衣裙的皱褶抚平。

“莉莉！”维多利亚看到走出门外的新加坡女孩，高兴地叫了起来，两个女人像日久未见的老朋友般拥抱，然后旁若无人地聊起天来。

跟在莉莉身后的林佳玮一个人拘谨地站在一旁，向正与理查德交谈的老板莱瑞点了一下头。身材高大、面孔严肃的莱瑞总让林佳玮感到紧张，即使是在办公室之外。

莱瑞认出跟在莉莉后面出来的东方女孩原来是林佳玮，颇感惊讶。一旁的理查德将这一切看在眼里，开始为两人重新介绍。

“莱瑞，这是林佳玮，莉莉的好朋友，也是我的好朋友。”

“佳玮，莱瑞，我的哥们儿，我们认识很多年了。”

莱瑞向林佳玮伸出那双大手，“噢，真没想到。”脸上的笑容与往日办公室里判若两人。

“是啊，莱瑞。”林佳玮觉得此时自己不再那么害怕眼前这个一向严肃的老板了。理查德这番介绍一下子拉近了林佳玮与莱瑞两人的距离。

“莱瑞，以后你可得照顾好我这个朋友。”理查德继续营造气氛，“佳玮，以后在他手下有什么不满尽管告诉我。”

林佳玮和莱瑞两人都笑了起来。

“你们原来也认识?”维多利亚与莉莉走了过来，维多利亚主动与林佳玮握手。这个蓝眼珠的女人像照片上一样，长得不漂亮，但很有魅力。齐耳的短发使其脖颈显得修长，连衣裙和服饰搭配得恰到好处。

“维多利亚，你的衣服好漂亮，简单而有品位。”林佳玮一下就喜欢上了这个与自己一样身材修长的女人，两人聊了起来。

维多利亚以前是曼哈顿一家杂志的编辑，现在做起了全职太太。这个 32 岁已是三个孩子母亲的女人身材依然如此苗条，气质这般优雅，看样子女人过了 30 岁，即使结婚当了妈妈，照样可以光彩照人。维多利亚让林佳玮看到了 5 年后的自己。

别墅面临大海的酒吧间里已陆续来了许多客人，除了华尔街的精英，还有这些年轻精英带来的漂亮女友，使得气氛更加活跃。

苏世文拿着酒杯一个人站在大厅的角落里，看着眼前一对对衣着入时的俊男靓女。娇小的莉莉挽着理查德不断穿梭于客人之间，俨然成了这里当然的女主人。林佳怡和妹妹林佳玮两个东方女孩同时出现在洋人堆里本身就引人注目，更不用说两个南方女孩皮肤简直就像缎子一样出众。林佳怡今天穿的黑色连衣裙苏世文以前从没见她穿过，好久没见林佳怡这样漂亮地着装了，上一次也许是几年前两人结婚时？他记不清了。低头看着自己的普通衬衫与皱皱巴巴的裤子，苏世文暗自后悔来时没听林佳怡的话带身像样的衣服。

“世文？你怎么一个人站在这里?”正打此经过的理查德冲着身边的莉莉嘀咕了几句，莉莉冲苏世文笑了一下，独自走向其他客人，留下了理查德。

“噢，我刚加了些酒。”苏世文礼貌地回答。

两个男人面对面站着。理查德作为今天派对的主人穿着反而比大多数客人显得随便。除了剪裁得体的浅灰色西裤与脚上考究的黑色皮鞋，上身只穿了件看似普通的贴身黑色 T 恤衫，与黑色的卷发正相配。苏世文看着眼前的理查德心里不得不佩服，甚至有些自卑。同是 30 多岁，自己一直在学校里啃书本，纸上谈兵，连华尔街的门向哪边开都不知道，而眼前这个比自己高不了多少的美国男人早已经在华尔街证明了自己，他有骄傲甚至奢华的资本。

“那你应该再加入大家，你看你的妻子和她的妹妹正在那里与别的客人交谈，样子好像很高兴嘛。”理查德看着眼前这个正沉默地望着自己的东方男子，从对方的表情看不出他是高兴还是不高兴，作为主人，他的职责是让每个客人都享受这里，而不是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一旁。

“好的，谢谢你。”苏世文一方面感激理查德对每个客人的照顾，另一方面有点儿讨厌这个意裔美国男人的热情，让本来很自信的自己暴露出在这些华尔街精英面前的自卑。

“我的专业与你们不一样。”苏世文补充了一句。

“你学什么专业?”正欲转身应酬其他客人的理查德随口问道。

“哈佛生物统计。”怕理查德瞧不起自己，苏世文特意在专业前面加上学校的名字，“不像你们学的是经济或金融。”苏世文言外之意自己本来就未选进华尔街的专业。

“哦，其实我本科学的是机械工程，偶然的机会进了华尔街。”理查德不紧不慢地说。

苏世文在昨晚的饭桌上已领教了这个美国人的说话方式，否则此时一定觉得他这是在自己面前装酷。

看到眼前的东方男子脸上终于有了表情，理查德接着说下去，“我大学毕业那年微软刚上市不久，自己也想当比尔·盖茨，于是在波士顿找了一个正在创业的软件公司。”看着苏世文睁得越来越大的眼睛，理查德终于确信这个东方男子脸上的表情是好奇，“可是我们编写的程序晴天时运行还正常，一到阴天下雨就出问题。于是没过多久我就离开了。”

“哈哈，也就是说程序总有错误。”苏世文放声笑了起来，他开始喜欢起眼前这个英俊的美国男人，他那美国人的幽默跟自己北京式的调侃很对路，而且他居然也在波士顿创过业。

看到眼前放下面具露出开心笑容的苏世文，理查德反而有点儿摸不准。他虽然交过好几个东方女朋友，但与东方男人接触不多，尤其是他们那与西方人比起来总是显得严肃的面孔更是让人难以捉摸。

“于是你后来改行去念了商学院？”苏世文不知理查德为何停下不说了，开始主动提问。

“商学院？哦，没有，我读的不是哈佛，学费却极贵，四年下来我欠了很高的学费贷款，哪有钱再去读什么商学院。”

苏世文已知道理查德和林佳怡的老板莱瑞是康奈尔大学的同学，这个美国人说话很实在，倒是让自己有点儿不好意思。“那你怎么进的华尔街？”

“一个偶然的机会一家投行想找一个做技术支持的本科生，工资比我那小公司高多了，于是我就去了，后来自己边干边学，赶上机会就去更好的位置呗。”

苏世文知道眼前这个美国人轻描淡写的描述背后实际上是一篇华尔街个人奋斗史，他越发喜欢起这个美国人，甚至有点崇拜了。

“你现在还招人吗？”苏世文脱口问道，说完又有点儿后悔，自己问得太莽撞。

“我们做股票的现在只裁人。”理查德的脸色黯淡下来，看着诧异的苏世文，“今天高兴，不提这个。你跟我过来，我给你引见其他做债券的人，现在只有他们可能还需要人。”

理查德将苏世文介绍给正在一旁交谈的莱瑞和一个黑皮肤的叫约瑟的青年，他是摩根大通集团的债券分析师。

“嘿，两位，给你们介绍一位朋友，这位叫世文苏，哈佛学统计的博士。”理查德未经确认，自作主张给苏世文加上了博士头衔。“不过他这个博士跟你那个不一样。”理查德冲约瑟说。

“哦，那他那个 Doctor 是假的，我这个 Doctor 才是真的。”约瑟接过话笑着说。

什么真博士假博士？苏世文听得蹊跷，难道他们在拿自己开心？

正在疑惑，莱瑞在一旁指着约瑟，冲苏世文做了一个开膛做手术的动作。明白了，美式英语里的 Doctor 既可翻译为博士，又可译成医生。

“哦，原来你是位医生？”苏世文也跟着笑起来。

“进华尔街之前是，现在做债券分析。”约瑟扶着眼镜说。

“我听说在美国做医生收入很高啊！”

“嗯，你是否也听说做医生工作时间也很长？”

“可我听说华尔街工作时间也很长啊？”

“是啊，既然都很长，我干脆选择来投行了。”

“但医生应该是越老越吃香啊？”苏世文继续追问。

“对，我们华尔街吃的是青春饭，不过我们很早就退休了。”约瑟、莱瑞、理查德三人看着认真的苏世文一起笑了起来。

正在此时门口出现了两个姗姗来迟的年轻女孩，脚下的高跟鞋让这两个本来就高的女孩显得鹤立鸡群。理查德迎过去跟她们一一拥抱问候。正与一个交易员交谈的林佳玮注意其中一个女孩很像是经常出现在时装广告里的女模特。这个理查德到底认识多少漂亮女孩？眼见不远处正与两个客人交谈的莉莉眼睛也在注意门口，可是仍然未停止交谈，她肯定嫉妒理查德仍与这些女孩交往，林佳玮想。

这时在两个高大女孩背后突然出现了一个衣着入时的黑发女孩，个头比一般东方女孩高出半头，五官长得很标致。

“美智子？她怎么来了？”林佳玮听到站在离自己不远处的维多利亚吃惊地自言自语。

大厅里气氛变得紧张起来，看样子很多人都认识这个不速之客，客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到理查德和莉莉身上。

正陪着两个女模特说话的理查德看到了那个叫美智子的黑发女孩，像其他人一样倍感惊讶。犹豫了一下后他还是迎上前去，“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在洛杉矶吗？”

正说话间莉莉已经拿起衣服从他们身边跑出门外，砰的一声使劲将门摔上。

“莉莉！等等。”理查德撇下美智子，快步追出门外。

美智子像没事人一样，走入人群，与熟人打着招呼。她走到维多利亚身边，冲她大声问候，她的英语发音很独特，而且有些沙哑。两人拥抱起来，看样子很熟。

原来这个美日混血的美智子是理查德的前女友，去年这时候是这里派对的女主人。后来从纽约大学电影系毕业，离开理查德去了好莱坞，据说在那里拍电影跑龙套。她这时跑来分明是成心搅和别人嘛！林佳玮为好友莉莉鸣不平。

果然，派对未结束莉莉就要搭苏世文的车回曼哈顿。林佳怡早想走了，来时想与苏世文一起度假的心情早已消失殆尽。林佳玮也不想再多留一天，她此行的目的已达到。唯一不想走的却是勉强被拉来的苏世文，他觉得自己这次汉普顿斯之行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他还想留在这里再多认识几个人。

第 6 章
前　夜

2001 年 9 月 10 日傍晚，纽约曼哈顿的天空阴沉沉的，中城的百老汇大街两边剧场的霓虹灯与不远处时代广场上闪烁的巨型广告牌交相辉映。霓虹灯下，各剧场门口站立着排队等待入场的人群。

53 街与百老汇大街的交汇处有一座像是剧场一样的建筑，这里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著名脱口秀主持人大卫·莱特曼的演播厅，大厅门口的黄色广告牌上是小眼睛、戴着眼镜、满脸坏笑的莱特曼本人的巨幅头像。演播厅的对面，百老汇大街的另一侧是现代化的喜来登酒店。此时酒店临街的一间客房里，一个胖乎乎、头发乌黑，嘴边长着一颗小黑痣的小女孩正伏在窗前向楼下大街上张望。13 岁的赵天慧第一次来曼哈顿，她被窗外的灯火迷住了。

“琪儿，你今天还没练琴哪。”一个 30 多岁的女人走到窗前关上窗帘。

被称为琪儿的女孩回身看着那个女人，记忆中妈妈似乎永远穿着同一件高雅的白色尖领衬衫。“妈，我今天不是已经给那些老师弹过了吗？我好困。”

“别偷懒，快弹。”女人严厉地说。

看着妈妈那不容置疑的样子，小女孩噘着嘴从琴盒里拿出小提琴开始调音。

侯心娜很少叫女儿的大名，她总觉得前夫给女儿起的名字天慧太古板。她更喜欢叫琪儿这个小名，听起来有艺术的气息，又适合女儿活泼的个性。她看着女儿那不情愿的样子，有点心疼。昨天晚上她们从新罕布什尔州㊀坐飞机过来，今天又累了一天，但 9 年都坚持了下来，今天不能破例。从 4 岁开始学小提琴的女儿也许遗传了自己的音乐细胞，在这方面的确有天赋。这次从波士顿赶到纽约是来参观位于中城林肯音乐中心的茱莉亚学院。经人介绍，一位华裔教授下午听了女儿的演奏，刚听了一半便建议她报考学院的附中，走时还诧异侯心娜为何未让女儿早些来。

侯心娜何尝不想让女儿尽早进入这所世界最好的音乐学院学习。但她一直犹豫，不希望女儿走自己的路选择音乐做职业。美国出生的天慧 6 岁随父母回中国，今年提前一年考上了著名的菲利普斯埃克塞特中学㊁，于是在母亲陪伴下又回到美国。侯心娜希望天慧能

㊀ 新罕布什尔州（New Hampshire）：位于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一个州，在马萨诸塞州北部。

㊁ 菲利普斯埃克塞特中学（Phillips Exeter Academy）：位于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南部小镇埃克塞特，建于 1781 年，美国历史最悠久的私立高中之一。

最终考上常春藤名校，将来做一名学者或银行家。

这次曼哈顿之行是在女儿的一再要求下才实现的。参观茱莉亚学院回来，侯心娜感叹纽约确实是藏龙卧虎之地，波士顿虽然是美国的文化重镇，但纽约才是美国的文化中心，尤其是她的包容性，看看茱莉亚学院课堂上那些来自世界各地不同肤色的音乐天才便知。

如果秋天时真被茱莉亚学院附中录取，琪儿每周的星期六都要到茱莉亚校园去上课，一直到高中毕业。那样她们就得从菲利普斯埃克塞特退学，搬来纽约，侯心娜还是很犹豫。她得给在北京的琪儿父亲打个电话，虽然她不愿意再跟这个男人讲话，但他毕竟是琪儿的生父，女儿的事还得与他商量，更何况他支付着女儿在美国所有的费用。

琪儿调好了琴弦，右手拿起琴弓，用下巴习惯性地将小提琴夹在左侧肩膀上，腾出左手翻动着面前架子上的乐谱。

“琪儿，过来，你爸爸打电话问你今天参观学校觉得怎么样。”

“我不想理他！”琪儿说着跑进卫生间砰地关上门。从记事起琪儿印象中的爸爸是一个科学家，那时全家在加利福尼亚，他每天都在大学实验室工作到很晚才回家，家里只有妈妈，做饭和照顾自己，爸爸和妈妈那时很少吵架。自从回到国内以后，爸爸好像变成了企业家，每天还是回家很晚，但不知为什么爸爸和妈妈开始天天吵架，后来爸爸和妈妈离了婚，好像是爸爸跟别的女人好了，再后来妈妈就带自己回到了美国。从小爸爸就宠爱她，但渐渐懂事的琪儿开始恨他，她觉得是爸爸抛弃了她和妈妈。

见女儿将自己关进卫生间不出来，侯心娜对着电话说：“你听见了吧，她不想跟你说话。”没等电话那头说话就挂断了电话。

离喜来登酒店仅三个街区是世界上最昂贵的商业街——曼哈顿中城第五大道。一家挨一家的时装店争奇斗艳地分布在街道两旁，在这里几乎能看到世界上所有时装品牌的门脸，似乎只有在第五大道占有一席之地才能被列入名牌行列。刚下班匆匆行走的纽约人，东张西望一饱眼福的观光客，从一扇扇玻璃门进进出出的购物者……此时的第五大道正是一天里最热闹的时候。

据说女人心情不好时喜欢做两件事：大吃东西与疯狂购物。这话一点儿不假。上星期在理查德的生日派对上赌气离开后，莉莉一直闷闷不乐。昨天周日拉着好友林佳玮吃遍了纽约大街上的零食店，待开始购物时才意识到周日商店都关门很早。意犹未尽，今天莉莉干脆请了一天假，林佳玮舍命相陪，来美国后破天荒地旷了半天课陪莉莉逛第五大道。此时天色渐暗，逛了一天，林佳玮跟在莉莉身后，两人手里各自提着一个大购物袋，里面却是莉莉今天下午买的衣服，林佳玮只为自己买了一瓶香奈儿香水。

“噢，对了，你还得去吃‘赔罪晚餐’哪，七点半是吧？快打一辆出租车，时间快到了。”林佳玮边说边从一个购物袋里掏出莉莉为自己挑的那一盒香水，然后将两个口袋递给莉莉。

“你就这样让我一个人拿着两个这么大的包？怎么也得送我到餐馆啊！”

“那不好吧？你们俩的约会我凑什么热闹。”

“走吧，送到门口你就回去，反正离你宿舍不远。”莉莉拉着林佳玮叫了一辆出租车往下城驶去。

纽约曼哈顿下城的翠贝卡西边紧靠哈德逊河，南面与世贸中心只隔几条街道。这里是纽约艺术气息最浓郁的一个街区，狭窄的街道云集着画廊、酒吧及各式餐馆。这里离纽约大学以及林佳玮的学生宿舍都不远。

“你帮我探头看看他在不在?”一家法式餐馆窗外，莉莉示意林佳玮。

“这……”

“别担心，他只见过你一面不会认出你，我想自己看也看不到啊。”

“噢。”林佳玮踮起脚尖，趴着窗户好奇地往里张望。身着西装，看起来刚下班的理查德正坐在屋内一角，脸上略显倦容。男人穿上西装就是添色不少，更何况像理查德这样天生英俊的男人，只是在汉普顿斯那两天看惯了他穿 T 恤衫的模样，突然换上西装感觉有点怪怪的。

“嘿，你怎么看这么久？他还没来?”

“来了，看样子已经等你很久了。”林佳玮将视线转向莉莉，“好了，我任务完成了，放我走吧?”

“我改主意了。”

“啊?”

“我不进去跟他吃饭了，就这样和好太便宜他了。”

“那你还想怎么样?”

“让他等吧，我们俩去喝酒。”

“什么？你疯了？我可真的没时间再陪你了，今天逃了一天课，今晚回去要补读很多书，明天还要起早去公司办手续呢。”下午林佳玮刚接到菲茨杰拉德人事部门的电话，给暑期实习生的录取材料已经准备好了，可以随时去签字办手续，整个过程只需半小时。迫不及待的林佳玮约好明早就去办，正好自己上午没课，早一天办好手续，自己心里的石头才算落地。

“那正好，我俩应该找个地方为你庆祝一下。”

“昨天不是已经吃过两顿饭了吗?”

“吃饭不算，喝酒才叫庆祝。你来美国去过酒吧吗?”

“没有。”

“我今晚带你去一个地方，你肯定喜欢。走吧，你明天就拿到录取了，少读一天书算什么。”莉莉拉起林佳玮，“我一直不明白女人干吗非要找男朋友，与女朋友在一起不是更高兴。”

莉莉带着林佳玮回公寓放下了购物袋，两人吃了点东西，稍事休息，然后重新化了妆，一身轻松地来到下城翠贝卡一间酒吧。

“怎么样？这里还行吧?”

“嗯，怎么这么多人?”林佳玮跟在娇小的莉莉身后往前挤，来美国第一次发现像北京早晨挤地铁一样拥挤的地方，好不热闹，别说是坐的地方，就连站立落脚的地方都很难找到。翠贝卡不愧为纽约年轻人的乐园，酒吧里挤满了穿着各异的艺术家、华尔街的年轻银行家以及刚过 21 岁解了酒禁的大学生。大家一个挨一个站着交谈，也有人随着音乐扭动，

人与人之间在这里没有了距离，即使原来不认识也很快就熟了。

挤了半天，离吧台还是有一段距离，音乐声则更加震耳欲聋。

“走，我们上楼。”莉莉带着林佳玮敏捷地在俊男靓女中穿行。

“这里还有二楼?”

在一个不起眼的拐角处出现了一部木制楼梯。上到二楼，这里比下面人少多了，居然还找到了两个座位，看样子莉莉是这里的常客。

“你经常来这里吧?”林佳玮一边问一边环顾周围，恰有几个男孩走过，其中一个眼睛正热辣辣地盯着自己，她不好意思，赶紧垂下眼帘。

“是啊，我和理查德就是在这间酒吧认识的。”

“真的？快讲讲。”林佳玮抬起头，发现又有一个经过的男子盯着她看，这个男子看着比刚才那个成熟一些，长得也更帅，借着酒精的作用林佳玮这次没有躲避，而是勇敢地直视过去，那男子露出笑容，准备停下来搭腔。

“啊，行啊林佳玮，这么快就入了门道，要不要叫他一起来喝酒?”莉莉逗着林佳玮。

“哈哈，我只是觉得好玩儿。”林佳玮转过头，不再往那边看，心里怦怦直跳，那男子要是走过来自己怎么办？那男子犹豫了一下，还是走开了。

“你再多往那边看一秒钟，那男的肯定过来。”莉莉笑着对林佳玮说，“来，干一杯!”两人像周围人一样，拿着啤酒瓶对碰了一下，每人喝了一大口。

“我正紧张不知该怎么办呢，虚惊一场。你接着讲啊。”

“好。两个多月前，也是在这间酒吧的二层，我好像与朋友坐的就是这张桌子，他和几个同事坐在那张桌子。当时我刚开始工作，每天晚上加班，周末也无法休息，整天埋在表格里烦死了，好不容易做完了一个项目出来散散心。而他比我更烦，他们组里那天刚裁了人，剩下的人一起出来喝酒压惊。”莉莉开始回忆。

“理查德就像刚才那男的一样看见你这漂亮脸蛋儿就凑过来了?”

“不是，我们俩那天都喝到很晚，最后发现彼此的朋友都走光了，附近桌子就剩我们俩人，一搭话发现我们俩人原来都在世贸中心上班，于是越聊越投机……”

“然后就聊到床上去了?”林佳玮有几分坏笑地看着莉莉。

莉莉和林佳玮碰了下酒瓶，“理查德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男人想的不就是那件事？是他不感兴趣还是自己不行?”林佳玮嘲讽地说。

“你没喝多吧?”莉莉诧异地看了一眼平时很容易害羞的林佳玮，“他当然想做那事，但他与那些花花公子不同。”

“怎么不同？他比他们更有钱?”

“有钱？当然不是，当时喝成那样哪能想到他是否有钱，只是觉得他长得英俊，又是同行。说实话，女人喜欢一个男人才会与他干那事，否则他就是再有钱，我也没兴趣。”

“嗯，这点我们俩人一致。后来呢?”

“第二天早晨一醒来，他告诉我说自己是摩根士丹利的一个管理经理，可是公司裁人时连自己的手下都保不住，烦得想辞职不干了。”

“这个理查德人还挺好的嘛。”

“是啊，当时我就喜欢上他了。”

“你也太容易喜欢上一个人了。还是别太用情好，两人谁也不欠谁的，省得时间长了彼此折磨。”林佳玮又喝了一大口酒，眼瞅着自己瓶中见底。

“你呀，要么是酒喝多了，要么是没谈过恋爱。说得容易。”莉莉说着也将自己瓶中剩下的酒一饮而尽，“你爱过一个人吗？当你爱上一个人时，整个世界会变得不一样。”

林佳玮对莉莉的问题不知如何作答，她不想再去揭自己的伤疤。这时莉莉手提包里的手机响了，是理查德打来的。

“我去买酒。”林佳玮借机走开了。

“你怎么去了这么久？”莉莉看着手捧两杯鸡尾酒回来的林佳玮责备道，“你不在我一人坐在这里总有男士跟我搭话，你再晚点来我就跟其中一个看上眼的走了。”

“哈哈，好啊，那样你就不用跟理查德斗气了。”

“理查德跟那些花花公子确实不一样，你去了他的公寓就知道了。”

“莉莉，是你喝多了吧？我又没跟他好，怎么上他的公寓啊？”

“哈哈。你买的这酒比啤酒好，水果味道，喝着又劲儿大，没想到你还挺能喝酒的。”

“当然，这是以前在国内工作时练出来的。”

“这喝酒都是下班后在酒吧喝，你怎么说成在工作时练出来的？喝多了吧你？”

“唉，你这个美国人，跟你说你也不懂。对了，刚才理查德打电话发火了吧？你让人家在那里等一晚上，太过分了。”

“哼，谁让他还和那个日本女人来往？”

“好像是那个美智子不请自到的嘛。”

“好了，不说他了，今晚只说我们俩。”莉莉拿起鸡尾酒杯与林佳玮碰了一下，自饮了一大口，“我觉得你不是没谈过恋爱，而是感情受过伤害。”

“来，碰一下，你慢点儿喝，这可不是啤酒。”林佳玮以酒盖脸，想蒙混过去。

“快交代吧，我可是沃顿的工商管理学硕士，别想糊弄我。”莉莉盯着林佳玮。

“我以前谈过一个男朋友，来美国前分手了，就这么简单。”林佳玮轻描淡写地说。

“你以前只谈过一个男朋友？”

“对呀，怎么了？哪像你们美国人，婚前喜欢乱搞。”

“哦，那你们感情肯定很深。”

“算是吧，好了6年。”

“6年？我还从未遇上一个男生能让我和他一起待过两年的。你们怎么认识的？”

“我刚进北大不久，有次学校举办歌唱大奖赛，他歌唱得好极了，于是后来就认识了……那时候他正在读博士。”

“听起来很浪漫嘛！后来呢？”

“我当时还是个只会读书的小女孩，傻乎乎的。他工作过，比我大8岁，我就‘小鸟依人’呗。”

“小鸟怎会一个人呢？”莉莉听得糊涂。

“依靠的依。”看着这个华人面孔的新加坡裔美国女孩，林佳玮忍不住想笑，“你呀，

长了一张中国人的漂亮小脸，却不懂中国话。”

“哦，懂了，要是碰上这么优秀的男人我也会‘小鸟依人’，一个女孩子在华尔街闯荡多辛苦啊。”

“哈哈。”林佳玮笑了起来，她就是喜欢这种美国式的单纯。

“后来呢?”

“本来我俩说好毕业后都留在北京，可是毕业时他改主意了，想走仕途。”

“什么是‘仕途’?”

“就是去政府工作。他想回老家去当副县长。”

“明白了，他跟克林顿很像。克林顿当年在耶鲁法学院毕业后自愿回老家阿肯色州小石城政府工作，立志以后从政。对了，他双簧管吹得很好，你那男朋友歌唱得好。那你就像希拉里一样，随他回老家呗。”

这个美国女孩真是简单得可爱，林佳玮越发喜欢莉莉了。

“我是想去，可他找借口不让我跟他去，其实他是想摆脱我，因为我家里没有背景，对他今后的仕途没有用处。”

“哦，明白了，所以你没当上希拉里，感情受了伤害。”

“对，我俩好了 6 年，最后让他给抛弃了。所以我那时只有拼命学外语，想办法出国，才能忘掉他。”

“那你现在把他忘了吗?”

“不知道。只是一想到他，我这里还是有点儿疼。”林佳玮指了指自己的心脏。

“嗯，我现在一想起那个日本女孩看理查德的样子气就不打一处来。不说这些臭男人了，我们把这杯干了。”莉莉一口喝干了杯中的酒。

午夜的天空比傍晚时更加阴沉，看不到一颗星星，开始起风了，风里夹杂着雨点。被夜晚的凉风一吹，林佳玮酒醒了一些，她一手扶着仍然晃晃悠悠的莉莉，挥起另一只手拦截出租车。

好不容易打到了一辆车，林佳玮将莉莉扶到后座上，莉莉顺势将头靠在林佳玮的肩膀上。

“佳玮，我问你一个问题。”

“嗯?”

“如果没有我，你会不会喜欢理查德?”

“你说什么哪?”

“答应我，如果哪天你俩真的在一起，一定对他好点儿，要比我对他好。”

“你喝得太多了，瞎说什么啊。”林佳玮侧过头，莉莉正闭上眼睛，在自己肩上睡着了。她掏出粉色诺基亚手机，时间显示此时已经是 9 月 11 日了。

第7章
双　子　楼

2001年9月11日，星期二。下了一夜雨的纽约曼哈顿迎来了新的一天。清晨五点半，东方刚刚泛白，曼哈顿东面长岛495号高速公路上车辆稀少，一辆厢式小货车正从东向西疾驶，很快驶入曼哈顿下城的唐人街。一个40多岁的中国男人熟练地驾驶着小货车在狭窄的街道上穿行，旁边坐着一个高高瘦瘦、戴着眼镜的青年。19岁的刘思皓是达特茅斯学院经济专业的学生，达特茅斯是三学期制，下星期才开学，新学期开始时思皓就将是大学三年级了。父亲刘翔宇在离曼哈顿大约一小时车程的长岛小镇冷泉港经营一家中餐馆，他每隔一天要到曼哈顿的唐人街采购新鲜的蔬菜、肉食和海鲜。今天大儿子自愿跟来帮忙，刘翔宇心里自然高兴，但在儿子面前表情依然严肃。

货车拐上隧道大街，迎面不远处世贸中心高耸入云的两座双子大楼像往常一样映入眼帘。看着大楼刘翔宇想起了什么："思皓，明年夏天是你最后一个暑假，如果不继续读研究生院，你得在曼哈顿的公司里找一个实习机会，毕业后在曼哈顿工作，这样离家也近。"

刘翔宇看着刚从非洲回来、脸晒得黑黑的儿子，自己19岁时已经在国内的一所小学教书了，6岁从中国来美国的思皓跟那些美国小孩一样，兴趣一天一变，本来刚上大学时学的是工程，不到两年自己将专业改成了经济，在中国经济可是个文科专业，哪里比得上工程实用。这个暑假思皓居然跟班里一个要好的同学报名参加了美国政府的一个援助非洲的团体，义务去非洲服务了两个月，真不知道以后他到底想干什么。

"还早着哪。明年我会申请的。"看着一向严肃的父亲头上已有很多白发，刘思皓不想违背父亲的意愿，至少口头上要顺从。听着儿子敷衍的口气，刘翔宇想发作又忍住了。回家老婆又得埋怨，孩子好不容易放假在家待几天。思皓是三个孩子里最让刘翔宇骄傲的，从小做什么都优秀，但总是有自己的主意。

不管他了，刘翔宇现在要操心的是思皓读高二的弟弟。货车停在了一家华人蔬菜批发店门前，已经有几辆货车等在那里准备装车了。

离唐人街只有十几条街区，曼哈顿下城靠近哈德逊河一端的一幢高层公寓里。诺基亚手机那独特的铃声响了起来。正睡在厅里沙发上的林佳玮睁开眼，伸手去够茶几上自己的手机，"呀，已经7点钟了。"

"莉莉，快起来上班了。"林佳玮推开卧室门，冲着仍在床上酣睡的莉莉说。

"你怎么在这里?"莉莉不情愿地睁开了眼睛。

"你忘了昨晚上回来你就开始吐，折腾了半天，你不让我走。现在我得赶紧走了，我

和人事部约的八点半。”林佳玮说着脱下身上昨晚临时换上的莉莉的睡衣。

“哦，想起来了，我现在头还是有点儿疼，让我再睡会儿。一会儿咱俩一起走。”

“不行，我得先回宿舍去洗澡换衣服。”

“换什么衣服啊？你打开你身后的柜门，随便你挑哪件。”

“让我看看。”林佳玮打开卧室一侧墙边的衣柜门，里面挂满了一套套各式各样的时装。“我说昨天第五大道那些商店里的货架上怎么都空空的，原来都让你给买了呀！你才上了几天班啊?”林佳玮羡慕地开着玩笑。

“你别逗我了，让我再睡会儿吧。”

“可惜你这些漂亮衣服我一件都穿不了。”

“哦，对了，号太小，我脑袋现在还是晕的，内衣小点儿没事，那抽屉里都是新买的内衣。外面你就凑合再穿一会儿你那裙子呗。”

“我这裙子上现在还能闻到酒的味道。”林佳玮边说边用鼻子闻了闻自己昨晚脱在卧室椅子上的蓝色连衣裙。

“没事儿，我一会儿帮你用熨斗熨一下，再喷上一点儿香水。”

“嗯，好主意，我自己来。你还是起来吧，我们还得留出时间去坐地铁呢。”

“坐什么地铁呀，公司离这里走路几分钟。”莉莉说完后在床上翻过身，不再理会林佳玮。

“真的?”林佳玮走到窗前，拉开窗帘，昨晚来时没注意，世贸中心双子座摩天大楼居然近在咫尺，从这里望过去连两座楼楼顶上天线的形状都能看清。

早晨 7 点 15 分。新泽西北部 22 号公路旁一片淹没在树林后面的两层高红砖公寓楼里，苏世文正在对着镜子笨拙地打领带，好不容易系好了，结打得太小，下摆太长，解了重新系，结又打得太大，下摆太短。

“见鬼!”苏世文失去了耐心。

“世文，快点儿，再不走就赶不上火车了。”林佳怡在门口催促。

“来了。”苏世文匆忙弄下衬衫领子，套上西服，最后检查一下提包里前一晚打印出来的简历、两本准备面试的书以及草稿纸，一溜儿小跑下了楼。在汉普顿斯的生日派对上，理查德的好朋友莱瑞临走时给了苏世文一个叫尼克的猎头的电话，尼克以前是莱曼兄弟人事部的一个经理，认识很多莱曼兄弟公司的部门经理。苏世文回来后就给尼克打电话，将本想寄给制药公司的简历匆匆改了一下传给尼克。昨天尼克来电话说莱曼兄弟股票衍生品的一个经理对自己感兴趣，约好今早 9 点钟去莱曼兄弟位于下城的公司总部面试。

一辆灰色半新不旧的本田车驶向位于萨米特㊀的通勤火车站。早秋的萨米特镇林木葱葱，公路两旁坐落着一幢接一幢的各式花园洋房，每幢屋前的自动浇水器此时已纷纷启动，经过一夜雨水浸透的一块块草坪在水雾下显得更加翠绿。去曼哈顿的通勤火车在这里

㊀ 萨米特（Summit）：新泽西州北部的一个镇，有通往曼哈顿便利的通勤火车，拥有花园似的环境，高质量的公立学校，20% 以上的居民在华尔街工作。

设快车站，45 分钟即可到达中城。林佳怡小心翼翼地握着方向盘，后面不断有车辆从他们旁边超过。

苏世文着急得不时看表，“开快点好不好，开得像个 80 岁老太太。”

“送你就不错了，嫌慢你自己开。”

“早知道我就开了。”苏世文对着后视镜还在忙着摆弄那条领带。汽车转过镇中心的花圃，终于驶近了火车站，前面一辆辆宝马奔驰正缓慢而有秩序地驶入停车楼。

“别跟着他们，靠路边。就把我撂这吧。上班路上小心点儿。”

“好，面试时别紧张，祝你好运。”林佳怡拐弯掉头驶向自己的办公室，离这里大约 16 公里的朗讯公司贝尔实验室。

苏世文找到了一个靠窗座位坐下，上车时还空着一半座位的车厢很快坐满了像他一样穿着西装的各种肤色的乘客。火车启动了，没有人注意苏世文，旁边座位上的人或睡觉，或读着手里的《华尔街日报》，看样子这个镇里很多居民在华尔街的公司上班。他拿出提包里的两本书，一本是《Heard On The Street》，这是理查德和林佳玮推荐的一本麻省理工学院研究生收集和编写的习题手册，里面据说都是华尔街面试经常考的智力和数学题，苏世文几天就看完了。另一本是昨天才从书店里买的金融衍生品的经典教科书——约翰·赫尔写的《期权》。昨天给莱瑞打电话时他极力推荐此书。苏世文对书上的内容一窍不通，虽然莱瑞安慰自己说华尔街公司看中的是智力和能力，不要求刚从学校出来的学生精通某个产品领域，他心里还是七上八下，利用最后的时间记些关键词。

载满曼哈顿上班族的火车向东驶向曼哈顿中城火车站。看了一会儿书，苏世文抬起头来揉揉眼睛，望着窗外掠过的森林、洋房以及身边的西装、领带、华尔街日报……如果自己能被录用，马上也会像身边这些人一样。上班后第一件事是将自己那冬天时动不动就熄火的二手本田换成新出的宝马 5 系列，然后在郊区买一幢前后有很多树很多花草的大房子，夏天周末也去汉普顿斯度假……。轰，四周忽然一片黑暗，火车驶入了进入曼哈顿的海底隧道。

早晨 8 时 15 分，纽约曼哈顿中城的喜来登酒店。

侯心娜放下手中的电话，“琪儿，我们下午两点去道尔顿中学㊀参观，本来要提前两个星期预约，但他们听我一说你的情况就破例让我们下午就过去，运气好的话还可能会见到教务长。”

“太好了，谢谢妈！”琪儿兴奋地跑过来搂住妈妈的脖子。茉莉亚学院的附中毕竟只是每周一次的音乐课，自己还得考入一所曼哈顿的好中学学习文化课，现在妈妈已开始帮助联系，自己来曼哈顿学音乐的梦想就要实现了。

“说实话，要谢你得谢你爸，他倒是一直支持你学音乐。”

见女儿收回胳膊沉默不语，侯心娜接着说：“曼哈顿这么多人，每天闹哄哄的，哪里

㊀ 道尔顿中学（Dalton School）：位于纽约曼哈顿上城东区，是一所男女同校的非营利私立中学，由教育家海伦·帕克赫斯特创立于 1919 年。

比得上新罕布什尔州？我一直想等你考上哈佛，我就跟你搬到波士顿，在查尔斯河畔租一个公寓。可一旦搬到这里，到处都是车，满街都是人。”侯心娜仍然不舍得离开新罕布什尔州。

“妈，纽约可是有世界上最好的音乐！”琪儿说着话又活跃起来，“那我们上午做什么？”

“不知道，我还没想好，你想去哪里玩儿？”

“去世贸中心楼顶的观景台吧？总在明信片上看到，好不容易才来纽约一趟。”琪儿向妈妈撒着娇。

“好吧，赶紧换衣服，吃完早饭我们去世贸中心。”侯心娜自己也从未上到过世贸中心楼顶，从那里看曼哈顿一定很美。

第 8 章
飞　机

8 时 25 分。理查德端着咖啡走进世贸中心南楼 74 层自己的办公室。

秘书凯莉诧异地看着理查德走入办公室，老板今天比平时晚到了半小时，也没有像往常一样跟她打招呼。

“早晨好。”凯莉小心翼翼地走入老板的办公室。理查德没有像往日一样坐到彭博终端前看新闻、查邮件，而是在屋中低头踱着步。

“你没事吧?”

“哦，没什么。”理查德抬起头，看了一眼凯莉，继续踱着步。他脸色很难看，新浆洗过的白色衬衫领子像往日一样笔挺，但领口的纽扣居然忘了系，领带打得也不直，像是随手撸上去的。

“这是你今天的日程表。”凯莉将早已打印好的当天日程表和市场简报递给老板，“今天有什么事要我做?”

“放桌子上。你先去吧，我等一会儿叫你，把门带上。”

“好的。”凯莉走出办公室，到门口时转过身，看了一眼仍在踱步的老板，“理查德，领带没打好。”说完回身关上了玻璃门。

理查德走到窗前，从第 74 层往下看去，楼前广场上的人小得像蚂蚁，仍然有很多职员正步入两幢大楼，现在仍是上班高峰时间。他收回视线，看着对面的北楼，从口袋里掏出手机。

林佳玮跟着莉莉从她的公寓走到了世贸中心双子楼前的广场上。

“真方便，这么快就走到了。”

“那你从今晚就搬我这里来住呗，我现在觉得我们俩女孩在一起挺好，不需要什么男人。”

“那我们俩岂不成了同性恋了。再说我还得再上一年学哪，等明年一毕业我也在你那租一套公寓。”

林佳玮仰头顺着眼前北楼的一扇扇玻璃窗往上望，一直看到楼顶的天线，刚才在莉莉公寓窗前望到的那圆柱形的金属物从这个角度只能看到泛光的杆头，此刻在晨曦下安静地“注视”着下面广场上匆匆步入大楼的人流。自己在这座建筑里工作了整个夏天，却从未仔细端详过这座纽约的最高建筑，再看左边的南楼，一模一样的钢筋玻璃楼体，在那看似深入云层的楼顶有一架一模一样的天线杆，此刻也仿佛正“注

视”着自己。

“这两幢楼不应被称为‘双子’楼。”林佳玮感叹地说，“我认为应叫‘姊妹’楼，你看那些玻璃窗，多漂亮。”

“对，就像我们俩一样，呵呵。快走吧，我已经迟到了，等你上班了每天会看个够。”莉莉看着腕上的手表。

“嗯。”林佳玮看着眼前这个已与自己亲如姐妹的新加坡女孩，莉莉的西服裙总是那样得体，与玲珑的身体曲线搭配得天衣无缝。今天她选的是白色，将原本美丽的面庞映照得有些憔悴，那种柔弱感更显得楚楚动人。再看看身边匆匆进入眼前大楼的西装革履的人流，她心里开始憧憬明年的这个时候。

“站在这发什么呆呀？看着我干什么？你要是把昨天那裙子买了就好了，不过你现在这裙子也很漂亮。”莉莉说着话帮林佳玮将蓝色连衣裙的一角抚平。

“还说哪，你这胸罩太紧了，裹得我不舒服。”

“是吗？我看看，你把我哪套内衣穿走了？我还舍不得让给你哪。”莉莉说着用手指翻起林佳玮连衣裙的胸口，做出要往里看的样子。

“干吗呀你，周围这么多人。”林佳玮急忙往后躲。

“哈哈，逗你哪。内裤也很紧吧。这样好，性感。”

“呸。”

两人正闹着，熟悉的诺基亚手机铃声响了起来，两人不禁同时从包中掏出自己的手机。

“是我的。”莉莉看着手中蓝色诺基亚的屏幕，犹豫了一下，却没有接。

“是理查德打来的吧？你怎么不接啊？”林佳玮将手中自己的粉色诺基亚放回手提包。

“一会儿再说。走吧，我真的迟到了。”

“嗯。对了，你那两包时装还在我的宿舍，我今晚给你送过去吧。”

“哦，改日吧，我晚上想跟理查德一起吃饭。”

“哎哟，刚才还说让我今晚开始搬到你那里去住哪！心一点儿都不诚。”林佳玮笑着逗着莉莉。

“不瞒你说，刚才看到屏幕上他的号码，我突然觉得这几天自己做得有点过分，我其实挺想他的。”莉莉的漂亮脸蛋儿变得严肃起来。

“就是嘛，那我们俩进楼吧。”林佳玮说着加入人流往北楼入口走去。

“佳玮，错了，这边。”莉莉跟上来叫住林佳玮。

“啊？”林佳玮转过身。

“你去办手续的人事部在南楼。”

“噢，我差点儿忘了。那我先走了啊。”林佳玮转向欲走向南楼。

“佳玮。”莉莉说话迎面冲着林佳玮展开双臂。

“怎么了，妹妹？”林佳玮也展开双臂抱住娇小的莉莉。

“谢谢你，陪了我两天。”莉莉趴在林佳玮耳边轻轻说。

“别这样，好像以后见不着了似的。你和理查德和好后得向我汇报过程，要详细哟。”

林佳玮闻到莉莉身上散发出一股淡淡的清香，与自己连衣裙上的味道一样，出自莉莉梳妆台上那同一瓶香奈儿香水。

“嗯，再见，小姐姐。”莉莉松开林佳玮，独自走向北楼。

林佳玮站在那里，看着莉莉的倩影消失在门口，心里有种奇怪的感觉，却不知是什么。她转身走向左边的南楼。

南楼 74 层，理查德仍然站在办公室的窗前，手中拿着手机。与莉莉昨晚约好了一起吃饭，他好借机向她赔罪，可是她却一直不露面，从昨晚到现在又不接自己的电话，她这气到底要生到什么时候？

理查德回过身走到办公桌前，烦躁地将手机摔到桌子上。顺手拿起桌上的市场简报，推门而出，向走廊另一侧走去。

“你去哪里啊？”凯莉从座位上站起来在后面关心地问。

“厕所。”理查德头也不回，没好气地说。

“今天他这是怎么了？”凯莉摇摇头，坐回座位。这时桌上的电话指示灯亮了，是打给理查德的。

“喂，你好，这里是摩根士丹利。”凯莉拿起电话。

“你好，凯莉。我是莉莉，理查德在吗？我刚给他打手机，没人接。”听筒对面传来一个纤细的声音。

“你好，莉莉。”凯莉已从声音听出是理查德刚认识不久的那个东方女孩，“等一下……”凯莉向走廊望去，理查德的背影刚刚在走廊的拐角消失，“你要是早打几秒钟就好了。他刚离开去了洗手间。”

“哦。谢谢你，凯莉。”听筒里的口气明显很失望。

“没关系，他很快就会回来，到时我让他给你回电话。”凯莉觉得理查德今天的失态肯定与这个女孩有关，虽然心里好奇，但像以前一样，她没有细问，挂了电话。

8 时 45 分。侯心娜与琪儿走出酒店大门，外边风和日丽，蔚蓝的天空下只有几小朵的白云。

“妈，你看那几块云彩多漂亮！”琪儿伸出手指给妈妈看。

正说着，两人头顶上的天空突然阴了下来，像是一块乌云罩过了头顶，紧接着是引擎的轰鸣声。

“飞机！”琪儿叫了一声。

一架波音 767 客机正从头顶飞过。琪儿坐过很多次飞机，还从未在机场以外见过飞得这么低的飞机，机身几乎贴到了旁边一幢高层办公楼顶的天线。侯心娜也没见过飞这样低的客机，自己坐飞机来过几次纽约，从未记得飞机曾经从曼哈顿上空飞过，难道开辟了新航线？街上的行人也都个个面露惊异。那飞机像一只大鸟沿着哈德逊河向南面下城的方向飞去。

苏世文从下城世贸中心地铁站出来时，离 9 点钟的面试尚早。他顺着指示牌乘电梯上

到地面，人流从这里开始分流，一部分走进世贸中心的两幢大楼，另一部分上过街天桥走向西堤高速㊀对面的世界金融中心建筑群。莱曼兄弟的总部就在那片建筑群里最高的3号楼。

苏世文犹豫着是否先到世贸中心楼前的广场上看一眼，反正还有时间，自己上次来世贸中心是5年前第一次来曼哈顿时，与林佳怡乘电梯上到107层的观景台，上面那一览众山小的感觉至今还记忆犹新。看着身边与自己擦肩而过的行色匆匆的上班人群，他觉得有点紧张，还是面试完了再过来吧。于是他随着向西的人流走过天桥走到莱曼兄弟楼下。向上望去，50层高的3号楼最上面有一个绿色的像金字塔式的尖顶，转过身，相比起来马路斜对面的世贸中心两幢摩天大楼简直是高耸入云，阳光从两幢大楼的玻璃反射过来很刺眼。苏世文走进路边一家糕点店，买了一杯茶坐下来定定神，从挎包里拿出自己的简历，面试前最后浏览一下。

8时46分。“砰！”糕点店里所有人听到一声巨响，像是隔壁正在施工的巨型吊车塌下来的声音。苏世文随店里的顾客们跑到门外，马路对面的世贸中心刚才还好好的一幢大楼突然着火了！行人全都驻足向上望去，只看到楼顶冒出滚滚浓烟，一种奇怪的气味开始在空气中迅速弥漫。

“怎么回事？”

“好像是一架飞机撞到了大楼上。”一个行人说。

“真的？驾驶员是不是心脏病犯了，飞机失了控？”人们开始纷纷猜测。

苏世文想起了什么，从包里掏出手机给林佳怡的办公室打电话。

“喂，一架飞机撞到了马路对面的大楼上。”

“啊，什么大楼？”听筒另一头的林佳怡吃惊地问。

“世贸中心。”

“真的？你面试不是在那里吗？”

“不是，莱曼兄弟在世金中心，隔了一条马路。”

“噢，你小心点……等等，世贸中心哪一个楼被撞了？”林佳怡的语气突然变得很紧张。

“我看看，离我近的这一座，应该是北楼……对了，林佳玮的公司在那楼里，可她不是早已返校了吗？”苏世文有种不祥的预感。

“糟了，我今早刚听到她昨晚在我手机里的留言，她现在正在那儿！”

“她今天怎么会在那儿？喂，喂……”另一头的林佳怡已挂了电话。

苏世文闻到越来越浓的燃油味道，在马路对面已能感到正在90多层楼上燃烧的火焰的高温，林佳玮的公司好像在101至106层，正好在火焰的上边，苏世文不敢再往下想。

过了一分钟手机响了，林佳怡在话筒另一端哭了起来，“我打了她手机几次都没人接，急死我了。飞机从哪层撞进去的？”

听到林佳怡的哭声苏世文有点不知所措，他最怕的就是女人哭了，他不敢说火焰就在

㊀ 西堤高速（West Highway）：沿着哈德逊河，从72街到曼哈顿最南端结束的一段封闭本地高速公路。

林佳玮的公司楼层下面。

“全是烟看不清，应该离着好多层哪。”他觉得自己的声音在发抖。

此时消防车和警车的刺耳笛声正从各个方向汇集而来，苏世文振作起来：“别着急，你听，救火车已经到了，他们很快就会获救的。你接着给她打，我过去看看。”

“你别去……”手机信号断了。

8 时 49 分。理查德正从卫生间站起身，将手上刚浏览完的市场简报扔进废纸篓。奇怪，进来时还人声嘈杂的卫生间现在怎么这么静？他打开水龙头洗手，看见镜子里自己衬衫胸前歪斜的领带，想起了刚才凯莉的提醒，开始对着镜子重新打领带。打了一半，他感觉有些异样，环顾左右，发现这长长的卫生间里只有自己一个人。他走向门口，一手扶着打了一半的领带，一手拉开卫生间厚厚的木头门。

他瞬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整个楼层已乱作一团，有的人在打电话，有的人正往电梯间跑，更多的人则是涌向走廊的另一侧，那里正是理查德办公室的方向。

“发生什么事了？”理查德拦住一个从面前走过，刚放下手机的女职员。

“一架飞机撞入了北楼。”

“飞机？北楼？”

理查德随着人群奔向自己办公室那一面，只见对着北侧楼的窗户边早已挤满了人，大家都在探头向上望。理查德最不愿看到的场面正呈现在他面前：斜上方北楼顶部正被火焰和浓烟所吞噬，在这边楼里能明显感到对面的高温。

“莉莉！”理查德随手拿起一部别人办公桌上的电话拨莉莉的手机，没人接。

理查德快速跑回自己的办公室，抓起电话再拨，“宝贝，快接电话，接电话，求你了……”还是没人接。

理查德跌坐在自己座位上，喘着粗气，看着对面的北楼。他突然站起身，一步跨到窗前，望着斜上方北楼顶部的浓烟，冷静下来快速计算了一下：菲茨杰拉德公司占据了第 101 至 105 层，飞机撞入的是第 93 层左右，撞入点在北楼的另一侧，从自己这个角度无法判断飞机的撞入点有多大，莉莉的格子间靠近自己这一面，离撞入点有大概 8 层，她也许能从自己这一侧的消防楼梯走下来。

正想着，身后办公桌上响起了铃声，他回身迅速抓起桌上的电话，听筒里没有声音，那铃声却还在响，原来是自己刚才去卫生间前扔在桌上的手机。理查德扔掉话筒，兴奋地一把抓起手机，“莉莉？”

“理查德，我是莱瑞。”听筒另一边传来一个熟悉的男人声音。

“莱瑞？”理查德反应过来自己的哥们儿与莉莉在同一公司，此时也在那栋楼里，“你怎么样？”

“情况不好，老兄。”莱瑞不愧做了 10 年的交易员，此时的声音像往日一样沉稳。

“你看到莉莉了吗？你帮我下几层去看看她怎么样了？”理查德焦急地说。

“理查德，我在第 104 层，现在电梯与楼梯里全是烟，根本下不去。”

理查德的心里凉了半截，莉莉的楼层离撞入层更近，如果莱瑞都下不去楼梯，莉莉……他不敢再想下去。

“我正组织人从消防楼梯往上走，如果能上到楼顶，也许会有直升机来救我们。”

“直升机?”这主意听着怎么有点儿悬乎。

“1993 年这里的地下室发生炸弹爆炸，很多人就是从楼顶被直升机救走的，那时你还不在世贸中心。”莱瑞的口气还像以前一样不容置疑。

“莱瑞，从我这个角度看过去，你那一侧可能位于飞机撞入点的正上方，火和烟最盛，而对着我们楼这一侧烟要弱得多。与其从你那一侧上楼顶，你不如带着人向北楼的南侧靠拢，这一侧的消防楼梯估计没有被切断，你们可以从这里走下去。”理查德一口气说出自己的建议。

“还有，你们从这一侧下去时，请你帮我到 101 层找到莉莉，带她一起下去。”理查德又补充了一句，话说出口他立刻后悔了，莱瑞是自己的哥们儿，如果可能他一定会去带上莉莉，但听了自己这句话他很可能会误解自己的建议出于自私的考虑，只是为了救莉莉。难道自己的建议不是出于自私的考虑吗？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放心，理查德，我们如果找到能下去的楼梯，一定带她一起走。”从莱瑞的话里理查德听不出他是否能采纳自己的建议。

此时听筒另一头背景里传来尖叫：“烟！烟!”随即有人咳嗽起来，“莱瑞……老板!”

“理查德，我得挂了。帮我一个忙，维多利亚那边电话一直接不通。要是这次我过不了这一关，你务必告诉维多利亚，我爱她，让她照顾好我们的三个孩子。”莱瑞也开始咳嗽起来，音调明显不再像刚才那样镇静。

“别说这话，哥们儿。别忘了，你是橄榄球队长，在困难的时候你总能带领队友反败为胜。莱瑞，莱瑞!”另一头的电话已经挂了。

“理查德！我正四处找你哪。”秘书凯莉出现在办公室门口，“你刚才前脚去了卫生间，莉莉就给你打电话，打了手机没人接又打来办公室。”

“是吗?”理查德低头查询自己的手机来电记录，果然有莉莉的号码，可是没有半句留言。

“她跟你讲话了?”

“嗯。”凯莉看着理查德气急败坏的样子有点儿害怕，不敢再说下去了。

“她说什么了？你快说呀!”理查德说着紧抓住凯莉的胳膊。

“哎哟，你把我捏疼了。”凯莉疼得咧起了嘴。

“哦，对不起。”理查德松开了抓住凯莉的手，眼睛却还急切地盯着她。

“我告诉她你刚去了卫生间，她什么也没说，真的。然后我就说你一回来就让你回电话给她。”凯莉第一次后悔当时怎么没有多问几句，“怎么回事？难道她……在北楼里?”凯莉看着理查德难看的脸色，知道自己这句是多问了。

“嗯。我上一次见到她是 10 天前，昨天中午以后连她的声音都没听到，我刚才上什么卫生间啊。”理查德越想越后悔。

“别埋怨自己了。快，去会议室！电视台正在现场直播。”凯莉拉起理查德。

理查德跟着凯莉跑进不远处的会议室，里面已经站了很多人。电视屏幕上的画面正是浓烟滚滚的北楼，主持人正在实时采访各类人士，媒体普遍认为是事故，一架波音 767 客机误撞了北楼。

“不行，我不能在这里耽误时间，我得到北楼去救莉莉。”理查德说着话走出会议室。

“理查德，别傻了，你自己救不了她。”凯莉跟出会议室，“你自己向窗下看看，北楼下的广场上那么多的救火车已经开到了，那些消防员会上去救她。”

凯莉的话有道理，理查德有些犹豫不决，又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一面看着对面的北楼，一面不停地拨打莉莉的手机。

8 时 57 分。世贸中心南楼里的扩音器响了起来：“大家不要惊慌，都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南楼现在很安全。”这听起来权威的广播来自大楼的管理办公室。很多正准备疏散下楼的职员听到广播后停住了脚步，有些已乘电梯到达楼下的职员听到广播后又返身坐电梯上楼。

对着北楼的窗前已没有刚才那么多人，有人已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理查德正低头焦灼不安地拨手机，在楼道的另一头突然有人尖叫：“快看，那面有人从窗户跳下去了！”

理查德随着从座位上重新站起身的众人跑向楼道的另一头，跟着大家抬头向上望，对面北楼的东南角，浓烟中似乎有人正爬出窗外犹豫着想往下跳。

“他们疯了？那里是什么状况让这些人宁愿选择跳楼？”人们转过头，不忍再看下去。

理查德站在人群后面，脸色铁青，用手机改拨莱瑞的号码。

终于拨通了，“莱瑞，你怎么样？”

“我，我们，咳咳咳……”电话那一头的莱瑞不断地咳嗽，同时背景里好像有不停用重物砸碎玻璃窗的声音。

“莱瑞，你们现在哪里？情况怎样？你们在砸窗子？”

“咳咳咳……刚才应该听你的……通向楼顶的铁门被锁死了……折回来再向南侧突围已经来不急了……咳咳……。烟，烟……”

“什么？铁门被锁死了？这个该死的管理办公室！”理查德说着望向北楼顶上的天空，刚才还在那里盘旋的两架直升机已经消失了，楼顶上只剩下那根孤零零的天线杆。

“我，我……喘不上气……这次过不了这一关了。”

“莱瑞，好哥们儿，别让我失望，你在学校时就一直让我嫉妒，你肯定能找到办法的……”理查德歇斯底里地冲着电话喊，什么男人的狗屁自负、尊严，他此时只希望自己的哥们儿像以前一样，永远是对的，“想想维多利亚，想想你的孩子，莱瑞！”

“记，记住我的嘱咐……”莱瑞的声音越来越弱，随后电话断了。

“理查德，回办公室吧。”秘书凯莉不知什么时候已站在自己身后，此刻正拉着他的胳膊。那纤细的女人的声音此刻让他联想起那天与莉莉的对话，自己像现在一样拿着电话对着北楼，开玩笑说自己是个超人，莉莉说那等我遇到危险了你就飞过来救我。那话音仿佛又在他耳边响起。

“宝贝，等着我，我来救你了。”理查德没有走回办公室，而是跑向走廊中间的电梯。

“理查德，别去，你没听见广播说待在楼里最安全？”凯莉仍在背后跟着他，一边跑一边喘着粗气。

“去他的什么广播，我得下去救莉莉。”理查德说着话不停地按下电梯的下行按钮，却迟迟不见电梯的到来。“这是什么破电梯！”

“理查德，去 78 层坐直达电梯下去。”凯莉作为秘书经常接待客户，对世贸中心大楼

里的电梯布置了如指掌。与北楼一样，南楼里共有 99 部电梯。出于设计与功效的考虑，南楼有两部直达电梯从一楼大厅直达楼顶的观景台，另有十几部高速电梯往返于一楼大厅与 78 层之间，中间只在 44 层停一站。

凯莉的话提醒了理查德，他转身奔向走廊尽头的消防楼梯。奔到楼梯口时，他回头看了一眼还呆呆站在那里的女秘书，“凯莉，你赶紧走，别留在这楼里！”不等凯莉回答，他已回身跑上了楼梯。

第 9 章
袭　击

菲茨杰拉德公司的交易部与发行部等前台部门全在北楼最上层的第 101 至 105 层，而像人事部这样的后台部门则在南楼第 77 层。南楼的办公室不但楼层低，而且全在东侧，从这里既看不到西北面那壮观的乔治华盛顿大桥，也看不到西南面的自由女神岛以及南面的布鲁克林大桥和桥南无边的大西洋，更看不到西面的哈德逊河及河对面郁郁葱葱的新泽西州，能看到的只有东面曼哈顿下城参差不齐的楼群。

林佳玮坐在人事部接待室的简易沙发上正在填写表格，填完一张又一张，她开始有些不耐烦。自己来了已经快 10 分钟了，只是不停地填表格，身旁不断有职员走过，旁若无人地聊着天，却无人理会自己。这里的职员与自己工作了整个夏天的公司北楼交易大厅的那些职员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说话、走路的节奏都慢半拍，连长相和穿着都看着不够干练、不够有品位。她又瞥了一眼门口的“菲茨杰拉德”几个大字，怀疑自己是否走错了门。

终于填完了表格，林佳玮站起身，将表格交给坐在接待台后面的黑人女秘书。

“你坐在那里等着吧，瑞克一会儿出来跟你谈话。”那女秘书 40 多岁，像这个年龄段的大多数黑人妇女一样，她的身体早早地发了福。她一边说话，一边抽了抽宽宽的胖鼻头，似乎闻到了什么气味。

林佳玮坐回到沙发上，从包里拿出粉色诺基亚看了一下时间，8 点 42 分。想到马上要与人事经理面谈，她习惯性地关掉手机，放回挎包，然后顺手整了整自己的连衣裙，将目光从眼前的接待台和那个面无表情的胖女人转移到窗外。

窗外除了密密麻麻的街道，参差不齐的楼群，实在没有什么可观赏的。林佳玮尽力提起自己的兴趣，远处那一片灰色的建筑可能是自己的母校纽约大学吧？离自己再近一些的布满低矮房屋的那一带可能是唐人街。

这时一个穿着衬衫、打着领带的中年白人男子走了出来。

“林佳玮？我叫瑞克，人事部覆盖交易台的部门经理。对不起，让你久等了，跟我来吧。”

林佳玮跟着瑞克走进了他的办公室。

“你是今年暑期班提前录用的 MBA 学生？”瑞克开始打开自己面前的文件夹，看着林佳玮的简历和刚填好的表格，不紧不慢地说。

“嗯。”林佳玮看着眼前的瑞克，在交易台看惯了那些年轻交易员的穿着，虽然眼前这位经理穿着同样雪白的衬衫，可衬衫款式明显过时，至于领带，光看品牌就知道与那些交易员的根本没法比。

“国债交易是我们公司皇冠上的明珠，能被那里录用你应该感到很幸运……”

从瑞克羡慕的口气里林佳玮觉得自己肯定被看作公司的精英那类特殊职员，心里感觉很舒服。可是瑞克枯燥的表情，保守的穿着，慢条斯理的语调，以及他身后窗外那些缺乏创意的建筑群，这些都让她提不起兴趣，她只希望这场谈话尽快结束。

正想着，窗外传来轰的一声，整个南楼似乎随之晃动了一下。

“瑞克，出事了！”那个胖胖的黑人女秘书推门而入。

“黛米，你忘记敲门了。”在林佳玮面前瑞克还想保持姿态。

“瑞克，一架飞机撞上了北楼，位置就在我们公司楼层下面！”此时瑞克桌上的电话响了，他听了几句就放下电话，表情变得异常严肃。“你在这里等一下，我去去就来。”

“你说什么？一架飞机撞上了北楼？”瑞克出去后，林佳玮拉住黛米问。

“对，你自己到那边去看。”她带林佳玮走到办公室门口，手指顺着楼道指向楼层东北的角落，很多人正聚集在那里观望。

林佳玮往那个方向走去，脚下的高跟鞋不给劲，走不快，她意识到自己要加入的国债交易组、交易部、发行部，所有前台部门都在北楼，并且全集中在楼顶的 5 层。不好，莉莉现在也在那里！她加快了脚步。

林佳玮眼前的景象比她想象得更严重。北楼顶部正浓烟滚滚，下面街道上也开始乱作一团。窗外刚才还寂静的街道上正传来阵阵刺耳的警笛声以及消防车的警报声。她伸手找手机，发现自己的提包忘在了瑞克办公室的椅子上，只得原路返回。

林佳玮掏出手机，开启电源，开始拨莉莉的号码。“妹妹，快接电话，求求你了。”但始终无人接听。林佳玮这时才发现屏幕上有姐姐林佳怡的十几条来电显示，她意识到她光惦记着莉莉，忘了向姐姐报平安，她现在肯定急坏了。

林佳玮正要拨手机，这时楼里的扩音器响了：“大家不要惊慌，都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南楼现在很安全。”

“姑娘，你怎么还在这里坐着？”扩音器里的广播刚结束，胖胖的黛米走了进来，“赶快离开这座大楼。”

“黛米，你没听见刚才楼里的广播吗？这里挺安全的。”林佳玮看着站在门口的胖秘书，说话的口气与刚才那个瑞克一样。“我不能走，手续还没办完呢，瑞克说了他会马上回来。”

“你改日再来一趟呗？”黛米的胖脸露出不以为然的表情。

“再来一趟？不行。”林佳玮暗自生气，你这个秘书怎会理解我的时间有多宝贵，我的手续正办了一半还没来得及在合同上签字，下次又得跑一趟，那得耽误多少时间。“姑娘，我只是好心。”这黑人秘书似乎读懂了林佳玮的心思，“我得赶紧走了，对我这种人来说命最重要，我家里还有两个孩子呢。”黛米刚要走突然想起了什么，“噢，对了，你跟我来一下。”

黛米从自己的办公桌下摸出一双样子肥大而笨重的旅游鞋，“姑娘，你要是不走，这鞋留给你，可能用得着，我脚上这双皮鞋跟不高，走路还行。”她早就注意到了林佳玮脚上那双高跟鞋。

“哦，黛米，谢谢你，真的用不着。”林佳玮看出来那是黛米平时上下班时走路用的鞋，这个黑女人心真好，可自己任何时候也不会换上那么难看的鞋。

“那我自己穿走了。”黛米换上鞋，笑着对林佳玮做了一个鬼脸：“你身上用的香水是香奈儿吧？20 年前我也用过，前夫送的。”说完这个单身母亲扭动着胖胖的腰肢离开了。

此时林佳玮的手机响了，是姐姐打来的，时间显示 9 点整。

“佳玮？你跑出来了？”林佳怡惊喜的话音有些颤抖，她平时一向是很镇静的。

“姐，你说什么哪？”

“你现在在哪里？”

“在南楼。”林佳玮向姐姐简单解释了一下。

“你不在北楼就好，刚才给你手机打了十几个电话你都不接，吓死我了，我都不敢给妈打电话。”电话另一头的林佳怡如释重负。

“姐，对不起，我刚才跟人事经理面谈时将手机关了。”

“你现在还在南楼里干吗？还不赶紧离开！”

“我手续刚办了一半，还没来得及在合同上签字呢……”

“这种时候还签什么字！”林佳怡着急地打断了妹妹，“你打开电视看看，北楼都烧成什么样了，最新消息说可能是恐怖分子劫了民航客机故意撞上去的。快点儿离开那里！”

“电视？恐怖分子？”林佳玮环顾走廊四周，与北楼的交易大厅不同，这里一台电视机都没有，“姐，你们这些人就爱看热闹，乱猜测，刚才还说是飞机事故，现在怎么又成了恐怖袭击？你没在交易台上做过，我们这些人训练的就是在高压下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听到风吹草动就乱了阵脚，那样还怎么做交易？”

“你还没当上交易员吧？情况远比你想象的糟糕得多！”林佳怡着急起来，“快离开！”

“好，我走还不行吗。”林佳玮将手机放在面前的接待台上，心里对姐姐从小就总这样教训自己有些生气。眼看就要签聘用合同，明年 6 月份自己就将当上一名正式交易员，可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自己公司在北楼的总部卷入了浓烟火海，好朋友莉莉不知生死。她现在该怎么办？

“飞机！”不远处的走廊里有人喊了一声。

林佳玮猛然发现窗外一架飞机正横着向自己这边飞来，机身变得越来越大，转眼间那庞然大物已来到了自己头顶上方，“轰”！

唐人街华人店铺聚集的隧道大街上，刘思皓和父亲刘翔宇与所有行人、顾客、店主都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着西南面十个街区以外正在发生的惨剧。世贸中心北楼的东北角，90 至 100 层之间像是被撕去了一大块，烈火与浓烟正从那个缺口处向外冒，顶部楼层破碎的玻璃窗中不断飘出来的纸张像天女散花一样撒向楼下的街道。

看着身边一辆辆驶过的救火车、救护车、警车，刘思皓问身边的父亲：“爸，大概有多少人在那幢冒烟的楼里办公？”

“应该有 1 万人吧。”刘翔宇回答，“不知其中有多少人困在被撞楼层以上，在那样的火焰和浓烟中，他们恐怕坚持不了多久。”

“整个大楼估计已经停电了，没有电梯运转，那些赶去的消防员就得爬上 90 几层，他

们能救出多少人？”儿子接着问。

“上车吧，我们还得去买豆腐。”刘翔宇回答不出儿子的问题。

两人上了他们停在路边的货车，刘翔宇顺手打开了车上的收音机。

“飞机！”刘思皓惊呼。

“别说话，听。”刘翔宇正将货车内收音机的音量调大，“所有正留在家中的警察、消防员、紧急救护者，你们听到广播后无论是正在休假还是已下了早班，请务必在第一时间到最近的工作地点报到。”

收音机里正传来纽约市政府的紧急通知，曼哈顿还从未遇到过如此严重的意外事件。

“你刚才说什么？”听完了通知，刘翔宇看了一眼身边眼睛正盯着天空的儿子。

“爸，你看那边，飞机！”顺着刘思皓手指的方向望去，一架民航客机正在世贸中心的西南方向兜圈子降低高度，随即径直飞向南楼。眼看其左翼即将与大楼相擦而过，飞机猛然向左拐弯倾斜，从 80 层附近撞入大楼。随即一团火球与浓烟并起，飞机的残骸接连落到了离这里不远的街道上。

刘思皓和父亲都不敢相信自己目睹的一切。

“爸，那飞机明显是故意撞上大楼的！”

“这像是恐怖袭击！两幢摩天大楼，一共可能有两万人在里面哪。”

此时下城西南街道上开始出现恐慌，行人和居民开始惊慌地向北面跑来。刚才还在街上驻足观望的人群也随即散开。

“我们赶紧回家。”刘翔宇开动汽车，调头驶向早晨来时的曼哈顿大桥。20 分钟后，所有进出曼哈顿的桥梁和隧道被勒令关闭。

9 时 03 分，苏世文又回到世贸中心西面马路对面的莱曼兄弟办公楼下，他早已忘记了约好的 9 点钟的面试，刚才本想过马路到被撞的北楼下面看个究竟，但从过街天桥下到对面世贸中心入口时被开始布置警戒线的警察拦住了，那里只能出，不能进，只好原路返回。

就在此时，头顶上另一架飞机撞入了南楼，飞机的残骸与楼体被撞碎的玻璃开始向四方散落，苏世文与身边的人群惊得四处散开。不到一分钟，莱曼兄弟大楼里开始涌出穿着西服的惊慌的男男女女，莱曼兄弟大楼是附近除被撞的两幢大楼外最高的建筑，也许会是下一个目标？他边跑边向后望着正在燃烧的两幢大楼，现在到底有多少人在里面？在北楼里的林佳玮现在怎么样了？理查德在刚被撞的南楼里，那里还有自己刚认识的理查德的朋友莱瑞。几天前大家还在一起高兴地开派对，命运怎么会是这样？

苏世文随着人群跑向西边的哈德逊河边的开阔地带，准备从渡口乘渡船到河对岸的新泽西。这时苏世文口袋里的手机响了。

“世文，我和佳玮刚才终于通上话了！”是林佳怡的声音。

“真的？她从北楼逃出来了？”

“她不在北楼。她办手续是在后台部门，在南楼。”林佳怡的声音断断续续。

“她在南楼第几层？”

“我还没来得及问，正劝她赶紧离开大楼，飞机就撞上了。”林佳怡开始抽泣起来。

“先别太担心，那些消防员已经上去了。”

“你在哪里？我要你赶紧回家。”林佳怡声音有些颤抖。

“我就在河边渡口，一会儿船来了就过河回到新泽西那边了。”苏世文不想让林佳怡再担心自己，赶紧安慰她。

“噢，那你赶紧回来吧。”

“好。”苏世文嘴上答应着，心里却拿定了主意，他要去南楼那里看个究竟。他离开队列，逆着人流向南楼跑去。

第 10 章
生　死

南楼第 78 层。理查德沿着消防楼梯三步并作两步，一眨眼就从 74 层爬了上来。他跑到最近的一部高速电梯旁，那里已有七八个蓝领模样的职员在等候下楼。这些职员在华尔街工资最低，平时就恨不得早下班，此时好不容易找到机会能开溜回家，他们可不想与公司里那些“精英们”留在楼里做什么英雄。

理查德不耐烦地站在这些人身后，来回踱着步。“叮”，头顶电梯指示灯亮了，电梯终于来了。理查德预感电梯里一定很挤，于是他一改往日绅士风度，跨步上前挤到了这些人的前面。随着身后的抱怨声，面前的电梯门开了，果然，往日宽敞的电梯间里此时挤满了 20 多人，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理查德不禁犹豫了一下。此时，站在电梯里面离门口最近的一个胖胖的拉丁裔男子往里挪了挪步，为他留出了一块地方。

“谢谢。”理查德一边迈出左腿，一边向那个拉丁裔男子投以感激的微笑，那人也向他回以理解的微笑。眼瞅他的尖头皮鞋即将迈入电梯门之际，轰隆一声，一股巨大的力量将其身体推向一边，整个楼跟着晃悠起来。面前那部电梯上方的钢缆即刻被切断，电梯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垂直向楼下坠去，那一瞬间理查德看到电梯里那位拉丁裔男子还未来得及收敛起笑容的胖脸上那双惊恐的眼睛，理查德的身体随即重重地摔倒在一旁的地板上。

9 时 15 分。苏世文跑回到离世贸中心不远的马路对面那家糕点店前，刚才走路 20 分钟的距离，他现在 5 分钟就跑到了。对面不断走来衣着狼狈，互相搀扶着刚从两幢大楼里逃出来的人，有的人身上还有血。苏世文这次没有走马路上方的过街天桥，那里早已被警察封锁，而是趁正在四处疏散行人的警察不注意，从一个缺口跑上面前的封闭公路并疾速横穿，奔到了马路对面正在燃烧的两幢大楼一侧。

他随即一点点向南楼靠拢。与自己行走方向一致的只有背着器械的消防员，穿着白大褂的救护人员，还有一些不知干什么的穿制服的人，这些人都急匆匆地奔向正在燃烧的两座大楼，没有人理会他。走到离南楼还有 50 米时，苏世文再也混不过去了。这里除警察外，还设了路障，只留下一个小缺口出入，进去的人得出示特殊证件。围着缺口已经有些人等在那里，他们像苏世文一样，焦急地惦记着还在大楼里与死亡搏斗的亲人、朋友、同事。这个缺口是从南楼疏散人员的主要出口。看样子只有在这里等待了。

这时他口袋里的手机响了，是林佳怡。

“我上网查到了，菲茨杰拉德的人事部在南楼的第 77 层。”

“噢……”苏世文惊叹平时做事迟缓的老婆短短几分钟就查清了妹妹所在的楼层，“还好，在撞击点下面几层。”他赶紧安慰林佳怡。

“嗯。你过河了吗？”林佳怡着急地问。

“我……我还在等船。”

“真的……”手机里开始出现很大的噪音，信号随即断了。

“叮叮叮叮叮”，迷迷糊糊之中林佳玮听到了诺基亚手机那熟悉的铃声，我还活着？林佳玮睁开眼睛，自己正趴在接待台厚厚的木桌板下面。她慢慢钻出桌子，四周到处是坠落下来的残破天花板，接待台上也落下好几块，要不是刚才自己动作快钻到桌子下面，现在恐怕已经被天花板压在底下了。接待台后瑞克刚才那漂亮的办公室现在已被堆成近两人高的残墙断壁所取代。多亏了黛米，自己要不是几分钟前跟着她到接待台，要不是她这张结实的桌子……林佳玮越想越后怕。

诺基亚手机的铃声还在想着，估计是姐姐林佳怡打来的。林佳玮开始四处搜寻那铃声的源头，是在其中一堆天花板底下，刚才飞机在头顶撞入大楼时产生的巨大冲击力不仅震晕了林佳玮，也将桌上的手机震出几米之外。她试着抬起一块天花板，根本抬不动，不得不放弃了寻找手机的努力。

她站起身，注意到忽然有一种白色的东西从头顶残破的天花板上向下蔓延开来，烟！一股股呛人的烟味随即扑面而来，她不禁开始咳嗽起来，眼睛被刺激得开始流泪，同时能闻到一种怪怪的以前从未闻到过的味道，有点儿像汽油，她下意识地用手捂住鼻子。

楼层四周死一般的寂静，只能听到窗外楼下消防车刺耳的鸣叫，声音愈来愈清晰。林佳玮绕过眼前与脚下的各种障碍物，走到窗前向下望去，北楼底下早已汇集了上百辆红色的消防车、白色的警车及其他救险车辆。与此同时，上百辆红色的消防车正沿着曼哈顿的街道从三面向南楼这里汇聚。

刚从头顶上撞入大楼的飞机是一架联合航空公司波音 767 客机，与 17 分钟前撞入北楼的那架泛美航空公司波音 767 客机均为原定早晨从波士顿飞往加州洛杉矶，这是美国国内航程最远的航线。恐怖分子选择劫持这两架飞机袭击世贸中心这样现代化的两幢钢筋大楼，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这条航线的飞机上燃油装得最满。与撞入北楼那架飞机不同的是，驾驶飞机撞入南楼的恐怖分子显然更加冷静与老练，在南楼周围上空兜了几个圈子，选择了最具毁灭性的角度撞入南楼。此时林佳玮头顶上的楼层上除了燃烧的飞机残骸，飞机上携带的那几十吨燃油正开始浸入楼体。

林佳玮从窗口转过身，她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刚才捡回一条命的短暂欣喜已烟消云散，她得赶紧从这里逃出去。可是除了背后的玻璃窗，自己周围三面都被坠下的天花板和残墙断壁堆积成的小山所阻碍，烟与刺鼻的燃油气味越来越浓。

“喂！周围有人吗？”她开始呼叫求救，“有人吗？救救我！”

四周仍然是一片死一样的沉寂，刚才那些职员都哪里去了？飞机撞入之前不远处不是有人喊“飞机”吗？难道他们被压在天花板下面了？林佳玮不敢往下想。接待台桌上的电话已被砸毁，自己的手机又压在一堆天花板下，打电话求救已不可能。她的恐惧正在变成绝望，还有后悔，自己刚才逞什么能，要是听秘书黛米的，要是听姐姐的……唉！

林佳玮僵立了几秒钟，意识到此刻要逃生只有靠自己，自己所在的接待室与其他办公室都隔了一段距离。回忆刚才飞机飞行的方向，估计是从南面撞进来的，自己应该沿着走廊向北走。首先要爬过眼前近两人高的小山，她走近那些残破的天花板，里面还夹杂着钢筋与各种电线一类的东西，她左手抓住一条突出来的钢筋，抬脚登着一块天花板试着往上爬，“哎哟”，她脚下一滑，身体失去平衡，摔到了地面，右手手掌不知被什么锋利的东西划了一下，血开始流出来。

她狼狈地从地上爬起来，看了看脚上的高跟鞋，走到接待台桌边，桌下只剩下黛米刚才换下的皮鞋中的一只，另一只已不知去向，她后悔刚才没听黛米的话换上她那双旅游鞋。窗外消防车的刺耳警报声让林佳玮容不得多想，她深吸了一口气，重新攀爬那座小山。

终于爬到了顶部，她小心翼翼地转身，开始从另一侧向下挪步。突然她听到不远处似乎有人说话的声音，林佳玮心中狂喜，不禁大喊：“嘿，这边，这里有人，救救我!”由于分散了注意力，她一只手没抓住，加上心里着急，整个人干脆从小山的顶部直接跳向了地面。在双脚着地的一刹那，她感到左脚一阵钻心的疼痛，但她顾不上那么多，踉跄着向传来人声的那边走去。

9 时 18 分，离南楼遭袭击过去了 15 分钟。

“你从哪一层下来的?”苏世文正拦住一个刚从楼里逃出来的白人小伙子问。白人小伙子的西服已不知去向，白色衬衫上面一条条的黑印，红色的领带被他展开用来当口罩捂着鼻子。

“24。”惊魂未定的小伙子回答得倒是很干脆，看来同样问题已被问过多次。

“你从哪一层下来的?”苏世文又截住一个卷着裤腿、鞋里全是水的黑人女孩。

“23”。

苏世文站在路障缺口处焦急地等待着，他拦住每一个出来的人，问他们所在的楼层。听旁边的人说大楼在被撞的那一刻电梯便自动停止了运行，这些人都是徒步从消防楼梯走下来的。到现在问到的最高楼层是 27 层，根据这个速度估算，在 77 层的林佳玮还需 25 分钟才能出来。他抬头仰望眼前正燃烧的摩天大楼，耐心地数着楼层，火焰和浓烟集中在 79 至 84 层，那里看样子是飞机的撞入点。希望老天保佑林佳玮所在的 77 层没有被直接撞上，虽然只差了两层的缓冲区。她此时应该已经逃出危险区了吧？她已下到什么地方？

正想着身边人群有些骚动，有刚赶过来的人说刚刚又一架客机撞入了首都华盛顿的国防部五角大楼。此时头顶上开始出现战斗机在曼哈顿上空盘旋，周围也出现军人的身影，人们面色变得更加紧张。苏世文想给林佳怡打电话向她通报这里的情况，但又不敢打，他害怕林佳怡知道自己偷偷跑回到这里反而更着急。

“呜呜呜”，随着刺耳的警报声，眼前不远处又有三辆红色的消防车疾驶而至，从车上跳下的消防员们一个个裹着厚厚的防火服，背着几十斤重的装备，在烈日下站成一列。一个队长模样的人站在队前开始简短训话：“南楼里电梯已不运行，我们只能从消防梯爬上去，四人一组，每爬十层歇息一次。愿我们每个人好运。”

队列里的每一个消防队员都懂得队长的最后一句话意味着什么，他们像兄弟一样彼此

拥抱，然后跟在队长后面，逆着正逃出南楼的人群，奔向那烟与火的地方，虽然他们心里都清楚那里等待自己的是什么。

南楼 78 层。

刚才在电梯旁只差一步，他逃过了随失控的电梯间坠楼的厄运。从地上爬起来，电梯跌落一刹那站在里面为自己腾出地方的拉丁裔男子那恐惧的目光一直萦绕在脑海里，他说不清自己现在是什么心情。

几分钟前窗明几净的办公大楼内现在一片狼藉，眼前到处是白色的浓烟，空气中夹杂着刺鼻的燃油气味。理查德跟周围所有人一样一边咳嗽，一边用手捂着鼻子。一种烘烤的感觉正从头顶蔓延开来，楼道另一侧不远处能隐约看到正在燃烧的火焰。

“得赶紧离开这里。”他一边这样默念着一边环顾四周，到处都是烟与火，还有跌落的天花板，往哪里走？周围那几个刚才被自己夹了塞的职员也正纷纷从地上爬起来，他们像自己一样捂着鼻子咳嗽着环顾四周，却没有四散跑开，而是不约而同地看着自己。

“你们快逃命去啊！盯着我干吗？”理查德看着眼前这几个其貌不扬的蓝领职员，他们正以一种期待的眼神注视着自己。

理查德低头看看自己胸前，经过刚才这一番折腾，本来雪白的衬衫此时已看不出原色，但那条刚才在卫生间里重新打好的蓝色塞万提斯领带依然笔直地挂在自己脖子上，脚下的 Gucci 尖头皮鞋仍然闪着亮光。噢，他们看自己这身打扮，再加上刚才抢先上电梯时那股不顾一切的果敢劲儿，估计是将自己看成像莱瑞一样的经理了，这种危急时刻人本能地寻求强者——领袖。

可自己不是莱瑞，虽然也是个管理经理，公司裁人时他却连手下的人都保不住。与莱瑞不同，自己从未想过当什么领袖，也不是那块料。与眼前这些人相比，自己只是比他们运气好些，也许稍微聪明一些，钱多一些，长相好一些，更招女孩子喜欢些，但是事情真的来了，连自己喜欢的女孩都救不了。眼下别说是去救莉莉，就连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才能活命。对了，还有自己的秘书凯莉，刚才她如果真听了自己的馊主意坐上电梯……

理查德开始去兜里掏手机，希望自己的女秘书没有听自己的话。

“嗨！你是不是刚才从楼梯那边跑过来的？”这时身边其中一个职员开了腔。

“我？哦，对。”由于受到惊吓，理查德忘记了自己刚才就是从消防楼梯爬上来的。

“那你现在领我们去那楼梯口。”另外一个人说。

不容理查德多想，他被几个蓝领职员簇拥着去找来时的消防楼梯，看来这个领袖不想当也得当了。

此时的楼道已失去原有的模样，理查德凭着记忆领着一行人绕过一堆堆障碍物，摸索前行。不时有燃烧物从头顶坠落，楼道里的烟也越来越浓，人们边走边咳嗽，大口喘着粗气。身后几个人默默地跟在他的身后，理查德边走脑子里边极力回忆着来时的路线，此时除了愈来愈强烈的恐惧，还有被这么多人信任甚至托付生命的压力。

“哦，就这儿。”理查德看到眼前的走廊出现了一扇熟悉的门，他清楚记得自己刚才从楼梯口出来时就是开这扇门进入的走廊，他的脸上不禁出现了笑容。跟在他身后的其他人也都稍稍松了口气，看来这个看上去一表人才的经理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

“哎，这门怎么拧不开了？”理查德用手使劲扭动门把手，可那把手纹丝不动，“刚才来时我一拧就开了呀？”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我来试试。”身后几个蓝领职员里有一个大块头壮汉，对着门忙乎了一通，仍然无效。

“你肯定刚才是从这里进来的？肯定开的是这扇门？”一个职员问理查德。

“当然，我不会记错。”

“用身体撞！”另一个职员冲着那个还在忙活的壮汉喊。

“好的。你们几个让开点儿。”那个壮汉退后几步，助跑过去，宽厚的肩膀向那门撞去，这要是一般办公室的门早就被撞开了，可他的身体像是撞在了砖墙上，顿时被弹了回来，那门依旧丝毫未动。

“这是一扇钢门。”看着倒在地上疼得骂人的壮汉，一个职员说道，“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公司进行火灾逃生演习时，那演示员提到过消防楼梯与楼道隔着的那道门是钢的，异常坚固，发生意外时可以将消防楼梯与楼的其他部分隔离，并且钢能传热，这样打开门之前只需用手一摸，便知门的另一头是否有火，以防一开门被火海吞噬。”

“嗯，这门一定是在刚才飞机撞入的冲击力下自行锁死了。”理查德说。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几个人面面相觑。”

“去找另一处消防楼梯吧，这楼里应该有三处。”

“来不及了，我们的退路已经被火切断了。”

“看看附近有什么重物可以用来撞门！咳咳咳……”

“没有……。咳咳咳……找不到。”几个人乱作一团，烟越来越浓。

理查德一个人跌坐在走廊一角，看着周围几个人徒劳地折腾着。他开始感觉喘不上气，一把拽下领带，脱下衬衫，将自己的鼻子和眼睛全部紧紧捂住，只用嘴吸着气。那呛人的浓烟随即进入嗓子眼儿，感觉像是喝了辣椒水。他心里明白，这样下去过不了 5 分钟，几个人便会窒息而死。他想起了刚才看见的那些从北楼窗户爬出纵身于蓝天的生命……。他越想越害怕，使出全身的力气，用吸气的嘴大喊：“救命啊！”

正在撞门的几个人也停下来跟着绝望地用尽最后的力气大喊：“救命！救命啊！救命！”

“砰，砰……砰，砰……”没过多久，理查德感觉自己身旁的墙壁有撞击声，“砰，砰，砰……扑哧。”，离那扇铁门一米远的墙壁上突然出现了一个洞，一个铁棍的尖棍头捅了进来。理查德与在浓烟中已放弃最后努力的其他几个人扑向那个洞，贪婪地呼吸着那以前从未觉得如此新鲜的空气。

“闪开点儿！”洞的另一头传来呼喊声，紧接着那个洞被越捅越大，一个人的脑袋从那个洞的另一头钻了进来：“你们还好吧？再往后站！”

那人将脑袋收了回去，随着一阵稀里哗啦，那个洞被越捅越大，“你们现在可以出来啦！”

理查德与另外几个人弯腰从洞里爬了出来，外面便是消防楼梯的台阶，楼上正有人陆续往下走。两个戴着建筑工地头盔的男子每人手里提着一个尖头铁棍正站在那里，其中一

个就是刚才探进脑袋的那个人，此刻他正示意沿楼梯向下走的人快速通行。

“这墙壁……”理查德看看那个洞，再看看那看似水泥砌成的墙壁。

“这面墙其实就是几层硬纸板。”另一个戴着头盔的男子说道。

“你们别在这里停留，跟着下去吧。”那两个人说完又转身弯腰钻进了那个大洞。

“你们……”

“他俩可能是大楼维修办公室的。”旁边有人说。

“我们已经逃出来了，他们还钻进去干什么？他们俩疯了吗？”

“肯定是进去看看还有没有其他人被困在里面。”

“这才是英雄！走吧，我们挡住上面下来人的路了。”

理查德一边跟着人流沿着楼梯往下走，一边后悔刚才没有拥抱一下那两个救了自己性命的恩人，至少应该问一下他们的名字。

第 11 章
坍　塌

南楼第 67 层消防楼梯里。人们虽然面露惊恐，但大都知道这时候该怎么做，楼梯里秩序井然，只是下行速度缓慢。狭窄的过道只够两个人侧身而行。每下到一个楼层，上面下来的人都得停下来让新人插入队伍，然后大家再一起继续往下走。

林佳玮咬着牙跟在下楼梯的队伍里，她刚才穿高跟鞋从废墟堆跳到地面时崴伤的左脚此刻疼痛钻心。幸亏刚才每下一层楼梯队伍就得停顿一下，她可以借机将身体靠在墙上让左脚暂时得到休息。随着人们对楼梯内的环境逐渐适应，到每一层楼梯口时上面下来的人与插进来的新人协调得也越来越好，再加上随着时间一秒秒流逝人们内心逐渐增强的恐慌感，下楼梯的速度开始逐渐加快。

林佳玮深一脚浅一脚地艰难向下移动，本来是单手扶着楼梯栏杆，随后换成了双手，侧身下行。左脚痛得已经麻木，高跟鞋像是拖着的一个铅球。她身后的人耐心地随着她减缓速度，眼看着她与前面的人拉开的距离越来越大，再后面不知情的人开始大声询问："前面怎么回事，怎么突然慢下来了？快一点儿啊！"走到 65 层的楼梯口时，趁着新人加入，林佳玮从队伍里出来蹲到墙角，头上开始疼得冒冷汗。

队伍又重新加快了速度。林佳玮却蹲在那里不想再走了。

一个白人妇女见此情景从队伍里走出来，弯下腰问："你怎么了？不应该停在这里，身体不舒服？"

"我……"看着白人妇女那双陌生却又温和的蓝眼睛，林佳玮指了指自己的左脚，"脚刚才崴了。"

"哦，都肿起来了，我再找个小伙子一起扶你下去。"

"谢谢，不用，我歇一歇再走。"林佳玮心里明白如果两个人扶自己下楼梯，那样会影响身后整个队伍下行的速度。

"那你把那双高跟鞋脱了，光脚走会舒服一些。来，我扶你站起来。"

"好的，谢谢。"林佳玮脱掉高跟鞋，在那位妇女的搀扶下勉强站了起来，试着迈一下步，虽然仍然疼痛钻心，但脚下确实轻松了一些。"你先走吧，我自己能走。"

"好吧。"看着林佳玮迈动起脚步，那位妇女汇入了人流。

林佳玮咬牙又加入了下楼的人流，一手扶着楼梯，另一只手提着那双高跟鞋，光着脚一瘸一拐地往下走。每下到一层的楼梯口，她都要蹭到墙角歇一下，就这样又坚持下了六层半楼梯，下面便是第 60 层。她疼得扔掉了右手的高跟鞋，又改用双手扶住楼梯，侧身先下右脚，然后迈动左脚，心里知道这样又要减慢后面的人流速度。

“水！”人群中突然传出一声惊呼。第 60 层再往下的楼梯上出现了很多积水，可能是哪里的自来水管破裂了，而在楼梯靠走廊一侧的上方有一根悬浮在半空中的电缆，随时有坠入积水的可能，一旦坠落踩上水的人均会触电。

“这里不能向下走了，拐进楼层走另一个楼梯。”有人建议。

很快人流自觉地拐进了第 60 层的楼道。这一层的情形没有 70 层以上那样慌乱，也许是离飞机撞入层较远，烟也没有上面浓。有些人在走廊里坐下喘息一下，不想立刻进入那狭窄、闷热、令人窒息的楼梯。林佳怡一屁股坐在走廊的地板上，她不是不想走，而是实在走不动了。

9 时 28 分，离南楼遭袭过去了 25 分钟。苏世文在疏散出口处焦急等待，根据时间推断，再有 15 分钟林佳玮可能就会出来了。他睁大双眼紧盯着从疏散口出来的每一个女性，她们看上去和出来的男士一样个个狼狈不堪，不小心就会遗漏。

此时此刻，没有人会想到眼前这栋摩天大楼会在 30 分钟后轰然倒塌。

南楼第 62 层消防楼梯里，理查德在随着人流正在下行，速度时快时慢。眼看到了第 60 层，要换另一个楼梯，这里的积水有触电危险。他随着人流拐进了第 60 层的楼道。

宽阔的走廊两侧几个人正坐在地板上喘息。人们大多无声地从这几个人面前匆匆走过，“这里不是休息的地方，赶紧起来跟着走啊。”也有人好心地提醒，几人中有人勉强站了起来。

理查德从这几个人身边经过时注意到其中一个穿着连衣裙的东方女孩，虽然头发与裙子上全是烟尘，但从脸上那矜持的神态仍然可以辨认出那有点儿熟悉的模样。

“你是林佳玮吧？”

“你是？”林佳玮见一个上身只穿着短袖内衣的男子从人流中走出来，向自己俯下身，头发上满是灰色的尘土，烟尘和汗水在脸上印出一道道黑色的印记，看不出长相，只觉得平缓的声音好像以前在哪里听到过。

“我是理查德。”

“理查德？”

“莉莉的男朋友。”

“噢，是你呀，我差点儿没认出来。”林佳玮心中狂喜，终于见到了一个熟人，也许理查德可以扶着自己走下那剩下的 60 层楼梯。

“你怎么会在这楼里？在这里坐着干什么？”

“我来人事部办手续，没想到……我的脚……。”

理查德这才注意到林佳玮光着两只脚，“你的鞋呢？别动，在这里等着我。”不等林佳玮回答，他起身跑开了。

理查德跑到边上一排办公室旁，在每间办公室外门口的办公桌下低头找寻，根据他的经验，这些桌子都是女秘书的办公桌，她们平时上班时桌下经常放着一双上下班走路穿的旅游鞋，今天也许有人来不及换鞋就下楼了。果然，他很快在一张桌子下找到一双旅游鞋。

“快，把这双鞋穿上，跟我一起下楼，我还得去北楼找莉莉。”理查德把那双鞋放在林

佳玮脚边，一边喘着粗气。

“哦，可怜的莉莉，她现在怎么样了？我给她打电话一直没人接。”

“我也一直打不通，也许她被困在了哪个角落里，也许被落下的天花板砸伤了……。我得赶紧去。”

“嗯，那你赶紧下楼吧。”想到莉莉，林佳玮改变了主意，她不想拖累理查德。

“那你呢？”

“我在这里等一个同事，她在后面，马上就下来了，我们俩一起下去。”林佳玮向理查德撒了谎。

“好吧，那我先走了，你快点儿跟上。”

“嗯。”看着理查德转身重新汇入人流，一种绝望的感觉充斥了林佳玮的全身，她可能再也走不出这个大楼了，但她对自己的决定并不后悔。

理查德随着人流走向楼道另一端的楼梯，他边走边想，越想越不对劲儿，林佳玮还没上班，哪里来的同事？她的一只脚好像与另一只不一样，她的脸色很难看……他不禁回头望去。

林佳玮还坐在地上，刚把一只旅游鞋穿在右脚上，可是左脚肿得像小馒头，鞋怎么也套不上去，她低头艰难地努力着。

“你不该骗我。”随着话音，一只手轻轻触到她的左脚，手掌软软的很温暖。

“哎哟！”她还是疼得叫出了声，疼在脚上，喜在心中。

“忍一下，别动。”返回来的理查德帮着林佳玮将鞋勉强套上了左脚，然后慢慢地扶她站起来。

此时的林佳玮疼得已是满头大汗。

“你这样下不了楼梯，上来吧。”理查德说着蹲下身示意林佳玮趴到自己的后背上。

“这不行，我自己能走，你扶我一下就行了。”

“别说了，抓紧时间！”理查德话音未落，双臂反向抱住林佳玮的双腿，起身将她背了起来。

“你放我下来，我自己真的能走。”

“别折腾了，你就让我今天当一次英雄吧。”理查德背着林佳玮走入人流。

“这样会耽误了你去救莉莉。”

“救莉莉得靠他们。”楼梯口出现了一组刚上来的消防队员。

在昏暗的灯光下，人们仍然秩序井然，下楼速度比刚才的楼梯里要快一些。林佳玮从记事起长这么大第一次伏在一个男人的背上，透过薄薄的连衣裙，她能感到这个并不强壮的男人后背很结实，自己的身体随着他向下迈出的每一步一起一伏。灾难降临后自始至终的恐惧感此时缓和了很多，她终于体会到了安全感。这次若能活着出去，再找男朋友一定得让他背，并且要像理查德这样，背脊一定要坚实。

走到一个拐角处，理查德转身时稍稍快了点儿，在他背上的林佳玮身体晃了一下，差点儿掉下来。

“你得搂紧我的脖子，这样才稳。”

林佳玮听话地将原先搭在理查德肩膀上的胳膊前伸，双臂环绕在他颈下，整个身体紧紧地贴在了他后背上。

“刚才我坐在地上样子那么狼狈，你怎么认出是我？而且居然还记得我的名字。”林佳玮头靠在理查德的肩膀上，对着他的耳朵轻轻问。

“哈，你不知道，我这人对第一次见面的东方女孩的名字与长相都过目不忘。”理查德今天第一次开起了玩笑。此时他觉得当英雄其实并不难，更不用说帮助这样一个东方女孩，刚才与死神搏斗时丢掉的自信心随之恢复了一些。

前面队伍开始放慢速度，下面正有人往上走，下楼的人都侧过身让路，原来是又一批背着沉重装备的消防队员，在壁灯微弱的灯光下，理查德只隐约看到一张张年轻的面孔。对面北楼里消防员现在已经上到顶层了吧？也许莱瑞和莉莉能坚持等到消防队员上来？

9 时 45 分，南楼下。从楼里出来的人过去了一拨又一拨，苏世文仍不见林佳玮的身影，时间在一秒一秒地流逝。现在距离那灾难时刻只剩下 13 分钟了。

南楼第 26 层消防楼梯里。背着林佳玮，理查德下楼的步伐越来越沉重，汗水已经湿透全身。林佳玮尽力将自己的上身绷直，身体的起伏与理查德迈出的脚步配合，希望为他减轻重量。

“你让我下来自己走吧。”她觉得理查德的身体承受能力快接近了极限。

“再坚持一下就快到了。”理查德艰难地抬头看了一眼楼层号码，说话已很吃力。

“放我下来吧，你得歇一下。”

正在此时，墙上的壁灯突然熄灭了，楼梯里一片黑暗，下行的人流停了下来，一种恐慌的情绪开始弥漫开来。林佳玮趁机从理查德的背上滑下来，理查德则伏下身大口喘着粗气。

“我们怎么办?”

“用这个。”理查德灵机一动，从裤兜里掏出手机，点亮屏幕，并将手机举过头顶，随着一束亮光的出现，附近的人纷纷效仿，也拿出身上的手机，就这样向前向后接力下去，刚才还伸手不见五指的楼梯里出现了点点亮光，虽然每个手机屏幕的亮光很弱，但汇集在一起，像是漆黑夜空中的点点繁星，蔚为壮观。

人们重新点燃了希望，下楼的队伍又开始移动。

林佳玮坚持不再让理查德背自己，理查德只好搀扶着她，深一脚浅一脚地往下走。不知过了多久，楼梯里两侧的壁灯又亮了起来，人们的情绪随之振奋起来，下楼的速度开始加快，20 层的号码出现在眼前。

此时林佳玮却再也走不动了，扭伤的左脚实在承受不了这样的强度，她不得不再一次离开队伍，蹭到楼梯角落里将身体靠在墙上。

“怎么了？你的脚又不行了?”理查德扶着她的胳膊，自己也累得靠在墙上。

“嗯。”

“来，我接着背你。”理查德看了一眼手表，9 时 50 分，他努力蹲下身，“上来吧，我们得赶紧离开。”

“不行，你现在自己下楼都成问题。你先走吧，否则我们俩谁都出不了这个楼。”林佳

玮直觉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可是她此刻却不再觉得害怕，也许是脚上的剧痛让她的精神感到麻木。她心里很平静，这里的事业虽然还未展开，但她已拿到聘书证明了自己；爱情的长跑虽未修成正果，她却已尝到了酸甜苦辣。如果下面有什么不幸发生，就随天意吧，她只是不想再连累眼前这个男人。

“别这样说，如果现在撇下你自己离开，我会后悔一辈子的。”理查德没有再与林佳玮争辩，任由她反抗，强行背起了她，“再坚持一下，只剩下 20 层了。”

9 时 57 分。理查德的双腿抖动着，左脚终于踏到了一楼大厅的地面。从理查德背上下来，林佳玮一瘸一拐地走向大门口，走出大楼。阳光，空气，树木，街道，她深吸了一口气。

“嗨，别站在那里，快点儿离开，向那边走。”边上一个高个子警察示意林佳玮向不远处的疏散口方向走。

“噢。”林佳玮一面答应，一面回头找理查德，却不见了他的身影。

“理查德!”林佳玮看见理查德从另一个门走出来，却转身走向北楼方向。

理查德闻声转过身，挥手示意她赶紧离开，又转回身继续走向北楼。

林佳玮没有随人流走向疏散口，而是踉跄着向理查德的背影走去。

“喂，你疯了，不能往那边走，出口在这边!”刚才那个高个子警察在她身后喝道。

林佳玮似乎根本没听见，继续往前走。理查德在前面停了下来，似乎被脚下什么东西挡住了去路。就在此时，林佳玮忽然觉得有一种奇怪的声音从头顶传来，她不禁扬起头。

理查德在距离南楼 5 米的地方停了下来。他差点儿踩上北侧楼前广场边青石地面上的几堆白布，他马上意识到白布下面是什么，其中一块未盖严的布下露出一双男人的脚，这是北楼顶部那些在下面成吨的燃油烧烤与浓烟吞噬下被逼投入外面蓝天的可怜人。莉莉会不会……他觉得自己迈不动步，只想呕吐。

“理查德，快跑!”身后传来林佳玮声嘶力竭的大喊。

理查德急忙转身抬起头，身边的南楼开始隐隐晃动，向楼顶望去，上面那根银色的天线杆正在半空中折断，楼顶开始塌落……楼下的人群刹那间开始四散奔逃，只有林佳玮还呆呆地站在那里，距离自己不到 15 米远。

“不好!”理查德几步奔到林佳玮面前，脚步未停，借着冲力弯腰一把抱起她的双腿，将她头朝下扛过肩膀，大踏步跑向另一侧的街道。身后那恐怖的响声越来越大，110 层的摩天大楼由上至下坍塌下来，几秒钟后楼顶那根折断的天线杆随着楼顶坠到了地面，一瞬间那巨大的能量像海啸一样，掀起的灰色尘土铺天盖地地向四周扩散。

理查德扛着林佳玮刚跑出 20 米远便被身后的尘土淹没了。周围什么也看不见，只觉得很多人沿着街道拼命地跑。就这样又跑出 20 多米，理查德实在跑不动了，勉强睁开眼睛，左面依稀出现一座办公楼的影子，他转身进了楼。

“这是什么地方?”理查德站在门厅里一面喘息一面环顾四周，楼里四面窗户上的玻璃已被震碎，弥漫的灰尘正透过破碎的玻璃窗倾泻进来，不过这里比外面情况稍好，至少眼睛能勉强睁开。

“你快放我下来呀。”被扛在肩上的林佳玮头朝下，两手悬在半空中。

理查德将林佳玮从肩上放了下来。

“你刚才为什么从疏散口往回走？你不要命了？”理查德责怪道。

林佳玮低着头不作声。

“谢谢你，要不是你那一声喊，我现在肯定被埋在那楼底下了，你救了我的命。”理查德的口气缓和下来。

“明明是你救了我。”林佳玮抬起头，看着理查德眉毛上的尘土，可以想象出自己此刻的样子。

“不说这些了，我还得去北楼那边，你回去吧，别跟着我了。”

“我不走，莉莉也是我的朋友，我就跟着你。”

“随你便吧。”

南楼突然间在眼前轰然倒塌。疏散口的人群惊得目瞪口呆，谁会想到几秒钟前还矗立在那里的 110 层大楼转眼间就消失了。有些人就傻站在那里，忘了往后跑逃避那随之扬起的铺天盖地的灰尘。苏世文一边跟着人群跑一边想着：难道林佳玮没来得及跑出来？怎么可能呢？80 多层的人都已经下来了。还有那些半小时前集合上楼的消防员，他们都被埋在里面了？他兜里的手机响了，是林佳怡打来的，他犹豫了一下，拿出手机，信号很弱。

“南楼塌了。”他有气无力地说。

“看到了。”林佳怡口气并无惊讶，“你怎么还不回来？那里太危险。”两人有意都不提林佳玮。

“没事，我已经过了河，一直在新泽西这边。”

“你还骗我，我现在就在这里。”

倒是苏世文吃了一惊。林佳怡开车从来就没上过高速公路，今天她居然自己从公寓一直开到哈德逊河边。

“你在那里等着我，我这就过河，我们一起回家。”苏世文向渡口方向跑去。

10 时 26 分，离北楼被撞已过去了 1 小时 40 分钟，离南楼的坍塌也过去了 28 分钟。所有人心里都清楚，北楼在与时间赛跑。南楼倒塌后所有在北楼里的消防员、警察及救护人员接到同一个命令：撤，以最快的速度！北楼一楼大厅的每个出口都开辟了专用疏散通道，与南楼那些步行撤出的人不同，此时北楼里下撤的人都是跑步出来的，空气中弥漫着紧张、恐惧，甚至绝望的气氛。

理查德与林佳玮站在一个疏散口外，拦住跑出来的人问他们的楼层，79，83，89，91，最高楼层为 92。92 层以上为飞机撞入层，无一人从那上面出来。时间在一秒一秒地过去，希望已变得越来越渺茫。理查德的手机在南楼照明后电就用光了，他此刻能做的只有祈祷，林佳玮默默地站在他的身边。

10 时 28 分，那不可想象的残忍时刻来临了，从楼顶的银色天线杆开始折断那一刻起，到整个 110 层楼化为无尽的灰尘从人们视线中消失，前后只有短短的 12 秒钟。飞机撞入时正在菲茨杰拉德 101 至 105 层办公室的 660 名职员无一人生还，其中包括莉莉、莱瑞以及盖瑞。他们在飞机撞入层之上，从一开始就没有机会下楼。而飞机撞入层之下那些有机会逃生的人中也有很多没有来得及跑出来，包括那些年轻的消防员们。

理查德和林佳玮并肩呆坐在废墟边，眼里充满了绝望。

“我曾答应过她，我是‘超人’，她遇险时我一定会去救她，可是我连她最后一面都未见到……”理查德说着话眼泪随之流了下来。

“你已经尽力了。都怪我，昨天要不是我，你们俩肯定见面了，我陪莉莉都走到你们见面的餐馆门口了……”说着说着，林佳玮鼻子发酸，也抽泣起来，“今天早晨要不是我催她起床，她九点钟也到不了，她就不会……”林佳玮眼前浮现出早晨莉莉步入北楼时那白色的倩影，没想到那是她们俩的最后一面。

“别说了，不是你的错……”理查德侧过身，一边流泪一边用手轻轻拍打着林佳玮的后背安慰她，“莉莉有你这样的朋友是她的幸运……”

“对不起，理查德，我没有替你照顾好她……”林佳玮转过身来抓住理查德的胳膊。

两个人再也控制不住，抱在一起失声痛哭。

理查德将林佳玮送上一辆出租车，平时整天抱怨挣钱少的印度司机今天破例，从世贸中心逃出来的人坐车一路免费。理查德自己仍在街上徘徊，他想一个人待一会儿。他没有向北走回自己在下城的公寓，莉莉已经不在了，他无法再回到以前两人亲热过的地方。他盲目地向相反方向走去，不知走了多久，不能再往前走了，他走到了曼哈顿的最南端。看着面前的海水，不远处岛上的自由女神像头顶上的天空讽刺性地比每一天都蓝。蓝色的天，蓝色的海，理查德现在明白了自己以前画的油画为何鲜有蓝色——蓝色其实不是浪漫，也不是忧郁，它是悲伤，像眼前的海水一样没有尽头……望着眼前无尽的蓝色，理查德目光茫然。

两个穿制服的人见状走过来，一左一右紧紧扶住他的胳膊，将他带入附近马路上与他一样满身灰尘、正慢慢移动的人流。没有人讲话，人流被指引向东，上跨海大桥，向布鲁克林区㊀方向走去。

侯心娜与琪儿母女俩没有去成世贸中心的观景台俯瞰曼哈顿，而是回到喜来登酒店，与其他人一样在房间里看着关于这场灾难的电视直播。中午时她们被告知道尔顿中学今天一切活动已停止，明天是否恢复不得而知。下午侯心娜到宾馆前台犹豫着是否续订一天房间，前台服务经理抱歉地解释说喜来登酒店所有房间刚刚已被莱曼兄弟无限期包下来做临时办公室。她意识到此时要做的是与女儿尽快逃离曼哈顿。

㊀ 布鲁克林区（Brooklyn）：位于曼哈顿的东南部，纽约市的5个行政区（曼哈顿、布鲁克林、皇后、布朗克斯和史坦顿岛）之一。

第 12 章
绿　卡

2001 年 11 月，马瑞山[一]，新泽西。朗讯公司贝尔实验室的总部由连在一起的许多幢“二战”前建成的四层高砖石建筑组成，整个建筑群掩映在参天古树之中。

傍晚 7 点钟，苏世文驾车拐入林佳怡办公室楼前的停车场，有很多车还停在那里，他在离楼门口不远处找了一个空位停下。停车场上大多数是实用的日本车，苏世文觉得自己的本田车除了年头长了点儿，好像没有什么不好。美国的经济在“911”后便陷入了衰退，纽约地区经济下滑幅度更大，就业市场上的工作空缺稀少，别说是华尔街的公司，就连一般公司这一阵都很少招人。苏世文在家里已经待了两个多月，闲着没事，最近每天接送林佳怡上下班。

走上林佳怡办公室所在的侧楼 3 层，楼道里静悄悄的，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们大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办公室，苏世文觉得这里不像公司，更像美国大学里的教学楼。“二战”前的建筑屋顶都很高，但楼道里明显看出大楼已经陈旧。找到林佳怡的办公室，苏世文在厚重的木门上敲了两下。

“进来。”

苏世文推开门，屋里除林佳怡外还有一个年轻印度裔男青年，两人正坐在电脑屏幕前讨论着什么。第一次来这里的苏世文只觉得屋里到处都是深灰色的铁皮：办公桌的抽屉，椅子的扶手，以及贴墙挂起来的书架。印度男青年站起来微笑着与苏世文握手，他看起来只有 20 岁出头，细长的脸型，高高的鼻梁，深陷的眼窝，外形与欧洲人相似，就是皮肤很黑，笑起来露出浅浅的像女孩子一样的酒窝。稚气的面孔配上水洗布裤子与脚下的旅游鞋，让苏世文联想起大学校园里刚入校的大学生。

“这位是我的同事莫尼士。我丈夫苏世文。”

林佳怡随口为两人介绍，脑子可能还在想着刚才的讨论，表情严肃，再加上黑色的高领毛衣，此时的林佳怡让人感到一种冷艳的高傲。苏世文觉得来得不是时候，自己这种闲人打扰了人家科学家的工作，知趣地走到一边书架旁随手翻起书来。

过了十几分钟，他们的讨论终于结束了。目送莫尼士出了门，苏世文冲着正收拾东西的林佳怡感叹：“你们贝尔实验室不愧是不拘一格，居然直接招收高中毕业生做研究啊。”

㊀ 马瑞山（Murry Hill）：新泽西州北部的一个镇，距离纽约曼哈顿约 60 公里。朗讯公司贝尔实验室的总部在这个镇上。

“你才高中毕业哪，人家是斯坦福计算机系毕业的博士。”林佳怡觉得苏世文的玩笑很无聊。

“我不是说他看着没有学问，而是长得实在太年轻。”

“人家本来就年轻，今年才 25 岁，3 年就读完了博士，比我还早来这一年。”林佳怡边说边把刚打印出来的论文塞进挎包。

“噢，没关系，他基础肯定没你打得牢。”苏世文心里叹气，跟这个印度人相比，自己这 31 岁的博士现在只是个无业游民。但他不想说出来让老婆看不起自己。林佳怡抬头看了一眼这个总是自我感觉良好的男人，她有时很难分清他是不是在耍贫嘴，因为苏世文开玩笑时脸上也总是一脸认真的样子。

两人带着凉气进入汽车。

“今天真冷，快开暖风。”

1993 年产的本田车只有手动的冷气和热风。冷气经常出故障，修好要 1000 美元，而这车现在才价值 3000 多美元，苏世文舍不得修。夏天车里即使开窗户也热得像蒸笼，好在现在是冬天。

“马上就来。”苏世文转动钥匙，“咔，咔”，汽车没有反应。

“糟了，天冷又打不着火了?”林佳怡焦虑地看着苏世文。

“别急，我已琢磨出窍门。”苏世文说话用右手玩魔术般地晃动操纵杆，向左边一下，又向右边两下，再转动钥匙，本田车的发动机轰隆一声发动起来，苏世文冲边上的林佳怡得意地笑了一下。

“还笑？万一哪天你这招不灵了，我上班怎么办?”

“放心，保证没问题。”苏世文熟练地将车驶出渐渐空旷的停车场。

“赶紧买辆新的吧，我们现在又不缺钱。”

“是啊，你是不缺钱。不是说好了吗？等我找到工作就买。”苏世文没好气地回答。

“可你什么时候才能找到?”林佳怡马上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看着苏世文沉下来的脸，知道自己的话又伤了他的自尊心。两人变成一路无语。

汽车驶过一片森林，进入他们居住的斯普林菲尔德镇，与周围的萨米特和马瑞山镇比起来，这里的居民多为普通中产阶级，还有一些蓝领阶层，房子的面积都小了很多。自从 10 月底万圣节过后，几乎所有的住宅都开始装饰各式各样的彩灯，美国的节日季节已悄然开始了。

然而节日的喜庆与祥和气氛被冰冷的车窗隔在了车外，窗外的彩灯映在汽车前排两张毫无表情的面孔上。林佳怡又开始思考她论文里的模拟结果，苏世文则在想着林佳怡刚才说的话。林佳怡刚从学校毕业每年的工资就已达 12 万美元，外加 1 万股朗讯公司的股票升值权。2001 年美国家庭年均收入只有 4.6 万美元，就是说林佳怡一人挣的工资就将他们夫妇俩纳入美国家庭收入排行的前列，不用说是买一部 2 万美元的新车，就是眼前这些三四十万的洋房都轻而易举。自己两个月前还梦想着买辆宝马车，夏天可以去汉普顿斯度假，现在连一个汽车空调都修不起。自己其实只会耍嘴皮子，出了校门还是什么都干不了。如果再找不到工作，不如回国算了，没准儿还可以继续做那互联网的公司。实在不行

只能回美国大学做个博士后什么的，每年还能挣 3 万多美元。

回到公寓，苏世文直奔书房，林佳怡换了衣服走进厨房，发现只有做好的米饭。

“有人说包做晚饭，怎么只看见饭，做好的菜呢？”

“别烦我，没看我现在忙吗？后天有一个面试。”书房里传来苏世文不耐烦的声音。唉，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男人，总在女人面前说自己忙，似乎只有忙才有面子，才能得到尊重，还能逃避家庭责任。林佳怡洗了下手开始择菜。其实自从两人毕业后搬到一起，她喜欢自己做饭，既能给两人一种家的感觉，又能借机休息一下自己累了一天的大脑。

新泽西的 Newport 镇与纽约下城只隔着哈德逊河，加上这里交通便利，没有曼哈顿那些历史性的易受恐怖袭击的建筑，“911”后这里很多以前闲置的办公楼一下子变得紧俏起来，华尔街很多公司开始将一些二线部门从河对岸的曼哈顿移到这里。苏世文正从离河边不远的一幢办公楼走出来，他刚刚面试完汇丰银行的股票风险管理部门。今天的面试是苏世文两个多月来第二个面试机会，按说准备得很充分，可他总觉得负责招人的那个英国籍白人经理是在敷衍自己，也许在这种时候他们的候选人太多了。

结果不出苏世文所料，不过他们拒绝的理由除了刚从学校出来没经验这条与上个月另一家公司的理由相同以外，还多了没有绿卡这条新的理由。见鬼，以前工作市场好的时候这些大公司都是负责给办绿卡的。本来工作机会就少，现在又要绿卡，这不分明是对外国留学生落井下石吗？不过这倒提醒了苏世文，自己的“可选择实习训练”㊀年底就要到期了，如果到时再找不到工作自己就不能合法在美国停留了。

苏世文心情郁闷地走到河边，河对岸的曼哈顿下城没有了世贸中心两座摩天大厦，感觉空空的。两个多月前自己就站在河对岸，眼看着两幢大楼从眼前消失。之后他随很多人一起坐船渡过河到自己此时站立的地方。没想到从那以后就再也没回去过，难道自己与华尔街的缘分还未开始就已结束了？

苏世文越想越烦，想给林佳怡打电话，但想到今天是她论文的截止日，算了，白天就别打扰大科学家了。也许师姐现在有空。

“喂，刘姐，我是苏世文，你现在说话方便吗？”

“世文？哦，没事儿。你怎么听起来这么严肃？对了，你的简历我给老板看了，他说我们组今年的招人名额已用光了，我将你的简历转给了我们公司的人事部，也许别的组有要人的。”

刘姐是沈阳人，比苏世文大两岁，快人快语。苏世文很喜欢刘姐东北人爽快的性格，在哈佛读书时与她关系最好。

“噢，谢谢。别担心，我找你不是为那事。”

“我说也是嘛，你哪会看得上我们这里的工作。”

“大姐，您就别寒碜我了。”苏世文恢复了些往日的调侃语气。

㊀ 可选择实习训练（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在美国持 F1 学生签证的外国本科和研究生毕业时可以向美国移民局申请这一临时许可，利用这一时期合法在美驻留找工作。有效期一般为 12 个月。找到工作后，雇主会协助申请 H1 工作签证。

“哈哈，那帅哥有个人问题了？”

“哈，我现在正流落街头，哪顾得上那个。”

“你不是正在找华尔街的工作，现在机会很少是吧？”

“几乎就没有。好不容易有两个面试，一个说我没经验，今天这个又加上一条没绿卡。”

“嗯，我们组一个美国同事的老公在华尔街，九月底被裁员后一直未找到工作。美国一到经济不好肯定要首先照顾这些失业的美国人，然后是有绿卡的。”

“没错。我准备年底回国了。”

“回国？你在国内找到好机会了？”

“还没找呢，反正我的身份年底就到期了。没关系，我回去至少还可以继续搞我那个公司，总比在这里每天待在家里强。”苏世文说这话自己也觉得底气不足。

“听你这话好像是要当逃兵，回国也得有个合适的机会，否则回去也是在家里待着。”

刘姐的话一针见血，这话要是从林佳怡口里说出来，苏世文肯定要发火，可听刘姐一说他却没有受侮辱的感觉。

“再说了，你回去了林佳怡怎么办？你不是想借机休妻吧？”刘姐边说边笑。

“大姐别说得那么难听好不好，她现在跟你一样是大科学家，周围不是名人就是天才。就我现在这样子，她休我还差不多。”

“你那老婆是既中看又能独当一面。我要是你就安心在这里找工作，到时找不到还可以以林佳怡家属身份留在美国。”

“家属？不好意思跟你说，现在我就是家属，每天既当司机，又当保姆，买菜做饭洗衣服，早晨起来就想晚饭吃什么。真没面子。”

“这有什么不好，我现在那男朋友抢着干这些事我都不给他机会。连我们东北来的男人现在都不像你这样大男子主义了。面子能当饭吃吗？”

“行行行，你批评得对，大丈夫得能屈能伸。”苏世文不想再受训了，赶紧转移话题，“你的绿卡办得怎么样了？”

“别提了，八字没一撇哪。强生这种大制药公司有名的官僚，一年多了才将我的申请递给移民局，还不知得排队到什么时候。如果我现在被公司裁员，不能马上找到下一份工作身份就没了，所以我正考虑结婚，像你们俩一样可以互相保险一下。对了，听说有的美国急需专业的博士生可以自己申请绿卡‘一类优先’㊀。我加州有个学电子的朋友，博士未毕业就申请到了绿卡，找不到工作就在学校里待着慢慢读呗。林佳怡的专业可能也属于那类。”

一类优先？苏世文想起来去年林佳怡在哥大时也通过私人律师向移民局递了申请，当时还花了3000多美元的律师费。自己当时在波士顿专注于互联网公司，未顾得上询问详情。

㊀ 一类优先：美国移民局每年对绿卡申请者按国籍分配固定名额，所以一般申请者都要按申请时间排队等待名额，并且一般须由雇主出面申请。但特殊人才（杰出科学家，艺术家，运动员以及在美国急需领域从事研究、学术超群的博士研究生等）则不受名额与雇主限制。

“谢了，不耽误科学家时间了，我得买菜去了。喝喜酒时得叫上我。”苏世文又恢复了调侃的情绪。

“呵呵，祝你好运。”

林佳怡和苏世文像往日一样走进停在朗讯停车场的灰色本田车，奇怪，今晚这车一打就启动了。

“今天面试怎样？”林佳怡小心地问道。

“没戏，这公司也说只要有经验的，纯属耽误我的时间，并且他们又加了一条，说要……算了，不提了，你今天的论文及时递上去了吧？”

“嗯，还是莫尼士找到了问题，我可能年纪大了，脑子没以前那么灵了。”林佳怡将头靠在椅子背上，一脸疲惫。

“瞎说，我这过 30 岁的人都不说这种话。别忘了，我说过你基础比他打得牢。”

“可女人和男人不一样。”

“别想了，我下午去中国超市买了现成的五香牛肉，地道的四川小菜。”

“是吗？”林佳怡诧异地看了丈夫一眼，最近一段时间他像刺猬一样，一碰就生气发火，今天怎么变得这么殷勤？面试不成居然还有心情。

见林佳怡看自己，苏世文连忙说：“下午跟师姐聊了几句天，心情好多了。她真的要开始造孩子了，哈哈。”

“她要怀孩子你高兴什么？”

“啊？什么乱七八糟的。说正经的，她的绿卡申请刚被公司递上去，你去年直接办的‘一类优先’现在进度如何了？”

“哦，你不提我差点儿忘了，昨天上午那律师给我打电话说好像‘485’[㊀]已经批下来了，让我自己去移民局网站上查，我这两天哪有空。”

“真的？你怎么不早说，我们俩名字都在上面？”

“当然了，绿卡都是夫妇俩一起批准，怎么了？”

“噢，没事，随便问问。”苏世文尽力掩饰住自己内心的喜悦，“晚上我帮你上网查。”

“好。”

在苏世文的记忆里，林佳怡无论遇到何事似乎永远这样平静。这个女人现在考虑的是如何在人才济济的贝尔实验室成功成名，而自己担心的则是能否靠老婆的申请拿到绿卡继续留在美国，两人已不在一个层次上。虽然这种比较让人很没面子，但苏世文此时觉得还是刘姐说得对：吃饭比面子重要。

回到公寓，苏世文直接走进厨房，“我来炒菜！”

“噢，别忘了洗手。”林佳怡看了看窗外，月亮还在原处，今天这是怎么了？

㊀ 485：绿卡申请表名称。一旦绿卡申请被批准，这张表格会被盖章。正式绿卡通常要一年后才能拿到，申请者可用此表证明自己已拿到绿卡。

第13章
圣 诞 夜

2001年圣诞节前一天下午，从曼哈顿开往郊区威斯特澈斯特㊀的短途火车上。一个一身黑衣的东方女孩坐在车窗边，长长的披肩发盘到了脑后，她手里拿着一本书，却看不进去。

天空飘起了雪花，雪花落到半空中时化成了雨点，敲打在车窗上。林佳玮放下手中的书，看向窗外。“啪嗒，啪嗒，”雨点儿打乱了她心中的平静，唤起了沉在心底的一抹相思。

那一段烟与火，那一刻忘我，那一种感动。车窗在雨点的不断撞击下逐渐变得模糊起来，林佳玮的心绪却愈来愈清晰，那抹不去的思念重上心头，他现在何处？过得好吗？

威斯特澈斯特。眼前一幢白色的别墅在冷冷的冬雨中显得更加肃穆冷清，门前已停满了汽车。开门的是维多利亚，高挑的身材罩在一身深色衣服里，脸庞比四个月前憔悴了很多，蓝色眼珠已看不到那时的神采。

“佳玮，谢谢你今天来看我。”两个女人默默相拥。

林佳玮将事先精心挑选的鲜花递给维多利亚。

“你把外衣脱了给我，随便坐吧。这些花真美，我得找个盛水的花瓶。”维多利亚接过林佳玮手里的鲜花转身去了厨房。

林佳玮步入客厅，客厅左侧角落里矗立着一棵绿色圣诞树。松树树干一直触到屋顶，房间里弥漫着一股松香。圣诞树旁靠墙摆放着一架立式钢琴，看上去有一阵没人动过，黑色外壳上落了一层尘土。

客厅靠窗的右侧站着十几个已到的客人，正在彼此低声交谈着，有人礼貌地冲林佳玮点头。林佳玮向他们走过去，与大家一一握手。这些人都是莱瑞以前的朋友，林佳玮一个都不认识。她认识的那些人都是莱瑞的手下，自己几个月前的同事，都已随着莱瑞葬身在那火海之中。这时另一件房间里传来孩子的嬉闹声，莱瑞留下了三个孩子，林佳玮想起了在莱瑞办公室曾看到的那张全家福，她转身走向孩子们的房间。

林佳玮坐在里屋地毯上陪孩子们一起搭着积木。不断有新的客人来，每当外边门铃响起，她的心也随之悬起，站起身走到客厅，但每次都失望地走回来。外面的雨停了，天色渐暗，门铃不再响起，林佳玮帮着三个孩子在地上拼完最后一张图，站起身走回客厅。心

㊀ 威斯特澈斯特（Westchester）：位于曼哈顿东北约40公里，纽约州最富的郡之一，很多居民在华尔街工作。

里满是失落。

客厅里开始有客人与维多利亚告别，今天是圣诞夜，人们都要回自己的家。林佳玮觉得自己也该走了，她走到维多利亚面前。

“佳玮，你再待会儿吧，孩子们看来都喜欢跟你玩儿。”

“我改日再来，天黑了，我还得坐火车回曼哈顿。”

“好吧，谢谢你能来。”两个女人拥抱告别。

一对夫妇正好也住在曼哈顿，热心地邀请林佳玮搭他们的车一起回去。于是林佳玮与那对夫妇一起坐上了他们的黑色 SUV。

“后面的椅子加热慢，一会儿就好了。”坐在副驾驶座位的妇人回头对林佳玮说。他身边的丈夫拧动钥匙发动起汽车。

“哦，我没事，谢谢。”后排的皮座椅冬天坐上去，一股冰冷的寒意浸满全身。此刻的林佳玮却丝毫没有感觉，她两眼无神地看着车窗前方昏暗路灯下的马路。

正在此时，一辆普通的白色尼桑跑车快速拐入停车道，正好将黑色 SUV 驶出的路挡住，随着 SUV 的启动，尼桑司机意识到 SUV 要离开，随即将未停稳的尼桑跑车向后倒，在倒回马路的一刹那来了一个九十度的急转弯，白色车体在黑暗中划出一道漂亮的弧线，四个轮胎摩擦地面发出刺耳的尖叫，一系列动作看起来与几个月前那辆法拉利一模一样。

“理查德!”林佳玮忘记了 SUV 已经启动，打开一侧车门跳下了车。

“佳玮？你怎么也在这里?”停稳车后走过来的理查德认出站在车道中间的林佳玮。

“我……”林佳玮鼻子有点儿发酸，说不上是委屈还是欣喜，她说不出话。好在黑暗中理查德看不到自己此时的表情。他终于露面了，怎么这么久才到?

“你怎么站在这里？走吧，我们进屋聊，外面冷。”理查德摘下头上的毛线帽，直接推门进了屋，林佳玮像孩子似的听话地跟在后面。

“理查德!”维多利亚迎面奔过来，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三个孩子闻声也从里屋跑出来，理查德从衣兜里变魔术似的掏出小礼物分给孩子们。

林佳玮静静地站在一旁，打量着眼前这个让她三个多月来时常惦念的人。理查德留起了胡子，卷曲的黑发盖过了耳朵，黑色衬衫外面套着一件普通灰色半旧的棉毛衫，几个月前那个穿着考究的华尔街银行家此刻像个落魄的艺术家。

“佳玮，别站在那里，来来来，今晚我们俩与维多利亚一家一起过圣诞夜。”理查德回身招呼正愣在那里的林佳玮。

“我还得回去……”

“哦，你们俩以前认识?”维多利亚今天第一次露出笑容，“理查德是莱瑞最好的朋友，你又是理查德的朋友，来吧，一起吃晚饭，饭后让理查德开车送你回去。”

静静的圣诞夜，孩子们已经睡了。饭厅里长方形的餐桌旁，上手的椅子空着，维多利亚一个人坐在一侧，对面理查德和林佳玮挨着坐在另一侧。

“我以为你们圣诞节会去莱瑞的父母那里。”理查德放下手中的刀叉，对维多利亚说道。

“莱瑞的父母也让我们过他们那里去，我不想去，孩子们看到那对愁眉苦脸的老人肯定生疑。我跟他们说莱瑞出差了，可是他圣诞节得回来呀，他从未错过孩子们的圣诞节……”维多利亚抽泣了起来。

理查德轻轻拍了拍维多利亚的肩膀，“给孩子们的礼物我都买好了，还放在车里，刚才怕孩子们看到，就说是莱瑞寄来的，他那地方没电话。”

“谢谢你，理查德，想得这么周到。”

“你以后打算怎么办？”林佳玮关心地问道。

“有朋友劝我将这大房子卖了搬回德国我父母那里去，加上莱瑞在银行的存款，我在家待着也可以将这三个孩子抚养大。”

“这主意不错。”

“我想好了，我要留住这房子，让孩子们始终有家的感觉，他们的爸爸迟早会回来。”维多利亚停止了哭泣，“新年后我会去曼哈顿找一家媒体公司从头做起，我以前毕竟做过编辑。我要给孩子们树立榜样和信心，等某一天他们知道了真相，也知道这个家没有倒，生活还会继续。”

“好！”理查德与林佳玮对视了一下，维多利亚不愧是莱瑞的女人。

夜已深，理查德和林佳玮与维多利亚拥抱道别。林佳玮坐到白色尼桑车前排副驾驶的座位上，普通帆布座椅比那冰冷的皮座椅温暖多了。

汽车静静地行驶在回曼哈顿的高速公路上。路面刚下过雨很滑，理查德双手紧握方向盘眼睛专注着前方，林佳玮看着理查德，那笔直的鼻梁、俊美的轮廓有一种似曾熟悉的暖意。又一次离得这么近，她觉得自己的内心有一种澎湃的激动，可是她矜持地坐在那里等着理查德先开口。

“你过得还好吗？”他终于开了口。

“嗯。”

“你的左脚没事了吧？”

“嗯。”

“‘911’后第二周我就辞职了。”

“噢，为什么？”

“我对十多年来每周 80 小时的工作感到厌倦。我辞职后去了意大利。”

“意大利？”

“对，我妈妈在锡耶纳㊀。”

“锡耶纳在哪里？”

“知道佛罗伦萨吧？锡耶纳是离那里不远的一个小城。我昨天才回来。”

“哦，知道了。”林佳玮此时已经知道了她想知道的一切。

“你听说过意大利歌手安德烈·波伽利吧？”

㊀ 锡耶纳（Siena）：位于意大利托斯卡纳（Tuscany）地区的一坐古老文化名城，以其独特的中世纪景观艺术、博物馆、传统美食闻名。

“他好像是个盲人歌手吧？”

“对，他跟我妈妈是老乡。我这里有一盘男女二重唱圣诞节歌曲《祈祷》[㊀]，他跟席琳·迪翁一起唱的。”

“真的？好啊。”

“看，那彩灯！”车窗外远处的帝国大厦，世贸中心双子座大楼倒塌后纽约的最高建筑，此时楼顶红、黄、绿三色彩灯齐放。车内的音响里传来席琳·迪翁与安德烈·波伽利歌剧般震撼的嗓音：

“我祈祷你会是我们的眼睛，无论我们到哪里你都在天上照看着我们，当我们一无所知时赐予我们智慧。就让这作为我们的祈祷吧，当我们迷路时，指给我们一个地方，用你的恩赐引导我们，最终到达那个安全的地方……”

让多灾多难的2001年快点过去，希望新的一年带给我们好运。两人跟着歌声在心里各自祈祷。

林佳玮的宿舍楼已出现在眼前，“我到了，就是这座楼，我在三楼。”

“哦。”

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两人都坐在座位上沉默不语。

“理查德，你那蓝色法拉利呢？”林佳玮想让气氛活跃一些。

“哈，卖了，中看不中用，我现在也养不起了。”理查德在楼前停下车，看着林佳玮。

“理查德，很高兴再次见到你，谢谢你今晚送我回来，我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圣诞夜。”林佳玮一口气说出一堆客套话，像是背诵外交辞令。

“明天是圣诞节，你有空吗？我想请你……”理查德看着林佳玮小心翼翼地说。

“不行，我明天已经有安排了。”林佳玮随口撒了谎，她自己也不知为什么，怕理查德不相信，又补充了一句：“我要去我姐那里。”

“噢，那改日吧，晚安。”理查德失望地说。

“晚安。”林佳玮迈出车门，眼看着白色尼桑车驶出自己的视线。

林佳玮有些后悔，刚才自己心里明明是想答应的，明天本来没事，可是嘴里说出的却是拒绝。她很紧张，这一切来得太快。是自己没有做好准备，还是害怕？害怕自己再次陷入感情的漩涡？她自己也不清楚。

一股冬夜的冷风迎面而来，她想起了“911”前夜从下城酒吧出来后在出租车里莉莉在自己耳边的话：“如果没有我，你会不会喜欢理查德？”

会吗？

㊀ 《祈祷者》（《The Prayer》），席琳·迪翁为圣诞节录制的一首歌曲，入选1999年奥斯卡最佳歌曲候选名单。席琳·迪翁与安德烈·波切利在奥斯卡颁奖仪式上的演唱使这首歌曲迅速流行起来。

第14章 味　道

2002年初美国的经济似乎出现了复苏的迹象。政府刚刚公布的2001第四季度国民生产总值在经过连续三个季度的负增长后第一次恢复到了年2.6%的正增长，股票市场经过“911”后的短暂下跌已恢复到2001年夏天的水平，标准普尔500指数[一]稳定在1100点，纳斯达克指数也维持在2000点以上。

2月初的星期六下午，位于曼哈顿下城华盛顿广场大街边的纽约大学图书馆里，第五层每一张长条木桌两侧都坐着许多温习功课的学生。虽然经济衰退暂时停止了，但美国的就业市场仍然一蹶不振。美国劳工部每月的第一个星期五公布全国上个月的新增就业人数以及失业率，前一天早晨公布的美国一月份失业率是5.7%，达到了1996年以来的最高，而仅仅一年前美国失业率只有3.8%。对于美国正在找工作的应届大学毕业生来说，这一数字则高得多，至少在20%以上，而对于毕业留在美国找工作的外国留学生则高达50%以上。

林佳玮正坐在桌旁准备下星期高盛的面试。人生的旦夕祸福实难预测。5个月前自己已经被菲茨杰拉德录用，只等着毕业后去上班。突然而至的“911”将一切翻了个底朝天，录取自己以及夏天时一起工作过的那些人转眼间全都离开了人世。如果不是理查德相救，自己现在也不会在这里。

也许是命运早已做好了安排，让理查德出现在自己的生命中。几个月前那场浓烟烈火不堪回首，却一下子缩短了两人之间的距离。从那以后理查德便失去了音信，直到一个月前重新出现在自己面前。可是当他向自己发出邀请时，自己却无缘由地拒绝了。也许是自己多心了，他并不是想和自己做男女朋友，而只是做普通朋友？可是自己难道只想与他做普通朋友吗？她心里胡思乱想，拿着书就是看不进去。

“你果然在这里，哈哈。”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林佳玮转身抬起头，“理查德？真的是你？”一个长发遮耳，手里拿着外套，穿着普通棉毛衫，留着胡须的白人男子正站在自己身后。“想曹操，曹操到啊。”

“你说什么？”理查德没听懂后面这句中文。

“哈。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㊀ 标准普尔500指数（标普500）：标准普尔公司创建并维护的股票指数，由美国市场价值最大的500家上市公司的股票组成，指数值根据每家公司的市场价值加权求和来计算。

“我有情报。”理查德卖了下关子，“你室友告诉我的。”

“室友?”噢，那天晚上她把自己所在的楼层告诉了理查德，他在楼下一查名字按门铃就能找到自己，也许自己那天是有意告诉他，让他能找到自己？

“你想什么呢?”

“噢，没什么。你来干什么呀?”林佳玮抑制住心中的喜悦，尽量保持矜持。

“来看你呗。学习了一天还没吃饭吧？走，我带你吃饭去。”

“吃晚饭？外面天还没黑哪。”

“走吧，你该休息一下了。”理查德说着话开始帮林佳玮将桌上的书装入书包。

“好，好，我去还不行吗？你把我的笔记和书都搞乱了，我自己来。”林佳玮从理查德手中接过自己的笔记本。

2 月初的曼哈顿寒风刺骨，林佳玮裹紧围巾，耳朵还是冻得发疼。理查德摘下自己的毛线帽给林佳玮戴上。

“谢谢，我头不冷，我有长头发。”林佳玮摘下帽子踮起脚想给理查德重新戴上。

“我也有长头发。”理查德指了指自己遮住耳朵的长发。

两人开心地笑了起来。

“你这是带我去哪里啊?”林佳玮跟着理查德走向翠贝卡的方向。

“不远，到了你就知道了。”理查德神秘地说。

离哈德逊河不远的曼哈顿一侧矗立着一幢 30 多层的现代化公寓，两人走到公寓门前。

“好了，到了。”

正说话间，一个身材瘦高、穿着笔挺呢子制服大衣的门房为两人拉开门，他的耳朵上还戴着保暖毛线耳套。“你好理查德。”“你好，彼得。噢，这是林佳玮，我的朋友。”被称作彼得的门房是一个长得慈眉善目的白人老头，他友好地冲林佳玮点头示意。原来这里是理查德的公寓。普通门房居然都穿得如此讲究，训练有素，这里一定是个高级公寓。林佳玮犹豫了一下是否随理查德上楼，心想既然来了，是虎穴也得闯一次。

理查德的公寓位于 25 层。开门走进客厅，这里没有几个月前汉普顿斯那间别墅的奢华，但很温暖。迎面仍然是落地窗，窗外取代蔚蓝色大西洋的是夕阳下的哈德逊河与河对岸新泽西的树林，四周则是曼哈顿鳞次栉比的楼群。

“把外衣脱了给我。你先坐吧，我去拿点儿喝的。”理查德接过林佳玮脱下的外衣，向走廊另一头走去。

林佳玮刚要在客厅中间的沙发上就座，发现从大门口开始沿着长长的走廊，墙壁上挂满了一幅幅的油画，不觉走了过去。其中一幅油画尤为引人注目：蓝色天空下一层层黄色的丘陵，中间夹杂着绿色的树木与黄褐色的石头小屋，远端依稀可见一幢带有白色尖顶的红砖教堂。她被这幅画中景物的层次与色彩所感染，这画的是什么地方？

“锡耶纳。”理查德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她的身旁。

“哦，你上次提到过你妈妈在那里。”

“对，离佛罗伦萨只有 40 公里。”

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发源地，不懂艺术的林佳玮也知道。正如中国的江南美景激发出不知多少古代文人墨客的佳作，画中描绘的独特景致也一定触发过文艺复兴时期欧洲艺术家们的灵感。

“怎么样？这些画还看得过去？坐下歇会儿吧。”理查德向仍然在油画前欣赏的林佳玮说。

“嗯，我最喜欢锡耶纳这幅，你从哪里买的？”

“买的？No，这些都是我自己画的。”

“真的？”林佳玮转过身，重新端详起理查德，“嗯，我现在越看你越像个艺术家，哈哈。你在哪里学的绘画？”

“小时候跟我妈妈学的。我妈妈就出生在离锡耶纳不远的一个农庄，是个业余画家，年轻时在锡耶纳一边卖葡萄酒一边画画。”

“哦，那你是在意大利出生的？”

“不是，我爸有一年从美国去锡耶纳旅游时遇上了我妈妈，后来就一起来到了美国。”

“两人肯定是一见钟情，真浪漫啊。”林佳玮不禁感叹。“够拍一部好莱坞经典爱情片了。”

“好莱坞的爱情片总以大团圆结尾，而我父母后来离了婚，我妈妈自己回到了锡耶纳。”理查德为林佳玮想象的爱情故事泼了冷水。“我们坐下吧。”

两人坐到了沙发上，理查德将左手拿着的一瓶打开的红葡萄酒和右手倒拎着的两个高脚酒杯放在茶几上。

“来，尝尝我从老家带来的葡萄酒。”

“你是不是经常领女孩来喝酒？”看着理查德熟练的倒酒动作，林佳玮笑着问道。

“怎么，你怕我把你灌醉了对你图谋不轨？”理查德笑着回应。

“在世贸中心我把命都交给你了，还怕你图谋不轨？再说了，我们俩还不知谁把谁灌醉哪。”

“嗯，说得好！”理查德拿起酒杯，“来，干杯。”

林佳玮也拿起酒杯，“不过这酒我们应先敬给莉莉。”

“莉莉？”

“对，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你难道这么快就把她忘了？”

“当然没有，要是那么容易忘记我就不会去意大利了。”理查德脸色暗了下来，“不过对我来说，忘掉一个女孩最好的方法就是认识另一个女孩。”

“你这话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典型一个花花公子。”林佳玮有点儿生气。

“那你就让我一直记着她，像前一段时间那样消沉下去？”

“这……”林佳玮被理查德问得没了词儿，他的话也有道理，可就是哪里不对劲儿。自己与白明分手两年多都没再找新男友，莉莉走了还不到5个月他就想……哼，这世界人和人就是不一样。

“不说这个了。你看河那头的夕阳多漂亮！”理查德手指哈德逊河，“刚才算是敬过莉莉了，现在我们俩干一杯吧？”

“嗯，喝一口吧。”林佳玮与理查德碰了一下杯，“这酒还这有点儿劲儿，你有要灌醉我的嫌疑。”

“哈哈，那你就慢点儿喝，少喝点儿。”

理查德很惊奇眼前这个东方女孩有时很矜持，有时又很直率，让他捉摸不透。“说正经的，我今天带你来是想让你跟我一起最后欣赏一下这夕阳西下的美景。”

“理查德，你这话怎么听着吓人？”

“哈哈，我是想说我月底就得从这公寓搬出去了。”

“搬出去？这不是你的公寓？”

“不是，是我租的。我从来不购买房子这种东西，有钱就花了，或投资股票。我投的那些互联网股票现在已经一文不值，我现在又没有工作，所以住不起这样三室一厅的公寓了。”

“理查德，你是告诉我你现在破产了？”

“破产？那倒没有，我还有些钱，没到流落街头的地步。”理查德认真地说。

林佳玮一边喝着杯中的红酒一边看着理查德，心想经历了死亡的人经常会重新看待人生。这个理查德难道想落魄下去？如果说当年与白明在一起时经历了一个男人从落魄书生到职场精英的飞黄腾达，那么现在的理查德也许正在从山峰滑向谷底。自己究竟喜欢几个月前那个穿着考究、呼风唤雨、高不可攀的华尔街银行家，还是眼前这个长发遮耳、穿着普通棉毛衫、触手可及的失业男人？

“我现在觉得你挺可爱的。”林佳玮开了口。

“真的？那就做我的女朋友吧。”理查德边说边给林佳玮倒酒。

“看看你，有机会就想占便宜。”

“那我们就做普通朋友，上床的那种。”

“去你的，你就知道与女孩子睡觉。”

“难道你不想与男人睡觉？”

“当然想，可是我不想再进入那种关系，睡了觉便有了纠葛，彼此事业受影响，尤其我现在华尔街的工作又没了着落，还得重新找。”

“你知道我不会，睡了觉还可以做好朋友，你看我和以前……”

“呸，还当成光荣历史了。”

“我放首意大利歌曲来听吧，你肯定喜欢。”说着理查德打开了音响。

随着琴弦拨动的第一个音符飘出，林佳玮就听出来这是自己喜欢的电影《教父》的主题曲《Speak Softly Love》，好美的一首曲子：美丽的西西里岛，乡间路上，男女主人公一见钟情，男主角随后去女孩家拜见她的父亲请求与女孩约会。村头婚礼上女孩身穿洁白而朴素的长裙，头上戴着美丽的花环……吉他前奏过后，意大利语歌词随之飘出：

温柔地说你爱我，抱紧我贴近你温暖的胸口
我感觉到了，那轻柔，令人悸动的时刻
我们进入了我们自己的世界里
分享着那份只有我们自己才能感受到的爱

白日在温暖的阳光下变成了玫瑰色
夜晚因我们在一起而显得深邃而静谧
温柔地说你爱我，轻得除了天空无人能听到
我们为爱许下的誓言将一直到我们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的整个生命都属于你，而这一切全是因为
你闯入了我的世界，用你的爱，如此温柔的爱……

轻柔的音乐，浪漫的歌词，寂静而幽深的夜……两人一边畅聊一边对饮，一会儿就将一瓶葡萄酒喝光了。

“几点了？我得回去了。”林佳玮站起身，身体摇晃了一下，有点儿晕。

“还不到8点，吃点东西再走吧，我这里有沙拉。”理查德跟着站起来，腿也有点儿发软。

“算了吧，我得回去了。都怪你，我今晚又看不成书了，下周还有面试。”

“好吧，我送你回去。”

两人沿着翠贝卡的石头街道走向东边的纽约大学校区。冬夜此时显得并不寒冷，路两边的酒吧透出柔和的灯光，不时传来断断续续的音乐声，不断有挽着手的情侣从身边走过。随着校区的临近，街道上出现越来越多学生模样的人，空气中弥漫着浪漫、青春的气息。林佳玮想起了当年北大的未名湖畔，自己与白明从自习室出来，白明依依不舍地送自己到女生宿舍楼，自己又送他回男生宿舍，两人就这样送来送去直到深夜……自己其实还是那个渴望着诗一样爱情的少女。只是路两边异国的建筑提醒她这里不是北大，自己也已不再是那个爱做梦的少女。

宿舍楼越来越近，自己必须回到那枯燥的书籍中去，还有下周那个面试，真是烦死了。

“你到家了，又到说再见的时候了。”理查德调皮地看着林佳玮。

“你看我干吗？”

“我在等你背诵一遍上次那客套的外交辞令。”

“哈哈，我偏不说了。”

“好吧，晚安，佳玮。”理查德探过身给了林佳玮一个西方式的礼节性拥抱。

林佳玮闻到了一种似曾熟悉的气味。她想起来了，“911”那天在消防楼梯里理查德身上就是这气味，林佳玮心里忽然产生了一种冲动。

“等一下。”她叫住转身欲走的理查德，“你得背我上楼。”

“什么？你身后不就是电梯吗？”

“怎么，你不想背啊？那就算了。”

“好好好，我背。”

理查德背着林佳玮上楼来到她的房门前。

“停，就这里。”

“哦，那你下来吧。”

“不行，才背了这么一小会儿。”伏在理查德背上的林佳玮边说边掏出钥匙递过去，

“帮我开门。”

理查德背着林佳玮进入了客厅。这是一套很小的一室一厅学生公寓，客厅里没有沙发，只有一张床和一张桌子。林佳玮示意理查德穿过客厅，走到那间卧室。

“好了，你可以放我下来了。”

理查德将背上的林佳玮轻轻放下来，自己环顾着房间四周。卧室比外面的客厅还要小，除了床和桌子，只多了一台电视机。这小小的公寓里一进来就知道是女孩住的地方，虽小却很温馨。

“看什么呢？跟你的公寓相比，我们这里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住厅里的是我的室友，一个印度本科生，她比我还忙，每晚 12 点才回来。”

“我那里再好，缺了一样东西。”理查德转过身将视线移到林佳玮的脸上。

“缺什么？”林佳玮心跳开始有点儿加速。

理查德没有回答，双臂轻轻揽住林佳玮的腰。林佳玮低下头，不敢正视对面那双离自己越来越近的眼睛，她心里有种越来越强的渴望，同时又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她不知自己此时该怎么办。正犹豫着，她感觉到对面急促的呼吸已贴近自己的面颊，离自己的嘴唇越来越近。

“哎哟。”她左侧脸颊突然感到疼痛，“你的胡子，这么扎。”林佳玮抬起了头。

“哦，对不起，我明天就刮。”

“不过，你留络腮胡子挺好看的。”林佳玮觉得自己更喜欢理查德这落魄艺术家的样子，她此刻不像刚才那么紧张了，“你得答应我就今晚这一次，以后我们只做普通朋友。”

“好。”理查德也放松了一些，他自然地吻上了林佳玮的嘴唇。

“等一下。”林佳玮想起了什么，“我去一下洗手间马上就回来。”

林佳玮轻盈地转身，在床前抽屉里找出了五个月前陪莉莉逛第五大道时买的那瓶香奈儿香水，走进了在客厅另一头的洗手间。

理查德温柔地吻着林佳玮的唇，“你身上的味道真好闻。”他说着将嘴唇移到林佳玮的耳边轻轻地说。

林佳玮听着耳边软软的情话，她回想起两人第一次见面时自己坐在车后座，前排理查德与莉莉小声说着情话，现在耳边的情话是说给自己的，她慢慢闭上了眼睛。不知过了多久耳边的情话渐渐停止，理查德的吻落在了自己的嘴唇、耳根、脖颈……她隐约听到了呻吟的声音，与汉普斯顿那天晚上隔壁传来的一样，由远至近，从弱变强，女人的，男人的，自己的，理查德的……她感觉身体越来越热，感觉自己像那晚一样走入洗澡间，光脚踏上冰凉的大理石地面。“阿嚏！”她忍不住打了一个喷嚏。

“你怎么了？”理查德停住吻在她耳边轻轻问道。“没事帮我把鞋脱了。”

林佳玮坐到床边，理查德随之在她面前蹲了下来。一双温暖的手像那天在南楼里一样在触摸自己的脚，软软的，好舒服。

她又闭上了眼睛，感觉像那晚一样打开浴缸前的水龙头，刚才那呻吟声被哗哗的水声所淹没，她的身体浸没在暖暖的水池中。又不知过了多久她步出浴池，走到镜子前，端详着裸身的自己……她慢慢睁开了眼睛，发现自己身上只剩下了内衣。

“嘿，我只让你脱鞋，没让你脱我的衣服。”两人嬉笑起来。

理查德的嘴唇慢慢移到了她的脖颈、前胸，柔软的乳房被他坚硬的胡茬撩得痒痒的，林佳玮闭上了眼睛，她清晰地听到自己的呻吟声越来越急促。再睁眼，她看到了理查德正要脱掉他自己的白色内衣，那内衣的样子与那天他在南楼里背自己时穿的一模一样。

“别脱，我要你穿着它。”林佳玮说着伸出双臂，展开身体迎接那正俯向自己的白色。

燃烧的火焰，呛鼻的浓烟，狭窄的楼梯，一张张惊恐的面容……林佳玮不禁将自己的身体紧紧贴向那白色，直到贴得不能再紧。她又感受到那坚实的后背，背上的汗水，那好闻的体味，自己的身体好像慢慢飘了起来……

第 15 章
选　择

位于曼哈顿下城南端的古老的金融区与100多年前初建时相比没有多大变化。弯曲的街道在两侧越建越高的摩天大楼遮挡下愈发显得狭窄，金融区西侧的世贸中心双子座大楼消失后这里似乎失去了往日的繁华热闹，华尔街大多数投资银行“911”后纷纷将公司总部迁到街道宽阔且更加现代时尚的中城。位于金融区中心的纽约证券交易所是世界股票债券交易量最大的交易所，其主建筑坐落在布劳迪大街18号。从这里沿布劳迪大街往南走不到100米，是布劳迪大街85号，有一幢30层高的方方正正的褐色水泥建筑。

与纽约证券交易所具有百年历史的汉白玉大理石建筑相比，这座建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建筑外表看起来实在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紧挨街道的大楼入口是一扇旋转玻璃门，门上除了门牌号没有任何其他标志。每天从门口经过的成群结队的游客拿着各式相机兴奋地奔向不远处那气势不凡的证券交易所，或者隔壁街路口上那著名的铜牛，没有人注意到这座根本不入镜头、激发不起任何想象的建筑。这座不起眼儿的大楼便是华尔街利润最高、声誉最佳、影响最大的投资银行——高盛集团的全球总部。它是“911”后唯一未将总部迁离金融区的两家投行之一。

早晨8时55分，林佳玮推开那扇旋转玻璃门进入门厅。几分钟后她被引入位于11层的一间大会议室，那里已经坐满了像她一样身着黑色西服的商学院应届毕业生。对于这里每一个人来讲，今天也许是他们人生命运的转折点。能进入高盛工作是美国很多商学院学生的终极目标，它在投资银行界无与伦比的名气与看似唾手可得的将来7位数美元的收入让人无法不动心。今天是高盛一年一度的“Superday”——专为那些夏天未曾在公司实习过的商学院毕业生安排的超级面试日。在座的学生都是前一年秋天在各自校园里通过公司的第一轮“分站赛”选拔出来的佼佼者，今天汇集到公司总部进行“年度总决赛”。林佳玮找了一个空座坐下，面前宽大的长条桌上摆着点心、新鲜的水果和各式饮料。没有人伸手去拿眼前精美的食物，空气中有一种令人窒息的紧张。

这种阵势林佳玮已在去年应招菲茨杰拉德的夏天实习生时见识过一次，但从规模与水平来讲，那次只能算是“国际邀请赛”，这次则是“奥运会”。由于高盛已从其暑期实习生中选拔了一批，再加上美国现在糟糕的经济，今天能被录取的概率会有多低在座的每个人都很清楚。

此时在林佳玮左侧坐着的一个留短发的白人学生看着桌上的饮料环顾左右，接着犹豫地伸出一只手臂去倒桌上的橙汁。林佳玮扭过头，见他喝着橙汁，眉头紧皱。她注意到那崭新西服袖子侧面还贴着未来得及扯去的商标，她指了指向他示意了一下。

“噢，谢谢。”小伙子扯掉商标，感激的笑容使其面部比刚才舒展多了。林佳玮受到鼓舞，伸手拿了一只草莓放入嘴里，那种甜酸清凉的感觉使由于紧张而干涩的喉咙舒服了一些。

一个人事部门的经理走进来将早已准备好的每个人的面试日程表发到每人手上。林佳玮看着自己的日程，一共有七个面试，上午三个，下午四个，每个45分钟，中间不休息，中午有1小时午饭时间。这让她联想起了奥运会田径赛里的“七项全能”，她深吸了一口气，走向自己的第一个面试地点。

第一个面试官是一个与自己年龄相仿、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的白人小伙子，浅蓝色的衬衫配一条暗红色带条纹的领带，式样大方，颜色保守。林佳玮推测这是一个刚从商学院毕业不久的学生，从他递过来的名片证实了自己的判断。

两人寒暄坐下后，小伙子打开面前一个文件夹，开始提问：“你的‘宏观经济学’为何只得了B+？”

他的问题让林佳玮有点意外，以前面试从未有人问过自己修过的具体某一门课程。听说过高盛看重毕业生的学业成绩，自己在商学院各门成绩全是A，唯独这门“宏观经济学”得了个B+，难道他研究过自己的成绩单？

“哦，我修这门课时注意力无法集中。”

“为什么？这门课本身并不难。”小伙子表情严肃，认真的模样像是在与林佳玮讨论一道作业题。

她不得不实话实说，“我上学期修这门课时赶上“911”，朋友与老板都遇难了。”与莉莉逛街逃课那段历史她没敢提。

小伙子一边听，一边在她的简历上做着各种记号。林佳玮不知不觉地将面试前准备的那些问答套路抛到了脑后。

下午4点钟，面试进入了最后一轮。林佳玮被秘书带入一间位于拐角的办公室。办公桌后坐着的白人男人正在打电话，看上去年纪只有30多岁，穿着与她前面见过的六个人没什么区别——白色衬衫，略显保守的暗蓝色领带，但根据他办公室的位置与大小推测，林佳玮估计他是今天面试自己的人里面级别最高的。由于在拐角，办公室有两扇开向两个方向的窗户，可窗户都不大，窗外只能看到街对面的办公楼，根本无法与在世贸中心时菲茨杰拉德办公室里那能俯瞰哈德逊河的落地窗相比。六轮面试下来，林佳玮觉得自己发挥得还可以，没有第一次面试华尔街公司时那么紧张，也许是得益于自己去年夏天实习的经验，也许是经历了“911”后自己的心态变得更加平和。她今天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没有见到高盛的交易大厅，她已离开那人声鼎沸、让人热血沸腾的地方好几个月了。看样子自己今天被安排面试的是发行部，不是交易部。

“对不起，让你久等了。”面试官放下电话，转过身来向林佳玮表示歉意。

两人握手后那人递给她一张名片。斯考特？林佳玮这学期商学院的案例研究课里“美国在线兼并时代华纳”这一历史上第二大公司并购案例中出现过这个名字。这个发生在2000年初美国互联网泡沫高峰时期的并购事件在她看来是美国公司历史上最经典的“老鼠吃大象”的案例：“美国在线”这一当时只成立了几年的互联网媒体公司利用它被抬得

奇高的股价兼并了“时代华纳”这一旗下拥有华纳兄弟电影、时代周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美国老牌媒体巨头，而斯考特是当时“美国在线”雇佣的华尔街智囊团的成员之一。林佳玮看着眼前这个长相一般的白人和他身后普通的办公室摆设，与并购案中指导1800亿美元兼并的银行家怎么都联系不起来。

“介绍一下你自己，我们为什么应该雇佣你，而不是别人。”斯考特边说边从秘书刚才放在办公桌上的文件夹里拿起放在最上面的林佳玮的简历，低下头开始快速浏览起来，显然他是面试林佳玮的七个人中唯一事先未看过她简历的人。他提的这种问题在面试中属于“开放式”，既容易又不容易回答。容易是因为它没有正确答案，不容易是因为被面试人需要审时度势，掌握回答的内容与分寸。

林佳玮不知为什么开始紧张起来。她开始陈述她在中国的工作经历——她觉得简直微不足道，在商学院的学习——她觉得幼稚得可笑，她忽然失去了一天下来所保持的自信，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什么。看着眼前的面试官仍然低着头，她犹豫是否接着说下去。

“怎么了？继续说下去。”斯考特抬起头看了一眼林佳玮，表明他在听，然后又低下头开始翻阅文件夹里的其他文件，估计是前面那些面试官给她的评语。

林佳玮开始描述自己去年夏天在菲茨杰拉德的实习经验，绞尽脑汁挑选一个自认为重要的项目讲。

“那你的老板是莱瑞吗？”斯考特抬起头打断了她的表述。

“对，你认识他？”

“我们俩是中学同学，他毕业后去了康奈尔，我去了普林斯顿。他高中时就是橄榄球队的队长。”

斯考特与自己以前的老板莱瑞竟然是中学同学！这让林佳玮觉得自己与这个严肃的白人之间的距离一下子缩短了很多。

斯考特没有在意林佳玮惊异的表情，开始招呼坐在门外的那个带林佳玮进来的女秘书，“玛丽，请把泰森叫到我办公室来。”

泰森是一个40多岁的白人，他拿了一把椅子坐在斯考特的旁边，看样子是斯考特的副手。这形式有点儿像三堂会审，但两人的态度都很谦和，林佳玮已没有刚才那么紧张了。

轮流问了几个问题后，两个白人经理对视了一下，斯考特合上面前的文件夹，“行了，就到这里吧。我们既有坏消息又有好消息，你想先听哪一个？”不等林佳玮回答，他接着说下去：“坏消息是我们美国总部不能雇用你，因为你的英语语言与交流技能不能胜任这里发行部的工作。好消息是我们觉得你适合去我们在香港的分部，你感兴趣吗？”

“去香港？”林佳玮潜意识里没想过要离开纽约，不知该如何作答。

“你考虑一下，如果你感兴趣，玛丽会安排你下周与从香港分部来的人面试。”斯考特说完站起身。高盛的超级面试日到此结束了。

“姑娘，你还考虑什么？去香港分部工作也是在斯考特的手下，你知道有多少像你这样的毕业生想进高盛，为斯考特这样的老板工作？”秘书玛丽在办公室外自己的桌子前小声对林佳玮说。玛丽是一个身材微胖的50多岁的白人妇女，衣着时髦，耳朵下两个大大

的玉坠，与她白色的皮肤非常相称。“香港投行部门的经理们下周来总部述职，周三或周四有空，你哪天好一些？”

“随便吧。”林佳玮随口说，她对去香港工作仍然犹豫不定。

“好，那就周四。”

林佳玮出来时才想起来，下周四是 2 月 14 日情人节。她心里这几天一直想着一个人，可是这个人自从上周六那一晚后就杳无音信。她又不好意思主动打电话给他，只好打给自己姐姐了。

“姐，是我。”

“佳玮，今天面试怎么样？”

“他们的头儿问我是否对去香港感兴趣，让我下周四再跟香港分部的人谈。”

“哦，能去香港也很好啊，这可是高盛。”

“我不想去香港。”

“为什么？”

“不为什么，就想留在纽约。”

“你一个人无牵无挂，干吗非留在纽约？等一下，你不是又恋爱了吧？”

“姐……”

“快交代吧，跟谁？我知道了，是那个在世贸中心背你下来的理查德，对吧？”姐姐女人的直觉真的很准。

“你怎么知道？”

“自从听你说圣诞节前碰上他后，每次聊天都听你提起他。”

“嗯，那之前我们一直没见面，我就时常惦记着他。不瞒你说，自从上周六，我时时都想着他。”

“上周六怎么了？噢，你们……知道了，那去香港的事你就跟他商量呗。”

“我现在只想与他做普通朋友，慢慢来，不想再依赖一个男人。等我在华尔街站稳脚跟，与他平视时，再进一步发展关系。”

“你说得容易，感情这东西可不是你能控制的。对了，你前天打电话时好像说他现在没有工作了，那样你们俩现在已经平视了，让他跟你一起去香港呗。”

“嗯。”林佳玮心想姐姐说得有道理。“姐，能问你个私人问题吗？”

“快问吧，我正忙着哪。”

“你过情人节一般给苏世文送什么礼物？”

“礼物？不瞒你说，我都不记得上次我们俩一起过情人节是什么时候了。”

“啊？那不打扰你了。”林佳玮收起手机，不想细琢磨姐姐的话，此刻只想着是否主动给理查德打个电话。

难道这个理查德真的信守诺言与自己只做普通朋友？哼，你不给我打，我也不打给你，看谁能坚持得久，我正好无牵无挂地一人去香港。

第 16 章
访　客

2002 年 2 月 12 日，春节正月初一。中国正是张灯结彩、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傍晚的纽约曼哈顿与往常一样，街边建筑上各式霓虹灯开始闪烁，街道上是匆匆行走的下班的人群。曼哈顿唯一让人能记起中国春节的只有位于下城的唐人街。

唐人街的中餐馆里此时都张灯结彩，很多门上还贴上了红色的对联。一家叫“朵颐”的四川菜馆里四个学生模样的人正围着一张桌子用餐，他们是离这里只有几个街区之遥的纽约大学商学院来自中国的应届毕业生。

林佳玮在美国每逢过节时最喜欢跟中国来的朋友们一起吃饭了，大家一热闹就把思乡之情冲淡了。可是今天过节她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她不是思乡，而是思念一个人。她这两天一直对上星期六那一晚感到后悔，可说不清是后悔不该留理查德过夜，还是不该让他答应自己以后只做普通朋友。

“林佳玮，这地方选得不错，环境和菜品都比我们去年春节去的那地方强。”一个戴眼镜的男生边吃边评论。

“当然了，佳玮是正宗川妹子嘛。”坐在林佳玮旁边的女生笑着看着她。

“什么时候美国大学里中国春节也能放假 1 天。我们中国人在这里影响还是太小，瞧人家犹太人，咱商学院那些犹太教授到了犹太节日都不来上课。”另一个男生边说边咂着嘴，可能是辣子鸡太辣了。

“不是 1 天，应该像国内一样放 7 天。”

“哈哈，喝酒喝酒，再要两瓶青岛啤酒。”四个人一起笑了起来。

“做梦吧，我们在这里毕业连工作都找不到。”戴眼镜的男生放下酒杯发了一句感慨，四人面面相觑，低头吃饭。

几秒钟后，另一个男生打破沉默，“反正我无所谓，本来就没想留在美国，回上海呗，我再不回去女朋友就跟别人跑了，呵呵。”他的话使沉闷的气氛活跃了一些。

“我们谁能像你，有一个好爹，回去就能去大基金公司做白领。”

“哈，听着好听，但那是国企，我发愁何时才能还清借花旗银行的学费贷款。”

“我想留下来。”林佳玮身边的女生放下筷子，“刚来美国那个圣诞节去芝加哥我哥哥那儿待了几天。夫妇俩在郊区的房子不大但很漂亮，周围全是树林，车库里停着两辆车。圣诞夜那天晚上吃完饭后，我们都坐到客厅里壁炉旁的沙发上，他们那两个刚上学的孩子给大家表演，男孩弹钢琴，女孩拉小提琴，壁炉里烧着炭火……我觉得那就是美国梦。”另外三个人都不觉放下了手中的筷子，点头赞同。

“你不是想去加州硅谷的‘创业投资’公司吗？联系得怎么样了？”另一个男生问道。

“唉，没赶上互联网泡沫那好时候，现在硅谷那边很多创业投资公司都倒闭了，我又没有那行业的工作经验。再说吧，反正我毕业后得过去，男朋友正在那边学校读书，过去后再接着找。”

“我去年暑假在香港实习的美林已经录用我，我只能去香港了，我们家那位自然跟我一起去了。”戴眼镜的男生显得很无奈，“华尔街这里根本连面试机会都不给我，我也就不多想了。”

“我们四个人两年前一起来的，再过三个月就各奔东西了。看样子只有林佳玮混得最好，要不是‘911’本来去年华尔街的工作就搞定了，现在又面试高盛总部的工作。”另一个男生不无嫉妒地说。

“不仅如此，她还一人吃饱了全家不饿，是吧，佳玮？”坐在林佳玮身边的女生说着，“哎，你一个人想什么哪？光吃饭一句话不说。”

“啊？没有啊，我在听你们说啊。”林佳玮抬起头，发现大家都看着自己，急忙又低下头。

“你怎么大过节的闷闷不乐，皱着眉头？”女生注意到了林佳玮的表情，“怎么了？高盛的面试不顺利？”

“被拒了，他们说我的英语和交流技巧达不到他们投行部门的标准。”林佳玮怕大家看出她的心事，将话题转回到工作上，她没提香港的事，因为自己还没想好。

“哦”，戴眼镜的男生似乎松了口气，安慰林佳玮，“我早就琢磨出来了，其实真正原因是文化背景差异。投行主要与人打交道，想想看，我们在中国时，身边的老外中文说得再好我们还是跟他们隔着一层，因为他们不会跟我们一起打通宵麻将，不会懂得我们话里有话。这里的美国人看我们也一样。所以香港那里才适合我们。”

“精辟！”大家纷纷附和。

“嗯，那里投行跟这里比怎样？”林佳玮认真地问。

“香港的优势是我们中国人机会多，因为同事与客户大多也是华人，并且薪水与美国差不多。劣势是那里的金融市场产品与创新无法与美国总部这里相比，那里的专业经验再回美国来用不上，换句话说去那里工作是‘单程车票’。”他说得头头是道。

“那生活呢？”边上的女生问。

“那弹丸之地当然无法与你的美国梦相比，但中餐比这里好吃多了。”另一个男生做出夸张的憧憬状。

此时林佳玮挎包里诺基亚手机那独特的铃声响了起来。

林佳玮啪地放下筷子，一边起身一边从挎包里掏出手机，她的直觉告诉她这正是她等了一个多星期的电话。她拿着手机在众人好奇的目光下离开了饭桌，直奔餐馆一角没人的地方。

“喂？”

“佳玮，是我。”

“噢，听出来了。你好，理查德。”林佳玮掩饰住自己内心的激动，尽量让自己的声音

显得平静。

“我去了趟伦敦，刚从机场回到家。”

林佳玮听到这话心里舒服了一些，他一下飞机就给自己打电话，心里还是有自己，但他去伦敦也该跟自己说一声，从那里也可以给自己打电话。“是吗？那你好好休息吧。”林佳玮平淡地说，是自己提出做普通朋友，应该坚持做下去。

“你面试怎么样？”

“一般吧，后天还得再去一次。”

“是吗？那是好事啊。你现在在做什么？”

“跟同学吃饭，今天是中国的新年。”

“真的？我也很喜欢中国饭。”

“那你想不想去香港工作？那里的中国饭比这里好吃多了。”林佳玮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问出这样的问题。

“香港？那里太热了，我习惯冷的地方。你知道我刚去伦敦干什么？”

“我哪里知道。”

“上周我在摩根士丹利的英国老板泰德突然给我打电话，说他去莱曼兄弟公司了，任命他成立一个新部门，他想将新部门在美国的业务交给我管，于是我飞到伦敦面试去了。”

“哦，那恭喜你了。”林佳玮为理查德感到高兴之余又有些失落，与这个男人平视的阶段这么快就结束了，成功的男人不会在港湾里待得太久，他们迟早又要出海的，他是不可能跟自己去香港了。

“你怎么说话又像是背诵那客套的外交辞令。”理查德在另一头笑了起来，“我明天晚上请你吃饭，我们一起庆祝一下。”

“不行，我后天还要面试。”

“对了，那就后天，正好是情人节，你面试后到我公寓去吧。”

“你忘了我们的约定？我们俩不是情人，只做普通朋友。”林佳玮说出话就后悔了，她明明这几天心里时时刻刻想着他，可是说出的话却总是反的，也许是那个白明对自己伤害太深，不敢再投入感情；也许自己的事业前途未卜，不想此时依赖上一个男人；也许自己已不再年少轻狂……说不清楚，也可能就是女人的矜持而已。

“哦。”电话另一头的理查德没了词儿。林佳玮这个东方女孩对他来说充满了神秘感，不可捉摸，他不知道此刻她到底在想什么。而越是这样，他越是喜欢。

“怎么不说话了？哈哈。这样吧，我后天面试完再给你打电话，好吗？”林佳玮知道情人节自己最想与这个男人在一起，可她不想这么快就答应他。

“好吧。”

2 月 14 日，星期四下午，纽约曼哈顿下城。林佳玮从高盛总部的旋转门走出来，外边很冷，但她心里却很热。她终于完成了面试，马上又可以见到理查德了。

今天与香港来的经理们面试时自己就有些心不在焉，好在他们也没问什么刁钻的问题，他们最关心的是自己是否愿意去香港工作，而自己的态度明显不够坚决。本来嘛，一边是进入华尔街最优秀的投资银行工作的机会，另一边则是才刚刚开始的那烈火与生死考

验下孕育出的感情，让她无法不犹豫。算了，不再想了，反正面试都结束了，现在得赶紧给理查德打个电话，他可能正在公寓里等得着急呢。

林佳玮伸手到挎包里摸手机，却怎么也摸不到，糟了，她这才想起面试前走得太急将手机忘在宿舍里了。怎么办？回去取？算了，这里距离理查德的公寓更近，干脆直接去找他，给他一个惊喜。

她漫步在金融区的街道上，街道两旁一家挨一家的商店，在照片上见过的香港街道好像也是这个样子，现在那里应该没那么热了吧？走着走着，她注意到前面一家商店门口延伸出一条长队，队伍中多为少男少女。商店玻璃窗上有一个大大的商标，上面画着一个长发女郎骑着一匹白马，Godiva 巧克力？林佳玮想起来应该送给理查德一件情人节礼物，买什么呢？林佳玮从这些少男少女身边走过，他们脸上喜悦的神情让她暂时忘记了面试的事，她开始留意两边的商店。

一股寒风迎面吹来，林佳玮打了个哆嗦，她心里忽然有了主意。

布鲁克兄弟是一家以卖男士正装而出名的老字号。林佳玮选中了一款薄薄的银灰色羊绒衫，式样时髦又大方，手感极好，正好取代他现在穿在身上的那件普通棉毛衫。但她突然意识到自己不知道他的号码。她拿着羊绒衫打量着过往的男顾客。

“你想找一个男士为你试一下？我很愿意，可是……”一个风度翩翩的值班经理模样的老者站到了林佳玮身旁，指了指自己挺起的肚子，做出满脸失望的样子。

林佳玮被他的幽默逗笑了，点了点头。

老者随即找来了两个年轻店员，有一个店员的身材与理查德相仿，穿上一试，林佳玮知道就这件了。可一看价签，她却皱了皱眉，799 美元！赶上第五大道的价位了，虽然产地是苏格兰，也不该这么贵呀。

“有折扣吗？”

“姑娘，很遗憾这件是新款，没有折扣，要不然你过一阵天气暖些时再来看看？”经理好心地向林佳玮建议，转身欲照顾其他客人。

“等等，这件我买了。”她咬了一下嘴唇，果断地说。

与那次陪莉莉在香奈儿购物时不同，今天林佳玮出奇的果断，尽管与那时相比，自己仍然是个欠了一屁股债的穷学生，而且现在连工作聘书都没有。她知道今后的三个月中午自己得在学校饿肚子了。

冬天的纽约白天很短，天色已慢慢暗了下来。走在翠贝卡的石板路上，林佳玮穿着高跟鞋的双脚开始感到疲惫，她想起了莉莉。“911”的前一天她们还在第五大道逛街，第二天莉莉就葬身火海，人的命运竟就是这样难以预测，她不禁黯然神伤。

“佳玮，答应我，如果你哪一天真的跟理查德好了，一定要比我对他好。”莉莉“911”前一天晚上在出租车上头靠在自己肩膀上说的话又在林佳玮耳边响起。那晚她说的醉话没想到现在却真的应验了。经过那一场浓烟烈火的生死浩劫，她当然会加倍珍惜眼前，对理查德好。与理查德在一起，她不想再做什么女强人，而甘愿做个小女人。

边走边想，理查德位于河岸的那幢高层公寓就在眼前了。林佳玮走进路边一家花店的洗手间，锁上门，对着洗手池上方的镜子重新化妆，又从包里掏出那瓶香奈儿香水仔细地

喷洒。

上了公寓门前的台阶，一个穿着笔挺呢子制服大衣的门房为她拉开大门。

“你好像叫林……”身材瘦高的白人老头看到林佳玮露出微笑。“谢谢。彼得，对吧？我叫林佳玮。”林佳玮想起几天前第一次来时给自己开门的那个耳朵上戴着保暖毛线耳套的老头，笑着走进大厅。“理查德现在在吧？”

“理查德？哦，在。”彼得看着林佳玮手里提着的精致的礼品袋，表情有些奇怪。

“那我可以直接上去吗？”

“噢，当然，2506 号。”彼得指向大厅另一侧的电梯。

林佳玮乘电梯很快到了第 25 层。与上次来时不同，此时走廊里很静，林佳玮能听到自己的高跟鞋踩在脚下厚厚的地毯上那轻微的唰唰声，还有就是自己那砰砰的心跳声。来到理查德的房门前，林佳玮用右手拢了一下自己的头发，将衬衫的领子抚平，并最后检查了一遍自己的服饰。一切停当后，她抑制住激动，屏住呼吸，用右手食指轻轻地敲了两下门。

林佳玮脑子里开始想象开门的理查德会是什么样子。10 天没见了，他仍留着那艺术家式的长发和络腮胡子，还是已经剪发剃了胡子恢复到以前那风流倜傥的模样？他这几天又创作了新的画吗？会挂在那一面墙的什么地方？既然他已找到了工作，也许不用再退掉这套公寓，那样以后自己可以经常周末傍晚时过来与理查德一起看那美丽的夕阳在哈德逊河对面西下。

等了大约 5 秒钟，屋里没有反应。他不在吗？还是在专心画画？林佳玮又敲了两下门，这次用了些力。

“理查德，有人敲门，我帮你去开了啊。”屋里突然传出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沙哑的嗓音似乎在哪里听到过。

林佳玮的血液顿时凝固了，她左手的礼品袋“砰”的一声掉到了地上，她呆站在原地，但顷刻间她便清醒了过来，随即转身向电梯跑去。

刚跑过走廊的拐角，身后传来开门声，随后又传来那女孩的声音：“奇怪，怎么没人呢？这地上有一个口袋，理查德……”

美智子！林佳玮想起了去年夏天在汉普顿斯派对上听到的那独特的声音。她没有等电梯来，拐到旁边的楼梯跑了下去，此时她只想尽快离开这里。

第 17 章
陌　路

2002 年九月初，新泽西。“911”已过去一年了，美国的经济开始缓慢地复苏。但年初已企稳的股票市场夏天时又开始动荡，纳斯达克指数从年初时的 2000 点跌到了 1300 点。

周六的上午，苏世文一个人坐在客厅沙发上翻阅着这几天的《华尔街日报》。凭着老婆林佳怡办下的绿卡，他在去年 11 月份幸运地找到了工作。虽然不是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只是一个总部在加州的一家小金融公司在纽约地区的分支，虽然公司地点不在繁华的曼哈顿——十几个人挤在新泽西州北部 1 号路上一幢写字楼的一个角落里，虽然年薪只有 8 万美金——比林佳怡少了三分之一，并且没有股票等其他收入，苏世文却感觉很知足。这是他在美国的第一份工作，这份工作对他来说就像是久旱逢甘霖，自己不再是一个在家里闲着的无用之人。

这时报纸上的一个标题吸引了他的注意力：“朗讯公司股票跌到 1 元以下创历史新低，公司面临破产危机，贝尔实验室科学家离开去大学任教。”破产？不至于吧，朗讯公司仍然是美国最大的电信器材供应商，它的贝尔实验室仍有几百位世界上最优秀的科学家以及上千项专利，这是哪儿来的谣言？不过朗讯公司股票确实已跌入垃圾股的价位，几位贝尔实验室知名科学家也已相继离开公司去大学任教，林佳怡的老板就是其中之一，他上个月刚辞职去了德州大学计算机系当教授。

林佳怡一早就去公司加班了。老板走后大家群龙无首，人心惶惶。时间到了下午，苏世文像往常下班时一样去接她。美国的经济与股市均处于低潮，人人觉得工作难保，自己那辆二手本田车这一年的表现却出奇的好，从未熄过火，苏世文将买新车的事一拖再拖，反正自己公司不忙每天总是先下班，两人的公司离得又不远，他上班后仍然每天接送林佳怡。

苏世文轻车熟路地开车到了贝尔实验室办公楼前的停车场，这里车辆比去年时少了很多，据说最近朗讯又裁了一批人。正要下车，忽然看到远处楼前的小径上一对男女正在踱步交谈，正是林佳怡和她的同事莫尼士，一个瘦瘦的年轻印度人。

两个人不在办公室工作，到外面来聊什么？苏世文感到很好奇，犹豫了一下没有下车过去打断他们，而是留在车里远远地观察。两人在小径上走走停停，苏世文实在坐不住了，打开车门准备出去，此时两人沿着小径拐向办公楼的侧面。苏世文趁机迈出车快步跟了过去，走到拐角他放慢了脚步，看见两人正坐在树下的长椅上交谈，距离太远听不清他们的谈话内容。林佳怡神态焦虑地说着什么，莫尼士坐在边上似乎正在安慰她，看情形像是男朋友在安慰女朋友。

苏世文此时内心复杂，但只觉火气往上冲，难道这个比林佳怡小三岁的印度人在追

她？虽然稚气未消，但他完全有这个条件——聪明、英俊、前途无量，一年来借工作之便与林佳怡每天耳鬓厮磨，两人也许已有了感情。苏世文有些失落，女人在焦虑需要帮助时肯定找自己最信任、最亲近的人，难道自己已不再是那个人？他又有些解脱与释然，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自己与林佳怡虽然每天生活在一起，但感觉已形同陌路。既然自己不再爱她，为何要阻止别人追她？也许分开的时候到了……

正想着，他看见莫尼士伸手欲去扶林佳怡瘦削的肩膀，林佳怡转身躲闪但态度并不坚决，他实在看不下去了，想冲过去但脚却没有动，他拿出了手机。

听到铃响，林佳怡站起身从兜里掏出手机，莫尼士尴尬地收回了胳膊。

“喂，世文你在哪儿?”

苏世文转过身贴着墙角小声回答：“我……噢，我在路上，5 分钟以后到。”说完他快速跑向停车场。

回家的路上两人都默不作声，苏世文好像在等待林佳怡说点儿什么，林佳怡则一路望着窗外面带愁色。

“上午看报纸分析说你们公司可周转的现金已剩不多，你们部门来新老板了吗?”苏世文看到林佳怡的样子没有说出“濒临破产”这个词。

“嗯。有名的人都想离开，这个时候谁会来这里。”

“那你们这些人怎么办?”

“前天刚听说上面要将我们几个人并入其他研究部门。”

“哦。”苏世文看了一眼林佳怡，怪不得她这两天一直愁眉不展。她现在被问到了才轻描淡写地告诉自己，却宁可向别的男人诉苦。

两人各想心事，一路沉默。

汽车上了花园州高速，苏世文突然又开了口：“你们组的人一起调到另一个部门还是被分散到其他几个部门?”

“应该是一起调吧，怎么了?”林佳怡扭头奇怪地看了一眼苏世文。

“哦，没怎么，随便问问。”接下来两人一路无话。

回到公寓，两人都无心做饭，苏世文借口出去买熟食，开车又上了路。他脑子里很乱，想独自静下来思考一下。两人婚后不久便分开在两地上学，聚少离多。以前不在一起时总幻想两人团聚后的生活，可一旦到了一起，幻想却逐渐被每天生活与工作的压力取代，两人的弱点彼此暴露无遗，难道只有距离与幻想才能维持爱情？也许自己当年根本不爱她，只是因为留学时的共患难将两人维系在了一起？总之现在与以前不同了，林佳怡已不需要自己，也许到了该分手的时候了。

他越想心里越乱，拿起手机拨给师姐，这种时候只有刘姐能理解他的心情。

“帅哥，好久没联系了，最近过得如何?”

“瞎混呗。”

“你听起来好像情绪不高，又有思想问题?”依然一口东北腔儿的刘姐说话总是单刀直入。

“哦，没事儿，周末一个人待得无聊。”

“一个人？林佳怡呢？”

“她加班去了，噢不，她刚回家，是我一个人又开车出来了。”

“哦，听说她们公司最近很糟，已经裁了很多人，她没事吧？”

“不知道，应该没事吧，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被炒鱿鱼对她们公司的声誉影响太大。”

“咳，这可是美国，资本家这个时候自身都难保还考虑什么声誉？”

“嗯。”苏世文觉得刘姐的话有道理。

“我正想打电话找你呢。”刘姐换成了喜悦的语气，“我想邀请你和佳怡 11 月 16 号参加我的婚礼。”

“噢，恭喜你呀！怎么大家都选今年结婚，我们公司这边只有十几个人，却有两个人准备马上结婚。”

“咳，经济不好，只有家庭能提供避风港，治愈失业恐惧症。”

“你们怎么不选金秋十月？11 月 16 号都快到感恩节了。”

“没关系，反正教堂仪式与吃饭都在室内。我们俩想婚礼后就回国去度蜜月，只有年底那段时间能请长假。”比自己大一点的刘姐就想得比较实际。

“师姐，到时林佳怡可能去不了。”

“怎么，她周末加班一直到年底？”

“不是，我们俩很快会离婚。”

“什么？我说你这小子思想有问题嘛。你可要想清楚，这可是一件严肃的事，开不得玩笑，你们毕竟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快 7 年了吧？别人都高兴地准备结婚就你要闹离婚，真扫兴，不跟你说了，你好好想想吧。”刘姐挂了电话。

苏世文觉得自己在师姐面前自讨没趣，不但未得到理解，还扫了她的兴，他更加烦躁，很快汗流浃背。他将手伸向空调，一丝凉风也没有，新泽西 9 月份的中午依然骄阳似火，年初花了 400 美元修复的本田车的空调此时又出了问题。

“怎么偏偏这时坏了，没一件事顺心。”苏世文气急败坏地骂了一句，只好打开两侧车窗，一股凉风随即吹来，他头脑清醒了一些，开始思考与林佳怡分手前自己该做的事。

第 18 章
撤　离

新泽西州萨米特镇，9 月中旬的周末。往日人来车往，新泽西州最繁忙火车站之一的萨米特火车站在这周末的下午静悄悄的。一列从曼哈顿方向开来的通勤火车刚到站，稀稀拉拉的乘客正从车厢中往外走。

不远处火车站出口处的接人区，一辆崭新的绿色雷克萨斯 SUV 停在那里，发动机没有熄火，静静地运转着。坐在驾驶座上的林佳怡注视着正从车站出来的一个个乘客。

“佳玮!”林佳怡终于见到了刚走出车站区东张西望的妹妹。

林佳玮闻声走了过来，好奇地看着眼前这辆漂亮的 SUV，打开车门将自己的背包放在后排座上，自己坐到了前排副驾驶的座位上。

“哦，一股新车的味道。”林佳玮上车后环顾四周，“什么时候鸟枪换炮了?”

“上周日刚买的。苏世文前一天突然发神经，说第二天为我买新车，不到两个小时就买了这辆。”

“是吗? 听起来不像他的做事风格，他这个学理科的人一向很谨慎的。”

“是有点儿奇怪，他还非要买这么贵的，说是开着安全。”

“他人哪? 怎么放心让你一个人来?”

“去健身房了。他说以后不再坐我边上了，我应该适应独立开车。”

“噢。”林佳玮没有再问下去，马上转移话题，“姐，上次冬天来没觉得，你们这里真漂亮，在火车上这一路我脖子都看累了。”

“从曼哈顿来的人刚到这里都有这样的感觉，待久了就不觉得了。”林佳怡驾驶汽车缓缓驶过萨米特镇中心的商业街。

“这里这么热闹！我们下去逛逛吧。”林佳玮看着窗外路两侧一家家装潢别致的小店。

“你这不是成心考我的停车技术吗?”林佳怡开始紧张地在路边停靠的一辆辆车中间寻找停车位。

姐妹俩找到一家小吃店坐了下来。

“你也尝一口吧?”林佳玮将刚从隔壁店买的冰激凌递给姐姐。

“我还是喝我的茶吧，那冰激凌看着都冷。”林佳怡将刚买的两杯热茶放在两人面前。

“我怎么不觉得，多好吃啊！你记得吧，我小时候最喜欢吃这种东西，可当时买不起。现在买得起了却又怕长胖不敢吃。唉，这就是人生啊。”

“瞎说，你小时候可没少吃冰激凌，我舍不得吃，都让给你了。”

“姐，真的?”

“当然是真的，要不然你能长得高我一头？”

“嗯，我知道咱爸小时候最宠我，我小嘛，可我不知道那时候你就一直让着我。”林佳玮说话很快吃掉了冰激凌，拿起茶杯喝了一口被烫得直咧嘴，“哦，冷热两重天哪。”

“说正事吧，我今天还得去公司加一会儿班。”林佳怡看了看手表，“你后天就去芝加哥了？”

“嗯，普华永道㊀让我尽快去报到。我今天是来与你们道别的。”林佳玮脸色暗了下来。

“芝加哥那里那么冷，你还不如去香港。你失去了去香港的机会多可惜呀，那里以后还可以回内地发展，况且那是高盛。”林佳怡惋惜地看着妹妹。

“姐，你才 29 岁，怎么说话的语气跟妈似的。都已经过去了，我们得往前看，少年壮志不言愁嘛。”林佳玮坐直身体，自己给自己打气。

“你要是当时面试时不犹豫，态度坚决一点儿，情人节那天与香港经理们面试后及时表决心，不出现情绪波动……唉！”

“姐，你怎么还念叨，再说我不高兴了。”

“都怪那个理查德，你当时要是不动情现在早去香港了，也怪我当时没及时给你泼冷水。”一向做事认真的林佳怡继续说着，不理会妹妹越来越难看的脸色。

“姐！路是我自己走的，选择是我自己做的，你别再说了好不好。”林佳玮放下茶杯，真的有点儿不高兴了，“人家本来今天高高兴兴地来与你告别，你却总说这些过去的事情。”

“我不是关心你嘛，你电话里又不愿意说。你和理查德就这样匆匆结束了？”

“姐，我真服你了，从小就认真，到现在还没变。”林佳玮稍稍平复了一下情绪，“他后来找过我几次，我没有见他。”

“也许那天发生的事是个误会？你应该给他机会解释嘛。”

“解释？我不是那个新加坡女孩，吃几顿饭买几件衣服气就消了。我不会容忍在那种时候，另一个女人出现在他公寓里，不管是什么理由，即使他们什么都没做，句号。”林佳玮站起身，“我去趟洗手间。”关于她的话题到此结束了。

“姐，说说你自己吧。”林佳玮从洗手间回来，看着眉头紧锁的姐姐。

“我有什么好说的？最近我们公司情况不好，老板也走了，刚工作不久就得开始担心被裁员。”

“你和苏世文怎么样？”

“平平淡淡。以前在两地上学、一起奋斗的那种相依为命的感觉不知什么时候渐渐没有了，剩下的只有彼此责备、争吵，现在连吵架的情绪都没有了，每天各忙各的。”

“很多情侣都是只能在一起吃苦，却不能一起享福。”林佳玮感叹道，“你现在后悔吗？”她说完赶紧看着姐姐的表情，不确定自己问这句话是否合适。

“后悔什么？当年选择与世文结婚？”林佳怡最近有时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她有一

㊀ 普华永道（PricewaterHouse）：美国最大的咨询审计公司之一。

种女人的直觉，苏世文现在想离开她，但不知为什么他一直不说出来。“说不好。我们走吧。”林佳怡站起身。

林佳怡全神贯注驾驶着汽车缓缓驶出萨米特镇中心的商业街，拐入一条起伏的镇间公路，逐渐驶上一个山坡。

“看，曼哈顿!”

秋高气爽，蓝天白云下，远处曼哈顿的楼群像一幅清晰的图画展现在眼前。林佳玮心中感慨万千，过去两年里给了她快乐、伤心，让她体会了生死一瞬间的这座城市，自己还会回来吗？

11 月中旬的一个早晨，天气阴冷，路旁的橡树几次秋风过后只剩下了干枯的树枝。苏世文迈进停在路边的灰色本田车，打了几次火发动机仍然没有启动，这辆车最近不知怎么了，又开始像一年前一样经常出故障。他像以前一样开始前后拨动操纵杆，可这次却不灵了，本田车像是一匹发了脾气的马，任苏世文怎样赶都不肯迈步。他看看表开始着急起来，手忙脚乱地忙活了一阵后，本田车总算发动了起来。

“你要是再这样对我，我就把你卖了。”苏世文敲打着方向盘。

早晨七点半，新州 1 号公路上车辆没有往日那么拥挤，不知是冬天来了大家早晨窝在被窝里不想起来，还是失业待在家里的人越来越多。苏世文看着车窗外掠过的路边的一个个加油站，油价已经跌到了每加仑 99 美分。像往日早晨上班时一样，他习惯性地打开收音机，调到 1130 波段彭博实时金融广播台。已经开盘到下午的欧洲股市今天又在下跌，预示着两个小时后开盘的美国股市可能会同样糟糕。美国的股市上个月跌到了 5 年以来的最低点，标准普尔 500 指数只剩 800 点，比 2000 年最高时跌了近 50%，纳斯达克股指则更糟，从 2000 年时的 5000 点跌到了现在的 1200 点。林佳怡所在的朗讯公司的股票已在 1 美元上下徘徊了一个多月。

苏世文的小公司坐落在 1 号公路与 440 号高速公路交会处的一幢写字楼里。他走出电梯，推开公司的玻璃门，门口没有接待小姐，楼层拐角的几个房间除了留下一间做老板的办公室外，其余墙壁全被打通，放上几排并在一起的计算机桌，这便是整个公司。苏世文记得去年来面试那天老板特意解释说这里只是公司的一个分部，在加州的总公司有 500 多名雇员和一幢漂亮的办公楼。

时间刚过 8 点，往常快到 9 点才坐满的办公室已经来了一半人，这几天风传总公司可能要开始在这边裁人，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在老板来之前赶到，好给自己加分。苏世文坐在计算机屏幕前，脑子里却在想着别的。

早晨出门时他告诉林佳怡今晚下班后一起去 22 号公路边上的一家餐馆吃饭，林佳怡听后有点奇怪，两人已经很久没一起出去吃饭了，今天又不是什么特殊日子，但她未细问，她新被调去的部门这几天还有一大堆琐碎的事情等着她去处理。

过了一会儿，身边的人都挺直了腰板摆出全力以赴的架势，苏世文知道是老板到了。但他今天却怎么也集中不起注意力，眼睛盯着屏幕，脑子里一直想着晚上吃饭时怎么向林佳怡开口谈离婚的事。她听到后会如何反应，是伤心流泪，还是冲自己发火，将自己赶出公寓？他此时意识到虽然以前两人闹别扭时“离婚”这两个字经常会挂在口上，但真到了

这种时刻说出口却非易事。他想起了这几年两人留学的艰辛，每当困难的时刻是林佳怡那平静的心态坚定着两人的信心，自己若不是因为林佳怡的绿卡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晃呢。苏世文的心情像是窗外阴沉的天空，越来越糟。

转眼到了中午，窗外开始下起小雨，雨点啪嗒啪嗒地打在旁边的玻璃窗上，外面的景物变得越来越模糊。苏世文仍然坐在座位上对着屏幕发呆，左手机械地反复转动着一支铅笔，除此之外便是每隔 10 分钟用右手手指轻触一下键盘，否则眼前自动定时锁屏的屏幕就会变黑。其他人都纷纷起身去楼下餐厅吃午饭，他此时却一点胃口都没有。

时间在一点点过去，本想白天调整好自己的情绪为晚上的谈话积蓄精力，随着“最后的晚餐”时间的一点点临近，苏世文觉得自己却越来越烦躁，越来越虚弱。

眼看快到下午 4 点了，他的手机响了，是林佳怡打来的。林佳怡一般很少白天上班时给自己打电话，难道今天又要加班，晚餐时间得推迟？

听筒里传来了林佳怡的抽泣声。

“喂，喂，你怎么了？哭什么？说话呀！”苏世文不觉坐直了身体，神经开始紧张起来。

“公司人事部门刚找我谈话，我被裁员了。”林佳怡一边说，一边还在抽泣。

“什么？这怎么可能？”苏世文不觉提高了声调，左手的铅笔掉到了地上，旁边的同事转头吃惊地看着他。意识到自己的失态，他站起身走到门外的走廊上。

“我晚上不能去吃饭了，他们没收了我的通行卡，明天就进不来了，我这里还有很多东西要整理。”

“噢，你别着急，我下班后过去帮你一起收拾，等着我。”

放下电话，苏世文反倒振作了起来，林佳怡此时需要他，他觉得有一种力量在驱使着自己去帮助她，这些天想了很久的离婚宣言被搁置到了脑后。

与一年前不同，2003 年纽约地区迎来了白色的新年。然而高兴的只有那些在屋外圣诞树下滚雪球的无忧无虑的孩子们，美国东海岸接连不断的暴风雪以及随之而来的寒冷天气对本已脆弱的纽约地区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

林佳怡与原来组里的其他几个同事在去年 11 月那次贝尔实验室史无前例的大裁员中同时丢掉了工作。由于低迷的经济，美国招收博士的研究所与公司越来越少，对于一直做学术研究的林佳怡来说在美国的出路只剩一条——像前老板一样去学校任教。然而这两年大学里的经费也被不断缩减，空缺很少，林佳怡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

苏世文帮助林佳怡联系了很多所大学，终于在春天时林佳怡拿到了纽约州西北部雪城大学㊀计算机系的聘书。

她在贝尔实验室的那些博士同事也陆续在各大学找到了职位。

随后，苏世文的小公司宣布关闭在新泽西的分部，十几名雇员面临两个选择：自动减薪被并入加州总公司，或者拿两个月的工资回家。苏世文没有犹豫，拿工资回了家。他觉

㊀ 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位于美国纽约州西北部 Syracuse 市（锡拉丘兹市，因年降雪量居美国城市之首而被称为“雪城”）的一所综合性私立大学，创建于 1870 年。

得自己与林佳怡不同，只是再找个工作而已。

2003 年 6 月，苏世文与林佳怡开着载满行李的 SUV 离开新泽西前往雪城市。

手推方向盘的苏世文向林佳怡问起了莫尼士的去向。

“他准备去犹他大学任教。”林佳怡纳闷儿苏世文为何只对莫尼士感兴趣。

“犹他州？那好像在西部的山区吧？”苏世文想着美国地图上犹他州的位置。

他觉得两年来与林佳怡在一起时的那种自卑感随着那场暴风雪消失了，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他还得继续与这个女人“相依为命”。

两人心情复杂地望着后视镜里依稀可见的曼哈顿的楼群，它们越来越远，逐渐消失。

第二部
泡沫形成（2004—2007）

第 19 章
小提琴

2004 年 2 月初，中国春节刚过不久。波士顿市区里的汉廷顿大道两边的积雪仍未融化，周五的傍晚寒风瑟瑟，街道上行人很少。一个瘦高的男青年从地铁里走出来，被冻得有点发抖。刚刚下班的刘思皓大学毕业已经几个月了，现正在波士顿一家经济咨询公司做助理分析师。波士顿对于他来说并不陌生，但从只有一万多人的新罕布什尔州大学城汉诺威镇搬到这座有 60 万人的新英格兰地区㊀最大的城市，他还是有些不习惯。

2 月份也许是波士顿一年里最糟糕的季节，下午不到 5 点钟天就黑了，街道两边建筑物上为圣诞节与新年装饰的彩灯已被逐渐撤去。刘思皓的心情像路灯下的一座座砖石建筑，寒冷而压抑。到地方了，他摘下手套，从大衣兜里拿出一张纸片在路灯下核对了一下上面抄的地址，赶紧又将手套戴上。离世界著名的波士顿交响乐团只有一街之隔，有一座外面由石头砌成的古建筑，这里是 1903 年建成的新英格兰音乐学院㊁的演出大厅——乔丹演出厅。

刘思皓走入乔丹演出厅，满眼都是温暖而古色古香的木头，顿时忘记了外面的寒冷。

“思皓，在这儿哪！”楼下一个穿西服的东方小伙子正在冲他招手。

那是他在大学里最好的朋友，在香港出生的周翰庭。他与刘思皓一起考入达特茅斯学院的工程系，但没有像刘思皓转入经济专业，他去年从工程系毕业后考入波士顿市北边查尔斯河对面剑桥市㊂的麻省理工学院读研究生。周翰庭的弟弟周翰石是新英格兰音乐学院钢琴系大三的学生，今晚是学院 2004 年第一场公开演出。他届时将演奏钢琴，特意送给哥哥两张票。

刘思皓走过去在周翰庭身边坐下，“这个演出厅很特别。”刘思皓边说边环顾能容纳 1000 人的大厅，整了整自己衬衫的衣领。

周翰庭像以前听音乐会时一样，总是早早到达，平时随意的便装换成了平整的西服。“当然了，去年它刚过 100 岁生日，不仅是美国的文物保护建筑，而且音响效果是美国音乐

㊀ 新英格兰地区：美国东北部的统称，因为最早从英格兰乘船来的移民均在此地区登陆、居住。包括以下六个州：缅因州、佛蒙特州、新罕布什尔州、马萨诸塞州、罗得岛州、康涅狄格州。

㊁ 新英格兰音乐学院（New England Conservatory Of Music）：创建于 1867 年，美国最早的私立音乐学院，现有 750 名本科与研究生。

㊂ 剑桥市：大波士顿区包括波士顿市、剑桥市以及周边很多镇。商业与文化中心主要在波士顿市，剑桥市则以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两所大学闻名。波士顿市和剑桥市由查尔斯河隔开。

厅里最好的。”周翰庭郑重其事地介绍。

“噢，是吗？居然比旁边的波士顿交响乐团演出厅还好。你怎么早不介绍我来这里？”

说起音乐，刘思皓是个门外汉，他有限的音乐知识都是从周翰庭那里学来的，自己看的第一场音乐演出也是大一暑假时周翰庭拉着自己搭车到波士顿郊区的“泰格屋音乐中心”[㊀]看的。如果说对哪种乐器最感兴趣，刘思皓最喜欢钢琴，周翰庭之前说今晚周翰石要演奏柴可夫斯基的钢琴曲，反正自己刚来波士顿周末正无处可去，于是就来了。

演出厅已逐渐坐满黑压压的观众。7 点整，演出开始了。节目单上排在前面的是交响乐演出，周翰石的钢琴演奏被排在后面。大厅的音响效果确实好，尤其是坐在离舞台不远的第 15 排，能清晰地感觉出各种乐器的不同声响。但这些弦乐里没有刘思皓喜欢的钢琴，演奏的曲子也不熟悉，看着台上同时演奏的几十个人，他不知应该将注意力放在哪里。当演奏到第四支曲子时，也许是一周的工作太累了，或者是厅里太暖和，刘思皓不知不觉低头睡着了。

“啊？”不知过了多久，刘思皓突然醒了过来，是旁边的周翰庭碰了一下自己。

此时台上只剩一部孤零零放在那里的钢琴和三把椅子。台下鸦雀无声，观众们似乎在翘首以待。不一会儿，主持人走出来宣布下一个节目：柴可夫斯基《“a 小调钢琴三重奏》，演奏者两个是学院学生，另一个是附近学院附中的学生。怎么是三重奏？刘思皓又仔细看了一眼手中的节目单，刚才自己未注意到周翰石的名字边上还有两个名字，一个是大提琴手，另一个是小提琴手。刘思皓以前未看过钢琴三重奏，但既然是“钢琴”三重奏，肯定以他喜欢的钢琴为主。

看着刚醒来有些迷糊的刘思皓，周翰庭在他耳边轻语：“翰石下面就出场了，这首曲子是柴可夫斯基写的唯一一部钢琴三重奏，这是他当时为纪念去世的好朋友钢琴家鲁宾斯坦而写的。”

“嗯。”刘思皓点点头，一边打了一个哈欠。

这时从舞台侧面鱼贯走出三个人，走在前面的是与哥哥一样瘦瘦的周翰石，跟在他身后的是一个金发小伙子，手里提着重重的大提琴，两人都穿着庄重的黑色演出服。走在最后面的是一个手提小提琴的东方少女，身穿红色晚礼服。

“曲子分为两节，第一节叫‘悲歌的小品’。”周翰庭小声补充。

台上三人在椅子上坐定，周翰石与钢琴在后，少女与金发青年一左一右在前。他们在那里静默了整整 10 秒钟，似乎在酝酿感情，大厅里寂静得能听到附近人的呼吸声。周翰石冲前面另两人点点头，钢琴声开始响起，几秒钟后大提琴声随之传来，带出悲伤的主旋律，接下来是少女手中那把小提琴将观众带入曲子的第一个高潮。之后乐曲的每一次转折都是由周翰石那清脆响亮的钢琴带起，或柔和舒缓，或刚劲激昂，为下面段落设定主题基调后便逐渐退入背景，然后金发青年的大提琴开始倾诉主题，接下来少女的小提琴加入进

㊀ 泰格屋音乐中心（Tanglewood Music Center）：位于波士顿市郊，是波士顿交响乐团在每年夏天为年轻的未来音乐家们设立的夏季音乐学院。每年夏天这里定期举行音乐节及各种演出、培训及交流活动。

来。纤细委婉的小提琴与厚重悠扬的大提琴听起来像是年轻少女与一位长者在交谈，再往后听起来更像是一个人与命运在对话。

刘思皓不觉睡意全无，他的目光被台上那一袭红色的晚礼服吸引，确切地说是在东方少女的手臂上。每当钢琴开始一段新的旋律，大提琴开始加重那个主题，少女那白皙的手臂便开始移动，刘思皓觉得那是为自己开始与命运进行新一轮的对话，他的目光随着那手臂上下移动，频率愈来愈快，直到一个新的高潮，随之沉寂下来让位给钢琴，钢琴又开始……就这样周而复始。

乐曲第二节开始后钢琴的比重明显加大，可每一个高潮依然由那把小提琴掀起。50分钟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刘思皓以前听音乐会从未觉得时间过得这样快，从未觉得小提琴竟然也有如此的感染力。当整个乐曲最后一个音符落定，刘思皓的目光仍停留在少女的手臂上，期待着与命运对话的下一个轮回，只见那白皙的手臂在半空中划了一道优雅的弧线后与戛然而止的音乐一起停下了。

身边观众都站起身热烈鼓掌，边上周翰庭兴奋地尖叫起来，刘思皓跟着站起身。台上三人向下面鞠躬致谢，他将目光锁定在那位少女身上，但看不清她的面容，只看到那像火一样燃烧着的红色晚礼服。

周围观众开始退场了，周翰庭看着仍然站在那里若有所思的刘思皓，“怎么样，翰石的演出精彩吧?”

“她现在多大?”

“翰石今年20岁，我不是跟你说过嘛。”周翰庭不解刘思皓问话的含义。“我们走吧。”看刘思皓仍站在那里不想动弹，周翰庭很纳闷儿以前一起看音乐会没见过刘思皓这般反应，这个门外汉今天怎么了?“走吧，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周翰庭带刘思皓来到了后台。这里正在举行一个小型庆祝会。上百人拥挤在一间不大的房间里。学生音乐家们还都穿着刚才演出时的盛装，中间夹杂着穿着便装的家属与朋友，香槟酒与各式饮料摆在角落的桌子上。刘思皓跟着周翰庭在站立交谈的人群中挤来挤去，周翰庭在寻找弟弟周翰石，刘思皓却在暗中找寻着别的什么。突然，他发现了那红裙子正站在离放饮料桌子不远的地方，趁着周翰庭不注意，他转身挤了过去。红裙子还站在那里，正在与一个穿黑色礼服的白人男孩交谈。眼看走到了近前，东方少女似乎已结束与那男孩的谈话，身体向这边转过来，刘思皓只觉得心跳加速，瞬间失去了刚才的勇气，赶紧侧身走到桌前假装倒饮料。

“你怎么不喝香槟酒?难道你也没到21岁[㊀]?”刘思皓耳边传来清脆的普通话，里面似乎夹杂着一点儿南方口音，还有点美国人说中文的那种味道。

刘思皓装不下去了，只好红着脸转过身。“噢，我，我……我倒错了，当然要香槟酒。”

四目相对，刘思皓的第一印象是这个女孩儿的眼睛会说话。

女孩儿看着眼前这个明显冲着自己走来却不敢承认的高高瘦瘦的大男孩，戴着眼镜涨

㊀ 21岁：美国法定准许饮酒年龄，在21岁之前摄入任何酒精都触犯法律。

得通红的面孔不算英俊，但很端正，一个文质彬彬的书生模样。“你果然是中国人。我刚才还害怕自己上来说中文太莽撞呢，呵呵。元宵节快乐!”

“哦，元宵节快乐!”

“你也是南方人吧？听你说话好像……”少女继续着主动姿态，她虽然说话大胆，脸上仍掩饰不住少女的羞涩。

“嗯，我父母都是上海人，不过我6岁就过来了。”刘思皓说话时不敢看少女那会说话的眼睛，也不敢看她那裸露在晚礼服外的柔软光滑的脖颈，圆润的肩膀，只好将目光移向她刚才演出时那吸引自己的白皙的手臂。

“是吗？那我们算是半个老乡了，我妈妈是扬州人，后来去上海上的学。我是在加州出生的，很小就回到中国，12岁才又过来。”少女说着停顿了一下，“你为什么一直盯着我的胳膊，上面有画吗?”她咯咯地笑了起来，

“哈哈，对不起。”刘思皓不好意思地将目光移回到少女胖乎乎的脸庞，她的眼睫毛长长的，顽皮的小鼻子下边挨着嘴边有一颗小黑痣正随着笑耸动，“你刚才琴拉得真好。你叫什么？能告诉我你今年多大吗?”

“15岁，我生日是9月份，我的名字你已经知道了。”少女大方地说。

“噢，你才15岁？我大学刚毕业，刚过21岁，终于可以喝酒了，呵呵。”刘思皓得意地举了一下手里盛香槟酒的塑料杯，接着说，“你的名字我已经知道了？哦，你是说从节目单上，但中文是哪两个字?”

“天空的天，智慧的慧。朋友们都叫我的小名，琪儿。”

“是吗？我们俩的名字好像有点儿关联，我叫刘思皓，思想的思，皓月的皓，你的‘天’对我的‘皓’，你的‘慧’对我的‘思’。”

“真的哈！来，干杯!”琪儿拿起手中盛雪碧的杯子与刘思皓碰杯，两人这次一起笑了起来。

刘思皓在琪儿面前已不像刚才那样拘谨，“说实话，我以前只喜欢钢琴，看了你刚才的演出后才觉得原来小提琴演奏起来也很精彩。”

“是吗？谢谢。我妈妈原来在上海音乐学院学的就是钢琴。”

“哦，怪不得你的乐感那么好，那她现在呢?”

“她现在在波士顿当家教，教小孩钢琴课。你为什么原来只喜欢钢琴?”

“说不好，也许是钢琴那雄浑的声音，与钢琴比起来小提琴声音太弱，你看交响乐团那么多小提琴，声音合起来却盖不住一架钢琴。”

琪儿又咯咯地笑了起来，心想这真是个可爱的大男孩，喜爱哪种乐器还有按声音大小来排队的？但她忍住没有说出来。

“你笑什么?”刘思皓觉得琪儿在笑话自己音乐的素养不高，赶紧展示自己的钢琴知识，“我听过几首柴可夫斯基的钢琴独奏曲，像《第一钢琴协奏曲》，这是第一次听人演奏他唯一的钢琴三重奏。你们三人对他的作品诠释得真好，贴切地表达了他对好朋友鲁宾斯坦去世的那种悲伤心情。”刘思皓将自己以前知道的和刚才周翰庭讲给自己的综合起来，现买现卖。

琪儿收回了笑容，“嗯，《第一钢琴协奏曲》是他的成名作，这首钢琴三重奏没多大名气。看样子你还挺懂钢琴的嘛。”

听到少女的夸赞，刘思皓得意地挺了挺胸。

“对了，你知道这两首曲子的联系吗？”

“联系？当然。柴可夫斯基1891年出访美国时在纽约曼哈顿卡内基大厅的开幕仪式上指挥纽约交响乐团首演自己的《第一钢琴协奏曲》，一炮走红。而这首《a小调钢琴三重奏》……”刘思皓此刻像以前在学校里考试时一样，先把会做的题答出来，至于不会的，他脑子开始拼命回忆自己库存的那点儿有限的音乐知识。

“说得不错，你刚才提到钢琴家鲁宾斯坦，这两首曲子其实都是柴可夫斯基为他而写——那首成名的独奏曲是写给鲁宾斯坦弹奏的，这首三重奏是鲁宾斯坦去世时为纪念他而写的。”

“哦，我忘了那首成名曲是专门写给鲁宾斯坦弹奏的，怪不得安东·鲁宾斯坦是当时俄罗斯最有名的钢琴家之一。”刘思皓突然想起以前似乎听过安东·鲁宾斯坦演奏过的钢琴曲，他的名字总与匈牙利的李斯特一起出现，一定也很有名。刘思皓对自己活学活用知识的能力很自豪。

“安东？不是，是他弟弟尼古拉，安东也是柴可夫斯基的朋友。”

“啊？”刘思皓脸不禁又红了起来，心中暗暗叫苦，都怪自己画蛇添足。不对，应该怪好友周翰庭，他刚才只告诉自己姓，没有说名，没想到有两个鲁宾斯坦，并且兄弟俩都是钢琴家，这下丢人了。

见刘思皓不好意思，琪儿补充说：“哈哈，没事，很多人都搞错，安东是柴可夫斯基学钢琴时的老师，并且近年来安东名气更大，人们更喜欢安东狂放式的演奏风格，也许现代社会人们太浮躁，压力太大，总想宣泄一下吧，呵呵。”

“刚才是我搞混了。安东狂放的风格更像李斯特，而弟弟尼古拉风格截然不同，是像舒曼一样的欧洲古典派，与柴可夫斯基风格更接近。”刘思皓用自己的逆向推理能力想在琪儿面前为自己挽回些面子。

“嗯，分析得有道理。你确实对钢琴懂很多，经常看演出吗？”

看样子刚才自己答得不错，刘思皓找回了些自信。“我大一夏天时与同学经常去‘泰格屋音乐中心’，对钢琴印象很深，但现在不去了。”

“真的？那现在为什么不去了呢？你应该比那时候更有时间呀？”琪儿的眼神中透出钦佩。

“噢，因为那时小泽征尔在波士顿交响乐团当指挥，他夏天总在中心那里指导，可现在他已离开波士顿了。”刘思皓对自己的回答很满意，既给刚才出丑找了个台阶，又显示出自己对音乐的选择性品味。

“明白了，日本就出了这一位名音乐家，呵呵。因为他是学钢琴出身，后来手受了伤才改学指挥，估计他当时在中心指导那些小孩时偏重钢琴，所以给了你钢琴最精彩的印象。不过我并不欣赏他，我觉得他有名主要因为他是卡拉扬的学生。我现在每年夏天都去中心学习演出，没觉得他走后那里水平就下降了啊！”

刘思皓无言以对，他觉得眼前这个满脸稚气的女孩儿比自己多了点什么，不仅是音乐知识，而是别的什么东西。

“嘿，原来你躲在这！我俩以为你蒸发了呢。”周翰庭与弟弟周翰石不知什么时候挤了过来，看到刘思皓与琪儿站在一起，像一对老朋友一样谈话，两人掩饰不住嫉妒的表情。

来得正是时候，算是对刚才提供不完整信息将功补过吧，刘思皓心想。兄弟俩的及时出现为正陷入尴尬的刘思皓解了围。

“你们三个人原来认识?”琪儿惊喜地问穿着黑色演出服的周翰石。

“噢，让我来介绍。这位是今晚我们演奏的特邀嘉宾，沃纳特山中学㊀的高才生赵天慧。这是我哥哥周翰庭，正在念研究生。这是刘思皓，他们俩是达特茅斯学院时的同学。你和刘思皓好像已经认识了嘛。”

琪儿主动伸出手与周翰庭握手，“你弟弟今晚钢琴弹得真棒!”

“我觉得其实你的小提琴拉得才好，已经‘喧宾夺主’了。你们俩觉得呢?”周翰庭半开玩笑地说，冲弟弟和刘思皓做了个鬼脸儿。

琪儿白皙的脸上顿时泛出红晕，刘思皓在一旁看见觉得很美。

“我也在新罕布什尔待过两年。”琪儿机智地转移了话题。

“真的?”刘思皓和周翰庭都睁大了眼睛。

“那你在新罕布什尔什么地方?”刘思皓不禁窃喜，赶紧趁机追问，刚才音乐的话题丢了人，此时终于找到了在琪儿面前炫耀的机会，达特茅斯学院不仅在新罕布什尔，在整个美国都是最有名的大学之一。

“埃克塞特㊁。我妈妈很喜欢那里，但我不喜欢，那里没有提高音乐的地方，学校里约束太多，连衣服都要穿的一样。还是现在的音乐中学好。”

“嗯，我觉得整个新罕布什尔都太安静，我们在达特茅斯学院的四年只记得树林。”周翰庭不解刘思皓听到琪儿的回答后为何沉默起来，连忙插话。

刘思皓本想借谈论学校炫耀一下自己，听了琪儿的回答觉得没有了必要，埃克塞特只有一所中学——菲利普斯埃克塞特，美国最好的私立中学，平均每年仅考上哈佛的就有15人之多，而她为了学音乐居然放弃了这所最好的中学。

“能考上达特茅斯那么好的大学，你们俩之前一定上很好的中学吧?”琪儿问道。

“嗯，算是吧，我在康州上的那所私立中学还不错。”周翰庭自豪地说。

“我……我没上过私立中学。”见琪儿转向自己，刘思皓不得不回答，开餐馆的父亲哪里付得起私立中学的学费。“但我们学校是纽约长岛最好的公立中学。”刘思皓赶紧补充一句，尽管他也不清楚长岛那么多公立中学到底哪所最好。

“噢，真棒，从无拘无束的公立中学照样考上最好大学，没有给那些贵族中学交冤枉

㊀ 沃纳特山（Walnut Hill）中学：位于马萨诸塞州的Natick镇，距波士顿市近30公里。是美国东北部以培养艺术与音乐人才为主的一所私立高中，与新英格兰音乐学院有协作关系。它每年的毕业生有多人考入茱莉亚学院、新英格兰音乐学院等知名艺术学院。

㊁ 埃克塞特（Exeter）：位于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南部的一个小镇，以其美国历史最悠久的私立高中之一而闻名。

钱。你当时一定是年级第一吧?”琪儿目光里又出现了刚才露出的钦佩。

刘思皓对琪儿的话有点意外，没想到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反而赢得她的钦佩。“不是，第三第四吧。”刘思皓这次没有再撒谎。

“看来我们四个人很有缘，找个星期六好好聚聚如何?”周翰石后悔自己刚才介绍时不该提什么达特茅斯学院，自己本来是最先认识琪儿的，可现在却在一旁一直插不上话。

“好啊。”刘思皓与周翰庭齐声应和。

“可是我不行啊。”琪儿面露难色。“我周末还得练琴。”

“哦，两个小时总抽得出来吧?”周翰石不解地问。

“现在几点了?”琪儿突然想起了时间。

“9 点过 2 分。”刘思皓飞快看了一眼自己腕上的手表，注意到琪儿纤细的手臂上没有手表，象牙色的脖颈上也没有任何饰物。

“糟了，我得走了，我妈妈说好了 9 点在大门口等我。”琪儿神色开始变得焦急。

“别着急，只晚几分钟，我送你吧。”刘思皓不知自己为何冒出这么一句话，觉得自己此时简直胆大得鬼使神差。

“谢谢，不用。”琪儿羞涩地垂下眼帘。

“我们一起送你吧。”周翰石后悔又被刘思皓抢了先，赶紧表态。

“好吧，你们送我到取大衣的地方就行了。”琪儿难违众愿。

“我就不去了，还有事先走了，今晚很高兴认识你。”哥哥周翰庭与琪儿道别，主动退出了竞争。

走廊里周翰石与刘思皓一左一右，穿着红色长裙的琪儿走在中间。

“琪儿，你高中毕业后打算去哪里?”周翰石率先打破沉默，他不想再落后于刘思皓。

“我想去纽约上茱莉亚学院。你们呢，想一直在波士顿?”

“我现在还不知道。”周翰石回答。

“去年毕业时我也曾想过去纽约工作，但“911”那天在曼哈顿亲眼目睹那惨剧后打消了念头。”刘思皓接着周翰石说。

取衣处就在前面，几个人正在排队。周翰石抢先向琪儿要过号码，走过去排队替琪儿取大衣。

“你‘911’那天也在曼哈顿?”琪儿转向刘思皓。

“是啊？难道当时你也在?”

“嗯，我前一天刚参观完茱莉亚的附中，‘911’那天本想到世贸中心的观景台俯瞰曼哈顿。要不是‘911’我现在正在曼哈顿上中学。”

“这么巧?”

两人彼此对看了一眼，世界真的很小。

周翰石手里拿着琪儿的大衣走过来，绅士般地为琪儿穿上。

“谢谢！你们回去吧。”

周翰石从兜里拿出自己的名片，“这上面有我的手机号和电子信箱。你有手机吗?”

“哦，我没有手机，妈妈不让我配。你有笔吗？我给你们留我学校的电子邮箱吧。”琪儿在一张纸片上写下两遍自己的电子邮箱，将纸片对折后撕成两片，分别递给身边的两个大男孩。

两人目送琪儿的背影消失在门口。

与周翰石道别后，刘思皓独自走向地铁站。走到一半，他从兜里掏出那张纸片，借着路灯低头看着上面那一行娟秀的小字，小心地将纸片放入自己的钱夹。他抬起头转身看着身后那一座座砖石建筑。奇怪，它们此时看起来不再像来时那样寒冷而压抑，在黄色路灯下，它们变得像今晚的演出厅一样，温暖而柔和。

第 20 章
机　遇

位于纽约州西北部的雪城市按中国话讲是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

2003 年之前美国知道这个城市具体方位的人不多，但 2003 年 4 月，也就是林佳怡来雪城大学就职计算机系助理教授的前两个月，雪城大学男子蓝球队在未来 NBA 球星卡梅隆·安东尼带领下夺取了雪城大学有史以来第一个美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冠军。喜爱蓝球的美国人纷纷上网搜索、雪城到底在什么地方。现在正值雪城市漫长的冬季。

2004 年元旦刚过，雪城大学体育馆的健身房里，苏世文刚从跑步机上下来，浑身是汗，他走到窗前，一边拿毛巾擦汗一边凝视着窗外被白雪覆盖的校园。陪林佳怡从新泽西州到雪城大学就职计算机系助理教授已有半年了，苏世文的生日是每年的第一天，他刚过完 34 岁生日。与两年多前刚从学校出来四处找工作的焦急心情不同，苏世文最近心情很平静，经常思考自己今后的命运会怎样，找一份工作，与林佳怡在这座偏僻的城市度过一生？看着周围正在健身的比自己小十几岁的美国大学生一个个生龙活虎的样子，苏世文觉得自己仍然与他们一样年轻。他一直觉得有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等待着他，只是不知道那东西是什么，在什么地方。体育馆墙壁醒目之处挂着雪城大学男子篮球队主教练的照片，他在自己这个年龄时就已当上这所大学的主教练，但他之后在这里花了 27 年时间，59 岁时才率队拿到第一个全国冠军，他的一生都与雪城大学的篮球与雪城这个城市维系在一起。而维系自己的事业会是什么？在哪里？

正想着运动裤兜里的手机响了。

“喂，世文，我是尼克，好久未联系了，还记得我吧？你近来怎么样？”

“尼克？”打来电话的是两年多以前介绍苏世文去莱曼兄弟面试的那个猎头，“911”后两人没有再联系过，没想到尼克过了这么久还记得自己。

“好消息，最近莱曼兄弟有新的招人机会，这次是他们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部门。”

“住房抵押贷款？我可是一无所知啊。”

“没关系，他们只需要聪明和擅长数字的人，你肯定够资格。”尼克像是教练在鼓励训导刚入队的年轻队员，语气中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性。

与大多数华尔街的职业猎头不同，尼克不仅认识华尔街投行里许多有用人权的经理，而且自己对与雇主相关的行业领域下功夫研究，因此赢得了雇主与被雇人双方的信赖与尊敬。尼克在电话里向苏世文描述了一番住房抵押贷款证券这一正在华尔街悄然兴起的领

域：20 世纪 80 年代末，日本企业与个人凭借处于巅峰的经济与日元的坚挺在全球范围内大肆购买房地产，刺激了之前一直处于平稳状态的美国房地产价格也开始攀升。但随之而来日本经济的崩溃引发了全球房地产价格的低迷，美国的房市价格在随后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互联网泡沫兴起的 10 年里一直处于零增长。互联网泡沫涨破后，美联储开始大幅降息，将美联储与银行间的短期借款利率从 4% 以上一下降到 1%，导致了房屋贷款利率的骤降。而刚刚经历“911”精神打击、股市惨重损失的美国民众意识到与看不见摸不着的股票投机相比，利用低息贷款购买价格一直平缓的房屋不但能通过拥有舒适宽敞的住宅来巩固家庭这一避风港，而且是实实在在的长期投资。面对快速增长的房屋贷款需求，作为传统贷款方的美国商业银行乐此不疲，一头通过银行零售网点以 2% 的低利息接受老百姓每天的定期存款，另一头以 6% 的利息贷款给购房者，轻易挣得 4% 的差值利润。但这个传统的商业模式有上限，商业银行最多只能贷出其接受存款的数额，并且由于风险控制、金融监管等约束，商业银行能将自己账面上的接受存款放贷给房地产的比例有固定限制。另一方面，这几年受股市重挫的职业投资机构比如保险公司与基金公司正将投资越来越多地从股票转向风险低的债券，但受联邦低利率支配的债券比如美国国债投资回报有限，此时投资者迫切期待着风险较小、回报较高的债券产品的出现。与此同时，受互联网泡沫重创的华尔街投资银行在“911”后一直在寻找新的商机，控制了美国资本市场近百年的华尔街巨头们自然不会放过这一新的市场机会，组织金融工程师想出了答案——房屋抵押贷款证券，为这一 20 世纪 80 年代末由所罗门兄弟公司债券部㊀发明的将房屋贷款与资产证券化嫁接但发展一直相对缓慢的金融产品找到了新的生命力。通过这一产品，华尔街投资银行左手从各商业银行以批发价格大批买进单个的房屋贷款，解决了这些商业银行放贷的资金上限问题，然后根据数学模型事先算好的风险分布标准将不同地域、不同贷款人类别、不同类型房屋汇集起来打成包；右手雇佣风险评级公司（Rating Agency）将打成的包按风险评级分成几块，投资银行再根据市场需求对这几块分别定价，价格高但风险低的一块卖给风险承担能力低的保险公司，价格低但风险高的一块卖给风险承担能力高的基金公司，解决了职业投资机构的需求。而作为中间人的华尔街投资银行则从左右手的差价中获得利润，皆大欢喜。

苏世文被尼克的长篇大论说动了，决定去试试。

2004 年 2 月中旬，纽约曼哈顿中城第七大道 745 号，莱曼兄弟公司全球总部。在尼克的安排下，苏世文通过了电话筛选，被莱曼兄弟“房屋抵押贷款证券部”邀请到总部参加第一轮正式面试。

早晨 8 时 40 分，苏世文提前 20 分钟来到了莱曼兄弟的办公楼下。事隔两年半又来到纽约曼哈顿，苏世文好奇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莱曼兄弟在“911”后买下的新总部大楼

㊀ 所罗门兄弟公司（SalomonBrothers）债券部：最老的投资银行之一，1910 年成立，20 世纪 90 年代末被花旗集团并购。在 20 世纪 80 年代，所罗门兄弟以在债券领域的创新而闻名，华尔街的第一个住房抵押贷款债券（Mortgage Backed Security）即由所罗门兄弟的债券部所创。

与时代广场只相隔5条街道。与以前在下城的办公楼相比，中城新的办公大楼更加现代化，整幢大楼的外体全由玻璃构成，在第十层玻璃窗外是一条像条幅一样横跨三个方向的滚动式霓虹灯，一天24小时显示着绿色的英文字幕：莱曼兄弟——梦想成真的地方。

早到的苏世文在办公楼下寻找上次面试时的那家糕点店想买一杯热茶，可怎么也找不到，原来糕点店的店面已被一个名叫星巴克的咖啡连锁店所取代。

喝完整杯咖啡，离面试只有5分钟了，苏世文快速走进店里的卫生间，用凉水洗把脸，头脑清醒了一些。对着洗手池上面的镜子，他最后整了一下自己早晨花了10分钟才打好的领带，抚平衬衫的衣领，系好西服的扣子，深吸了一口气，拿起大衣和书包走出咖啡店。与两年前那次不同，店外未听见起重机坠落般的巨响。

苏世文被一个秘书带进6层楼的一间会议室，5分钟后，一个30多岁高高胖胖的白人走了进来，手里拿着几页纸。苏世文赶紧站起身与他握手，他随即在长条桌另一侧对着苏世文坐下，身体压得椅子嘎嘎作响。他掏出一张名片递给苏世文，上面所有字与苏世文刚才看到的楼窗上霓虹灯滚动的字一样均为墨绿色，名片上写着“阿历克斯，副总裁，莱曼兄弟债券研究部”，原来是个俄罗斯人。

眼前这位卷曲的黄头发像乱草一样趴在胖脑袋上的俄罗斯人与苏世文想象中果敢精干的华尔街经理的样子相去甚远。阿历克斯从手里的几页纸中抽出苏世文的简历，将其余几张白纸放到一边，开始询问苏世文简历上写的经验、技能。他的英文发音很标准，没有一般俄罗斯人说英文时那种打嘟噜的卷舌音。苏世文一面回答，总觉得对面俄国人身上什么地方看着不对劲，哦，是他衬衫领口紧靠领带结的那粒勉强系上的钮扣，此时在阿历克斯胖脖子上那些脂肪的挤压下似乎正摇摇欲动，随时有承受不了压力蹦出来的可能，可是回答问题时苏世文眼睛又不得不看着对方。终于，阿历克斯停止了“精神折磨”，开始低头在其中一页白纸上写起来，写完后将纸和笔递给苏世文。接过纸，上面是一行非常漂亮的小字写的数学题，苏世文很惊讶阿历克斯那肥胖的手指写出的字居然像女人一样秀气，他开始认真解题。

第二个进来的是一个戴着眼镜的瘦小的华人。握手接过名片，苏世文见上面用同样的墨绿色文字印着“陈敏，副总裁，莱曼兄弟债券研究部”。苏世文看着眼前这个穿着笔挺白色衬衫的小个子，可能上身太短，胸前的淡黄色高级领带一直垂过腰部。怎么又出来一个副总裁？没想到在华尔街大投资银行的第一轮面试中居然有两位副总裁亲自出面，苏世文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如果用1到10级来衡量，你的计算机编程水平应在哪一级？”陈敏坐下后便开始发问。

苏世文想了一下，这个问题其实不好回答，不能说自己不好，也不能说得太好，万一他出个最难的题考自己岂不难堪，于是苏世文说：“可能是7吧，我以前的专业不是编程序，不过我自学过，并且上一个工作中实践过。”

陈敏点点头，似乎对苏世文的回答表示满意。他随即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编程问题对苏世文进行测试。

陈敏离开时时间已是十点半。苏世文一个人坐在空空的会议室里，思量着下一个

面试自己的会是什么人，这时接待自己的那个女秘书走了进来，告诉他面试就到这里，回去等消息。什么？我大老远前一天开车过来刚见了两个人，用了一个半小时就打发我回去？

苏世文悻悻地离开了莱曼兄弟办公大楼，开车回雪城。第二天他接到尼克的电话，祝贺他闯过第一轮鬼门关，进入了下一轮，至于面试苏世文的哼哈二将，那个胖胖的俄罗斯人是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数学博士，小个子华人陈敏则是美国西北大学的物理学博士。

第 21 章
面　试

自从与琪儿在新英格兰音乐学院的乔丹演出厅相遇后，刘思皓脑子里一直闪现着那红色的长裙，还有与琪儿分手时说的去纽约上茱莉亚学院的理想。大学毕业已经工作 8 个月了，他发现自己并不喜欢眼前在经济咨询公司这份助理工作，但到底喜欢什么工作，他自己也不清楚。

从纽约长岛的一所普通公立中学考入人人羡慕的常春藤名校，他觉得父母与亲戚朋友似乎比他自己还高兴，以他为荣。带着金榜题名的自豪感进入达特茅斯学院那红砖白瓦、森林环绕的校园后，他逐渐意识到达特茅斯这座有三百多年历史的常春藤大学校园里本科生自然地分为三个群体——“贵金族”“逍遥族”和“务实族”。

“贵金族”是那些毕业于新英格兰地区昂贵私立中学的学生，父母不是就职于华尔街投资银行或知名律师事务所，就是美国大公司的金领高管。他们从出生起人生路标就已被确定：上东部最好的私立中学，然后进入常春藤大学，接着进入华尔街投行工作两到三年，再接着进入顶尖商学院，再以后的人生就不必担心了。

“逍遥族”来自于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父母多为高学历的职场人士，从小衣食无忧，思想自由，家里没有贵族血统那些拘束，他们在校园里多自诩为未来的比尔·盖茨，口袋里揣着商业计划书，嘴里谈论的是明天的谷歌。

“务实族”父母则多为蓝领的工薪阶层，每天为生计而奋斗，他们能进名校全凭学业成绩和腰包鼓鼓的常春藤大学对工薪阶层家庭学生的慷慨奖学金与低息贷款，他们的理想都很实际，毕业后继续深造或找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

6 岁来美国的刘思皓深知自己在达特茅斯学院的处境。经营小餐馆为生的父母自然使自己无缘“贵金族”。至于毕业后创业，自己根本不是那块料，从小到大脑子里从未诞生过什么激动人心的生意想法，最多只知道如何开家中餐馆，因此“逍遥族”也当不上。刘思皓在校园里的第一年几乎没有什么好朋友，那些“贵金族”与“逍遥族”都有自己的圈子。本以为还可以在“务实族”间结交朋友，但他们大多想去结交前两类，很少有人愿意主动与自己“阶层”的人交友，本性腼腆的刘思皓由此耍了单儿，直到一个偶然的机会结识了在香港出生与自己同年入学的周翰庭。周翰庭本人至少属于“逍遥族”，不知为何两人成了好朋友，也许是两人均为华人，又一起考入工程系的缘故吧。

由于朋友很少，刘思皓周末经常去校园里的主图书馆——顶部为尖尖的白色钟楼的贝克图书馆。里面最吸引他的是经济学书籍，刘思皓逐渐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从小喜欢数学与历史的刘思皓对经常应用数学式抽象思维的经济学原理，以及经济学里几大门派几十

年的理论争执尤为感兴趣。读大二时他从入学时的工程系转到了经济专业。在校园里一向消息闭塞、独来独往的刘思皓没想到自己无意中闯入了“贵金族”的地盘。经济专业一直是常春藤大学校园里最热门的专业，所有经济课程均人满为患。刘思皓刚开始时纳闷儿为何这么多人对看似枯燥无味的经济学原理感兴趣，后来才知道多数人感兴趣的不是经济专业本身，而是经济专业是进入华尔街的敲门砖。

刘思皓最近突然冒出了去纽约工作的想法。与波士顿相比，纽约曼哈顿的机会要多得多，到那里也许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做。问题是纽约虽大，但像他这样刚毕业不久没什么经验的人找一份工作并非易事，何况美国经济还未好转起来。他想起了学校的校友网站。达特茅斯学院虽然在八所常春藤学校里学生最少，但其毕业生工作后对学校的捐款比例比哈佛还要高，校友之间的网络也是所有学校里最强的。连续两个星期，刘思皓每天晚上都进到达特茅斯校友网站里搜索毕业校友发布的纽约公司的招人信息，但不是工作不对口，就是他的背景离要求相去甚远。

刘思皓去年初毕业前曾经联系过华尔街的几个公司，但申请信都石沉大海。由于经济不好的原因，这两年来校园里面试学生的华尔街投行比往年都少。即使有，机会也轮不到他。他既缺乏“贵金族”的关系网与从入学就开始在简历与选课方面的精心准备，性格腼腆的他又不能像有些“务实族”那样向所有华尔街公司地毯轰炸似的寄送简历，借一切机会在来校园面试的华尔街公司代表前推销自己。无论是暑期实习还是正式职位，他从没有收到过这些投行面试的邀请。

2 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刘思皓偶然发现了一则招人信息，公司是莱曼兄弟，录取要求很简单，达特茅斯本科毕业后工作一到两年。发布信息的是达特茅斯经济系 90 届毕业生铃木，现任莱曼兄弟债券研究部房屋抵押战略研究组的主管。刘思皓将简历按上面的要求寄给了铃木的秘书，并没有抱多大希望。两个星期后，他竟意想不到地收到了面试邀请。

从波士顿到纽约曼哈顿坐火车只需 4 小时。下午两点钟，早晨从波士顿出发的刘思皓已穿着深色的西装坐在莱曼兄弟总部大楼 6 层的一间会议室里等待被面试。此刻他脑子里重复着来之前好友周翰庭帮他搞的模拟面试，其中华尔街对本科毕业生面试常问的两个问题一定不能答错，一个是“你为什么想到华尔街工作”，虽然答案大家心里都清楚，为了钱呗，但一定不能说出来，最保险的回答是“工作的挑战性，做项目时的成就感，与聪明人一起合作时的喜悦心情，等等”。另一个是“你 5 年后想干什么”，保险的回答是“5 年后我应该从商学院 MBA 毕业，回来为公司做出更大贡献”。正想着，刚才接待他的女秘书走了进来，请他去铃木此刻所在的第四层债券交易大厅见面。

刘思皓随着秘书乘电梯从 6 楼下到 1 楼大厅，再换乘另一部专用电梯到达 4 楼。刘思皓琢磨着为何不从 6 楼直接下到 4 楼，反而绕这么一圈。秘书用手里的卡刷开了 4 楼那白色不透明的玻璃门，刘思皓这才意识到这一层与刚才的 6 层楼大不相同，有四分之三足球场大小的整个楼层一并呈现在眼前。他想起了电视里见过的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大厅，不同的是与那里各色制服、各种年龄混杂的交易员人群不同，眼前是一片白色衬衫的海洋，中间只夹杂着少许蓝色，债券交易员年龄大多为 20 至 30 多岁。与 6 层楼相比，这里声音的分贝数明显增高几倍，刘思皓觉得两耳开始嗡嗡作响。秘书将刘思皓带到拐角的一

间会议室后便离开了。刘思皓一人在会议室里看着外面无数快速移动的物体，听着交杂在一起的各种声音，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这时，一个手里抱着一堆文件的 30 多岁的东方男子走了进来，随手关上门，屋里一下子静了许多，像是打猎回来的猎人将漫天的暴风雪挡在了门外。

“你好，我就是铃木。很高兴见到你。”打过招呼后铃木在桌首坐下。

面对铃木左右两边的座位，刘思皓犹豫了一下，自己选了他的右首，正面对嘈杂的交易大厅的位子，而不是左首面对临街窗户的座位。铃木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

铃木是在美国出生的日本人，从达特茅斯本科毕业后到密西根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毕业后在一个不知名的大学当了两年助理教授，1998 年离开大学进入莱曼兄弟。他一副典型的日本人模样，眼睛不大，面部表情僵硬，而言谈举止则是地道的美国人。

“在达特茅斯你最喜欢哪一门经济课?”铃木从带进来的那堆文件中抽出刘思皓的简历，像聊家常似地开始提问起来。

刘思皓列出了两门在达特茅斯时他最喜欢的经济课程，其中一门课铃木当年也修过，并且是同一个教授。刘思皓觉得他和眼前这个日本人距离一下子近了很多，即兴又列出一堆自己喜欢的其他经济课程。

“你修了很多研究生水平的高级经济课程，为何没去读经济学博士?”

“我以后也许会，只是还未确定具体研究领域。”说完后刘思皓就后悔了，怎么能说想回学校读博士呢，那样谁还要你。原来铃木不直接问“你 5 年后想干什么”这个问题，却得到了真实答案。刘思皓并不知道铃木本人是经济学的博士，他其实只是随便问问而已。刘思皓随后提高了警惕性，心想另一个常问问题“你为什么想到华尔街工作”一定不能答错。可是铃木到面试结束也未问他另一个问题。

接下来面试刘思皓的是一个 30 岁左右的印度人，个子很高，刘思皓的感觉只有一个字“傲”。他的眼神、神态、说话无不显示出盛气凌人的架势。刘思皓以前认识的印度人大多是谦恭的学者风度，第一次见到如此自命不凡的印度人，此人名字叫桑杰夫，1998 年从印度管理学院 MBA 毕业后直接被莱曼兄弟挑选到美国总部工作。他与刘思皓谈话时大部分时间在摆弄手里的黑莓手机（Blackberry）查电子邮件，问了几个问题后便匆匆离去，看起来不屑在刘思皓身上浪费时间。

整个下午接下来的面试中没有人问到那两个常问问题。傍晚临走时刘思皓又见到了铃木。铃木让他第二天再来一趟，他需要再见几个人。半天下来，与面试他的那些大鼻子的西方人及黝黑的印度人比起来，还是黑头发、黄皮肤的铃木感觉亲切一些，幸运的是他还是这些人的头儿。

同一天下午，在同一座办公大楼的 6 层一间小会议室里，苏世文正在莱曼兄弟进行第二轮面试。他知道下面等待他的几个小时将是决定命运的时刻。来之前尼克在电话里介绍说这一轮要见的人里有个人名字叫丹尼尔，被录用的人进去后就是在他手下工作。丹尼尔是个拥有美国和以色列双重国籍的犹太人，父亲是以色列陆军的退役将军，他去沃顿商学院读金融博士之前曾在以色列空军当过五年技术兵。

丹尼尔坐在苏世文的对面，苏世文觉得这个犹太人到处都是尖的，尖尖的脑袋，尖尖

的鼻子，尖尖的脸颊。此刻丹尼尔正拿着苏世文的简历以一种不信任的眼神审视着他。苏世文有点不自在，在哈佛念书时苏世文打过交道的教授大多为犹太人，他意识到一场智力的较量就在眼前。

丹尼尔开始提问，问题是一道关于纽约扬基棒球队在美国职业棒球赛最后总决赛的胜负率问题，这听似简单的问题实际上是一道经典智力与数学概率问题的组合。丹尼尔说完题后将手腕上的一只普通电子表摘下来放到苏世文面前。

“我一会儿回来。”说完他起身将苏世文一人留在了会议室。

丹尼尔再回到会议室时，苏世文正在欣赏会议室墙壁上的一幅现代风格的绘画。丹尼尔拿起桌上苏世文的答案琢磨了 20 秒钟，抬起头疑惑地盯着苏世文的眼睛：“你肯定你的答案正确？”

“当然。”苏世文自信地回答。

也许丹尼尔对苏世文非常规的解法不甚理解，但又不敢说不对丢了面子，他以前见识过中国人在数学方面的天赋。苏世文很想炫耀一番自己的解法多么简单而巧妙，但他忍住了，将较量的主动权让给犹太人，等他提出具体疑问自己再借机给他上一课，煞一下他的威风。精明的犹太人嗅到了味道，没有上钩，转问其他问题。面试结束时丹尼尔递给苏世文自己的名片，又是一个副总裁？苏世文已是见多不惊了。

会议室窗外天色已渐暗，一个大腹便便的年轻人走了进来，这是苏世文面对的最后一个面试官。与前面几个衬衫领带笔挺、精神饱满的面试者不同，这位叫阿萨什的印度人在衬衫外随意套了一件毛衣，使得上身显得更臃肿。

“整个一下午面试下来，你对我们公司以及这份工作还有什么问题？现在你尽管问我。”阿萨什坐下后身体后仰，眼睛半张半闭似乎没有睡醒，开口说道。

苏世文心想大老板终于露面了，他急忙端坐起上身，恭敬地问：“这里的‘房屋抵押’与‘债券研究部’到底是什么关系？”

阿萨什的语速很快，且带有浓重的印度口音，苏世文听得云里雾里。看到苏世文迷惘的神情，阿萨什可能觉得好玩儿，随手在苏世文面前的白纸上画起了莱曼兄弟的内部组织图。

刚画了一半，一个女秘书敲门而入，“阿萨什，老板现在要见苏世文。”

身材臃肿的阿萨什走路却很快，他将苏世文引到了一间靠窗的办公室后便转身离去。办公室里端坐着一个身材清瘦、戴着眼镜、具有学者风度的印度人，桌上名牌上写着库马尔，原来这位才是真正的老板。刚才真是浪费了感情，可阿萨什看起来怎么那么牛？苏世文心里想着重新振作起精神，迈入库马尔的办公室。

两个星期后，苏世文在雪城的家中同时收到了尼克的恭贺电话与莱曼兄弟寄来的特快专递，里面录用书上墨绿色的公司名字下印着两个数字：第一年基本工资 9 万美元，年底保证奖金 6 万美元。这总共 15 万美元比苏世文前面那个小公司的年收入多了近一倍。

就在同一天刘思皓在波士顿也收到了录取信，2004 年基本工资 7 万美元，年底保证奖金 4.5 万美元，他这 11.5 万美元的年收入相当于开餐馆的父母辛苦一年下来除去成本与租金的平均净收入。

第22章
王　国

2004年1月底，星期一清晨6点钟，夜幕还未完全撤去，东方刚刚有些泛白。纽约时代广场静悄悄的，只有霓虹灯在孤独地闪烁，大街上几乎还没有行人。

莱曼兄弟公司总部大楼6层一间宽大的办公室里，一个中年印度人正翻看着秘书刚准备好的一份新文件，他一会儿要参加莱曼兄弟债券旗下的一个重要会议，这是公司债券销售与交易（Fixed Income Sales And Trading）新年后的第一次全球最高层会议，会上要讨论公司整个债券交易新一年的决策。

杰恩是掌管几百人的债券研究部主管。虽然只有49岁，他的两鬓已几乎斑白，皱纹在黝黑的面孔上越积越多，唯有那双鹰一样的眼睛依然炯炯有神，犀利的目光经常让手下不寒而栗。来自印度农村的杰恩自小寒窗苦读，考上印度最好的大学印度理工学院，工程本科毕业后又考上印度最好的商学院印度管理学院，拿到MBA后考入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博士班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莫尔顿·米勒㊀研究金融，在20世纪80代初读博士期间的第三个暑假，他来到当时在纽约华尔街债券领域居霸主地位的所罗门兄弟的债券研究部实习，暑假结束时他没有回芝加哥继续读博士，而是留下来做了一名债券分析师，商学院后来为他补发了MBA学位。1991年所罗门兄弟发生美国国债交易丑闻后，曾经风云一时的债券交易受到冲击，随后发生一系列裁员及整个公司被兼并，杰恩从那时起加入了莱曼兄弟，到现在算起来已有13年。

杰恩正对着文件思考，随着一声轻轻的敲门声，一个白人女孩探头进来。杰恩皱了皱眉，他不喜欢思考的时候有人打扰，何况他正在准备重要的会议。要是换作别人看见他此时难看的脸色早就吓得说不出话了，可是克莉丝汀蓝色的眼睛里平静如常。从杰恩八年前晋升为债券研究部主管时就跟随他当秘书，她早已了解老板的秉性。她指了指自己腕上的手表，示意开会时间快到了。杰恩点点头，开始清理办公桌上的文件，眼睛瞥见桌上相框里一个小女孩正冲着她微笑，他紧皱的眉头不禁松弛下来。照片里的宝贝女儿已经长成大姑娘，去年离开父母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艺术去了，也许自己真的老了。杰恩将桌上的新文件与皮包里早晨带来的其他文件放到一起夹在腋下，站起身走出办公室。

㊀ 莫尔顿·米勒（Merton Miller）：美国经济学家，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Modigliani-Miller定理的共同发明人。2000年去世前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任教。

6 层楼大部分为自己的地盘，此刻整个楼层里仍然空荡荡的。走到电梯时他想起了昨晚女儿打来的电话，天真的女儿想让神通广大的父亲帮着搞两张 4 月初在好莱坞举行的年度“美国小姐”选美总决赛的入场券。女儿把自己想成谁了，好莱坞的导演？女儿的话倒是提醒了他，自己这几年其实一直是华尔街“选美赛”的导演，这“选美赛”便是由权威的《职业投资者》（Institutional Investor）杂志主办的一年一度的华尔街“研究排名（Research Ranking）”，在自己掌权后的第四年即 2000 年，莱曼兄弟债券研究部便打败华尔街其他所有投资银行，登上债券研究总排名的榜首（Fixed Income Research All-American First Team），并且自那以后连续 3 年蝉联第一名，莱曼兄弟在债卷领域的领头羊地位与名望在客户心中已不可动摇。13 年前从所罗门兄弟来到莱曼兄弟时这里的债券研究与当时的所罗门兄弟比起来还只是小作坊，是他杰恩被提升为主管后苦心经营，经过 8 年的努力才有今日的规模与声望。

杰恩想着已坐电梯下到一楼大厅，换乘专用电梯上到 4 层。与寂静的 6 层不同，4 层的债券交易大厅此时已经开始喧闹起来，三分之一的交易员已经来到座位上，墙上的巨幅电视屏幕正播放着 CNBC 的早间新闻。杰恩想起了自己 20 年前那个暑假从芝加哥来到纽约，第一次进入所罗门兄弟债券交易大厅时那种热血沸腾的感觉。市场，机会，金钱，荣誉，他觉得自己内心与眼前这些充满活力的交易员一样依然年轻。

早晨六点半，莱曼兄弟总部大楼 4 层的公司债券交易大厅主会议室里，债券交易 2004 年度的第一次最高层会议刚刚开始。自从“911”后，吸取了位于世贸中心摩天大厦顶层的菲茨杰拉德公司证券交易台全军覆没的教训，华尔街投资银行将公司的盈利核心证券交易大厅全部从办公大厦景观最好的顶层撤到 4 层楼以下，并设有专用电梯。这样如果再发生“911”那样的袭击事件，交易大厅里的交易员们可以在最短时间内撤离。

会议室里长条桌的上首坐着莱曼兄弟债券全球总管沃尔曼，他对面墙壁的显示屏上同时显示着两幅实时画面，左面是莱曼兄弟欧洲分部，位于伦敦的债券交易大厅会议室，右面是亚太分部，位于香港的债券交易大厅会议室。此时伦敦时间是中午 12:30，香港时间为下午 18:30，公司债券交易台上的所有正副主管都已到齐。美国总部会议室里，长条桌两旁依次坐着美国债券六大产品负责交易的正副主管：国债（Treasury），公司债（Corporate Bond），资产抵押（Mortgage），利率（Interest Rates），金属（Commodity），外币（Foreign Exchange）。杰恩坐在离桌子上首最远靠近显示屏的一端。交易台秘书放在每个人面前一杯满满的咖啡，唯有杰恩要的是袋茶。

债券交易不是他的地盘。华尔街有句话叫“华尔街的钱没有颜色（Money Has No Color At Wall Street）”，意思是说在华尔街挣钱多少与肤色无关。杰恩觉得这话对刚进华尔街的中低层职员也许对，但对他这样级别的主管来说，华尔街的金钱仅有一种颜色——白色，而且只有一种成分——犹太人。现在身边坐着的美国总部所有主管里除了他以外都是白人，他们中绝大多数像公司的名字莱曼一样有着犹太人的血统。这些人论年龄都比自己小，除了坐在桌首的沃尔曼外大多只有 30 多岁，而论学历没有人像他一样进过博士班，有的人只有大学本科学历。而公司美国市场这几年每年利润的 40% 以上都来自眼前这十几名年轻白人所领导的债券交易台。杰恩将他们的圈子定义为“犹太

交易俱乐部”。

沃尔曼的助手开始汇报上一财政年度华尔街美国投资银行“债券市场占有额”的最新排名。经过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一系列购并事件后，华尔街以前颇负盛名的老牌投行摩根与所罗门兄弟已分别被商业银行大通和花旗所兼并。到了2004年初华尔街纯粹的美国投资银行只剩下5家，按股票市值莱曼兄弟排名第四，位于高盛、美林和摩根士丹利之后，只比贝尔斯登高一位。但论债券市场占有额莱曼兄弟与贝尔斯登则排在前两位。

杰恩觉得自己指挥参与的华尔街“研究排名”像选美一样华而不实，仅仅为公司挣来些名气而已，每到了年终还得低三下四地向这些直接为公司挣利润的主管们伸手要钱。这些主管们参与的“市场排名”是华尔街利润分布的排名，那才是真正男人的游戏，它需要力量和血光，像强盗一样到对手那里去抢，多抢来的每一份钱都会有一部分进入自己年终的红利。

总管沃尔曼打断助手的讲解，指着图表，宣布莱曼兄弟债券交易在新的一年的挑战是如何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关键是找到新的利润增长点，公司高层认为今年利润增长点是资产抵押贷款，说完将目光转向坐在长桌中间的一个留着褐色短发的白人——资产抵押交易主管利文。这个双眼大似铜铃的犹太人不到40岁，比杰恩小了整整10岁，1991年杰恩从所罗门兄弟转到莱曼兄弟时他从马萨诸塞州一所不知名大学刚毕业不久，只是一个在交易台上打杂的乳臭味干的本科毕业生，可现在他手下管辖几十个交易员，每天交易账上过手的钱足有几亿美元，估计他去年年终分得的红利至少是自己的3倍。

利文见老板沃尔曼向自己示意，便让坐在旁边的副手将屏幕上的图表向前快进，在有曲线的一页停住，这是凯斯—席勒指数㊀——美国过去100年房屋平均价格曲线，上面显示从1988年到1998年的房价为零增长，但从1998年到2003年年底却已涨了一倍，并且增长速度有加速的趋势。

“我们必须把握住美国房市这一历史机遇，将我们的‘资产证券化’这部机器全速运转起来。”利文踌躇满志地说。

“房价的增长不一定意味着资产抵押的市场交易量会上升，因为能负担起房价的买主会减少。并且资产证券化这块蛋糕就这么大，我们已经是华尔街的第一位，其他投行正在千方百计追赶我们，我们增长的幅度会很有限。”坐在桌子对面的公司债券交易台的主管开始发问，公司债券这两年一直是整个公司债券交易的明星，在债券交易六个产品中挣得利润最高，其主管自然不想让资产抵押抢去风头。

杰恩在一旁观察着，这挑战性的问话实际上暗藏着权力的争斗，所有人都看着利文。

利文似乎早有准备，让副手将屏幕上显示页继续往前翻，“停！就这页，我们正在购买这家叫BMC的公司，它是现在新兴的次级贷款市场的主要贷款银行，通过这项购并我们公司便可直接进入次级贷款市场这一新领域，直接面向借款人，不再只依赖商业银行这

㊀ 凯斯-席勒（Case-Shiller）指数：美国著名经济学家Case与Shiller共同发明，由标准普尔公司采用重复销售定价技术计算发布的房价指数，该指数用于衡量美国普通住房价格的变化。

一中间环节，进而将资产证券化这块蛋糕做大。”

整个会议室以及与之同步的伦敦与香港那边都变得鸦雀无声，没有人能够无视美国正如火如荼的房市，看来风头正劲的利文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其他主管只是后悔此时没在他的位置上。

杰恩知道从这一刻起，利文将是莱曼的超级明星，“资产抵押”将成为公司里最受重视的领域，而这一所谓“次级房贷”[㊀]将是未来皇冠上的明珠。时机已到，他要实施自己酝酿已久的计划。

㊀ 次级房贷（Subprime）：是为信用评级较差、无法从正常渠道借贷的购房者所提供的贷款。次级房贷的利率一般较正常贷款为高，而且常常是可以随时间推移而大幅上调的浮动利率，因而对借款人有较大风险。由于次级贷款的违约率较高，对于贷款商也有较正常贷款更高的信用风险。

第 23 章
棋　局

早晨 8 时整，杰恩刚从交易大厅开完会回到 6 层自己的王国，秘书克莉丝汀遵照老板的吩咐将其手下三名资产抵押部的干将紧急召到办公室开会。

杰恩办公桌后的书架上有整整一层未放任何书籍，只放着一副精致的木制国际象棋。这是杰恩在印度读高中时获得省国际象棋冠军后的奖品。书架上大多数书籍均与博弈有关，这是杰恩在芝加哥大学读博士时最喜欢的专题。只有经常来杰恩办公室的人才会了解莱曼兄弟公司每星期出版、在全世界职业投资者中流通并享有盛誉的《债券研究周刊》首页上那副“国际象棋”标志的来历。

作为学者出身，杰恩两年前就从房市与股市的走向以及政府为鼓励拥有住房而新出台的一系列优惠政策预见到“资产抵押”领域将成为金融市场的下一个热点。在他的债券研究部，其他五个产品研究都有负责的部门主管，他们定期向他汇报工作，只有资产抵押部门的主管离职后杰恩一直未找人替代，由自己直接管辖。资产抵押研究有三个组：战略，模型，数据。战略组主要负责市场分析与莱曼的研究周刊，模型组负责预测资产抵押中借款的估价以及预付与破产的概率，数据组负责为前两个组提供数据支持。

三人此刻正坐在在杰恩办公室听候指示。早晨刚到就被匆匆招来不知出了什么事，只从秘书克莉丝汀那里知道老板早晨刚参加完一个重要会议。他们在杰恩犀利的目光背后感觉到一种不常有的亢奋，看样子新的战役要来了。表情古板的铃木与文质彬彬的库马尔坐得很近，离他们稍远一些坐着发型讲究的英国人立顿，不时用手抚一下胸前已经很平整的巴宝利领带。他们都在揣摩杰恩下一步要下什么棋，自己在他下一步的布局中会充当什么棋子。

杰恩一面简单叙述早晨的会议内容，一面看着眼前自己的王牌部门下面这三员干将，每个人都跟了自己很多年，为债券研究部登上并保持“选美”赛的总冠军立下汗马功劳。杰恩现在计划在资产抵押领域开辟第二战场，他开始重新审视他们每一个人：铃木与库马尔都是大学教授出身，他们是杰恩这些年打造莱曼债券研究名牌计划的具体体现——名牌大学博士毕业的学者，不仅对外在公司客户面前代表着华尔街最优秀的脑力资源，而且每年能吸引各名牌大学最好的博士与商学院 MBA 加入债券研究部。他们分别掌管的战略与模型组是自己王牌中的王牌，一直能帮助自己争得研究排名的桂冠，但新的战场的游戏规则不同，这两个在学校里待了太久的书生恐难胜任。更重要的是，杰恩不信任他们。铃木，这个总是皮笑肉不笑的日本人，杰恩捉摸不透他心里到底想的什么。库马尔，自己从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挖来的前助理教授，虽然与自己同宗印度，并且本科都毕业于印度理工，但杰恩总觉得这个骨

子里自恃清高、说话软绵绵的学者与自己不对路，让他很难驾驭。至于英国人立顿，他带领的数据组属于辅助性质，不直接接触外面客户，不属于杰恩打造的名牌体系，否则他不会让这个搞人际关系比做业务更精通的“英国绅士”带领一个团队，前几年他需要这种白人帮助自己与公司内部上上下下搞一些政治平衡，杰恩此时在公司里地位已经稳固，开辟新的战场他更需要一名悍将，他心里已有了替代英国人的人选。

杰恩叙述完后，铃木与库马尔都沉默不语，他们知道老板心中早已布好了棋局，只等他下指令。

“我们是否可以借机多招一些人？这几年我们资产抵押研究部一直人手不足。”立顿一边问，一边又习惯性地抚了一下领带。

有你这样光说不练的我们当然人手不足，铃木与库马尔暗想。

问题虽然问到了点子上，杰恩还是皱了皱眉，立顿的声音听起来总是怪怪的。快40岁的立顿至今未结婚，杰恩总觉得他的声音、神态、穿着什么地方不对劲。不过此人一直对自己忠心耿耿，还是把他打发回老家，调他去伦敦办公室吧，以后需要时再调回来。

“克莉丝汀！”杰恩没有回答立顿，而是喊门外坐着的秘书。

瘦高的克莉丝汀出现在门口，蓝眼珠看着杰恩。“你与利文的秘书沟通一下，看他这周何时有空，让他和他交易台的副手们视察一下我们的资产抵押研究部，顺便给我们介绍一下交易市场的最新动向。”

“是。”克莉丝汀转身离开。

“好了，你们几个回去准备一下，利文将会成为公司的重量级人物。”三人应允起身。

“噢，立顿你留一下。”

星期四下午4点，离利文来视察的时间还有30分钟。杰恩正在办公室里拟写一份电子邮件。这是一份今年债券研究下的资产抵押部增加人员编制的申请，一半的扩招名额拨给美国大学里今年夏天毕业的博士生、MBA与本科生，另一半扩招名额杰恩则留给自己建立的“嫡系军团”——印度管理学院MBA毕业生。从1998年杰恩被提升为债券研究部主管后，他每年亲自回母校印度管理学院面试MBA，选中者直接被公司美国总部录用，这些人自然大多数被编入他的债券研究部。他这样做表面上是为公司抢人才，实际上是在建立自己的嫡系势力，这在整个华尔街还未有先例，之前没有哪个华尔街投资银行因为主管是某个商学院的校友，此商学院毕业生便因此每年能拿到该投行的固定录用名额，更不用说此商学院在印度。尽管莱曼兄弟公司内部一直议论纷纷，但从2000年开始债券研究部年年荣获研究排名的榜首，这使得杰恩有恃无恐。

4时30分，债券研究资产抵押部全部20余名职员坐在6层会议室，跃跃欲试。下午4时一般是债券交易结束时间㊀，从4时到下班则是每天大家身心最为疲惫的时间段。虽然

㊀ 债券交易结束时间：与股票市场的“集中市场交易（Exchange Trading）”不同，美国的债券市场产品交易大多为“场外交易（Over The Counter Trading）”，交易时间比股票灵活。但债券产品里市场流通性最好，所有其他产品的回报率均以其为参照物的“美国国债”却是集中市场交易，交易时间一般为早8时至下午4时，因此其他债券产品的交易时间习惯上也都遵循这个时间段。

同为债券前台人员，而如果将交易台比做战场，交易台上的交易员与销售员们则是火线上的战士，而债券研究人员则是前线司令部里的参谋、副官，不直接上火线参加战斗。此刻他们都想亲眼一睹前线指挥官的风采。虽然有的人以前见过利文，但未直接打过交道。大家都知道，这位是他们的财神爷，整个部门每年年终奖金的大部分都来自利文交易台的利润，谁要是能得到他的赏识，他说一句话就能决定此人年终时的晋升、奖金，乃至在公司的整个仕途。

5 分钟过后，身穿黑色长裙、足蹬长筒靴的克莉丝汀最先出现在会议室门口，然后微笑着让到一旁，三个 30 多岁的犹太裔白人男子出现在门口，为首的小个子留着平头，眼似铜铃，原本笔挺的白色衬衫上似乎满是皱褶与汗迹，两只袖子挽得很高，露出毛茸茸的胳膊，像是刚从战场上与人拼过刺刀下来。两名比他高一头的副手一左一右跟在身后，打扮与他们的老板相似，唯一不同的是小个子的领带依然平整，颈下衬衫的第一个纽扣依然紧系，而其部下则均敞着领口，高级领带此时也歪斜地吊在胸前。在他们的身后跟着面孔黝黑、目光如炬的杰恩，衬衫与领带规整如早晨来时一样。

见到面前三位刚从交易台上下来，身上还带着战场硝烟的“将军”和他的“将领”，已坐等多时的“参谋副官”们不等杰恩发话，都兴奋地自觉站起身来鼓掌，一个个腰板挺直，精神饱满，像是等待元首检阅的仪仗队。忙了一天，刚从喧闹凌乱的 4 层交易大厅来到安静有序的 6 层研究部正感到枯燥无聊的利文见到眼前的场面不禁像被注射了一支兴奋剂，兴致大增。跟在后面的杰恩却暗自叫苦，手下这些人还以为杰恩给他们安排了一个与财神爷直接接触展示自己的机会，其实杰恩是想向利文展示自己人手不足，部下都超负荷工作，无法满足公司资产抵押产品下一步高速发展的需要，借机向他要更多编制名额与经费，没想到平时一天忙下来无精打采的手下此时都变成了一副以一当十的模样。

来了兴致的利文未遵照事先的安排给大家训话，而是走到站立鼓掌的职员们面前与大家逐个握手交谈。杰恩无奈只好走上前将受宠若惊的手下一一介绍给利文，手下的这只王牌部队个个都是他亲自拍板招进来的，他记得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尤其是夹在其中像他一样面孔黝黑的那几个印度管理学院毕业的印度嫡系，他知道他们每个人的强项、弱点，甚至他们配偶的情况。

站在最前面的是模型组，杰恩没有按照每个人站立的位置顺序进行介绍。介绍完模型组主管库马尔后，他给利文引见的是一个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红色面孔的 40 岁左右的白人，此人是杰恩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同门师弟，俄裔美国人科莫夫，1993 年博士毕业后直接投奔到杰恩麾下。隔过几个人，接下来杰恩引见的是身材臃肿的阿萨什，这个杰恩 2001 年从印度管理学院招来的弟子是印度全国高考的状元，杰恩曾对他寄予厚望，但其后来的情商表现颇让杰恩失望。与看上去精神抖擞的同僚不同，阿萨什那半睁半闭的双眼总给人以昏昏欲睡、疲倦不堪的感觉，此时倒正和杰恩原本想让利文看到的手下的状态相符。

这小子几个月不见又长了许多赘肉，年纪轻轻却显得肥胖笨拙，与刚进公司时清俊勤快的模样大相径庭，回答利文提问时说话很快，可英文里浓重的印度口音使三个美国人听得不禁皱眉，让杰恩脸上有些无光。

“不长进的家伙，光长肉不长心眼。”杰恩心中暗骂。杰恩继续为利文引见，只是介绍

篇幅原来越短，意大利人瑞克欧，犹太人丹尼尔，中国人陈敏，俄罗斯人阿历克斯……

检阅完模型组，杰恩带利文走到战略组面前。引见完主管日本人铃木后，下面轮到瘦高个子的印度青年，利文眼前一亮，不仅是因为这个印度人鹤立鸡群的个头，而且他的穿着和神态与交易台上下来的三个人类似，除了没有挽起袖子露出胳膊。此人下巴上黑黑的胡须与红红的眼睛看起来好像是在办公室忙了几天没睡觉没回家，他往日在同僚面前那种傲气凌人的神态此时也被谦恭所替代。这人便是桑杰夫，杰恩 1998 年从印度管理学院招来的第一个嫡系弟子。看到他杰恩总联想到年轻时的自己，这个当年印度高考的第三名不仅有很高的智商，而且情商极高，像自己一样是一个帅才。利文似乎也感到此人非同一般，特意与他多聊了几句。

检阅到数据组时，杰恩不知是感到疲乏还是兴趣不大，只给利文引见了数据组的新主管韩裔美国人金。这个小眼睛韩国人 1990 年本科毕业进入所罗门公司时便为杰恩做数据支持，一年后他又追随杰恩进入莱曼兄弟，现在终于熬出了头，杰恩将英国人调回伦敦后提拔他为新主管。

这次检阅的效果大大超出杰恩的预想，第二天利文不仅批准了杰恩新一年的扩招与经费增加计划，而且将他的资产抵押交易台拨出三个座位给杰恩的研究部，要知道每一个座位每年需至少为公司挣得 650 万美元以上，而这总价值 2000 万美元的座位只为杰恩的手下做“战场观察员”用。另外，杰恩还可以推荐一名手下到交易台为利文做全职交易员，交易新推出的次级贷款债券。杰恩心里明白利文想将此名额给谁，但爱将桑杰夫是他实现下一步计划的领军人物，而在交易台占有一席也是他计划中的一部分，权衡过后，他决定派阿萨什过去，只希望他在那里能多长心眼儿。

至于增加的招人名额，利文有个附加条件，杰恩必须在 4 月份前将名额用掉。这一条件打乱了杰恩将名额用来加速扩张自己嫡系军团的计划，因为今年印度管理学院的毕业生最早也得 7 月份才能来。但谁知道多变的利文会不会随时变卦，杰恩只好命令资产抵押三个主管现在就开始从外面已毕业的候选人里招人。

苏世文与刘思皓便在这批被录用者里面。

第24章 新　兵

美国从2001年开始的经济衰退虽然在2002年就停止了，但股票市场仍一直低迷。就在人们对金融市场失去信心时，整个股市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反弹，到了2004年年初，标准普尔500指数已持续上扬了8个月，从2003年最低点时的833点一路攀升到1100点，这时人们才确信经济终于走出了互联网泡沫带来的低谷。

2004年4月第一个星期一，纽约曼哈顿刚从美国东部漫长的冬天中苏醒，处处鲜花盛开，春意盎然。早晨7时30分，时代广场上已经有早起的游客身背相机走上街头，轻松地呼吸着清晨新鲜的空气。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广场东侧由南向北的第七大道上的人流则大多西装革履，疾走如风，表情严肃，目不斜视，这些人是刚从郊区的通勤火车下来正赶往办公室的曼哈顿上班族。此时苏世文正走在这人流中。

今天是苏世文第一天来莱曼兄弟上班的日子。他身着笔挺西装，手提公文包，包里装着当天的《华尔街日报》，一切与2001年9月11日早晨去莱曼兄弟面试前在通勤火车上想象的一模一样。那天早晨面试前糕点店外的一声巨响之后，苏世文以为自己在火车上不过是做了一场梦，从此自己永远不会再有机会进军华尔街。现在看来命运只是与自己开了个玩笑。

莱曼兄弟的办公大楼就在眼前，苏世文深吸了一口气，挺直胸膛，昂首迈进一楼大厅，脚下擦得锃亮的崭新皮鞋踏在花岗岩地面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债券研究部位于第6层，靠边沿着窗户是一圈由玻璃墙围成的经理办公室，大厅中间是被半人高的木墙隔成的一个个小格子间，每个格子间背向坐两名职员。整个楼层只有三种主要颜色：紫红色的橡木办公桌，桌上并在一起的黑色计算机屏幕，坐在每张桌前职员身着的白色衬衫。刚才被秘书引到自己座位后，苏世文刚开始还左顾右盼，但很快发现周围的同事一个个都盯着屏幕，没人理会自己这个新人。于是他也学着别人的样子，脱下西服上衣挂到每个格子间入口的衣架上，坐在座位上盯着自己眼前的屏幕。不过眼前三个屏幕有两个是一片空白，另外一个显示着公司的电子信箱，第一天的信箱空空如也。

“你觉不觉得在冒冷汗（Are You Chilly）？”

“什么？”苏世文环顾了一下四周，最后确定声音来自自己的身后。

“你刚才说什么？冷汗？”苏世文看到自己身后小格子间的另一侧坐着的一个男职员。

“没什么。你原来的公司叫巴偌吧？巴偌今早被摩根士丹利收购了。”那男职员转过身，手里还端着一杯冒着热气的英国早餐茶。

这是个印度人，上月来面试时未见过面，看来他看过自己的简历。两个人礼貌地握手

后自我介绍。拉胡尔出生在印度最北部，他的肤色没有一般印度人那么黑，面容轮廓更像是欧洲人，留着修剪讲究的长鬓角。他胸前深蓝色领带结打得也很时尚，洁白笔挺的衬衫将英俊的面孔衬托得很生动。

“真的？哪里来的消息？”苏世文拿出公文包里的《华尔街日报》，他早晨在火车上读报时未看到这条消息。

“你过来，我指给你看。”拉胡尔看着苏世文手里的报纸，脸上露出不屑，好像苏世文手里拿的不是有百年历史的华尔街权威报刊，而是一份过期的业余小报。苏世文起身站到拉胡尔身后，随之闻到一种很好闻的高级男士香水的味道。

与苏世文的不同，拉胡尔办公桌上左边屏幕跳动着红绿两色的各种数字，右边屏幕上显示着数条曲线，中间的屏幕上黑色背景、橘黄色字体滚动着世界各地、各个类别、各个渠道被汇总起来的实时新闻，这就是华尔街前台交易员、分析师必备的“彭博终端”。苏世文看着眼前不断滚动更新的数字、曲线、文字只觉得眼花缭乱。印度人熟练地在中间屏幕上键入一个关键字，有关巴偌被摩根士丹利收购的新闻显示在整个屏幕上。

“巴偌的股票一会儿开盘后肯定会暴涨，巴偌的总裁本来已经挣得够多的了，这下又可以从股票上赚上一笔。”苏世文羡慕地提起自己的上一个雇主，那个总部在加州的小上市公司的总裁。

“你羡慕的这位总裁一年挣多少钱啊？”印度人假装好奇地问，由于背对苏世文，他脸上取笑的神色苏世文并没有看到。

“噢，有 70 多万美元哪！”怕印度人瞧不起，苏世文把他以前听说的数字又加上了 10 万。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用不了几年你就会比他挣得多。我们模型组的老板库马尔手下只管几个人，就比你那个什么总裁挣得多。”拉胡尔转过头看见身后苏世文惊讶的表情，嘴角边的不屑换成了开心的笑容。”

看着眼前这个比自己早进华尔街两年多的年轻印度人，苏世文觉得自己简直就像是一个第一次进城的乡巴佬。他学到了进入华尔街的第一课——态度，对市场的态度，对钱的态度。几分钟后，苏世文也像周围人一样注视着眼前滚动的屏幕，手里的《华尔街日报》已被扔到了一边。

楼下第四层莱曼兄弟债券交易大厅。与其他楼层的格子间格局不同，交易大厅为开放式，大厅里从一头到另一头桌子一张张并起来摆成一排又一排，桌前人挨着人坐成一排。除了坐在最后一排，每一个交易员与对面一排的交易员相对而坐，中间只隔着各自的办公桌及桌上的计算机屏幕，同时与后面一排的交易员背向而坐，两把椅子中间留出狭窄的行走通道。

刘思皓此时正与研究部其他几个人坐在一个角落里，看着身边神情激动、紧张忙碌的交易员们，他的脸上充满了无助，恨不能有一个地缝能钻进去。

来公司上班已一个星期了，刚来第二天老板铃木就去伦敦开会了，明天才回来。利文拨给资产抵押研究部的三个在交易台上的座位有两个被杰恩分给了战略组，因为他那些印度管理学院的嫡系们集中在这个组。剩下的一个座位给了模型组，论资排辈应归模型组主

管库马尔，可他也许以前在学校安静的环境里待久了，不习惯交易台上从早到晚高分贝的噪音，于是便让给了自己的手下，暂时由俄罗斯人科莫夫、意大利人瑞克欧、犹太人丹尼尔轮换着坐。而两个分给战略组的座位则依次排给战略组主管铃木以及杰恩的印度嫡系桑杰夫。

铃木走时吩咐他不在时就让刘思皓坐到交易台他的位置上。刚进公司第一天，刘思皓就听说莱曼兄弟债券交易台上的座位每个价值几百万美元，自己进入公司的第二天就坐在了上面，他对老板对自己的器重受宠若惊，看样子校友之间就是不一样。他不知道实际上铃木只是让他帮自己占着位置而已，否则经常出差不在自己的座位迟早会被杰恩安插在战略组里其他那些虎视眈眈的印度嫡系们抢去。于是刘思皓进公司的第二天就在其他同事羡慕加嫉妒的目光中从债券研究部的 6 层坐到了 4 层交易大厅里莱曼兄弟资产抵押交易台上，与次贷债券交易总管利文和他手下的交易员们坐在一起，利文本人就坐在与自己相隔不远、看着触手可及的座位上。

随着交易员们的上班时间，刘思皓今早六点半即来到了交易台。屁股还未坐稳就看到了铃木从伦敦发来的电子邮件，指示刘思皓今天向利文手下的交易员询问一下上星期华尔街次贷债券的交易额，他明天在回来的飞机上起草本周研究周刊时要引用。刘思皓一看到邮件就开始发愁，自己虽已在交易台上待了四天，慢慢能听懂一些交易员们之间的“黑话”，但自己这个“观察员”这几天还从未向人开口说过话，更不用说问问题。

自从利文在一月底那次全公司债券高级会议上为“资产抵押”露脸后，他手下这些本来就骄横跋扈的犹太交易员们更加目中无人，似乎全公司上万人都靠他们几个人交易的利润养活，尤其是在四层自己的地盘上。

刘思皓整个上午都在焦虑中度过，在这些交易员眼里自己不但什么都不懂，并且什么忙都帮不上，整个一寄生虫，还不如那些秘书有用。他的自信心降到了最低点，心里不断给自己拖到下午再问找理由：这些交易员星期一早晨刚来要处理的事情太多，刚过完周末第一天来上班心情肯定不好……午饭过后，眼看实在拖不下去了，他不得不站起身开始了自己在交易台上的“冒险之旅”。

“你好，我叫刘思皓，刚加入债券研究部……”刘思皓选择了坐在远端一个刚放下电话的交易员开始发问。这里离自己在角落的座位有一段距离，他不想让坐在自己边上同组的桑杰夫看自己笑话。

还未等刘思皓问完问题，那交易员站起身扬长而去，对他来说眼前的刘思皓仿佛是个隐形人，他根本没看见。

刘思皓定了定神，重新鼓起勇气走到另一个留着满头深色卷发的年轻交易员身后。他面前四个屏幕其中一个上面正在显示一张放大的美女照片，感觉有人站到身后，交易员敏捷地将照片关掉，屏幕上又恢复了红绿两色不断更新的数字。

“对不起，打搅一下，我是债券研究部的刘思皓。”与前面那个眼睛不好使装作没看见的交易员不同，这位倒没有扬长而去，但耳朵有问题，装没听见。

无奈，刘思皓只得又重复一遍，“对不起，打搅一下，我是债券研究部的刘思皓。我想问……”

“你以为你是谁，你没看见我正忙着呢吗?”卷毛交易员没好气地开了口。说完便不再理会刘思皓，开始拨面前的电话。

正忙着？没错，你明明在忙着偷看美女照片嘛！刘思皓不敢发作，只有心中暗骂，交易台的人怎么都这样，不就是多挣几个钱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他没有再挨个问下去，而是左顾右看，走过了几个座位，在一个年纪稍长、戴着眼镜、长相很斯文的交易员边上停下脚步。那交易员正飞快地敲打键盘，看样子正在回复一个电子邮件。

“打搅一下，上星期次贷债券的交易总额是多少?”刘思皓这次省去了前面的自我介绍，直接发问。

戴眼镜的交易员瞥了刘思皓一眼，“我不懂你在说什么。”边说话他敲打键盘的手指并没有停。

不懂我在说什么？什么意思？这位答话倒是很痛快，不但未回答问题，反而让自己更糊涂。难道自己 6 岁就开始学说的英语他听不懂？这是什么鬼地方？

正想向眼镜交易员澄清自己问的问题，身后传来一个浑厚的声音：“嘿，让一下，别站在这里挡道。”

刘思皓赶紧侧过身，想让身后的人走过去，可不见有人过，转过身看去，眼睛正对着一个粗粗的领带结，顺着领带结向上望去，一双蓝眼睛正不耐烦地向下盯着自己，似乎再不让路小山似的身躯就会从自己身上碾过，这位白人大块头估计是个大学橄榄球队员出身的交易员。看着眼前两排座位之间狭窄的走道，本来刘思皓可以挤到身后两个交易员之间的空档暂时落一下脚让大块头过去，但有了刚才被那几位交易员冷落的遭遇，他不敢再停留，只好悻悻走回自己在一边角落的座位。

在喧哗的交易大厅里时间总是过得飞快，眼看已到了下午 3 点钟。无功而返的刘思皓坐在自己座位上干着急，不知该怎么办。此时桑杰夫手里端着盛着四杯冰咖啡的纸盘子从面前走过，他径直走到刚才那个戴眼镜的交易员身旁，殷勤地将咖啡递给他和旁边的另两个交易员，与他们寒暄起来。

桑杰夫为什么买来咖啡只给那三个人？刘思皓脑子里画着问号。他突然想起了什么，来到利文的秘书那里要了一张他手下所有交易员的座位图，按照上面的名字从公司内部的网站上调出他们的头衔以及所交易的“资产抵押”下面具体的债券产品，一一对号入座。很快刘思皓便找到了答案：桑杰夫给买咖啡的那三个交易员做的是政府保证房屋贷款债券的交易，桑杰夫一直覆盖那个产品的战略研究。怪不得那个戴眼镜的交易员刚才说不懂自己在说什么，他不是不懂问题，只是自己覆盖的次级房屋贷款债券不是他交易的产品。

刘思皓绕到斜对面一排座位旁，根据他刚才的查询，这里挨着坐的三个交易员才是交易次级房屋贷款债券的。为首的剃着光头、挽着袖子的犹太人科帕罗是他们的主管，此时正在电话上。他旁边是体态臃肿的印度人阿萨什，另一个是与自己年龄相仿、长着细长鼻子的白人，他的名字太长，根本记不住。刘思皓不敢去打扰科帕罗，再看看眼睛似睁似闭的阿萨什，只好转向那个长鼻子交易员。

“打搅一下，我是研究部新来的，覆盖次级房屋贷款债券，我能帮你们什么忙吗?”刘

思皓这次采用了曲线救国的方式，争取先搭上话再说。

长鼻子交易员转过头来看了刘思皓一眼，“哎，这刚来的小子说要给我们帮忙，哈哈。”他边说边转向阿萨什笑了起来，似乎觉得很好玩。

“哦，那我们就给他个机会，让他买咖啡去吧。”阿萨什的话给了刘思皓一个台阶。

刘思皓心里对阿萨什充满感激，他不知道这个胖印度人三个星期前刚从自己加入的研究部调过来，暗中帮了一下刘思皓。

不一会儿，刘思皓像刚才桑杰夫一样端着四杯冰咖啡走了回来，麻利地递给这三个交易员每人一杯，自己端起剩下的那一杯。

“快点说，什么问题?”喝着咖啡的长鼻子交易员终于发了一秒钟的善心。

“很简单，上星期次贷债券的市场交易总额是多少?”

“噢……你等一下。”长鼻子交易员起身走到刚放下电话的科帕罗身旁，看样子他也不清楚。

“15 亿。”他从科帕罗那里很快折了回来。

刘思皓终于长舒了一口气。

一个星期过去了，星期一上午，刘思皓坐在六层债券研究部自己的小格子间里，他今天没有坐在楼下 4 层的交易台上，因为那个座位已经归还了老板铃木，他出差已经回来好几天了。

桌上的电话响了，是铃木打来的。“你怎么搞的？现在到我办公室来一下。”语气中充满责备。

刘思皓不知道出了什么事，紧张地走进铃木的办公室。

“关上门。”铃木说着话将一份出版物扔给刘思皓。出版物的首页除了墨绿色的公司名字，还有一副国际象棋的标志，这是莱曼兄弟每周五出版，在全世界职业债券投资者中流通甚广的《研究周刊》。

“我们一个重要客户刚打来电话，抱怨说上星期次贷债券的市场交易总额应该是 50 亿，不是你告诉我的 15 亿。”日本人那张平时没有表情的脸此刻绷得更紧。“我们的债券研究这几年一直排名第一，这种低级错误会坏了我们的声誉，并且还是由客户先发现告诉我们，太丢人了。”

刘思皓只觉得头皮发凉，身上开始冒冷汗，赶紧申辩：“那个交易员告诉我的确实是 15 亿，不信你可以找他对证。”

铃木按下旁边电话机上的麦克风键，拨通楼下交易台的电话。

“铃木，找我什么事?”麦克风里传来长鼻子交易员的声音。

“我手下上星期找你询问市场交易总额，你跟他说的数字是多少?”铃木故意未提出错这件事，想让交易员自己说出他当时报的数字。

“嗯……不记得了。怎么了？我没时间跟你磨蹭。”交易台上的人脑子都反应极快，长鼻子交易员没有上铃木的钩，不耐烦地要挂断电话。

没办法，铃木只好说出缘由。

“哦，你那个手下肯定是把我说的 50 亿听成 15 亿了。”长鼻子交易员说完就挂了

电话。

“他撒谎，明明对我说的是 15 亿嘛。”刘思皓脸涨得通红，觉得很冤枉。

铃木看出来了，刘思皓也许没听错，估计是长鼻子交易员当时未听清问题，听成了公司自己的市场交易额。但他此时不敢得罪交易台上的人，哪怕只是一个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的小兵。自从那次检阅以后，铃木总觉得杰恩不像以前那样倚重自己，自己得处处小心。

“刘思皓，这次对你是个警告，下不为例。你可以走了，这一段时间就在 6 层坐着吧。”

“可是……”刘思皓越想越觉得委屈，自己不仅被冤枉，还被剥夺了在交易台的座位，尽管他并不想坐在那里。日本人开始打电话，不再理会他。

刘思皓直到下班时还憋着气，可身边无人能倾诉。他郁闷地走出公司办公大楼，刚出门便打了一个寒战，曼哈顿 4 月份的夜晚还有些寒气。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了一阵，他还是感觉冷。不远处时代广场上绚丽的霓虹灯此时对他来说只是一片亮点儿而已，刚上班时那种兴奋与喜悦的心情早已不见了。他想了想，没有走回自己在几个街区外新租的公寓，而是径直走向去长岛的火车站。已经两个星期没回家了，此时他觉得只有回到从小长大的家里才能感受到温暖。

第 25 章
幸运儿

7 月初的曼哈顿异常闷热。苏世文和拉胡尔提着刚从街对面泰国餐馆买的午饭走回莱曼兄弟办公大楼。坐在同一个格子间三个月下来，两人已逐渐成了好朋友。

“外面热死了，这整个大街上好像就我们公司的人这么热的天还穿西服打领带。”苏世文松了松自己领带的领结，回头看着大厅门外穿着各式夏装的行人。

“不是这条大街，而是整个曼哈顿。当然，还有一种人像我们这种穿戴。”拉胡尔没有回头，径直走向电梯。

“哪种人？”苏世文转过头跟上拉胡尔。

“大街上那些开包车的司机。”拉胡尔嘴角露出自嘲的笑容。

“哈哈。”苏世文觉得这个来自新德里的印度人有点儿像自己在北京时的那些哥们儿，内心热忱，表面则玩世不恭。

“这是谁定的政策？听说华尔街别的投行夏天都可以穿便装，怎么就我们特殊，只有每星期五才能穿便装？”苏世文说话跟着拉胡尔走入电梯，电梯里的其他职员也像他们俩一样下着笔挺西裤，上穿雪白衬衫，每个人对着电梯门上的镜子检查着自己的领带是否还笔直。尽管冷气开得很凉，大家还是不断地擦着刚才在楼外捂出的汗。

“还能有谁，我们的元帅呗。”等到从电梯出来拉胡尔小声答道。

“元帅？你指的是公司董事长迪克？”苏世文压低声音问。

“对。”

“为什么？”

“迪克有句口头禅‘衣着随便，思维也会随便（Sloppy Cloth，Sloppy Thinking）’。”

苏世文细细琢磨着这句话，好像有些道理，平时整个公司像是训练有素的军营，现在夏天时每到星期五换成便装后精神也随之放松下来，效率确实没有平时高。

回到两人的格子间，拉胡尔边吃边讲他刚来时听说的故事：“几年前除莱曼兄弟外别的华尔街公司整个夏天都允许穿便装，于是有年轻职员提议至少每周五允许穿便装，得到公司里很多人响应。董事长迪克只好举行了一次高层会议对这一提议进行举手表决，结果只有他一票反对。迪克无奈地抱怨：‘够了，这狗屁民主我受够了。’之后他要求在他的董事长办公室工作的身边职员例外，仍然像他一样着正装。”

“听起来我们董事长好像很保守。”苏世文评论道。

“哈，以后你会慢慢了解我们的元帅的。”拉胡尔说完转过头来，看见苏世文屏幕上正在显示的模型流程图。“你觉不觉得在冒冷汗（Are You Chilly）？”他又说出了第一天两人

见面时的口头禅。

苏世文来后很快便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今天外面虽然是酷暑炎热，但他不应该感到热，而是应该害怕冒冷汗，因为明天是苏世文进公司三个月以来最重要的日子：模型组内部的“次贷债券”模型招标。参与竞争的是模型组的四对正副搭配：科莫夫与阿历克斯，瑞克欧与陈敏，丹尼尔与苏世文，法国人利兹与拉胡尔。以前每对搭配各负责一种产品，彼此独立，表面上没有竞争，但“次贷债券”这一新产品在莱曼兄弟公司内部还没有建立过模型。组里人都知道，“次贷债券”将是公司乃至整个华尔街最盈利的金融产品，谁能争到这个项目，对内能成为杰恩乃至利文面前的红人，对外能借着莱曼兄弟公司债券研究的名气很快成为业界的明星。但同时责任也重大，建成的模型对内应成为公司交易台所依赖的重要工具，对外要像其他模型产品一样，为公司争得年度债券研究评比在“次贷债券”这一新领域的第一名。明天早晨是模型组每周的例会，会上每一对搭配要在老板库马尔面前展示自己的提案，由库马尔最后决定谁是赢家。

苏世文已经帮助老板犹太人丹尼尔准备两个星期了。他们针对次贷债券的特点准备了三种方案，在计算机上模拟，反复比较模拟结果，逐渐确定了其中一种。此时丹尼尔应该正在办公室里准备最后的展示图表。在办公桌上吃完午饭，苏世文走向丹尼尔的办公室，打算问一下丹尼尔下午还需要自己做什么。

模型组的四个项目负责人不像副手们坐在格子间里，而是都有办公室。他们的办公室在楼层的中间，没有窗户。苏世文先经过科莫夫的办公室门口，红色面孔的科莫夫正一边吃午饭，一边看着眼前的计算机屏幕。接着经过利兹的办公室门口，与楼层里别的办公室不同，这间办公室的墙上像会议室一样挂着两幅现代抽象画，据说是法国人自己要求挂上的，办公桌上摆着一盏金色底座造型讲究的台灯，是利兹从自己家里拿来的。此时桌上的台灯开着，光线柔和，格调高雅，办公室里却没人。走到丹尼尔办公室门口，里面隔着办公桌对坐的两个人各自盯着眼前的屏幕，表情严肃，没人理会门口的苏世文。

丹尼尔与瑞克欧共用这间办公室。两人都是 2000 年金融博士毕业后加入公司，但经历不同。丹尼尔去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读博士前在以色列空军里当过 5 年技术兵，瑞克欧去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读博士前则在欧洲一家银行的美国分部做过交易员。两人的性格亦不同，丹尼尔不像交易台上那些年轻犹太人一样狂躁，而是具有学者般的沉稳内敛，说话不紧不慢。曾做过交易员，反应与说话奇快的瑞克欧比丹尼尔小两岁，他根本不将周围人放在眼里。瑞克欧恃才自傲还有一个原因，与华尔街一般人不同，他最大的兴趣不是赚钱，而是智力的挑战。做交易员时虽然人人羡慕，但他逐渐发现那份工作做久了难以满足自己的兴趣，于是辞职后去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毕业后凭着在银行工作过的经验顺理成章地进入了莱曼兄弟。而丹尼尔进公司则多亏在沃顿商学院时认识了当时任副教授的库马尔，之后库马尔被杰恩从沃顿商学院挖去莱曼兄弟创立资产抵押模型组，刚毕业的丹尼尔被赏识他的库马尔招到了麾下。

苏世文迈进办公室，明显感到空气中的紧张气氛。他径直走到丹尼尔面前小声问了几句。丹尼尔尖尖的脑袋从屏幕前转过来，见是苏世文，便使了个眼色，起身向门口走去。对面坐着的瑞克欧已开始面露愠色。

苏世文跟着丹尼尔走进旁边一间空着的会议室。

“记住，以后不要当着瑞克欧的面讨论项目。”丹尼尔尖尖的脸庞拉得更长。

“OK，我只想问你明天的展示，我这里还有什么要补充的？”苏世文小心翼翼地问道。

“嗯，我正想找你哪。”丹尼尔关上门，接着说：“刚才我听到瑞克欧在电话里与助手陈敏讨论他们的模拟结果。其中有一个方法我们俩没想到过，我马上将具体方法发电子邮件给你。”

“哦。”这个狡猾的犹太人，苏世文心想。

“你现在赶紧回去将新方法的模拟结果搞出来，然后将结果与我们自己的方法比较一下。”丹尼尔接着说。

“来不及了吧？计算机模拟需要两天的时间，可现在已经……”苏世文看着手表，已经下午一点。

“当然来得及，离明早的会还有 19 小时。”丹尼尔语气不容置疑，“怎么，你做不了？”

他想让自己通宵熬夜？看着丹尼尔蓝色眼珠中露出的轻视与怀疑，苏世文咬了牙，心想，不能让这个当过兵的犹太人轻看了中国人，熬夜就熬夜。

“记住，一会儿有问题用电子信箱，不要用电话。”丹尼尔打开门时嘱咐道。

时间到了下午 6 时。

“你觉不觉得冒冷汗（Are You Chilly）？”身后的拉胡尔见苏世文一下午趴在计算机前忙碌，不禁又开始了口头禅。

“Yes，今天确实是。”苏世文一边接话，一边抬头扫向斜对面格子间里像自己一样忙得一声不吭的阿历克斯与陈敏，今天将是漫长的一天。

正说话拉胡尔的老板利兹走了过来，手里提着皮包。这个 40 多岁的法国人头发有些谢顶，留着讲究的络腮胡子，一身剪裁极其得体的灰色西服。利兹在华尔街已工作 15 年，每隔两年便换一个投行，苏世文听说这种人在华尔街被称作“Lifer（岗位无期徒刑者）”。

“怎么样，明天没问题吧？”利兹走到拉胡尔身旁问。他一般每天下班时都会到拉胡尔这里聊上几句，询问一下工作的大概进展，从不问具体细节。

“放心吧，没问题。”拉胡尔像往常一样信心十足地说。

“好，那我走了，明天见。”利兹潇洒地转身离去。

外面天色渐暗，时间已快晚上 8 点，整个 6 层楼职员已所剩不多。

拉胡尔关上计算机显示屏，“我今天就到这了，你们几个别搞得太晚。”

这是几个月以来拉胡尔第一次加班。他早已将老板利兹的上下班规律摸透，平时总是比老板早一刻钟来，晚一刻钟走。在组里他属于逍遥派，因为不是印度管理学院毕业成不了杰恩的嫡系，他不像那几个嫡系印度人每天将公司当成自己的家。

“你们的模型演示全准备好了？”苏世文好奇地问道。

“咳，准备好不好对利兹和我来说没什么差别。”拉胡尔以一种自嘲的语气说。

“你的这件西装看着很不错哦。”苏世文逗着正穿上西服的拉胡尔。

“哈，是吧？我刚买的。”

“跟你老板利兹的差不多吧？哈哈。我没跟你讲过刚来时闹的笑话吧？”紧张了一天的苏世文来了兴致。

“没有，说来听听。”拉胡尔已穿好西服。

“还记得5月份我们模型组下班后一起去玩保龄球吗？”

“嗯，怎么了？”

“结束时大家陆续去取搭在栏杆上的西服上衣。”苏世文指指挂在旁边的西服，“我当时穿的就是这件灰色的，在百货商店买的普通货。我当时拿起一件灰色西服搭在胳膊上往外走。走在我后面的利兹一路嘀咕：‘这西服怎么穿上后感觉不对劲儿？’我当时没在意，走到门口时想把手里的西服穿上，这才注意到领子上的Amani商标，我赚了，把利兹的高档货当成自己的了。”

“哈哈，利兹穿上后当然觉得不对劲儿，两件西服虽颜色相同，做工肯定相去甚远。”

两人正在说笑，一个眼睛大大的年轻女孩提着三个口袋走了过来，给苏世文、陈敏与阿历克斯一人一份。这是他们三人订的晚饭。根据公司的规定，晚上加班超过8点可以通过内部网站在公司餐厅订晚餐。

“哈，我现在知道了你们几个为何经常加班，”拉胡尔目送女孩苗条的背影不由赞叹起来，“公司送饭的女孩这么漂亮。”

“那你明天开始天天加班吧。”阿历克斯取笑拉胡尔。

“明天？我今天就能再见她一面。”拉胡尔说着又打开计算机屏幕电源，“苏世文，教我一下怎么订晚餐。”

20分钟后，大眼睛的女孩轻盈的身影果然又出现了，从走廊另一端走来。

“你们几个都别插话，看我的。”拉胡尔边说边对着自己的计算机屏幕整了整一天下来仍很整齐的发型。坐在椅子上将双脚搭在办公桌上，每天擦得锃亮的皮鞋在日光灯下闪着亮光。看着女孩走近，拉胡尔板起面孔，装作正在读报告的样子。

“你是拉胡尔吗？”女孩声音很细，英文有口音，左手拿着一张送饭的单子，右手提着一个口袋，面带微笑，脸上露出两个小酒窝，看上去年龄不超过20岁。

“对。就放在桌上吧。”拉胡尔绷着脸，将搭在办公桌上的双脚挪了挪。

“好。”女孩犹豫了一下，小心地将口袋放在拉胡尔脚边的办公桌上。

“你为什么这么晚才给我送来？这几个是我的手下，我们一起订的饭，他们都吃完了我的才到？”拉胡尔仍然绷着脸，但看上去坚持不了多久。

旁边的三个人在一旁看着使劲忍住笑。

“啊？不会吧？可这单子上写着你20分钟前才订的。”女孩真有点让拉胡尔给唬住了。

“是吗，拿过来给我看看。”拉胡尔借机探过身拉近与女孩的距离。

“真抱歉，我回去再查查。”女孩认真地说。

“算了，不用了。你叫什么名字？”拉胡尔绷着的脸已不觉回复了常态。

“莫妮卡。”

“好美的名字，你从哪个国家来？”

“墨西哥。”女孩说着话从拉胡尔手里拿回单子。

“噢，你有男朋友吗?”拉胡尔问话时双脚也不觉从桌上放了下来，彻底恢复原态。

身边三个人实在忍不住了，扑哧笑出声来。

女孩微笑不语，装作没听懂，“晚安。”转身欲走。

“莫妮卡，等一下。”拉胡尔站起身，从钱夹里拿出一张5美元的钞票，“这是给你送饭的小费。”

“噢，谢谢。我也是公司的正式雇员，不能收你的小费。再见。”

看着女孩远去的背影，拉胡尔站在那里手里仍拿着那张钞票，背后三个人看着他哈哈大笑。

早晨8点，6层模型组会议室。中间长条桌上首坐着主管库马尔，正对着桌子的另一端墙上挂着做演示的大屏幕。在他的左侧坐着他手下的四个项目负责人：科莫夫，瑞克欧，丹尼尔和利兹；他的右侧是来旁听的客人：铃木，桑杰夫，阿萨什，以及一个空座位。大家看着那个空座位面面相觑，但无人敢坐，于是都靠墙站着。会议即将开始，一个刚走进来的年轻暑期实习生看到那个空座位一屁股坐了上去，坐下后左右一看才发现不对劲儿又赶紧起身，引起周围一阵哄笑，房间里紧张的气氛缓解了一些。库马尔扶了扶眼镜，示意开始。

科莫夫、瑞克欧、丹尼尔和利兹轮流展示各自的模型提案与模拟结果。过程中库马尔问了几个问题，铃木一声不吭，杰恩的两个嫡系桑杰夫与阿萨什作为旁听的客人却异常活跃，不停地问问题，尤其是在科莫夫讲的时候，旁边人都看得出来这两个人今天是来给杰恩的师弟助威来的。苏世文站在老板丹尼尔的座位后面，一个劲儿地打哈欠，昨晚加班到凌晨3点，他一共只睡了3小时。比较这四个方案，从水平来讲，苏世文觉得利兹与拉胡尔的要弱一些，其他三个差不多。从阵势来看，科莫夫胜出的可能性最大，因为谁都知道杰恩对“次贷债券”最重视，科莫夫不但是杰恩的师弟，而且在模型组里除了库马尔外资格最老，只是这个俄罗期人是典型的学究型，即使在这种场合，这么多人给他捧场，他仍很谦虚，关注更多的似乎是模型本身的学术水平，而不是争权夺利。

第二天，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库马尔宣布丹尼尔的提案为最优方案，将建立“次贷债券”模型的重任交给丹尼尔与苏世文。这一决定连丹尼尔与苏世文本人都不敢相信。

消息传到杰恩那里，杰恩气得将手里正读着的文件摔到地上：库马尔这个书呆子，果然不可信任，他应该明白自己倾向于科莫夫。他这样做是欣赏他亲自招进来的丹尼尔的能力，还是扶植自己的势力与我作对？也许他看中丹尼尔是犹太人，能为他今后跳过自己直接与公司上层及掌握交易台的那些犹太人沟通铺垫道路？

杰恩关上门在办公室里烦躁地来回踱步，他得好好想想下一步怎么处理这一意想不到的结果。

9月下旬的星期四下午，5点差5分，莱曼兄弟公司办公大楼一层的礼堂里气氛热烈，债券研究部的几百名职员云集在这里等待开庆功会。前一天《职业投资者》杂志一年一度的华尔街“研究排名”结果出炉，莱曼兄弟的“债券研究”连续第五年名列全美总排名第一。杰恩昨天下午发邮件给所有债券研究部职员，让大家今天庆功会穿得精神点儿，董事长迪克要亲自来向大家表示祝贺。

“你见过迪克吗?”苏世文问坐在身边的拉胡尔。

“没有。你看见楼后门过道里经常停着一辆黑色奔驰车吧？那是他的专车，后门有专用电梯直达他在31层的办公室，所以一般职员平时见不到他。”

“噢，怪不得大家这么激动。”苏世文环顾左右。

“听说他住在康州。早晚进出曼哈顿不堵车吗?”苏世文接着问。

“据说他每天早晨五点半就出来了，那个时间不会堵车，40分钟就到公司。”

“噢，起那么早。”

5点整，礼堂前台的侧门被打开，几个身着西装的人出现在门口。为首的50多岁的中年人中等身材，因长年运动而矫健匀称的身材配上一身合体的深蓝色西服使其个子显得比实际高，白色衬衫，红色领带，深色头发，犹太人典型的尖尖的脸颊，前额宽阔，目光严峻，鹰钩鼻子与薄薄的嘴唇配起来给人一种傲慢的感觉，这就是华尔街最老的投资银行莱曼兄弟公司的董事长兼总裁迪克。

迪克从1994年任总裁至今已十年，是华尔街所有投资银行总裁中迄今任期最长的。在他身后跟着一个与他年纪相仿戴一副金边眼镜的中年人，笔挺的西服仍无法掩盖隆起的胖肚子，这是莱曼兄弟公司的二号人物，执行总监约克。再后面跟着面孔黝黑的莱曼兄弟公司债券研究总管杰恩。

债券研究部几百名职员大多只在报纸电视上见过迪克，此时全体起立鼓掌，翘首一睹元帅的风采。对这些人来讲，迪克就是莱曼兄弟公司，莱曼兄弟公司就是迪克。迪克从大学暑期实习生做起，从债券交易员一直做到公司总裁，他代表着公司的历史、传统与荣耀。在2004年的华尔街，莱曼兄弟与高盛是员工凝聚力最强的投资银行。高盛凭的是它独特的合伙人体制，几百名合伙人是公司的最大股东。而莱曼兄弟靠的是其雇员对公司的忠诚，与别的投行不同，其最大的股东是公司的普通雇员，莱曼兄弟公司的一万名雇员拥有公司三分之一的股份。

杰恩站到临时搭起的主席台上，看着台下自己的几百名士兵，不同的肤色，不同的国籍，但清一色笔挺的西装，年轻聪明的面孔，自信的眼神，饱满的精神。25年前自己与他们一样，年轻聪颖，野心勃勃。作为一个从芝加哥大学来纽约暑期实习的穷学生，自己踏入华尔街的第一天便没想再回去，或再去任何别的地方。这里吸引他的不仅仅是金融中心，不仅仅是投资银行的光环，不仅仅是金钱，而是与世界上最聪明、最大野心的人一起共事。杰恩此时看着眼前这支自己8年来亲手创建的精锐的团队，看着身边的元帅——永远精力充沛的迪克，他像这些年轻人一样热血沸腾。他尽力压制住自己内心的激动，向台下自己的手下们引出公司的元首。

迪克健步迈上讲台，骄傲而自负，神态让人联想起文学作品里描写的当年欲征服整个世界的拿破仑。迪克倒未想过征服整个世界，他此时想征服的是整个华尔街。他挥手示意台下仍在鼓掌的职员们坐下。

“今天我特意来向大家祝贺。本人是债券交易员出身，这三十几年中债券领域还从未见过任何公司能像我们一样连续5年垄断研究排名第一。同时这也同步于我们莱曼兄弟公司整个债券交易这几年在华尔街的领先地位。在座各位应该感到自豪!”

台下掌声雷动。

“我看到你们中有许多年轻的面孔。祝贺你们足够聪明，足够勤奋，足够幸运，能进入莱曼兄弟公司——华尔街历史最悠久的投资银行!”

迪克的话音被台下掌声淹没。

此时坐在后排的刘思皓情绪激动。一切来得太快，转眼进公司已快半年了，今天是第一次被提醒自己是个幸运儿，自己受的那点委屈其实算不了什么。

“我希望你们像我一样，莱曼兄弟是我一生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就职的公司。”

迪克的讲话再一次被台下掌声打断。

受周围的人感染，坐在后排另一端，一向玩世不恭的苏世文此时也异常兴奋，他暗想，自己如果能在这里干一辈子，那能挣很多钱吧？不过得加多少天班哪？

迪克再次挥手向台下示意，待台下安静下来，他话锋一转：“今天的华尔街与几年前不同，与我们竞争了上百年的老对手摩根与所罗门兄弟已被商业银行兼并，在剩下的五家独立投行中我们的股票市值现在只排在第四位。面对残酷的竞争我们必须变得更大，更强。而现在正酝酿着巨变的房贷市场为我们的债券交易，为我们的公司提供了史无前例的机会……”

苏世文、刘思皓与台下所有人一样，此时忘掉了进公司以来所有的委屈与烦恼，只庆幸自己是这伟大公司的一员，跟随着眼前伟大的元帅迪克，去完成一项伟大的使命。

迪克讲完话后，杰恩宣布由债券研究的职员代表讲话。走上台的既不是六大产品部的主管经理，也不是热门“房贷抵押”部下面的部门经理铃木或库马尔，而是铃木手下高个子、皮肤黝黑的印度人桑杰夫。房贷抵押部的职员都大吃一惊，职员代表怎么会轮到他？

第 26 章
阴　谋

2005 年 2 月初，正值中国春节。华尔街的新年度不是始于日历上的元旦新年，而是从 2 月初开始算，因此与中国的农历新年经常重合。到了这个时候，前一年的晋升名单已经公布，年终奖金也已经拨到了每个人的银行账户上，陆续度假回来的投行职员们开始展望新的一年。从职员的角度讲，新的一年的正式到来总是从听到身边第一个人员调动开始。

莱曼兄弟公司办公楼六层，刘思皓早晨刚来就被铃木叫到了办公室。刘思皓觉得奇怪，老板平时有事都是将自己叫到四层的交易台上，他从不会让自己在交易台的座位空着。这一年里唯有两次例外，一次是训斥刘思皓搞错了数字，尽管刘思皓是被冤枉的；另一次是年底发奖金时的例行谈话，刘思皓与公司大多数新来的职员一样，第一年奖金的数字与被录用时公司许诺的一样，不多也不少，他的头衔也未变，仍然是助理分析师㊀，公司官阶里的最底层。

“把门关上，坐吧。”日本人平时僵硬的面部今天一反常态，显出少有的温和。

“我马上要离开这里。”铃木的眼神里流露出一丝刘思皓从未见过的伤感。

“什么，你要离开公司？”刘思皓惊异之余并不太奇怪，自从去年债券研究的庆功大会上杰恩跳过铃木选择他手下的桑杰夫做职员代表发言开始，部门里就有传言称铃木不会待得太久，但他还是觉得这一变动来得太快。

“哦，不不，我不会离开公司，我调去发行部门，”铃木语气肯定地说。

“那……”刘思皓想问以后谁来接替铃木战略组的主管位置，谁来负责‘次贷债券’，一年来这一产品的战略研究一直是铃木和他两个人覆盖。

看出了刘思皓想问的问题，铃木接着说，“你我都知道谁会来接替我的位置。”铃木苦笑了一下，他不想将自己心中的苦闷泄露给刚从学校出来不久的刘思皓。

“桑杰夫？可是他从未干过‘次贷’，经验更是根本无法与您相比。”刘思皓为招自己进公司的铃木抱不平，“难道以后我得向他汇报？”他想到以后自己要在那个傲慢的印度人手下工作便有些不寒而栗。

“在这里资历和经验并不决定一切。”铃木话只说了一半，没有继续下去。他语气里有对自己境遇的不满，也有对刘思皓的同情，但作为一个公司的部门主管，他不能在年轻下

㊀ 助理分析师（Analyst）：与大多数华尔街投行一样，莱曼兄弟公司的头衔分五档即助理分析师（Analyst）、分析师（Associate）、副总裁（Vice President）、高级副总裁、管理经理。

属面前流露出消极不满的态度。这一切是总管杰恩早就安排好的，他和刘思皓都没有选择。

自从模型组去年夏天的内部招标后，组里的四对正副搭配重新划分产品模型的覆盖范围，丹尼尔与苏世文争得了开发新产品“次贷债券”模型的项目，他们原来开发的“商业房地产抵押债券”模型被搁置到一边。其他三对正副搭配仍继续以前的项目：科莫夫与阿历克斯负责“政府保证债券”模型，瑞克欧与陈敏负责“消费资产抵押债券”模型，利兹与拉胡尔则负责“服务权利”模型。在这四个产品中，后两个都属于冷门产品，与前两个产品相比，在华尔街的交易量小得多，在公司内部也自然不受重视。

自从出人意料地中标以来，苏世文与老板丹尼尔已经将公司第一个也是整个华尔街第一批“次贷抵押贷款”模型做得小有眉目了。苏世文这几天正在为新模型检验一批组里以前收集的数据，他手中拿着一份以前阿萨什帮助起草的有关数据的文件。苏世文来后才知道他来这里是接替面试时被自己误认为是主管老板的那个胖印度人阿萨什以前的位置，因为这个杰恩的嫡系被调到4层的交易台利文手下做“次贷”交易员了。

“拉胡尔，这个文件是你的哥们儿阿萨什写的吧？怎么好像很多地方都被省略掉了？”苏世文问身后的印度人。拉胡尔虽然因不是从印度管理学院毕业而被排除在杰恩嫡系圈之外，但他毕竟与阿萨什在一个格子间里坐了一年多，并且两人都来自新德里，私人关系一直不错。阿萨什半小时前刚从4楼交易台上到6楼来找拉胡尔，让他陪自己去楼下买咖啡。

调到交易台几个月，阿萨什瘦了不少，满眼血丝，但精神矍铄。听说他们楼下的次贷交易台由于越来越大的国外需求现在快变成24小时交易了，经常干到晚上十点以后，因为那时正值日本的市场早晨刚开盘，日本的大银行受次贷抵押债券高回报的诱惑，正从传统的购买单一的美国国债转向购买越来越多的次贷抵押债券。据说中国的几家大银行也开始显示出对购买次贷抵押债券的兴趣。而他们照样第二天早晨六点半就来到交易台，因为那时伦敦已到中午，欧洲的买家已经焦急地等待好几个小时了。与其他“次贷”交易员一样，阿萨什现在每天靠咖啡因来补充睡眠的不足。

“哈哈，这并不奇怪，阿萨什是嫡系，坐在你现在的位置时心思肯定不在上面。不过他人确实非常聪明，现在终于开始挣大钱了。”拉胡尔语气中不无嫉妒。

“噢，对了，你们俩也过来听听，阿萨什刚才告诉我一个新闻。”拉胡尔站起身压低声音向坐在过道对面格子间里的陈敏与阿历克斯说道。

“什么新闻？”陈敏与阿历克斯好奇地转过头，两人都知道拉胡尔是研究部里的消息灵通人士，可是看到坐在拉胡尔旁边的苏世文，两人都未挪动脚步。自从组内次贷模型招标输给丹尼尔和苏世文后，他们开始与苏世文保持距离，尽管两人知道那是主管库马尔的决定，但对这个由他们帮助面试录取、进公司不到一年的小子拿到抢手项目仍然愤愤不平。

“你们俩过来呀！不想听就算了，我只好告诉世文一个人了。”拉胡尔当然明白最近他们四个人之间关系的微妙变化，反正他自己从没想过拿到那个项目，这段时间他一直充当和事佬的角色，他是故意捉弄陈敏与阿历克斯。

陈敏与阿历克斯彼此对视了一下，不情愿地站起身走了过来，贴近拉胡尔一侧，仍尽

量与苏世文保持距离。

“世文，你也挨近点儿。”拉胡尔冲着坐在身边面带戒意的苏世文说道。

苏世文不得不凑近。

“这就对了嘛，我们四个人原本是哥们儿。”拉胡尔借机进一步调节气氛。

“你快说吧，别卖关子了。”三个人催促拉胡尔。

“好，我说，我说。铃木被挤出了研究部，桑杰夫将接替他任战略组的主管，铃木原来负责的‘次贷’产品也由桑杰夫接管。”

三人听后点点头，其实他们每个人心中早已料到这个结果。桑杰夫从去年九月庆功会被指定代表发言后，年底又被提升为管理经理，成为整个债券研究部最年轻的主管经理之一，聪明人都能看出来杰恩已一步步为得意弟子铺好了接管之路。

“看样子下一个变动该轮到我们模型组了。”瘦小的陈敏扶了扶眼镜，边说边整了一下那条总是长得搭到腰间的领带。

拉胡尔与苏世文赞同地点点头，大家将目光转向高高胖胖的俄罗斯人阿历克斯，他的老板科莫夫去年年底与桑杰夫一起也被提升为主管经理，杰恩下一步很可能用自己的师弟科莫夫取代模型组的主管库马尔。

“你们别这样看着我。”阿历克斯的脖子比一年前面试苏世文时似乎又胖了一圈，现在衬衫的第一个纽扣已经根本系不上了，领带上方敞着领口，“我老板科莫夫不会取代库马尔。库马尔在我们这个圈里名气要大得多，并且他的得意弟子丹尼尔正负责公司最热门的产品。如果库马尔走了，丹尼尔也不会留下，那样公司损失可就大了。”阿历克斯说着看了一眼给丹尼尔当副手的苏世文。

苏世文点点头，阿历克斯分析得有道理，也许是受益于读博士期间麻省理工学院严格的数学训练，这个貌似笨拙的俄罗斯人思维一直很细致。苏世文心里只希望能维持现状，自己与丹尼尔已经将“次贷抵押贷款”模型做得差不多了，老板丹尼尔与陈敏的老板瑞克欧刚被提升为资深副总裁，下一步如果交易台与公司的客户开始使用这个模型，今年年底自己的奖金肯定会比去年翻番。

陈敏沉默不语，独自走回自己的格子间。

6 层楼一角杰恩办公室外。“你好，杰恩办公室。”秘书克莉丝汀拿起电话，“他现在正在开会，你等会儿再打。”克莉丝汀一边接电话，一边扫了一眼身旁仍然紧闭的玻璃门。

宽敞的屋内两个黝黑面孔的印度人正在交谈。以前铃木在任时他们不方便单独交谈，现在桑杰夫已被自己提拔为战略组的主管，这是杰恩第一次单独向自己的得意弟子桑杰夫面授机宜。

“模型组的次贷模型做得怎么样了？”杰恩一直牵挂着次贷模型，这是他开辟新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战略组可以让他放心了，可是模型组他还直接控制不了。

“我昨天问过库马尔和丹尼尔，模型的第一个版本马上就可以交给交易台试用了。但具体情况只有丹尼尔和他的副手苏世文两人知道。”桑杰夫恭敬地回答。虽然已被提升，在恩师面前桑杰夫从不敢露出自己傲慢的一面，说话仍然很小心。

“都怪这个书呆子科莫夫。”杰恩一直生气科莫夫未在组内赢到这个项目，当然这一切

可能都是库马尔刻意安排的。而让科莫夫取代库马尔现在还不是时候，自己还要利用库马尔在债券研究领域的声望继续为自己吸引大学里一流的研究人才，拿研究的排名第一。可难道自己就任由库马尔控制这个重要部分？

“先生，我倒有一个主意。”桑杰夫看着杰恩忧虑的脸色心中暗喜，自己献计的时候到了。这个傲慢的印度年轻人有其傲慢的资本——他那无时不在转动的聪明脑子。

“嗯？”杰恩鹰一样的目光射向得意门生，等待下文。

“我们以交易台的名义，反映丹尼尔现在的模型太复杂，交易台无法使用。让模型组再招一个人，做一个与现在的模型平行的次贷‘交易’模型。”桑杰夫话说一半，停下看杰恩的脸色。

“接着说。”杰恩目光柔和下来，迫切等着听下文。

受到老板的鼓励，桑杰夫得意地接着说下去：“我最近一段时间做过研究，又与阿萨什聊过好几次，从交易的角度来讲，一个真正有用的模型重要的不是里面复杂的数学公式，而是能够从大量的历史数据中找到规律。所以我们只需要一个学统计且有处理次贷数据经验的专家，帮助阿萨什和我搞出一个简单的模型。而丹尼尔做出的模型都偏复杂，这种学术水平高却不实用的模型可以帮我们在外面招揽客户，维持我们的研究排名，所以还可以让他接着做他现在的模型。”

“你的意思是我们同时做两个模型，一个对内的‘交易模型’，一个对外的‘研究模型’？”杰恩欣赏地看着桑杰夫，他做事与思维越来越像自己，可惜手下嫡系里像他这样的帅才太少了，让他领导一个战略组看来屈才了，也许可以考虑将自己还在兼任的“房产抵押”研究部的主管职位交给他。

“对。新招的人归丹尼尔管，这样技术上丹尼尔不得不分享他的那些数据、资源、模型秘密。而这个新人是做‘交易’模型，具体做什么由阿萨什和我说了算，这样我们自己便可以控制。”

“妙，妙啊，一举两得！阿萨什在交易台一定忙得不可开交，以后便由你亲自负责这个项目。你去吧，招人的事我会通知库马尔。”杰恩兴奋地站起身。

办公室的门开了，克莉丝汀转过头，看见高个子桑杰夫率先走出来，满脸喜色，杰恩走在后面，手里拿着一份报告。她向老板汇报：“杰恩，刚才国债研究部的经理来电话。”

“哦，让他过 15 分钟再打过来。你现在帮我把金找来。”吩咐完秘书，杰恩走回屋内。对自己忠心耿耿的金主管的数据组一直是最让自己放心的，这个韩国人刚打报告上来要求他的数据组能扩大招人。他知道野心勃勃的金随时都想借机扩大自己的势力，让他招吧，反正数据组属于辅助性质，职员薪酬也比战略和模型组低很多。

杰恩坐到沙发上长舒了一口气，自己手下的这支王牌军——“资产抵押”部的所有三个组，终于被自己控制住了，他离自己开辟新战场的目标又近了一步。

一个月后。

“从早晨到现在，陈敏已经在老板办公室里谈了半个小时了，怎么回事？”拉胡尔脸色神秘地转向身后的苏世文。

“是啊，我也正纳闷儿。”苏世文站起来看着不远处靠窗户那边库马尔办公室紧闭的玻

璃门。

“我猜想陈敏要跳槽了。”对面格子间里的阿历克斯开了口，一种见多不怪的语气，他像陈敏一样已来这里 5 年了。

“是吗？嗯，我觉得很有可能。我从未见过库马尔与手下单独谈话这么久。”拉胡尔来了精神，也站起了身。

“我这些天每天都看见陈敏在那里埋头工作，没有迹象表明他要跳槽啊？”苏世文加了一句。

阿历克斯与拉胡尔听到后不觉相视而笑，觉得新来的苏世文还是幼稚。他们俩感兴趣的不是陈敏是否要跳槽，而是外面的公司给他开了什么样的条件。就像火爆的房市一样，如果邻居要卖房，大家不关心卖房的原因，只关心最后卖出多少钱，因为那决定了自己房子的最新市场价。别的公司给陈敏的报价将为组里其他人确定自己今年的身价作参考。另外他会去华尔街哪个公司？高盛，美林，还是摩根士丹利？

莱曼兄弟公司位于顶层的职员餐厅里，拉胡尔、阿历克斯、苏世文三个人没有像平常将外卖拿回办公桌上吃，而是正围坐在一张餐桌旁。这几天组里关于陈敏的传言满天飞，大家都无法集中精力工作。此刻看着眼前盘中的三明治，大家都没有胃口。

“我终于打听清楚了。”拉胡尔特意停顿了一下，像往常一样卖着关子。

“你就别吊我们胃口了，快说！”苏世文与阿历克斯在一旁不耐烦地催促。

“陈敏去的是德意志银行。他们答应他去后第一年工资加红利比他现在多出 40%，并且将他提升为高级副总裁。”像以前一样，拉胡尔总能搞到准确的第一手资料。

“噢，陈敏一下成富翁了。”苏世文嘴里调侃，心里则重新分析起来：陈敏这些日子其实一直都闷闷不乐，他与老板瑞克欧竞标的模型只差一点儿输给了丹尼尔和自己，现在做的模型根本不受重视。老板瑞克欧去年年底也在提升名单里，他什么也未得到，有机会当然要跳槽。

“那他手里持有的公司股票呢？”与陈敏同时进公司的阿历克斯此时最关心的是陈敏将损失的股票。莱曼兄弟公司每年给职员发的红利中有一定比例是公司股票，级别越高，股票越多。按公司政策，每人每年只能将一部分股票兑现，意味着离开公司的人会自动损失掉未来得及兑现的所有公司股票，而在公司待的时间越长，级别越高，损失自然越大。

“德意志银行将用现金补偿他所有的股票损失。”拉胡尔羡慕地回答。

“真的？”阿历克斯吐了下舌头。

“这样的条件只有傻子才会拒绝。”三个人不再说话，低头吃起盘中的三明治，各自心里开始思考这对自己意味着什么。

第 27 章
海底草

2005 年 4 月，苏世文进入莱曼兄弟整一周年。

“苏世文，你对这块数据处理得有问题，你没有按我写的方法做，得重新做。”一个看上去 30 岁出头、留着齐耳短发、相貌平平的东方女孩正站在苏世文的格子间门口，用流利的英语吩咐，声音洪亮，连过道另一侧的阿历克斯都听得一清二楚，不禁转过头来看。

与楼里那些穿着时髦长裙、贴身性感衬衫、足蹬高跟鞋的其他女职员和秘书不同，她的着装与男职员们类似——上身穿一件略显宽松的普通白色衬衫，下着一条黑色西裤，足蹬一双平底皮鞋，看不出身材的曲线。

“可是我这一年来一直用这种方法，你……”也许是坐着说话使不出劲儿，也许是被站立在眼前的女孩的气势所威慑，与她洪亮的声音比起来，苏世文的话音像是从嗓子眼儿里挤出来的。

对于眼前正在上演的好戏，爱凑热闹的拉胡尔自然不会错过，他转过身来等待剧情的进一步发展。

女孩未理会周围的目光，不等苏世文申辩，打断他的话，用不容商量的口吻说：“你现在只管照我说的做，有具体问题到我办公室找我。”说完转身疾步离去，似乎不想与他在这里浪费时间。

“哇，这是哪里冒出来的铁娘子?”阿历克斯站起庞大的身躯，笑着看着脸色难堪的苏世文。

“哼，她以为她是谁呀。”苏世文愤愤地站起身，这个新来的中国女孩居然敢当众训斥他，这让他觉得很没有面子，“好男不跟女斗。”他自我安慰。

“我看她手指上带着结婚戒指，很想知道她老公是个什么样子。”拉胡尔揶揄道，“3 年前我刚来时我们组里有个长得小小的台湾女孩，后来离开了。从那以后我们模型组便没进过女的，现在这位来了……哈哈，以后我们模型组有好戏看了。”

“我们怎么都没见过她?”

“她叫刘静，我也是第二次见她，昨天第一次见时就给我布置了任务，这不……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们几个。”苏世文没好气地说。

两人将目光转向拉胡尔，想知道这位铁娘子到底是什么来历。

“阿萨什最近跟我提到过她，没想到是这么一位。”拉胡尔清了清喉咙，得意地卖弄他在公司里的关系网，眼见其他两人不耐烦的样子，“别急嘛，我这就说。”

“她来这里时只有我们模型组的项目负责人面试她，根本没让我们这些副手参与。她

还见了交易台和战略组的那些与次贷有关的人。”拉胡尔开始转述他从阿萨什那里听来的信息。

“丹尼尔只对我说她是来设计另外一个次贷模型，让我配合她，其他什么都没跟我说。”苏世文发着牢骚，垂头丧气，本想借着建造热门产品的模型跟着老板丹尼尔在公司里一路飞黄腾达，没想到半路杀出个铁娘子，还是与自己同宗的中国人，自己凭空又多了个老板。

“我们组每一个产品都只有一个模型，为何次贷要建两个？”阿历克斯问道。

三个人面面相觑，没人能回答上来。

“那她到底是什么背景？”苏世文不服气地问拉胡尔。

“阿萨什只说她简历上写的好像是个博士，之前在首都华盛顿的‘房利美’㊀与南加州的‘新世纪’㊁公司工作过，其他具体的他也不清楚。”拉胡尔补充道。

“她跟你们两人一样，只不过是个副总裁而已。”苏世文刚从莱曼兄弟公司内部的网站上查到刘静的头衔。进了公司后苏世文才知道听起来官衔不小的“副总裁”在华尔街投行里只不过是个中级职称而已，遍地都是。

话一出口苏世文马上意识到不妥，连忙补充：“噢，当然，你们这些副总裁官也很大，我还只是个资深助理而已。”说完自嘲地苦笑了一下，“但她身份特殊，居然跟我们的老板们一样有自己的办公室，刚才她对我那态度你们也都看到了。我觉得她那姿态好像是故意给我们坐在格子间里的所有人看的，不光是对我。”

晚 8 时已过，刘静还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看资料，与她共用一间办公室的同事早已下班回家。由于位于楼层中部的办公室没有窗户，一天 24 小时都亮着灯，看不到外面天色的变化，对刘静来说现在与白天时没什么区别。苏世文猜得没错，刘静就是要在这些名校毕业、自我感觉良好、经常拿女孩子开玩笑的所谓华尔街“精英”们面前摆出一副女强人的姿态，让他们从第一天开始就对自己另眼相看。

然而做女强人光有姿态不够，还要有实力，尤其在华尔街这个汇集了全世界最聪明的大脑、最野心勃勃的人群、职场中男人比例最高的地方。与债券研究部为数不多的其他女职员不同，刘静没有进过名校，相貌平平，已过妙龄，并且以前从未在华尔街工作过。她能进到这里靠的是努力与机遇。

刘静毕业于国内一所普通的军事院校，她靠一路考试拿到了美国一所普通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博士毕业时她听说自己学的统计专业在华尔街需求很大，便联系了几个投资银行，但无人理睬。后来才知道，华尔街看重的名校与经验她一样都没有。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进入了“房利美”，在这一准政府贷款机构里接触到一般人接触不到的大量房屋贷款数据，以及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政策细节。但“房利美”毕竟是政府类机构，里面官僚体系

㊀ “房利美”（Fannie Mae）：是最大的一家美国政府赞助企业。主要业务是在美国房屋抵押贷款二级市场中收购贷款，并通过向投资者发行机构债券或证券化的抵押债券，以较低成本集资，赚取利差。

㊁ 新世纪（New Century）：新世纪金融公司，1995 年成立于加州，主要业务为次级抵押贷款，曾是全美第二大次级贷款公司，于 2007 年 4 月 2 日申请破产保护，其破产拉开了美国由次级房屋贷款信贷引发的金融危机序幕。

庞杂，效率低，挣得也少。刘静不想在那里虚度青春，两年后跳槽到“新世纪”，美国第二大次级房贷公司。在南加州，次级房贷的第一线，她接触到了第一手的数据，是建立“新世纪”第一个“次贷”模型的成员之一。

当猎头联系到她时，她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是自己进华尔街的绝佳机会。与这些坐在纽约办公室里的精英们相比，自己这几年在次级房贷一线的经验无人能比。就这样她变成了“奇货可居”，被莱曼兄弟这样大牌的投行高薪聘到了纽约。从公司出面面试自己的人的级别，以及公司给自己的待遇，刘静明显感到自己的重要性，她一夜之间成了精英中的精英，也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机遇。当然，她无从知晓自己被招入模型组的幕后原因是桑杰夫向杰恩献计。债券研究部的每一个职员都只是杰恩棋盘上的一颗棋子而已。

刘静不知道此刻离她办公室不远的一间格子间里，一个戴眼镜、瘦瘦的中国男孩也像她一样每天这个时候仍留在办公楼里。不同的是，刘静是不想走，刘思皓是走不了。

华尔街投行里，刚从学校毕业的本科生中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如果你是刚进投行的助理分析师，在公司里你的地位比沉淀在海底的鲸鱼的粪便还低；但与没能进入投行的那些本科毕业生相比，埋在海底鲸鱼的粪便下面也是一种幸运。在莱曼兄弟已工作了整整一年的刘思皓早已不在乎什么“鲸鱼的粪便”，他只想再多沉淀一年，自己就能去商学院读MBA。以前他还一直在回学校读经济学博士与 MBA 之间举棋不定，现在招自己进来的经济学博士铃木已被这群印度管理学院的 MBA 挤走了，他决心要上最好的商学院。年轻的刘思皓关心的只有学校与学历，他还未理解公司里的权力斗争。

此时他正读着新老板桑杰夫留下的一堆资料，今天已经是星期三，战略组每个星期五都要出版研究周刊，而这星期桑杰夫去迈阿密开会，留下自己写稿，题目是“对债券市场三种最新‘次贷债券’的深度分析”。到现在自己一个字还没写出来。

替代铃木的桑杰夫像铃木一样经常出差开会、见客户，与铃木相比经验明显不足的桑杰夫不得不将一些重要的工作交给刘思皓一起做，像这星期周刊的稿件，以前铃木即使出差在外也不会让他接触。最近桑杰夫又让自己帮助新来的刘静整理数据，为建立新模型打下手，但他没有向自己透露这个“特殊项目”的具体目的与计划，刘思皓只是纳闷儿以前自己的战略组从不染指模型组的事情，现在怎么也帮着做起模型来了。就这样，刘思皓在给所有人打杂儿：交易台上的交易员，战略组自己的老板桑杰夫，再加上模型组的刘静。

刘思皓读着眼前的资料，近来随着美国房市价格的不断攀升，“次级贷款”已不再是新的概念，自己研究覆盖的这一领域短短几个月已经由熟悉的单一产品“次级信用固定利率贷款”发展成三种“次贷债券”——次级信用固定与浮动利率贷款，无收入记录贷款，选择性浮动利率贷款。他将这三种贷款归纳在一起进行详细比较，发现有些东西自己无法从经济学角度解释。也许自己对这些刚推出的贷款产品缺乏感性认识，他又进入公司数据库，调出最新的一批次级贷款数据，这些次级贷款刚被莱曼兄弟收购打成包，经信用公司评级后变成了可发行债券，已从本周一开始由公司的次贷交易台进行销售。从这些实际贷款中他还是无法解释自己的疑问。

刘思皓从小念书时有个习惯，不懂的东西一定要千方百计搞懂，否则便寝食难安。他

得找人请教。他走出自己的格子间，走过空空的走廊，看看腕上的电子表，已经晚上 9 点了，这才意识到研究部里资深职员都已回家，剩下的都是坐在格子间里像他这样沉淀在海底的助理分析师。

途经一间办公室时，他发现里面还亮着灯。走到门口，里面坐着新来的刘静。“你还没走啊?”刘思皓好奇地问。

“噢，刘思皓，你不是也没走。”刘静抬头看了一眼刘思皓，目光又回到眼前的屏幕上。

刘思皓站在门口思忖着，模型组的模型师大多数是博士毕业，可能书读得太多了性格都有点儿怪。眼前这位女模型师则更怪，来了两个星期从未见她露出过笑容，并且与模型组里的中国人苏世文与陈敏不同，刘静私下场合与中国人也不说中文，只说英语。

“你有事吗?”刘静见刘思皓还站在那里，头也不抬地问。

“哦，能否占用你 5 分钟？我想请教两个问题。”刘思皓回过神来，听说刘静在南加州的“新世纪”次级房贷公司工作过，想必她能回答自己的问题。

“请坐吧。”刘静抬起头，指了一下自己办公桌对面的一把椅子。在她的眼里，刘思皓与那些幸运的美国本科生们没什么区别，名牌大学毕业后便直接进入华尔街，在投行底层摸爬滚打两三年挣得所需的经验后，去商学院读 MBA，再回来做几年，运气好的话三十几岁便可升到管理经理，到四十几岁就可以挣够足够的钱退休。当然，眼前的小男生与自己一样是中国人，看着还是感到亲切。另外中国有句话叫“远交近攻”，他与自己不在一个组，与自己没有利益冲突，没有必要在他面前摆架子。

“谢谢。”刘思皓觉得刘静挺温和的，并非如模型组里有些人私下传说的铁娘子。

“我这两天正在研究新出来的次贷债券。”刘思皓坐下后说，“我发现次级信用的浮动利率贷款和选择性浮动利率贷款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都是先提供给贷款人一个极低的固定利率，两年后再恢复成浮动的正常利率……”

“你的问题是什么?”刘静打断刘思皓的陈述，她不需要这个小男生重复自己早已掌握的知识。

“哦，对不起。我觉得两年后这些贷款人偿付不起贷款的可能性极大，对不对?”

“为什么?”刘静反问刘思皓。

“美联储人为地将现在的联邦利率设得很低，如果两年后联邦利率上调，对这些现在勉强能拿出月付的信用不好的贷款人岂不是双重打击？因为届时不仅优惠低利率会到期，而且固定利率变成了随联邦利率攀升的浮动利率。”

“哦，对了，对‘选择性浮动利率贷款’的贷款人来说等待他们的会不会是三重打击？届时他们每月不光只付利息，还需要付本金。”刘思皓将自己的疑问一股脑说完，越说越兴奋，像是发现了新大陆。

“你的推理不成立。”刘静面无表情，心里却开始敬佩眼前这个男孩，他确实读了很多东西。

“为什么?”

“理由很简单，这些贷款人可以不断重新申请贷款，从新贷款中继续获得低利率。”

“噢，这点我没想到。”刘思皓被刘静泼了一头冷水，心里仍不服气，“可是不断提供低利率的重新贷款岂不会影响贷款银行的利润？”

“每次重新贷款银行都会收取借款人一笔手续费，基本与低息损失相抵。”

刘思皓开始佩服刘静，但倔强的他还是不服输，“我能再问个问题吗？”

“问吧。”刘静看看表。

“从理论上讲银行批准重新贷款的前提是贷款额小于房价，对吧？”见刘静点头，刘思皓接着自己的推理：“那样的话……对了，如果贷款额大于房价会是什么情况？”

“你是问如果房价下跌银行怎么办？”

“对，没错。”刘思皓不知道自己怎么想出这么个问题。

刘静沉默了片刻，这个男孩问的问题以前还从未有人问过，她自己也没有想过。但她不能在刘思皓面前犹豫而丢了面子，随口说：“美国的房价从 1940 年以来从未跌过。”

“可是……”刘思皓对她这个回答不是很信服。看着刘静已开始不耐烦地将目光转回到屏幕，意识到自己问得太多了，连忙起身告辞。

走过寂静的走廊，刘思皓回到自己的格子间。刚坐下，兜里的手机震动起来。

“思皓，这个周末能回家过吧？”刘思皓的母亲在电话的另一头关切地问。

“妈，我现在定不了，得到星期五才知道周末要不要加班。”刘思皓在莱曼兄弟公司上班后与在波士顿时一样在离公司不远处与人合租公寓。虽然从曼哈顿坐通勤火车只需一个小时就能到长岛的家，但他只有周末才有时间回去。“你这个周末一定得回来。”刘思皓的母亲以命令的口吻说。

“怎么了？家里出什么事了？”刘思皓有点紧张，作为家里的长子，他从懂事起就一直替父母分担家里的烦忧。

“嗯，大事。你弟弟被密歇根大学录取了！”母亲的语气瞬间转为惊喜。

“妈，你别吓唬我，我还以为……太好了！刚得到的消息？”刘思皓舒了一口气。

“对，所以你这周末一定得回来，你爸说全家要好好庆祝一下。”

“噢，妈，密歇根大学对弟弟来说很理想，可学费每年接近 3 万美元，你们……我来出一部分吧？”刘思皓总是首先想到家里的财政问题，父母靠经营小小的中餐馆，除了供弟弟外下面还有妹妹过两年也要上大学。

“思皓，你有这份心就够了，你自己的钱还得留着付商学院的学费呢。”母亲此刻似乎并不发愁弟弟的学费。

“可是……”弟弟大学 4 年下来光学费就需要 12 万美元。刘思皓想不出父母如何能攒出这么一大笔钱。

“我和你爸刚做了房屋重新贷款，拿到了 20 万美元现金，足够用了。”

“妈，我听不懂，重新贷款怎么会给 20 万现金？你们这种事怎么事先不跟我商量一下？”刘思皓有点着急了，“你们碰到骗子银行了吧？”

“瞎说，我和你爸开了这么多年餐馆，哪有那么傻？这 20 万是我们的房子这两年的增值。”

“啊？我们那老房子两年前那次重新贷款时，估价只有 35 万吧？两年涨 20 万……”

刘思皓快速心算着，“合每年25%增值率？”

“对。因为我们的房子现在估值55万，这次我们轻易便从银行贷了40万，不但还了以前未付清的20万，还剩下20万。以后如果房子每年涨10万，我们可以不断重新贷款，将那10万拿出来用。我们开餐馆辛苦一年也就挣十几万而已。”

“妈，你们这叫‘获取现金重新贷款’[㊀]”，刘思皓一直在资料上看到这些数据与案例，没想到自己家就是实例，房市的热潮现已蔓延到普通百姓，“妈，别忘了，你们每次重新贷款都实际上在增加贷款额，每年要多付很多利息，还有银行的手续费。”刘思皓想着自己分析的那些数据。

“我们这次的利率只有4.5%，比两年前还低，并且我们的利息部分每年会抵税，如果按三分之一的税率算，合着实际贷款利率只有3%。”母亲在餐馆里一直管账，这些她早算得一清二楚。

噢，看样子确实合算。这样一来美国每家的房子岂不成了自动取款机，缺钱花了就去重新贷款，但这一切都假定房价会一直涨下去，刘思皓心想。

“哦，对了，你现在不就是搞这个研究的吗？你爸在边上问你们专家预测今年房价会涨多少？会有20%吗？”

“妈，你们这是愚昧，谁说房价去年涨了今年就一定会涨，还有可能跌哪！”刘思皓没好气地说。

“你这小子，挣了点钱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竟然教训起我和你妈来了？别忘了，我和你妈虽然现在开餐馆，我俩当年可都是研究生毕业，比你这本科生水平高。”刘思皓的父亲刘翔宇一直在偷听母子的谈话，一般与大儿子沟通都是老婆的任务，此刻他实在忍不住了，“连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都说美国的房价从未真正跌过，我们现在的房子买了十几年了，前几年房价虽然没涨多少，可也从没跌过，你小子懂什么？”他越说越觉得有理，“你小子自己去读读报纸，权威人士都说美国大城市的郊区这几年新建的房屋数量有限，而需求越来越大，你们这样的年轻人结婚后都会买房子，对了，还有每年从中国和印度来的大量移民……”

刘思皓无言以对。他自己不知道房市以后的走向，只听说市场泡沫时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连街上的普通老百姓都在谈论，甚至参与。

刘思皓下班回到公寓已经晚上11点多了，自己的室友还没回来，他与自己一样刚从大学毕业不久，在高盛的并购部门做助理分析师，每天午夜前从未见过人影。与他相比，刘思皓觉得自己还算幸运，偶尔还能有属于自己的一点时间。他此刻坐在计算机前，想起了琪儿。

他给琪儿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这几天是美国大学发录取通知的日子，弟弟今天拿到了通知，琪儿怎么样？自从一年多以前波士顿那次演奏会之后，他与琪儿还从未见过面。去年他从波士顿来纽约前走得匆忙，当时又正赶上琪儿休春假不在波士顿。来纽约后一直

㊀ 获取现金重新贷款（Cash－Out Refinance）：借款人用新的房屋贷款还清现有房屋贷款，而新的贷款额比现有贷款高出的那部分被借款人挪作他用。

忙，两人只交换过几封电子邮件。她说纽约的茱莉亚学院是她的首选，现在结果下来了吗？

“思皓，你问得真是时候，你怎么知道通知今天到？我下午刚接到茱莉亚的录取通知！”刘思皓面前的屏幕上出现了琪儿的回电。

“祝贺你！”

“谢谢！你是朋友里第一个祝贺我的。”

朋友？刘思皓对这个称呼感到有点儿失落，但还是很激动，琪儿就要来纽约了，自己终于又能见到她了。

第 28 章
银行家

纽约曼哈顿也许是世界上最不会让人迷路的地方。在这个三面环水，南北长、东西短的长方形岛屿上，由南向北从 1 街一直排到 200 街以上，由东向西则从第一大道排到第十二大道。因此只需知道哪条街和哪条大道，便可像坐标一样锁定地方。

中央公园位于曼哈顿的中部，与曼哈顿一样也是个长方形，南起中城 59 街，北到上城 110 街，东起第五大道，西至第八大道。紧挨中央公园东西两侧是曼哈顿最昂贵的两个住宅区，东侧称为上城东区，这里有包括大都会博物馆在内的许多博物馆及贵族学校，居民多为思维保守的传统上层人士；西侧称为上城西区，这里有包括林肯演出中心及百老汇大道在内的许多文化场所，居民多为思想自由的新贵。

第八大道紧挨中央公园的一段称为中央公园西大道，是一条安静的林荫大道。2005 年 8 月底的一个周末下午，在中央公园西大道与 65 街交会口，一幢建于 20 世纪初的大理石公寓楼里，侯心娜和琪儿母女俩正在位于八层的一套公寓里看着搬运工人摆放家具。

“妈，买这样的房子太奢侈了，你不是说租套房子就可以了嘛?”高高屋顶下的客厅里摆了家具后仍然显得空荡荡的，琪儿边说边走到窗前。

下面的中央公园西大道静悄悄的，偶尔有车辆与行人经过，对面的中央公园尽收眼底，从这里能清楚地看到公园南侧大草坪上很多人正悠闲地躺在那里晒日光浴。

“是你爸执意要在纽约给你买套公寓，我只是负责选，怎么样，漂亮吧?”侯心娜此时也走到窗前，站在女儿的身后，看着对面的公园，不时回头监督那些正忙着的搬运工人，唯恐他们不小心弄坏了刚装饰一新的墙壁和地板。

“嗯，但我不需要，你知道学校要求新生必须住校。”琪儿不快地说，她和父亲的关系依然很僵。

“但那只是第一年，而且你毕业后不是想在纽约当一名小提琴家吗?”侯心娜不再提琪儿的父亲，转身边说话边开始查验从波士顿运来的衣物和书籍。

春天琪儿收到茱莉亚学院录取通知书时，侯心娜本想在琪儿的学校附近租一套公寓。但琪儿的父亲极力主张买一套公寓送给女儿，同时也作投资用。侯心娜研究后发现纽约曼哈顿的房价与美国其他地区一样，这几年一直上涨，尤其是这两年涨了 40% 左右，并且今年的上涨趋势未减，确实还不如买一套，反正是琪儿的父亲出钱。

“嗯。”琪儿没有再争辩，心想如果以自己的名义能让母亲在纽约住上舒服的公寓也是件好事。

“你们学校所在的林肯演出中心就在我们西面，只隔着几条街。”侯心娜兴奋地补充。

“是啊，真方便。”琪儿随口应付，此时她的心思不在这套自己名下的250万美元的公寓上，而是自己梦寐以求的纽约，音乐的神圣殿堂茱莉亚学院，几天后就要开始的大学生活，还有自己下个月的17岁生日。

9月的一个傍晚，刘思皓今天第一次提前下班，6点钟就迈出了莱曼兄弟公司的办公大楼。他从门前的50街穿过第七大道，走过一个街区便是百老汇大道，沿着百老汇大道向北，走向位于63街的林肯演出中心。街道两侧的玻璃橱窗上反射出身后时代广场耀眼的霓虹灯，刘思皓手里拿着刚从街边花店买的鲜花和事先准备好的生日礼物，既兴奋又不安。

今天是琪儿的生日，她今晚在自己的学生宿舍办生日派对，邀请朋友和同学参加，刘思皓也在被邀请之列。一年半没见到她了，她现在是什么样子？刘思皓记忆中的琪儿还是波士顿乔丹演出厅那个一袭红裙、眼睛会说话的少女。

正想着林肯演出中心的建筑群已出现在眼前，来纽约这么长时间刘思皓每天只是工作，从未来过这里，更不用说看演出，原来这里离公司这么近。围绕中心广场矗立着三座方形建筑：中间是大都会歌剧院，左侧是纽约芭蕾舞团演出厅，右侧是纽约交响乐团演出大厅。广场的中心是一个露天喷水池，此时正有很多人围着喷泉照相、聊天，等待着当晚各种演出的开始。刘思皓走到喷水池旁，让过面前跑着的一对嬉戏的小女孩，随着秋天傍晚的微风，有水滴溅到自己脸上，他感到一种清新凉爽，头一次觉得曼哈顿不光是华尔街，办公楼里的格子间、数字、图表，这里的生活还有别的，自己从未体验过的东西。

走过纽约交响乐团费舍尔演出厅，隔着65街，刘思皓看到对面一幢现代风格的玻璃建筑，面向百老汇大道的一端凸出一个巨大的棱角，看上去像是电影《泰坦尼克号》里那艘巨型邮轮的船首，这就是茱莉亚学院的标志性建筑——艾丽丝·塔利演出厅。按照琪儿邮件里的描述，刘思皓走到演出厅后面不远的一座高层学生公寓楼前，登记后进入电梯。

两个高挑的白人女孩在刘思皓前面走入电梯，两人神态打扮类似，小脸庞，五官也长得很小巧，头发既非披肩发也不是马尾辫，而是一直梳到脑后打了一个结，下巴上翘显出一种骄傲的姿态，身体挺直，两脚习惯性地脚尖点地。两人上身穿着休闲的长袖T恤衫，下面的牛仔短裤短得将将盖住臀部，露出修长匀称的双腿，肩上各自背着大大的运动包，像是舞蹈演员刚刚练完功回来。两人看着走进来的刘思皓，对视了一下，尽力忍住笑。刘思皓注意到两个女孩的神色，看到电梯光滑的墙壁上映出的身着黑色西服、手拿鲜花的自己。他整了整胸前的深蓝色领带，自己平时上班这身行头在这里是否显得太古板了？他正犹豫着是否应把领带解下来，此时电梯门慢慢打开，22层到了。刘思皓立刻觉得浑身紧张，心脏怦怦直跳，怎么感觉与当时去公司面试差不多？他深吸一口气走出电梯。

音乐与嘈杂的人声从走廊的一端传来。不用问，那里肯定便是琪儿说的活动室。刘思皓顺着声音走进一间像客厅的大房间，里面足有30多个不到20岁的年轻男女，大多是怪异的发型与装束。刘思皓越发对自己的这身打扮感到不自在，这里毕竟是艺术学院。

正在人群里寻找着琪儿，有人在身后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转身一看，是一个留着长发的东方男青年，年纪与自己相仿，明显比周围人大几岁，身穿一件紧身黑色衬衫，最上面

的两个纽扣故意没有系上。

“刘思皓！你怎么也在这里？”男青年开了腔。

“周翰石？”刘思皓仔细端详了一下眼前的男青年，终于认了出来，“哈，你这身艺术家打扮，尤其是这长头发，我还真没认出来。你怎么也在这里？”

“我哥没告诉你啊？我今年已经从新英格兰音乐学院毕业了。”

“哦，我只是刚来纽约时和翰庭联系过，后来整天瞎忙一直没联系。”

“哈，他也不在波士顿了，去年暑假从麻省理工学院退了学，去加州硅谷一个新成立的小公司，叫什么来着……”周翰石拍了一下脑袋，“想起来了，好像叫‘脸谱’(Facebook)。”

“是吗，没听说过。那你呢，来纽约是……”

“我来曼哈顿音乐学院㊀读研究生，我们学校也在上城西区，离琪儿这里不远，我也是刚开学不久。”

“噢，这么巧？”刘思皓看着眼前风姿潇洒的周翰石，刚见面时那种他乡遇故知的喜悦感突然被一种无名的嫉妒所代替，他想起了当时在乔丹演出厅送别琪儿时的情形。莫非他也喜欢琪儿，跟随她来了纽约？

刘思皓正琢磨着，耳边响起了那思念已久的清脆的声音。

“思皓，你怎么自己上来了？刚才接到楼下门房的电话，我就坐电梯接你去了，我们正好走差了。”

随着话音，身穿一件黑色连衣裙的琪儿出现在眼前，边说话边喘着气。

“哦，琪儿，我……”刘思皓看着眼前的琪儿，一年多未见她好像苗条了很多，眼睛依然会说话，黑色连衣裙将象牙般光滑的皮肤衬托得更加白皙，露在外面的脖颈和胳膊上与上次一样没有任何装饰物。今晚她的头发不是当时的马尾辫，而是在头顶上高高盘起，配上款式别致的黑色连衣裙，显得气质高雅。那个俏皮的少女已长成了亭亭玉立的都市女孩。

“对了，生日快乐！”刘思皓将手里的鲜花与礼物递给琪儿。

“谢谢。真好，我们三人好像又回到了去年的波士顿。”琪儿也看着刘思皓，笔挺的西服为他平添了几分英气，他还是一副文质彬彬的书生模样，表情像打得规整的领带一样拘谨。

她又看看身旁的周翰石，“对了，我应该把你们俩介绍给大家。”琪儿站在周翰石与刘思皓的中间，一手挽住两人的一只胳膊，冲着人群大声宣布：“喂喂，静一下，静一下。”

人们停止交谈，都转过头来，房间里只听见音响中传出的音乐声，有人走过去将音量关小。

“同学们，这两位是我在波士顿的老朋友，”琪儿停顿了一下，看了一眼左边潇洒的周翰石，“这位是刚从新英格兰学院毕业的钢琴家周翰石，来纽约上研究生。”又看了一眼右

㊀ 曼哈顿音乐学院：建于1917年，毗邻百老汇和第122大街，是一所优秀的国际性音乐学院也是美国顶尖的私立音乐学院之一。

边拘谨的刘思皓，“这位是莱曼兄弟公司的银行家刘思皓先生。”琪儿特意夸张地将“先生”两字拉得很长。

众人一起鼓掌，有人吹起了口哨。

“翰石，思皓，这是我的室友蜜雪儿，她主修芭蕾舞，来自北卡州。”琪儿拉过一个白人女孩，身材与神态与刘思皓刚才在电梯里碰上的那两个女孩类似，脸蛋儿长得像玩具店里的洋娃娃。

“你好，银行家，华尔街到底是什么样子啊?”蜜雪儿看着刘思皓露出天真的笑容。

“对呀，给我们讲讲你在华尔街的经历吧。”转眼间刘思皓身边围上来好几个漂亮女孩。周翰石被晾在了一边。

刘思皓意识到这间屋子里除了自己以外全是搞艺术的，华尔街对他们来说一定很神秘。此时琪儿也在用鼓励的眼神看着她。于是他开始讲述自己在莱曼兄弟公司的故事。他本来要讲述自己从面试开始的真实经历，但是当着这么多漂亮女孩，琪儿，还有他的“情敌”周翰石，他发现自己说出来的完全是自己的想象。本是偶然的面试机会变成了从校园开始的过五关斩六将，从上百名应试者中脱颖而出；刚到交易台时遭到的冷遇变成了一进公司就被派到莱曼兄弟最赚钱的交易台，每天经手上亿美元的交易；自己在组里每天加班变成了做交易前的挑灯夜战；招自己进公司的老板被排挤，自己在印度嫡系经理们的高压下抬不起头的境遇也变成了自己刚被提升，正成为投行里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

刘思皓一边描述，一边注意身边听众的反应，他发现围过来的人越来越多，身边女孩们的眼神则由羡慕变成了钦佩甚至崇拜，刘思皓的描述与她们听到、想象中的华尔街银行家的经历一模一样：聪明的脑瓜，如水的金钱，刺激的博弈。而男孩们则越来越嫉妒，没想到眼前这个穿戴不合场合、举止拘谨的小子却成了今晚派对的中心，吸引了所有女孩的注意力。刘思皓越讲越起劲，在周围女孩们的期待、男孩们的嫉妒下他已骑虎难下，不可能讲出任何真实的故事，因为他不想让周围的女孩们失望。

他话音刚落，长着天使般娃娃脸的蜜雪儿问了一句：“你每天这么忙，还有时间谈女朋友吗?”

“是啊？你有女朋友吗?”女孩们一起笑着问。

刘思皓脸窘得红了起来，又回到了腼腆的自己。他的眼睛不自觉地在周围听众中搜寻着，不知什么时候琪儿已经不见了。

第 29 章
剪不断

自从与琪儿在生日派对上重逢后，刘思皓觉得自己的心境像平静的湖水突然被扔入了一块石子，涟漪过后却怎么也平静不下来。一方面每天单调的生活里开始有了期待，现在琪儿离自己只有十几个街区，另一方面又充满了焦虑，他不知道她是否也喜欢自己，还是将自己看作普通朋友。

他现在每天无论是上班还是在自己公寓，每隔一段时间都要查看自己的电子信箱，看看是否有琪儿的邮件。每当给琪儿发出一个邮件，他便陷入焦急的等待，直到琪儿回复。这些日子他总想约琪儿出来，但总是被婉言拒绝，她先是说刚开学太忙，然后又说要准备期中考试。刘思皓本来觉得自己在琪儿和她的新朋友们眼里成了英雄，激动了很久。但随着自己几次的邀请被琪儿拒绝，他开始怀疑自己那天是不是吹得太过了，琪儿不是一般的女孩，他们在波士顿第一次见面时自己吹牛就在她面前丢过人，这爱面子的毛病怎么总改不了。琪儿是不是更喜欢风流潇洒的周翰石？他们毕竟是同行。

时间转眼到了 11 月。一个周五的傍晚，周围同事像往常一样提前下班，成家的早早回家度周末，单身的则赶去与情人约会或参加朋友聚会。刘思皓自己待在办公室里坐立不安，他最近每到周末那种期待与焦虑的心情越发难以抑制。她此刻在干什么呢？

琪儿此刻正在自己新买的公寓里，心不在焉地吃着饭。母亲侯心娜在一旁边吃边看着女儿。女儿不知不觉已从那胖乎乎的小丫头长成苗条的大姑娘，看她走路的姿势，举手投足的神态，从小训练出来的艺术气质，无一不是自己 17 岁时的翻版。而那双会说话的眼睛则遗传自她的父亲。

公寓离琪儿的学校虽然只隔两条街，但琪儿平时还是在学校住，只有周末回来。侯心娜今晚特意给女儿炒了她爱吃的扬州菜，可是琪儿却没有胃口。今天期中考试刚结束，精神松弛下来后，最近让她烦恼的事又涌上心头。来纽约已经两个多月了，这个大都市对一个刚过 17 岁的少女来说有太多的诱惑，她觉得自己每天都生活在紧张与亢奋中。茱莉亚学院与林肯演出中心融为一体的校园让她觉得自己正被推上音乐的巅峰，学校里那几位世界级的小提琴大师，自己那些才华横溢的同学，让她感到从未有过的压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动力。而自己那些早熟的美国女同学们每人身边似乎都有一群追逐者，她现在每天下课后不敢与学芭蕾舞的室友蜜雪儿一起待在公寓，因为总有男孩找各种借口来做客，这些美国男孩多为学院里学习舞蹈与表演的学生，都那么优秀，那么英俊，她知道这些男生有的名义上是来找蜜雪儿，实际上是来找自己的。

琪儿以前在波士顿时别说是谈男朋友，就连与男孩子单独接触都被妈妈禁止。现在到

了纽约，上了大学，琪儿觉得自己心里除了密密麻麻的五线谱，开始撞鹿似的经常产生莫名的幻想，勾画自己未来男朋友的样子。她虽然出生在美国，却始终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自然更喜欢华人男孩。由于从小缺少父爱，她更喜欢比自己大几岁成熟些的男孩。也许是上天的安排，现在两个这样的华人男孩同时出现在自己生活里。周翰石与自己的家庭和经历很相似，他的父亲在香港经营一家很大的企业，从小便与哥哥随父母来到美国，进入东部昂贵的私立小学、中学。与哥哥周翰庭不同，他未如父母所愿与那些富人子弟一样考入常春藤大学，而是选择了音乐学院。他们俩之间有很多共同语言，但他来自香港，思维方式与自己有些不同。刘思皓出生在上海，离自己妈妈的老家扬州不远，他在美国的经历则与自己及周翰石截然不同，他从未上过贵族学校，不真正懂得音乐，凭自己的努力考上常春藤大学，也正因此很让琪儿钦佩。她感觉得到两个人都喜欢她，但她现在说不上自己更喜欢谁，这两个月以来干脆对两人都回避。不过不论最后选择谁，她第一步都要征求妈妈的意见，允许自己谈恋爱才行。她在饭桌上一直琢磨怎么开口说这事。

女儿最近有心事，侯心娜早已看在眼里。琪儿就像自己精心呵护的风筝，以前一直被自己攥在手里不敢放，现在女儿进了大学自己不得不将线放长一点，可她必须掌握好放线的时间和尺度，如果一下放得太快、太高，风筝不但会断线失去控制，还会跌落。侯心娜自己年轻时的经历便足以为戒。她觉得现在是该跟女儿好好谈谈的时候了。

“琪儿，你是不是谈恋爱了？”侯心娜放下筷子，表情严肃地问。

“啊？谈恋爱？”琪儿被侯心娜突如其来的提问吓了一跳，“没，没有。”

“你可不能对我撒谎。”侯心娜看着女儿涨红的脸颊，加重了语气。

“妈，真的没有。”琪儿缓过了劲儿，“再说，要谈恋爱也得先经过您的许可呀。”琪儿脸上露出了以往调皮的表情。

侯心娜端详着女儿，半信半疑，她知道女儿长这么大从未对自己撒过谎，但这个年纪的少女肯定藏有自己的秘密。侯心娜凭直觉确信，出落得越来越漂亮的女儿即使未谈恋爱，也离谈恋爱不远了。她心里感到后怕，必须与女儿摊牌。

“琪儿，我再重复一遍以前对你的要求，你不能谈恋爱。”

“妈，我现在大学里的同学都在谈恋爱，有的初中就开始交朋友了，为什么别人能谈而我不能？我已经是大学生了。”琪儿噘起了嘴，不服气地说。

“你就是不可以！”侯心娜在这个话题上第一次遇到了女儿的挑战，使她越发感到害怕，风筝已经开始要求放线了。

“至少得等到我说行时你才能谈。”看着女儿逆反的表情，侯心娜只好将语气缓和一些，琪儿已不再是那个乖乖听话的小女孩了，她必须得与她讲明道理才行。

“那我得等到什么时候？过几年我就成老太婆了。”琪儿反驳道。

“瞎说！”侯心娜知道是与女儿像大人一样谈话的时候了。

“我刚考上上海音乐学院时只比你现在大几个月。”侯心娜陷入了回忆，“在那之前我13岁时拿了江苏省钢琴比赛少年组的冠军。”

“真的？妈，你怎么以前没跟我提过这些荣誉？”琪儿情绪平静下来，好奇地问。

“进音乐学院几个月后，我被选中代表学校参加那年的全国钢琴比赛。”侯心娜未理会

女儿的问题，“就在我潜心准备比赛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复旦大学物理系四年级的一个男生。他也正在准备一个全国性的选拔赛，由李政道博士组织的中国赴美物理博士资格考试㊀。”

“我爸?”琪儿从未听过妈妈讲过她与父亲年轻时的故事，睁大眼睛静心倾听。

“他比我先考。他考试通过时，我也进入了最后一轮的决赛。我们俩从上海一起坐火车去北京，他去北京语言学院准备出国前的英文，我去参加钢琴比赛的决赛。”侯心娜说着停了下来。

“然后呢?”琪儿听得正入神，迫不及待地催促。

“按照合同，他去了美国读博。我回上海后每天茶饭不思，唯一盼望的是他的来信，但我们之间的每一封信都要跨洋过海，将近两星期才到。”

“你们应该用电子信箱啊！或是互联网电话。”琪儿听得着急，“噢，妈，对不起，我忘了那是80年代。”琪儿自己纠正。

“到了那一年的期末，我差点儿留级，再也没参加过全国比赛。”侯心娜继续说。

“哦。”琪儿感叹一声，注意到母亲的脸色暗了下来。

“暑假时他回国到上海来看我，我跟他去北京看望他的父母，在北京待了半个月，他就回美国了。”侯心娜的脸色又明朗起来。

“嗯，我知道，爷爷当时在北京是个大官。那后来呢?”

“我几个月后就退学了。”

“啊？为什么？考试又没过关?”

“不是，我怀孕了。”

“哦……明白了。”琪儿点着头，“然后你们登记结了婚，你也来了美国，在这里生下了我。”琪儿替妈妈说了结尾，“可是你当时还不到20岁啊，全国的钢琴尖子，太可惜了!”

“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不让你过早谈恋爱了吧？热恋中的男人可以接着搞事业，可热恋中的女人则很难，尤其是搞艺术的女人。”侯心娜叹着气说，“所以你不能谈恋爱，至少20岁前不能。”

“哦，我现在明白什么叫‘为艺术而献身’了。”琪儿看着母亲总穿在身上的那件高雅的白色衬衫，母亲其实现在还很年轻，她为自己付出得确实太多了。

星期天的清晨，刘思皓走出洛克菲勒中心地铁站，平日热闹喧哗的第五大道此时空荡荡的，只有街对面圣巴特里爵天主教大教堂的门前站着几个早早赶来等待礼拜的虔诚教徒。刘思皓顺着第五大道走向第57街。看看腕上手表，早晨7点45分。昨天收到琪儿的邮件，意外地说要见他，时间是今天早上8点。刘思皓欣喜万分，只是不知为何要这么早，自己平时只有周末才能睡个好觉。

㊀ 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CUSPEA：（China-U. 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由李政道和中国物理学界合作创立，是1979～1989年间刚刚开放的中国大陆用来选拔派遣学生到美国攻读物理专业研究生的考试。

第五大道与57街的交会口，坐落着一座花岗岩外表的建筑——蒂芙尼纽约总店。与周围各家名店争奇斗艳的落地橱窗不同，蒂芙尼的展示橱窗很小，嵌在冰冷的花岗岩里，像是一个穿得密不透风、只露出面部的骄傲的公主，向路人展示着她的高贵。

琪儿正站在橱窗前，苗条轻盈的身体裹在长长的风衣里，左手拿着一个纸袋，端详着橱窗里的经典首饰。清晨的太阳徐徐从东面升起，阳光铺洒在光滑的花岗岩表面上很是晃眼，她从风衣兜里拿出一副太阳镜戴上。

“琪儿!”从第五大道向右拐上空荡荡的57街，刘思皓看到了独自伫立在橱窗前的琪儿。琪儿转过身，阳光下瘦瘦高高的刘思皓正笑着看着自己。

“为什么这么早?”刘思皓看着面前的琪儿，身穿米色紧身风衣，戴着太阳镜的她显得比上次生日派对时更成熟了。

“我最喜欢的纽约是清晨时的第五大道和落日下的中央公园。”琪儿看着刘思皓没睡醒的样子。

“嗯，原来第五大道周末的早晨这么安静。”刘思皓边说边环顾四周。

“你还没吃早餐吧?”琪儿打开手中的纸袋，先拿出一个面包圈，又拿出一杯温热的咖啡，一起递给刘思皓，最后拿出剩下的一个面包圈自己吃起来。

“蒂凡尼的早餐（Breakfast At Tiffany's)?”刘思皓随口说出了一部经典老电影的名字。

“你也看过那部电影?”琪儿透过太阳镜惊喜地看着刘思皓。

“没有，我只听说过电影名字。”话刚出口刘思皓感觉到琪儿似乎有些失望，急忙又加了一句：“片中的女主角好像是奥黛丽·赫本。”

“嗯，你看过她演的电影吗?”琪儿说着话摘下了太阳镜。

“看过《罗马假日》。噢，你的眼睛像赫本，会说话。”刘思皓观察到琪儿今天眼部化了淡妆，嘴唇也似乎涂了些口红。

“真的? 谢谢! 赫本是我最喜欢的女演员。”琪儿将面包圈的最后一块放到嘴里，然后从斜挎的小包里拿出一架小照相机，调出一张赫本在电影《蒂凡尼的早餐》里的剧照。

刘思皓看看剧照里的赫本，又看看身边的琪儿：高高盘起的头发，苗条的身材，调皮而会说话的眼睛，还有那个大大的太阳镜，确实与赫本有几分神似。“剧照里的赫本穿的是黑色连衣裙，你穿的却是风衣。”

“你真聪明，这样不就一致了?”琪儿随即脱下风衣，露出里面的黑色连衣裙，正是那天生日派对上穿的那件。

“你疯了，快穿上风衣，会感冒的。”刘思皓将手中纸杯放到地上，拿过琪儿的风衣想为她重新穿上。

“等一下，我没那么娇嫩，你替我在这里照几张相。”琪儿将相机递给刘思皓，自己站到橱窗旁摆起姿势。

“现在几点了? 我该回学校了。”照完相后，琪儿系好风衣的腰带。

“还不到9点，你一大早来这里就为了照相?”刘思皓不解地看着琪儿。

“我们俩不是还共进了蒂凡尼的早餐吗?”琪儿咯咯地笑了起来。

“今天是周日，多待一会儿不行吗?”刘思皓不甘心放琪儿走。

“我得回学校练琴。”琪儿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两天前听了母亲的故事后，琪儿答应母亲自己为了小提琴20岁前不谈恋爱。她已打定主意今天用自己的方式结束还未开始的初恋，与两个追求者摊牌，选择在她最喜欢的两个时刻和地点——清晨时的第五大道，落日下的中央公园。

“思皓，走之前我有句话想跟你说。”琪儿看着刘思皓镜片背后乞求的目光，注意到他的嘴角还留有未擦干净的面包渣儿，她突然有一种感动，事先想好的不再见面的话到了嘴边却未能说出口。她低下头避开刘思皓的目光，拿出一张纸巾递给他，示意他擦擦嘴。

刘思皓不好意思地接过纸巾，仿佛受到了鼓励，“那我送你回学校，我也有话对你说，我们边走边说。”显然，刘思皓没意识到琪儿要说什么。

两人沿着第五大道，肩并肩向上城方向走去。琪儿想先听听刘思皓要说什么，她再告诉他自己的决定。两人默默踱着步，途经广场酒店，百年历史的饭店建筑外表像是童话里的古堡，门前的广场中央坐落着普利策喷泉。琪儿在喷泉旁停了下来，看着喷泉里面安放的一尊女神雕像。

“她的名字叫波摩娜，希腊神话中的果树女神。”琪儿打破了两人间的沉默。

“噢……有句话自从上次派对后想告诉你，可一直见不到你。”刘思皓站在琪儿身旁，表情很不自然。

“那就说吧！”琪儿看着神情紧张的刘思皓，故作轻松。其实她心里也很紧张，难道他要向她表白？

“我那天晚上说的那些经历大多是吹牛，不是真的。”刘思皓说完紧张地看着琪儿的表情。

“噢，哈哈。”琪儿舒了一口气，原来他想说的是这个呀，我还以为……她不禁笑了出来。

“你笑什么？我那天讲故事时是不是看着很好笑？”刘思皓受到琪儿的感染，紧绷的神经松弛下来，“所以你中途就离开了？”

“啊？哦，不不，你说得很精彩，后来那么多漂亮女孩围着你，我就不凑热闹了，呵呵。”琪儿又露出了调皮的神情。

“哼，你还是笑话我。”刘思皓也跟着笑起来。

“哪能啊，你可是那天的明星，后来我的那些女同学们都向我打听，问你有没有女朋友，她们最崇拜华尔街的银行家了，更别说就职于大名鼎鼎的莱曼兄弟。我说好像还没有啊，哈哈。你看中哪一个了？我来给你介绍。”琪儿看着脸涨得越来越红的刘思皓。

刘思皓虽不知道琪儿说的话有多少玩笑成分，但听着依然很高兴，他反问琪儿：“你说呢？”

这回轮到琪儿不好意思了。她碰了一下刘思皓的胳膊，示意该过马路了。

街道上此时已开始渐渐热闹起来。穿过59街便是中央公园的最南端，两人沿着公园半人高的围墙走向西区。刘思皓边走边向琪儿讲起自己一年多来在公司上班的真实经历以及自己的苦恼。他不知道来自音乐世界的琪儿能否听懂。

“对我来说，老师、学校不适合就得尽早换，否则可能会耽误终生，我要不是高中时

转入波士顿那所音乐高中，现在可能也进不了茱莉亚。”刘思皓描述的世界对琪儿来说无疑是陌生的，但她也有自己所理解的切身的感受。

“嗯，看样子我也得换个地方工作。”刘思皓自言自语。这个女孩子总能给自己以启发，上一次在波士顿也是受她启发自己才来到纽约。他侧过头，11 月的中央公园里已层林尽染，此刻他真想带着琪儿进入公园，在那满地落叶的枫树林中漫步，一直到傍晚，与她一同欣赏她喜欢的落日时的中央公园。

琪儿早就看到了红叶，美国东部的秋天总是太短，那些落叶总让她觉得感伤。此刻她需要的不是感伤，而是坚强。对一个 17 岁的少女来说，她意识到说声再见需要怎样的勇气，而她今天要对自己的两个追求者说再见。她之前已约周翰石下午在中央公园门口见面，可早晨到现在她还未能对刘思皓说出口。

两人边走边聊，不知不觉已走过中央公园，两人都觉得中央公园东西两头的距离太短，十几条街这么快就走完了。走上百老汇大道，前方茱莉亚那船首造型的艾丽丝·塔利演出厅已映入眼帘。

琪儿再次鼓起勇气，正要进入正题，被刘思皓的问话打断，“你的小提琴呢？没有琴怎么练？”

“噢，我先回宿舍去取。”

“那我陪你去吧。”

“谢谢，不用了。”

“我一定得陪你，上次你为了接我白坐了好半天的电梯，今天我陪你一起坐。”刘思皓坚持着，他只希望两人在一起待的时间能再多一点，哪怕只多几分钟。

宿舍公寓上行电梯里人很多，琪儿与刘思皓不得不靠得很近，彼此能感到对方的呼吸。刘思皓偷看了琪儿一眼，她的眉头紧锁，脸上似乎有一种难言的苦衷，红红的嘴唇使得脸部仍然很生动。

“你在这里等我一下，蜜雪儿肯定还没起床。”出了电梯，琪儿独自走向自己的房间。

下行电梯里只有他们两个人，琪儿已换成了一身牛仔服，恢复成小女孩的模样，只是眉头仍然紧锁，肩上多了一个小提琴琴盒。短暂的沉默，两人盯着头顶上方红色的楼层显示，22，17，12，电梯已下到第 7 层，琪儿不能再等了，“思皓，我们……”话未说完她的嘴唇突然被另一个嘴唇盖住了，发生得太快，她来不及躲闪，慌忙之中一边闭紧双唇，一边向后退，但后面是电梯的墙壁，自己的双臂被刘思皓的双手紧紧握住，“不……别这样……”此时电梯门缓缓打开，1 楼门厅到了。

刘思皓放开琪儿，转过身，像是一个做错事的孩子跑掉了，他无法解释刚才自己哪里来的勇气。

琪儿一个人留在电梯里，觉得嘴唇上有一种甜甜的滋味，“怎么会是这样？本来要说分手，现在我怎么向妈妈交代？”对天真的琪儿来说，两个人吻过自然就是男女朋友了。

第 30 章
红　利

2005 年 12 月中旬的一个星期三。曼哈顿与美国其他地方一样，大街小巷充满了喜庆的气氛，圣诞节就要到了。时代广场的莱曼兄弟公司总部办公楼里，一楼大厅放置着一株高高的圣诞树，大厅四周摆放着花篮。每一个走过大厅的职员的脸上貌似平静，却掩饰不住心里的紧张与期待。对莱曼兄弟公司的职员来说，今天是一年里最重要的一天——发年终红利的日子。

与大多数企业不同，华尔街投资银行没有产品，没有设备，账上现金大多是借来的，唯一的资产就是人，每年利润的半数左右发给职员作为工资和奖金，每人的工资相差不多，拉开差距的是年终红利。华尔街几家美国投资银行的财政年与日历年不同，财政年的年底是 11 月底，12 月已算新的一年，再大的业绩也是下一年度的。这一个月里大家无心干活，只等着发红利这一天。华尔街经过 2001 年的“911”及随后的经济萧条，直到 2004 年利润才开始恢复增长，而到了 2005 年，随着股市的恢复、房市的火爆以及次级贷款的流行，华尔街终于迎来了互联网泡沫崩溃后的第一个好年头。上星期莱曼兄弟公司宣布公司 2005 年的利润比 2004 年增长了 50%，创历史新高。这一消息更增加了职员们对年末红利的期待。

6 层债券研究部。苏世文坐在格子间里，早晨来了以后他就一直看着面前的彭博终端发呆，这几天很难集中精力做事情。他去年是进公司第一年，按华尔街传统拿的是固定的“保证红利”，今年则不同了。苏世文现在与身边其他同事一样，一直在猜测自己今年的红利会是什么数字。

“嘿，哥们儿，别坐那儿装着干活了，看看我搞的这个。”身后的拉胡尔手里拿着一张自己制作的报表，上面详细比较了五大投资银行 2005 年的年终利润。

“看来其他投行利润增幅也很大。这是否意味着大家今年的红利平均增长会达到 50%？”

“没错，水涨船高，这份表格让我感觉好多了。”拉胡尔得意地看着自己今早的“工作成果”。进入公司已经快 4 年了，却赶上前几年市场不好，能保住饭碗就不错了，今天他终于等到了能拿高红利的一天。

“50%？”高高胖胖的阿历克斯闻声凑了过来。

三个人正谈得兴奋，数据组主管金从过道走过，一边走一边咳嗽。这个小眼睛韩国人自从年初从杰恩那里拿到招人名额后便大量招人，短短一年时间他现在的数据组已成为资产抵押研究的三个组中人数最多的。数据组既没有战略组那一堆杰恩引以为豪的嫡系印度

管理学院 MBA，也没有模型组清一色的博士学历，职能一直是辅助另两个组，但毕竟人多力量大，金今年以来走路腰杆越来越直。

“他妈的!”拉胡尔突然骂出一句脏话。阿历克斯和苏世文看着拉胡尔，以为他在骂刚走过的金。“看到金提醒了我，我们资产抵押研究今年增加了三分之一的新人。”

“嗯，这些新人大部分都是金招的，他这样做增大了我们分红利的分母。”阿历克斯看着金离去的背影，愤愤地嘀咕。他进公司比拉胡尔还早两年，看样子对红利分配早有研究。

苏世文在座位上心里计算着：根据刚才与拉胡尔和阿历克斯的分析，今年红利的平均涨幅很可能是 50%，而自己今年承担了组里最重要的模型工作，应该比平均数高，那样的话涨幅 75% 也有可能，自己去年是 15 万美元，今年就应涨到 23 ~ 26 万!

下午 4 时市场交易结束后，虽然没有人通知，大家似有默契，都不约而同地坐在自己座位上等候。果然，每人桌上的电话开始依次响起，模型组的成员一个接一个被叫到库马尔的办公室。

拉胡尔刚被叫去，等他回来时，苏世文仔细端详他的表情，看不出他是高兴还是生气，正琢磨着，自己桌上的电话响了。

端坐在办公室等候的不是库马尔，而是人事部一个负责管理债券研究的主管经理，说库马尔今天生病来不了。丹尼尔坐在旁边一言不发。人事部的主管经理开始讲话，主要是说莱曼兄弟是一家多么伟大的公司，能在这样的公司工作有多荣幸，诸如此类。苏世文想起了去年债券研究连续五年蝉联第一时的那次庆功会，让人感觉能在这样的地方工作，业绩被公司承认才是最重要的，至于钱则应是第二位的。

见苏世文有所触动，主管经理趁热打铁，“祝贺你，你被提升为莱曼兄弟公司的副总裁!”他站起身与苏世文握手，丹尼尔也站了起来。

“噢，谢谢。”苏世文与两人握手后重新坐下，这所谓的副总裁头衔早已不再像第一次听到时那么吓人了，这个中级职称公司里遍地都是。但能拿到也算是公司对自己工作的承认，印在名片上还可以忽悠一下吧。

见苏世文并未如其预想表现出激动的样子，主管经理加重语气说：“好好干，前途无量啊，你们组进公司第二年就拿到副总裁头衔的恐怕只有你一个，陈敏、阿历克斯、拉胡尔，等等，都没有第二年就被提升。”

苏世文不置可否，身边的丹尼尔，还有那个瑞克欧，好像都是第二年就拿到副总裁头衔的嘛。但他无意扫那经理的兴，现在就等着听那个数字了。

那经理终于从桌上的文件夹中抽出一张折叠起来的纸片，慢慢将纸片展开。苏世文紧张期待的程度绝不亚于奥斯卡颁奖仪式中那些台下的候选人。

“因为被提升为副总裁，从下月开始你的工资将从 9 万涨到 95000 美元，你的年终红利是……”那经理有意停顿了一下，镜片后的眼睛看了一眼面前坐着的苏世文，“你的年终红利是 8 万美元，其中 25% 是公司股票，分 3 年兑成现金。”

总共只有 17 万？苏世文脑子里快速计算着实际的增幅……比去年刚来时的 15 万美元只增长了 13.333%？别说是 50%，连 15% 都不到。有没有搞错？他接过那张纸片，上面

清楚印着刚才听到的数字。

走出办公室时，苏世文只觉得胃里难受得很，自己的脸色一定很难看。见门开了，周围的人都将目光投向他。苏世文强作镇静，像往常一样健步如飞，走回自己的格子间。华尔街是强者的天下，不能让别人看出自己有丝毫的挫折感。

身后的拉胡尔没有了往日那股调侃的劲头，正无精打采地对着屏幕发呆，看样子他也比自己好不了多少。苏世文坐下来，心想自己是不是太贪了，一年 17 万美元的收入，比以前那份工作已经多了一倍，美国的平均工资才 4 万美元吧。噢，对了，应该是 17 万 5000 美元，刚才忘了加上涨工资那 5000 美元，那样涨幅就是 16.7%……经过一番自我安慰，他觉得胃里舒服些了。转过头去，他看到了正坐在过道另一边格子间里的阿历克斯，此刻正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哼，心里偷着乐呢吧？他比自己早来没几年，去年至少挣 25 万，他即使与自己一样涨 15%，由于基数大，轻易便到了 30 万。想到这里苏世文又觉得胃里难受起来。

如果身边的这几位无人涨到 50%，那么钱跑到哪里去了？很快有消息传来，桑杰夫被提升为杰恩以前兼任的整个资产抵押研究部的主管，几乎所有杰恩的嫡系弟子都得到了晋升。另外据说杰恩自己今年的红利是 400 万美元，但他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因为次贷交易台的头目利文至少分到了 1000 万美元，而元首迪克据说拿回家 3000 万美元。

苏世文想起了去年进华尔街时听人说过的一句话：“在华尔街无论你挣多少，总会觉得自己是个穷光蛋。”这话现在想起来一点儿不假。

第 31 章
房　市

12 月中旬的芝加哥天气多变，周末两天一直阴沉沉的，又一场大雪仿佛近在眼前可是周一早晨却已是晴空万里。离市中心不远的万豪酒店门口，旋转玻璃大门后急匆匆走出一个女人，紧身的风衣勾勒出高挑的身材，黑色的披肩发像小女孩一样在脑后扎成个马尾巴。她左手拎着一个沉甸甸的皮包，肩上挎着一个女式包，右手还拿着一份报纸，边走边看。

站在门口穿着制服大衣、戴着大檐帽的酒店门童见状，冲着门前马路上行驶的出租车熟练地打了一个口哨，待一辆出租车驶到门前，他大声吩咐司机："去机场!"

他说罢走到女人近前，才发现她今天手上没提着行李箱，微笑着问："怎么，林小姐，今天不出差了?"

"麦特，我今天去市里。"她边说边敏捷地迈入出租车。

"哦，今天难得好天气，祝你度过愉快的一天。"说完为她关上车门。

"谢谢，麦特，你也是。"

"去市里什么地方?"前排的黑人司机回头询问。

"去这里。"后排的女人将右手那份《华尔街日报》首页上的一行标题指给司机看——芝加哥对冲基金泰德尔：其管理资金截至 2005 年年底达到 200 亿美元，首次跻身世界前十大基金行列。

"好的。"黑人司机无须问详细地址，打方向盘左转，出租车并入驶向市中心的早晨上班的车流。"我要不要将暖风开大一点?"看着后视镜里低下头读报的东方女孩单薄的身体只裹着一件时髦的风衣，司机不禁多问了一句。

"噢，好，谢谢。"后排的女人抬起头，低头看了一下自己的穿着，"你有没有餐巾纸给我几张?"

"有的是，给你，冻感冒了吧? 我们芝加哥冬天可是出奇的冷。"黑人司机随手从前排拿出一整盒餐巾纸递给她。他猜测这个从酒店出来的东方女孩肯定是从南方来出差的，显然对芝加哥冬天的寒冷估计不足。

出乎他的意料，后排的女人抽出一张张白色的餐巾纸弯腰擦起了脚上那双精致的高跟鞋。随后又从小挎包里掏出化妆盒，对着镜子开始描起了眉毛。

林佳玮从纽约来到芝加哥已经 3 年了。3 年前她 MBA 毕业时正值美国经济衰退，加上那场"911"，她未能进入纽约华尔街，本来去高盛香港分部工作的机会也由于自己面试时的犹豫而丧失。她后来去了咨询公司普华永道在芝加哥的分部。作为全球五大咨询公司的

普华永道主要客户为世界500强企业，林佳玮覆盖的客户均为金融公司，此时的她已成了金融公司账务及税法领域的专家。作为职业咨询师，她大多数时间都在美国各地出差，在客户的所在地做项目，吃住在当地的酒店，真正住在芝加哥的时间反而不多。她半年前货款在芝加哥万豪酒店接近顶层的楼层买了一套一室一厅的公寓，芝加哥地区与美国其他城市一样从去年开始房价飞速上涨，各酒店纷纷将顶部的楼层客房改为公寓出售，这正合林佳玮这种单身白领的需要：公寓不大但服务设施齐全，每天有专人打扫房间，出差时不用担心维护。

车窗外出现了梅西百货商场那幢造型独特的建筑，橱窗里的圣诞老人已清晰可见，出租车已驶进市中心。距离曼哈顿千里之外，芝加哥这座美国中部最大的城市从表面上看比纽约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更新，更现代化。但林佳玮刚到这里便觉得这个地方缺了点什么，慢慢才明白是这里没有了华尔街的硝烟，没有了交易台那让人热血沸腾的喧嚣，没有了时代广场那充满诱惑的巨幅霓虹灯。

林佳玮将视线从窗外收回，拿起手边的那份《华尔街日报》，又看了一眼首页上那行醒目的标题，今天她要去的正是自己刚刚接手的客户——对冲基金泰德尔。

泰德尔是自己公司最重要的客户之一，不仅因其总部设在芝加哥，它还是整个芝加哥金融界唯一让华尔街能看上眼的一家对冲基金。虽然以前未来这家公司做过项目，但林佳玮对其名字早已是如雷贯耳，尤其是泰德尔的创始人克瑞克。美国的对冲基金行业虽然已存在了几十年，但在互联网泡沫涨破后的2001年后才获得了迅猛发展，因为人们认识到“911”后当股市大跌时只有对冲基金仍然保持正的甚至很高的回报率。与典型的对冲基金经理的经历不同，泰德尔的创始人克瑞克创立基金时既没在华尔街工作过，也未上过商学院，他是金融界的比尔·盖茨，从大学读本科时开始创业。不同的是比尔·盖茨当年从哈佛辍学成立了微软，而克瑞克则是在哈佛熬到了毕业才成立了泰德尔。如今年仅36岁的克瑞克去年2004年申报年收入2.4亿美元，不仅为芝加哥的首富，而且高出华尔街任何一家投资银行总裁的年收入许多倍。

“到了。”黑人司机打断了林佳玮的思绪。

“噢。”林佳玮抬起头，放下手中的报纸，车窗外矗立着一幢雄伟的办公大厦，大厦入口处“泰德尔”五个烫金英文字母异常醒目。她听说过这幢芝加哥的标志性现代化建筑，其业主是总部也设在芝加哥的泽尔麾下的Equity Office投资集团，那个犹太老头泽尔是芝加哥另一个金融大鳄。

林佳玮迈出出租车，不禁竖起风衣的衣领，芝加哥的冬天确实比纽约冷得多，往后两个月她都得在这座大厦里做项目，看样子明天开始得像本地人一样换上大衣。她与等在门厅里的另外两个同事会合后一同走向泰德尔公司接待前台。

此刻楼上第35层，身材高大、留着短发的泰德尔基金创始人克瑞克正注视着脚下不远处阳光照耀下波光点点的密歇根湖。虽然远在芝加哥，但靠交易股票期权起家的克瑞克最近一直静静观望着美国火爆的房市以及华尔街投行们高速运转的次贷机器。

他像是非洲沙漠里一只半睡半醒的雄狮，伏在饮水嬉戏的斑马群不远处，耐心地等待着自己的机会。与此同时，像是以前进入任何一个新的投资领域之前一样，克瑞克总会不

惜重金雇佣新领域里最优秀人才，帮助自己做好下手前的准备工作。他现在思考的是得从千里之外的华尔街挖来一批房贷抵押领域的专家，特别是新兴的次贷产品，中部的芝加哥现在正急需这样的人才。

一个星期后，正在泰德尔做项目的林佳玮获得了一条信息，泰德尔正雇佣猎头不惜血本从纽约华尔街挖掘次贷方面的人才，尤其是像莱曼兄弟那样的投行，其债券，特别是房贷抵押领域在华尔街正如日中天。她立即想到了姐夫苏世文，因为她听姐姐林佳怡提起苏世文正在莱曼兄弟建造与次贷有关的金融模型。可是转念一想，若是苏世文来到芝加哥，自己岂不是将这两年关系刚刚改善的夫妻俩又拆成两地？她随即打消了这个念头。

2006 年新年刚过。一个周末的上午，纽约布鲁克林一所公寓里，林佳怡刚刚起床，她几个月前刚从雪城大学转到纽约大学理工学院㊀的计算机工程系任教。这里离校区只有几个街区，窗外能看到远处曼哈顿下城的高楼。曼哈顿对林佳怡来说并不陌生，她在上城的哥伦比亚大学度过了五个春秋，毕业后去了新泽西的朗讯公司贝尔实验室，后来不得已去了偏僻的雪城大学，时隔近三年她又回到了纽约。对于林佳怡来说，夫妻两人只要能在一起比什么都重要，他们现在终于能将寄养在国内父母那里的两岁女儿接回来了。

“世文？”她穿着睡衣走出卧室，客厅另一侧的书房门开着，里面靠墙放着的一张单人床上没有人，只有被子凌乱地摊在那里。虽然又搬到了一个屋檐下，因作息时间相差太大，两人一直分室而睡。苏世文每天 6 点起床去健身房锻炼，然后赶去华尔街上班，而经常开夜车赶写论文的林佳怡又回到了自己读博士时的作息时间，凌晨 3 点钟睡觉，10 点钟才起床，反正学校不用坐班。

林佳怡回到卧室，开始在梳妆镜前化妆，经常听美国同事说东方人看不出年龄，是夸中国人长得年轻吧，但女人过了 30 岁是一定要精心化妆的。林佳怡化完妆，换上她喜欢的黑色高领毛衣和蓝色牛仔裤，最近发现牛仔裤的裤腰有点紧，看样子自己也得像苏世文一样经常去健身房锻炼了。她想着走出卧室。

“你起来了。”苏世文正从外面开门走进公寓，看了林佳怡一眼，径直走向浴室。

“你又去健身房了？”林佳怡看着身着运动服，脸上汗水淋漓，正从自己身边走过的苏世文，这个刚过 36 岁的男人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至少年轻 5 岁，身材保持得比自己都好，面孔还像当年那样英俊，但他对化完妆的自己却视而不见，早已不再像当年那样冲动地过来亲热。

“我还能去哪儿？”苏世文没好气地回答，走进浴室。

“我怎么觉得你每天只有上班和去健身房这两件事？”林佳怡面带不悦地说。

“哈，还能有什么比这两件事更重要？”苏世文不冷不热的话音从浴室传了过来。

“家里这么多事你从来不管。一会儿……”林佳怡说着话听见苏世文砰的一声关上了

㊀ 纽约大学理工学院（New York University Polytechnic School of Engineering）：现为纽约大学工学院，位于纽约布鲁克林，成立于 1854 年，成立之初学院被命名为布鲁克林理工学院。1973 年布鲁克林理工学院收购了当时的纽约大学理工学院，之后改名为纽约理工学院。1985 年取得大学资格，改名为纽约理工大学，2008 年又被纽约大学收购合并。

浴室门，不知道自己后面的话他听见没有。

苏世文冲完澡从浴室走出来，百无聊赖。3 年前林佳怡突然丢了工作后苏世文自己在心里立下承诺不离开她，与她一起同舟共济。到现在他不仅是丈夫，而且已成了父亲，他此时觉得在婚姻这个围城里自己就是想出来也出不来了，他得尽丈夫的义务，父亲的责任。

“你快点啊，今天不是说好了 12 点钟去长岛看房子。”林佳怡手上拿着事先打印出来的地址。

“急什么，反正看中的买不起，买得起的又看不上。”苏世文不紧不慢地在房间里换着衣服。

“你平时要是把去健身房的时间多用来关注一下房子，我们几个月前就买了。”林佳怡又开始抱怨，“长岛的房价不到半年又长了 10%，我那个美国同事 2000 年买的房子到现在已涨了一倍，我们要是再不买，以后就更买不起了。”

“哦，这话听起来好熟悉呀，几年前互联网泡沫时大家也都这么说，再不买就追不上了。”苏世文反唇相讥。嘴上虽然强硬，他心里也没底。随着房价的一路攀升，身边的朋友同事凡是已买房子的个个感觉成了富翁，而像自己这样的租房者则越来越感到危机和压力。

苏世文最近从自己建模型用的数据库中调出美国历年的平均房价指数——Case Shiller 指数的记录。美国的全国平均房价指数从 1970 年有记录开始，到 1997 年每年平均涨幅仅为 5.3%，而从 1998 年开始到 2005 年，每年平均涨幅达到 10%，2005 年更是达到 15%，人口集中的东海岸与西海岸则涨幅更高。一些自作聪明的人从 2001 年经济萧条时便开始等待房子降价，等来的却是一年比一年更快的上涨。房子与股票不同，一个人可以不介入股市，但很难不购买房子，尤其是追寻传统美国梦的第一代移民们，这些人大都逐渐向房市缴了械，只后悔自己下手太晚。

刚与丈夫拌嘴，林佳怡心情很糟，拿起手提电话走入厨房，关上门拨起妹妹林佳玮的号码。

“姐，你好久不来电话了。”

“佳玮，你是真忙啊还是贵人多忘事？圣诞节时不是给你打过电话，倒是你很久不来电话了。”

“呵呵，姐，我是真忙啊，最近有一个本地的重要客户。怎么了？你们又有什么情况？”

“唉，我们俩刚才又吵起来了，心情不好。”

“怎么回事，你俩关系这两年不是已经改善了？姐，你俩已是老夫老妻了，孩子也生了，别对男人要求太高了，又不是新婚燕尔……”

“佳玮，正经点儿。”林佳怡打断妹妹，“谢谢你出的主意，他进华尔街以后在家里脾气也好多了，不过他最近又有些烦。”

“姐，对苏世文这种北京小子，你只需做到两点就可让他变得乖乖的。”

“哪两条？”

“第一，示弱，时刻让他觉得你需要他的帮助，即使你其实不需要，只要让他觉得他像个爷们儿。”

“嗯，你离开纽约那阵我觉得他马上要离开我了，可我丢掉工作后，他确实比以前更关心我了，又像个爷们儿了。第二条呢?”

“第二，支持他干所谓的大事，强调事情的伟大，让他觉得自己是个人物。”

林佳怡舒了一口气，觉得自己每次跟妹妹交谈心情都会好很多，“佳玮，你从小一直是人小鬼大，心计多，总是有主意，你自己的事怎么样了?”

“别提我，姐，你知道再好的医生也无法治自己的病。”

“你不能失去信心，多注意身边的男人，有好的别放过，女强人只是给别人看的。”

“那个该死的理查德让我忘记了白明，本打算做个小女人，他却再次伤害了我。我觉得自己的机会越来越少。”

“不对，你刚过 30 岁。”

“我看上的都已结婚，追我的我又看不上，或者看我女强人的样子自己吓跑了，我也想像你那样做个小女人，可就是装不出来。”

“你只是性格有点儿像男孩，其实你心里一直想做个小女人。”

“好了，姐，不说我的事了，我得马上去健身房。哦，对了，你刚才说你们最近又老吵架，怎么回事?”

“他从去年年底公司发奖金那天起人就变得烦闷，问他他又不说，我估计是奖金数与他预计的相差太多。他可能觉得华尔街投行没他以前想象的好，心灰意冷。”

“噢，那不奇怪，进了那种地方钱自然决定了一切。我倒是刚听说一个挣高薪的机会，只是……”

“佳玮，你什么时候变得吞吞吐吐的？快说呀。”

“姐，我本不想告诉你的，你以后可别怪我。”

“你怎么这么啰唆，快说。”

“好，是这样……”林佳玮将她年底时听说的泰德尔高薪挖人的机会告诉了姐姐。

“喂，喂!”已穿戴整齐的苏世文半天不见老婆从厨房里出来，开始在厨房外不耐烦地敲门，“你还去不去看房子了?”

“去，马上就来。”

冷泉港是纽约长岛西部一个宁静的小镇，北面与康涅狄格州隔海峡相望，距离曼哈顿约 50 公里，离布鲁克林只有 40 公里。冷泉港国家实验室就在这个镇上，这里的居民多为在曼哈顿的上班族或实验室的科学家。除了风景、环境、人文，这里的居民最引以为豪的是它的高中，在全美排名前十名的公立中学里，长岛即占据三席，其中便有冷泉港中学。

离开布鲁克林的公寓，苏世文驾车经高速公路不到一小时便赶到了冷泉港，车子驶入四面被树林环抱的通勤火车站停车场。这里周末空荡荡的，远远就看见一辆红色轿车停在那里，待苏世文驶近时，一个 40 多岁身着西装的职业白人妇女走出轿车冲他们招手，约好见面的购房中介人埃兰已经先到了。

林佳怡和苏世文与埃兰打过招呼后坐入她红色奥迪 A6 的后排座，车内散发着新车独

有的那种浓浓的皮子味道。

“她最近成交额不错，已经鸟枪换炮了。”苏世文笑着冲身边的林佳怡说，记得一个月前来这里看房时埃兰开的是一辆普通的福特车。

“嗯，我挺佩服她的，一个单亲母亲独自抚养三个孩子。”林佳怡在一旁附和。

“真的？你怎么知道？”

“她上次跟我说的。”

“你们聊什么呢？”埃兰熟练地驾驶着轿车，透过后视镜扫了一眼后排的中国夫妇，她做购房中介人已有十几年，来自各个国家的移民她见得多了，虽然听不懂中文，她觉得这对东方人正在谈论自己。

“噢，没什么，我老公在夸你开的新车，”林佳怡改用英文说。

“哈哈，谢谢，这是我能负担得起的最好的车了，带你们这些客户四处看房不能老开那辆旧车。”埃兰认真地说，眼睛一面盯着前面的道路，一面开始查看车窗外每家草坪前信箱上的门牌号。

“我猜去年你的生意一定不错。”苏世文插话，他很喜欢埃兰这种美国式的诚恳劲儿。

“哈哈，感谢上帝，我中介干了这么多年，就这几年生意好，尤其是去年，希望今年能跟去年一样，那样我孩子们的大学学费就有保障了。”埃兰脸上露出孩子般高兴的神色。

车子在一幢低矮的老式房屋前停了下来。

“这房子比上次看的那两个好不了多少。”苏世文边说边与林佳怡走回汽车，与一对刚刚赶来看房的一对美国夫妇擦肩而过，“这么旧的房子也敢开口卖 92 万？并且这房子几年前也就 40 万，想着就叫人搓火。”

“嗯，房主趁着房市火瞎要价呗。我们可以砍价，85 万应该差不多，不过我也不喜欢这房子，太小了。”林佳怡平静地说，她总是很冷静。“对了，你不是刚涨了两万块钱工资吗？我们可以将房价上限提高到 100 万美元，那样的话房子的选择会多些。”

“是啊，现在长岛这地方 100 万以下看样子是找不到能看上眼的房子了。”苏世文叹了口气。根据银行的惯例，夫妇俩的贷款额度一般可以到税前年收入的 3 倍，两人现在加起来年收入将近 30 万美元，如果首付 20% 的话，应该可以负担 110 万美元的房子。

埃兰听说两人可以将房价上限提高到 100 万美元，顿时来了精神，因为作为中介人房价越高，中介费拿得越多。

回到车里，她在自己的笔记本电脑里搜寻了一番，“很遗憾，这个镇里 100 万出头的房子前几天已卖光了，得等一阵才能出来。”埃兰耸了耸肩。

“噢，那就下次再来吧，这种老房子我们不想再看了，你给我们多留意一下相对新一些的房子。”林佳怡嘱咐埃兰。

“新房子？你们也知道长岛这地方靠近纽约的一带早已没有空地盖新房子了。”埃兰解释道。

“当然，我们知道，这里如果建新房子开发商就必须得推倒老房子。”苏世文说道。

埃兰忽然想起了什么，“我认识个开发商，一年前在镇上买了块地，好像是以前的一个养马场，他想在那里建几幢新房子。我打电话问问。”

埃兰放下手机时面露难色，“他说样板房已建好，不过他那里房子最低售价是 180 万美元。”

“180 万?”林佳怡与苏世文面面相觑，这意味着俩人一年加起来得挣到 50 万才能贷到所需的 150 万，差得太远。

“我们既然来了，还是去看看吧，开开眼界。”林佳怡建议。

“好吧。”苏世文也想看看现在新建的房子到底什么样子。

红色奥迪在一幢高大的红砖建筑前停了下来，建在坡上的二层洋楼外表看起来像城里的博物馆，正门入口处一边一个白色圆柱，两扇大门上方的巨大玻璃窗与圆柱一起直通屋顶，屋顶中间平坦，两头为隆起的对称三角形。所有窗户均为圆拱造型，一层正面的两个巨大玻璃窗整体向外凸出屋外。屋前草坪上矗立着刚种上不久的几棵枫树，树枝在风中不断摇动。草坪中间有一条青石铺就的小径一直延伸到坡下的马路边，小路两旁种植着半人高的灌木。苏世文和林佳怡跟在埃兰后面，顺着小径左顾右盼走上门前的台阶，两人对看了一下，眼中露出羡慕与惊异。埃兰整了整头发，伸手按下紫檀色大门边的门铃。

左右两扇门同时开了，戴着犹太人小黑帽的开发商出现在门口，他背后是上下直通屋顶的高厅，沿着高厅向里看，两部铺着红地毯的半圆形橡木楼梯对称地沿着厅两侧向上与二楼的天桥会合，天桥乳白色的栏杆与两侧雕花的木墙看上去浑然一体。一顶硕大的由几百个水晶球组成的吊灯从 6 米高的屋顶正垂在他们头顶上方，影子在脚下光滑的大理石地面上时隐时现。

“来，我领你们参观一下。”开发商走在前面带路，三个人跟在后面，开始参观起了这座 400 多平方米的庞然大物。

“左手这间屋子是饭厅，右边这间是书房兼会客室。”开发商一边介绍一边带着几个人从天桥下走过，“右边有壁炉的那块是正式客厅，左边是开放式厨房。”

“我们可以在边上建一个单独的带门的小厨房，不然一炒菜满屋子都是油烟。”林佳怡冲苏世文小声说。

“在这种洋房里每天用大勺炒中国菜想起来有点儿滑稽。”苏世文不置可否，看着厨房中间带水池的花岗岩酒吧台。

“哈，这叫中西结合，住洋房也不能少了中国菜的口福啊。”林佳怡应道。

开发商接着介绍：“楼下走廊的那一头是一间独立卧室。”

“一般给小孩儿雇佣的保姆可以住那里。”埃兰在一旁补充。

“这边走廊尽头那扇门通向车库，里面能同时停三辆车。”建筑商继续说。“走吧，我们上楼看看，请走这边。”建筑商指向车库门边上的楼梯。

“哦，这里还有一部隐蔽楼梯!”已转身走向大厅的苏世文又转了过来。

“这部楼梯直通楼上主卧室，这样设计是为了保护男女主人的隐私。”埃兰又在一旁补充。

“噢，美国人自己家里还讲究隐私啊。”林佳怡边上楼梯边感慨道。

“这间是主卧室，带独立的卫生间，还有两间独立的更衣室。那一头是客房，这边两间对开门的房间是儿童房。”

几人慢慢走到天桥上，苏世文扶着栏杆一边俯视下面空旷的大厅一边向林佳怡说："买这房子的人应该买两部对讲机。"

"为什么？"

"这房子若平时就两个人住，在楼下喊话楼上估计都听不见。"俩人都逗笑了。

几个人沿着主楼梯盘旋而下，走到大厅的后门，迎面是后院宽阔的绿色草坪，一直延伸到远处一片树林。

"哦，后院这么大，至少有半英亩吧？应该建一个标准游泳池，夏天白天游泳，晚上在池边开派对。"

"还可以自己设计建造一个中式小园林。"

"好房子是有，就是没有美元，现在工资的涨幅还赶不上房价的涨幅。"在回家的路上，手握方向盘的苏世文感叹了一句，又开始烦闷起来。

"其实有一个机会。"坐在旁边一直不出声的林佳怡突然开了口，她已犹豫了一路，现在看来只有这样能让丈夫重新振作起来，做他的"大事"，即使代价是两人将不得不再次分开。他将妹妹电话里的那个信息说给苏世文。

"你怎么不早说！"苏世文听罢果然精神一振，他想起了去年那个小个子陈敏的跳槽，看来不能依赖那些老板，涨多少钱还得靠自己。

第 32 章
新发现

刚过去的2005年是美国经济自“911”后形势最好的一年，股市稳定，股票与债券的交易量剧增，市场波动骤减，这一切对于作为市场中间人的华尔街投行来讲是个福音，然而对于靠市场波动赚钱的对冲基金行业来说，机会却越来越少。

星期一的早晨。中城麦迪逊大道一幢普通写字楼里，职员总数不到30人的对冲基金施瓦茨公司占据了27层的一角。刚度假回来的基金经理施瓦茨此时正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思考着自己的基金2006年的投资方向。

施瓦茨看着眼前彭博终端上的新闻，其中一条吸引了他的注意力：2005年美国对冲基金收入排名前25位的基金经理，其中泰德尔的克瑞克个人收入从2004年的2.4亿美元降到了2亿美元，但仍然排入前十名。

他的目光从显示屏幕移到面前办公桌上镜框里的全家福，照片上一个30岁出头的少妇搂着两个褐色头发的漂亮小女孩正冲着她笑，少妇的身后站着一个衣着保守、表情严肃的中年男子，头发虽然仍是深颜色，但发际线很高，正变得越来越薄。下个月就将是施瓦茨的50岁生日。

从2000年开始，华尔街对冲基金的风云人物由以索罗斯为代表的老一代转向以克瑞克为代表的新贵。与野心勃勃、年轻气盛的克瑞克相比，施瓦茨越来越像是过时的古董。20世纪80年代末，当20岁的克瑞克在他的哈佛本科生宿舍偷偷架起天线开始炒股票衍生品时，早已从查尔斯河对面哈佛商学院毕业的施瓦茨已是华尔街投资银行成功的银行家。20世纪90年代初，稚气未脱的克瑞克只身前往芝加哥成立了泰德尔，几乎同时在纽约曼哈顿，厌倦了大银行政治争斗的施瓦茨成立了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对冲基金。随后的10年中，克瑞克的泰德尔由成立时的几百万美元发展成管理资金超过200亿美元，职员近千人的美国最大的对冲基金之一；而施瓦茨直到三年前还只有区区几亿美元管理资金，加上自己职员还不到10人。只是从44岁时结束花花公子生活，与自己的女秘书结婚建立稳定家庭后，他的基金才时来运转，赶上这几年市场波动带来的机会，现在管理资金终于达到20亿美元，但自己始终是对冲基金领域的无名之辈。最可怕的是，在对冲基金领域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下，施瓦茨感觉自己可能已经过了扬名立万的黄金年龄。

“老板，你有两分钟的时间吗?”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在门口探了一下头，脑袋闪着亮光。

如果施瓦茨认为自己不够成功的话，那么伊万简直就是失败者。作为施瓦茨在哈佛商学院的同学，他比施瓦茨小一岁，毕业后像施瓦茨一样进入华尔街投资银行，但他没有施

瓦茨那么幸运，几年下来一笔大生意都没做成。被投行解聘后，他又换到另一家投行，可是越做越差，只得离开投行自己开公司，开了几家也没挣到钱，无奈又回到华尔街，发现早已找不到合适的职位。

无奈之下，伊万厚着脸皮找到了老同学施瓦茨，见面之前特意剃了个光头，免得老同学看见自己满头的白发。施瓦茨碍于老同学的情面，加上上学时一直敬佩伊万的聪明，便给了他一个分析师的位子。就这样伊万与刚从学校出来的二十几岁的年轻助理分析师们一起，坐在格子间里每天干到很晚。施瓦茨给他的钱不比那些年轻人多多少，作为一个离了婚的单亲父亲，他每月挣的钱除去付曼哈顿那套一室一厅的公寓租金以及儿子私立学校的学费，剩下的并不多。

一年多以来伊万每天都在学习，以追赶身边那些年轻人，离开华尔街几年，自己以前那些知识与经验都需要更新，他明显觉得有些力不从心。眼看老板施瓦茨对他已失去耐心，自己也失去信心，山穷水尽之际，最近房市的火爆引起了施瓦茨的关注，职业投资者的直觉告诉他房市可能有泡沫正在形成，这里有赚钱的机会。公司的分析师都像老板施瓦茨一样，专注于股票与公司并购，没有人在房地产方面有经验。虽然伊万也是个外行，但他在公司没太多事情做，于是施瓦茨让伊万负责研究从房市里投资赚钱的机会。

伊万知道这是自己在公司乃至华尔街最后的机会。他首先要向老板证明房市确实已过热。工程师出身的伊万将自己埋入大量的历史数据、政府报告、学者论文、华尔街投行的研究周刊中，经过两个多月的研究与分析，昨天晚上他终于搞出了一张有信服力的图表。

“进来吧，我确实只有两分钟。”施瓦茨看着伊万的光头，以前他也经常直接进入自己的办公室，每次都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但其实都是垃圾想法，施瓦茨最近已提醒伊万，不要越级找他浪费他的时间，他给伊万指定过顶头上司，伊万应先将想法与其上司讨论过后再来找他。现在伊万又直接闯进来，施瓦茨勉强答应，一边开始看手表。

伊万此时顾不上面子，施瓦茨指定给自己的顶头上司只是个 30 岁的毛头小伙子，他要亲自告诉施瓦茨自己的发现，不能让别人抢了头功。他将早晨刚打出来的美国平均房价指数的历史曲线放到施瓦茨的办公桌上，施瓦茨戴上眼镜，仔细端详。

伊万的曲线所用的数据其实与苏世文从莱曼兄弟公司数据库里调出来的出处相同，但下了功夫的伊万根据通货膨胀的历史指数对原始数据进行了调整，曲线显示的是除去通货膨胀因素的真正房价指数历史，使得 1998 年以后房价的过高涨幅更加明显：全美国从 1970 年到 1997 年每年平均真正涨幅仅为 0.5%，而从 1998 年开始到 2005 年，每年平均真正涨幅达到 7%。除此之外，伊万特意在历史曲线上加上了一条长期趋势线，根据这条趋势线，现在的房价要降 40% 才能与历史长期趋势相吻合！

时间已过去了 10 分钟，施瓦茨的视线仍然在桌上这张图上，他平时严肃的表情少见地变成了笑容。他摘下眼镜，拍拍伊万的肩膀，“将这张图原封不动地用最大号纸打印出来，挂在我办公室的墙上。”

两人确信他们终于找到了房市过热的证明，下面的任务是琢磨出如何从中挣钱。

2006 年 2 月初，陆续度假回来的投行职员们开始展望新的一年，华尔街新旧交替的时候又到了。与施瓦茨公司办公室相距几个街区的莱曼兄弟公司，受益于火爆的房市，资产

抵押已成了这里最赚钱的领域。短短两年资产抵押研究部的三个组已扩充到近百人，原来第 6 层一角的空间已显得太小，整个部门搬到了第 14 层，占据了整个楼层三分之一的面积。杰恩手下的王牌部队真正成了整个研究部的王者之师。

桑杰夫没有坐在 14 层自己新装修的办公室里。年初杰恩终于将整个债券研究部最重要的资产抵押研究部总管的位置交给了他，他每天还是坐在 4 层交易台的座位上，他喜欢置身于“战场”的硝烟之中，楼上的研究部对他来说太安静，交易台上喧嚣的噪声就像战场上的枪炮声，分贝越高，战事越浓，说明交易额越大，钱赚得越多。利文领军的资产抵押交易台已占据整个 4 层交易大厅的中心，桑杰夫早已与交易员们打成一片，将自己从位于一角的为研究部安排的“观察员”席位挪到了阿萨什的座位旁边，与次贷交易经理科帕罗只相隔一个座位，利文的座位就在对面。满眼血丝，袖子卷得高高的阿萨什已比以前消瘦了很多，两个黝黑的印度人坐在白人犹太交易员们中间，显得格外耀眼。

此时桑杰夫找到大厅边上一间没人用的办公室，关上门，将大厅里喧嚣的噪声挡在门外。他得与老板杰恩通电话，向他通报模型组主管库马尔要调往公司在伦敦分部的消息。

“不是定好了科莫夫接他的班吗?”电话另一头的杰恩已知道此事，库马尔刚向他道别，他的调离对整个资产抵押研究部来说早已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丹尼尔昨天给我发来邮件，说接替的人应该是他。如果得不到任命，他马上也走。”桑杰夫知道资产抵押研究部是杰恩的王牌，这样的人事决定还得请示杰恩。

“那科莫夫是什么态度?”杰恩没想到这种局面，脑子里开始盘算如何应对。

“我还没找他谈，我觉得他虽然想当头，但个性有点软，即使丹尼尔当了头科莫夫也不会走。”桑杰夫与丹尼尔共事这几年发现这个以色列特种兵出身的犹太人其实对领导建立复杂的模型更感兴趣，他以后对自己不会构成威胁。

“还有那个瑞克欧哪?”杰恩脑子里仍然在考虑最佳方案。

“瑞克欧做的模型不关键，并且他的脾气太坏，经常得罪人，相比较还是圆滑的丹尼尔更能拢住其他模型师们。”其实桑杰夫真正的担心是曾做过交易员、脑子极快、桀骜不驯的意大利人瑞克欧以后会不听他的指挥。

“听起来你倾向丹尼尔?”杰恩也觉得科莫夫的书呆子气恐难使其胜任，库马尔在模型组里的威信与在业界的学术影响无人能比，他走后只有天性狡猾、掌控着热门次贷模型的丹尼尔能接替，保持资产抵押研究排名第一还得靠这些人。可是杰恩担心丹尼尔是库马尔在自己身边留下的眼线，从长远来讲他还担心这个犹太人会跳过自己和桑杰夫，直接与控制公司次贷交易台的利文一伙犹太人串通一气。

“哦，这只是我的观察，主意还得您来拿。”桑杰夫恭敬地回答。

“嗯。”杰恩心里仍然在左右权衡，“丹尼尔确实比其他两人更合适，可是我最讨厌手下人用自己手里的东西要挟我，那样以后我们研究部的人都用手中的项目来找我要官，我们不能开这个先例。”杰恩没有将心里对丹尼尔的真正忧虑透露给弟子。

“这个您不用担心，您前一年将科莫夫提升为主管经理（管理经理），丹尼尔现在仍然是高级副总裁。”桑杰夫提醒杰恩。

“哈，对了，就维持这样。”杰恩明白弟子的意思，一次不能给丹尼尔太多，他可以用

职称吊着这个犹太人，同时又能安抚科莫夫。对杰恩来讲，把主管经理的头衔给谁易如反掌，他要考验丹尼尔是否卖力，是否对自己忠诚。“另外，那个瑞克欧手下去年走了陈敏还没添人吧？把那个拉胡尔调给他，并允许他自己额外再招个新人。”

“您这招高明，但安抚了瑞克欧，拉胡尔的老板利兹会不高兴的。”

“就是故意让他不高兴，反正他一直也是占着坑不好好干。”

“还是您想得周全。”

“行，就这么定了，我会亲自与他们三个谈。”杰恩拍了板，向弟子显示他仍然亲自控制着自己的王牌部队。

“Ok，提升丹尼尔后他手下的那个苏世文也能被拢住，最近正是跳槽的时节。”

“谁?”

“苏世文，丹尼尔的助手，2004 年招进来的，为我们建次贷模型的另一个重要成员。”

“哦，”资产抵押研究部这两年以来又增加了许多职员，与两年前不同，杰恩已记不住每一个新职员的名字了，“你负责的那个新的次贷交易模型现在已建好了吧?”

“正在抓紧进行，您记得我们刚提升了那个去年来的刘静，她会按时帮助我们完成的，您放心吧。”

“好的，你已升为总管，以后资产抵押部门主管以下人员的事就不用找我了，我还得操心更重要的大事。”杰恩说完挂断了电话。

一星期后，办公楼 14 层。部门主管库马尔调往伦敦，丹尼尔接管的消息已在模型组里传开，每个模型师都在思考这对自己意味着什么。

格子间里，俄罗斯人阿历克斯垂头丧气，自己的老板科莫夫未如预测的那样接替库马尔，以后科莫夫这个组里唯一的主管经理居然要向丹尼尔汇报。他越发嫉妒坐在另一侧的苏世文，他去年拿到了最热门的项目，现在老板又获得了权力，好处都让他一人拿走了。

而此时苏世文其实并不觉得高兴，他虽然拿到了好项目但预期的红利年底却没有兑现，现在自己的老板丹尼尔又抢了组里资历最老、人缘最好的科莫夫的晋升机会，他在组里的压力很大。他自己这些天正在准备跳槽，没想到大老板库马尔先离了职，看样子他得抓紧，他查了一下自己手机上的私人电子信箱，与芝加哥泰德尔的秘密面试安排在下周一。

坐在苏世文身后的拉胡尔也变得神情严肃，老板利兹刚找他谈过话，上面把他拨给了意大利人瑞克欧，使利兹成了光杆司令。拉胡尔感觉这是上面逼着利兹离开，大家都知道利兹的模型一直做得太简单。新老板瑞克欧这次倒是获得了一些实际好处，刚获提升的犹太人丹尼尔地位不稳，急需建立同盟，于是拉拢与他同时进公司、以前曾合用一间办公室的意大利人瑞克欧，将自己一直把住不放的商业房地产模型项目让给瑞克欧负责，拉胡尔跟着新老板终于开始接触复杂的模型。

去年年底刚被提升为高级副总裁的刘静坐在楼层中间的办公室里，她现在已经自己拥有一间办公室。自从搬到 14 层后，模型组每个项目负责人都搬入了靠窗户的办公室。有传言称法国人利兹要跳槽，他走后自己便会搬入他那间装饰最考究的靠窗办公室。但刘静并未感到多高兴，自己这一年来一直帮助交易台开发与丹尼尔的现有版本竞争的交易用的

次贷模型，刚刚又被提升为与丹尼尔一样的职称，这个犹太人肯定对自己有看法。而自己毕竟是模型组的成员，现在丹尼尔当了组里的主管，他会不会给自己小鞋穿？

正想着，有人轻轻敲了一下门，门口出现了一个东方青年，是战略组的刘思皓。看到这张中国面孔，刘静感觉好多了，她最近一直苦恼，房产抵押研究部主管桑杰夫与战略组的几个杰恩的印度嫡系似乎在瞒着自己与阿萨什那些交易员们应用她帮助建好的新模型，但具体如何与交易结合起来他们根本不告诉自己，自己现在是夹在交易台与模型组中间，两头都不被信任。也许这个战略组的中国年轻人知道交易台使用模型的秘密。

刘静不知道其实刘思皓也不比她多知道多少交易台的秘密，他来是想请教刘静，房价的增降对借款人破产概率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上次两人的讨论只进行了一半。在密歇根读大学的弟弟最近告诉他一个信息：密歇根州的大部分地区这几年的房价并未像东海岸和西海岸的城市一样涨很多。这一信息提醒了刘思皓，他从研究部数据库中调出最新历史数据，选择了位于中西部的密歇根州、印第安纳州等近 20 年来房价涨幅很小，甚至有房价下跌历史的州，有趣的是，这些地区借款人的破产概率均比全国平均值高很多，莫非房价的增降是借款人破产概率的决定因素？

“丹尼尔的次贷模型太复杂，借款人破产概率取决于 50 个以上参数，包括国民生产总值、失业率、房价、家庭收入、负债比率、贷款利率，等等，到底哪个最重要？”刘思皓开门见山地问。

“哦，我做的新模型很简单，只有 5 个参数。你问这干吗？”刘静警惕地反问，她不知道刘思皓是自己好奇还是替战略组那几个印度人来取经。

“哦，我知道，但我觉得房价应是决定因素。”刘思皓将自己最近的研究发现向刘静叙述了一番，“我来请教如何证明这一点。”

“噢，很简单，你将那几个州的数据合并起来，用统计里最简单的‘线性回归’即可证明。”刘静的语气像是老师在指导学生。刘静其实早就注意到了房价对借款人破产概率的重要影响，但美国大部分地区几乎没有房价下跌的数据，她正在试验一种仿真模拟方法来分析房价的影响。也许是觉得刘思皓年轻没经验，她不想向他透露自己的研究想法。

“嗯，专家就是不一样。”刘思皓致谢道别。他想着如果能证明房价的影响，他下一步就可以对次贷借款做抵押的债券做系统化的分析，预测如果房价下跌，这些债券破产概率会有多大。也许觉得刘静是个模型师，不了解债券交易，他也无意向刘静说出自己的想法。

其实归根结底，这两个华尔街的中国人与其他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彼此都想留一手，都想自立山头。另外刘思皓已产生要跳槽的念头，他正在私下准备面试其他公司。

第 33 章
跳槽

2006 年 3 月，中城麦迪逊大道施瓦茨公司办公室。伊万经过筛选比较，认为从过热的房市中盈利最合适的方法是购买“信贷违约掉期（CDS：Credit Default Swap）[㊀]”合同。CDS 的好处是不用拥有实际房产，而且风险小，它与买“财产灾难保险”类似，如果灾难发生了，保险购买者会拿到全部财产价值的赔偿，如果灾难没有发生，购买者损失的只是每年的保险金而已。华尔街的几家投行在 2005 年的夏天刚联合推出了一种为次贷债券保险的 CDS——财产是由几千份次级贷款打成包做抵押的次贷债券，每一份合同面值为一千万美元，买保险的一方每年付固定保险费，如果一年中此次贷债券被减记注销[㊁]，卖保险一方将支付买方一千万美元。根据债券的投资安全度评级[㊂]，从最高的 AAA 至最低的 B，保险费依次递增。

“现在 BBB 级的次贷债券保险费一年多少？”施瓦茨耐心听过伊万的描述，整个公司里除了伊万没有人知道 CDS 是什么，伊万也是最近一个月才开始研究。

“面值的 1.5%，即 15 万美元。”伊万一边自信地向老板炫耀着他刚刚学到的知识，一边小心观察着施瓦茨的脸色。他觉得这位老同学最近对自己的态度缓和多了，但他还是有些诚惶诚恐。

“1.5%，这么低？66.7:1 的回报率……要想次贷债券被减记注销，其做抵押的次级贷款包的违约率需要达到多高？”施瓦茨兴趣大增，但仍然像往常一样一脸严肃，不动声色。

“嗯……让我查一下……”伊万紧张地在手里的一沓纸中搜寻着数据，施瓦茨终究是老板，一下子便触及关键问题。他翻了一阵，还是没有找到相应的数据，心中越发着急，因为施瓦茨的时间有限，必须在他兴致高的时候趁热打铁。

“好像是 6.5% 左右。”伊万脱口而出，“对不起，我可能将数据落在格子间里了。但我记得，如果其包中次级贷款的违约率达到 6.5%，BBB 级的次贷债券便一文不值，我回去马上核实一下。”伊万边说边继续翻弄着手中的纸张。

㊀ 信贷违约交换（CDS：Credit Default Swap）：信贷与保险的衍生工具之一，合约由两个法人交易，一个称为买方（信贷违约时受保护的一方），另一个称为卖方（保障买方信贷发生违约时的损失）。主要为约定期内信用违约提供一个高比率的保险业务。

㊁ 减记注销（write－down）：指资产账面价值的降低导致实际价值为零。

㊂ 投资安全度评级：独立的第三方信用评估机构利用其自身的技术优势和专业经验，就各经济主体和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大小所发表的一种专家意见，目的是评估受评对象违约风险的大小，目标为经济主体按合同约定如期履行债务或其他义务的能力和意愿。

“6.5%……”施瓦茨重复着伊万报出的违约率，并未在意伊万的局促。

伊万抬起头，看到施瓦茨办公室墙上自己一个月前那份杰作，他知道此时老板心里在想什么，“我觉得房价只需降一点儿，这些次级贷款的违约率便可达到6.5%。”

“伊万，这是个上亿美元的问题，你说的降一点儿是多少？1%？10%？”施瓦茨也将目光转向墙上挂着的那张美国房价指数历史曲线图。

“现在还很难量化这个关系，我正在订购数据库，另外正在面试新人。”伊万知道随着研究的深入，自己牵头的这个投资项目在施瓦茨心目中已越来越重要，自己来公司一年多终于开始获准招助手。

“在你面试的候选人里，有没有发现合适的？”施瓦茨批准伊万招新人，其实是他对离开华尔街好几年的这位老同学的分析与判断力并未完全信任，他想从这些投行里招一个次级贷款领域的专家。

“还没发现合适的。”伊万随口回答。在招助手方面伊万心里很矛盾，一方面他需要一个有经验的帮手帮助自己分析那几百万条贷款的历史数据，有了助手自己才能在公司里扩大影响，早日摆脱那个年轻顶头上司的监督；但另一方面，如果真招到一个专家来，会对在这一领域还是新手的自己构成威胁。

“你都面试了什么人？”施瓦茨对伊万的回答半信半疑，现在正是华尔街投行跳槽的时节，怎么会还未找到合适的？施瓦茨对老同学本人还是信任的，他本人与公司里其他人一样对次贷是外行，而具体的分析需要很强的数学与数据处理能力，这方面是工程师出身的伊万的强项。

“猎头介绍了几个在投行次贷领域研究部工作的，我面试了但都不满意，有的明显对我们这无名的对冲基金兴趣不大，他们只关心我们能给他们多少钱；还有的说会做很复杂的模型，张口就问我们有多大的数据，后台有多少人支持，这些人在大银行里养得太娇了；最关键的是每个人都与他们投行的观点一致：房价不会跌，即使跌了对债券影响也不大。”伊万虽然在招人问题上有私心，但他说的这些都是实话。

“难道投行里那些成堆的博士、硕士里就没有人看到‘皇帝未穿衣服’？”施瓦茨对伊万的话还是将信将疑。

“有一个，不过他只是一个刚从学校毕业两年多的本科生。刚才来面试一见面就声称很多次贷债券会变得一文不值。我觉得他属于通过跳槽变相给自己涨钱那类，空口谈论想引起我们的注意而已，这种没有多少经验的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伊万随口说道。

“伊万，别忘了你一年前刚来时在这领域也没有经验。”施瓦茨好奇地追问了一句，“他在哪家投行？”

“可是……”伊万觉得老板的比较不恰当，但又不敢争辩，“他在莱曼兄弟公司的债券研究部。”他从手中的文件里抽出一份研究报告递给施瓦茨，“这是他们最新的研究周刊，这几年他们的债券研究一直排名第一，我最近在读他们的报告，他们对次贷债券的市场前景一直持谨慎的乐观态度。”

“谨慎的乐观态度？哈哈，我喜欢你这个双重形容词。”施瓦茨接过研究报告，瞟了一眼上面的标题，嘴角露出一丝冷笑，“作为华尔街最大的次贷债券交易中间人，他们怎么

可能预测自己的市场会崩盘？那岂不是自掘坟墓。你让那个年轻人走人了？”

“哦，没有，我们其他同事正在面试他，我问他两个问题就打发他走。”伊万转身欲离开施瓦茨的办公室。

“等一下，把他叫到我的办公室，我们一起问他。”施瓦茨吩咐道。

“噢，是。”伊万不知道老板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竟要亲自面试一个没什么经验的年轻人。

刘思皓从去年夏天开始便一直在考虑申请商学院读 MBA。自己本科毕业到今年夏天就满三年，已经达到顶尖商学院对申请人工作经验的要求。去年秋天与琪儿那一吻改变了两人间的关系，刘思皓从此对琪儿展开了追求，可是琪儿总是很矜持，两人最多只在周末见上一面。刘思皓最想上的哈佛商学院远在波士顿，这个节骨眼儿上他可不想只身到外地去读书，只好决定在曼哈顿再工作一年。

在刘静的启发下，刘思皓最近已经用数据证明了自己的观察：房价的增降是借款人破产概率的决定因素，那样的话一旦房价开始下跌，那些次级贷款的违约率将会直线上升，用其做抵押的次贷债券便会被减记注销，甚至一文不值！当他将这个想法说给老板桑杰夫时，桑杰夫正在准备一年一度在赌城拉斯维加斯的业界年会，作为新负责人的桑杰夫将第一次代表莱曼兄弟公司在会上发言，他此刻没有心情与刘思皓讨论他的什么新发现。

在莱曼兄弟公司工作这两年里，尤其是招自己进公司的日本人铃木走后这一年，刘思皓一直在“海底”沉淀着，他已经受够了。对冲基金这几年正逐渐成为华尔街的宠儿，如果能在一个有名气的对冲基金积攒一年的经验，肯定会对自己申请哈佛商学院有帮助。并且在如今华尔街投行普遍对次贷市场持乐观态度的形势下，也许某一个对冲基金会对自己的新发现感兴趣。

刘思皓跟着伊万走进施瓦茨的办公室。与上星期面试的那家管理资金 250 亿美元，办公室遍及世界各地的老牌基金相比，这家基金气场要小得多，眼前这位基金老板的办公室比主管桑杰夫的那间办公室大不了多少，与杰恩的办公室根本无法比拟，这里做房产抵押投资的分析师似乎也只有带自己进来的这个光头中年人一个人。不过在另一家大基金刘思皓只见到一个部门小主管便被打发了，而这家基金的老板要亲自见他，年轻的刘思皓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来之前他了解到施瓦茨毕业于哈佛商学院，说不定他到时能给自己写一封很好的推荐信？听说毕业校友写的推荐信对 MBA 录取非常管用。

介绍落座后坐在侧面的伊万开始提问，刘思皓认真回答。而坐在对面办公桌后的施瓦茨一声不吭，戴上眼镜，浏览了一遍秘书刚送过来的刘思皓那张薄薄的简历。他又看了看刚才伊万给他的那份莱曼兄弟公司“房产抵押”研究周刊，在那幅国际象棋标志的下边有一溜研究报告作者的名单，名单的最后，印着眼前这个年轻人的名字。

“你对次贷债券市场的前景怎么看？”施瓦茨抬起头，摘下眼镜，打断伊万与刘思皓正在进行的问答。

“哦，我只是个小助理分析师，谈不上什么看法，我认为如果房价一旦开始下跌，很多次贷债券将会一文不值。”刘思皓扶了扶眼镜，口气很自信。

施瓦茨与伊万对看了一眼，这个年轻人居然跟他们的想法不谋而合？

“你说的怎么与你们这些报告上的分析结论不一样?”施瓦茨拿起桌上的那份研究周刊。

“我们那些分析都是基于复杂的数学统计模型，我只是看了一些数据，再说，我们研究部还轮不上我发表观点。”刘思皓如实回答，但没有透露与刘静和桑杰夫的讨论内容，他知道在华尔街即使自己对公司不满想跳槽，也不能透露公司的机密。

“噢。”施瓦茨严峻的面孔有所缓和。

“那你认为房价需要降多少，次级贷款的违约率可达到5%以上?”伊万感觉到老板开始喜欢眼前这个年轻人，他此时意识到这个有些拘谨的东方青年对自己来说正合适，不但能帮上忙，而且不会对自己构成威胁，当然，前提是他得能干。作为公司里唯一这方面的专家，他此时得替老板把关，验证这个年轻人是不是只会嘴上说说的水货，于是他抛出了刚才老板问自己的关键问题，当然只是当成一个假设来提问，没有透露问题背后的原因。

“哦……这不是个简单的量化问题，主要是因为美国全国的房价平均指数从1970年以来就几乎没跌过。我最近选择了中西部的密歇根州、印第安纳州等有房价下跌历史的州，他们的借款人破产概率比全国平均值高得多，已能证明房价的增降是借款人破产概率的决定因素。至于直接的量化关系，得分析更多的历史数据。另一方面，还得分析每个次贷债券后面做抵押的打成包的贷款数据，那些房价涨幅高的地区像加州债券的风险更高……”刘思皓头一次遇到对自己观点感兴趣的听众，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这几个月的新发现。

施瓦茨会意地看了一眼旁边的伊万，打断了刘思皓的叙述，他没有必要再问下去了，“我们如果录用你，你会有什么要求?”

“啊?”刘思皓对施瓦茨的问题明显没有心理准备，随口回答，“我只能在这里工作一年，然后想去商学院读MBA。最理想的是哈佛商学院，你到时能否给我写封推荐信?”

“推荐信?”施瓦茨看了一眼伊万，“如果你干得好的话，你能拿到两封推荐信。”施瓦茨与伊万一起笑了起来。

莱曼兄弟公司纽约总部第14层。

“苏世文与刘思皓要跳槽!”消息很快传遍整个研究部，本来每年的这个时候有人跳槽不算什么新闻，大家感兴趣的是研究部两名职员在同一时间提出辞呈，而且去的都不是传统的华尔街投资银行，而是对冲基金，更巧的是两人是2004年几乎同时进的公司。

苏世文自打向公司宣布自己要离开的决定后便回家享受“黄金假期（Golden Leave）”去了。按照华尔街的惯例，跳槽的职员在去新公司之前都要在家里待上一阵，这期间以前的公司照付工资。假期的时间根据级别高低而定，级别越高时间越长。作为副总裁，苏世文可以享受一个月的“黄金假期”。

此时已是3月底，苏世文坐在纽约布鲁克林公寓的客厅里看着窗外，上午的太阳已升得很高。林佳怡今天有会刚去了学校，整个公寓里像窗外的街道一样空荡荡的。街道两旁的杨树不知何时已发出绿色的嫩芽，纽约的春天已静悄悄地来到。苏世文进华尔街两年来每天起早贪黑，连带薪假期都很少用满，现在突然闲下来待在家里，还真有点儿不习惯。

他将目光移回到旁边茶几上的那个大信封，里面是对冲基金泰德尔上周特快寄来的聘

书。与去年跳槽的陈敏相比，泰德尔为苏世文开出的价码更加诱人：第一年的工资与红利加起来比现在的17.5万美元翻一倍，变成35万美元；贴补所有卖房与搬迁的费用。

唯一让苏世文犹豫的是他得搬到芝加哥，留下林佳怡一个人在纽约，尽管泰德尔许诺将会尽力将苏世文调回其明年将在纽约新设立的分部。不过，为了能早日在长岛购买价格直线攀升的房子与支持丈夫的“大事”，林佳怡愿意做出牺牲。

正百无聊赖，家里的电话响了，是自己的老板丹尼尔打来的。

“世文，杰恩要亲自见你，越快越好，他今天下午有空。”刚被正式提升为模型组经理的丹尼尔在电话另一端严肃地交代。理论上讲，苏世文在家这段时间仍然是莱曼兄弟公司的职员，工资由公司照付，所以老板的吩咐还得照办。

吃过午饭，苏世文坐上开往曼哈顿的地铁，在空空如也的车厢里一路琢磨，杰恩这时还找自己干什么。华尔街职员跳槽之前都要与公司进行一轮例行谈话，就像是一对夫妇离婚前的最后交谈，区别是不管各自心里如何恨对方，跳槽的人作为主动离婚者表面上一定要做出好聚好散的姿态，这叫作“千万不要烧掉彼此连接的桥梁（Don't Burn the Bridge）”。华尔街是一个很小的世界，没人能保证自己几年后不会再与自己以前的老板、同事共事，甚至再“复婚”回到以前的公司。

莱曼兄弟总部办公大楼6层杰恩办公室。

秘书克莉丝汀探头进来，“苏世文已经到了，正在外面等着。”

“5分钟以后让他进来。”杰恩说着话眼睛未离开桌上的屏幕，他正重读着桑杰夫昨晚发来的邮件：新的次贷交易模型要到下半年才能完成。与已在公司工作了两年的苏世文相比，新来的模型师刘静对公司里的资源还不太熟悉，丹尼尔现有的研究模型也需要有人支持和维护。苏世文如果现在走了，再招新人至少得两个月时间。

杰恩几天前听丹尼尔与桑杰夫的汇报，说苏世文执意要走，他们无力说服他留下。杰恩觉得犹太人丹尼尔根本未尽力挽留自己的部下，没办法，他只有亲自出马。

“世文，你来的时候是2004年4月吧？”杰恩看着刚在自己对面坐下的苏世文，摆出一副关切的样子。

“对。”苏世文恭敬地回答。两年来第一次走进杰恩的办公室，按理说他应该感到紧张，但他现在已无所谓。不过眼前毕竟是杰恩，华尔街的名人，他还要对这个大老板表示尊敬。看样子杰恩一定是让秘书调过自己的档案，否则他不可能记得自己来公司的具体时间。

“你看你这两年没变多少，我可是老了。”杰恩叹息道，“你有想法要离开公司，为何不来直接找我？”杰恩平时冷峻的目光此时变得居然有些慈祥。

苏世文看着杰恩开始变白的两鬓，想起2004年9月元首在那宏伟的礼堂检阅公司债券研究部时杰恩在台上威风凛凛的样子，他确实比那时老了许多，也许是在那个位置上太劳心了吧，他刚才这句话说得自己心里暖洋洋的。

“我跟你一样，也是学者出身，只是博士未毕业就进入了华尔街。我理解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最重要的是能与聪明的人一起工作，得到业界同人的尊重。”杰恩有意避开谈钱的话题。

苏世文没有答话。他琢磨着这句话，心想这次跳槽除了为钱，确实还有未受重视等其他原因，可在知道杰恩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之前他不想表态。

“今年已是我在莱曼兄弟公司的第十六年，我一直认为我们公司的债券研究是华尔街最适合学者发挥才能的地方。”杰恩继续心理攻势，“而在别的公司你很难找到这样的地方。”

苏世文觉得杰恩说得也许对，但这些毕竟只是大道理，不解决自己的实际问题。

杰恩似乎看出了苏世文的心思，开始转向正题：“我知道你去年以来对我们安排你为外面来的新人做模型打下手有意见，可你知道次贷模型是我们今年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不光是你，包括丹尼尔在内也对次贷债券没有像刘静那样在一线的经验。所以希望你以大局为重，待年底新交易模型做完后，我们会考虑让你自己开一摊儿，做项目负责人。”

苏世文一直不理解公司为什么要同时搞两个同类的模型，并且新模型桑杰夫的战略组也跟着掺和，他想借机问个究竟。

未等他开口，杰恩又接着说下去：“你应该知道，对冲基金风险都很高，他们虽然许诺第一年给你涨一倍的钱，但第二年会怎么样无人能保证。另外，听说你的妻子刚调到纽约不久，我估计你不想全家搬到那人气差得多的芝加哥吧？”

杰恩不愧为大老板，确实厉害，事先居然做了这么细致的“家庭作业”，他这句话说到了苏世文的要害。可是自己去年收入的增幅实在太低，泰德尔开出的比现在翻一番的收入还是很诱人。

见苏世文仍不为所动，杰恩不得不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撒手锏：“我给你涨不了一倍的收入，不过可以保证给你涨 75% ，这在债券研究部可是没有先例的。另外如果你对新模型尽力，公司年底会考虑提升你为高级副总裁。”

苏世文有些意外，脑子里开始迅速计算 75% 涨幅相当于多少美元。

“你去年的总收入是 17 万吧？”从苏世文的表情杰恩看出他终于被说动了。

“不对，是 17.5 万，我基本工资涨了 5000。”苏世文脱口而出。

“哦，区别不大，你今年年底的收入会是 30 万美元。”看样子杰恩早已事先算好了。

苏世文脑子里迅速修正着数字：如果按基数为 17.5 计算，那样 30 万实际涨幅便不到 75% ，实为 71.4% 。不过确实区别不大，30 万美元这个整数听起来不错。

既然杰恩能亲自过问自己的事，并且话已说到这个份儿上，苏世文只好答应留下。凭良心讲他对待了两年的莱曼兄弟公司，对其在华尔街声名显赫的债券研究部还是有些眷恋的。

从杰恩的办公室出来，苏世文一路吹着口哨，以胜利者的姿态走回到自己的格子间。阿历克斯和拉胡尔见状凑了过来。

“哎，世文，你不是回家休假去了吗，怎么又回来了？莫非想我们兄弟俩了？”

“看你满面春风的样子！你上星期走得匆忙没请客，这几天在家憋不住了想过来补我们一顿？”

“我不走了。”苏世文打断两人的猜测。

“不走了？”

“什么情况？”

“我们一起……”苏世文此刻最想做的事就是找人一起庆祝，话到了嘴边却停住了，短短三个月自己的境遇出现了反转，而这两个同一战壕里的战友还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此时拉上他们一起庆祝，不但不够哥们儿，而且会引起他们的嫉妒。

“我有事得赶紧走，明早告诉你们。”苏世文改了口，与两人告辞后向电梯走去。

一边走，他一边拿出手机，他脑子里出现了此刻最该一起分享胜利的人。

“佳怡，你晚上早点儿下班，我请你吃饭。”

“请我吃饭？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不会是鸿门宴或最后的晚餐一类的吧？”

“瞧你说的，好事。”

“我晚上还得与学生一起赶论文，后天就是截止日了。”

“你这个大教授怎么还事必躬亲？放手让他们自己写嘛。”

“什么大教授，我还只是个助理教授，当然得一起干，换个时间不行吗？”

“不行，就今天，我想告诉你我不用去芝加哥了。”

“不去了？出什么事了？”

“别担心，好事，见面再说。我请你吃意大利大餐。”

西餐厅一角，大半瓶红酒下肚，苏世文踌躇满志，端着高脚杯夸夸其谈：“以前听人说进华尔街不易，进去后挣钱更难。现在你看看我，几天时间便为自己涨了75%……哦，不对……实为71%……噢，不对，精确地说是71.4%。”

“世文，你少喝点儿。平时没什么话，今天一下子说了这么多，来，吃菜。”桌对面的林佳怡看着对面满脸通红的丈夫，好久没见他这么高兴了。

“这次你的功劳最大，来，我再敬你一杯。”苏世文拿起桌上的酒瓶欲给林佳怡的高脚杯加酒。

“不行，不行，我不能再陪你喝了。我哪有什么功劳，要敬你应该敬佳玮，我只是传话而已。”

“这个简单的传话却能反映出你的大度……放老公一人去芝加哥打天下……”

“你不是说明年就能调回来吗？让你去做‘大事’呗。”

“哈，不说了，反正我不用去了……可是你经受住了考验……哈哈。”苏世文边说着又给自己的高脚杯倒满红酒，“我刚才讲到哪儿了？对了，我这次的胜利中国话叫不战而屈人之兵……哦，不对……应该叫兵不血刃……”

“好了，别说了，快吃吧，我一会儿还得回去赶论文。”林佳怡说着看了看手表。

“又来了，你这人真没劲，不是告诉你放手让那些学生去做吗？你这样什么时候能当上领导？”苏世文越说越来劲儿，“再说了，你在学校每年挣的那区区10万美元算得上什么，我几分钟内就给自己涨了10万……等等，不对，是12万5千美元。”

“苏世文，够了！”林佳怡面色沉了下来，正欲发作，她想起了妹妹林佳玮最近的嘱咐：在苏世文面前，不但要支持他干所谓的大事，还得示弱，让他觉得自己像个爷们儿。

“真的别喝了，你忘了明天你得起大早。”林佳怡缓和下语气，强压住了怒火，心想明年女儿就过来了，就当是在练习哄孩子吧。

“好吧。”想到又得恢复到每天起早上班，费劲往脖子上系领带的日子，苏世文像孩子似的乖乖放下了酒杯。

林佳怡扶着摇摇晃晃的苏世文回到了公寓。

“你在沙发上坐一下，我去给你倒杯水醒醒酒。”

林佳怡走向厨房，发现桌上电话留言机里有人留言，她走过去按下按钮，自己听了一遍。

“埃兰今天下午打来电话。”林佳怡走回客厅。

“噢，长岛那边的房子怎么样了？”

“你还记得我们年初看的那处新建的大房子吧？现在已涨到 185 万了。”

“啊，不到三个月又涨了 5 万？这个房市简直疯了！”苏世文在沙发上喘着气，“ 相当于一年又涨价 20 多万，我刚涨的 13 万工资还是赶不上房价！仅仅三个月时间，5 万相当于一年涨了百分之……”他此时根本算不清楚，只觉得头疼得像裂了一样，一头栽倒在沙发上睡着了。

第34章 试　探

几乎与苏世文同时递交辞呈的刘思皓没有得到同样的待遇。由于他只是个助理分析师，无权享受“黄金假期”，下周就得去新公司上班，他去的对冲基金与苏世文的相比没有任何名气，给他开的价钱也不慷慨。更有甚者，他听说苏世文没有走，而是被莱曼兄弟高薪挽留，而他走的时候公司里无人问津。他暗暗发誓自己这个“压在海底粪便下面的水草”一定要在新的公司干出个模样来，翻身后要让这些压在自己上面的“鱼类”好看，特别是那个得到特殊待遇的苏世文，尽管两人在莱曼兄弟这两年之间并无恩怨。

2006 年 5 月。刘思皓加入施瓦茨公司已经两个月了。他与伊万经过加班加点的分析研究后终于得出了结论：房价即使不降，只要增幅为零，次级贷款的违约率也将达到 7%，正好超过 6.5%——是 BBB 级的次贷债券一文不值的临界点。

当两人兴奋地向施瓦茨展示结果时，施瓦茨却出乎意料地平静。看着眼前戴着眼镜的一老一少，施瓦茨觉得难以置信。之前在投行贝尔斯登[㊀]干过 10 年的施瓦茨深知华尔街那些投行拥有最好的资源，绝顶聪明的脑袋瓜，一线作战的丰富经验……却迄今为止无人得出过任何哪怕是与这两人相近的结论。眼前这两位在房产抵押领域的经验加起来不到 4 年，难道是我们太幼稚，遗漏了什么东西，皇帝确实穿着新衣？他需要通过第三方来检验一下手下这两人的分析。他拨通了离开后仍有密切商业往来的前雇主贝尔斯登的电话，邀请他们派次贷方面的专家来进行一次讨论。

从贝尔斯登出来的施瓦茨对自己以前的雇主一直很忠诚，自己的基金建立 10 多年来贝尔斯登一直是施瓦茨公司主要的交易中间人，赚取了大笔交易手续费。而贝尔斯登对自己老客户的要求也很重视，如果施瓦茨这个一直做股票的老客户能进入次贷债券领域的交易，那样公司便会有更多交易手续费进账。

贝尔斯登派来了次贷领域的最强阵容，由次贷交易台的主管亲自带队，一下来了八个人，他们在施瓦茨公司的会议室一字排开，坐满了长条桌一边的所有座位。

“我们开始吧？”在上首位置落座的施瓦茨转向坐在自己右首的贝尔斯登带队的主管。

“你们人还没来齐吧？我们等一会儿没关系。”那个主管看着长条桌对面坐在施瓦茨左侧的两个手下和他们身边空出的一片座位。

㊀ 贝尔斯登（Bear Sterns）：2006 年时美国五大独立投资银行之一，当时按股票市值排名依次为：高盛（GoldmanSachs），美林（Merrill Lynch），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莱曼兄弟（Lehman Brothers），贝尔斯登（Bear Sterns）。

“噢，我们来齐了，就他们两个人。”施瓦茨向客人们简单介绍伊万和刘思皓。

“哦，好，好。”那个主管脸上仍然堆着笑，心里却嘀咕早知这样自己就不带这么多人来了。

“感谢贝尔斯登派来这么多专家。”施瓦茨边说边扫了一眼自己右侧一张张聪颖自信的面孔，心想自己手下除去后台支持和秘书，所有投资专业人员即使全来了也不过这么多。“我知道大家都很忙，今天请大家来只想请教一个问题：根据我们自己的分析，房价即使不降，但只要增幅为零，次级贷款的违约率就将达到5%。你们对此怎么看？”施瓦茨开门见山进入主题，特意将伊万与刘思皓汇报的7%降到了保守的5%。即使与贝尔斯登之间有着特殊的友好关系，但他对分析的目的也只字未提。

贝尔斯登的专家们面面相觑，像是老师在课堂上遇到一个淘气的学生对自己的权威观点提出挑战，而且居然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答案。贝尔斯登带队的主管为了避免尴尬，示意大家轮流发表意见，先从自己身边的贝尔斯登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开始。

刘思皓觉得眼前这个风度翩翩的经济学家很熟悉，他最近好像经常在电视采访中露面。这位经济学家开始侃侃而谈政府政策、经济展望、美联储利率走向，像是几年前达特茅斯学院宏观经济学课堂上教授在授课。

施瓦茨听得不耐烦了，“你的结论是什么？”

“噢……”那位经济学家脸色有些难堪，他扶了扶眼镜，“经济正在稳步增长，房贷利率仍处于历史最低点，不断涌入的移民会带来对房屋持续的需求，所以我们认为整个房市将会软着陆，房价涨幅确实会变缓，但你们对于房价下跌的假设不会发生。”

伊万正想争辩，见旁边的施瓦茨不动声色，他忍住没说话。施瓦茨进来之前交代他和刘思皓，不能透露他们俩分析的具体细节，今天不是辩论会，要多听对方讲，关键是检验一下他和刘思皓的分析是不是漏掉了什么重要的东西。

接下来轮到贝尔斯登房产抵押研究部的主管辛格发言。刘思皓早就听说这位40岁左右的印度人被称为华尔街次贷研究的第一人，经验与声誉远在自己在莱曼兄弟公司原来的老板铃木之上，正是因为有了这个人，使得贝尔斯登房产抵押研究紧随莱曼兄弟公司之后排在华尔街的第二位。

“我在这个领域已经工作15年了，头一次听到次级贷款的违约率将达到5%这样的预测。”辛格口气里充满了权威性，“‘房产抵押’经历了90年代初与‘911’后两次经济危机，这期间有很多公司倒闭，但房屋贷款的违约率一直很低。我每周的次贷研究报告你们读过吧？”辛格觉得有必要给这几个貌似新手的客户上一堂扫盲课。

“当然读过。”伊万趁机接过话茬，将印度人引入正题：“那么根据你们的预测，次级贷款的违约率将达到多少？”

“我们的模型告诉我们不用担心。”辛格自信地说，注意到他这句话使得刚才还心不在焉的施瓦茨也向他投来质询的目光，他更来了精神，“这两位是我们做模型的专家，他们分别是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与普林斯顿的数学博士，做房屋贷款的违约预测模型加起来有20年的经验。”辛格转向紧挨着他坐的两个模型师。

“我们次贷模型的最新版本刚出来，模型预测的最坏的情形违约率不超过2.5%。”年长的模型师回答。

“你们的模型主要变量是什么?”刘思皓在旁边听了半天，第一次开了口。

“有三类：宏观经济，资本市场，地区人口组成，具体约50个变量，另外对一些重要的变量像房价还有单独的预测模型。”另一个年轻些的模型师回答。他的描述让刘思皓联想起了在莱曼兄弟模型时听说的丹尼尔与苏世文做的那个复杂模型。

“你们说次级贷款的违约率将达到5%，你们是根据什么模型预测出来的?”辛格亲临指导过很多大的基金，一般那种地方都有自己的模型师，他看着眼前的光头伊万与20岁刚出头的刘思皓，觉得这两人看着都不像。

“这个嘛……”伊万尴尬地看了一眼老板施瓦茨，“我们只是用一些现成的简单工具来分析那些数据，谈不上有什么模型。”

“噢，原来是这样啊。”辛格没有将话说完，但意思很明白：你们这样以小作坊的方式得出的结论肯定很草率。他身边的贝尔斯登专家们有的不禁窃笑。

施瓦茨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亲自发问：“我在模型上是外行，但所有统计模型都基于数据之间过去的关系，而现在的房市与资本市场和以前大不相同，因此我觉得模型的用处有限。”

辛格听罢有些不悦，不客气地说：“我们的模型与一般的模型不同，这十几年来与次贷市场一起成长起来，根据数据、市场的变化不断更新换代，规模与运算速度也是别的华尔街公司无法比拟的。后面有十几名模型师、几十台计算机支持，新的数据一来，几秒钟内模型就可算出新的预测结果。”

“是啊。”一直在旁观的贝尔斯登带队主管也发言支持自己的同事：“辛格他们的模型不仅用在他们研究部门，而且用于我们次贷交易台，帮助我们对债券分析与定价。另外，我们贝尔斯登新成立的两个对冲基金以及许多大的基金客户都在不同程度地应用他们的模型。好了，你们其他人也说说自己的看法。”

会议继续进行，很明显，贝尔斯登的专家们互相支持、协调，都说得有理有据。

送走了客人，施瓦茨与他的两名手下并未觉得他们自己的分析有什么漏洞。他们倒是明白为什么大家都说“皇帝穿着衣服”了，此时的华尔街投行都在倚仗过去的数据、经验以及复杂的模型，而不是他们自己的眼睛。

“买！开始买BBB级次贷债券的CDS保险，把公司的剩余资金全投进去，大批地买，赶在有人认识到‘皇帝没穿衣服’之前。”施瓦茨下了命令。他有一种预感，自己等待了20年的“Once A Life Time Opportunity（一生一次的机会）”终于来到了。

美国2006年一季度的房价指数继续攀升，全国年平均增长率为12%，但与2005年连续四个季度15%的增长率相比，趋势似乎有所减缓。施瓦茨公司悄悄地成为次贷债券CDS最大的买家，到夏天时已累计买入1亿美元保险额，面值60亿美元的CDS合同。施瓦茨最怕的是作为中间人的投行或自己的竞争对手其他基金也认识到这1:60的卖空房市的机会，加入保险的买方，从而将保险额抬起来，因此特意从一开始便指示公司交易员分期分批将购买额度分散给多个投行。即便如此，还是引起了投行的注意，但此时的投行均依赖于他们复杂的数学模型的预测，对他们来讲施瓦茨这样的次贷债券新手没有模型，没有经验，只是孤注一掷下赌注罢了。

高盛公司也是施瓦茨的中间人之一。在房产抵押债券领域，高盛公司与莱曼兄弟和贝

尔斯登公司的商业模式不同，它作为中间人的市场份额比不上另外两家，可是高盛一旦看准机会即投入自己的钱交易，盈利反而比中间人高。尽管被称为华尔街最聪明的投行，但此时的高盛债券交易台与其他投行一样，认为房市虽然很热，但不会硬着陆，其数学模型未预测次贷债券会崩溃，“皇帝的新衣”一切正常。

施瓦茨对次贷债券 CDS 的连续购买起初只是令高盛债券交易台感到好奇，逐渐则引起不安，难道这个施瓦茨知道我们高盛不知道的秘密？次贷交易台的主管迈克尔要求约见施瓦茨和他的团队。他带着一名助手亲自赶来探个究竟。

施瓦茨特意让秘书将客人安排在位于走廊中间的小会议室。迈克尔落座后端详了一下这间没有窗户的小房间，看着对面的施瓦茨和他身边的伊万与刘思皓，心想难道就这三个人在卖空整个房市？

“谢谢你们花时间见我们。”迈克尔礼貌地开始了谈话，“你知道我们高盛一向是客户第一，最近你们的交易行为很让我们为你们担忧。”

“哦，谢谢你们的关心。”施瓦茨像往常一样表情严肃。在华尔街做了 20 多年他不相信任何投行，包括他以前的雇主贝尔斯登公司，更不用说高盛了。他心里在揣摩迈克尔急匆匆赶来的真实意图。

“你们这样无止境地购买 CDS，是在进行无意义的赌博，现在收手还来得及。”迈克尔的语气像是大人在教育小孩。

刘思皓坐在伊万身旁静静观察。眼前的迈克尔看上去只有 30 岁出头，身边的助手则只有 20 多岁，两人都是典型的高盛打扮：考究的西服、衬衫、领带，可是式样、颜色都偏于保守，他们代表的是华尔街最强大的投行。此前他听到施瓦茨与伊万在讨论迈克尔此行的意图，高盛为何想阻止他们购买 CDS，难道真如其所说是为客户着想？也许高盛在与他们的交易中不是中间人，而是对家，最近暗地里开始对房市走向转向悲观，害怕自己会输一大笔钱？也许高盛自己也打算购买 CDS，担心施瓦茨这样买下去会将保险的价格抬上去？

见眼前的施瓦茨不为所动，迈克尔又补充了一句：“你们刚进入次贷市场不久，而你们的对家在这个领域已打拼多年，你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

坐在施瓦茨身边的伊万不觉挺直了身子。施瓦茨在桌下用皮鞋碰了一下伊万，暗示他不要轻举妄动，一面口头答应迈克尔：“嗯，我们会重新考虑我们的分析。”

施瓦茨知道伊万想杀一杀迈克尔的锐气，但高盛就是高盛。一方面以它超一流的资源与分析能力，与其争辩不仅不会得到什么好处，反而会暴露自己的秘密，引起他们的警觉；另一方面，华尔街所有人都知道高盛在交易上的绝顶智慧，都想在其面前显示自己也不是傻子。可施瓦茨宁愿高盛将自己看成幼稚的傻子、疯子，宁愿华尔街的投行都这样认为。越是这样，他购买 CDS 的价格才会越便宜。

送走了迈克尔，施瓦茨将伊万与刘思皓叫到办公室，“你们都听到了，高盛说我们的分析有问题，正在酿成大错。你们对自己的分析有多大把握？”

伊万和刘思皓对看了一眼，与强大的高盛相比，任何自称自己的分析强于高盛的人都不免给人一种盲目自信的感觉。伊万慎重地说：“我们回去再重新检验一下分析结果。”

施瓦茨点点头，尽管对迈克尔为客户着想的说辞根本不相信，但从技术角度施瓦茨宁愿信其有。

第 35 章
漏　洞

8 月的纽约天气令人难以捉摸。时常骄阳似火，闷热异常，就在人们忍受不了，盼着周末奔向周围海滩之时，经常一场大雨突袭，温度骤降，一连几天阴云密布。

星期五的早晨，天空万里无云。2006 年二季度的房价指数刚刚公布，全国年平均增长率从一季度的 12% 降到 8.5%。施瓦茨公司此时已累计买入 1.3 亿美元的 CDS 保险。从施瓦茨办公室出来的伊万脸上像窗外一样阳光明媚。他刚刚更新贴在老板墙上的那张房价增幅指数历史曲线图，15%，12%，8.5%，最近房价的走势正向他们期望的方向发展。

“周末有什么计划？去海滩？”走回自己座位的伊万问身边正盯着屏幕的刘思皓。他此时心情格外好，再过几个小时他就将带儿子登上去佛罗里达奥兰多的飞机。每年的 8 月和圣诞节是华尔街休假的黄金时期，去年圣诞节期间伊万一人在办公室加班搞那张房价历史曲线图，现在终于可以松口气，他决定放松一下，自己带儿子去迪士尼乐园玩一周。

“噢，没什么计划，我女朋友暑假去了中国还没回来。”琪儿暑假与母亲去了扬州老家，刘思皓最近周末也经常来办公室，这里比自己公寓凉快，能省很多电费。

“哦，这样其实更好，一个人自由。”与年轻分析师一起挤坐在格子间里的伊万平时很少与身边年轻人聊天，即使与自己的唯一助手刘思皓。他今天心情确实好，居然少见地开起了玩笑。

刘思皓也笑了起来。说着话刘思皓注意到眼前屏幕上刚计算出来的一堆数字，笑容顿时在脸上凝固，“伊万，我们好像犯了一个错误。”刘思皓只觉手脚瞬间变得冰凉。

“什么？”伊万收住笑容，站起身，走过来紧张地盯着刘思皓的屏幕。

“我们好像买错了 CDS。”刘思皓声音有点儿颤抖。

自从两个月前高盛的那次来访，伊万与刘思皓又反复检验了自己的分析，没有发现什么漏洞。但最近有一个现象一直在困扰他们，根据公司交易员从各大投行收集来的 CDS 最新价格，尽管房价指数增速放缓，但他们购买的 CDS 大部分保险费却只降不涨，而他们亲自挑选的那些 CDS 中，有很多次级贷款是在那些房价一直狂涨的地区，与全国平均指数相比，那些地区的房价增长减缓幅度更大。昨天新的房价指数出来后刘思皓加班重新检查对比数据，现在有了答案。

“我们应该买今年 2006 年打包出来的 CDS，而不是 2005 年的。”经过一番核对，伊万证实了刘思皓的发现：2005 年打包里的次级贷款，其房价经过 2005 年的高峰增长，即使房价以后不涨，待到 2007 年贷款利率更新时，借款人也很容易申请到重新贷款。他们应该集中购买 2006 年发放的次级贷款打成包的那些 CDS，根据现在房价的走向，借款人两

年后将很难申请到重新贷款。

“我们犯了一个低级错误。”伊万光亮的头顶开始渗出冷汗，说着拿起电话告诉儿子迪士尼去不成了。

刘思皓跟在伊万后面走入施瓦茨的办公室，手里拿着刚打印出来的结果，随手关上门。

“施瓦茨……”伊万不知怎么向老板汇报这件事，不知这个错误的后果将有多严重，自己一年多的工作也许就此付之东流。而刘思皓则开始后悔当初的决定，自己今年本应该进商学院，哪怕是留在莱曼兄弟继续做海底的草，也比现在这样担惊受怕强。他扫了一眼施瓦茨身后的窗外，刚才还晴朗的天空突然间已乌云密布。

“伊万，你怎么又回来了?”施瓦茨注意到伊万身后跟着刘思皓，两人都面色铁青。

没有办法，伊万只好用最简洁的语言向施瓦茨汇报刚才的发现，不知是害怕得忘记了还是心里有意，他没有指明是刘思皓发现了这一错误。

施瓦茨边听边低头看着伊万递过来的结果。刘思皓看不到施瓦茨的表情，只发现他拿着铅笔的右手有些发抖。

不等伊万说完，施瓦茨开口叫门口的秘书，“给我接通斯蒂夫的手机!”

斯蒂夫是公司交易员的头目，此时正在地中海边的法国小城度假。

“老板，什么事?”斯蒂夫的声音从施瓦茨办公桌上的麦克风里传来，里面夹杂着噪声。

“你现在赶紧给我跑回你的房间去，打电话问一下那些投行的交易台，今年打包出来的 BBB 做抵押的 CDS 现在是什么价格，15 分钟内给我打过来。”施瓦茨关掉麦克风，继续低头研究眼前那份结果。

房间里此刻是令人窒息的寂静。刘思皓一屁股坐到施瓦茨面前的椅子上，破罐子破摔，大不了回家，再到别的投行或基金找份工作，反正自己明年就回商学院读 MBA。伊万没有坐下，他紧张地踱着步，因为这个低级的错误，他也许从此失去了在华尔街最后的机会。

斯蒂夫的电话终于来了，“老板，今天星期五，很多交易员不在，我只从两家投行问到价格。”

“价格是多少?”施瓦茨拿着铅笔的右手抖得更厉害了。

“每份 CDS 合同每年保险费 20 万美元。”斯蒂夫那头此时话音清晰，没有了噪声。

只比 2005 年 CDS 多 5 万美元? 办公室里的三个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斯蒂夫，你现在就与这两家的交易台谈，将我们 2005 年的 CDS 卖掉，全换成买入 2006 年 CDS。”施瓦茨兴奋地站起身。

“可是老板，这两家做不了那么多，即使能做我们也不能与同一家做那么大的量级，你忘了我们说好要分散交易避免引起华尔街的注意。”斯蒂夫提醒施瓦茨。

“噢，对，你赶紧飞回来，剩下的 CDS 下周一与其他投行换完。”施瓦茨恢复了镇静。

刘思皓与伊万在一旁也如释重负。

“老板，抱歉我们这一错误导致公司多付了几百万美元。”伊万仍心有余悸。

“没关系，我们毕竟是新手，交点儿学费不算什么。”施瓦茨此刻已经开始酝酿一个更

加宏伟的计划：设立一个基金专门购买 CDS，这么便宜的价格说明机会的窗口还在敞开着。现在已买的 CDS 最多能挣 60 亿美元，已经打破对冲基金历史上单笔交易纪录——索罗斯在 1990 年的货币战中一笔交易挣到 10 亿美元。如果能在短时间内再筹到 10 亿美元的资金买进更多 CDS，他就能挣到 500 亿！他想着脸上露出少有的微笑，让两个刚才受了惊吓的手下摸不着头脑。

刘思皓和伊万走出施瓦茨办公室，伊万拍了一下刘思皓的肩膀："今天中午我请客，第五大道最好的韩国料理。"

万事俱备，刘思皓与他的老板就等房价下跌这个"东风"了。

纽约的秋天像春天一样短暂，中央公园的红叶刚刚红了一个星期便开始飘落。中央公园西侧相隔仅仅两个街区的中城百老汇大道边，纽约茱莉亚音乐学院。

一间没有窗户的小阶梯教室里，二十几个学生正在专心听理论课。坐在后排的琪儿一只手拿着笔在本子上做着笔记，另一只手托着下巴，目不转睛地盯着黑板前正在上课的教授。

一阵手机铃声突然响起。"噢，糟了！"琪儿意识到铃声是从自己脚下的双肩背包里传出来的，自己昨天刚配的手机忘了关机。"对不起。"琪儿白皙的面孔瞬间窘得通红，她拎起背包跑出教室。

"思皓，你怎么这时候打电话？我还在上课哪。"琪儿跑到教室外的走廊里，在落地窗旁站定。窗外对面林肯演出中心广场上的喷泉已停止喷涌，在瑟瑟的秋风中，仍然有游客坐在喷泉周围享受秋日下午温暖的阳光。

"哦，对不起，今晚的周年纪念日晚餐我们不去那家餐馆了，去我公寓我亲手给你做好吃的，好吗？"刘思皓的声音听起来兴高采烈。

"噢，为什么？"琪儿感受到刘思皓的情绪与往日不同。

"今天有好消息：美国第三季度的房价指数刚刚公布，全国年平均增长率从上季度的 8.5% 降到了 2.5%！"

"这哪是好消息，明明是坏消息嘛。好了，见面再聊，我现在得赶紧回去上课。"

琪儿与刘思皓相处到今天整整一周年，她第一次感到刘思皓上班时如此兴奋。

十几条街区以外，中央公园的东侧，中城麦迪逊大道旁，施瓦茨公司。第三季度的房价指数降到年增长率仅有 2.5%，离零增长率只有一步之遥。按照刘思皓与伊万的分析，他们等待的"东风"即将到来。读完消息后，施瓦茨少见地走出他的办公室，来到刘思皓与伊万的格子间，拉把椅子坐下与两人聊起天来，刘思皓加入公司 9 个月以来头一次看到施瓦茨神情如此轻松，旁边坐着的职员都嫉妒地看着这边。

中午一过，施瓦茨便没了踪影，据说是亲自上街给快过生日的双胞胎女儿买礼物去了。下午 3 点，伊万也不见了，他最近在约会一个时装公司的女老板。刘思皓自己也坐不住了，这种时候他首先想到了琪儿，没有她第一次见面时的启发，自己现在还在波士顿那家小公司混呢，更不用说年初从莱曼兄弟跳槽到现在的公司。

今天正好是自己与琪儿初吻一周年的日子，真是好事成双。他心血来潮，今晚要亲自给琪儿露一手自己的烹饪手艺。刚过 4 点钟，刘思皓来华尔街头一次提前给自己下了班，坐地铁奔向下城的中国城去采购食物、佐料、厨房用具。在纽约的公寓住了已有两年多，

他还从未自己开过伙。

纽约中城西区，北起59街，南至34街，东临第八大道，西抵哈德逊河，原名为“地狱厨房”，早年是曼哈顿岛上一个有名的贫民窟，曾是爱尔兰裔移民劳工阶层的聚居地，以杂乱落后的居住条件及高犯罪率闻名。由于过去的恶名，此地区的房价一直很低，房租相应低廉，再加上此地区邻近著名的百老汇大道、卡内基音乐厅、林肯中心等艺术表演圣地，有许多来纽约追求明星梦的艺人，比如麦当娜、史泰龙等发迹前都曾在此居住过。

由于接近曼哈顿中城商业区，20世纪90年代以来众多房地产开发商纷纷来此建造高层住宅楼，这里的房地产价格与房租开始大幅增长。尤其是“911”以后，随着华尔街投行等大批公司涌入中城，这里的公寓租金价格现已超越整个曼哈顿地区的平均值。原来住在这里的蓝领劳工阶层因负担不起高涨的租金而被迫迁出，取而代之的是大批刚从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白领年轻人，这里的租金毕竟还是比邻近的上城便宜很多。刘思皓与人合租的公寓就在这个区的最东端——第八大道上的一幢高层建筑里，这里离他跳槽前任职的莱曼兄弟公司的总部办公楼只有五个街区。

“你买了这么多吃的呀！”琪儿走进公寓，看到门口不远处地板上放着一堆食品袋。她一边脱鞋一边端详着公寓内部：这是一个小号的两室一厅，厅不大，厨房的灶台上摆满了食物。

“这是什么？”刘思皓接过琪儿脱下的风衣，还有一个沉甸甸的口袋。

“我下课去了趟书店，这是两本最新出的介绍商学院的书，你不是马上就要申请MBA了吗？”

“瞧你，拿着这么沉的书走这么远。”刘思皓有点儿心疼地看着琪儿。“噢，不用脱鞋，我们这儿没有女式拖鞋。”

“那不是把地板搞脏了？”琪儿注意到厅里的木板地似乎好久没清洁了，确实没有换鞋的必要，“你们俩可真够懒的，没时间可以雇个人定期帮你们清洁房间嘛。”

“对对。你先坐一会儿，我得赶紧把吃的做好，我那美国室友回来闻到油烟肯定有意见。”刘思皓转身走向灶台。

“我坐哪里呀？”琪儿环顾四周，客厅里除了一台电视，只有靠墙的一张单人床，上面零乱地放着衣物。

刘思皓有点儿不好意思，在琪儿来之前他光顾着准备食品，没来得及整理房间。“对不起，昨晚有个朋友在厅里借住，忘了收拾。”刘思皓说话将单人床复原成一个折叠式沙发。

“没事，我不坐。我来帮你吧？”琪儿跟刘思皓走向灶台，她注意到盘子里的菜与小碟里的葱姜蒜全是刚刚切好的，刀工似乎比自己的妈妈还细。

“不用你帮，你瞧，我这儿都准备好了，就等你来下锅了。”刘思皓打开灶台上方的玻璃窗通风，接下来洗手、开火、放油、下佐料，动作一气呵成。一股沁鼻的香味儿迎面扑来。

“ 我以为你只是买来半成品热一下，没想到你还会炒菜！”

“你说什么？我没听清。”刘思皓右手掌勺，左手正熟练地拿起一个酱油瓶，大拇指堵住瓶口，然后瓶口向下倒过瓶子，随着拇指的移动，酱油从瓶口均匀地洒到锅里。

“没什么。”琪儿在一旁看着刘思皓操作，像是第一次看到魔术师表演的小女孩，惊奇不已。这个往日性格拘谨、看起来笨手笨脚的男生居然有此绝活儿。

“这是‘上海炒年糕’，你先尝尝。”刘思皓说话已将炒好的年糕倒入一个空盘子。

“嗯，好香。”琪儿将一片年糕放入嘴里，“你在哪里学的手艺？怎么以前没听你说过呀？”

“哈哈，我……”刘思皓刚想说自己从小在父母的餐馆里帮忙，但话到嘴边又收了回去，他不想现在让她知道自己的父母是开餐馆的。“我小时候特喜欢看电视里的美食节目，看多了自然就会了。”

“真的？”琪儿半信半疑，正在此时她包里的手机响了起来，“可能是我妈妈。”她放下手里的筷子奔向沙发。

“琪儿，你现在在哪儿？”电话里传来侯心娜的声音。

“我……我在学校边上的一个小餐馆正与一个同学吃饭。”琪儿吞吞吐吐地回答。

待琪儿接完电话走回厨房，刘思皓正将一盘刚炒好的菜放到餐桌上。

“对不起，思皓，我不能留下品尝你的美味了。”

“为什么？”刘思皓疑惑中满是失望。

“我外公病重，我妈明天就得回国，我得回去帮她收拾行李。”看到刘思皓的神情，琪儿心里感到很内疚，但她必须得赶紧回家。

“原来是这样，那我送你回去。”

“不用了，我自己坐出租车回去。”

“走吧。”刘思皓坚决地说。

出租车沿着第八大道一直向上城方向开去，路边的建筑逐渐开始变得古色古香，迎面哥伦布圆环广场中心的石碑已清晰可见，石碑上方矗立着一个 10 层楼高的石柱，顶端是哥伦布的雕像。这里是曼哈顿的地理中心。

“这座纪念碑是 1892 年纽约为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 400 周年而建的，围绕纪念碑那个环岛一直在整建，去年你来纽约时刚刚建好。”刘思皓见身边的琪儿一身不吭地望着窗外，一定是担心她的外公，他要说点什么让她开心。

“是吗？”琪儿将视线从窗外转向刘思皓。

刘思皓伸手拉过琪儿的手，感觉她的手很凉，于是握得更紧，琪儿顺势将头靠在刘思皓瘦削的肩头上。

出租车开始沿着环岛行驶，驶过中央公园在第八大道的入口，入口处那组石雕在广场的灯光下人物的面孔依稀可见。转出环岛，车子驶入上城西区寂静的中央公园西大道，在一幢大理石外表的公寓前，琪儿示意司机停车。

公寓门前站着两个身着制服的高个子门房，其中一个快步跑过来为琪儿打开车门。

“你们家原来住在这里？”刘思皓抬头看去，在由下而上的橙色光柱照射下，钟楼状的楼顶像是欧洲中世纪时的宫殿。

“哦，是我妈住在这儿，离我学校近。”琪儿虽答应与刘思皓来往，可一年以来一直小心翼翼，她不敢告诉妈妈，偶尔一起出来晚了她都是让刘思皓将她送回学校的公寓。今天有点鬼使神差，她第一次允许刘思皓送她直接回家。“到门厅里坐一会儿吧。”琪儿看着正

左顾右盼的刘思皓，另一个高个门房正为两人拉开青铜镶边的玻璃大门。

“不用了，你妈正着急等着你呢。明天给我打电话。”刘思皓俯身在琪儿的唇上轻轻吻了一下。

“好吧，晚安。”琪儿走入大厅，沉重的大门在她身后慢慢关闭，两个门房各自回到原来站立的位置。

刘思皓转过身来，他突然感到很自卑，白天时的喜悦与兴奋此刻被吞噬在公寓对面中央公园夜晚的黑暗中。

后天就是感恩节了，曼哈顿的大街小巷上能明显感到节日的气氛。

刘思皓这些天情绪却一直不高。下班回到公寓后，他关上自己屋的房门，打开电脑漫无目的地浏览着。桌上的手机响了起来，是琪儿的电话。

“你下班了？”琪儿的声音像初见时一样清脆悦耳。

“嗯。”

“干什么呢？吃饭了吗？”

“嗯，没干什么。”

“你好像有点儿不高兴，怎么了？后天就可以回家过节了，应该高兴才是，我的室友这两天行李都打好了，明天就飞回北卡。”琪儿听出刘思皓有些无精打采。

“噢，我没事儿。那你呢？”

“一个人过节呗，明天整个学校就空了。”琪儿可怜兮兮地说。

“那你也回家嘛，离得那么近。”刘思皓说完才想起琪儿的妈妈上星期飞回国了。“你妈妈还没回来？”

“没有，她最早下星期才能回来。”

“哦，那我留下来陪你，我们俩一起过节。”

“哈，谢谢，不过那样不大好，过节哪有不回家的。”

“那……”刘思皓一时没了词儿。

“你家在长岛什么地方来着？冷泉港？听说那里有个著名的实验室，你这么聪明，父亲一定是那里的大科学家吧？”琪儿的声音又恢复了活力。

“我家里很一般。”刘思皓有意回避琪儿的问题。

“你家里过节一定很热闹吧？”

“应该是吧，我弟弟跟你差不多大，也在上大一，明天从密歇根飞回来。我妹妹比你小一岁，明年上大学，他们俩比我活泼多了。”

“真羡慕你，我从小家里过节时总是冷冷清清的。喂，我忽然有个主意，感恩节那天你带我去你家如何？我晚上坐火车自己回来。”

“这……”刘思皓不忍心让琪儿一个人孤零零地过节，可是他又犹豫一旦带琪儿回家，自己家的一切便都露了馅儿。

“怎么？不欢迎啊？”话筒里传来琪儿熟悉的笑声，刘思皓能想象到她此时调皮的神情。

“啊？噢，不不，好吧。”刘思皓无奈地答应了下来。

第 36 章
感恩节

星期四感恩节。从纽约曼哈顿 34 街开往长岛汉廷顿的长岛北线通勤火车里乘客稀少。有生以来第一次坐火车的琪儿坐在靠窗的座位上，兴奋地看着窗外掠过的景物。

“嘿，快看，红叶！”琪儿激动地指着远处一片枫树林让刘思皓看。“长岛居然还有红叶，中央公园里的都落了。”

“嗯，长岛三面临海，纬度上可能也比纽约暖和一些吧。”一路上紧锁眉头的刘思皓被琪儿的情绪所感染，也开始跟着往窗外看。

今天的天空一直是阴沉沉的，枫叶经过几场秋风后已所剩无几。今天正值降温，室外比前几天冷得多，据天气预报今晚可能会降下今年的第一场雪。

“你没穿毛衣，不冷吗?”刘思皓看着仍然兴高采烈的琪儿，她上身只穿了一件厚衬衫，一件呢子外套挂在旁边衣钩上。

“不冷，这里暖气很热。”琪儿指指车窗下的暖气出气孔，说完继续望向窗外。

这种天气要是往日刘思皓一定会觉得很压抑，可此时由于琪儿的存在，不知为什么阴沉的天空反而将窗外的景物衬托得朦胧起来，冷冷清清的车厢则变成了专为两人准备的包厢。

随着时间的推移，刘思皓的双眉又逐渐紧锁起来。昨天他想了一整天，脑子里导演好了一出戏，昨天晚上趁爸爸不在家他在电话里说服了弟弟妹妹与他一起演。现在这场戏马上就要开场了，他感到无比紧张。

“听，广播里说前面就到冷泉港了。”琪儿碰了碰身边正在发呆的刘思皓，“你想什么哪？赶紧收拾东西准备下车呀。”

“冷泉港?”刘思皓望了望车外茂密的树林，火车开始减速进站，“噢，对，差点儿坐过了。”按照他事先的设计，今天应该带琪儿在冷泉港站下车，而不是自己平常下车的下一站汉廷顿。因为琪儿一直以为自己家是在高档社区冷泉港镇，其实是刘思皓父母开的小餐馆在冷泉港，而他们的家是在环境差得多的汉廷顿镇。

两人下了火车，站台下迎面停了一溜豪华轿车等待接人，刘思皓左顾右盼，不见弟弟的踪影。说好了他开车到冷泉港站来接，他别是习惯性地又开到汉廷顿站去了吧？正在着急，一辆白色半新的丰田轿车疾驶而来，停在了那一溜豪华轿车的旁边。

刘思皓松了口气，“他们来了。”他领着琪儿向丰田轿车走了过去。

与此同时，车门打开，走出一对学生模样、年龄与琪儿相仿的东方男女，他们像刘思皓一样长得瘦高，但不戴眼镜。

他们一定是思皓的弟弟和妹妹了，琪儿跟在刘思皓身后，看见同龄人感到很亲切。

“琪儿。”“刘思雨，刘思红。”刘思皓给他们介绍。

“久闻大名呀！”刘思红与琪儿像亲姐妹一样一见如故，两人拉着手坐到后座上。弟弟刘思雨接过刘思皓手中的两个背包放入后车厢，走回驾驶座位，冲着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哥哥做了个鬼脸。刘思皓将头靠在椅背上稍稍松了口气，撒谎太累了，每一环都不能出问题。他此刻真羡慕琪儿，活得简单而真实，可是一想到琪儿住的中央公园边那套豪华公寓，从小好面子的刘思皓叹了口气，戏还得继续演下去。此刻后排传来妹妹琪儿的笑声，刘思皓希望妹妹能多转移琪儿的注意力，一会儿跨镇时，琪儿便不会注意到两个镇子间建筑物及环境的区别。

汽车绕来绕去，终于停在了一幢两层高的木屋前，整个木屋外表被涂成白色，有的地方漆已经脱落，所有窗框则被涂成了淡绿色。一对中年夫妇正在屋前草坪上清理厚厚的落叶，见到轿车，两人停下了手中的活儿。

刘思皓先迈出车门，看了一眼自家车库前的停车道，原来经常停在那里的厢式货车不见了。迈出车的弟弟冲他偷偷做了一个 OK 的手势，按计划弟弟应已将它开进了车库，车身上父母开的那家餐馆的广告太醒目，刘思皓不想让琪儿看见。

刘思皓向弟弟点了一下头，接着拉着刚下车的琪儿向正走过来的父母介绍，“这就是琪儿，茱莉亚音乐学院二年级学生。”

“叔叔阿姨好，感恩节快乐！”琪儿好奇地观察着刘思皓的父母，两人 50 岁左右，都穿着牛仔裤，父亲瘦高个，有些驼背，头发已有一半变白，精神矍铄。母亲中等个，像年轻女孩一样留着马尾辫，显得很利落。

“欢迎琪儿，经常听思皓提起你，今天他终于把你带来了。”刘思皓的母亲边说边仔细打量着琪儿。

“欢迎。”刘思皓的父亲刘翔宇摘下手套，伸手与琪儿握手，看得出来，他平时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

琪儿感觉刘翔宇的手很粗糙，手指结很大，手掌有很厚的老茧，她奇怪地看了一眼这个“科学家”。小时候她经常到父亲的实验室玩儿，见过很多科学家，全都像自己的父亲一样长得斯斯文文、细皮嫩肉的，思皓的父亲却更像是风餐露宿的人，莫非他是研究地质的，经常去野外？

“叔叔，您研究的是哪个领域？”琪儿不禁问道。

“什么？”刘翔宇被眼前这个女孩的问题问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我爸爸博士论文的领域是生物。”站在琪儿身后的刘思红机智地接过话茬儿，不等琪儿与刘翔宇反应过来，她接着说，“我们赶紧让琪儿进屋暖和暖和，外面多冷啊。”

刘思皓和刘思雨赞许地看了看妹妹。按刘思皓事先的分工，妹妹刘思红主要负责应付父亲刘翔宇，因为他是刘思皓在家里唯一惧怕的人，而刘思红是家里三个孩子中父亲最疼爱的一个。妈妈在刘思皓的央求下已同意保持中立，这场戏只有父亲不知内情。

“瞧这孩子，天这么冷，连毛衣都没穿。”刘思皓的母亲伸手摸了一下琪儿单薄的外套，怜爱地说，“快跟我进屋。”对于夫妻俩靠开餐馆为生的实情，她不同意儿子瞒着琪儿，但她理解儿子的担忧，这个看起来娇生惯养的女孩一下子可能接受不了悬殊的家境，

至少缓一缓，等彼此熟悉了再告诉她。

“对，进屋再说。”刘翔宇转身准备带大家进屋。

“爸，让她们先进去吧，我和思雨帮您一起把这些叶子收了。”刘思皓拉住走在前面的父亲，一面冲弟弟使眼色。

刘思雨会意，“爸，您瞧这天气，一会儿可能会下雪，到时叶子就不好收了，来，我们俩帮您弄。”

两个儿子以前从未这么勤快过，今天这是怎么了？刘翔宇觉得三个孩子今天都有些反常，好像有什么事瞒着自己。父子三人向堆成小山的落叶堆走去。

天色渐暗，刘思皓的母亲在厨房里忙活着，琪儿跟着刘思红楼上楼下参观。这套老房子屋内面积虽不大，但房间似乎很多。楼下的厨房很大，西方人设计的厨房好像经常比卧室还宽敞。带着纹路的木制地板和天花板给人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木头楼梯可能有些年头了，脚踩在上面嘎嘎响，但穿着袜子走在上面感觉很温暖。二楼像是阁楼，屋顶是斜的，除了主卧室外，其他三个房间都很小。刘思红向琪儿介绍，这三个房间本来三兄妹一人一间，自刘思雨去密歇根上学后，他的那间改成了客房。琪儿在刘思皓的房间里停留了很久，好奇地浏览着墙上那些不同时期的照片。

“吃饭了！思红，叫你爸他们进来。”楼下传来刘思皓母亲的声音。

饭厅里摆着一张六人长方桌，桌上正中间放着刚烤出来的火鸡，周围则是刚出锅的中国菜，热气腾腾。像西方人家庭就餐时一样，刘翔宇坐在桌子的上首，刘思皓母亲坐在他的对面，刘思皓与琪儿坐在一侧，刘思雨与刘思红坐在另一侧。

“这张饭桌买了10年了，现在只有每年感恩节时才能用上，今天居然第一次坐满了。”刘翔宇颇为感慨。

“是啊，不知不觉你们都长大了，思红明年也要走了。”刘思皓的母亲越说越伤感，“以后全家真是只有感恩节才能坐在一起了。”

“阿姨，你真能干，一会儿就做出这么一大桌菜，好香！”琪儿乖巧地将大家的注意力转回到桌上的美食。

“噢，这些昨天就在餐馆准备好了，我刚才只是把它们下锅炒一下，这个火鸡已在烤箱里烤了很久，拿出来就行了。”

“餐馆？”琪儿不解。

“妈，你们这样一直说话琪儿怎么好意思吃呀。快吃吧，我们干了半天活儿饿死了。”刘思皓打断了琪儿的问话，再这样问下去马上就要露馅儿了。

“对，饿死了，我们可以吃了吧？”弟弟刘思雨也随着应和。

“你们哥儿俩平时总是意见不和，从小就抢这抢那，怎么今天这么齐心哪？”刘翔宇奇怪地看着两个儿子。

“哦，大家开始吃吧，琪儿，别客气，多吃点，听思皓说你老家在扬州，我们这些上海菜你可能还能吃得惯。”刘思皓的母亲招呼大家。

刘思皓紧绷的神经稍稍放松了一些。

“琪儿，我哥说你妈妈回了扬州，那你爸爸哪？”半天未开口的刘思红好奇地问道。

桌上人都停住筷子，抬起头看着琪儿。

“我没有爸爸。”琪儿简短地回答，见其他人神色更加好奇，只好补充说：“我父母在我10岁时离婚了，他现在一个人在北京。噢，不，他和另一个人在一起，他又娶了一个女人。”琪儿脸上露出不屑的神态。

“哦，那你妈妈一个人把你带大的？”刘思皓的母亲问。

“嗯，我12岁时她带我回到美国，从那以后就我们两个人。”

“你妈妈现在在纽约教钢琴？”

“嗯，她20岁时就生了我，中断了学业，本来可以成为钢琴家的。”

“哦，她现在还不到40岁，一个人这些年真不容易。你这孩子也挺不容易的。”刘思皓的母亲同情地看着琪儿。

“以前过节都是我和妈妈两人，今天头一次这么多人一起过节，这么热闹，体会到家的感觉，真好。”

“琪儿，那你以后就常来玩儿，把这里当成你的家。”刘翔宇也开始同情起这个看似娇贵的女孩。

“对呀，那样思皓也可以经常回家，你看他离家这么近却很少回来，不知道每天都忙什么哪。”刘思皓的母亲跟着说。

“噢，对了，爸，妈，你们的房子卖得怎么样了？”母亲的话提醒了刘思皓，他最近一直想说服父母趁房价涨到顶峰卖掉房子。

“说得容易，卖了我们住哪儿去？再说你妹妹还有一年才上大学呢。”刘翔宇气哼哼地说。

“不是跟你们说了，可以在附近租一间嘛。”

“你怎么知道房价已经涨到头了？要是再接着涨呢？”

“你们听我的，不会错的，我们公司……具体我不能说，简单地讲你们也看到了房价的涨幅最近已经快降到零了。”

“思皓最近像着了魔，见到朋友就让他们赶紧把房子卖了。”琪儿也应和道。

“琪儿，你妈回来，也赶紧让她把纽约那房子卖了，你们那豪华公寓肯定已赚了许多了。”思皓接着说。

“嗯，我妈说买后这一年多涨了许多，再这样涨两年她就不用教人钢琴了。”

“是啊，别提你那豪华公寓，我们这普通房子这几年都涨了30万美元，再这样涨两年我们也不用再开餐馆了。”刘思皓的母亲深有感触地说，她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说漏了嘴。

“快看，外面下雪了！”刘思皓急中生智，将众人注意力引到窗外，同时责怪地看了母亲一眼。

确实，窗外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飘起了白色的雪花。

“哎呀，今晚回纽约的火车会不会延迟呀？”琪儿担起心来。

“孩子，别担心，这种天你就别回去了，今晚就住在这里，明天思皓送你一起回去。”刘思皓的母亲关心地说。

“这不好吧……我从小还从未一个人在外面过过夜，再说我换洗衣服也没带。”

“没事，你和思红年龄、身材都差不多，你就用她的，新的没穿过。”

“对呀，琪儿，今晚我们俩一起睡。”刘思红喜悦地说。

“思红，你屋里那张床太小，睡不了两个人，今晚琪儿在你那屋，你去思皓那屋睡，思皓跟思雨在客房睡。”刘思皓的母亲可不想委屈了贵客。

安排停当，大家继续吃饭。刘思皓希望这一番折腾能使得琪儿忘记刚才母亲关于开餐馆的话。

“年糕？这火鸡肚子里怎会有年糕？”琪儿看着碗里说。

“哦，听思皓说你可能爱吃上海年糕，我特意在烤之前搁进火鸡肚子里的，正好中西结合嘛。”刘思皓的母亲说。

“味道是不错，上周在思皓公寓那儿只匆匆吃了两口。”琪儿边说边看着身边的刘思皓，“对了，没想到他炒菜的水平那么高，刀工比我妈还强，那倒酱油的手法真帅……”琪儿说着模仿起刘思皓那天的动作，逗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哈哈，当然了，思皓从小就看着我们俩在厨房忙活，耳濡目染，长大以后还经常帮忙，现在可是很少了。”刘思皓母亲不想让儿子再隐瞒下去，干脆借机挑明真相。

“妈，你说什么哪！”刘思皓这次是真的急了。

“瞧，这雪越下越大，思雨，你把我的货车开到车库里干吗？明早会被车道上的雪堵住，我还要开到餐馆去呢，一会儿吃完饭赶紧给我开出来。”刘翔宇在一旁逐渐看出了三个孩子的把戏。

刘思皓、刘思雨和刘思红知道瞒不住了，三人偷偷地观察着琪儿的表情。

琪儿此时正看着外面的雪花，“叔叔，明天还要起早上班呀？您是怎么从学习生物转到开餐馆的？”她平静地问，没有什么特殊反应。

“咳，说来话长。我是80年代中公派来美，博士毕业后没有回国，来到冷泉港的实验室做博士后，没想到赶上90年代初的美国经济萧条，外面找不到工作，大家都待在学校里不走。我想在大学里找一个教职一直找不到，当时思皓马上快上中学了，他的弟妹也快上小学了，长岛的公立学校水平高，我们很想留在这里，可是我做博士后那点儿薪水养不了全家。一个偶然的机会，接手了实验室边上的一个小餐馆，我们把它改成中餐馆，本想暂时做两年，等经济好一点再回学校任职，没想到这一做就是十几年。这辈子就这样了。”

“哦，您和阿姨真不容易，靠开餐馆养大三个孩子，而且都这么有出息。”琪儿将目光从刘翔宇移到对面的刘思雨和刘思红。

兄妹两人不好意思地低下头，不敢正视琪儿。

“读书虽苦，谋生更不易啊。”刘翔宇有些感慨，“不说我们了，你是在美国出生的，那家里是什么时候过来的？”

“80年代末，我妈怀我的时候还在国内上音乐学院。”

“哦，那你父亲当时出来学什么？”刘翔宇留意到琪儿总是有意避开提父亲。

“他嘛，公派来学物理。”

“那个时期公派来学物理肯定是考中CASBY保送出来的喽？”

“嗯，但他回国后就跟您一样，改做生意了。”

“哦，明白了，不过我做的是养家糊口，他做的肯定是真正的大生意。”

“是啊，大得连家都没了。”琪儿讥讽地说。

“不过琪儿呀，听思皓说你这些年上的一直是最好的私立学校，靠你妈妈教钢琴的收

入肯定不够，肯定是你父亲承担费用吧？”刘思皓的母亲问道。

“哼，我才不稀罕他的钱，我接受他的钱全是为了我的妈妈，他欠她的一辈子都还不完。”

“琪儿，你以后会明白，再怎样你父亲肯定是爱你的……”刘翔宇还想继续说下去，被妻子的眼神阻止了。今天是感恩节，大家都应该高兴。

吃过晚餐，刘思皓一家人与琪儿围坐在客厅里壁炉旁的沙发上，壁炉里的炭火烧得正旺，窗外则已成了白色的世界。

刘思皓坐在琪儿身边，因为卸下了演戏的包袱，他觉得轻松了许多。

“琪儿，你给我们拉一首小提琴曲吧。”

大家都纷纷支持刘思皓的建议。

“这……”琪儿有点儿不好意思，“我没带琴呀。”

“我有，你等着。”刘思红起身跑上楼去。

“思红这孩子曾经学过几年，可她不是那块料。”刘思皓的母亲叹息道。

琪儿熟练地调起琴弦，刘思红的小提琴看起来已很久不用了，“拉什么曲子呢？”她问刘思皓。

“就拉我们第一次见面那首吧。”刘思皓毫不犹豫地回答。

清脆而悠扬的小提琴声悄然响起，随着音乐的起伏，沙发上听众的心绪被拔动得像眼前壁炉里那一簇簇橘黄色的跳动的火苗，优美的旋律在温暖静谧的房间萦绕，随后又飘出窗外，融入了那白色的世界。

刘思皓看着琪儿纤细的手臂上下移动，这熟悉的动作让他仿佛又回到了三年前乔丹演出厅的舞台，当年的红衣少女如今已出落得越来越美，此刻她已从那遥远的舞台走下来，走到自己的身边，居然离自己这么近，近得令人难以置信。

时间已近午夜，刘思皓在客厅的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看样子今天是自己多虑了，琪儿并未在意自己的家庭环境。他想着琪儿，脑海里一幕幕像过电影一样浮现出他们认识后的每一个场景。她此刻就一个人睡在隔壁妹妹的房间里，她睡了吗？如果没睡，是否也像自己此时一样在想着他？情不自已，他干脆下了床。

二楼走廊里只有一盏昏暗的壁灯，周围一片寂静。刘思皓蹑手蹑脚地走到琪儿房间门口，竖起耳朵倾听，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估计琪儿早已睡着了，刘思皓有些失落。他转过身，悄声下楼，走向厨房。

走到冰箱前，刚要伸手开冰箱门，他突然隐约听到黑暗中似乎有人在低声抽泣。顺着声音，刘思皓摸索到客厅的沙发旁，琪儿穿着妹妹的睡衣正坐在沙发上看着窗外。

“琪儿？你怎么坐在这儿？你怎么了？”黑暗中刘思皓看见琪儿那双会说话的眼睛里闪着点点泪光。

“噢，没事儿。你怎么下来了？”琪儿用手抹去脸上的泪水。

“我睡不着，下来喝水。你哭了？”

“没有啊，我也睡不着，下来坐一会儿。你看，外面的雪多美。”

“你骗我，刚才我听见哭声才过来的。你是不是想你妈妈了？”刘思皓轻轻在琪儿身边坐下。

“嗯，你们家好温暖，今晚让我第一次体会到了家的感觉。”琪儿说着将双臂抱在胸前，客厅壁炉里的炭火早已熄了。

“现在楼下很冷，快上楼睡觉吧。”

“你先上去吧，我再待一会儿。”

“琪儿，这样你会感冒的。”刘思皓靠近琪儿，伸手温柔地将琪儿搂到怀里，“还冷吗?”

“不冷了，你真暖和，身体像个炭炉。”琪儿倚在刘思皓的怀里。

两人不再说话，静静地望着窗外飘扬的雪花。

刘思皓此刻像是在做梦，他能感觉到琪儿的呼吸，闻到她的体香，透过单薄的睡衣，她的胸脯正随着呼吸上下起伏……刘思皓只觉得自己的血液开始上涌，他忍不住将手慢慢地伸入琪儿睡衣的领口，试探地向下伸，只觉得软软的，滑滑的。

奇怪，与以往不同，琪儿今天第一次没有拒绝刘思皓的放肆，任由他的右手在自己柔软的前胸上摸索。

“你手这么凉。”她轻声嗔怪着。

刘思皓受到了鼓励，手上的动作幅度开始加大，感到琪儿前胸的起伏随之愈来愈大，能清晰地感到她胸口的心跳。

琪儿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有些眩晕，她闭上了眼睛，嘴唇微张着。他的嘴唇压上她的，左手抱紧她的身体。琪儿感觉到刘思皓已经将右手从自己的前胸上抽回，手指慌乱地开始解自己睡衣的腰带。

“不，不，思皓，不行的。”琪儿躲开刘思皓炽热的嘴唇，扭动身体试图从他的拥抱中挣脱出来。

可此时的刘思皓手臂象铁钳一样，反而将琪儿抱得更紧，嘴唇就势移到琪儿白皙的脖颈，另一只手重新伸向她睡衣的腰带。

琪儿也慢慢变得身不由己，眩晕中只冒出一句话，“思皓，这里是客厅……”

此话提醒了刘思皓，他站起身，拉起琪儿走向楼梯。琪儿顺从地跟着刘思皓，两人光着脚迈上楼梯，步子迈得很轻，生怕楼梯发出声响。

走入琪儿的房间，刘思皓轻轻带上门，摸索着找台灯的开关，被琪儿伸手阻止。两人在黑暗中相对而立，彼此能感觉到对方的呼吸开始重新变得急促。刘思皓松开琪儿的手，仓促地脱掉自己的睡衣，正要继续脱内衣，见对面琪儿仍犹豫着不动，便伸手帮她解开睡衣的腰带。琪儿又闭上了眼睛，身体僵直地一动不动，任由刘思皓摆布。

刘思皓慢慢脱下她的睡衣，露出里面小小的胸罩和内裤，黑暗中琪儿的身体泛出象牙般的光泽。他尽量屏住急促的呼吸，深吸了一口气，两手伸到她的身后，开始摸索着去解她胸罩背后的纽扣，可情急之下怎么也解不开。

正在此时，门外突然有人咳嗽了一声，刘思皓吓得停住了手上的动作，站在原地不知所措。

“思皓，你爸想跟你说话。”刘思皓母亲平静的声音在寂静的夜晚显得无比威严。

第37章 私　怨

2007年新年，莱曼兄弟公司位于时代广场的全球总部。刚过去的2006年是莱曼兄弟公司149年历史上业绩最好的一年。但与往年一样，每年这个时候总是有人欢喜有人忧。

刚从印度休假回来的杰恩还未倒过时差，头靠在椅子背上不断打着哈欠。刚过50岁的杰恩已经满头银发，与黝黑的面孔形成鲜明对比，让他原本严峻的外表显得柔和了不少。他刚刚被提升为莱曼兄弟公司全球研究的主管，不但掌管原来的债券，还涵盖了股票等所有金融产品的研究，手下职员已近千人。他2006的总收入达到850万美元，在公司万名职员中排入前100名行列。可杰恩依然高兴不起来，因为次贷交易台的交易主管利文已被提升为资产抵押债券交易台的交易总管，两人收入的差距也进一步被拉大。

他的对面坐着他的得意弟子，一年前刚被提升为资产抵押研究部总管的桑杰夫。桑杰夫不愧为杰恩的同宗弟子，这个30出头的年轻印度人过去一年里长出了不少白发，与他的恩师一样，都是先从两鬓长出来。他2006年拿到200万美元，这段时间正在贷款竞购纽约下城年轻人最时尚的住宅区翠贝卡里一幢3层高，要价1000万美元的连体住宅。

杰恩又打了一个哈欠，在得意弟子面前他不必总保持一贯的威严。对面的桑杰夫跷着二郎腿，作为掌管近百人、公司里正在上升的新星，尽管在恩师面前他仍然尽力保持以前谦恭的姿态，但他的举止已不知不觉流露出本性中的傲慢。

两人正在讨论“资产抵押”新一年的计划。董事长迪克去年让董事会给自己发了5000万美元的红利，使他跻身于华尔街投行身价最高的总裁之一。可金钱早已满足不了他的雄心，他要创造历史，带领莱曼兄弟公司打败华尔街投行的领头羊—高盛。以迪克为首的最高统帅部刚刚制定了公司2007年两大战略：加大用公司自己的资金直接交易的比重，用举债收购（Leveraged Buyout）抢做大手笔的买卖。对“资产抵押”来讲，第一大战略意味着交易台用公司自己的钱直接交易火爆的次贷债券，这正与杰恩自己的计划相吻合，他近两年前让桑杰夫领导，研究部与交易台协同秘密研发的次贷模型已在几个月前完成交付交易台使用。而第二大战略则是用将贷款打包后销售债券的方式借钱，举债收购商业房地产商巨头及其属下的商业房地产项目。两人今天讨论的重点就是这第二大新战略。

“我刚才参加的高层会议有一个机密消息跟你们资产抵押有关，千万别泄露出去。”杰恩一串哈欠后终于开始进入主题。“你先把门关上。”

“您快讲。”桑杰夫收起二郎腿，回身关上门，坐直了身体，他意识到自己在公司的位

置与恩师比起来仍相距甚远，若没有恩师，这些内部机密自己这个级别根本无从知晓。

“去年10月我们公司竞拍时丢了一笔商业房地产的大买卖，你还记得吧？”

“当然了，曼哈顿史岱文森镇住宅小区，54亿美元。去年商业房地产最大的买卖。”

“那笔只有54亿美元，马上要有笔更大的。”

“多大？”

“300亿美元。”

“真的？”

“元首下决心要赢得这次竞拍。”

“300亿美元我们公司怎么吃得下？去年54亿美元那笔被陆续打在5个包（Deal）里，现在是那次的6倍，就算是能打成30个包，一时半会儿也卖不掉。”

“说的对。”杰恩冲自己的得意门生点了点头，“一旦市场突然转向，这些地产便会砸在手里卖不出去。可是元首偏要拿下这笔交易，如果做成了，莱曼兄弟公司便创造了历史上最大的举债收购交易。”

“他是不是疯了？让公司冒这么大的风险。”

“他的胃口已经大得收不回去了。”

“300亿美元，什么样的地产？卖家是哪个地产商？”

“办公楼，泽尔㊀麾下的‘办公楼拥有权（Equity Office）投资集团’㊁。”

“芝加哥那个泽尔？”桑杰夫睁大了眼睛，“如果他出售地产，那一定是房地产已到顶峰了！”

杰恩沉默不语。美国凡是跟房地产有关的人都知道泽尔，这个66岁的犹太老头可谓房地产领域的巴菲特，他是全美商业房地产界最大、最成功的投资者之一，其投资管理的办公楼及住宅小区遍布全美。如果他从买家成了卖家，那意味着什么？尽管杰恩心里同意桑杰夫的推测，但他仍然希望他们俩是错的，否则……他不敢再继续想下去。

“我今天来还得跟您商量一下今年我们资产抵押部的人员安排。”桑杰夫转移话题，“战略组去年已经被我换成了清一色的我们印度管理学院的MBA，数据组也已被您以前的手下韩国人金牢牢控制。”

“嗯，很好！那模型组呢？”

“我就是想跟您请示，您看今年是否该将丹尼尔提升为管理经理以拢住他？”

“你确定你和你的人已经掌握了供交易台使用的那个新的次贷模型？”

“您放心，我们不仅掌握了那个新模型，而且已经用它帮助交易台赚了几笔钱了。”

“既然如此，那个刘静对我们已不重要了，更何况领导旧模型开发的丹尼尔。”

㊀ 泽尔（Samuel Zell）：美国犹太人，生于1941年，美国商业房地产领域最成功的投资者之一。

㊁ 办公楼拥有权（Equity Office）投资集团：Samuel Zell旗下的美国当时最大的办公楼投资集团，2007年在美国商业房地产的最高峰时，Samuel Zell将其卖给了黑石集团（Blackstone Group），390亿美元的售价创下当时举债收购的历史最高纪录。黑石集团随后将这笔交易中买下的大多数办公大楼转手卖给其他买主，2009年金融危机时这些办公大楼中的绝大多数市值都跌到贷款额之下。

“哈哈，当然，那您的意思是?”

“我对这个犹太人一直不放心，他有一天若与利文他们串通一气……”杰恩现在在桑杰夫面前已不再忌讳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从去年挽留他手下那个中国人苏那件事就能看出他对我们不卖力。”

“嗯，您刚才提到今年公司的重点是商业房地产，瑞克欧去年一直在做商业房地产模型，我们今年应该给他增加资源配置。”

“对，将今年从学校毕业的博士生全拨给他。”

“那个刘静，今年我和阿萨什已不需要她了，将她拨还给丹尼尔怎样?”

“桑杰夫，我不是跟你说过，省我点时间好不好，你自己部里的事你自己做主。”

两人一起笑了起来。

苏世文坐在丹尼尔的办公室里，两人的情绪都不高。风水轮流转，去年最火爆的次贷领域今年似乎势头已减缓，隔壁办公室的意大利人瑞克欧去年接手的商业房地产领域则成了今年公司里的香饽饽，他带着手下不断壮大的团队去年底刚忙完“史岱文森镇住宅小区”，现在又接手“办公室拥有权投资集团”，直接为公司举债收购部评估竞拍资产的价格。

“看他们现在美的，好像整个部就他们最忙。”苏世文发着牢骚。

“小点儿声，把门关上。”丹尼尔提醒苏世文。

“怕什么？你是组里的头儿。”苏世文不以为然。

“你难道没看出来我这个模型组经理实际上只有你一个兵?”

“别看刘静搬入了利兹以前的办公室，”苏世文指了一下右手隔壁的办公室，“她不也是你的兵吗?”

“你真的这么认为？她名义上归我管，实际上一直向桑杰夫和交易台的阿萨什汇报，从我这里拿数据，为交易台创建与我们竞争的次贷模型。”

“听说那个新的交易用的次贷模型已经建好了，她干脆搬到交易台去算了。”

“哈，人家未必带她玩儿。”

“我去年与杰恩谈话时还想直接问他为何公司里同时搞两套次贷模型，现在清楚了，我们做的那套只是对外的摆设。”

“嗯，杰恩是不会信任我们的，瑞克欧他们现在也是白干。”

“为什么?”

“因为元首一定要拿下这个项目。”2000 年进公司的丹尼尔对公司及迪克本人很有研究，也许他们都同为犹太人的缘故，“去年公司未赢得‘史岱文森镇住宅小区’的竞标，莱曼兄弟的出价远低于对手，最后的赢家是基金业的巨擘贝莱德集团（BlackRock）[㊀]。现在对‘办公室拥有权投资集团’竞标，公司举债收购部一定受到元首办公室必须赢的压力，需要拿出乐观的估值，自然不会重视研究部的估值。”

“这次就算赢了竞标，估值过高赔了怎么办?”苏世文不解地问。

㊀ 贝莱德集团（BlackRock）：成立于 1988 年，全球最大的投资管理公司。

“现在这种市场态势，谁都想跟着大潮往上涌，大家的估值都很乐观，否则赢不了竞标，钱都让对手赚去了。至于万一潮突然退了怎么办，大家都不想往那方面想。”丹尼尔摇了摇尖脑袋，“再说，这次竞标还有个人因素在里面。”

“个人因素？”

“对，我们这次最大的对手是施瓦茨曼的黑石集团（Blackstone Group）㊀。”

“噢，听说了，《华尔街日报》上昨天有篇文章介绍了这次竞拍的主要参与公司，黑石不就是一个擅长举债收购的私募基金吗？”

“呵呵，你肯定不知道黑石的历史。黑石的创始人皮特森与施瓦茨曼 1985 年创建黑石之前是莱曼兄弟‘投行并购’的一二把手，迪克的老板与迪克则是‘债券交易’的一二把手。当时正值莱曼兄弟的总裁退休，这两拨人争权，结果‘债券交易’赢了，迪克的老板成了莱曼兄弟的新总裁，于是皮特森与施瓦茨曼被迫离开莱曼兄弟成立了黑石集团。”

“哦，所以元首与施瓦茨曼 20 年前就是对手，这场竞标实际上也是他们个人间的争斗。”

“嗯，不仅如此，黑石集团正在准备将其公司股票上市。一旦上市，现作为黑石董事长的施瓦茨曼的个人股份估值将达到几十亿美元，相比之下我们元首这几年拿到的 2 亿美元红利根本算不上什么。”

“原来是这样，怪不得公司今年要侧重举债收购。可是我们莱曼兄弟好像是正在帮黑石集团上市的几家主要投行之一？”

“哈，华尔街的公司之间就是这样，为了各自利益，既是敌人，又是朋友。”

苏世文回到格子间。周围最近又来了几个刚从学校毕业的新人，格子间里人满为患。刚坐下，兜里的手机响了，是林佳怡打来的。

“世文，你今天早点回来。”

“你怎么这么啰唆，不是说好了去法拉盛的中国城？那家中餐馆我已订好位子了。”苏世文不耐烦地说。明天是中国的春节，像每年一样，这里的中国人过春节全家一定得一起吃顿饭。

“佳玮回来了。”

“林佳玮？她不是一直在芝加哥吗？”

“她来纽约出差，借机面试你们莱曼兄弟投行的一个位置。”

2007 年 3 月，星期三的傍晚，曼哈顿第七大道 57 街，卡内基音乐厅㊁。这里距离莱曼兄弟公司在第七大道时代广场的办公楼只隔着 8 条街，离 59 街的中央公园则只有两条街。音乐厅建筑外表为意大利文艺复兴式样，主体用罗马式窄砖砌成，细部是由陶土和棕色砂石制成的雕塑，整个外部是一种深棕色色调。建筑内部采用了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时期

㊀ 黑石集团（Blackstone Group）：由从莱曼兄弟投行部离开的彼德·G. 皮特森和斯蒂芬·A. 施瓦茨曼于 1985 年创立，公司在 2007 年上市，现在是全球最大的私募基金（Private Equity）之一。

㊁ 卡内基音乐厅：位于纽约市第七大道第 56 大街和第 57 大街中间，由慈善家 Andrew Carnegie 出资建于 1890 年，是美国古典音乐与流行音乐界的标志性建筑。卡内基音乐厅以历史悠久、外形美观以及声音效果出色而著称。

帕奇礼拜堂高尚的风格，大厅圆拱顶部由白色石膏和灰色石头构成，四外是金色柯林斯式柱头的支撑壁柱，组成著名的白色与金色的内部色调。

莱曼兄弟公司正如日中天，公司的股票价格刚达到了每股 81 美元，创历史新高，职员人数也达历史最多，其中亚裔职员越来越多，光是在纽约总部就已达到几百人。今晚公司亚裔协会特意出资邀请了事业上也正处于顶峰的中国青年钢琴家郎朗，在卡内基大厅为上千名亚裔职员及家属举办钢琴演奏专场音乐会。

林佳玮身着入时的西服裙步入大厅，这金碧辉煌的卡内基音乐厅对她来说既熟悉又陌生。5 年前从纽约大学商学院毕业时她曾来这里看过一次演出。大厅内外与 5 年前没有什么区别，还是那文艺复兴时期的格局色调，但早已物是人非。

她这 5 年里除了出差外很少再来纽约，但纽约一直是她的最爱。她已成了公司账务及税法方面的专家，黑石集团一直是她们咨询公司的大客户，由于莱曼兄弟正在帮黑石集团上市，林佳玮凭借自己的专技加上对黑石公司的熟悉，刚刚被莱曼兄弟的股票上市部聘用，上班第三天便赶上了公司的活动。

林佳玮穿过大厅，走向自己在一层的座位。坐下后，她环顾四周，周围人大多成双结对，只有自己是一个人。

此时演出厅 2 层的苏世文也是一个人坐在座位上，林佳怡晚上有课脱不开身。他神情忧郁，今天上午刚得到消息，对“办公室拥有权投资集团”的竞标莱曼兄弟输给了黑石集团，虽然莱曼兄弟出价已经很激进，但黑石集团竟然拍出了 370 亿美元，创下了美国历史上举债收购的最高价格纪录。下午，丹尼尔告诉自己他要辞职，全家搬回以色列。今天接连的坏消息使得苏世文的心情很糟，面对眼前就要开始的精彩演出，就是打不起精神来。

大厅的灯光开始变暗，演出就要开始了，周围黑压压的几乎已座无虚席，只有苏世文的右首有两个孤零零的空位。

“对不起，过一下，对不起。”一个穿着风衣的少女正侧身走过已坐定的一对对情侣，在苏世文右边两个空位中的一个坐下。苏世文看了一眼与自己隔一个座位的少女，她看起来不到 20 岁，正脱下风衣，露出里面黑色的连衣裙。

这两个座位好像是留给刘静夫妇的，他们怎么没来？这女孩是刘静的女儿？不对，听说她一直不要孩子，即使是也不会长这么大了。是她的妹妹？年纪又太小了。这个女孩清新自然的气质更像是个“ABC”[㊀]。

琪儿在椅子上坐定，不断喘着气。她刚才在大厅门口等刘思皓，可是快开演了，还是不见他的身影。自从去年感恩节那天晚上的感情考验后，琪儿觉得与刘思皓的关系更近了一步，尤其是熟悉了解了他的家人。两人感情的发展自然逃不过母亲侯心娜的眼睛，侯心娜从扬州回来后逼琪儿招出了一切，包括感恩节那天晚上发生的事。侯心娜听后坚决反对两人继续来往，在琪儿的哀求下母女俩达成妥协：琪儿可以与刘思皓继续交往，条件是两人在琪儿毕业前不能发生性关系。

㊀ ABC：American Born Chinese，美国出生的华人。

刘思皓年初被破格提升为副总裁，工资奖金比以前多了不少。他现在比以前更忙，最近与琪儿约会时经常迟到，谈起工作时总神神秘秘的，而且他还放弃了今年商学院的申请，琪儿开始有点儿担心。

琪儿从手提包里拿出手机，离演出开始只有两分钟了，思皓怎么还不露面？她左顾右盼，身边坐着衣冠楚楚的一对对情侣，只有自己左边隔一个座位坐着一个30多岁的中国男子，身边没有女伴。那男子仿佛意识到自己在看他，此时也转过脸来。

琪儿蓦然心动，这男子的面孔有着典型的东方人的英俊，此刻那忧郁的眼神似曾相识，让她想起了一个人。

“刘静怎么没来？”那男子主动开了口，一口同样熟悉的纯正北京话。

“刘静是谁呀？”琪儿反问。

“哦，没什么。”苏世文觉得这个女孩夹杂着南方口音与美国式中文的普通话听起来很特别，要是平时他可能会聊上几句满足一下好奇心，但他此刻没有心情，于是转过头重新关注正前方楼下的舞台。

“你的神态和说话像一个人。”见这男子转过头不再理会自己，琪儿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出来。

“像谁？”苏世文侧过头来，他发现她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

“像我爸。”

“哦，我看上去有那么‘成熟’吗？”明明是在调侃，苏世文却依旧一脸严肃的样子，只是眼神中的忧郁在慢慢消失。

“哈哈，像我爸年轻时候，‘您’满意了吧？”琪儿咯咯地笑了起来，眼前这个北京男人与自己父亲一样，明明在逗别人自己却不笑。

“哈哈哈。”受女孩的感染，苏世文也跟着笑了起来。女孩的笑声听起来好快乐，是啊，这么年轻的女孩能有什么烦恼。

琪儿注意到这个眼神和说话有点儿像父亲的男子笑起来很帅。

这时全场的灯光全部聚集到了舞台上，身穿黑色礼服的郎朗正走上舞台，边走边向全场鼓掌的观众致意。激扬的钢琴声响起，之后的一个小时，苏世文与琪儿没有再说话，都专注于舞台上的演奏。苏世文暂时忘记了白天公司里的烦恼，琪儿也未再揣摸为何刘思皓迟迟未露面。

卡内基音乐厅门口，刘思皓匆匆迈出出租车。郎朗的演出刚刚结束，观众正开始退场。错过演出他并不觉得惋惜，这几天自己公司里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他们一直等待的“东风”终于到来：周一公布的美国房市2006年第四季度的房价指数，全国年平均增长率从上季度的2.5%降到－1%，16年以来第一次出现负增长！

刘思皓此时只担心琪儿会生气。郎朗是华人音乐界的骄傲，这种专场演出对学习音乐的琪儿来说机会难得，而自己却未能陪她观看。琪儿和自己的演出票是刘静送的，刘静上星期刚刚接受了高盛的聘书，夫妇俩回中国享受黄金假期去了。他看了看手里的那张门票，拿起手机正想给琪儿打电话，迎面看见琪儿与苏世文正并肩说笑着往外走。

“琪儿!”刘思皓脸色瞬间变得很难看，他故意未理会前同事苏世文。

琪儿与苏世文握手告别，蹦跳着走了过来，“你怎么演出结束了才来?”

“哼，我怎么觉得好戏才刚刚开始。”刘思皓冷笑着看着走远的苏世文，他现在跟这个曾同时辞职却得到礼遇的前同事又增加了私怨，走着瞧吧。

“你说什么哪? 怎么今天突然不高兴了?”

“没什么。我本来挺高兴的，可现在却没了心情。”

第 38 章
美国梦

2004 年以来，莱曼兄弟公司的债券领域在华尔街就像是 20 世纪 80 年代时的所罗门兄弟公司一样，强大到成了众矢之的，一方面公司不得不承担更大的风险以保持市场份额，另一方面莱曼兄弟债券领域的人才正逐渐被华尔街其他投行与对冲基金纷纷以高薪挖走。

高盛次贷交易台的迈克尔自从去年夏天拜访了施瓦茨公司后，也逐渐开始对房市与次级债券持悲观态度。高盛的次贷交易台去年底开始购买 CDS 保险，不过高盛这样做与其说是像施瓦茨一样卖空房市，倒不如说是高盛内部对自己公司持有的“房产抵押”债券风险管理的需要。迈克尔由此与施瓦茨公司的伊万和刘思皓关系密切起来，他一直想从莱曼兄弟公司雇佣一个同样对市场持怀疑态度的次贷债券的专家，刘思皓向他推荐了刘静。

刘静这一年来正如主管库马尔走时她所预料的，两面受气，为次贷交易台做的内部交易模型一直由杰恩印度管理学院的嫡系及那些犹太交易员们掌握，而新老板丹尼尔一直对她帮助交易台做与自己竞争的模型耿耿于怀，2006 年年底给她发的红利被压得很低。于是她干脆一走了之，高盛在华尔街投行中薪酬是最高的。为感谢刘思皓的搭桥，刘静回国休假前将自己的两张演出票送给了刘思皓。

苏世文看完演出后第二天早晨来上班时，才听说刘静跳槽去了高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刘静不知道给她小鞋穿的犹太人丹尼尔自己也正要离开。模型组一周里接连两人离开，也许正如跳槽去美林的法国人利兹走时所言：“趁着‘舞曲’还未结束，要‘跳’得赶紧。”

苏世文走进丹尼尔的办公室为自己的老板饯行。

“我去年没走成，你现在这一走，我今年真得走了。”苏世文已不再忌讳说出心里话，反正这个犹太人马上要离开公司了。

“我这不算跳槽，我是辞职回以色列。”丹尼尔纠正苏世文，“我对莱曼兄弟一直是忠心耿耿的。”

“好，你不算，可我得跳。”苏世文并未受到感动，心想反正莱曼兄弟也是你们犹太人开的，“我这个‘叛徒’今年对他们已经没多大价值了，你走后我只有离开一条路了。反正我还得跳，我买房子需要钱，钱差得还远。”

“怎么会呢?”丹尼尔不明白苏世文现在每年 30 万美元的收入为何会买不起房子。

“我老婆一年多以前从雪城调到纽约布鲁克林工作后我们便开始在郊区看房子，去年在长岛看中了一幢 300 多平方米的洋房，学区、地点都很理想，并且离海边很近。”

“哦。可我不明白，你们只有一个小孩要 300 多平方米的大房子何用?”

“这个……”苏世文不知如何回答，中国人都想买大房子，既体面又可做投资，至于实际需要，苏世文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丹尼尔比自己多挣很多，难道他住的不是大房子？听说他的家在新泽西的高尚区萨米特，自己几年前在那附近住过公寓，那里的房价这几年涨了一倍。“现在可能是卖房子的最好时机，你可以把房子卖了，回以色列可以退休了。”

“哈，可惜我在这里没有房产，我一家五口现在住的 140 平方米的房子是租的。”

“真的？为什么？”苏世文感到惊讶，常听说犹太人抠门儿，果真如此。

“我的父亲和岳父都是以色列军队里的退役将军，我们夫妇俩随时要回以色列定居的，所以没买。”

“噢，佩服。”

“再说美国这几年房价涨得离谱，我劝你等等再说。”

“嗯，可是我已经等了两年了。”都说犹太人精明，难道房价真要开始下跌了？最近季度房价指数第一次变为负增长，可是房屋经纪人、经济学家，包括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都说房价不会崩溃，只是软着陆，一个季度的负增长只是暂时的，房价会稳定地低幅度增长。

“谢谢你 3 年来对我的指导，祝你回以色列后好运。”苏世文与犹太人握手道别。

两个月后，苏世文再次拿到了对冲基金泰德尔的聘书，这次地点不在芝加哥，而是在纽约。泰德尔即将成为上市公司，作为全美首批上市的对冲基金之一，拥有 250 亿美元管理资产的泰德尔开始扩张，在纽约的华尔街建立桥头堡。不过苏世文这次没有拿到收入加倍的保证，这里是人才济济的纽约，不是一年前的芝加哥，他只争取到三分之一的涨幅，第一年 40 万美元保证收入。与他预想的一样，这次公司里再无人挽留他。

苏世文一个人走在时代广场的大街上，眼前的第七大道车水马龙，他想起了 3 年前自己第一天来公司上班的情景。头顶时代广场的霓虹灯广告与 3 年前时多了很多，漂亮了很多，在莱曼兄弟债券研究部这 3 年就像是 3 年“黄埔”，自己也应该到别处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他回头最后看了一眼自己度过了 3 年青春的莱曼兄弟办公大楼，大楼正面的霓虹灯依旧滚动着那条熟悉的绿色标语横幅：莱曼兄弟，梦想成真的地方。

纽约长岛。5 月中旬，星期六的上午，晴空万里，一辆崭新的银色宝马轿车在长岛 495 号高速公路上由西向东疾驶。驾驶座位上的苏世文戴着墨镜，表情轻松。看着高速公路两旁掠过的刚刚变绿的树林与五颜六色的鲜花，他随手按下一个按钮，车顶的天窗徐徐拉开，任由外面夹着花香的清新的空气飘进车内。苏世文这次是真的享受起黄金假期，华尔街暂时被抛在了脑后。

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林佳怡却面带忧虑，她的手提包里装着支票本，她和苏世文今天要开出两人有生以来最大数额的一张支票——36 万美元，购房所需的 20% 首付款。他们正从纽约布鲁克林驶往长岛的冷泉港，一年多以前他们看中的那几幢洋房目前仅剩一幢，并且价格从年初的 200 万美元刚跌回到一年前的 180 万美元。因为苏世文跳槽后收入增加，他们终于可以从银行贷出所需的 144 万美元。

宽敞舒适的车后座上坐着刚调回纽约不久的林佳玮。姐姐林佳怡想让妹妹在最后一刻

帮着参谋一下，毕竟180万美元几年前对她和苏世文来讲还是个天文数字，而苏世文则是想向小姨子显摆一下自己要买的豪宅。

“姐夫，你说巧不巧啊？我刚进莱曼兄弟，你却离开了。”林佳玮打破了车里的沉默。

“这叫前仆后继，后继有人。”苏世文一本正经地回答。

“得了吧你，一见佳玮你就贫。”边上的林佳怡笑了起来。

“记得六年前那个夏天坐你那辆破车去汉普顿斯吧？”林佳玮边说边将自己的长腿在后排舒展开来，一只手搭在宝马轿车的镶木把手上，“短短几年你真是鸟枪换炮了。”

“哈，去年底发奖金后买的。不瞒你说，‘911’那天我约好上午去莱曼兄弟面试，早晨坐在新泽西去曼哈顿的通勤火车上，就在想我要是进了华尔街一定把我那旧本田换成宝马。现在终于换了，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却高兴不起来，倒是挺怀念跟着我那么多年的那辆旧车。”

“哟哟哟，都说男人喜新厌旧，你换都换了，念旧还有什么意义。”林佳玮说着话偷偷瞥了一眼前排副驾驶座上的姐姐林佳怡，她知道这几年姐姐和苏世文关系一直不好，巴不得他们俩赶紧买了大房子，将国内的女儿接过来，安定下来拴住苏世文的心。

“佳玮，你说话还那么不客气。”林佳怡嗔怪妹妹，“你个人的事怎么样了？”

“是啊，佳玮，上次吃饭时没好意思问，那偌大的芝加哥怎么就没有你如意的郎君？”苏世文趁机转移话题。

“哈，你们俩不愧是夫妻，一齐将枪口转向我了。”

“佳玮，我们这是关心你，你也不是那个20几岁的女学生了。”

“那怎么了，你看我现在比5年前还漂亮。姐，生了孩子的女人容易忽视保养，倒是你自己应该注意。你瞧苏世文，过35岁了但看上去只有30岁出头。”

“哈，感谢夸奖。我这可不是靠保养，而是因为经常锻炼。国内对你这样的独身白领丽人好像有个名称，叫什么来着……”苏世文一时想不出，转向身边的林佳怡，林佳怡摇摇头表示不知道。

“叫剩女，那有什么。”林佳玮不以为然。

“对，想起来了，不过我觉得应该是‘圣’女，神圣的圣。”

“姐夫，你这么大岁数了这贫劲儿能不能改一改？”

“哦，你刚才还说我年轻。我们北京人管这叫幽默。”

“行了，世文。”林佳怡打断苏世文的玩笑，严肃地问妹妹：“佳玮，你还是没碰上合适的？”

“在芝加哥遇到过一个，交往了半年，可走不到结婚那一步，我来纽约后自然就分手了。”

“你该不是还忘不了当年那个理查德吧？”

“理查德……”林佳玮沉默不语。

苏世文与林佳怡对看了一眼，也都不再说话。

汽车驶进冷泉港，此时春意正浓，路旁一幢幢洋房前绿草如茵，各种鲜花盛开，空气中弥漫着花香。汽车驶近了养马场，那几幢已建好的豪宅呈现在眼前，中介人埃兰的红色

奥迪正停在其中靠近马路路口的一幢门前。

三人下了车，与迎上来的埃兰握手寒暄。埃兰看着那辆崭新的宝马车连连称赞，看来这对中国夫妇终于有实力下单了。几人进了屋，这栋房子内部不必细看，格局和布置与上次参观过的样板房相差无几，但与其他几幢相比位置不好，路口过往车辆多噪声大，并且后院相对较小，树木也不茂密，隐秘性差。怪不得这幢还没卖出去，苏世文与林佳怡犹豫起来。

埃兰看出端倪，将那犹太开发商请了过来。他与埃兰嘀咕了几句，上了她的红色奥迪，示意苏世文开车跟着他们。两辆汽车开进了马路尽头一个铁栅栏大门，门内是一条私人马路，马路左边是密密的树林，右边则是原来养马场的一部分，仍然有几匹马在栅栏围成的草场里溜达。路的尽头是一个小环岛，里面种满了花卉，环岛后面是一片平整出来的空地。迎面是一片无尽的蓝色，蓝色里还夹杂着点点白帆。

“大海！”苏世文、林佳怡、林佳玮三人齐声叫道。

“哇喔，没想到这里就是海边！这海水一涨潮会不会漫上岸来呀？”

“这应该是长岛海峡，对面看到的是康涅狄格州，这海峡的水不会涨潮。”

“那开发商该不是要在那片空地上建豪宅吧？”

他们猜得没错，这块空地上原来是养马场主人住的一个小木屋，开发商最近刚刚将木屋拆掉，正准备打地基盖一幢与其他房子一模一样的洋楼。不同的是，由于紧临大海，占地面积又大，开发商最低要 300 万美元才肯卖。

“这房子 9 个月后建好，所以要先交 30 万美元的预付款才能开始动工。”

三个人走到一旁商量起来。

“300 万太贵了，按年利率 6% 计算，每年利息就得付 18 万美元，再加上税和本金，我们根本付不起，何况银行根本不会贷款给我们。”林佳怡忧心忡忡地说。

“我主要担心房市一旦转向，这房价一跌损失可不是小数。”苏世文也不无忧虑。

“这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地方，瞧那树林、马场、私用马路、铁栅栏大门，简直就像是欧洲的庄园。更何况还有这么美的海景！”林佳玮在一旁兴奋地评论道。

苏世文和林佳怡点点头，这话说到他们心里去了。

三个人走到犹太老头与埃兰身旁，“这房子我们付不起，我们现在的收入从银行申请不到贷款。”

犹太老头似乎对此早有准备，“我可以帮你们向一家银行申请到贷款，只要你们没有不良信用记录，他们不要求查验你们的收入。而且首付只需 10%，前两年只付利息即可，两年后才开始付利息加本金。”

“有这种银行？叫什么名字？”林佳怡问道。

“‘虚拟银行’（Virtual Bank），在佛罗里达州。”犹太老头认真地回答。

“‘虚拟银行’？怎么从未听说过？”林佳怡皱了皱眉。

“管它什么银行，只要能给贷款，反正出钱的是银行，又不是我们。”苏世文用中文小声对林佳怡说。

“那么他们的条件是什么？”苏世文问犹太老头，心想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比一般银行6%的利率多出0.75%。”

“哦，还算合理，没想到现在贷款这么容易，怪不得大家都争相买原来根本买不起的大房子。”苏世文用中文向林佳怡姐妹俩说，“如果华尔街像过去3年一样，我两年后应比现在挣得多，到时我们会付得起。况且即使房价每年只涨5%，一年我们就净赚15万呢。”

“可房价还可能跌呢?”林佳怡忧虑地说。

“那你们就将预付款压到最低，9个月后如果房价大跌，你们大不了一走了之。”林佳玮在一旁出主意。

苏世文与林佳怡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再便宜点吧，290万。”苏世文试探地问。

“不可能。”犹太老头坚决地摇摇头。

“那就将预付款降到20万，行了吧?”

经过一番协商，苏世文与林佳怡终于提心吊胆地在建房合同上签了字。不到一个小时，夫妇俩的买房决定从180万变成了300万。

“好了，字都签完了，看你，还皱着眉，高兴点儿嘛。多美的地方，以后每天都住在这里，那会是什么感觉？走，我们去照几张相。”林佳玮拉着姐姐跟着埃兰走向海边。

苏世文一个人站在空地上望着眼前的海水。6年前自己一无所有，面对大海下决心一定要进华尔街，现在则已开始在海边建起了“庄园”。眼前的海面异常平静，但愿能一直如此，苏世文心中暗自祈祷。

第三部
危机降临（2007—2009）

第 39 章
重　逢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北大校园操场旁的广播喇叭像每天早晨一样轰然响起了雄壮的歌声，随后新闻联播开始了。林佳玮在床上翻了个身，可是那广播声在耳边越来越响，她不禁睁开了眼睛，原来刚做了一个梦，梦见了 20 世纪 90 年代北大校园里的清晨。那广播不是来自校园操场，而是床头的闹钟收音机，时针正指到早晨六时。

她实在不想起床，将头重新埋入枕头。

“明天莱曼兄弟将公布公司第二季度的财政运营数字，华尔街的股票分析师们预计莱曼兄弟的营业额与净收入与前一季度相比将再创公司的历史最高纪录。尽管全国的平均房价开始下跌，但莱曼兄弟的次贷交易对公司造成的损失似乎并不大……”

闹钟收音机里传出的彭博实时金融广播将林佳玮从梦中惊醒。她腾地从床上坐了起来，急忙冲入卫生间，匆忙洗漱后，换上前一晚事先准备好的胸前印着“STERN”商学院字样的白色运动衫和一条黑色紧身健美裤，蹬上运动鞋奔出公寓。

公寓楼外，曼哈顿中城的街道此时已经开始熙熙攘攘。离公寓楼一个街区是一家健身俱乐部，林佳玮踏入俱乐部大门的同时已熟练地将自己的披肩发扎成马尾辫。

“林小姐，你今天迟到了。”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结实匀称的黑人小伙子迎了上来。

“哦，对不起，里奥，我昨晚加班睡得太晚了。”林佳玮瞥了一眼墙上的时钟，时针指向 6:18，她迟到了 3 分钟。里奥是她最近刚聘请的私人健身教练，这个比自己年轻的纽约人似乎不喜欢别人迟到，即使是照样按时间付钱的客户。刚从芝加哥回到纽约两个月，她觉得与芝加哥相比，纽约的节奏确实快了一拍，自己还在重新适应的过程中。

林佳玮并没有撒谎，她最近一直在加班，莱曼兄弟帮助黑石集团股票上市的项目正进入最后阶段，她昨晚只睡了不到 5 个小时。

她跟在里奥后面走入健身房，20 分钟的瑜伽练习后，两人分别坐上一辆脚踏练习车。在教练的指导下，林佳玮弯下腰，紧绷在健美裤下的两条长腿画起弧线，像自行车运动员一样将练习车蹬得飞快。

六月初的晨曦中，时代广场不远处莱曼兄弟总部高耸的玻璃大楼通体发亮，神采奕奕。林佳玮在位于 10 层的格子间里坐定，开启彭博终端，眼睛则不时瞥向斜对面那间靠窗的办公室。没过多久，一个熟悉的身影进入了那间办公室，她看看腕上的手表，早 7:30，与往日一样。

林佳玮起身走向那间办公室，刚刚到达的是招她进公司的老板，她的新偶像——莱曼

兄弟对冲基金业务部主管经理海伦。

“早上好。”林佳玮在门口冲着刚在办公桌后坐定，眼睛盯着屏幕的海伦打招呼。

“哦，是佳玮啊，早上好。”海伦抬起头，漂亮的金发不长不短，恰到好处，精心化妆过的面容让人猜不准实际年龄，只从她蓝色的眼睛里能看出些倦容，她昨晚与林佳玮一样加班到接近凌晨 1 点才离开。“你今天来得挺早。”海伦显然对林佳玮的干劲儿表示赞赏。

“哈，向你学习，我最近也开始早起去健身房，发现损失 1 小时的睡眠确实能换来一天的高效率，你看我现在一点儿都不觉得困。”家中排行老二的林佳玮从小嘴就甜，加上出国前在国内企业三年的锤炼，在领导面前很会讲话。

“好啊。”海伦低下头继续盯着面前的屏幕。

“我现在去楼上的餐厅买早点，要不要给你带一份？”林佳玮不敢再耽误老板的时间。

“噢，谢谢，今天不用了，我刚才在路上吃过了。”海伦抬头冲转身欲走的林佳玮笑了笑，“你等等。”她说着敏捷地站起身。

林佳玮停住脚步，看着向自己走过来的老板：与美国大多数金发碧眼的白人女人不同，海伦像东方女人一样娇小玲珑，穿着跟很高的高跟鞋还比林佳玮矮半头，但身材标准得无可挑剔。她每天穿的衣服总是优雅而有品位，今天这身黑色套装更是显得与众不同，质地柔软，突出身体的线条，已在美国白领职场摸爬滚打了 5 年的林佳玮猜测这是产自法国的“蔻依（Chloe）”时装，可她还从未见过上衣收得这么紧，裙子下摆如此短的款式，难道是“蔻依”今春在巴黎推出的最新款？听说平时忙得没时间购物的海伦聘请了第五大道专门服务上流人士的百年老店 Bergdorf Goodman 为自己选购定制时装。

伴随着一股淡雅宜人的香水味，海伦已走到她的身旁，“女人再忙也得照镜子。”她说着话伸手帮林佳玮将脑后西服裙上装左侧翘起的衣领抚平，“你去吧。”

“哦，谢谢。”林佳玮不好意思地涨红了脸，刚才从健身房回公寓化妆换衣服时太马虎，忘了最后照镜子检查一下。同时她对新老板的亲和力受宠若惊，心里对海伦更加崇拜。

起初面试时知道自己的新老板是个女的，林佳玮曾感到有些失望。“911”前在华尔街实习过的她很清楚女性在华尔街的弱小地位，无论从数量还是职位、薪水都无法与男性相比，那些即使混到较高职位的女性则大多将自己从穿着、思维到言谈举止搞得与男性同事相仿，处处显出强悍的胜者姿态。而海伦则不同，她强调女人独有的魅力——缜密，品味，性感。她甚至在与男人的较量中丝毫不落下风，那看似娇小的身体中蕴藏着过人的能量，最近连续两个星期每天加班到凌晨，自己才 30 岁出头都感觉有些吃不消，而海伦据说今年正好 40 岁，加班后第二天照样早晨 6 点起床健身，七点半准时到办公室，精力比自己还旺盛。她那柔美的面容背后则是一个聪明脑袋瓜，海伦从哈佛本科毕业后进入纽约大学法学院主修公司税法，进入莱曼兄弟之前曾在一家有名的律师事务所干过五年，之后才辗转进入华尔街投行。更让林佳玮敬佩的是听说海伦曾练过专业体操，并在纽约州拿过全能亚军。

公司的餐厅位于大厦的顶层，林佳玮步入电梯，里面站着两个正在聊天的美国女孩，手里提着挎包，从神态和年纪看像是两个女秘书。两人见有人进入电梯便停止了交谈，待

确信不认识后又接着聊了起来。

“没关系，干活勤快点儿，老板时间长了会信任你的。”两个女孩中年长一些的留着褐色的长发，似乎在安慰另一个年轻些的女孩。

“谁能像你那么幸运？在摩根士丹利与老板关系就好，‘911’时一起经历过生死，他一进莱曼兄弟就又把你调到手下……”年轻女孩羡慕地说。

摩根士丹利，“911”，莱曼……林佳玮想起了“911”那天理查德曾经跟自己不止一次地提到过他有个忠实的女秘书名叫凯莉，他那天一直担心她会听自己的话进入电梯，在飞机撞上南楼前那一刻随失控的电梯坠落，好在后来听说她当时未上电梯，随着人流从消防梯走下来死里逃生。在撞见理查德与美智子在一起的前一天，林佳玮听理查德提起过他以前的老板去了莱曼，并动员他也加入。5 年多过去了，难道眼前这个留着褐色头发的女孩就是凯莉，而理查德也在这个楼里上班？

正想着电梯在 17 层停了下来，两个女孩走出电梯。林佳玮不禁劈头问道：“凯莉，理查德就在这层楼上班？”

那褐色头发的女孩闻声回过身，再次打量了一下留在电梯里的东方女孩，“对呀，可是我好像不认识你，你是……”

电梯门此时恰好在两人之间关闭了。

莱曼兄弟总部办公大楼第 17 层。

凯莉与一起坐电梯上楼的年轻女秘书道别后，走向自己的座位。经过老板的办公室门口，里面一个中年男人正在踱步，理查德今天居然已经比她先到了。

“早晨好，你怎么今天来得这么早？”

“嗨，凯莉，早晨好。”理查德转过身。与 5 年前相比，41 岁的理查德面容依然英俊，只是前额多了些皱纹，浓浓的黑色卷发中开始夹杂了白发。

“我可能时差还没倒过来，睡不着，就来了。”理查德前天刚从伦敦出差回来，这次去了将近一个月，身体确实一下子适应不过来。

“嗯，那你今天早点儿回去休息吧。”凯莉已经给理查德当了 7 年多的秘书，每当看到理查德在办公室里踱步，便知道他一定又遇到了烦心事，于是又关心地问了一句，“你没事吧？”

“啊？噢，你把后面门关上。”理查德早已将跟随自己多年的凯莉看成心腹，有事会经常与她商量，凯莉虽然头脑简单了点儿，可她对自己绝对忠诚，何况有时女人对同一件事情的看法经常有新颖的角度。

“你看看这个。”理查德递给凯莉一份当天的《华尔街日报》，在报纸头版醒目地印着黑石集团股票即将上市的消息。他又翻到投资版的首页，上面右上方印着帮助黑石集团上市的华尔街几大投行主要参与者的名单，在莱曼兄弟公司的名单中，理查德的名字列在第二位，排在海伦后面。

“她怎么会排到你前面？你可是跟了这个项目好几个月了，纽约伦敦两头跑。”凯莉为自己的老板鸣不平。

“是啊，这太不公平了。”理查德在秘书面前发起牢骚，“我 5 年前进入莱曼兄弟时就

已经是管理经理了，她那时只不过是个高级副总裁，现在她居然骑到我头上来了。”

“嗯，她这几年坐上‘特快列车’了，不仅升为管理经理，还成了部门主管，与你同级了。”凯莉同情地看着对面的老板，“听说现在那些想上市的对冲基金、私募基金都点名找她咨询，可她好像只是个学财务出身的律师。”

“不是财务，是税务。”理查德纠正自己的女秘书。

“噢，反正都差不多，在投行领域她的经验和资历远远比不上你。”

“嗯，那你说说看，连一个经验不足的女子都能坐上‘特快列车’，”理查德说到这里看了一眼凯莉的脸色，对面幸亏是自己信任的女秘书，要是别的女职员凭这话可以给自己扣上‘性别歧视’的帽子，一直告上法庭，“而我这5年事业为何却停滞不前哪？”

“这……”凯莉拢了拢自己的褐色长发，“老板，其实这几年你并没有停滞不前，你看你现在手下的职员比在摩根士丹利的时候多了一倍嘛。”她边说边观察对面的老板，理查德的神色不为所动，显然自己这略显安慰的话未说到点子上。她继续拢着自己的头发，想不出一个理由，眼睛无意中瞥到了手中那份报纸页面左侧的一条新闻，“对了，原因在这里！”

“哪里？”理查德顺着凯莉的手指看去，那则新闻报道的是莱曼兄弟总裁迪克的妻子作为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㊀的最大捐款人之一即将竞选博物馆的董事会主席。

“为何这里是主要原因？”理查德看后仍然不解。

“还没明白？”凯莉神秘地卖着关子，“哎，告诉你吧，你得赶紧结婚！”

“结婚？”理查德迟疑了一下，看着凯莉严肃的样子，确信她不是在开玩笑，他琢磨起这句话来。

“你应该听说过许多关于总裁迪克的信条吧，其中一条就是‘家庭第一’，他本人坚信一个人只有拥有稳定的家庭事业才能成功。”

“凯莉，这属于每个人的私生活。”理查德撇撇嘴，不以为然。

“你知道吗？总裁的夫人以前也是我们公司的雇员。”凯莉边说边指着报纸上那则捐款新闻。

“是吗？”理查德来了兴趣。

“听说当年他的妻子毕业时面试莱曼兄弟交易台的一个职位，面试她的正是当时作为交易台经理的迪克，他面试后对交易台主管抱怨说公司不能雇佣这个女孩，因为她长得太漂亮，她不但在交易台上干不了多久，从而浪费公司对她的培训，而且还会干扰其他男性交易员的工作，因为肯定会有很多人追求她。”

“哦，结果迪克自己便成了追求者之一，而且还最终娶了她，对吧？”理查德接过下文。

“呵呵。总裁本人是‘家庭第一’最好的楷模，结婚后他自己的事业蒸蒸日上，最终

㊀ 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Modern Art）：简称为MoMA，创建于1929年，营建和收藏品管理主要由洛克菲勒家族支持，位于美国纽约曼哈顿中城第53街，是世界上最杰出的现代艺术收藏馆之一。它经常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相提并论，馆藏虽少于前者，但有许多现代艺术的重要收藏。

有了今日的成就。”

“这条是你自己加的吧?”理查德调侃地说着，一面想着自己在伦敦的老板泰德好像确实曾跟自己提到过，公司的管理层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男主管所要想获得迪克的赏识，必须尽早结婚成家，从而将精力全部用在业务上，并且结婚的女方最好也是公司的雇员，因为理解公司的文化，婚后会全力协助丈夫在公司的事业发展。

“你还不信?”凯莉见理查德态度仍不严肃，接着说，“我们公司最近就有一个实例，你认识全球战略总管斯威特吧?”

“公司内部开会见过两次，怎么了?”

“听说他 1995 年就当上了部门主管，可是直到 2005 年才升上现在的总管职位，知道为什么吗?”

“他之前一直未结婚?”

“没错，他 2004 年 43 岁时为了升职才不得已结婚，妻子是我们公司一个法国裔美女职员，当时刚从商学院毕业。”

“真的假的呀?”理查德看了一眼腕上的手表，“好了，我还有许多事要做。刚才谈话的结论是我得赶紧结婚，还得是公司内部的女职员，对吧?”

“嗯，你也该收收心成家安定下来了。”凯莉说话站起身。

“那你愿不愿意嫁给我?”理查德笑着问。

“我？老板，你在逗我吧？我 3 年前结婚时你可是在场的嘉宾。”

“哈哈，我是想说明短时间内让我在公司里找谁结婚去?”

“对了，”已经走到门口的凯莉忽然想起了什么，回过头来说：“刚才我乘电梯上来时碰到一个东方女孩，好像是公司的职员，我以前没见过她，可她却知道你我的名字，还问我你是不是在这一层上班。”

“有这种事?”理查德正想继续问下去，凯莉桌上的电话响了，凯莉跑过去接电话。

“理查德，是海伦秘书打来的，海伦听说你已从伦敦回来了，她想找你开会协调黑石集团上市的最后细节。”

“不去，没什么好协调的。她只是帮着拉到客户，做了一些咨询，具体上市都是由我们部门运作的，再说要召集会议也该我出面，轮不到她。”理查德刚消了的火气又上来了。

“你还是问问大老板泰德吧，得罪了海伦也不好。”凯莉小心地提醒。

第 40 章
预　兆

林佳玮从餐厅回来坐到格子间里，脑袋里开始不断地过着电影：初次见面时理查德为她拉开车门两人目光相遇那一刻，“911”世贸中心南楼那呛鼻的楼梯里他背着她迈下那一级级台阶，圣诞夜重逢时自己狂喜地跳下已启动的汽车，两人在自己公寓里那醉人的一晚……最后的画面定格在那个情人节的傍晚，自己拿着精心为他选购的羊绒衫激动地走到他的公寓门口，迎接自己的却是房间里另外一个女人的声音。

命运真是捉弄人，曼哈顿这么大，居然将两个人安排在同一个公司，同一座办公楼。5 年多过去了，理查德现在是什么样子？应该已经结婚了吧？两人如果某一天在电梯里相遇彼此该如何面对？

到了中午，林佳玮被老板海伦叫到了办公室。

“你没事吧？精神头好像没有早晨时足嘛。”海伦注意到林佳玮脸色不好。

“我没事，可能是今早第一次做脚踏车练习太累了。”林佳玮振作起精神。

“嗯，打起精神，这段时间是我们部门的关键时期，明天即将公布的公司二季度利润肯定不错，这两年风光一时的债券交易台现在已经靠不住了，公司还得依靠我们投行发行部的贡献。”海伦很会鼓舞手下的士气，“黑石集团就要上市了，接下来我们会接另一个大项目。”

“真的？太好了。”林佳玮很喜欢与海伦交谈，每次都能感受到正能量。

“关于黑石集团上市的项目，我们需要与另一个部门开会最后协调一下，他们的经理刚从伦敦回来。下午 4 点开会，到时跟我一起参加，那个经理很有经验，对具体数字非常敏感，你好好准备一下。”

“好的。”

黑石集团上市的项目是林佳玮进入莱曼兄弟的敲门砖。她本人对黑石集团很熟悉，因为黑石集团是她以前所在咨询公司的大客户。她本人的专长是公司账务，正好与学法律出身的老板海伦互补，涉及具体数字她自然能帮助海伦。

理查德刚与在伦敦的老板泰德通过电话。泰德告诫他不能将与海伦的关系搞僵，她主管的对冲基金业务部今年为公司拿到了几个大基金上市的项目，其中就包括对冲基金泰德尔八月份股票上市的发行权。无奈，理查德只能同意下午来海伦这里开协调会。

下午 4 时 05 分，10 层小会议室，理查德和两名手下姗姗来迟。海伦与林佳玮见理查德一行三人走进来，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理查德认识海伦，她旁边的女职员怎么也这么面熟？他心里咯噔一下，这个与她的老

板海伦一样穿着打扮完美得无可挑剔的东方女人脸庞上5年前那学生的稚气已被自信所取代，只有那高挑苗条的身材一点儿未变。

林佳玮早晨在电梯里遇到凯莉后虽然对遇见理查德有些心理准备，但没想到这么快。不容她多想，那个男人已走到眼前，好像正在打量自己，林佳玮只听见自己的心口怦怦直跳，她不觉垂下眼帘。

“你好，理查德。”身边的老板海伦伸手与理查德握手，“这是我的助手……”她转身欲介绍林佳玮。

“佳玮，你好，很高兴又见到你。”理查德不等海伦说完，向林佳玮伸出手。

“你们俩人以前认识?”海伦好奇地看着这两个人。

“噢，几年前我夏天实习那个公司跟他们公司在一个办公楼，我们碰上过两次。”林佳玮此时已抬起头，抢在理查德前面轻描淡写地回答。

“你好。”她边说边敷衍地握了一下理查德伸出的手。

“大家坐吧。”海伦坐到上首座位，以主人姿态招呼大家坐下。林佳玮坐到她的左侧，理查德与其两名手下则在海伦右侧一字排开坐了下来。

海伦开始进入项目主题，虽然此时已是下午4点多，但她精神仍像早晨刚来时一样饱满，说话很快，句句切到要点。因为在这个项目上与理查德团队的利益冲突，她预计这个会上与理查德将有一场正面交锋。

奇怪的是开场白过后，仍不见有人反驳她。理查德的两个年轻手下盯着她，似乎对她的穿着更感兴趣，或是在猜测这个女主管经理的实际年龄。从小就喜欢成为焦点的海伦丝毫不在意，得意地继续讲下去。坐在她右边的理查德则有些心不在焉，视线不时瞟向坐在对面的林佳玮。

林佳玮眼睛一直看着海伦，不时地点头，其实她根本没听老板在说什么，她的脑袋里在思考如何应对桌子对面这个男人。他5年前辜负了自己，要不是因为他，自己当年在与高盛亚洲部面试时不会犹豫不决，现在已在香港坐上投行经理位置了，根本就不会与这种男人再见面。

她早就留意到对面的理查德在偷偷注视自己，她故意不与他对视。海伦讲完话轮到理查德时，林佳玮趁机好奇地扫了一眼对面的男人，令她生气的是岁月似乎并未给他留下太多痕迹，雪白的衬衫让她联想起初见面时他穿着白色T恤衫的样子，他还像5年前那样英俊，只是眼角的皱纹深了一些，噢，耳朵上方增加了几根白发！这一发现令她心里平衡了一些。就在她从理查德脸上收回视线低下头的瞬间，她留意到他放在桌上的左手无名指上还是空的，难道这个花花公子至今还未结婚？林佳玮看了一眼自己桌下的左手，幸亏没放到桌面上来，她暗想今天下班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姐姐的结婚戒指借来戴在自己手上。

会议进行得异常顺利，出乎海伦的意料，理查德没有任何刁难。

“理查德，这么快就回来了?”凯莉见到理查德走回自己的办公室，不禁走过去询问，“会开得怎么样？你和那女经理吵翻了?”凯莉压低了声音。

“凯莉，别站在门口，进来说话吧。”

凯莉小心地关上门，坐在理查德对面的椅子上。

“我刚才见到佳玮了。”理查德眼神中露出兴奋。

“谁是佳玮?”凯莉猜出这肯定是老板以前那众多东方女朋友中的一个，可是她不确定是哪一个。

“以前我跟你讲过，‘911’那天她救过我的命。”

“哦，想起来了，那个中国女孩，好像是你救了她的命，当时你一路把她从楼顶背下来的。”凯莉想起来理查德确实跟她讲过，“你俩好了一阵，后来又让那美智子给搅了。今早我在电梯里碰到的就是她吧?”

“对。林佳玮当时是莉莉的好朋友，加上‘911’那天我们共生死那段经历，使得我们后来走得很近。那一段时间我心情很糟，莉莉没了，又没有工作，没有心思谈什么女朋友，她也说不想谈男朋友，却不知为什么她后来突然认真起来。”

“你的条件这么好，加上你们俩那段生死经历，我要是她我也会对你认真。”

“当时的过程我跟你讲过，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要是还喜欢就去追呀!”凯莉看着一本正经的理查德笑了起来，他以前谈论起他的那些女朋友时没有这么严肃过，也许他对这个林佳玮是认真的，或者他对自己早晨时关于结婚与晋升的那番建议动了心?

“理查德，这次你可得想好，要是真喜欢就一直追下去把她娶到手，她现在正好也是我们公司的雇员，你们俩结婚也同时打开了你在公司里的晋升之门，一举两得啊!”凯莉越说越得意，“哦，对了，你们5年未见面，她现在还是未婚吧?”

理查德此时也想到这个问题，“不清楚。”

“你们俩刚才没说话?她手指上有没有婚戒?”凯莉说着伸出自己戴着婚戒的左手示意给理查德看。

“我们只打了个招呼，整个开会过程中她看都没看我一眼。她一直将左手放在桌下，但我有一种感觉她还是单身。”

“你得先确定这一点才行。”

“嗯，我反正得找她谈谈，你说我直接给她打电话，去办公室找她，下班后等她，哪一种方式最好?”

“你交过那么多女朋友，这还用我教你?”凯莉咯咯笑了起来，看到对面的理查德仍然一脸严肃，她收敛住笑容，思考了一下，“都不好，我倒有个主意。”

“那你快说啊。”

“我觉得她好像属于每天早到办公室，第一件事就去楼顶的餐厅买早点那种职员。”

“明白了。”理查德站起身，感激地拍了一下女秘书的肩膀。

第二天星期五，早晨7点整，莱曼兄弟公司办公楼楼顶餐厅。理查德第一次这么早来到公司，他买了一杯咖啡，坐在正对着电梯入口的一个座位上，注视着从电梯出来的每一个职员。随着时间的推移，从电梯里出来的职员越来越多，理查德的眼睛开始有些目不暇接。6月的纽约天气已变得很热，好不容易赶上周五，男职员们也换上了五颜六色的花衬衫，这下可辛苦了理查德的眼睛。

时间已经快到七点半了，理查德面前的咖啡早已换成了第二杯，可是他等的人还是未露面。难道她今天不来买早餐了？还是自己看漏人了？正想着那个熟悉的东方女子的身影在电梯口出现了。她没有像往日一样穿西服裙，而是穿了一件淡黄色的连衣裙，黑色长发披肩，在人流中显得格外醒目。

理查德站了起来，看着林佳玮从不远处走过，她似乎未留意到自己。他拿起桌上未喝完的那杯咖啡，想了想又放回原处，跟在她的身后走向排队买早餐的队伍。

“佳玮，这么巧，你也来买早餐?”理查德定了定神，向走在前面的林佳玮打招呼，口气尽量轻松，像是偶遇。

林佳玮闻声转过身，两人四目相对，她似乎对今天的这次“邂逅”早有准备，没有像昨天一样回避理查德的目光，而是正视着他，眼神冷漠。

见林佳玮镇定自若地看着自己不说话，倒是理查德觉得紧张起来，“哦，是这样，我在这里等了你一早晨了，我们俩能否谈谈?”

“没有必要了吧?”林佳玮向理查德伸出左手，一枚闪亮的钻石婚戒赫然展现在理查德面前，“我还有事，先走了。”林佳玮说完转过身匆匆走入队中。

剩下理查德一个人呆呆站在那里。

楼下第6层，莱曼兄弟公司全球研究总管杰恩宽大的办公室里。杰恩正在听取手下得意门生，资产抵押研究部主管桑杰夫的每周例行汇报。

秉性恃才傲物，在恩师面前也难以完全收敛的桑杰夫最近像霜打的茄子，失去了往日的傲慢劲儿。他刚从位于4层的债券交易大厅上来，那里的次贷交易台最近变得越来越冷清，在夏天的周五，那里此刻居然像6层研究部一样安静，而对坐在交易台的人来说，安静就等于没有了交易，越安静越糟糕。

“我们那里情况越来越糟。公司新的次级债券堆积在手里发行不出去，二手市场次级债券的交易量变得越来越少，找不到买家，卖家觉得价格太低又不想卖，利文手下的交易员们这些日子没事干，上班打游戏消磨时间。”桑杰夫忧心忡忡地向老板汇报。

“音乐终于停止了（Music Finally Stops）。”杰恩自言自语，面无表情。随着美国全国平均房价从第一季度末开始历史上第一次下跌，次级贷款那些信用低、全靠房价增长获得重新贷款的借款人无法再取得重新贷款，又付不起每月的房贷，不得不宣告破产。而随着次级贷款破产率的上升，专门做次级贷款的银行开始倒闭，贷不到款的新购房者随之停止购房，导致房价进一步下跌，形成连锁反应，这一趋势眼瞅着正由次贷市场蔓延到美国整个房市。

“我们该怎么办?”桑杰夫看着对面的杰恩，经历过“911”后经济衰退的桑杰夫预感到这次市场的震荡非上次可比。

“你知道我在华尔街这么多年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是什么?”杰恩说着站起身，踱步到办公室一边的书架前，将放在最上面一层的那副国际象棋拿下来，摆到两人中间的办公桌上。

“与‘战略’有关?”桑杰夫看着眼前那副国际象棋，猜测着此刻杰恩脑子里的想法。

“随机应变。”

“您是指……”

“想想看，现在华尔街谁最忙?”

“当然是那些一直等待房价下跌的基金们，比如说施瓦茨公司，最近各大投行的次贷交易台都在风传这个公司这两年秘密购买了市场上流通的大部分为次贷债券保险的信贷违约掉期（CDS）合同。”

“你怎么知道他们是最大的买家?”杰恩对市场的风传总是持怀疑态度。

“现在华尔街人人都想买这种次贷债券的 CDS 保险，可是出高价也买不到，各大投行次贷交易台的交易员们私下里流传施瓦茨公司应是这种保险合同最大的买家，因为作为买卖中间人的投行交易台最清楚。在投行里高盛和德意志银行后来也跟着为自己公司买了一些。”

“我们公司跟着买了吗?”

“资产抵押交易台去年曾经也想买一些，可是总管利文考虑到买这些长期保险合同会花去很多资金，影响到交易台年底的利润，一直未买，今年想买时已买不到了。”

“早就知道这个利文是个短视的家伙，他想到的只是他自己的年终红利，如果当时买了，我们今年次贷交易台给公司造成的亏损也许能补偿回来。”

“这也不能怪利文。买这种保险确实需要很多资金，他们交易台的流动资金多数是借的。听说高盛去年买保险的资金就是公司上层下令专门拨过去的。”桑杰夫知道自己的老板看不上利文，总觉得那个从一所普通大学本科毕业的犹太小个子是靠他的血统和关系而不是能力爬上去的，而已在交易台待了两年的桑杰夫与利文从一开始就互相敬佩。

“你怎么最近总替他说话?”杰恩对弟子胳膊肘向外拐感到不悦，停了一下接着说：“高盛，又是高盛，这就是我们比不过他们的地方，我们楼上 31 层的决策人总是离市场最远。”

桑杰夫急忙回身关上门，示意恩师小声点儿，别被外人听到。

“不说我们公司了。你刚才说施瓦茨公司是这些次贷债券 CDS 保险合同的最大买家，我们莱曼兄弟的次贷交易台在各投行里交易额最大，为何我们以前不知道?”杰恩还是将信将疑。

“据说为了避免引起华尔街投行的注意，施瓦茨总是分散购买，从各大投行每家买一部分，并且总是分期购买。”

“施瓦茨这个老狐狸。”杰恩此刻有些相信了，“他这一笔交易应该能赚几亿美元吧。”

“如果保险合同保的那些次贷债券价值跌为 0，他们公司可能会赚到几十个亿，会超过索罗斯当年 10 亿美元的纪录了㊀。”桑杰夫补充道，他心里琢磨的不是施瓦茨，而是去年初从他手下跳槽离开的那个腼腆的华人本科生刘思皓，没想到那个当时自己不屑理会的小子还挺有眼光，为自己选了个好地方。

㊀ 索罗斯当年 10 亿美元的纪录：索罗斯（Solos），匈牙利出生的犹太裔美国人，华尔街最成功的投资人之一。1992 年 9 月 16 日，他以抛售 100 亿以上的英镑而声名大噪，并利用英格兰银行顽固坚守英镑汇率和一个可与其他欧洲汇率机制参加国相当的汇率水准而获利。最终英格兰银行被迫退出欧洲外汇机制并让英镑贬值，索罗斯战役获利近 11 亿美元，创下纪录。他本人被称为“让英格兰银行破产的人”。

“不可能。”杰恩果断地说，“知道我这些年学到的另一课是什么？”这次不等弟子回答，他自己接着说下去：“市场上涨时人们总认为会一直涨上去，下跌时会一直跌到0。”“您的意思是这些次贷债券不会跌到0？”

“当然不会，至于具体内容下星期再讨论。”杰恩将视线移回到桌上的棋盘，将话题转回到刚才关于市场战略的讨论上，“现在最忙的除了像施瓦茨公司这种对冲基金，还有另一种对冲基金。”

“另一种？”

“对，由对次贷产品及市场有经验的专业人士组成，采用科学的数据与模型，利用市场震荡时出现的价格与价值的暂时脱节所产生的差额来挣得利润，比如说芝加哥的泰德尔以及贝尔斯登资助的两个对冲基金。”

“嗯，我有同学在贝尔斯登其中的一个基金，他们借用贝尔斯登的资源与模型，最近主要是购买一种CDO㊀。”

“哪种CDO？”杰恩听说过这种结构极其复杂的衍生类打包产品，被打在包中的不再是房债本身，而是由房债做抵押的债券，甚至任何种类信用评级低的债券。简单地说就是将信用评级低、不容易出售的债券再次打包评级，将二次评级后的AAA部分卖出去。

“这种特殊CDO名叫合成的CDO，被打在包中的既不是房债，也不是债券，而是刚才所说的次贷债券CDS保险合同。因为这种CDS保险合同需要有实际的次贷债券对应，而市场上发行过的次贷债券数量有限，满足不了对CDS保险合同的买卖需求，于是用这种虚拟的来补充。”

“这跟股票里的‘期权’类似嘛。”

“没错，您水平就是高，一句话便说出了这种复杂产品的本质。”桑杰夫不忘对恩师的拍马。

“现在市场上都想千方百计买次贷债券CDS保险合同，他们买这种CDO岂不等于是在卖次贷债券CDS保险合同？”

“对，但他们只买CDO信用评级最高级AAA那部分，他们认为市场现在对次级贷款的违约率过于悲观，他们自己的模型预测这些次级贷款的违约率不会全超过6.5%。”

“没错！这就是我刚才想说的意思。”杰恩激动地站了起来，“由对次贷产品及市场有经验的专业人士组成，采用科学的数据与模型，利用市场震荡时出现的价格与价值的差额来挣得利润。”他重复了一遍自己刚才的话。

“您的意思是说我们自己也应该成立这样的基金？”桑杰夫这次悟出了恩师的意思。

“对。”自己这些年亲自从印度管理学院招来的门生中，只有桑杰夫同时具有他期望的智商与情商，现在是他实施自己酝酿已久的计划的时候了，“桑杰夫。”

听见老板直呼自己的名字，桑杰夫也跟着站了起来。

㊀ CDO：担保债务凭证（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的简称，是一种信贷挂钩票据形式的结构性投资产品，债权组合包含有信用评级较低的资产抵押债券、公司债券甚至CDS。其发行在2007年时达到顶峰，为美国的房地产泡沫、其后的次贷危机及最终的金融风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我这几年苦心经营，就等着现在这样的机会。我们也成立像贝尔斯登资助的两个对冲基金那样的基金，我们的投资策略是用我们早已经过实战演练的次贷交易模型，趁着现在市场的震荡出现的价格与价值的落差，机会性地选择次级债券及其 CDO 衍生品。我来做基金的主管经理，负责筹资。整个投资由你来负责，阿萨什帮你负责交易，其他人员我也早就想好了。我已经准备好了申请报告，下周一我会亲自面交公司债券负责人沃尔曼，一半的资金由公司出，另一半我们自己到外面筹。”杰恩一口气说出了自己两年来埋在心里的全盘计划。

桑杰夫听得目瞪口呆，心想姜还是老的辣。

然而他们俩都未想到：人算不如天算。

第 41 章
裂　痕

2007 年 6 月 13 日，星期一。苏世文结束了“黄金假期”，一大早赶到中城雷克星顿大道的一幢办公楼下，这里离麦迪逊大道只隔两条大街。

与位于繁华的时代广场的莱曼兄弟那幢现代化玻璃大楼相比，这座样式古板的旧时建筑给人冷冰冰的感觉。不过这些对他来讲早已无所谓。此时的苏世文像 3 年前第一天去莱曼兄弟上班时一样西装革履，只是心情大不相同，他已不再心潮澎湃，149 年历史的美国最老投资银行也好，著名的对冲基金也罢，他都无所谓。3 年的华尔街经历告诉他，华尔街的根基是人与钱，其他的都不重要。

他踏入办公楼的大门，从肩上挎包里拿出手机，挎包里便空空如也，早已没了当年的那份《华尔街日报》。办公楼里面装饰得很现代化，甚至有些奢华。电梯四壁是古色古香的木头，会议室的墙壁上挂着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名画复制品。泰德尔的纽约分部占据了 11 至 13 层整整三个楼层。苏世文坐在第 13 层的会议室里，屋里除他之外还有另外新来报到的一男一女。三个人寒暄时才知道他们即将成为新成立的资产抵押产品投资部的同事。

三个人各自想着心事，等待着资产抵押投资部主管来训话。15 分钟过去了，这位主管却迟迟未露面。

“对不起，刚才出了点儿情况，主管需要参加一个紧急会议，我领你们去自己的座位。”匆匆推门而入的主管的女秘书看上去神色有些紧张。

“出什么情况了？”苏世文大胆问了一句。

“华尔街刚才出了新闻。”女秘书简短地说，示意三个人跟着她走。

三个人跟在后面面面相觑。

女秘书将三人带到了各自的座位上，三个人的座位正好挨在一起，周围还有很多座位，但此时却都空着。不远处的墙壁上有一个巨大的电视屏幕，屏幕前站着一圈职员。他们三人也不约而同地走过去，此时，屏幕上 CNBC 电视台的记者正在贝尔斯登办公楼前采访，屏幕下方正循环滚动着一条字幕：“贝尔斯登的两只对冲基金今天早晨同时宣布停止所有投资人兑换现金。有消息说其中一只运用杠杆的基金因为所投资的合成的 CDO 市场失去流通性而无法定价，为其提供贷款的美林公司周末时要求其增加 8 亿美元的借款保证金，否则就将冻结其资产。”

苏世文 3 年前第一天到莱曼兄弟报到时看到的是公司股票上市的好消息，而现在从周围职员们严峻的表情便可以猜出这条新闻的负面影响。两只对冲基金的母公司贝尔斯登会出来挽救它们吗？贝尔斯登自己的命运会如何？这对自己的公司，对整个华尔街意味着什

么？现在没人能回答这些问题。

与此同时，10 个街区外位于时代广场的莱曼兄弟公司办公大楼里，坐在办公桌后正盯着彭博终端的全球研究总管杰恩抬起头，秘书克莉丝汀探头进来，从她的蓝色眼睛里杰恩已猜出八九分：刚刚接到公司债券负责人沃尔曼办公室的通知，原定下午与沃尔曼讨论关于他牵头成立对冲基金的会议被取消了。

杰恩看着眼前的办公桌，上周五与门生桑杰夫谈话时放上的那副国际象棋还躺在那里，此时真想将棋盘一把摔到地上去。当着秘书的面，他还是忍住了。

“克莉丝汀，帮我把这副棋盘放回到书架上去。”说完他无力地瘫坐到椅子上。

曼哈顿傍晚的夕阳像往日一样渐渐消失在哈德逊河对面新泽西州的森林背后。对华尔街以外的曼哈顿居民以及来此观光的游客来说，今天只是 6 月夏日里普通的一天。

位于中城的中央公园一直敞开大门迎接来自四方的游客。公园西大道与 65 街交会口的一幢大理石公寓楼的第 8 层，琪儿正站在卧室的窗口，对面中央公园的树林、湖泊、南侧大草坪上嬉戏的儿童从这里能看得一清二楚，可此刻琪儿的注意力却集中在窗下那条安静的林荫道上，已经超过约定时间 20 分钟了，刘思皓却仍未出现。琪儿暑期被邀请去法国北部的一个音乐节演出两个星期，今晚的飞机，说好了刘思皓叫辆出租车来送她去机场。

“你这个男朋友别的不像，每次见面必迟到这个习惯倒是越来越像你爸了。”侯心娜走到女儿卧室的门口。

“妈，瞧您说的，我不是说了思皓最近工作特别忙吗。”琪儿嘴里说着眼睛仍然盯着下面的马路。

“是吗？你爸当时也总说工作特别忙，后来我们知道他忙什么了。”

“妈……”琪儿这次将头转了过来，噘起了嘴，“您再这么说他我可不高兴了。”

正说着楼下突然响起了轰鸣的汽车马达声。琪儿转身望向楼下的马路，一辆黑色保时捷 911 跑车刚刚停下，轰鸣的马达声在原本寂静的公园西大道上显得格外刺耳，周围开始有邻居打开窗户向楼下抱怨。此时驾驶室里一个戴着墨镜的东方青年探出头冲琪儿招手示意。

“是思皓！”琪儿转过身，左手拿起行李箱，右手拎起琴盒，快步跑出门奔向电梯。

“这下好了，又有一条像你爸了，有点儿钱就臭显摆。他以为这里是什么地方？他们家那样的平民区？这楼里住的全是知名企业家，艺术家，让他们看见了多丢人……”

“妈！别说了。”琪儿脸色变得很难看，母亲的抱怨被挡在了电梯门外。侯心娜去年感恩节后得知琪儿与刘思皓背着自己谈恋爱，在琪儿一再哀求下她没有强行拆散他们，但从不见刘思皓的面。

保时捷 911 拐上了中央公园北面的第三大道，沿着大街向北驶向中城隧道，身后的中央公园已越来越远。保时捷那轰隆隆的马达声在这条喧哗的商业大街上不再显得那么刺耳了。

刘思皓双手握着方向盘，偷偷瞄了一眼一路上脸色阴沉的琪儿小声问：“你抱着那小提琴坐着多难受，我前面找地方停车帮你放到车后面去吧？”

“不用。”琪儿淡淡地回答。

“还生气啊？我今天下班出来时就晚了，取车时又……”

“我不是生气你来晚。你取什么车？我们不是说好了你打一辆出租车来接我就行了？”

“噢，你不知道，今天市场出了一条我们一直在等待的好消息，我们公司上下像过节一样，于是我就自作主张租了这么一辆车，本想让你跟我一起高兴一下嘛。”

“以后别再这样了，轰轰的吵得楼上的人都往下看，让我妈笑话我，邻居也会说闲话。”

“那怎么了？这是美国，管别人怎么说呢。”刘思皓不以为然。

“在哪里都得想想别人吧？我们那一片楼里住的都是有身份的人，也没见人家这么炫耀。”

“身份？他们从楼下车库里开出辆名车算有身份，我开辆跑车去接你却算是炫耀，这是什么逻辑？”刘思皓也生起气来。

“思皓，那不一样。好了，不说这个了。”琪儿冷静了下来，与思皓认识这么久了两人还是第一次吵架。

“好吧。”刘思皓意识到自己有点儿失态。

“你刚才说今天市场出了一条你们一直在等待的好消息，什么好消息？”琪儿开始转移话题。

“贝尔斯登拥有的两家对冲基金的资产今天被冻结，它们很快就会宣布破产。”

“好消息？你们公司不也是对冲基金吗？你们华尔街的同行破产对你们怎么会是好消息？”

“这……”刘思皓对琪儿的问题一时不知如何作答，“琪儿，我们公司跟这些公司不一样，他们的投资都依赖房价的持续攀升，或者房市软着陆，而我们……唉，有些东西一两句话说不清楚。”

“是说不清楚还是不敢说？”琪儿又开始生气了，“想起来了，3 月份看郎朗演出那天你来晚了，说是因为当天出了好消息，而那所谓的好消息是美国的房价第一次开始下跌，明明是坏消息却被你说成是好消息，你们公司到底在做什么？”

“琪儿，很多东西属于公司机密，我确实不能跟你说，连我父母都不能说。简单地说我们公司期望整个房市跌下去，越低越好，那些持有房市债券的公司问题出得越多越好。”

“噢，明白了，就是说我和我妈这幢公寓，还有你父母长岛住的房子，价格跌得越惨越好。”

“琪儿，不是这样的，不要说得这么难听，唉，跟你说不清楚。”刘思皓越着急越解释不清楚，“慢慢我会解释给你听。不说这个了，记得那个苏世文吧？”现在轮到刘思皓转移话题。

“谁？”

“就是看郎朗演出时跟你在一起的那个人，你回来跟我说他神态和说话跟你爸有点儿像。”

“哦，想起来了，那个北京人。”

“我们以前在莱曼同一个研究部门。”

“你跟我说过，你对他好像不怎么礼貌。”琪儿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刘思皓之后未做任何解释。

“哼，我们以前是同事，现在则是对手。”

“对手？”琪儿敏感地转过头看着刘思皓，“什么意思？”

“听说他刚去了泰德尔。”

“他去泰德尔跟你有什么冲突？”

“当然有，泰德尔是对冲基金界的名流，我们基金只是无名之辈。”

“明白了，你原来是嫉妒人家。”

“嫉妒？哈哈，原来也许会，时过境迁，走着瞧吧，马上他就会嫉妒我了。”刘思皓说着脸上又露出冷笑，“泰德尔马上就要大祸临头了，他还欢欢喜喜地去报什么到。”

“你说什么哪？”琪儿又有些不高兴。

“我的意思是说他们泰德尔擅长捞底，估计想趁着最近房市的下跌开始买进，但他们公司那帮芝加哥来的乡巴佬根本不知道整个市场将会触礁，那时他们的纽约分部甚至整个基金将会随市场一同沉没。”

“那你就见死不救？”

“救谁？泰德尔是我们的竞争对手，救苏世文？呵呵。”

“你让我越来越感到害怕。”

“害怕？对我说的话还是对我这个人？”

“都害怕。”

两人随后都陷入了沉默。

出了曼哈顿的中城隧道，下班的高峰还未过，高速公路上交通仍然很拥挤。黑色保时捷夹在拥挤的车流中只能跟在其他车后面一点点往前蹭，这与刘思皓事先想象的傍晚郊外开着跑车兜风的情景大相径庭。

两人一路无语，与以前不同，他们此时都希望尽快逃离这个尴尬的场面。终于熬到肯尼迪机场的标志牌出现，两人都如释重负。

这时刘思皓的手机响了。接完电话，刘思皓没有说话，保时捷慢慢开进停车楼。

“你是不是需要回去加班？”琪儿开了口，她对这种电话早已司空见惯。

“嗯。”刘思皓点了点头。

“那你就不用送我进去了，存车太耽误时间。”

“你一个人行吗？”

“当然。”

“好吧。”

琪儿左手提着小提琴，右手拉着沉重的行李箱步入候机大厅。此时没有刘思皓陪伴，她并不感到吃力，而是如释重负。幸亏有这次法国之行，现在两人之间应有个空间，彼此独自静下来想一想。

第 42 章
恐　慌

2007 年 8 月 9 日。曼哈顿像往年盛夏时节一样，出现一年中少有的慢节奏，在这一年里最炎热的时候，就连往日高速运转的华尔街也放慢了速度，很多人都进入了海滩休假模式。

曼哈顿上城东区公园大道，周围沿着街道是一幢幢一个世纪前建成的独门独户的欧式连体住宅，大理石与花岗岩的外墙上有的地方还保留着那时的雕刻。这里是曼哈顿最昂贵的街区，传统的居民一直是保守的上流人士——欧洲的贵族后裔，或是美国曾经的钢铁大王、石油大亨的后代。这些年华尔街投行与对冲基金的巨头们也纷纷选在这个地段购置房产。

早晨 7 时半，其中一幢 4 层高的住宅大门开了，一个手里拿着雨伞的中年男人走下台阶。施瓦茨去年才买下这幢住宅，今年夏天时只有自己独住，妻子带着两个孩子住在离曼哈顿 160 多公里的长岛汉普顿斯，他两个月前刚花了 4000 万美元在那里的一处海滩买下一幢豪华别墅，他每个周五会去那里与他们一起度过周末，周日晚再一人赶回城里。

曼哈顿经过前几天的闷热，今早下起了小雨。

施瓦茨走到门前的马路边，像往日一样挥手招计程车。与周围大多数邻居不同，施瓦茨个性一直很低调，既没有自己的私人专车，也没有司机保镖。距离这里不到五条街便是黑石集团董事长的住所，两人都从哈佛商学院毕业，事业轨迹类似，后来黑石集团很快发展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私募基金，而自己的对冲基金直到今天才被人注意。6 月底黑石集团的上市使其董事长身价飙升至 800 亿美元，成了名副其实的巨头。几个月前他刚在自己的住所举办了 60 岁生日宴会，当时邀请了政界要人、华尔街巨头以及各界名流几百人参加，甚至导致几条街道整晚戒严。只相隔 5 条街的施瓦茨根本未在被邀请之列，不过他对此并不在意，整个华尔街知道他的人并不多，他也不习惯那种镁光灯下被人瞩目的感觉。

雨点打在头顶的伞上，噼噼啪啪，雨越下越大。施瓦茨看了一眼身上的黑色西服和深蓝色领带，他平时总是这身保守的打扮，更不用说今天一早要去中城见一个重要的客户。他抬头看着眼前过往的车辆，平时随处可见的黄色计程车今天却踪迹全无。眼看雨点已溅湿了脚上的皮鞋，他看了一眼手表，今天可不能迟到。不远处是一个公共汽车站，有几个人正在那里等车，施瓦茨快步走了过去。

由于天气的缘故，今天的公共汽车上坐满了乘客，施瓦茨上车后找到一个地方站下，将左手折起的雨伞换到拿着笔记本的右手，腾出左手握住头上的扶手，眼睛望向窗外。车里的乘客不会有人知道，身边这个表情平静并不起眼儿的亿万富翁几个月后会成为整个美

国家喻户晓的人物。

施瓦茨很清楚自己在华尔街的地位用不了多久便会被承认。根据他自己的计算，按照次贷市场如今的破产率走向，他手中的保险合同至少会增值到 30 亿美元，按 20% 的对冲基金利润抽头，他个人一笔交易会赚到 6 亿美元。如果保险合同保的那些次贷债券价值跌为 0，他的公司将会赚到近 300 亿美元，索罗斯当年那 10 亿美元的纪录肯定将成为历史，而他个人则会赚到 60 亿美元。

而最近从投行中间人那里拿到的保险合同价值远远低于自己的估计，因为他们的价格还是两个月前的。自从 6 月份贝尔斯登的两只对冲基金停止投资人兑换后，次贷债券以前的买家一夜之间全都消失了，那些手持次贷债券没来得及卖出去的也不愿甩卖，华尔街整个次贷债券的交易戛然停止。没有了交易，次贷债券便没有了市场价格，难怪华尔街的同行们估算他的盈利时都少估了好几倍。

施瓦茨思考着马上与客户见面时自己应怎样措辞，他最近拜访客户时遇到了新的问题。这是个在自己的公司投资了 10 年的老客户，虽然抱怨自己的基金这几年平均百分之十的回报率无法与那些火爆的基金相比，但倒早已习惯了稳定的收益。可是今年仅半年多的回报率便达到百分之几百，他们会怎么想？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既然自己是次贷债券保险合同的最大赢家，那么输家是谁？

正想着有人碰了一下他的胳膊，一个少年正在车里散发宣传海报，他看了一眼施瓦茨，眼前这个满脸严肃的中年人与周围人不同，大夏天还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犹豫了一下还是照样递给了施瓦茨一张。

施瓦茨接过海报扫了一眼，上面是新泽西州大西洋赌城的宣传广告：从曼哈顿发车往返免费，宾馆半价。这让他联想起了自己十几年前去过的那个赌场，自己喜欢玩的是那种几个人围成一桌，每人抓牌，下赌注，直到最后每人手里 5 张牌，亮牌比大小。这两年自己攒了一手绝顶同花顺，终于到了该亮牌的时候，可是其他的赌客却都拒绝亮牌，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是输家。他手下这几个月经常追问作为交易中间人的那些投行交易台，得到的答案总是很模糊：美国国内的对冲基金、保险公司、银行，可能还有国外的金融机构，像日本的银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目前唯一亮牌的输家是自己的前雇主，贝尔斯登的两只对冲基金，对此他倒是并不奇怪，两年以前自己曾经请那里的专家来给自己的团队上课，还被他们取笑自己的无知与资源的匮乏，也正是那一次坚定了他的决心。而其他的输家到底要撑到何时才肯亮牌呢？

上午 10:30，时代广场，莱曼兄弟总部办公大楼第 17 层。刚开完会回到办公室的理查德随意扫了一眼办公桌前的彭博终端，屏幕上显示的实时股票指数忽然间发生了变化，刚才还是绿色的数字转眼间全都变成了红色。怎么回事？

他拿起电话打过去，接电话的手下职员也都摸不着头脑。

“凯莉！”

“什么事老板？”

“去会议室看看电视里出了什么新闻。”

很快凯莉跑了回来，“快，理查德，去看看，欧洲那边好像出事了。”

理查德站起身，看了一眼凯莉，想起了6年前“911”那天凯莉从会议室跑回来找自己时的情景，“凯莉，这次不会是飞机又撞上了大楼吧？”

“感谢上帝，不是。”

原来，法国最大的银行法国巴黎银行宣布同时停止客户从其三个基金里取款。银行的发言人正在宣读声明：“整个资产证券化市场最近失去了流动性，交易几乎降为0，使得我们作为买主对这些资产的定价变得困难，不论资产本身的质量或是信用评级。”理查德看了一眼手表，10:35，伦敦时间正是16:35，欧洲的股票市场刚刚收盘，怪不得这时候宣布坏消息。

理查德走回自己办公室时，标普股票指数几分钟内已经下跌了2.8%，彭博终端正显示出另一条新闻：欧洲中央银行宣布注入950亿欧元，以保证欧洲银行间的交易流通正常进行。虽然刚刚发生的事远在欧洲大陆，但让他感到奇怪的是怎么这种问题从法国冒了出来，另外刚才那个发言人明明说的是整个“资产证券化市场”失去了流动性，而不是到现在已众所周知的美国本土的“次贷市场”。他预感到刚刚发生的只是前奏，更糟的还在后面，但他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后面会发生什么。他想了想，坐下来写了一封电子邮件发给手下所有职员：每个人停止手头的工作，分析一下发生了什么事，与莱曼兄弟有什么联系，对股票发行部意味着什么，下班前发给自己。刚发完邮件，桌上的电话响了，是自己在伦敦的老板泰德，他拿起电话，看来这次问题确实严重。

第二天一大早理查德就来到办公室，一边阅读昨晚手下职员发来的分析报告，一边注视着股市今天的走向。亚洲的股市刚刚收盘，跌了约3%，欧洲的时间已经过了中午，如预想的一样，那里的几大股票市场一开盘便大跌4%。而在一小时后，纽约股市开盘之前，几大中央银行同时宣布注入现金保证市场的交易流通正常进行：美联储注入430亿美元，欧洲中央银行再注入410亿欧元，日本银行也注入1兆日元。纽约股市开盘后彭博终端屏幕上终于出现了绿色，理查德长舒了一口气，继续阅读报告。

但情况远比他预想的要严重。像今天几大中央银行联合向市场注入资金的举动上一次发生还是在美国“911”恐怖袭击的第二天。美国本土的房地产泡沫从年初房价开始下跌时宣告破灭，6年前曾经历过互联网泡沫的理查德现在仍心有余悸。不同的是，上次的影响主要局限于美国的股票市场，而这次是复杂得多的债券市场，与房地产泡沫同时兴起，彼此推波助澜的次级房贷在华尔街“资产证券化”巨大的机器下被打成包，变成各种债券及衍生品被卖到了世界各地的金融机构，看样子次级房贷这一“毒瘤”已扩散到了全球其他金融市场。

理查德拨通一个手下的电话：“你报告上写的法国巴黎银行的基金有三分之一投在了美国的一种什么CDO，这是什么产品？”

“债务担保证券，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衍生品。具体是什么我也搞不清楚。”

“你这个金融博士怎么会搞不清楚？”

“老板，你别着急，其实这个东西就连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都不清楚，他最近说过在美联储时他手下有150个博士为他工作，可他还是没搞清楚那CDO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我问你一个简单问题：连格林斯潘都搞不清楚的产品那个法国银行的一个基金怎

么当时敢买？”

“不清楚……我猜是那 CDO 的回报比一般债券高得多，而信用评级也同样是最安全的 AAA。”

“哦，有些道理。”

理查德接着又拨通另一个手下的电话，“你分析里说法国巴黎银行是第一个承认自己投资组合里涉及次贷债券的主要银行，意思是说还有其他小银行承认？”

“对，这几天还有德国的公共基金联合投资，荷兰投资银行，德国的商业银行法兰克福银行……”

“好了，不用念了。”理查德挂了电话。

报告里还有让他更忧虑的，莱曼兄弟包括次贷债券在内的整个资产抵押产品领域是华尔街投行里市场规模最大的，是这几年公司主要的盈利机器。公司还投资了很多商业地产项目，还未来得及出手的次贷债券以及 CDO 一类的衍生品到底投入了多少，现在还价值多少，自己也不知道。虽然自己所在的这几年一直被压在债券交易下面的股票发行部今年终于翻了身，但如果次贷债券的亏损像法国银行基金那样无法估计的话，它可能会将整个公司拖下水……他不敢再想下去了。

午饭过后，理查德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打着哈欠。门外分布在格子间里的下属职员们从昨天上午开始帮老板折腾那法国银行的事，现在一个个也都疲惫不堪。大家不时偷看端坐在办公室里，穿着格子衬衫的老板，今天是夏日的星期五，人人都想早点儿开溜，只是老板理查德不走，没人敢领头离开。老板往年这时候应该动身去长岛汉普顿斯的海滩了，可是今年夏天他却经常周五下午也待在办公室里。人们纷纷将目光移向坐在理查德办公室门外的秘书凯莉，暗示她去探个究竟。

凯莉眉飞色舞地低声打着电话，注意到大家望向她的期盼的目光，她挂上电话，站起身走到理查德办公室门口，“理查德，你的脸色不好，看起来昨晚没睡好。”

“哦，本来应是一个平静的夏天，赶上这种事，下面还不知道怎么收场。”理查德将目光从眼前的计算机屏幕转过来，凯莉总是一副高高兴兴的样子，现在他体会到了为何这个女孩宁愿当秘书，至少她不用像自己一样每天忧心忡忡。她脸上今天好像还另外多了一份神秘的喜悦。

“不就是一个法国银行吗？两个月前我们这里的两个对冲基金不是出了同样的事，我看也没什么。”

“不一样，对冲基金的客户是富人和机构，而那法国银行基金的客户是欧洲的普通老百姓。”

“所以……”凯莉没有完全理解。

“打个比方，如果你是个靠工资吃饭的普通人……”

“不用如果，我本来就是那个普通人。”

“凯莉，别捣乱，耐心听我说完。你将一生的积蓄分为三份，一份交给银行 A 投资，一份交给银行 B 投资，剩下一份拿在手上还未决定投给谁。如果银行 A 明天通知你那份投资取不出来了，因为其购买的一种资产无法估价，你会怎么办？”理查德说话将目光转回

屏幕。

凯莉认真想了一下说，“我首先会将手上剩下那份留住谁也不投了，然后可能会将投给银行 B 的钱先取出来再说，因为谁知道银行 B 是否与银行 A 一样也买了那种无法估价的资产。”

“说得好，这就是为什么法国银行给整个世界的金融市场造成了恐慌，几大中央银行不得不纷纷向市场注入资金。”理查德看了一眼凯莉，她是个很有灵性的女孩，有时局外人的话对自己更有启发。

“你看我干吗？别再愁眉苦脸的了，今天是星期五，高兴点儿嘛。”

“好，你和你老公这个周末有什么计划？”理查德尽量让自己放松下来。

“他在弗吉尼亚的妹妹明天结婚，我今天想早点儿走，我们俩今天就开车过去。”

“哦，那你没事一会儿就走吧。”

“你这个周末有什么计划？今年夏天周末你不再去汉普顿斯了？”

“不去了，以前一起派对的那些哥们儿全都结婚了，再说夏天也不能老去一个地方，所以今年我改打高尔夫了，周六周日连着两个上午。”

“哦，怪不得你周五不再着急离开了。高尔夫可是高雅而费时的运动，你可以多跟我们公司那些大头儿打打，对你肯定有好处，不过你还是得赶紧结婚。”凯莉说着压低了声音，“你找了新女朋友一起打？”见理查德表情放松了下来，凯莉索性多问两句。

“新女朋友？没有，这一年我没再找女朋友。”

“哦，我差点儿忘了正事。”刚进门时凯莉那份神秘的喜悦重现在她脸上。

“什么正事？”

“你还记得一个多月前你让我打听的林佳玮是否结婚那件事吧？”

“当然。有结果了？”理查德说话将身子完全侧了过来，难道凯莉脸上神秘的喜悦与这件事有关，自己的希望是真的？他瞬间精神为之一振。

“嗯，她老板海伦的秘书和我是好姐妹……”

“你直接说林佳玮是不是还没结婚？”理查德迫不及待地打断凯莉。

“你的感觉是对的，她确实还没结婚。”

理查德腾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那秘书刚打电话告诉我，我马上就来转告你，可是刚才进门时你一脸严肃地问我法国银行的事，我吓得一时忘了嘛。”

“什么狗屁法国银行，以后林佳玮的事最高优先。”理查德说着抬步开始往外走。

“你去哪里啊？”

“当然是去找她。”

“等一下，我话还没说完呢。”凯莉将声音压得更低，“你现在去她身边那么多人，不方便。要去你等到晚上 6 点以后，我替你问了，那秘书说她今晚可能会一人在那里加班，明天出差与她老板海伦在芝加哥会合。”

“凯莉！”理查德真想在凯莉的脸上亲一下，注意到门外的职员们都在好奇地往这里看，他于是忍住了。他从兜里掏出钱夹，拿出自己的信用卡递给凯莉。

“理查德，要我帮你买什么？”

“你帮我打电话去曼哈顿最好的婚庆礼品店买一件礼物，送给你们明天结婚的那对新人。”

“老板，谢谢了，可这样不合适，我老公妹妹结婚怎能让你破费。”

“别推辞了，我今天高兴。你买完后快收拾收拾下班吧，我得在这里等到6点，”理查德走回座位坐下。

“太谢谢了。”凯莉欣喜地走出门，很快又折回来，“理查德，你这样坐到6点其他人可是谁都不敢走啊。”

“哦。”理查德走出办公室，冲着手下们宣布：“今天星期五，你们没事就早点儿回去吧。”

众人纷纷站起身，恨不得鼓起掌来，好久没见老板这么高兴了，莫非法国银行有了新的结果？

第 43 章
亮　牌

周五傍晚 6 点，莱曼兄弟总部大楼经过一周的喧闹终于静了下来。10 层的职员已经走得差不多了，林佳玮坐在格子间里正全神贯注地盯着眼前的屏幕核对着一堆数字。明天一大早她得飞往芝加哥与老板海伦会合，周日与对冲基金泰德尔的人员见面敲定其下周五股票上市的最后细节。跳槽到莱曼兄弟前在芝加哥做咨询师的林佳玮曾为泰德尔做过项目，熟悉泰德尔的情况，自己的姐夫苏世文现在就在泰德尔，其上市项目海伦得依靠她。

自从 6 月份帮助黑石集团股票上市后，整个投行发行部开始集力于下一个大客户——计划于 8 月份上市的对冲基金泰德尔。5 月份达到历史新高的标普 500 股票指数最近开始动荡起来，昨天法国巴黎银行的新闻造成的股市大跌虽然今天有所反弹，但这种震荡对市场负面影响很大，使得海伦和林佳玮对泰德尔下周的上市忧心忡忡。

林佳玮直起腰，发现四周已空无一人，手下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助手已被自己打发走了，剩下这最后的核对工作她得亲自完成，免得出错。她站起身，走到走廊的落地窗前，透过玻璃窗，下面不远处的时代广场在这里看得一清二楚。夏日里的傍晚正是时代广场最热闹的时候，骄阳已渐渐西下，巨大的霓虹灯屏幕下，一对对情侣正在那里拍照，街头的艺人面对越聚越多的游客做出一天里最精彩的表演，小商贩们则抓紧一天里最后的机会兜售白天未卖出的商品。林佳玮看着眼前的景象想起了重庆的人民广场，除了霓虹灯，那里比时代广场大得多，人也多得多，小时候夏日周末的傍晚自己会经常与同学骑车去那里乘凉。纽约再热闹也感觉不到那种亲切感。

她看了一眼手表，急忙转身又走回格子间，坐到计算机前，她得赶紧完成手头的工作，8 点钟还要去健身房，补上明早出差落下的锻炼。

不知过了多久，她隐约听到走廊里有脚步声，那声音由远至近，到自己格子间附近便消失了。她没有理睬，继续看着屏幕上的表格。隔了几秒钟，身后传来轻轻的咳嗽声，林佳玮不禁望向身后，格子间的门口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深色卷发下那双黑眼珠正微笑地看着她。

“理查德，你来干什么？”林佳玮心生暖意，在这周五寂静的办公楼里，理查德怕吓着自己，既没有走到自己身后，也没有大声说话，而是用这种绅士的方式，让她想起了当年他为自己拉开车门的那一刹那。

“你找海伦？她出差了。”见理查德笑着不说话，林佳玮又补充一句。

“我找的不是她，是你。”理查德不紧不慢地开了口，一边看着林佳玮的左手。

“找我干什么？”林佳玮心里的一丝柔软很快消失了，她本能地板起面孔，正色道：“我上次不是跟你说了，别在我身上耽误时间了。”她说着顺着理查德的目光也看了一眼自己的左手，糟了，从姐姐那借来的婚戒上周已物归原主。

“你那‘老公’今天也出差了吧？否则怎么会让你一个人周五晚上留在这空空的大楼里。”理查德揶揄道。

“你……”林佳玮涨红了脸，见鬼，还是让理查德看出了底细，“你能不能不骚扰我？你快走吧，没看我正忙着。”

“我只想跟你聊聊。你还没吃饭吧？”

“我吃过了。我们俩之间没什么好聊的。”林佳玮转过身继续工作，她确实有些饥肠辘辘，可自己绝不会与这个男人一起吃饭。

“那我们去喝一杯咖啡吧？我今天只想跟你聊几句，保证以后不再来打扰你。”理查德仍然坚持。

“我不喝咖啡。”

“哦，对不起我忘了，你只喝茶。”理查德停顿了片刻，接着说：“街对面最近开了一家叫‘哈德逊’的饮食店，里面有很多品种的茶，一定会有你喜欢的。”

林佳玮不想在办公室这种地方与理查德纠缠，“好吧。”她看了一眼手表，“一会儿公司大门口见。”

“要多久？”

“半小时吧。”

夏夜凉爽的微风迎面吹来，空气中剩下的最后那股白天的燥热被吹得消失殆尽。两人并肩走向不远处的过街横道，走到横道处，赶上红灯，不约一同停下脚步。

奇怪，林佳玮又有了两人几年前一起踱步时曾有的那种感觉，“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她镇静了一下自己，很快回到现实，她不能让这种感觉软化自己，看着眼前车辆已驶过，后面车辆尚有一段距离，她突然迈开脚步，不等红灯变绿便奔向马路对面。

“佳玮，等一下，危险！”理查德反应慢了一拍，想跟上前面的林佳玮，可是后面的车流已赶了上来，正向他按着喇叭，他只好止步，眼看着林佳玮已到了马路对面。

饮食店里两人找了一张桌子相对而坐。

“我只有 15 分钟，一会儿还有事。”林佳玮这次没有撒谎，她一会儿确实要去健身房。

“那时候你跟我说你不想再陷入一段感情，我不知道你却认了真。”理查德开始回忆 5 年前，“情人节那天我白天一直未接到你电话……”

“已经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没有必要解释了。”林佳玮冷冷地打断了理查德。

“当年那个美智子一来纽约就经常不打招呼来找我，我也确实挺喜欢她的。”理查德说着话看了一眼林佳玮。

林佳玮脸上没有表情，她嘴上说不想听，心里还是想听听这个总来捣乱的美智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见林佳玮没有反对，理查德接着说下去：“我们俩刚认识时她还是个学生，她毕业时

想去好莱坞当演员，于是我们自然就分手了，可后来她在那里混得不好，想回来与我重归于好，和我结婚。”

理查德又停顿下来，见林佳玮仍然默不作声，又接着说：“可是我不是结婚那种人，结果她后来回日本与别人结了婚。”

“你是个花花公子。”林佳玮开了口。

“我 6 岁时父母离异，这对我刺激很大，我从此不再相信婚姻这东西。”

林佳玮琢磨着理查德这句话，他这是给自己像换衣服一样频繁更换女朋友找的堂皇理由，还是因为那些女孩因为最终不能与他结婚相继离他而去。

理查德继续说：“我不想与她结婚还有另外一个理由，那就是你，‘911’那天的患难让我认识到你身上有种别的女人没有的东西。”

林佳玮撇了撇嘴，她早已不再是情窦初开的少女，但任何女人从像理查德这样英俊的男人口里听到这种话心里都会感到美滋滋的，她戏弄地问：“你是不是想说非我不娶啊?”林佳玮说着话站了起来，“我真得走了，明早得赶飞机。”

“佳玮，等一下。”理查德跟着站起身，“只要你愿意，我们可以往那个方向发展。我们莱曼兄弟的总裁有个不成文的传统，进入他管理圈子里的人都得先结婚安好家，并且最好是与公司内部职员结婚。”理查德见林佳玮要离开，一着急不知为何说出了秘书凯莉说给自己的话。

“哈哈，原来是这样，没想到你这个花花公子还挺‘上进’的。”林佳玮嘲讽地说，当年那个白明为了仕途不与她结婚，没想到现在这个理查德同样为了仕途想与她结婚，真是天大的讽刺。

“佳玮，你别生气，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可能误解了我的话，我是想说……”理查德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

“不用说了，根本就不可能。”林佳玮疾步向门口走去。

理查德只好紧跟在后面向外走，抢先一步帮林佳玮推开门。

两人走到门外，几步之外一辆普通本田面包车在两人面前的马路边刚刚停稳，一个斜挎着双肩背包的白人男子迈出车门，向车旁路边的计时收费器里塞入几枚硬币，随后向饮食店走来，正好与刚出来的两人打个照面。

“爱德华?”理查德冲那男子打招呼。

白人男子停住脚步，打量了一下理查德，“理查德?”两人握起手来。

“这是爱德华，我们大学时住一个宿舍楼。这位是佳玮林，我的同事。”理查德为两人介绍。

林佳玮见状不好意思先行离开，只好与那男子握手，这个人看着比理查德年轻，那张娃娃脸好像在哪里见过。

“你现在还在摩根士丹利?”爱德华问理查德。

“不，2001 年我就离开了，现在在莱曼兄弟。”理查德指了指马路对面的大楼。“你的斯普林山基金最近怎样?”

“哦，一晃儿快 8 年没见面了吧？还好，很忙。”

“是啊，看样子你周五晚上还加班。”理查德看着爱德华肩上背着的挎包。

“你也是啊。”爱德华笑着看了一眼理查德和林佳玮，“我得走了，理查德，有时间我们俩下班后喝酒。很高兴认识你，林。”

“OK。”理查德与林佳玮目送爱德华走入饮食店。

“理查德，”爱德华拉开饮食店的玻璃门时回过头，“你应该离开去基金工作。”说完身影在门后消失了。

“我想起来了，他就是对冲基金斯普林山基金的创始人爱德华。”林佳玮此时开了口，“他 2002 年做空华盛顿那家有政府背景的投资公司时经常上电视。”

“嗯，那时他刚出名，他的斯普林山基金现在管理有大概 50 亿美元。”理查德回应林佳玮，“如果他夏天的周五还加班，一定有大目标出现。”

“你刚才说你们俩大学时一个宿舍楼？”

“对，在康奈尔，他比我低一届。”

“真的？他这个基金大老板怎么自己开辆面包车上下班？”林佳玮看着路边那辆普通的家用面包车。

“哈，这你得问他自己。”

“他这次又要做空哪家公司？”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会不会与昨天的法国银行有关？另外他刚才为何说我应该离开去基金工作？”

“这你得问他自己。晚安，理查德。”林佳玮转身离去。

理查德站在那里陷入了沉思。

理查德猜对了一半，爱德华的对冲基金斯普林山基金新一轮的做空确实与法国银行有关，但其做空的目标却是美国的第四与第五大独立投资银行：莱曼兄弟和贝尔斯登。

昨天法国巴黎银行的新闻出来后，与理查德一样，爱德华让手下所有分析师放下手头工作，去了解市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外人很难想象这个管理着 50 亿美元资金的对冲基金所有职员加起来不过 20 人，与其他的基金相比它的优势在于其分析的深度，用中国话说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

与像理查德一类的投行主管不同，擅长做空股票的爱德华本能地嗅到了血腥，让手下了解了法国巴黎银行事件的起因后，他转向理查德没有深入或者不愿意深入的分析——这场由美国次级房贷引起的动荡将如何收场？如果发展下去，美国哪些银行受次级房贷的影响最大？

几天后经过初步汇总，他们将目标十分一致地锁定了两家公司：两个月前下属两家对冲基金出事的贝尔斯登与理查德和林佳玮任职的莱曼兄弟。在爱德华看来，这两家公司现在的股票价格高得离谱，与它们各自受次级房贷的负面影响不成比例。

2007 年的夏天转眼已过。9 月中旬，继法国巴黎银行后，英国北石银行又传出新闻，由于其账上的“资产抵押”资产无法脱手，银行面临资金流通危机，不得不向英国政府申

请紧急贷款援助。这则消息被披露后，在北石银行有存款的英国人在其各营业点外彻夜排队等待开门后率先取走自己的存款，于是出现了英国银行业 150 年以来第一次“信任危机”。北石银行大有破产之势，导致英国政府不得不出面将其收为国有。

而此时的大西洋对岸，次贷与房价泡沫的发源地美国却风平浪静。尽管几家主要的次级贷款银行已相继破产或被收购，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终于承认自己在任时的低利率政策间接造成了房价泡沫，耶鲁经济学家甚至预测房价可能会下跌 50%。人们仍然普遍认为房价泡沫的影响只是局限在次级贷款，随着美联储刚刚颁布的降低利率的新政策，以及世界各大中央银行及时出手向市场注入流动资金，次贷问题应该被控制住了。

华尔街的投资银行至今似乎未受影响，美国的股市经过夏天的短暂震荡后又恢复了平静，5 月份达到历史最高点的标普指数经过夏天时的震荡后又开始飙升，进入 9 月以来已超过 5 月时的最高点，几乎每天都在改写历史的新高。

中城麦迪逊大道，施瓦茨坐在自己新装修的办公室里，粉刷一新的四面墙壁上新添了几幅他最近购买的现代派名画。他办公桌对面墙上那张用大号打印纸打印出来的美国房价历史曲线图依然挂在那儿，它已经被装裱在一个精致的镜框里。

作为两年前美国房市如日中天时指出“皇帝未穿衣服”的另类，并且随后付诸行动的少数几个最早做空美国房市的投资者，施瓦茨和他的对冲基金是这一轮美国房市泡沫破灭最大的受益者，他这次在 CDS 保险合同交易中获得的利润将远远超过索罗斯当年 10 亿美元的纪录。然而作为职业投资者，他时刻要保持警觉。

作为这次赌场上最大的“赢家”，他已在牌桌上亮牌，那些“输家”到现在也不得不陆续亮牌，他知道这些输家有法国最大的银行基金，德国的公共基金，英国的商业银行，美国的对冲基金、保险公司。这些输家申报的损失加起来显然还远远未达到他的公司将赚到的 300 亿美元，应该会有更多的输家现身。

现在他开始担心的是如果这些输家申请破产，拒付合同上的保险金额会造成怎样的后果？那样作为交易担保中间人的那些美国与欧洲的投资银行将会赔偿他的损失。但如果这些华尔街投资银行自己也破产了会怎样？

华尔街有上百年历史、上万亿美元资产的投资银行会破产？这一想法本身就不可思议。自己从学校毕业后，在成立自己的对冲基金之前，曾在投资银行摸爬滚打了十几年，从未想到过这些人人羡慕的投资银行会有任何破产的可能，感情上就说不过去。而现在他要想到一切可能会出现的可能性，保护自己的收益。

8 月份法国银行事件之后，他让手下的几个分析师研究过他的保险合同交易涉及的几个主要中间人——华尔街的几大投行。分析的结果令他吃惊：这些投行账面上所谓庞大的资产只有不到 5% 是用他们自己的钱买的，其他的则全部依靠借款，换句话说华尔街投行现在的杠杆比例至少是 1:20，有的投行像贝尔斯登与莱曼兄弟竟然达到了 1:30。这样一旦市场出现大的动荡，他们账上资产的估价减少 5%，其借款公司将会要求其增加借款保证金，否则就会冻结其资产。

“如今投行的这些总裁简直疯了，或者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施瓦茨这些天脑子

里一直在想。冷静下来后，他知道自己得再次行动，做空这些投行。与自己上次历史性的做空行动相比，这次做空完全是被动的，他只是想保护自己。

他知道做空这些投行难度很大，他首先得搞清每家投行的账面资产中受次贷债券及资产抵押影响的具体比例，然后锁定做空的目标，部署具体的行动方案。他需要专人负责这个项目，这个人要对投行本身以及次贷债券和资产抵押都熟悉才行，他头脑中很快出现了人选。

在刘思皓的记忆中，来公司一年半了，这是第一次被老板单独召见，他像当时来面试时一样紧张得不得了。

“思皓，最近如何？夏天去哪里度假了？”施瓦茨自今年夏天以来心情明显比以前好很多，经常会与职员聊家常。

“还好。我本想请两星期假陪父母回趟中国，可实在太忙，只好请了几天假去了趟海滩。”刘思皓心中的紧张缓解了一些。

“哦，没关系，年底圣诞节时我会准你长假。”

“谢谢您。”

“你今年多大了，26 岁？”

“刚过 25 岁，上小学时跳了一级。”

“哈，记得你刚来面试时说过只干一年就去哈佛商学院读 MBA 的。怎么，现在不想去了？”

“您还记得这件事。以后再说吧，去哈佛商学院哪里比得上在这里跟着您实战的机会。”

“说得好。我现在就给你一个更大的机会。”施瓦茨接着将自己做空投行的计划向刘思皓描述了一番。

“您就是有远见，总走在别人的前头。”

“我想让你来负责这个新项目。”

“我？”

“对。”

“可是……”

“不用担心你现在手头的工作，我会找人来替代。另外你年底的分红我会综合考虑。”施瓦茨一句话解除了刘思皓的所有顾虑。

“那伊万呢？”刘思皓纳闷儿施瓦茨为何不将伊万叫来一起谈这个新项目，伊万和自己是公司里仅有的两个对投行本身以及次贷债券和资产抵押都熟悉的职员，并且他是自己的直接上司。

“这个项目不用伊万，你以后直接向我汇报。”施瓦茨心里早就盘算好了，老同学伊万是这场历史性交易中最大的功臣，现在正在负责 CDS 保险合同项目的具体管理，他不想再给他更大的权力。

“OK。”25 岁的刘思皓还不懂政治，但有一点他是明白的，今天他被提升了。“我能否找个助手？”他大着胆子问。

“过一阵我会给你安排。对了，你现在是什么头衔?”

“我年初刚被提升为‘副总裁’”。

“噢，那你今天起便是‘高级副总裁’了，我现在就通知人事部。”

“真的?”这可是刘思皓没想到的，在莱曼兄弟时自己的老板、整个战略组的主管铃木也才是“高级副总裁”，这一切发生得也未免太快了。

中午刘思皓没有像往常一样在自己的工作台上吃工作餐，而是走到办公楼外的大街上。头顶秋日蔚蓝色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一眼望不到头。此时他想起了在华尔街经常听到的那句话：“只有天空才是你的极限（Sky Is The Limit）”。

他想到了琪儿，拿出手机，想了想又放下了。还有不到两个星期便是她 19 岁生日，他到时要给她一个惊喜。

第 44 章
黑名单

长岛冷泉港镇。9 月底的长岛海峡水天一色，从纽约州长岛这边能隐约地看到海峡对面康涅狄格州海边的建筑物。与长岛南边正对的大西洋不同，北面海峡的海面似乎任何时候都是风平浪静。

“这海面怎么这么静，像假的一样。”苏世文对站在一旁的林佳怡说。

“应该说海面平静得像是一幅画。”林佳怡纠正苏世文，“什么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就变了味儿。”

“我们几次过来都赶上晴天，你说如果刮风下雨这海面会是什么样子？”苏世文说着话眼睛仍然一直盯着不远处的海面。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总往坏处想。”林佳怡将视线移到身后即将完工的房屋地基，“这地基打的速度比预想的快嘛，你看马上就要起房子了。”

“那是因为与几个月前不同，那些工人现在已经没有别的活干了，你看这一路上卖房的路牌越来越多，可是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 5 月份时要是再等上 3 个月作决定就好了。”苏世文回过身，也看着身后的地基。

“反正已经买了，现在后悔也没用。对了，刚才那个犹太老头让我们赶紧作决定，房子外墙砖用哪种类型的。”

“既然还要加钱，我们哪种类型的也不用，这个狡猾的开发商，买的时候以为全包括了，结果样样都要另加钱。”苏世文愤愤地说。

“哪有 300 万的房子外面露木头墙的？你忘了，我们交的只是升级的钱，那房价里已经包括基本砖的钱，只是那砖实在是太难看了。”

苏世文有时很佩服甚至嫉妒林佳怡那与生俱来的冷静，心里承认她说的是对的，可嘴上还是强硬，男人不能在女人面前丢了面子。

“要升级的还有二层楼的地板，厨房的柜子，卫生间的瓷砖，所有的水龙头……”

“好了，别说了，你自己看着办吧。”苏世文打断林佳怡，买房子时他可没想到有这么多琐事要操心。

“你这是什么话？这些细节都要两人一起定。买房子一辈子就这么一次，你应该乐在其中才对，别老那么烦。”

“我们回去吧。”苏世文不想再打击林佳怡的兴致，反正他是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自从 5 月份签了 300 万的买房合同后，没过多久美国的房市便开始了加速下滑，照这趋势明年初这房子建成后还能值多少钱，他想都不敢想。最让人担忧的是华尔街与房市彼此推波助

澜的“资产抵押”领域受到的影响本应该首当其冲，可是迄今为止整个华尔街却像眼前的海面一样风平浪静。

“早晨给我妈打电话，她说月月已经能自己蹬儿童三轮车在楼下玩了，等她来了可以围着这环岛骑三轮车玩，这里地方大多了。”林佳怡指着环岛四周的一圈石板路。

“哈哈，她可以蹬着车从这里顺着这条马路一直到大门口。”苏世文指着眼前从环岛一直延伸到远处别墅大门的柏油马路。说起远在国内的女儿他顿时来了兴致。

“真的哈，我忘了这马路也是我们自己的，从房子这里到那门口有多远，100 米？”

“不止，可能有 200 米。”

“这路旁边的是枫树吗？那样下个月时就全变成红色了，可惜月月明年初才能来，看不到红叶的样子了。”

“她还不到 3 岁，哪里看得懂什么红叶，以后有的是机会看。”

“马路另一侧的养马场到时还在吧，不知有没有那种小孩子能骑的幼马。”

“你想得太远了，她离能骑马的时候还早呢。”

两人站在那里指指点点，描绘起新房子建成后，把女儿接来时的图景。

与 50 公里外平静的长岛冷泉港镇相比，时刻处于动态的曼哈顿即使在周末时也是熙熙攘攘。周日的傍晚，琪儿与刘思皓坐在中城一家餐馆里正等着上菜，刘思皓打开笔记本电脑琢磨起屏幕上的表格。

“你忙什么呢？这几分钟也不闲着，莫非那电脑上的东西比我还重要？”琪儿看着低头专注于电脑的刘思皓，噘起了嘴。

“哦，没什么，有份东西明天要给大老板看。”刘思皓抬头看了一眼琪儿，又重新低下头。

琪儿坐在那里不再说话，最近几个月刘思皓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自己一噘嘴他就会放下一切来安慰自己，现在居然连看都顾不上看。自从上次发生的小小不快后，两人虽然很快和好了，但琪儿心里感觉到两人的关系正在发生一种微妙的变化，也许谈恋爱的年轻人都要经过这个过程吧，尤其是他们两人都是初恋。

“快吃吧，吃完再接着看。”看着刚端上来的饭菜，琪儿催促着。

“噢，好。”刘思皓终于合上电脑抬起头，脸上却仍然是沉思状。

“昨天跑哪儿去了？一天找不到人。”琪儿是那种很会活跃气氛的女孩，她想将刘思皓的思绪带出他的工作。

“昨天？哦，我四处去找给你过生日的地方，要不然这份工作早完成了。”

“真的吗？那你怎么不早说？辛苦了。”琪儿脸上浮现出笑容，心里甜滋滋的，“我不是跟你说了还用我们宿舍楼那间活动室就行，你怎么还专门花时间去找？”

“不能每年都用同一个地方，再说今年我想请些我华尔街这边的朋友同事，在你们学校那里也不方便。”

“嗯，想得挺周到的，我还以为你现在只想着你那工作呢。来，快点儿吃这个，你喜欢吃的，一会儿凉了就不好吃了。”琪儿说着用筷子给刘思皓夹菜，“那你这次得多邀请几个同事来啊，最好都是单身，我的室友蜜雪儿和其他女同学可羡慕你们这些华尔街的精

英了。”

“哈哈，我这次请的主要是以前在莱曼兄弟研究部的那些同事，现在他们分散在几大投行里。”

“你上次不是说跟他们那种人聊天纯属浪费时间，现在怎么又专门邀请他们来我的生日派对?”

“哦，这个嘛……”刘思皓看着对面的琪儿，不知该怎样解释，她是个华尔街之外的女孩，泛泛说一些应该没事，何况她是自己的女朋友，“我好久不见了想跟他们聊聊，离开投行快两年了，那里现在怎样我很感兴趣。”

“噢，他们不是要触礁，大祸临头了?”

“哈，我上次的话你还记得。你看过电影《泰坦尼克号》吧?”

“当然，经典。”

“记得游轮撞上冰山那个午夜吧？我们现在时间已接近午夜，华尔街投行里的那些职员就像那豪华游轮上的游客，或还在歌舞升平，或开始睡大觉，没人会想到离撞上冰山已经越来越近。”

“又说这种吓人的话，华尔街还不是一直好好的。”

“你不信?”刘思皓放下筷子，又打开笔记本电脑，“你看看这些新闻和数据。”他将最近收集的美国几大投行的有关新闻一条条给琪儿看。

“你看看这条，花旗集团几天前刚从美联储紧急借用40亿美元，花旗集团那么大，以前从未出过这样的情况，肯定是资金流通出了问题。你再看看这份统计，根据我自己的估计，美国每家主要投行都有相当数量的受次贷影响的资产，现在市场不流通所以卖不出去，全都砸在了手上。”

“那张表格上是什么?”琪儿好奇地指向屏幕下角刚被刘思皓关上的一份表格，刚才他一直盯着的肯定是那张表格。

“这个不能给你看，商业机密。”刘思皓说完合上了笔记本电脑。

“你收集这些投行的数据干什么？噢，又是商业机密，算了，你不用说了。”

“跟你说你也不懂。简单地说，一旦这些巨型游轮触礁，可能会在金融市场掀起巨大的余波，我们公司得想办法保护自己。”

“怎么保护?”

“就是想出办法，当他们触礁时，我们反而受益。”

“明白了，以前你们是从大家房子破产受益，现在又想从投行触礁受益。”

“琪儿，话不是这样说的，我们是做金融的，不能感情用事。不说这个了，我们说点儿别的好吗?”刘思皓不想再像上次那样与琪儿拌嘴。

“好。”琪儿不说话了，低头吃饭，心里在想电脑里那表格上到底是什么东西。

刘思皓匆匆吃完，见琪儿还在吃，于是又打开电脑，开始敲打键盘。

“好了，我吃饱了，我们走吧，你回你公寓可以接着做。”琪儿先站了起来。

“噢，你等一下，我上一下洗手间。”刘思皓站起身走向餐馆的一头。

琪儿只好又坐下，心情已没有刚开始时那么好。

“这是您的电脑吧？走时别忘了啊。”来收拾碗筷的服务生指着桌上的笔记本电脑热心地提醒。

“哦，谢谢。”琪儿视线集中在那笔记本电脑上。她看了一眼卫生间的方向，伸手迅速打开电脑，密码自动上锁的时间还未到，屏幕上正好显示着那张表格，每张页面都密密麻麻布满很多数字，她根本看不懂。她知道自己的时间只有十几秒钟，用鼠标快速翻到表格的首页概括页，上边有一张简单的表格，左边是一溜黑色字体的名单，好像是华尔街美国投资银行的名字，每个名字的右边对应着红色或绿色的符号，大多数银行名字边上的标志都是红色，有的还有具体注释。在这些银行的名字后面，赫然出现了泰德尔基金的名字，其边上的标志也是醒目的红色，思皓前不久提到自己那次看演出碰到的北京人苏世文去了这家公司，还说它要大祸临头了，刚才又说到这些银行即将触礁，难道……时间不多了，思皓很快会从卫生间出来，琪儿来不及再细看，点击鼠标移回到最初那张页面，迅速合上了电脑。

5 秒钟后，刘思皓的身影出现了，琪儿心里怦怦直跳，好悬啊。头一次做这种事情，居然比在舞台上演奏还紧张。

琪儿的 19 岁生日那天恰逢星期五。刘思皓找的地方位于中城的东端，北面挨着曼哈顿传统的贵族聚集之地上城东区，南面距离联合国总部不远，东面紧挨着东河，与皇后区隔河相望。附近有很多外国办事处，有点儿像北京的东交民巷。这里是曼哈顿餐馆与酒吧密度最大的街区之一，整个曼哈顿最热闹的社交场所。最近几年沿河建起了一排现代化的高层建筑，琪儿的生日派对就在其中一幢崭新的高层公寓楼里。

傍晚刚过 6 点，琪儿在茱莉亚学院的十几个同学早早就来了，为首的是琪儿的室友、芭蕾舞专业的蜜雪儿，后面跟着一溜俊男靓女。而在华尔街工作的那些人则陆陆续续姗姗来迟。

这是一套宽敞的两室一厅的公寓，落地窗外正对着东河，外面天还亮着，能清楚地看见河上偶尔驶过的船只。公寓内除了其中一间卧室内有一张双人床，客厅内有一个长沙发、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以外，再没有其他的东西，开派对倒正好合适。客厅内的那张桌子被移到了中间，上面放着一个大号的生日蛋糕。客人们则大多站在客厅里靠落地窗的一侧，一边聊天一边欣赏着沿河的美景。

琪儿今晚特意换上了那件她最喜欢的黑色连衣裙，将头发扎到了脑后，整个人显得清纯而高雅。她此时正在客人中穿梭，确定每个人都被照顾到了。刘思皓一直在厨房里忙着调酒，今天虽然来的人挺多，好在一半人不能喝酒，因为这群茱莉亚的学生还不够 21 岁。从餐馆预订的晚餐食品已经送到，摆满了厨房的桌子，一切妥当后，他走出厨房，来到客厅。

“刘思皓！”蜜雪儿看见他后从窗边走过来，一路好像是在用脚尖走路。

“蜜雪儿，你的芭蕾已经练得很棒了，走路时脚跟根本不用着地。”刘思皓与蜜雪儿开起了玩笑。

“哎哟，银行家还能注意到这些细节。两年前琪儿 17 生日时第一次见到你，你好像穿了一身保守的西服，拘谨得很。再看看现在的你，气宇轩昂，你现在混得特别好吧？”蜜

雪儿脸蛋长得像玩具店里的洋娃娃，比两年前更漂亮。

“哪里啊。”刘思皓听到美女的夸奖，嘴上谦虚，心里则美滋滋的。

“这些华尔街的人都是你的同事和朋友吧？你能否给我介绍一个？”蜜雪儿半开玩笑地说。

“这些人里很多已经结了婚，单身的我会帮你问问。”

“帮我们也问问吧？”蜜雪儿身后不知什么时候围上来好几个女孩。

“思皓，我们事先让琪儿告诉你多叫些单身的年轻银行家，你怎么偏偏邀请这么多已成家的人，是成心造成资源紧张还是想让我们犯错误啊？”

“这……”刘思皓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今天来的这些华尔街的客人大多是自己认识的那些朋友与同事中资深一些的，他这样做有自己的目的，可是不能说出来，连琪儿都不知晓。

“你今天得将功补过。”蜜雪儿的娃娃脸又展露出笑容，“这样吧，你再给我们讲讲华尔街的最新冒险经历，上次讲得太精彩了。”

“对。”女孩们纷纷附和。

“经历？”刘思皓想起了两年前自己刚进华尔街不久，在这些女孩面前口若悬河地吹嘘，将听来的别人的故事当成自己的讲。而现在，他真的有了经历，却不能当众讲出来，真应了中国那句古语：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

另外他今天可不想与这些学生纠缠，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正想着如何脱身，他看到了正经过的琪儿，“琪儿，你帮我照看一下你的这些同学，我得回厨房里去接着调酒。”他说着将琪儿拉了过来，转身开溜。

“你不是已调完酒了吗？”琪儿不知刘思皓的想法。

“对呀，你别溜啊，我们还等着听你的经历哪。”蜜雪儿笑着说。

“哎，琪儿，两年前生日派对上那个从波士顿追随你一路来纽约的弹钢琴的帅哥哪里去了？”

“你说周翰石吧？他今年硕士毕业回波士顿了。”

“离开纽约了？也是，情场失意当然得离开了。那帅哥虽然英俊，但在曼哈顿这种地方银行家比艺术家更有魅力。”蜜雪儿感叹地说。

琪儿看了一眼身边的刘思皓，他脸上并无得意之状，而是心不在焉地左顾右盼。

“对了，说起帅哥，你们上‘脸谱’了吗？这家本来是比谁的脸蛋漂亮的网站最近可火了。”旁边另一个女生插话，“我们宿舍的女生都上去了。”

“我们宿舍的男生也上去了。”边上一个男生接过话，“‘脸谱’现在是世界上最火的社交网站，听说微软刚花2亿多美元买了它1.5%的股份，给了它150亿美元的估值。”

“真的？周翰石的哥哥周翰庭就在那个公司。”琪儿惊讶地说。

“是吗？他什么时候加入的‘脸谱’？没准儿可能身价上亿呢。”几个人好奇地追问琪儿。

“这……我不清楚，他是思皓的朋友，思皓可能知道吧。”琪儿转过身，不知什么时候刘思皓已不见了踪影。

苏世文赶到中城的派对时已经过了7点，刚去新的公司他每天都干到很晚，他在新公司里肩负着重建其次贷模型的任务，泰德尔去年在芝加哥本地招进来的模型师水平太低，苏世文现在还得自己重新做。

5月份苏世文从莱曼兄弟跳槽到泰德尔纽约分部，6月份来上班的第一天正好赶上贝尔斯登的两个对冲基金出事，美国火爆了几年的房市与次级贷款造成的隐患首次在华尔街浮出水面。由于8月初法国巴黎银行事件对市场造成的震荡，泰德尔最后一刻决定将原定8月中旬的上市时间推迟到11月份，希望到时股市能够稳定下来。最近华尔街果真又恢复了平静，包括华尔街普通职员在内的大众普遍认为这里是世界金融市场的中心，有着比欧洲及世界其他任何地方更完善的资本市场以及更有效的风险管理手段，当然，还有从世界各地汇集而来的最聪明的脑袋瓜儿，一切都应在控制之中。

苏世文晚到还有另一个原因，他本不想参加刘思皓举行的派对，这个两年前与自己同时递交辞呈的小本科生听说已今非昔比，采到了“金矿”，骄傲自负的苏世文可不想被他笑话，但想到又能见到以前在一个战壕里的那些战友，他还是来了。

摆脱了那几个漂亮女孩包围的刘思皓走到外面的客厅。他自己请的华尔街的那些客人此时差不多都到了，除了自己现在公司的两个年轻同事外，其他人都在投资银行工作，几乎覆盖了华尔街的每一个主要投行，并且这些人资历都比较深。他今天需要利用这个机会从他们身上获取各投行在“资产抵押债券”方面最新的情报，为自己负责的“卖空投行”项目提供进一步的内部信息。

他看了一眼那些客人，思考着谁是他的第一个目标。自己以前就职的投行莱曼兄弟他请了两个人，第一个是次贷交易台的印度人阿萨什，他现在已是莱曼兄弟次贷交易台的资深交易员，应该知道很多莱曼兄弟次贷交易的内幕及现在的情况。这个当年印度的高考状元与杰恩手下其他印度管理学院毕业的嫡系不同，人很善良，当年自己在交易台当观察员时他曾帮过自己。原本肥胖臃肿的阿萨什现在瘦了许多，一半原因是交易台每天巨大的压力，另一半原因是最近几个月无事可干整天忧心忡忡。第二个是他原来所在研究部的俄罗斯人阿历克斯，这个数学家出身的模型师可能正在帮着莱曼兄弟量化公司受次贷影响的资产抵押债券以及商业房地产的总量。

除了莱曼兄弟，他还邀请了来自贝尔斯登、美林、摩根士丹利等各大投行的相关人士，6个月前加入高盛的前同事刘静也在受到邀之列，这个“铁娘子”是当年模型组里与自己关系最近的，当年那些博士根本看不上自己这个刚从学校毕业、在战略组被杰恩的印度嫡系们压在最底层的本科生，刘静其实也未必看得上自己，她搭理自己可能是由于她本人与那些名校毕业的所谓精英们格格不入的缘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年这些投行研究部一直自我感觉良好的所谓精英们如今对自己的投行即将触礁还一无所知，而被他们瞧不上的普通学校毕业的刘静和只有本科学位的年轻的自己如今却能主宰自己的命运，甚至他们的命运。刘静本人春天时利用在莱曼兄弟开发出的次贷模型帮助高盛的交易台在夏天资产抵押债券市场停止流通之前又买入了大量的次贷CDS保险，虽然买入的价格比刘思皓公司这两年的买入价高出很多。他此时很想从她那里了解高盛买入的次贷CDS保险是否足以对冲高盛整个资产抵押债券交易账目上的损失。

正想着他看见了刚进门的苏世文。对于苏世文，刘思皓邀请他来另有目的。刘思皓这时已锁定了自己的第一个目标，他走向印度人阿萨什。

在客厅里为刘思皓挡驾的琪儿觉得男友今天心里好像还装着别的事，她找了一个借口退出谈话，走向厨房，刘思皓果然不在那里。

厨房里早没有了刘思皓。琪儿在客人中搜寻，终于在那间空着的卧室里看见了刘思皓，原来他已经将客厅的客人分流，很多从华尔街来的客人被他引到了这里，他此刻正与他们聊得热火朝天。眼看思皓结束了与其中一个人的谈话，琪儿冲他招手，他明明看见了自己却没有过来，而是转向另一个客人。琪儿不好上去打搅，只好等在一旁，十几分钟过去了，刘思皓已经先后与三个华尔街客人交谈，丝毫没有过来理会自己的意思。这期间不断有屋里的客人来向她打招呼，祝她生日快乐。琪儿逐渐意识到这些华尔街的客人有代表性地来自各个主要投行，而这些投行的名字都在几天前自己偷看到的电脑里的那份“黑名单”上。难道思皓在利用自己生日派对的机会达到什么目的？这种想法将琪儿从过生日的喜悦中带回到现实世界。

她没有心情再等候刘思皓，转身走向客厅。在客厅的另一角，一个中等身材的华人男子正与一个高高胖胖的白人男子交谈，那华人男子可能是刚下班，还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怎么侧面看着有点儿像……苏世文？那男子正不经意地侧过脸，那一瞬间琪儿终于看清了，心跳开始莫名地加速，她不自觉地走了过去。

迟到的苏世文在客厅里的一个个陌生面孔中发现了自己曾经的同事阿历克斯，两人像久别重逢的老友握手拥抱。

“阿历克斯！没想到你今天能来，莱曼兄弟最近情况如何？”

“世文！你怎么也来了？哈，我来是想了解一下市场的形势，看看以前同事们过得怎样，当然，还有这些学艺术的漂亮女孩，哈哈。”

苏世文当年去莱曼兄弟面试时便领教过自己这位前同事的才华，还是单身的阿历克斯虽然人长得笨重，却写得一手漂亮字，数学家一般的思维像女人一样细致，他确实应该多来这种场合，让女孩子多了解自己。“哈，我也是来看看大家混得怎样，不用说刘思皓这小子现在混得比我们都好。”

“是啊，这就是华尔街，你不知道明天会如何，自己会在哪里，别人又在哪里。”

“最近跟组里其他人联系过吗？”

“昨天刚与陈敏通过电话。”

“你们俩以前坐在同一个格子间，关系最近，他近来如何？”

“他们公司的资产抵押证券交易台前天有两个高管离开，传言是被裁掉的。我们莱曼兄弟最近倒是一直很平静，你们泰德尔怎么样？听说上个月股票上市被延迟了？”

“嗯，推迟到 11 月份了。今天其他人还有谁来了？我怎么到现在只见了你一个熟人，拉胡尔没来？”苏世文环顾客厅四周。

“算上我莱曼兄弟好像只来了两个人，交易台那个印度人阿萨什你还记得吧？”

“当然，看他当时面试我时那副无所谓的样子还以为他是大老板呢，直到被引见给库马尔才知道他原来跟我们一样，只不过出身好，杰恩的印度嫡系而已。”

“不过他跟他那个师兄桑杰夫比起来混得差远了。”

“当然，听说阿萨什人太善良了，我们中国有句话叫‘人善被人欺’。”

“刘思皓正在那间屋里，那里基本都是从华尔街来的，那个年初去了高盛的‘铁娘子’刘静也在里面。”

“噢，莱曼兄弟那些年轻人怎么没来？”

“不知道，这些华尔街的人应该都是刘思皓邀请的。”阿历克斯耸耸肩。

“对不起，打搅一下你们说话。”这时旁边传来一个清脆的女孩声音。

苏世文与阿历克斯转过头。

“苏世文？真的是你？”琪儿说着话微笑的脸上闪现一丝红晕。

“是你呀，原来你就是今天的寿星。”苏世文紧锁的眉头此时舒展开来，同时露出笑容，“琪儿，生日快乐！我刚才进来时人多没来得及祝福你。”

“哦，你们俩原来认识，你们聊，我去趟洗手间。”阿历克斯找个借口离开了。

“你笑的样子好帅，特像我爸爸。”阿历克斯走后琪儿改用中文说道，“哦，又说错话了，像我爸年轻的时候，呵呵。”

“哈，还像上次那样没大没小。”苏世文看着琪儿，上次的印象没错，这女孩的眼睛会说话。

“我们上次见的时候是冬天吧？对了，是郎朗演出那次。”

“对，已经半年多了，原来上次是刘思皓害得你一个人看了整场演出啊？”

“呵呵，你上次边上的座位好像也一直是空的嘛。”

“噢。”苏世文这才发现这个中文里掺杂着南方口音与美国发音的 ABC 女孩说话还挺厉害。

琪儿脸上的笑容突然消失了，她看了一眼四周，压低了声音说：“你们泰德尔马上就要触礁了。”

“等一下，你说什么？”苏世文看着一脸严肃的琪儿，他不禁又笑了起来：“你这小孩怎么突然说起了大人话？”

“严肃点儿，我在跟你说正经话，你应尽快离开那里。”琪儿没有回答苏世文，继续说下去。

“离开？去哪里，投行？”

“投行都在‘黑名单’上，不能去，想想别的地方。”

“什么‘黑名单’？”苏世文此时开始认真地看着眼前这个 19 岁的女孩，“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

“我……”琪儿那双会说话的眼睛看着苏世文，欲言又止。

“琪儿，我本以为你在那边照顾你的同学们。”刘思皓不知何时站到了两人的身后，“原来躲在这里说悄悄话。那边都是单身青年，这边可都是结了婚的。”

刘思皓自从上次在卡内基音乐厅看到苏世文与琪儿说笑着一同走出来，心里对苏世文更加不满，为此还在黑名单上加上了其公司泰德尔，今天邀请苏世文本想炫耀一下自己现在混得比他好，泄一下心头之气，没想到又碰到苏世文与琪儿在一起。

“思皓，你这话什么意思？”琪儿转过身，看着站在两人身后表情古怪的刘思皓。

“琪儿，没什么，你先去照顾你的同学们，我有话跟苏世文说。”刘思皓强压住心中的怒气，今天是琪儿的生日，他不想与琪儿当众吵架。

琪儿离开后，刘思皓转向苏世文：“我警告你离她远点儿。”

苏世文刚才本想解释两句，现在想想已经没有必要，“我今天来是给你面子，别不自量力，咱们走着瞧。”说完离开了公寓。

晚 9 点整。刘思皓已经从投行的客人们那里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剩下的时间应是琪儿的了。他走到客厅中间摆放着蛋糕的桌前，拍了拍手，“静一静，大家请静一静！”

“蛋糕时刻！”众人向桌子这边围了过来。

“今天感谢大家光临我女朋友琪儿的生日派对。”很少当众发言的刘思皓清了清嗓子。

“你是谁呀？先介绍一下嘛。”人群中有人起哄。

“不用了吧，大家都认识我吧？好，那就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刘思皓，今天的寿星琪儿的男朋友，我们俩认识到现在已经……整整 3 年零 239 天。”

“好！”大家纷纷鼓掌。“你是干吗的呀？”

“你们不是都知道吗？”刘思皓挺了挺腰板：“我现在在一家对冲基金，基金名字叫施瓦茨公司，之前在投行莱曼兄弟。”他特意将自己现在的公司放在前面。

“报纸上说你们公司做空房市赚了很多钱，一笔交易赚的钱比当年索罗斯赚的还多。你在公司是什么头衔啊？”人群中有人问。

“听说好像是副总裁吧？”一个女孩插话。

“你才 25 岁吧，头一次听说这么年轻的副总裁。”另一个女孩接话说。

“那是旧的头衔了，思皓上星期已被提升为高级副总裁。”站在刘思皓不远处的一个来自施瓦茨的年轻同事适时地纠正。

“啊，真的？”人群中出现了不小的骚动，有人羡慕，有人嫉妒，有人吃惊，连站在人群后排的琪儿也大吃一惊。

“大家静一静，今天的主角不是我，是琪儿。”刘思皓看了一眼刚才说话的同事，脸上做出埋怨状，心里则美滋滋的，“琪儿，快过来呀。”他冲人群里的琪儿招手。

人们自动站到两侧，为琪儿让出一条路，她走过时大家纷纷鼓掌。

“谢谢。”琪儿走到刘思皓身旁，“谢谢思皓。”又转向人群，“谢谢大家今天的光临。”

“寿星说两句吧。”人群中有人提议。

“不用了，思皓刚才已经替我说过了，我来给大家切蛋糕吧。”

“等一下！还没点蜡烛、唱生日歌呢。”蜜雪儿在一旁提醒，“思皓，蜡烛呢？”

刘思皓迅速跑进厨房取回蜡烛，蜜雪儿和琪儿的其他几个女同学帮着刘思皓将 19 只彩色蜡烛在白色蛋糕上一一摆好，点燃。

“关灯，关灯。”

整个客厅黑暗下来，只剩下蛋糕上那 19 只蜡烛的烛光一闪一闪。有人带头，大家一起唱起了生日歌。

琪儿走到蛋糕前，脸庞被烛光映照得异常生动，她正要许愿吹熄蜡烛，身旁传来了刘思皓的声音。

“琪儿，等一下！”

刘思皓打开了桌下的抽屉，从里面变戏法似的拿出一个精致的方盒子，在众人的注视下慢慢地打开盒盖，烛光下一只卡地亚女表展现在琪儿的面前。

吸取上次租跑车的教训，刘思皓这次特意挑选了卡地亚最经典、造型最简单的一款女表，只有颇具艺术气质的细腻，没有丝毫的华丽，水晶表面下的表盘是如大海般的蔚蓝色，上面雕刻着卡地亚那独特的罗马数字，表盘下方不起眼儿处镶嵌着一颗钻石，在烛光下光彩熠熠。

“哇！好漂亮，好浪漫哪。”站在人群前面的蜜雪儿和其他几个女孩由衷地赞叹。

“琪儿，别发愣，快戴上啊！”人群中有女孩叫道。

琪儿看着那块表，又看看刘思皓，站在那里犹豫不决。

“思皓，你帮她戴上嘛！”一位男士发了话。

刘思皓牵过琪儿的左手，小心地帮她戴上了表。在琪儿象牙般光滑的纤细手臂上的卡地亚已不再是一块表，简直就是一件艺术品。

众人赞赏地又鼓起掌来。

琪儿侧过身，避开烛光，黑暗中无人能看清她此时的表情。

天色已晚，客人们一一在门口与琪儿和刘思皓道别。终于送走了最后一个客人，刘思皓长舒一口气，将大门在两人身后关上。

“累了吧？今天可辛苦你了。”琪儿关心地看着刘思皓。

“没事，你今天高兴吗？”刘思皓看着一脸倦容的琪儿。

“当然了，不过今天最高兴的应该是你吧？”

“什么意思？”刘思皓的神色有点儿紧张。

“我是指你提升的事啊，你怎么不早点儿告诉我？”

刘思皓松了口气，“我是想给你个惊喜，和你生日一同庆贺嘛。”

“嗯，对，今天来了这么多客人，正好一起为你祝贺。对了，你能把今天客人的电子信箱传给我吗？”

“你要那个干什么？”

“他们送了那么多的礼物，我得亲自谢谢他们。”

“哦，好的。”

“思皓，”琪儿说着话小心翼翼地从手腕上摘下手表，“谢谢你的生日礼物，可是这块表实在太贵重了，我不能要。”琪儿看着刘思皓的脸色，又补充了一句：“你知道我们小提琴手都是不戴手表的。”

“那是演出的时候，平时可以戴嘛。”

“平时还得练琴呀，你什么时候见我戴过手表？”

“琪儿，我感觉你是在找借口，不想收下我的礼物。”刘思皓脸色越来越难看，“这可是我跑了好几家店才买到的，我知道你不喜欢华丽的东西，特意选了这一款。”

琪儿听着心里开始变软，“这样吧，表先存在你那里，等我毕业时再交给我，我保证到时候一定戴，你看我现在还是个学生，戴着这么贵重的东西在校园里……”

“好吧。”刘思皓觉得琪儿这句话有些道理，“等你明年20岁生日再给你戴上，到时你可不能拒绝啊。”

“嗯。”琪儿将表递给刘思皓，拿起搭在旁边椅子背上的手提包，“我累了，现在送我回家吧。”

“既然累了，今晚就别走了，你看我也累了一天了。”

“思皓，你说什么哪？你今晚要住在这里？你不是临时借的吗？”

“这整套公寓已被我租下了，签了一年的合同。上个周末我跑了两天，终于选中了这个地方。”

“那你原来的公寓呢？”

“退了，那里地方太小，又与人合住，不方便。”

“这是套两居室吧？你一个人住这么大的公寓？”琪儿睁大了眼睛。

“不是一个人，是我们两个人。你看，我只买了一张床和一件沙发，主要的家具还等着你这个女主人定夺哪。”

“思皓！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和你住在一起？”

“你当然说过，刚开始说让我等到你21岁毕业时，后来又同意提前到20岁，可是我等不到那时候了，我今年已经25岁了，我现在有能力给你想要的一切，我认为我们今天就应该搬到一起。”

“谁给你权利做出这样的决定？简直是乱来！”琪儿气得脸色苍白，胸脯一起一伏，有点儿喘不过气来，“你让开，我现在得回家，我们明天再说。”她说着绕过挡在面前的刘思皓，伸手欲开房门。

“琪儿，你别走。”刘思皓顺势从身后紧紧抱住琪儿，让她根本动弹不得。

“思皓，你的酒还没醒。”琪儿闻到一股酒气。

“那点儿葡萄酒不叫酒，我没事。”刘思皓猛然将琪儿横着抱了起来，任由琪儿在空中挣扎，一直抱到放着双人床的那间卧室，放下琪儿后刘思皓的整个身体也压在琪儿身上，对着琪儿的嘴疯狂地吻起来。

“你把我的裙子全压皱了，一会儿回家让我妈看到了……”琪儿左右翻动着身体，但无济于事。”

刘思皓今天像是铁了心，任由琪儿挣扎、哀求，誓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架势。

琪儿开始感到绝望，着急地流下了眼泪。

这是刘思皓第二次看到琪儿掉泪，他停住了吻，有点儿不知所措。就在这时，已经掉在地上的琪儿的手提包里传来了手机铃声。

“是我妈打来的，放开我让我接电话。”

刘思皓还在犹豫。

“放开我，这个时间我妈要是打电话找不到我会报警的！”琪儿使出最后力气大声喝道。

刘思皓终于放开了琪儿，他下床拿起琪儿的手提包，没有递给琪儿，而是扔到了房间门外。

“你这是干什么?”琪儿随之坐了起来，欲起身到屋外拿手提包。

“你妈，我妈，她们从来就看不起我!”刘思皓冲动起来，“去年在我家时，我妈说是怕自己的儿子伤害了你这富人家的大小姐，于是冲散了我俩的好事。现在轮到你妈，她从一开始就看不起我，面都不愿意见，每天鬼魂似地跟着我们，生怕我会吃了你。”他越说越激动，将手里还拿着的那块卡地亚表狠狠地摔到地板上。

“刘思皓，你冷静点儿好不好?”琪儿没有去取手机，在床边重新坐定。“你不能这样说长辈，尤其是自己的妈妈。你刚才说你爱我，那不是爱，是占有！你妈妈和爸爸为了你们三个孩子，一年中唯一的休息日还在那里扫叶子，给你们做饭，盼你们能回来团聚，那才叫爱。我妈妈这些年在美国带着我东奔西走，为了照顾我一直未再婚，那才是爱。你自己好好想想!”

“琪儿，我承认你说得有道理，可是我确实爱你。”刘思皓走到墙边，一屁股坐到了地板上，耷拉下脑袋。

“思皓，你变了，不再是我们刚认识时那个文质彬彬、举止拘谨的书生。你变得自以为是，越来越自私。我们两年前刚开始好的时候你每周都会去学校看我的排练，可从去年开始你去得越来越少，到了今年不仅不再去了，连普通的约会都经常迟到，甚至根本不露面。”

“琪儿，我不是有意的，你看我现在，确实是工作忙嘛。”

“你自己心里清楚，忙其实是借口，我们刚好的时候，你其实更忙，只是你现在觉得自己也是个人物，做任何事都开始以自我为中心，别人都要听你的，顺从你。”

“琪儿，最近我一直在想，我刘思皓也算是个优秀的男人，混得比刚才来的那些人都好，比他们都年轻。我首先是个男人，我也需要女孩崇拜我，陪我睡觉，为我做饭，难道这也有什么错吗?”

“你没错，只是选错了人，你知道我现在做不到。”

“你是不是喜欢上了别的男人?”刘思皓抬起头，脑子里浮现出琪儿与苏世文单独交谈那一幕，那个苏世文还是个有妇之夫。

“刘思皓，你太过分了!”琪儿气得有点儿发抖。

“好好，这句话算我没说。”刘思皓已逐渐冷静下来，没有再说下去。

这时外屋地上挎包里的手机又响了起来。

“早点休息吧，我必须得走了。”琪儿站起身走出屋外，拿起地上的挎包，一边掏出里面还在响的手机，一边向公寓门口走去。

“琪儿，我得去送你。”刘思皓站起身。

“不用了，我自己下去打出租车。明天是周六，好好睡一觉吧，你最近压力太大了。”琪儿独自推门而出。

第45章 猎　物

“理查德，这刚10月初你怎么把毛衣都穿上了?”凯莉看到下班正要离开办公室的老板，正小心翼翼地在打着领带的白色衬衫外面套一件银灰色的羊绒衫，她印象中即使在冬天也从未见理查德在办公室有过这副打扮。

“今天晚上外面有点儿凉。”理查德说着已经套好了羊绒衫，“帮我看看，身后平不平?”

凯莉走上前利索地帮老板将后面的衬衫领子整好，又将后腰处的羊绒衫向下拉平，“这羊绒衫崭新的，好像没穿过嘛。”

“凯莉，帮我将这两边的袖子也整整。”

“我说老板，看你这认真劲儿不会是去约会吧？我建议你还是穿西服更帅。”凯莉指向被理查德留在门后衣架上的手工裁制的西服上衣。

“我一会儿直接去找佳玮。”

“明白了，这件羊绒衫一定有故事……对，她送给你的吧?”

理查德微笑着没有回答。自从那天晚上去林佳玮办公室，直接戳穿了她还未结婚的秘密后，两人只在公司楼顶的餐厅碰上过一次，再未交谈过，给她发电子邮件她也从未回复过。今天理查德决定穿上这件5年前情人节那天林佳玮在自己公寓门口丢下的羊绒衫再去找她谈谈，也许看到羊绒衫能勾起她对两人那段短暂而美好的回忆。

见理查德笑着不说话，凯莉接着问：“你们俩最近进展如何?”

理查德脸上的微笑变成了苦笑，“我们后来只碰上过一次，没再聊过。我今天直接去找她碰碰运气。”

“你就这么莽撞地去找她？她要是不在，比如说出差了，那你岂不白跑一趟?”

“她不会出差，这周公司要公布第三季度的收益，各部门的财务人员现在肯定都在加班。”

“我还是帮你找人确定一下吧。”凯莉说着转过身回到门外自己的办公桌旁，拨起了电话。

“凯莉，不用麻烦啦。”理查德迈出办公室走向电梯。

“理查德！等一下。”凯莉招手将理查德叫了回来。

“怎么啦?”

“她老板海伦的秘书说海伦带着林佳玮和另一个职员今天上午搬走了。”

“搬走了？什么意思，搬到哪里去了?”

“31 层，总裁办公室。”

“总裁办公室？怎么回事？”

“她说现在不能讲，明天早晨你就知道了。”

“明天早晨？不行，我得现在去找她。”

“理查德，你去不了，总裁办公室那一层用的是专用电梯，你没有通行卡上不去。”

“总裁办公室……总裁办公室……”理查德嘴里不断重复着，心里产生一种预感，他以后恐怕在公司里很难再见到林佳玮了。

第二天早晨，公司所有的管理经理最先得到通知：海伦被提升为莱曼兄弟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同时成为莱曼兄弟全球执行委员会 14 人中的一员。她是莱曼兄弟自 1850 年成立以来第一位女性首席财务官，第一个进入执行委员会的女性，也是整个华尔街历史上第三位进入投行最高管理层的女性。

到了中午，所有职员都得到了消息。海伦是谁？在公司内部，大多数职员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而这一消息在高级管理层则掀起了轩然大波，这个律师出身的时髦女郎如何能胜任首席财务官这个通常由熟悉公司运营的财务师出身、整天沉溺于枯燥数字的男性担当的职务？理查德尤其吃惊，这个跟自己差不多同时进公司的海伦去年刚刚升到了与自己同级，今年一跃居然跳进了执行委员会，自己在伦敦的老板泰德也不过最近才进的委员会。

整个莱曼兄弟公司唯一不吃惊的当属做决定提升海伦的公司首席运营官约克森和海伦本人了。约克森作为整个公司的二号人物，职能相当于“总管家”，负责所有对内事务例如人员的调配。近两年莱曼兄弟公司正值如日中天，他一直侧重于对外展示莱曼兄弟员工的多元化，像海伦这样一个聪明能干、业绩骄人、长相又能上镜头的女性正是他一直寻找的提升与宣传对象，于是他一人拍板将海伦推上了首席财务官这把重要的交椅。

海伦自己早已对这一天的到来做好了准备，她在任命通知公布于众的前一天就带着手下包括林佳玮在内的两名得力助手到 31 层去报到了。

法国巴黎银行事件发生后沉闷了将近两个月的华尔街的金融媒体又重新活跃起来。在这市场敏感动荡之时，首席财务官的位置本来就是注意力的焦点。消息公布的第二天《纽约时报》金融头版即刊登大字标题：海伦——华尔街最有权力的女人。

林佳玮与另一个被老板海伦带过来的职员被分到了一间两人合用的办公室，就在海伦的隔壁。31 层的总裁办公室占据了整个一层，除了元首迪克、总管约克森，还有公司执行委员会里在美国总部的其他几个高管。这里是莱曼兄弟全球的指挥中枢，所有办公室家具与布置都经过精心设计，这里配备的秘书不但数量多，而且都训练有素。

透过自己办公室的落地窗，林佳玮望着脚下的时代广场与西边不远处的哈德逊河，又有了 6 年前在世贸中心顶层时那股“一览众山小”的豪情。时过境迁，6 年前自己还是一个刚从商学院出来的实习生，到楼顶的总裁会客室是做客，现在她则是总裁办公室的一员，位于整个莱曼兄弟——华尔街历史最悠久的投行——的权力中心。

“佳玮！”

“哎。”正坐在自己的新办公室里暗自欣喜的林佳玮听到老板在叫她，急忙站起身，拿起桌上的笔记本电脑，走向隔壁的办公室。

隔壁的房间比自己与人合用的那间办公室还要大上一倍，宽大的写字台后面，海伦正坐在一张高背皮椅上低头读着文件，她背后的墙壁上比早晨刚搬进来时多了一个格外醒目的金属镜框，里面镶嵌着放大了几倍的《纽约时报》那张大字标题“海伦——华尔街最有权力的女人”。

“哇喔！”林佳玮看了不禁钦佩地向老板竖起大拇指，难怪海伦能在华尔街青云直上，这种胆量与骄傲恐怕连那些男性经理们都自叹不如。

“佳玮，好好干。”海伦抬起头看见林佳玮的神情得意地笑了起来，“我们现在面临的是最高级别的挑战。”她这话像是说给林佳玮，更像是说给自己。

“海伦，新办公室怎么样？”这时林佳玮身后办公室门口传来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

“嗨，约克森。”海伦噌地从皮椅上站起身，脸上的得意神情瞬间换成了毕恭毕敬，“我早晨刚搬进来，正想去您那里报到，您却亲自来了。”

林佳玮转过身，一个大腹便便、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的50多岁白人没有像别人一样敲门，旁若无人地走了进来。这就是公司里人见人怕，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总管约克森。她急忙侧过身，紧张地站到一旁，不知自己此时应该走还是留。

“我只是路过这里随便看看。”约克森说着话已走到办公桌前，像刚才林佳玮一样注意到了镜框里那行醒目的大字，他本来微笑的面孔沉了下来，“海伦，我们得谈谈。”随后一屁股坐在了海伦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

“是。”站在桌后的海伦不敢在自己的皮椅上落座，从桌后快步走过来拉过旁边一把椅子坐在总管的一侧，一边向还站在那里的林佳玮使了一个眼色。

林佳玮如释重负，走出海伦的办公室，随手轻轻地关上了门。

“赶紧把它给我摘下来！”约克森开了口。

“约克森……”海伦有些不解。

“海伦，我一直很欣赏你的聪明能干，你知道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他不等海伦回答，接着训斥：“爱出风头！”

“老板，我……”海伦一直认为只有能干的人才有资本出风头，如果不出风头她这几年怎会从莱曼兄弟那男性占95%的几百名经理中脱颖而出，获得眼前这位总管的垂青？她对媒体给自己的“华尔街最有权力的女人”这个称号受之无愧。但她不敢辩解，眼前这个像元首一样从债券交易员干起来的总管是元首最信任的人，他虽然早已不在前线厮杀亲手为公司挣利润，却掌握着公司里所有经理们的命运，包括那些在前线的将军们，他一句话便能将公司里任何一个高管降为普通经理，将一个普通经理升为高管，她本人就是最好的证明。海伦继续洗耳恭听。

“在华尔街再自负的高管也不可如此招摇地突出自己，何况我们莱曼兄弟靠的是团队，不是明星个人。”约克森继续教导着自己刚刚亲手提拔上来的首席财务执行官，“幸亏让我看到了，这要是让迪克看见了他一定会大发雷霆。”他心里开始有些隐忧，公司马上要面临的内外压力会越来越大，眼前这个海伦能否胜任？

“好了，这事就这样过去了，专心工作吧，你会干得很好的。”约克森站起身，训斥后赶紧给海伦打气，他仍然相信自己的眼光应该没错。

“是。”海伦心里有些委屈，那几个大字只在墙壁上待了几个小时，她仍然觉得当之无愧。

回到自己办公室的林佳玮仍然心绪难平，她现在是华尔街最有权力的女人的得力助手，今后海伦在财务数字方面肯定得依赖她，也许自己下个月便能在公司一年一度的晋升审核中被提升为高级副总裁。对了，还有那个最近来“骚扰”自己的理查德，以后想来也来不了了，见不见面得由她说了算。

2007 年 10 月 5 日早晨 7 点 30 分，刘思皓走进施瓦茨公司在中城麦迪逊大道的办公楼，乘电梯上到自己公司的楼层。

“早上好，思皓。”坐在公司接待台后面的接待生是个年轻的金发女孩，此刻正冲他露出微笑，她身后墙上挂着一幅最近换上的欧洲的抽象派绘画。施瓦茨的对冲基金从刘思皓去年初加入时的楼层一角到现在已经占据了整个楼层。

“你好。”打过招呼，刘思皓走向自己在走廊一端的新办公室，途中经过一个个格子间，以及公司的交易台，此时那些刚刚从学校毕业不久，比他还年轻的职员们已早早地坐在各自的位子上，见到他经过纷纷冲他点头致意。

刘思皓环顾上星期刚搬入的办公室，习惯了坐格子间的他觉得办公室里太安静，可从门外那些格子间同事们羡慕的眼神里他明白办公室体现了自己在公司新的地位。他坐下来，打开彭博终端，利用这早晨的 20 分钟浏览新闻。

15 分钟过去了，亚洲和欧洲市场一切平静，没有看到什么重要新闻。他从计算机中调出自己已做了 3 周的那份“黑名单”，这份用来做空华尔街几大投行的分析表格到现在已经搞得非常详尽，并且初步的实施方案上周已经完成。

照老板施瓦茨的判断，整个华尔街投行正在进行一场演绎战：到现在为止谁都不承认自己账上堆积着大量与次贷债券相关的资产，没人有能力或者愿意估算出这些受影响的资产到底有多少，于是每家投行都开始储备所有能拿到的现金以防万一，不像以前一样作为交易中间人向客户放款，做交易担保。与此同时，投行之外的投资者与客户搞不清哪家投行受影响的资产最多，就像是一个罪犯混进了无辜者中间，由于无人能识别出那个罪犯，于是干脆所有人都被假定有罪。所以现在债券市场的平静实际上是失去了流通性，没有交易，按施瓦茨的说法就是大家都在等着输家亮牌。

“可是那些输家一直不亮牌怎么办？”刘思皓曾问过老板。

“不会，华尔街的投行作为中间人必须做交易，没有了交易，便没有了利润。”施瓦茨的指示是耐心等待。

早 8 时整，就在所有职员陆续来到，大家都认为今天与昨天没有什么不同之时，彭博终端上显示出快讯：“华尔街五大独立投行中市值排名第三的美林公司公布对其 2007 年第三季度的财政预测——美林公开承认其与次贷有关的资产损失估计为 55 亿美元。”

刘思皓看到这一消息后欣喜异常，迫不及待地奔向施瓦茨的办公室，第一时间向老板通报。

“已经看到消息了。”施瓦茨坐在椅子上纹丝未动，似乎一切早已在他意料之中，“我的疑问是美林在次级债券的市场份额与其他几个投行相比一直很小，为何有这么大的资产

损失？”

“哦，我去查一下。”刘思皓刚才一时激动，未来得及细想原因。

回到自己办公室，他仔细重读了一遍那则新闻的具体内容，又调出自己那份“黑名单”，迅速查看了一遍之前对美林的分析报告，随后将报告打印出来又返回到施瓦茨的办公室。

“是 CDO，老板。”刘思皓边说边将分析报告递给施瓦茨，“我推断美林可能是几大投行里 CDO 的最大持有者。”

施瓦茨接过刘思皓的报告，戴上眼镜，认真读了一遍，又端详了一分钟屏幕上的新闻，“原来是这样。”他抬起了头，“只知道美林这两年是 CDO 最大的发行商，没想到它给自己留下了这么多评级 AAA 的 CDO 没有卖掉，太贪心了。”

“嗯，他们可能觉得 AAA 的评级最保险吧。”刘思皓心里开始计算一会儿股票开盘时如果美林的股价下跌 5% 自己上周设下的做空会赚多少，如果其股价下跌 10% 又能赚多少，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这是自己进公司以来第一次独立设计的做空项目，马上就要见分晓了。

然而刘思皓的兴奋没有持续多久，9 点 30 分纽约股市开盘时，美林的股价非但未大跌，反而涨了 0.5%，也许是因为华尔街的投资者终于看到了美林的损失数字，而这一数字比预想的要小。

对股市反应异常失望的不止刘思皓一人，两个街区以外的苏世文 5 个月以来加班加点终于帮助公司重建好了次贷模型，但他与同事被告知：继续等待。远在千里之外的芝加哥的泰德尔创始人克瑞克像非洲沙漠里伏在饮水嬉戏的斑马群不远处耐心等待机会的雄狮，已经对美国火爆的房市以及华尔街投行们高速运转的次贷机器观察两年了，他不惜重金聘请像苏世文这样的专家帮助他建立次级贷款债券的估值模型，就等着房市与次贷泡沫的崩溃伺机下手抄底。

可令他失望的是，美国的房市与次贷市场虽然自年初以来终于开始“着陆”，但他一直期待的市场大震荡却迟迟未发生，标普股票指数反而在几天前刚刚达到 1550 点的历史最高点。今天华尔街的投行美林成为第一家出来公布次贷损失的美国投行，55 亿美元的亏损即使对美林这样的大型投行来说也不是个小数字，几乎将其整个第三季度在其他所有领域的盈利抹平，而市场的反应却出乎意料的平静。

“你们几个用 55 亿美元这个损失数字，对比美林最新公布的账面上包括 CDO 在内所有与次贷有关的资产数字，再与我们的新模型算出来的损失数字逐一对比，看看我们模型的假设是否合理。”克瑞克从芝加哥向苏世文等几位次贷专家下了第一道指令。

身为基金总裁的克瑞克本科在哈佛学的是经济，却对公司次贷模型开发的每一个环节事必躬亲，此刻在芝加哥公司会议室内亲自遥控指挥，芝加哥与纽约两处的几位博士开始对模型进行反向测试。苏世文认识到克瑞克之所以成为亿万富翁，不仅是因为有胆识，还有对新产品孜孜不倦的学习，对每一个具体细节的重视，用中国话可称为“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

4 小时后，初步分析结果出来了，如果依照美林自己估算的 55 亿美元的损失数字，泰

德尔的次贷模型所采用的那些假设则大部分趋于乐观。

“这就对了。”克瑞克从椅子上站起来，舒了一口气，“如果我们的模型是对的，”这只能说明美林的实际损失数字要比 55 亿美元多。我们得继续等待。”

克瑞克判断得没错。10 月 24 日，美林在正式公布第三季度财政报告时将 55 亿美元的损失数字修正为 84 亿美元，多出来的 29 亿美元损失使得美林这一华尔街老牌投行成立 93 年以来第一次损失超过盈利上了亿元的量级。而美国的股市投资者这次没有继续保持平静，消息公布后美林的股价开盘便大跌 12%，标普股票指数则下跌了 3%。市场最担心的不是公司公布损失，而是其中的不确定性，像美林这样短短 19 天便将损失增加 29 亿美元，谁知道后面会不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的修正。消息公布后的第二天，美林公司历史上第一个黑人总裁便被公司董事会罢免。

10 月 31 日，美联储在 3 个月内第二次宣布降息，进一步降低了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仿佛是为市场雪上加霜，11 月 8 日，被认为在投行中次级债券的市场份额较小，华尔街五大独立投行中市值排名第二的摩根士丹利，出人意料地提前公布对其公司 2007 年第四季度的财政预测，承认其与次贷有关的资产损失估计为 37 亿美元，大大高于市场之前的预测，而这也仅仅是估计数字，谁知下个月公布正式数字时会不会也像美林一样出现更大损失。而迄今为止其他三个主要投行还闷不作声，未公布自己的损失数字。

美国的金融市场自“911”后第一次出现了恐慌。

苏世文这一个月忙得没睡过一个好觉，看着会议室屏幕上的总裁克瑞克，他知道他们一直等待的抄底机会终于来了。泰德尔这头已养精蓄锐多时的雄狮会对远在纽约的斑马群里的哪一匹斑马下手？

第46章 出　手

掉队的这匹“斑马”并非传统的华尔街金融公司，而是美国20世纪90年代末那一轮互联网泡沫的幸存者之一ETrade。作为散户个人投资者股票交易网站的先驱，ETrade虽然幸存下来，但互联网泡沫后个人股票交易量趋于平缓，从中获得的利润无法增长。而这些个人投资者每人在ETrade都开有账户，所有账户上用于炒股的备用现金加起来则数额可观，于是ETrade像传统商业银行一样增加了金融服务，用高利率鼓励个人投资者存入越来越多的备用现金，ETrade则像银行一样拿这些现金投资高回报的金融产品，不同的是它投资的风险比普通商业银行大得多。几年下来，光是与次贷有关的债券ETrade便投资30亿美元，夏天次贷市场流通停止后，这面值30亿美元的债券便砸在了手里。

与两个月前英国北石银行情况类似，由于其账上的“资产抵押”资产无法脱手，面临资金流通危机，而现有的个人投资者听到传闻后纷纷取出账上的炒股备用现金，资金流通危机演变成了信任危机。市场上流传ETrade公司的现金只够维持两星期的运营，ETrade的股票到了11月中旬已跌至5美元以下，公司面临破产，迫切需要能向其注入资金的买家。

华尔街从来不缺乘机牟利的抄底者。ETrade急寻买家的消息传出后，吸引了十几家感兴趣的潜在买家，然而这些买主看重的是ETrade的个人股票交易及金融服务平台，没人敢碰那面值30亿美元的次级债券投资组合，尤其在美林修正其公司次贷损失额后，市场对任何与次贷有关的债券都敬而远之，因为无人知道如何为其定价。

于是泰德尔在十几家竞拍者中一枝独秀，克瑞克再次证明自己不是普通的抄底者，只有它敢碰别人不敢碰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如果泰德尔这次能成功抄底，对于被推迟到下个月上市的公司股票将大为有利。

克瑞克在华尔街被称为金融界的比尔·盖茨。当年比尔·盖茨从哈佛辍学成立微软时，没有选择新科技产业云集的加州硅谷，而是在阴沉多雨的西雅图落下脚跟。克瑞克在哈佛熬到毕业后，同样没有选择投行与基金遍布的纽约曼哈顿，而是在风大多雪的芝加哥扎下阵营。比尔·盖茨凭借一套计算机操作系统几年后打败了当时世界计算机界的巨头IBM，改变了整个高科技的格局。克瑞克则依仗公司债券衍生品交易几年后将泰德尔发展成管理几十亿美元资产的对冲基金界的佼佼者。然而比尔·盖茨的成就中有一点克瑞克到现在也未做到——统领整个华尔街。

克瑞克的泰德尔到了2007年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对冲基金之一，管理近300亿美元的投资，他每年的个人收入也已连续多年超过1亿美元，相当于华尔街投资银行所有总裁加起来的收入之和。可是如今的华尔街与十几年前没有多大区别，仍由具有百年历史的

五大独立投资银行统领：高盛，摩根士丹利，美林，莱曼兄弟，贝尔斯登。另有两大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合并后形成的集团：摩根大通集团和花旗集团，再加上600多家规模大小不一的对冲基金。克瑞克这些年在为自己聚积财富的同时一直无法撼动这些投资银行对资本市场的统治地位，而自己这几年在对冲基金领域的霸主地位却不断受到挑战，一方面这些传统的投资银行正在纷纷跨越市场中间人的传统角色，用自己的钱直接投资，侵入到对冲基金的领域；另一方面一些原本默默无闻的对冲基金像施瓦茨这两年正在异军突起，他们利用的是美国火爆的房市的兴衰，泰德尔这两年则一直是房市的旁观者，现在他耐心等待的机会终于来了。

ETrade正对泰德尔的胃口是因为两点：一是它账上那无人敢碰的面值30亿美元的次级债券投资组合，泰德尔现在已经具有对次级债券价格进行评估的能力，这正是低价买进的大好时机；另一点则鲜为人知，克瑞克也看中了ETrade建立在互联网上的金融服务平台，他看中的原因与其他买家不同，这种利用互联网能迅速扩大规模的商业模式与克瑞克一直酝酿的挑战华尔街投行传统的资本中介买卖的想法相符合，他设想用这个平台做跳板，入侵华尔街投行的后院。

2007年11月，芝加哥已降下了入冬后的第一场雪。

裹着大衣仍冻得浑身哆嗦的苏世文走出宾馆，上了一辆出租车。他昨晚刚从纽约飞过来，这是苏世文加入泰德尔后第一次来总部述职，新建好的次贷模型最近已小试牛刀，他得与总部这边的次贷团队协调具体的分析流程。

出租车驶近芝加哥的市中心，苏世文已看到了以泰德尔命名的泰德尔总部办公大楼。听说其过去的楼主是总部也设在芝加哥的泽尔麾下的“办公楼拥有权（Equity Office）投资集团”，在5月份，美国商业房地产的最高峰时泽尔将大楼所有权作为300亿美元资产组合的一部分卖给了黑石集团。那一阵《华尔街日报》天天跟踪报道，而如今这犹太老头突然从《华尔街日报》上消失了，芝加哥本地的报纸媒体最近也看不到他的名字，他此刻肯定在世界某个不引人注意的角落静观自己及时出手后的美国房市，以及金融市场如何在泡沫破灭后收场。

梅西百货商场楼顶上正在装置节日的彩灯，下星期就是感恩节了，苏世文心想今天下班后得在芝加哥好好转转，第一次来芝加哥，还未来得及领教美国中部的平和宁静。

苏世文踏入办公室大厅时，墙上的时钟指向早晨8点20分。苏世文与其他陆续到达的同事被引向克瑞克办公室旁的公司主会议室，克瑞克本人并不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大家感到今天的气氛似乎与往日不同。

8时30分，公司所有接手ETrade项目以及从其他部门临时紧急抽调过来的总共60名分析师全被召进了会议室。职员们或坐或站，交头接耳，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此时墙上的大屏幕上出现了克瑞克熟悉的面孔，这是从他家里的办公室传来的实时画面，屏幕上的克瑞克满脸倦容，上身随便套了一件T恤衫，神态严肃。他的夫人预计今天生产，他不得不在家办公，可这丝毫不影响他作投资决定的效率。

“15分钟前我们周末派去纽约与ETrade谈判的三人小组传回消息，ETrade的流动资金只够再维持两天。”克瑞克沙哑的话音从线路另一侧传来，语速像往日一样飞快。

“两天？上周四不是说还有两个星期吗？”会议室里人群骚动起来。

“对，离现在只有仅仅48小时。到了本周三的早8时30分，纽约时间9时30分股市开盘时，如果ETrade找不到买家，将宣告破产，一切资产将被封存，交由破产法庭处理。”克瑞克继续着讲话，“所以我们得改变计划，飞到纽约ETrade的公司本部直接检验它的所有资产账目。”

“飞到纽约？”职员们又骚动起来。

“你们60个人分成A组和B组。A组负责检验ETrade那面值30亿的次级债券投资组合，B组负责检验ETrade其他所有的资产账目。A组的15个人坐我的飞机先行动身，B组坐最早一班的民航班机随后动身。”

“老板，今天飞往纽约最早一班的民航班机已订满，只剩下几个头等舱的座位。”负责安排的主管秘书为难地说。

“那就将头等舱全部订下，剩下的人坐下一班。”克瑞克布置完毕，从会议室屏幕上消失了。

一小时后，苏世文和A组的其他14名分析师已坐上了克瑞克的私人飞机，窗外芝加哥市区的楼群与波光点点的密歇根湖正随着飞机的升高变得越来越小。

苏世文坐在宽敞的皮椅上，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早听说克瑞克有自己的飞机，今天终于见识了。飞机上的每个座位手边都有一部电话座机，旁边的一个同事拿起电话拨给家人，他也效仿着拨起电话，刚才走得急忘了向林佳怡通告今天早晨的紧急情况，不到24小时又得回到纽约，今晚却不能回家，得在纽约的酒店度过了，明晚还说不准。

看着身边同事一个个紧张与激动交织的复杂表情，苏世文想起了电影里被飞机载向目的地的特别行动队队员。没想到他们这些书生也会被派去执行紧急任务。他解开安全带，想活动一下身体，刚刚站起身，飞机机身突然遇到气流剧烈晃动起来，苏世文打了一个趔趄，差点儿摔倒，赶紧又坐回座位，重新系好安全带。这种飞机不像民航的大飞机，一旦遇到气流颠簸要厉害得多。看样子这私人飞机坐着并没有想象的那样舒服，苏世文在座位上想着。

星期二早晨，时代广场莱曼兄弟总部办公大楼，31层总裁办公层。林佳玮走进办公室，楼层里的办公室秘书们每天来得最早，这时正在门外打印着各种文件。林佳玮放下手提包，沿着铺着厚厚地毯的走廊走向楼层的另一侧。总裁办公层像一个独立王国，这里有自己的酒吧、餐厅甚至健身房，林佳玮不用再像以前那样每天一早去楼顶的公共餐厅排队买早餐，这里的早餐更丰富，而且全部免费。

林佳玮随着被提升为首席财务官的老板海伦搬到这莱曼兄弟全球指挥中心已经一个多月了。还有两个星期，莱曼兄弟就要公布公司2007年第四季度的财政运营数字。五大投资银行中的美林与摩根士丹利已相继公布巨额亏损数字，剩下的三家高盛、莱曼兄弟和贝尔斯登亏损会是多少？整个华尔街已开始翘首以待。高盛被普遍认为在次贷市场流通停止前已陆续买入CDS保险进行避险，所以损失应该不大。而莱曼兄弟和贝尔斯登2006年与2007年连续两年次级贷款市场份额分别居第一、第二位，这两家投行将要公布的财政运营数字自然成了整个市场的焦点。

莱曼兄弟的股价最近又跌了15%，反映出华尔街对其2007年第四季度财政运营数字的预测普遍持悲观态度。海伦被提升为首席财务官后的第一个财政季度便面临汇报公司亏损数字的考验，林佳玮从老板最近的脸色已感到巨大的压力。她们已开始陆续收到公司各部门汇报上来的盈亏数字，按海伦的吩咐，林佳玮需要重点审核从资产抵押交易台报上来的数字，那里是公司亏损的中心。而交易台的数字到现在还迟迟未报上来，林佳玮昨天特意跑到那里问个究竟，交易台总管利文不敢怠慢总裁办公室来的人，亲口向她许诺数字今天就报上来。

林佳玮端着热茶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与刚走进来的同事打招呼。这时桌上的电话响了。她看了看电话屏幕上显示的号码，犹豫了一下，没有接。

很快，办公室秘书出现在门口，“佳玮，你的电话，是发行部的部门总管理查德。”

“哦，转过来吧。”林佳玮不得不拿起电话。这个楼层的秘书受过特殊训练，责任心极强，打来的每一个电话都会有人接听并作记录。理查德最近已经打来好几次电话了，林佳玮总是故意不接，由秘书挡驾，但次数多了秘书们肯定会议论自己为何拒绝一个公司高管的电话。于是她决定接一次。

“佳玮？这段时间给你发电子信箱你从来不回，我只好直接打电话，感谢上帝，你终于接我的电话了。”话筒另一头传来理查德熟悉的声音，只是那语调已不像以前那样不紧不慢，泰然自若，而是像下属好不容易得到与上司说话的机会，急促而惶恐，好像生怕她撂下电话，林佳玮不禁有些窃喜。

“理查德，我很忙的，请别再打扰我了。”林佳玮镇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平缓地说。

“佳玮，我知道你很忙，你现在搬到了31层，见都见不到。这些日子我每天早晨都去楼顶餐厅等你，想见上你一面，可那里也不见你的踪影，难道你现在不吃早餐了？”

林佳玮差点笑出声来，她急忙用手捂住嘴，回头看看办公室里的那个同事，还好，他正专心浏览新闻，未注意到她这里的对话。她此时能想象出理查德每天早晨在楼顶餐厅里翘首以待的样子，难得，他以前可不是个每天早起的人。

“佳玮，你怎么不说话？看到今早的新闻了吗？”

“什么新闻？”

“你们芝加哥那位克瑞克派了60人的分析师团队昨天忽然空降纽约，包下了ETrade办公楼对面酒店整整一层，正在那里通宵审校ETrade的资产数字，你姐夫苏世文是否也在其中？”

“噢，有可能。”林佳玮打开还没来得及浏览的彭博终端，上面已经全是有关的新闻，“我们芝加哥只有两个金融大鳄，一个是泽尔，另一个便是克瑞克。我在那里5年中经常听到一句传言：如果泽尔卖东西，那么他卖的东西一定到了市场顶峰；如果克瑞克买东西，那么他买的东西肯定到了市场的最低谷。”

“哈，有意思，晚上出来一起吃饭吧，我很想听听这个克瑞克的故事。”理查德借机提议。

“不行，我们正在准备公司第四季度的报表，没空。”林佳玮与理查德重逢后构筑起来的马奇诺防线此时固若金汤。“对不起，我得放电话了。”她看到门外走廊一头出现了资产

抵押交易台总管利文的身影。

利文一行三人正走入31层总裁办公层，他身后跟着一个谢顶的犹太人和一个高高瘦瘦的印度人。难道利文亲自送季度亏损报告来了？林佳玮心里琢磨，可是那三人没有走向隔壁自己老板海伦的办公室，而是径直走进元首迪克的办公室，他的两个秘书已候在那里，随后在他们身后关上了门。

与往日只穿衬衫打领带、两个袖子高高卷起的打扮不同，今天利文特意在衬衫外面套上了笔挺的西服。今天是他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天，这里不是他的前线战场，而是莱曼兄弟的司令部，31层所有职员包括秘书穿着都非常讲究，他当然知道元首的信条：穿着随便，思路随便。

他身边坐着次贷交易台部门总管科帕罗和资产抵押研究部门总管桑杰夫，两人是第一次来31层的总裁办公层，第一次受元首召见，自然是工整的西装，雪白的衬衫，诚惶诚恐。

等了约10分钟，迪克从后面的办公室走了出来。与在公众场合不同，他今天没有套西装上衣，雪白的衬衫，暗红色的领带，黑色西裤，一尘不染亮得可以照人的皮鞋与媒体照片上的一模一样。尤其是那匀称而挺拔的身材，很难想象眼前这个50多岁的中年人是那个已统领莱曼兄弟13年，每天日理万机，华尔街投行中任职时间最长的总裁。

“我们开始吧。”迪克与三人握过手后吩咐道。

“迪克，这份演示文稿的内容跟我们几天前交给你的那份差不多，我们昨晚又做了最后的修改。”利文开始叙述，桑杰夫将手中那份今早他亲自打印出来的演示文稿恭恭敬敬地放到元首面前的茶几上，文稿的首页上印着“绝密”字样。

“你接着说。”迪克拿起那份文件，边翻阅边听着利文的叙述。

三个人这一个月以来一直在秘密酝酿成立一个独立的对冲基金，基金投资的重点是5月份以来价格正渐近最低谷的次级贷款债券，股东由莱曼兄弟十个核心高级主管组成，每人按头衔大小投入不同数额的个人资金，起始资金共2.5亿美元，之后再对外筹集更多的资金。对冲基金由迪克兼任董事长，利文任首席执行总裁，桑杰夫任首席投资官，科帕罗任交易总管。

“你们确定现在次级贷款债券的价格已到了最低?”迪克开始发问，眼睛依然看着手上的材料。

“对，次贷债券市场经过夏天的暂停流通后，上个月随着美林报出亏损已慢慢开始流通，当然价格很低，随着美林修正亏损数字与摩根士丹利报出亏损，次贷债券的价格正变得越来越低。”利文自信地回答。

“昨天克瑞克派了60人的分析师团队检查ETrade的资产账目。一旦他们为ETrade那面值30亿美元的次贷资产组合做出评估，他们出的价格实际上将为整个市场定下最低价。”次贷交易台总管科帕罗补充道。

“克瑞克的泰德尔一直有成功抄底的历史案例。”桑杰夫也跟着补充。

“如果他们成功抄底而定了很低的价格，那我们公司账目上那些与次贷有关的资产抵押债券岂不会亏损更大?”迪克扫视了一下面前的三个人。

三个人都惭愧地低头不语，空气变得凝固起来。

利文抬起头，率先打破沉默，“都怪我年初时未及时决定买进 CDS 保险，卖掉那些次贷债券……”

“不用说了。”迪克打断了利文的话，“那也不全怪你。”迪克看着眼前这位手下爱将，这个眼似铜铃的犹太人是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他身上有很多地方像当年的自己。这几年利文掌管的资产抵押交易台为公司挣得了几十亿美元的利润，自己这几年上亿美元的红利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作为公司的最高长官，最大个人股东，迪克每年的年终红利几乎百分之百为公司股票。

“你们的计划书我已考虑过了。”迪克放下手中的材料。

他面前的三人都挺直了上身，洗耳恭听。

“投资的想法与时机都不错，只是公司的高级主管不能当基金的股东，我本人也不能兼任董事长。”

“为什么？华尔街其他投行像高盛与摩根士丹利下属的对冲基金，他们的主要高管可都是股东啊。”利文说到这里，怕元首没听明白，接着解释：“您如果兼任董事长，便是最大股东，可以用手上的莱曼兄弟股票入股。您这些年每年的红利均为公司的股票，我们公司的股票今年已跌了很多，照现在的市场，万一公司有个什么三长两短，股票跌得……”

“行了，别说了。”迪克再次打断利文的话，语气颇为不悦，“你是想让我借机带头将公司股票卖掉换成现金投到基金里？这样做与游轮失事时船长弃船而逃有什么两样？”

“迪克，这不一样……”

“别说了。我已经想好了，公司的高级主管谁都不能入股，你们得自己去外面筹款，公司可以现在与你们签一份协议，向你们保证，你们若能筹到 5 亿美元，莱曼兄弟会以公司名义一次投入另外的 5 亿美元。”

利文知道这是一份对莱曼兄弟最有利的协议。公司可以在报出亏损前将 5 亿美元作为特殊投资事先划出，市场若持续下跌这投到对冲基金的 5 亿美元可以投资抄底对冲公司的亏损，同时公司本身又不用承担基金起步时的风险，因为在目前市场环境下任何基金如果能自己筹到 5 亿美元，以后成功的概率都会很高。华尔街对冲基金领域 10 亿美元是一道线，管理资金过了这道线的基金便迈入了主流基金的行列，以后再筹集资金会容易得多，莱曼兄弟到时会稳步分享基金的一半利润。

眼前的元首不知是真如传说的对公司忠心耿耿，对员工尽职尽责，还是他本人坚信莱曼兄弟在他的领导下会像以前一样渡过难关？利文三个人暗自想着。

“具体事宜你们马上和我办公室的有关人员谈妥，今天就签合同。”迪克站起身，“对了，你们基金在正式成立前可以调用公司的资源，但不能从在职职员中挖人。”

“好，我们三个人今天就集体辞职。”利文等也跟着站了起来。

“今天？”

“对，您忘了明天公司要宣布大规模裁员？”利文提醒元首。

迪克表情痛苦地点了点头，这种事都是由公司的总管约克森负责，这将是莱曼兄弟公司“911”后第一次裁员。

第47章 斧　子

深秋11月的曼哈顿白天变得越来越短。杰恩站在6层自己办公室的窗前，从这里向西眺望不远处的哈德逊河，虽然视线被前面的几幢高楼挡住，但夹缝中仍能看到河面的一角，河水被落日映照得通红。

杰恩看了看手表，已经下午四点半。他回过身，自己宽敞的办公室此时反而显得更加冷清。仅仅几个月前，自己工作了17年的莱曼兄弟还是如日中天，可是刚刚几个月过去，怎么就有了一种夕阳西下的感觉？

他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思绪，走回到办公桌前坐下，桌上放着一张打印出来的表格，上面列着长长的职员名单。往年每到这个时候，杰恩的桌上都会有一份名单，那是研究部各部门主管推荐上来的晋升名单，那时候他会兴奋地坐下来将上面的名字一一过目，经常会亲自加上几个名字。而现在眼前这份名单则不同，这是手下各部门主管按照公司分配下来的名额报上来的裁人名单，杰恩整个下午看着这份名单左思右想，亲自将几个名字从名单上划掉。

名单上的许多人他还能叫出名字，都是这些年跟着他为莱曼兄弟债券研究部连续7年蝉联华尔街债券研究评比第一名的功臣。下周就是感恩节，接下来便是圣诞节、新年，这个时候将这些人赶回家，他们回家怎么向自己的家人开口？

杰恩叹了口气，上一次裁员是2001年“911”后，作为经理，最不愿意做的就是这种事。然而这就是美国的资本市场，尤其是华尔街，盛衰乃瞬间之事，不可儿女情长。

他走到门外，将审核后的裁人名单郑重地交到秘书克莉丝汀手上。克莉丝汀会意地将名单锁进自己的抽屉里，明天一早她将分送到研究部各个部门主管的手上。

杰恩看了一下表，“桑杰夫跑到哪里去了？怎么还不来见我？”

“唉，我从早晨到现在已经给他秘书打了无数次电话，她说桑杰夫今天一早露了一面，亲自打印了一份文件，然后就不见了踪影，打手机没人接，发邮件他也不回。”克莉丝汀眨动着蓝眼珠，也替老板杰恩着急。

“我今天务必得见到他，你亲自到交易台去打听他的下落，让他下班前务必来见我。”

“好的。”克莉丝汀转身离去。

杰恩今天找桑杰夫，一是因为以前的手下、他的嫡系印度管理学院的阿萨什。他昨天了解到利文的资产抵押交易台下面的整个次贷交易台职员将全部被裁掉，阿萨什无法幸免，他想跟桑杰夫商量一下将阿萨什调回到桑杰夫手下的资产抵押研究部。另外还有更重要的一件事，今早他也看到了克瑞克的泰德尔派团队紧急赶来纽约抄底的新闻，ETrade那

面值30亿美元的次贷资产组合本来应是自己的囊中之物，如今却要被这头外来的雄狮抢了去，更让他心里不平的是他听说以前自己手下模型组的苏世文就在这些分析师中间。他更加感到万分焦急，自己精心酝酿了近两年的成立对冲基金的计划在6月份时本来就要付诸实施，却被突然发生的贝尔斯登两个对冲基金冻结客户账户事件暂时搁了浅，他将具体想法和思路与最得意的弟子桑杰夫详细讨论过，并且给他下了详细的指示。克瑞克的泰德尔这次过来抄底证明了自己想法的正确，明天他得想办法找公司的债券总管再谈一次，如果说服不了债券总管，也许自己应该拿着计划书直接去找元首。

自己前一阵给桑杰夫布置的任务不知道他完成得怎么样了。杰恩觉得桑杰夫最近好像在故意躲着自己，他每天总在利文的4层交易台待着，很少在6层的研究部露面，他在6层的办公室总是空着的。难道他在背着自己干什么？杰恩摇了摇头，阻止自己顺着这个思路想下去，他对这个自己9年前亲自从印度管理学院招到美国的大弟子还是信任的。

“先生，您找我？”过了半小时，桑杰夫出现在办公室门口，不等杰恩吩咐，他自己将身后的门关上了。

“桑杰夫，你终于露面了，今天跑哪里去了？”杰恩面露不悦，但如同家长对待自己的孩子，他虽然不满又无可奈何，“坐吧。”

“先生，我还是站着吧。”桑杰夫毕恭毕敬地站在那里，让杰恩回忆起当年他刚来纽约时的样子。一晃九年过去了，昔日那个又高又瘦的书生如今已经成长为莱曼兄弟的中坚，手下也有几十人了，反观自己，最近总有力不从心的感觉，难道自己真的老了？

“怎么，你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不敢坐啊？”杰恩对手下嫡系说话从来不客气。

“啊？哦，没有，没有，可是我……”平时口若悬河，思路敏捷的桑杰夫此时一反常态，吞吞吐吐起来。

“桑杰夫，坐下吧，有事慢慢说。”杰恩心里咯噔一下，桑杰夫果然有事瞒着自己。

“好吧。”桑杰夫慢慢地坐下来，可上身仍保持笔直，平时当着恩师的面也敢跷着二郎腿的那股傲慢劲儿不见了。

弟子的一反常态让杰恩觉得尤其不妙，但他仍然尽量保持镇静。“好吧，你不说那我先说。我找你来是想商量上次提到的成立对冲基金的事，我交代给你的那些具体事宜你办得怎么样了？我准备明天再去找债券总管，若说服不了他我就直接去找元首。”杰恩边说边看着眼前弟子的表情，见他无动于衷，便接着说下去：“今天关于泰德尔的新闻你肯定看到了，这进一步证明了我当时的先见之明。对了，去年被我留下来但今年5月还是跳槽了的那个模型师苏世文这次也来了，这小子肯定用在我的研究部开发出的模型去帮助别人对付我们。”杰恩越说越来气。

“先生，您别生气，要注意身体。”桑杰夫听到苏世文，终于开了口。

“你不用安慰我，我今年只有53岁，还不老。”杰恩对弟子只在不关键的事情上开口不以为然，“我还需要跟你讨论帮助阿萨什调动的事，我们得在明早之前……”他说着低头看表。

“先生，”这次是桑杰夫开口打断了杰恩，“这种事不用跟我说了，我现在过来是跟您请辞的。”

“你要辞职？”杰恩睁大了眼睛。

“对，我见完您就回办公室收拾东西，离开公司。”

“离开公司？你是公司的中坚，裁员肯定轮不到你，为什么要离开公司？”

“先生，我……是这样……”桑杰夫将这一个月来与利文和科帕罗两人前前后后的准备以及今天与元首的谈话全都说了出来，到这种时候他已没有向杰恩隐瞒的必要。

“你……你居然背着我，用我花了两年心血制订的计划去与别人合伙，现在一切就绪了来跟我道别？你……”杰恩用手指着对面的桑杰夫气得说不出话。

“先生，您别生这么大的气嘛，我没有全盘采用您的想法，而是做了很多修改……我与利文合伙也是没办法，他与元首关系好，财大气粗，手下又有很多资源，我们基金以后可以请您过去当顾问……”桑杰夫站起身，想安慰杰恩。

“别说了，你给我滚出去！”杰恩站了起来，黝黑的面孔显得脸色更加难看。

“先生……”

“克莉丝汀，把他给我轰出去！”

克莉丝汀跑了进来，她给杰恩当秘书已经快 11 年了，从未见老板发过这么大的火。

周三早晨，纽约股市开盘前，Etrade 与泰德尔联合宣布，经过 48 小时的紧急协商，泰德尔将出资 19 亿美元购买 Etrade 20% 的股份，另以 8 亿美元购买 Etrade 面值为 30 亿美元的次级债券资产组合。

时近中午，曼哈顿中城第六大道 Etrade 对面的酒店里，苏世文在门厅里与从芝加哥一同飞来的泰德尔的同事们告别。过去 48 小时里他们几十个人在这家酒店里通宵达旦工作，现在终于大功告成。这 48 小时里苏世文加起来只睡了不到 6 小时，他的双眼布满了血丝，精神却依然亢奋，像是刚刚打完一场胜仗的士兵。

苏世文没有马上回家，而是叫了计程车奔向不远处的时代广场。他早晨时答应与拉胡尔、阿历克斯和陈敏中午一起吃饭，将过去 48 小时里泰德尔派团队紧急飞来纽约抄底的故事讲给他们听。

中午 12 点，时代广场的一家中餐馆。约好的时间已到，其他三个人却都没有露面。莱曼兄弟的办公大楼就在马路的斜对面，按道理拉胡尔与阿历克斯应该先到。苏世文看着对面那幢熟悉的玻璃大楼，那滚动的绿色霓虹灯，一切都跟自己春天离开的时候一模一样，只是此时凛冽的秋风取代了彼时和煦的春风。

“世文！”一句中文从身后传来，是熟悉的南方口音，小个子陈敏率先到达。

两人紧紧地握手。

“你好像没怎么变，还是西装革履，哈哈。”苏世文看着眼前的陈敏，他的领带依然过腰，神情略显忧虑。

“我能变到哪里去，倒是你老兄依旧英俊潇洒。”陈敏看出了苏世文满脸倦容背后掩饰不住的兴奋，“次级债券事隔几个月后终于有了市场价格，这个价格肯定是你的模型估算出来的吧？你小子这下可成名了。”

“哪里，那是团队一起做出来的。”苏世文谦虚道。

“你们老板克瑞克擅长抄底，泰德尔付 Etrade 的应是市场最低价了吧？”

“希望如此，还要看市场下面如何反应。”苏世文不敢乐观。

“你们德意志银行那里最近怎样?”苏世文看着坐下后依然不断看表的陈敏。

“我一会儿得赶紧赶回下城，这几天公司里气氛有点儿不对头，大家神经都绷得紧紧的。”陈敏说着又看了一眼手表，“怎么回事？我给阿历克斯打个电话。”他说着从兜里掏出自己的黑莓手机。

“奇怪，办公室没人接，手机又关机。”陈敏放下手中的手机。

“也许是开会延长了脱不开身，你给他发个邮件，我打拉胡尔的手机试试。”

“不用打了。”

苏世文与陈敏闻声抬起头，拉胡尔出现在饭桌前，表情从未有过地严肃。

“你怎么自己来了，阿历克斯呢?”苏世文心里忽然有种不祥之兆。

“阿历克斯今天上午被裁了。”

“什么？他被裁了？有这种事?”苏世文吃了一惊，看着一旁的陈敏。

陈敏也吃了一惊，“阿历克斯是麻省理工学院与莫斯科理工学院的双博士，他在研究部干了7年，立过大功，公司说裁就把他裁了?”他为曾与自己并肩共事多年的同事鸣不平。

“这次裁人与以前不同，是大规模的，特别是资产抵押部，从上至下，什么级别的都有，包括伦敦、香港的分部，阿萨什与次贷交易台无一人幸免，我自己这次算是运气好。”拉胡尔沮丧中略带着庆幸。

“我们德意志银行上个月就风传要大批裁人，却迟迟不见动静，现在是人人自危。”陈敏的忧虑又增加了几分。

“如果是真的，应该就在这几天，下周四开始就进入每年的节日时期，感恩节、圣诞节、新年，最残酷的华尔街也很少在节日时期向职员‘动斧子’，不人道。”拉胡尔边说边倒吸着凉气，“你觉不觉得在冒冷汗（Are You Chilly)?”他又说出了苏世文熟悉的那句话。

今天莱曼兄弟向职员动起了“斧子”，那明天呢？现在离感恩节还有整整五个工作日。

“我们走吧，这顿饭吃不下了。”苏世文站起身，早晨以来兴奋的心情此刻无比沉重，他只想回家睡觉。

三个人走出餐馆，握手道别。

拉胡尔抬头看着旁边不远处托尼克酒吧的巨大招牌，“我们四个人5月份时还在那里喝酒，华尔街那时是何等的繁荣，可是刚刚过去6个月……”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陈敏冒出了句只有苏世文能听懂的中文，那南方口音却将这句话说得非常标准。

“祝好运吧。”苏世文不知是说给自己，还是所有人。

2007年纽约的冬天是近几年来最冷的。刚进入12月上旬，纽约便迎来了入冬后的第二场雪。雪后曼哈顿街上的行人比往日少了很多，苏世文随着上班的人流走在街道上，心中忐忑不安。

一个月前泰德尔以8亿美元购买Etrade面值为30亿美元的次级债券资产组合，为冻

结了几个月的次级债券市场交易提供了市场价格，各投行终于可以为其账上的次级债券资产组合找到一个参考价格，有了价格便可以计算亏损。自从10月份美林在华尔街投行中第一个承认次贷造成的公司亏损以来，其他投行也陆续公布亏损，上周贝尔斯登刚刚公布公司第四季度亏损17亿美元，随后高盛也公布了亏损数字，不过数字相对很小，这周莱曼兄弟在众人瞩目之下终于第一次公布亏损7亿美元，大大低于行家们之前的预测。与此同时，一直苦于找不到投资者的美林终于从新加坡国家基金注入了60亿美元，花旗集团也从沙特王子的基金筹到了75亿美元，据说摩根士丹利也正在与中国的基金商谈用其股份换取注入资金。

随着华尔街投行陆续公布亏损，接踵而来的便是裁人。莱曼兄弟感恩节前那一波裁人时阿历克斯被裁，后不到一星期，陈敏也没能幸免，被德意志银行赶回了家。

苏世文的兴奋也没能持续多久。他所在的对冲基金泰德尔这次对市场判断有误，抄底过早。次级债券市场经过短暂上升后从12月开始又一路下降，克瑞克这次没有能够再现抄底翻番的神话。与此同时，一个月以来美国股市持续低迷，泰德尔已延迟到11月的股票上市被再次取消，这次是无限期延迟。克瑞克一直酝酿的挑战华尔街投行传统的资本中介买卖、入侵华尔街投行后院的计划大打折扣，市场上开始有传言说克瑞克有可能大幅裁减甚至撤销刚刚建立不到一年的纽约分部。

苏世文现在不得不为自己的命运担忧："911"后那次经济衰退时他在新泽西的小公司一年只挣8万多美元，没有任何经济负担。而现在他们夫妇欠了被许诺的40万美元年薪与红利还没有兑现，海边新宅还未竣工，……他只觉得不寒而栗。

他这两天每天早晨进公司办公大楼时都提心吊胆。最近听说了很多华尔街裁员的恐怖故事，其中一个细节便是被列入裁员名单的职员早晨上班时其电子通行卡被事先注销，在大楼入口通行卡突然失效无法进门，这时一旁的保安人员就会过来将此人引向一间会客室，早已等待在那里的人事部职员开始办理离职手续，这样被裁的人便没有机会再回到办公室。

苏世文迈入大门，走向入口的电子扫描器。他深吸一口气，从口袋中拿出自己的电子通行卡，在扫描器上划过，与往日不同，屏幕上显示出红色的"Stop（停步）"，苏世文心里咯噔一下，不禁抬起头向左右看，并不见有保安人员过来。

"你再试一次。"身后有人提醒。

"哦。"苏世文又刷了一次自己的电子通行卡，这回屏幕上显示出绿色的"Go（前进）"，他松了口气，冲身后刚才提醒自己的职员笑了笑。也许刚才刷卡时手有点儿抖，虚惊一场。

眼看接近早晨9点，离美国股市开盘只有半小时。此时彭博终端又传来了坏消息：美国零售业的龙头"梅西百货（Macy's）"宣布其感恩节期间的全美销售额6年来第一次出现下滑，且降幅为历史最高，计划在全公司范围内裁员。紧接着，摩根士丹利宣布其第四季度亏损94亿美元，比上月预期的37亿美元大幅增加。随后，欧洲的UBS（瑞士银行）也宣布亏损100亿美元。整个华尔街顿时哗然，标普指数开盘时骤跌3.5%，刚刚喘了一口气的苏世文神经又紧绷起来。

第 48 章
骄傲

中城麦迪逊大道施瓦茨公司所在的办公楼。刘思皓坐在办公室里，端详着屏幕上那份“黑名单”——用来做空华尔街几大投行的分析表格。

一切正如老板施瓦茨所预料的那样，几大投行经过夏天的沉寂，终于步欧洲银行与保险公司的后尘，从 10 月份开始陆续在牌桌上亮牌认输，其公布的与次级贷款有关的亏损加起来总和已达到近 1000 亿美元，并且这一数字每天都在上升。几大投行的股价则随着它们不断增加的亏损而一降再降，自己负责做空的几大投行的股票价格均已跌到目标点以下，开始为公司盈利。

今天的刘思皓已不再是 4 年前刚进入华尔街莱曼兄弟时那沉淀在海底的鲸鱼粪便下面的一个小助理，也不再是两年前来斯瓦茨公司面试时那个为了一封申请哈佛商学院 MBA 的推荐信而跳槽的腼腆的书生，过去的两年他目睹了怎样在一夜之间挣得 200 亿美元。作为牌桌上最大的赢家，施瓦茨公司以超低价买入次贷保险创造了历史，现在又走在市场前面率先做空华尔街投行的股票，刘思皓对老板施瓦茨的战略眼光与执行能力佩服得五体投地。据说人要成功一定要选对正确的时间与正确的地方，赶上了美国现代金融史上最大一笔做空的刘思皓正是那个幸运儿，这一年他才刚满 26 岁。

刘思皓将鼠标移到黑名单上“泰德尔”的名字旁，不情愿地将其删去。正如自己之前所料，作为对手的泰德尔这次进场过早，未能抄底成功。可惜因泰德尔公司股票上市已被无限期推迟，暂时无法对其做空，便宜了苏世文。不过市场上已有传言说克瑞克也要像华尔街投行一样抡起斧子裁人，下面会有苏世文的好戏看。

刘思皓想着得意地将头靠向转椅的后背，让身下的转椅转动起来，将自己搬进不久的这间办公室又环顾了一周，该尝一尝当老板的滋味了。

“思皓，对不起打搅一下。”组里秘书探进头来，看着随着转椅转动的刘思皓犹豫了一下。

刘思皓闻声抬起头，停住了转椅。

“离约定的面试时间还有 10 分钟，你想在哪里见那个学生，这里还是会议室？”

“就在这里吧。”

“好的，这是她的简历。”秘书将事先打印出来的应试者简历放到刘思皓的桌上，“另外，这个是你让我查的下周圣诞节期间去伦敦的机票信息。”秘书又将一个文件夹放在桌上。

“很好，谢谢。”刘思皓待秘书离去，没有看那张简历，而是浏览起文件夹中的航班信

息。作为从茱莉亚学院被选中的两名小提琴手之一，琪儿现在正在伦敦为 BBC 录制一个新年特别节目。下个星期就是圣诞节了，琪儿此刻正在做什么？他抬起头，把淹没在文件堆背后的一个小巧而精致的镜框重新拿到眼前。这是自己 25 岁生日时琪儿送的生日礼物，镜框里嵌着一张半身的黑白艺术照片，琪儿怀中抱着一把小提琴，那双会说话的眼睛正冲着自己微笑。

两人自 9 月份琪儿 19 岁生日那天发生不快以来一直处于半冷战状态，刘思皓这几天一直在考虑是否圣诞节时飞到伦敦去看她，给她一个惊喜，以缓和两人之间的隔阂。今年以来两人之间共同的话越来越少，琪儿的音乐世界追求的是完美与和谐，而自己所在的投资领域找寻的是批漏与不平衡。他想与琪儿好好谈谈，也许在伦敦的泰晤士河边，或是一起坐火车到巴黎，在塞纳河边，就会忘掉最近半年来的所有不快。

“思皓，马上轮到你了，你是最后一个面试官。”公司人事经理出现在办公室门口。

“哦。”刘思皓放下手中的航班时刻表，“前面几位经理觉得这候选人怎么样？”

“负极。”人事经理耸耸肩，“他们可能太挑剔了，最近想来我们这里试的人太多了，我那里还积压着几百份简历，根本没时间看。整个华尔街现在都在裁人，只有我们少数几家还在进人。她要不是直接跟你联系，想面试也得排到明年去了。”

“我并不认识她，她是以校友名义联系我的，我们达特茅斯学院素来有校友互助的传统，我至少得面试她一下。”刘思皓解释说，“再说，我现在确实缺人。”

“那好办，你写一个要求，我帮你从现有几百份简历中筛选一下，若仍没有合适的还可以直接让那些猎头帮着找，现在市场上什么样的都能找到。”

“对不起，打搅一下，这是安娜。”此时秘书出现在门口，后面跟着一个高个子白人女孩。

“你好。”刘思皓站起身，走到门口，“我是刘思皓。”边说话边伸出手与女孩握手。

“你好，我叫安娜。谢谢你抽时间面试我。”安娜的鼻梁很高，五官搭配得很协调，金色长发在脑后利落地扎了一个结，配上白色的尖领衬衫，看起来成熟而干练。

“不用客气。”刘思皓目送人事经理和秘书走后转向安娜，“你怎么知道与我联系？”

“你现在是达特茅斯毕业生里的名人。”

“真的？”刘思皓刚才故意绷着的脸不禁松弛下来，“你是经济系哪届毕业的？”

“2002 届。”

“你比我高一届？”刘思皓说着拿起桌上那份未来得及细看的简历，瞥了一眼她学校那一栏：私立高中菲利普斯学院㊀毕业后升入达特茅斯学院，与自己一个系，比自己早一年毕业。

“嗯，可没法与你相比。”

“别这么说。”刘思皓嘴上谦虚，心里得意，“你的背景很好，只是需要一个好机会而已。”眼前的安娜毕业于新英格兰地区昂贵的私立中学，不用问，这个白人女孩在达特茅

㊀ 菲利普斯学院（Phillips Academy）：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埃塞克斯县安多佛（Andover），创建于 1778 年，美国历史最悠久的私立高中之一。

斯校园里属于典型的“贵金族”。

“你看着有点儿眼熟，我们俩怎么不认识?”刘思皓看着安娜，原来她面孔长得很漂亮，嘴角自然地流露出漂亮女孩那种掩饰不住的傲气，在校园里好像确实见过她。

“当然不认识，你当时在学校时肯定是个整天泡在图书馆里的好学生，不像我忙于各个学生俱乐部的活动。”安娜的脸上第一次露出灿烂的笑容，嘴角那一丝傲气顿时全无。

刘思皓在达特茅斯时不是不想参加社交活动，而是像安娜这样“贵金族”出身、长相漂亮、气质自信、走路如风的骄傲公主身边总有很多男生追逐，根本就不会理会他这样的男生。没想到眼前的安娜这么低调，说话这么中听。

见刘思皓思忖着不说话，安娜接着说：“你们公司现在在华尔街无人不晓，瞧你这么年轻就当上了经理，你肯定是我们经济系这几年毕业生中最有作为的。”安娜环顾了一下刘思皓的这间办公室。

这话从安娜这么漂亮的女孩口中说出，令刘思皓男人的自负感油然而生，他那天生的腼腆却令其一时语塞，不知该怎么回应，他情急之下站起身，“等一下。”刘思皓绕过坐在面前的安娜，走到办公室门口，关上了那扇玻璃门。转身欲走回座位时，他的视线正好落在安娜后背娇美的曲线，从衬衫衣领之上露出的那段雪白的脖颈开始，那段曲线隐入紧贴的衬衫里，一直向下延伸到婀娜的腰肢，让人不禁产生遐想。就在这一瞬间，他觉得自己的脚步停顿了下来。

背对着他的安娜也许感觉到了这一刹那间的停顿，慢慢侧过身来。刘思皓反应过来，急忙迈步走回自己办公桌后的座位，正襟危坐，偷偷扫了一眼安娜的神色，她仍然面带微笑似乎并未察觉到什么。

“你怎么这个时候面试？离毕业还有半年多。”刘思皓此刻觉得心里有点儿乱，像是做了什么亏心事，不敢再正视安娜，只好将目光移到眼前的简历。

“我今年5月份时已经毕业了。”安娜脸上迷人的笑容随之消失，“可是找好的那家对冲基金夏天时突然倒闭了。”

“噢，你已经毕业了。”刘思皓重新拿起安娜的简历，那上面明明写着杜克大学商学院2007届MBA，可是他刚才精神不集中没有注意到，“明白了，你后来一直在找工作?”

“嗯。”安娜垂下了眼帘，“你不知道夏天以来华尔街的工作有多难找。”她幽幽地说，脸上露出焦急与无奈，“并且时间拖得越长越难找，我已经找了近6个月了。”

看着这个几年前校园里的骄傲公主现在这副可怜无助的样子，刘思皓脱口说道：“别担心，我会帮你的。”

“真的?”安娜惊喜地抬起头。

刘思皓对自己刚说出的话也有些吃惊，也许是男人怜香惜玉的本能，也许是他刚才那一刻对安娜身体的遐想，他只觉得自己心中的天平已开始不自觉地向这个刚见面几分钟的女孩倾斜，他急于在这个漂亮女孩面前表现自己男人的力量。

“当然了，我们是校友嘛。”刘思皓轻松地说，刚才心里的那一丝凌乱已烟消云散，他刘思皓现在是这间办公室的主人，是这个女孩命运的主宰者。

“哈哈，是呀。”安娜脸上又恢复了那灿烂的笑容，比刚才的笑容更加迷人。

“你读商学院之前都做过什么项目？”刘思皓郑重其事地又拿起那份简历浏览起来。

“我以前在好几家投行当过实习生，会做很多分析，并且我学新东西的能力很强，比如说……”安娜口才很好，绘声绘色地描述起来。

不知不觉半个小时过去了。这时门外出现了秘书的身影，隔着玻璃向刘思皓做手势，他看看腕上的手表，时间过得真快，一会儿还有个电话会议，他只好站起身结束面试。

“走吧，我送你到电梯。”刘思皓走到门前。

见刘思皓走过来伸手为自己开门，安娜优雅地站在门旁等待，倾慕地注视着这个自负的东方男孩。

刘思皓将手伸向门把手，两人离得很近，他能闻到安娜身上淡淡的香水味。就在为安娜拉开门那一瞬间，刘思皓感觉到成功带来的自信，权力产生的力量，听说有一种女孩总能让男人感到骄傲，眼前的安娜便是这种女孩。他侧过身示意安娜，她的眼睛几乎与自己平视，眼珠的颜色不是想象中的那种蓝色，鼻尖上的几颗雀斑淡化了有点儿过尖的鼻梁，增加了面部的生动。

“你是犹太裔吧？”刘思皓开口问道。

“嗯，你怎么知道？”

“猜的。”

“哈，你桌上那张照片上的女孩是你女朋友吧？她很漂亮。”

“噢，谢谢。”

目送安娜随秘书离开，刘思皓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后，看着对面那张空椅子发呆，安娜那迷人的笑容、成熟的身体一直浮现在脑子里，挥之不去。

随后的会议匆匆结束，刘思皓找到刚才的人事经理。

“这个人我录用了，你们给她办手续吧。”

“你是否再考虑一下？别的经理对她评价都不高。”

“不用了，她是我们达特茅斯学院的毕业生，与我一个系，杜克大学的 MBA，还在多家投行做过实习生，你是怀疑她的智力还是能力？”刘思皓说话俨然一副经理的口气。

“那我去做一下背景调查。”

“需要多久？”

“可能一周。”

“免了那套官僚手续吧，我现在急需用人。”

“这……好吧，但是按公司规定她的情况只能按应届毕业生处理，需要三个月试用期。”人事经理这次不再让步。

“好。让她下周一来报到。”

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刘思皓又拿起桌上安娜的简历。简历下面的一张纸片掉到了地上，刘思皓俯身捡起来，是那份飞往伦敦的飞机时刻表，他犹豫了一下，随手将其放到桌下的一个抽屉里。

2007 年圣诞节清晨四点半，长岛汉廷顿镇。整个街区还在梦乡里，一幢两层高的木屋已经亮起了灯。厨房里刘思皓的母亲像每天一样已将早餐端到桌上。

“翔宇，饭好了，赶紧下来吧！”她走到楼梯口大声向楼上说。

与往日不同，楼上无人反应。

“翔宇？你再不下来吃饭就来不及了。”等了几秒钟，楼上仍无动静，“今天这是怎么了？”她抬脚准备上楼。

“喊什么呀？我耳朵还不聋。”刘翔宇从楼下另一侧的客厅里走了出来。

“原来你早就下来了，吓我一跳。”刘思皓的母亲转过身，“你大早晨一个人躲在客厅里干什么？”

“没什么。”刘翔宇没好气地回答。

“想思红了吧？”刘思皓的母亲看着丈夫一副失落的样子，他在三个孩子中最疼爱唯一的女儿，今年女儿也上了大学，与两个哥哥一样离开了家。

“以前一直觉得这幢房子太小，如今才发现原来并不小，你看四处都空荡荡的。”刘翔宇坐到饭桌前，神色黯然。

“思红这孩子让你白疼了，女孩子家却像她两个哥哥一样不懂事，离家后的第一个圣诞节不但不回来跟我们团聚，连电话也不打一个。”刘思皓的母亲坐到饭桌旁丈夫对面，“别想了，快吃饭吧，都凉了。”

“别怪她，孩子嘛，刚离家上大学这几个月肯定很辛苦，终于赶上第一个寒假，就让她跟同学们去迪士尼好好放松放松，我查了一下，从她们佐治亚理工大学开车到奥兰多也就 4 个小时。这季节我们这里冰天雪地的，她们亚特兰大那边挨着佛罗里达，比这里暖和多了，让她寒假就别回来了。”

“迪士尼公园，佛罗里达，我们俩来美国二十年了，一次都没去过。”

“你怎么想到我们俩了？不说了，我得赶紧吃饭，再不出发就来不及了。”刘翔宇看了一眼厨房墙上的闹钟，低头吃饭。

“今天是圣诞节，要么你就别去了。”

“那怎么行，圣诞节到新年这几天是我们餐馆一年中生意最好的时候，要是断了新鲜蔬菜，以后客人还会上门吗？”

“可是往年圣诞节这天上货，那三个孩子至少有一人跟你一起去，今天他们全都不在，那么多东西要拉回来。”

“我还没那么老，自己能行，不用他们帮忙。”刘翔宇不以为然地说，“对了，思雨每年都回来，今年什么情况？”

“跟你说过，你忘了？他陪刚交的那个女朋友回她的家过节去了。”

“哦，想起来了，这小子从小就会献殷勤，这么快就认到别人家去了。”

两人都笑了起来。

刘翔宇吃完饭走向门口，拿下挂在墙上的羽绒服。

“翔宇，等一下！”刘思皓的母亲在后面叫住丈夫。

“你要干吗？”

“今天我陪你去。”她不等刘翔宇回话，转身利索地拿起椅子上早已准备好的羽绒服和毛线围脖，走到丈夫身旁，“走啊，愣着干吗？再不走中国城的菜就让别人买光了。”

“噢，好，好。”夫妇俩一起出了门，迎面一股寒风吹来，两人都未在意，一左一右迈上了车库外停泊的厢式小货车。

长岛通往曼哈顿的495号高速公路上空空荡荡，除了几辆大货车外，就只有这辆厢式小货车。

刘翔宇一手握着方向盘，另一只手打开汽车收音机的调频音乐台，随着音乐哼起了小曲。

“你刚才还垂头丧气的，怎么忽然开心起来了？”

“今天有夫人亲自压阵，我哪能不开心。你瞧这头顶的明月与满天的繁星，多好的夜色。”

“哈，我们这真叫披星戴月。”

“嗯，披星戴月二十载。”

“我刚才一直在想，等思红大学毕业，我们俩就退休不干了，把房子卖了，搬到佛罗里达去，那里没有冬天，美国很多人退休都选择在那里居住。思红在亚特兰大，距离近以后也能照顾我们。”

“哈，你是该退休了，脑子已经不好使了，前后矛盾，前面说等思红大学毕业后我们搬到佛罗里达，后面说离她近，你想想她到时都毕业了人怎么还会在那里？”

“当然会，她可以继续读博士啊！”她机智地狡辩。

“小红读博士？留在亚特兰大工作倒是有些可能，或是嫁给那里的人定居。”

“哼，我还一直以为你最偏爱女儿，原来她在你心中就这点儿能耐啊？”

“这是两回事，她不是那块学习的料。”

“也许吧，三个孩子里还是思皓学习最好。圣诞节孩子们不回家你怎么只提思雨和思红，唯独不提思皓？”

“他？哼，谁知道每天在忙什么？不回来就不回来吧。”

“翔宇，我们应该多关心这孩子，他是老大，我们俩从小对他要求最严，给予他的爱不够多。可他从小就最懂事，你看他工作以后就把所有工资交给我们保管使用，他现在每年挣的钱比我们俩一年……”

“够了，又来了，别说了！”刘翔宇不耐烦地打断了妻子的话，“我可提醒你，他的钱你可一分钱都不能动？”

“你这是什么话？自己儿子的钱我为何不能动？”

“这么说你已经动了？”

“你急什么嘛？没有，不过有这些钱在我们账户上心里踏实多了。今年餐馆的生意明显不如去年，房价又开始下跌，我们邻居的房子在市场上都四个月了，要价一降再降还是卖不出去。思皓是对的，一年前我们应该听他的将房子卖了，反正也住不了多久了。”

刘翔宇默不作声地开着车。外面的夜色还未褪去，灯火掩映中的曼哈顿已出现在前方。

清晨七点半，由于今天是圣诞节，整个曼哈顿不像往日一样车水马龙，城外没有人进城来上班，城里的居民有的已经离开度假，有的还在梦乡里。

刘翔宇夫妇的厢式小货车上已经装满了从下城唐人街采购的蔬菜、肉类以及各种从中国进口的调料。与往日不同，刘翔宇没有将车向东开向长岛，而是掉头往西，开往中城方向。

“你怎么回事？家在另一个方向。”

“没错，你没看见今天曼哈顿难得路上车这么少？我们俩看看节日的街景再回去。”

刘翔宇说着已经开出了中国城狭窄的街道，驶上沿着东河的高速公路。左面是成群的高楼，右面是开阔的东河，在晨曦映照下泛动着波光，两人的心情也豁然开朗起来。

“我想好了，我们退休不去佛罗里达，回上海。”刘翔宇开了口。

“回上海养老？为什么？”

“养什么老？我俩刚 50 多岁，还可以做很多事情。”

“你现在回去能干什么？”

“找个学校教书，还能再干 10 年，有空再写写书。”

“你的学术梦还在啊？”她侧头看了一眼丈夫，朝阳下他那神情像他俩 30 年前刚认识时一样，踌躇满志。

“当然，这几个孩子做学问指不上了，我还得自己干。”

货车驶近中城，公路左面沿河的楼群变得越来越高，越来越漂亮。

“开慢点，下一个出口就是时代广场。”刘思皓的母亲手指高速边的路标提醒丈夫。

刘翔宇没有减速，继续往前开。

“你不是说要去看节日的街景吗，时代广场出口怎么不下去？”

“那里有什么好看的。”

刘翔宇驾车又过了几个出口，然后减速进入了联合国总部大楼对面的街道。他一面驾车，眼睛一面向街道两侧搜寻。

“你找什么呢？”刘思皓的母亲顺着丈夫的视线向街道两旁望去，一栋挨一栋石头建的欧式小楼与全玻璃的现代化高层公寓交织在一起，有的建筑前还挂着外国国旗。她突然恍然大悟，思皓就住在附近，他从感恩节后已经一个多月没回家了。原来丈夫是想儿子了，凌晨出门时却只字不提，他心里想的从不说出来。

她迅速从口袋中拿出自己的小记事本，翻到儿子的公寓地址，“59 号，还得往前开。”

刘翔宇在老婆的指引下驾车继续前行。

“停，快停，就这幢楼，第 18 层。”她手指右首一幢崭新的高层公寓楼，门口站着一个英俊健壮穿制服大衣的黑人保安。

刘翔宇将货车停在路边，坐在车里顺着右车窗向上望，只能看到第 4 层，夫妇俩这是第一次来到儿子住的地方。

“既然来了，我们上去看看吧？”她拿出手机准备打电话。

“不用了，就在外面看看吧。”刘翔宇迈出车门，他仰起头望向第 18 层，“你看那些窗户好大啊，都是落地窗。”

“瞎看什么呢？听思皓说他的那套房间正对着东河，应该在楼的另一侧。”刘思皓的母亲说着话也跟着下了车，说来奇怪，丈夫平时省吃俭用，却对儿子一个人每月 6000 美元

的房租从未抱怨过。

“哦，现在他女朋友琪儿与他在一起吧？”

“瞧你说的，那女孩子其实很保守的，听思皓说这段时间正在英国演出。”

“我也挺喜欢那孩子的，特别质朴。她今年感恩节怎么没来家里？是不是又是她那母亲？哼，有什么了不起，居然看不上我们思皓。”

“不会吧，琪儿说她的母亲不想因为她谈恋爱耽误学业。”

“她这是找借口。”

“我问过思皓，他不愿意细说，我觉得他们俩最近出了些问题。我总感觉思皓这孩子这一年多变了，可能是他的问题。”

“不可能，肯定是琪儿母亲从中作梗，我们思皓从小就老实。”

“哦，你现在怎么开始替他说话了？”

“我的儿子我心里有数。”刘翔宇脸上露出自豪，“这幢楼好气派，不比琪儿中央公园那个公寓差吧？”

正说着，门口那个黑人保安走了过来，“喂！你们两个在这里东张西望干什么？这里门前不能停车。”

“我们……”刘思皓的母亲不觉挨近丈夫，“我们怎么办？”

“我儿子住在这里。”刘翔宇挺直腰板，一手搂住老婆，理直气壮地冲保安说。

“噢。”保安看了一眼两人身后印着餐馆字样的厢式货车，迟疑了一下，还是露出笑脸：“那你们进去登记上楼，我帮你把车开进地下车库。”

“改日吧，我们还有事。”刘翔宇拉着老婆，转身阔步走回货车。

上车后刘思皓的母亲看了一眼丈夫，没有说话，原来他最爱的其实还是从小一直让他引以为豪的大儿子思皓。

第 49 章
流　浪

2008 年不知不觉地来到了，8 在中国是个好数字，刚过完 38 岁生日的苏世文又加了一个 8，两个 8 便是 16，今年应是财运双收。苏世文一直自恃为学科学的人，可是最近不知为什么也迷信起这些数字来。

纽约布鲁克林，过完新年上班的第一天。苏世文走出公寓，扑面而来的寒气让他不禁打了个哆嗦，现在应是纽约一年中最冷的日子。

圣诞节至新年这几天苏世文一直在长岛的别墅监督工人装修，耗时 9 个月的新居已到最后阶段，女儿从国内来的机票也已订好，一切就绪就准备下月春节时乔迁新居。苏世文想着自己进入华尔街转眼已第四个年头，生活正纳入正轨，一种力量驱使着自己往前走，谈不上什么理想，只是像机器一样继续运转，生活成了一个一个不断升级的过程——二手丰田车已变成了宝马，公寓马上会升级到别墅。一切来得很自然，没来得及想，房子，汽车，孩子，不知不觉都有了。他却高兴不起来，这就是在国内时曾经梦想的美国的中产阶级生活？

迈入汽车，苏世文像每天早晨一样对着头顶上方的后视镜系好领带，他打领带的技术已经比此前熟练多了，然后打开车里的收音机调到金融频道：标准普尔 500 指数 2007 年最后一天收盘时为 1370，比 9 月底的历史最高点 1550 下跌 12%，比年初时的 1420 下跌 3.5%，2007 年成为自 2002 以来美国股市第一个负增长年。2008 年新年后第一天开盘，东京股市下跌了 1%，伦敦股市下跌了 0.5%，还未开盘的纽约股市预指数也是负值。听到这些，苏世文的心情愈加阴霾。

曼哈顿中城列克星敦大道，泰德尔纽约分部所在的办公大楼。一楼大厅里那棵矗立了一个多月的圣诞树已被不知不觉地挪走了，楼里的一切又恢复成节前的老样子。

苏世文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打开电脑，一时不知道该干什么。身边的同事正陆续到来，刚过去的一周圣诞节连着新年，人们暂时忘掉了华尔街，忘掉了眼前每况愈下的金融市场。新年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回到办公室大家都有些不习惯，人人露出倦怠的神色。

苏世文索性打开邮件箱，这几天一直在海边的别墅忙活，没顾上阅读公司的电子邮件。几十条邮件中有一条引起了他的注意，发送地址是茱莉亚学院，他好奇地打开邮件，里面只有一行艺术印刷字体："圣诞与新年快乐！"下面是中文落款——琪儿。

苏世文想起那个眼睛会说话的学音乐的女孩儿，脑海中出现三个多月前在她生日派对时的情景，她当时神神秘秘地向自己提起什么与华尔街投行有关的"黑名单"，说自己所在的泰德尔也在上面，问她哪里得来的信息，她又不想说，随后其男友刘思皓因吃醋与自

己发生口角，也许那个“黑名单”与刘思皓有关。现在想来那份“黑名单”可能确实存在，随着美国房市的崩溃，华尔街的投行自10月份以来纷纷爆出与次贷有关的巨额亏损，泰德尔对次贷债券的过早抄底使得自身的情况也越来越不妙。

苏世文打算给琪儿回复一个邮件，想了一下，不知道该写什么，祝福节日？今天节日已经过去了。问她那次的事？邮件里又不好说。

“世文，你看见老板了吗?”正在犹豫的苏世文被旁边的问话打断，他转过头，问话的是坐在旁边与自己同时进公司的那个女职员。

“没有。他平时来得挺早的，过节睡过了吧？呵呵。”苏世文站起身，看了一眼斜对面那间空空的办公室，调侃地说。

“他今天来了，20分钟前还在那办公室里。”说话的是与他们俩同一天进公司的那个最年轻的职员，他是三人中每天来得最早的。

“哦，怎么现在不见了?”苏世文与女职员对视了一眼，彼此耸耸肩。

三个人同时加入公司半年多，现在已彼此熟悉，他们聊起上周节日期间彼此的活动趣闻，之后各自开始了手头的工作。

不知过了多久，那个年轻职员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办公大厅里没有人留意，所有职员都在专心工作，那职员放下电话起身走向走廊的另一端。

5分钟后，年轻职员走了回来，身后多了一个穿着制服的公司保安。小伙子面容铁青，走到自己的办公桌旁在保安的注视下一言不发地收拾起自己的东西。

大厅这一侧债券研究部的职员们见此情景，放下手头的工作，纷纷站起来看着这边。

“出什么事了?”不远处一个年长的职员率先问道。

“我被解雇了。”年轻职员抬起头，哭丧着脸回答，他看了一眼身后站立的保安，回身继续收拾东西。

“难道一直传言的纽约分部大裁员开始了？可今天才刚过完节。”苏世文想着看了看墙上的挂钟，星期一上午10时整。

所有职员都自觉地坐回自己的座位，大厅里顿时变得死一般的寂静。苏世文像其他人一样，眼睛盯着自己办公桌上的那部电话机，暗自祈祷起来。

“叮铃铃”，电话果然又响了起来，铃声在周围的静寂中显得格外刺耳。响声离苏世文很近，他紧张地看着桌上那部电话，信号灯并没有亮，不是自己的。

此时身边一起加入公司的那个女职员站起了身，慢慢放下手中的话筒，脸色惨白，缓慢地走向大厅的那头，像是走向刑场。

又是5分钟过后，与刚才的情景如出一辙，那个女职员哭哭啼啼地走了回来，身后紧跟着一个穿着制服的公司保安。女职员在众人同情的目光下走到自己的办公桌旁，拿起电话欲拨号，却被保安阻止，示意她赶紧收拾东西。

苏世文看着她那可怜的样子，站起来安慰了两句。此时又有电话铃声响起，苏世文发现周围的人都盯着自己这边，这次是自己？他脑子嗡的一声，手哆嗦着拿起沉甸甸的电话。

一切发生得太快，十几分钟后他已走出公司大楼来到下城的大街上。他脑子里一片空

白，像是被枪决了的死刑犯，没有思想，没有感觉，拿着公文包，漫无目的地走在街道上。就这样走了一个多小时，苏世文望了一下四周，不知走到了曼哈顿的什么地方，脚下狭窄的街道被两侧灰色的办公楼群夹在中间，头顶上露出的一线天空比早晨出来时更加阴沉，他觉得压抑得有点儿喘不上气，只想赶紧离开这里，冲着路口的地铁站走去。

与早晨上班高峰时不同，此时的地铁站里冷冷清清。靠墙的椅子上躺着一个正呼呼大睡的流浪汉，身边地上搁着一个要钱的脏脏的纸盒子。苏世文低头看看自己，苦笑了一下，大衣里那身周末刚从洗衣店干洗过的西服笔挺得连水珠都停不住，脚上的皮鞋亮得映出了自己的影子。此时一股从流浪汉身上散发出的异味儿使他又觉得有些喘不上气，他随手解开衬衫的第一个纽扣，手触到胸前那条崭新的 Boss 领带，索性解下来，叠好欲放入肩上的高级挎包。苏世文看着一直压在肩头的那沉甸甸的挎包，想了想，又看了看那睡得正香的流浪汉，将领带放入挎包，走到椅子前，弯腰轻轻地将挎包放到那纸盒子旁边。

苏世文直起身，两手空空，却觉得轻松了许多。正好有一辆地铁进站，他迈入车厢。

坐在地铁车厢里的苏世文闭上眼睛，什么都不想，任由地铁载着自己在曼哈顿的地下狂奔。感觉还是有些喘不上气，他睁开眼睛环顾四周，空空的车厢里只有他一个人。他看着车厢内的地铁图，与往日下班开往布鲁克林回家的方向相反，这是开往曼哈顿上城方向的地铁，前方即将到达中央公园。苏世文站起身，他需要呼吸新鲜的空气。

出了地铁站，苏世文透过满街川流的车辆与人群，看见了不远处林立的楼群中间那片绿洲——中央公园。他穿过马路，没有进入公园，而是沿着公园西侧的那条林荫大道前行。冬日的中午，天空仍然阴沉沉的，苏世文感觉不到冷，也不觉得饿。他大口呼吸着这里新鲜的空气，空气中能闻到松子的香味。

他就这样沿着公园一直向北上城方向走去。走到第 65 街，这是一条宽阔的大街，向东横穿中央公园，向西直达不远处的哈德逊河。苏世文看着前面一眼望不到头的公园西大道，停住了脚步，向左看看哈德逊河方向，向右看看广阔的公园，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枚硬币高高抛起后落在地上，正面向上，于是他左转沿着第 65 街走向哈德逊河。

穿过哥伦布大道，走到百老汇大道，一直低头走路的苏世文抬起头，左面是熟悉的林肯中心建筑群，右面是一幢全玻璃的大厦，楼的正面形状奇特，像是海员戴的船形帽。这是什么地方？仔细端详，发现那“帽子”上方有一行字：茱莉亚学院。

“这不是琪儿上学的那所艺术学院吗？自己怎么撞到这里来了？”苏世文想着走到那幢大楼的正门，门口贴着一张像海报一样的本周排练日程表，这些内部排练演出原来都对外开放，并且一律免费。他走入玻璃大门，按照海报上的信息找到排练厅。

毕竟是世界著名的音乐学院，排练厅都很大，里面居然有几百个座位。苏世文在后排一个不引人注意的角落坐下。大厅里很暖和，他脱掉大衣，身下软和的座椅，大厅里柔和的光线，让他感觉很舒适。这时舞台上开始走上穿着黑色演出服、手拿乐器的学生，大厅里随后飘起似曾熟悉的古典音乐。苏世文没有仔细聆听是哪首曲子，他只是觉得这地方很平静，没有时时爆出坏消息的彭博终端，没有刺耳的电话声，也没有人打扰自己……曼哈顿居然有这样的世外桃源。

台上一曲结束，前面观众席上响起掌声，独自坐在后排的苏世文也跟着鼓掌。看着台

上的几个大学生，他忽然意识到琪儿可能也在台上，如果在这里碰上琪儿自己岂不是很尴尬。他仔细端详那几个穿同样黑衣的学生，还好，里面没有琪儿。

“琪儿现在在哪里？会不会一会儿也登台排练？”苏世文想起了早晨读到的琪儿的电子邮件。他右手习惯性地伸向腰间，那里公司配的黑莓手机不见了，这才想起是出门前被保安没收了。他从裤兜里摸出自己的私人手机，凭着记忆中琪儿的邮箱地址给她发了一份短邮件。

“苏世文，真是你呀？新年快乐！”琪儿不到一分钟就回了邮件。

“新年快乐。对不起，我今天休假回来刚看到你的邮件。”苏世文回复。

“哈，没关系，你现在不忙吗？怎么想起这个时候发邮件？”

“我……”苏世文一时不知如何回复，想了一下，“你怎么也有时间写邮件？”

“当然啦，我这里已晚上 9 点了，一会儿该睡觉了。”

“哦，你不在纽约？”

“在伦敦，16 日回纽约。”

他不由得舒了一口气，看样子自己可以在这个新发现的世外桃源安心地待上几天。

苏世文按平时下班时间回了家。他一路上已经想好了，先不把被裁的消息告诉佳怡，这种时候告诉她，她不但帮不上忙，只会干着急，担忧新居每月的巨额房贷，担忧接来女儿全家团聚的计划。至于自己今天的霉运，他苏世文不需要女人安慰。自己明天开始联系猎头找工作，也许很快就能找到下一份工作，到时再告诉她。

“你的挎包呢？领带怎么也不见了？”林佳怡看见刚进门的苏世文与以往不同。

“噢，领带放在挎包里，一起忘在地铁座位上了。”

“怎么一起全丢了？你以前可不是那种大意的人。”

“没事，明天我去‘丢失认领处’找找。”苏世文故作轻松地说。

林佳怡还是觉得苏世文今天的神态有些异样，却不好再追问下去，随即换了话题：“你还记得我原来在贝尔实验室工作时那个同事莫尼士吧？”

“莫尼士？嗯，有点儿印象。”苏世文当然记得那个年轻印度人，他比林佳怡小 3 岁，当年每天借工作之便与佳怡接近，“他好像去西部的什么州任教去了吧。”苏世文清楚地记得是犹他州，装作记不清了。

“对，是犹他大学。他刚调回来了，去下城的纽约大学任副教授，实验室主任，下周就上任。”

“什么？他追你又追回来了？”苏世文脱口而出。

“你说什么哪？”林佳怡吃惊地问。

“噢，没什么，开句玩笑。”苏世文嘴上敷衍过去，心里已升起一股火，心想这个印度人居然又杀回来了，真是祸不单行，都快 7 年了，他们俩居然还有联系。他尽力压住火气，不让自己发作。

“我们新房搬迁时请他一起来喝喜酒吧。”林佳怡继续说。

“你看着办吧，不用请示我。”苏世文说完径直走进书房，偷偷将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塞进一个书包。

明天开始他得每天带着电脑去“上班”。

第 50 章
诱　惑

进入 2008 年后美国标准普尔 500 指数继续 2007 年底的走势，从新年开始便持续下跌。截至 1 月中旬，已从 2007 年 9 月底的最高点 1550 跌到 1330，四个月跌幅将近 15%。美国商业部宣布美国 2007 年第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自 2001 后第一次出现负增长，美国经济因此正式进入“衰退期”。紧接着，对美国房市一向乐观的“全美房产经纪人协会”公布了 2007 年全年房屋销售结果：总销量下降幅度为 25 年来最大，房价在美国各地全面下跌，美国的房市上次发生这种灾难可能要追溯到 20 世纪 30 年代初的“经济大萧条”㊀时期。自 2007 年夏天开始的次贷危机以来美国媒体第一次引用“经济大萧条”这一字眼儿。

华尔街各大投资银行及金融投资机构进入新的一年后，纷纷继续被年底的节日中断了的大裁员行动。美国劳工部统计的全美失业率已接近 6%，达到 2001 年“911”后的最高点，并且一直在节节攀升。华尔街若有自己的失业率统计，其数字肯定远远高于全国平均值。

中城麦迪逊大道，对冲基金施瓦茨公司所在的办公楼。与华尔街其他地方消沉恐惧的气氛比起来，施瓦茨公司办公大厅里喜气洋洋，似乎已过去半个月的节日还在这里继续着。今天职员们的情绪尤其高涨，因为今天是公司一年一度发放年终奖金的日子。公司里每一个职员，甚至包括坐在门口前台后的接待生都意识到刚刚过去的 2007 年是公司的“Home Run”（本垒打），是对冲基金成立 12 年以来业绩最好的一年。就在去年底圣诞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职员们第一次见到平时总是表情严峻、行事低调的施瓦茨上班时当众打开一瓶香槟酒向所有职员致谢。这些天的媒体纷纷猜测施瓦茨本人 2007 年到底为自己挣了多少个亿，在富豪榜上会排名第多少位。

坐在屏幕前面的刘思皓脑子里像所有其他职员一样，不断猜测着自己 2007 年的红利会是个什么数字，此时的心情像是当年申请大学时等待录取通知书那几天，知道会是好结

㊀ 经济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指 1929 ~ 1933 年间全球的经济大衰退，是 20 世纪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广、强度最大的世界性经济衰退。在 21 世纪，大萧条常被立为世界经济衰退的标杆。大萧条从美国开始，从 1929 年 10 月 24 日的股市下跌开始，到 10 月 29 日发展成为华尔街股灾，并席卷了全世界。大萧条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带来了毁灭性打击，国际贸易锐减 50%，美国失业率飙升至 25%，有的国家甚至高达 33%。全世界各大主要城市全部遭到重创，特别是依赖重工业的地区。有的经济体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开始恢复，大多数国家直到“二战”结束后才得以复苏。

果，可是不确定到底会有多好。

他站起身走出办公室，想让自己的心情静一静，回来后开始专心地做事情。在走廊里转了一圈，眼见其他职员每人眼中流露出的兴奋与期待，他反而更加焦躁不安。回办公室时，他在门口看见坐在格子间里的实习生安娜，正全神贯注地检查着屏幕上的一张表格。

难怪，此时整个公司也只有这个实习生能静下心来，她是今天这里唯一一个与发奖金无关的人。刘思皓想着走进办公室，重新坐定。

刚坐下，桌上的电话响了，刘思皓看着电话上的显示——高盛，他等了两秒钟，拿起了电话。

“思皓，是我，刘静。”

“嗨，上次我女朋友生日派对后一直没联系，你最近如何?”

“你们这两天该发奖金了吧?”

她说话总是直奔主题，刘思皓纳闷儿她平时跟老公是否也这么说话。

“现在这里每个人正在紧张地等待，哈哈。”

“你现在有 1 分钟吗？我想问你件事。”

“当然，问吧。”

“苏世文两周前被泰德尔裁了，他的简历这周递到了我们高盛的资产抵押部，你们公司收到他的简历了吗?”

“是吗？果然不出所料，呵呵。”

“怎么，你好像在幸灾乐祸?”

“没有，怎么会，我是说泰德尔的克瑞克果然杀人不眨眼，他可能将整个纽约分部都干掉了。”刘思皓掩饰着自己的兴奋，“你刚才问我们公司有没有收到他的简历？我猜他不会将简历寄给我们公司。”

“为什么？我觉得现在整个华尔街就你我两家公司还在招人。”

“我们俩人……”刘思皓想想还是不向刘静泄露他与苏世文的私怨为好，“我们人事经理说我们这里最近每天都收到几十份求职简历，我让她查一下是否有苏世文的。阿历克斯和陈敏怎么样，他们找到工作了吗?”

“好像还没有。”

刘思皓放下电话，甚是得意，他与刘静在莱曼兄弟时只是无人搭理的另类，再看看现在，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他对其他被裁的人确有怜悯之心，唯独苏世文被裁员的消息令他心里畅快。苏世文那个人不会明知自己在施瓦茨还往这里投简历，至于他投到高盛的那份简历，当时在莱曼兄弟时他与刘静做的次贷模型互相竞争，现在刘静已在那里，想必他们也不会再雇用苏世文，呵呵，真解气。

他定了一下神，从椅子上转过身，看到安娜正站在办公室门口，手里抱着一堆资料，看样子已经站在那里等了一会儿。

“思皓，你现在有空吗?”安娜眼见刘思皓放下电话小心地开口问道，精心化妆过的面孔又露出那迷人的笑容。

“过来坐吧，安娜。”

他示意犹太女孩在自己办公桌前坐下，心想以后在这战火纷飞，尔虞我诈的办公楼里每天都能看到安娜的微笑，比起每天看着前老板伊万那秃秃的光头要赏心悦目得多。

“我昨晚将这些都看了一遍，”安娜坐下后将手中沉甸甸的资料放到膝盖上，“这是我今早刚写好的分析总结。”她恭敬地将放在那堆资料最上面的两页纸递给刘思皓。

“这是……”

“你昨天转给我这些资料时不是说今天上午你和老总要与这个对冲基金来的人见面吗？我看你一直开会，可能没时间详细读这些资料，于是我读完帮你总结了一下，希望为你省些时间。”

“哦。”刘思皓一直想着今天发奖金的事，若不是安娜提醒他差点儿忘了上午 11 点还有个会，莱曼兄弟最近新成立的对冲基金正在四处筹款，也找到了施瓦茨头上。

“写得很好。”刘思皓貌似认真地读过总结，赞许地看了一眼安娜，她正在那里紧张地等待自己的反应，听见称赞脸上不禁又绽放出笑容。其实刘思皓根本没仔细读，至于那厚厚的资料他一眼都未看，因为他知道施瓦茨不会投钱给这个对冲基金，同意与他们见面只是出于礼仪，同时能利用这个机会了解一下他们的商业计划。而这些只有他这个级别的职员才知道。看着眼前这个大自己一岁，并且比自己多读了个 MBA 的实习生，刘思皓心里又生起了得意，他已经从每天只知道辛苦干活、讨好上司的低层职员上升到凡事以战略眼光思考问题的经理层，只是自己还不能像施瓦茨一样独立作决定，听说即使公司最近的头号功臣伊万也无权作决定，这个公司一切决定都得由施瓦茨拍板。

“这张表格上是他们公司现在的主要人员和他们的背景。”见刘思皓沉思不语，安娜又从资料中抽出一张表格，开始描述给他听。

“利文，桑杰夫，原来是他们啊，个个都是‘名人’嘛。”

“怎么，你认识他们？”安娜倾慕地看着办公桌后比自己年轻一岁的老板。

“何止是认识……”刘思皓话未说完，被桌上的电话铃声打断。

“思皓。”话筒里传来施瓦茨的话音。

“是我。”刘思皓一边回应一边心中暗想：难道开始发奖金了？按华尔街惯例这一时刻应该是下午 4 点市场收盘以后，刘思皓快速扫了一眼办公室门外的大厅，与刚才没有什么两样。

“我上午有点儿事，11 点的会可能晚点儿到，你先跟他们聊，不用等我。”

“好的。”刘思皓放下电话，有些受宠若惊。

“是老板。”刘思皓回过神儿来，看着对面正等待自己指示的安娜说，“11 点的会他让我主持。”他装作不经意地补充了一句。

“哇，是吗？”安娜倾慕的目光似乎变成了崇拜，“我能参加吗？”她小心翼翼地问。

“你？”刘思皓没想到安娜会提出这样的请求，按惯例这种级别的会谈是轮不到实习生参加的。但他想了想，自己就这样独自去见那些以前的老板们未免显得有些人单势孤，恭顺的安娜在场可以借机进一步显示自己现在的地位，再说她花了许多时间分析这个对冲基金的资料，也许到时用得上。“好吧，他们一会儿来时你接待一下，安顿好了来叫我，你去吧。”

刘思皓说完话正襟危坐，目送安娜欣喜地转身离去，注意到她的金色长发今天没有像面试那天在脑后盘成结，而是任其飘散下来，背部柔美的曲线延伸到丰满而微翘的臀部，黑色的西装长裤使双腿显得更加修长。

上午 11 点 05 分，刘思皓昂首步入公司最近刚刚装饰一新的主会议室，从这里透过落地窗能清楚地看到 10 个街区之外中央公园南侧的森林、池塘和大片绿地。等候在会议室的三位客人见主人来到，急忙纷纷起身，在站在门口的安娜的引荐下排成队过来与刘思皓握手。他们这才意识到眼前这位气宇轩昂的年轻经理不是别人，正是两年前那个还沉在“海底粪便”下面的本科毕业生刘思皓，三个人面面相觑。

刘思皓尽量不让心里的得意浮现到脸上，握过手后他快速环视能容纳几十人的会议室，巨大的长方桌上首的那个大皮椅浮现在眼前，皮椅后面的墙壁上挂着一幅施瓦茨不久前刚从佳士得拍卖行买到的一张毕加索的抽象画，那是平时开会时施瓦茨坐的主席座。他灵机一动，阔步走过去一屁股坐上大皮椅，坐下后他示意站在一旁的安娜也坐下来，安娜见状聪明地坐在了刘思皓的右首。

“你们请坐吧。”刘思皓接着转向仍然呆站在门口的三位前老板说道。

见此阵势，三位客人没有了选择，在利文带领下乖乖地在刘思皓的左首、安娜的对面一一落座。

刘思皓没有立刻开口，而是学着施瓦茨平时开会时的样子，摘下眼镜，按摩一下眼睛，然后不紧不慢地重新戴上，终于开了口：“施瓦茨有事晚些到，我们先开始吧。”

利文此刻没有了往日在莱曼兄弟交易台时的威风八面，他此行的目的是来借钱的，他们三个人筹款已筹了两个多月，可是迄今除了利文本人投入的五千万美元，没有一个机构或个人愿意在这个时候向他们投钱，离他们向迪克许诺的 5 亿美元的目标差得很远。施瓦茨现在在华尔街的地位堪称“教父”，他随便说的一句话就会引起市场的震动。如果能说动施瓦茨投资他们的对冲基金，哪怕是象征性的一两千万，其他投资者也一定会蜂拥而至。不过今天施瓦茨本人迟迟不露面，不是好兆头，眼前这个年轻人在莱曼兄弟时连与自己说话的机会都没有，如今也有如此的气势，看样子施瓦茨的基金确实像传说的那样挣了很多钱。没办法，谁让今天借钱的是自己呢？

利文想着只好重新露出笑脸，开始为眼前的两个年轻人介绍自己的基金。

介绍完毕，他转向身旁的桑杰夫，示意他接着陈述基金的具体投资计划。

桑杰夫，这位刘思皓以前的上司坐在那里一直按捺着心头的火气，刘思皓这小子分明在羞辱自己，现在利文居然让自己向他汇报。他看了一眼利文的神色，不得不收起自己的傲慢，既然连利文都不得不给刘思皓面子，自己只能忍着。

坐在上首的刘思皓已经过足了瘾，开始认真地听着描述。这个新基金的投资方案其实不错：短期内侧重于已经跌到很低的次级债券，特别是由莱曼兄弟次贷交易台经手打包的那些债券；长期策略则将投资扩散到像商业房地产一类的其他资产抵押债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三位前莱曼兄弟的经理曾作为卖方，趁着市场的顶峰将次级债券打包高价卖给那些无知投资者挣得巨额利润，现在市场跌到了谷底，他们摇身一变成了买方，用低价将那些亲手卖出去的债券再买回来，从那些不得不抛售的投资者身上再赚一笔。

这就是华尔街的资本市场。

20 分钟过去了，施瓦茨终于露了面。众人站起身，刘思皓示意安娜，她乖巧地让出自己的座位给刘思皓，刘思皓将上首的皮椅让给原来的主人，大家重新坐定。

刘思皓开完会走回自己办公室时，发现整个大厅里一片压抑不住的亢奋与骚动，很多人正在兴奋地打电话。他看了看表，中午 12 点整，正是午饭时间，怎么回事？出了什么事情？

走进办公室，秘书跟着跑了进来，“思皓，你的午餐我刚给你放在办公桌上了。”

“知道了，谢谢。”刘思皓纳闷儿地看着秘书，心想走过来说一声就行了，用得着跑吗？这整个办公大厅怎么突然间仿佛被注入了满满的能量？

“噢，对了，你母亲刚刚打电话找你，让你回电话。”秘书又转头跑了回来。

“好的，谢谢。”刘思皓看着跑远的秘书摇摇头，拿起电话。

“思皓，”电话里传来了母亲熟悉的声音。

“妈，您怎么上班时给我打电话？我不是说过下个周末肯定回家一起过春节吗？我最近真的特忙……”

“思皓，有点急事。”母亲打断儿子，“半小时前我们的开户银行给你爸打电话，问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特殊服务。你爸问什么意思，他们说我们的现金存款超过了 400 万美元，自动享受附加服务。你说这怎么可能？他们肯定搞错了。”

“哦，您等一下。”听到这里刘思皓猜到了这一切是怎么回事，他走到门口关上门，坐到自己座位上，耐心地听母亲继续讲。

“你爸撂下电话就上网到银行账户上查询，我们的存款总额比以前莫名其妙地多了一个 0，原来有一笔刚从你们公司打过来的 400 万美元。我们猜测可能是你新发的奖金，可前一年的奖金是 20 万，怎么今年一下子变成了 400 万？我们知道你在公司一直做得不错，不断被提升，翻一倍也该是 40 万，怎么可能比去年多了 20 倍？什么地方搞错了吧？”

“妈，没错，这钱是给你们的，你们现在可以退休了，让我爸过完春节就把餐馆卖了吧，你们可以搬到佛罗里达，加利福尼亚，或是美国任何喜欢的地方，买房子安心养老。”

“思皓，我和你爸不用你的钱，我们哪里也不去。”母亲再次打断儿子，“你用这钱在曼哈顿买一所像样的公寓，以后好娶琪儿。”

“妈，你们不用担心我，我今年会挣更多的钱，我们下周回家再聊。”

原来施瓦茨今天上午亲自到公司财务总监那里签字，将公司每个职员 2007 年的奖金一一转到他们每个人的银行账户上。行事低调的施瓦茨却喜欢独出心裁，这次他用自己的方式来庆贺公司的历史性时刻。

刘思皓说不上自己是高兴还是不高兴。400 万美元确实不少，但与老板施瓦茨相比还不够他的一个零头。不管怎么说今天对公司的每个职员来说都是历史性的日子，自己应该好好庆祝一下，但琪儿此时却不在自己的身边，她明天才能从英国回到纽约。

他拿起手机，想拨给琪儿，想了想，不知道一上来该怎么说。自己刚拿到了巨额奖金，以前的同事很多都失了业，正在大街上找工作……正犹豫着他看到玻璃门外的格子间里，在周围的欢庆气氛中，安娜一个人在那里吃着午饭，显得很可怜，他放下了手机。

下午刚过5点，像是过节一样，整个办公大厅里人已经走得差不多了。刘思皓在办公室里早就坐不住了，看看外面，他关上电脑，起身拿起大衣。门外大厅里空空荡荡，只有安娜一个人坐在那里，她正向这边张望，看见刘思皓也在往外看，她急忙转过头重新伏到屏幕前。

“安娜，就剩你一个人了，你今天早点儿回去吧。”刘思皓走到她的格子间旁，一面穿大衣一面说。

“你先走吧，我把剩下的这些做完再回去。”

“回家去吧，你看大家都走了，明天再做。”

“你们都去庆祝了，我又没什么可庆贺的，这么早回去干吗。”

“放心吧，明年这时候你肯定也可以庆祝。”刘思皓随口安慰她。

“明年？我还是个实习生，你已给我转正了？”她调皮地问。

“哈哈，好好干。”刘思皓没有直接回答，安娜来了一个月工作好像很卖力，她的能力与业绩还有待考察，“我们去喝一杯吧？”

“喝酒？我可没情绪。”

“喝完正好到你下班的时间，我们各回各家。”

“好吧，今天就算我陪你喝。”

“这就对了，高兴点儿。你点地方吧，曼哈顿哪里都可以，我请客。”刘思皓很想去一个以前没去过的高档地方，这时才意识到他对曼哈顿的高级酒吧与餐馆其实一无所知，琪儿还未到喝酒年龄，至于餐馆，两人只去过普通的中餐馆。看起来很会交际的安娜一定知道很多地方，于是刘思皓将选择权交给她。

“好，我想想。酒吧现在去太早，餐厅倒是应该开了……对了，去第五大道中央公园对面的半岛酒店吧？那里离我们这里不远，酒店一层有个意大利餐厅不错，我三年前在中城的摩根士丹利工作时去过一次，也是这个时候，刚发完奖金，全组一起去的。”

“好的，我们就去那里。”刘思皓已穿好大衣，示意安娜赶紧出发。

“等一下，记得那里生意极好，每年这个时候都挤满了附近华尔街的职员，我们得事先订座位。”

“今年肯定不用，我保证即使有华尔街公司的职员也是我们公司的，走吧。”

“嗯。”安娜拿起大衣和手提包，跟在刘思皓后面走向电梯。

正如刘思皓所预料，半岛酒店的意大利餐厅门可罗雀。

服务生殷勤地接过两人的大衣，问他们想坐在哪里。刘思皓进门一眼看见了靠窗一侧的两个沙发座位，桌上点着一支蜡烛，旁边不远处还有一架黑色的钢琴。

两人相对而坐，要了一瓶红酒。

“来，干杯！祝贺你。”安娜举起高脚酒杯。

“谢谢。”刘思皓也举起酒杯。

烛光与酒杯交错，将两人的面孔映照得异常生动。

“看来你的判断总是对的。”安娜看了看四周，“今天这里生意真的不好。”

“当然，呵呵。”刘思皓觉得安娜夸奖人的话总是恰到好处，他今晚心情极好，“我今

天特别高兴。”

“发大笔奖金谁能不高兴。”安娜话中带着嫉妒。

“不光是发奖金，今天听说与我有私怨的一个家伙被裁了员，我今天还借机报复了那几个以前将我踩在脚下的老板。”

“我说呢，原来他们以前欺负过你，做得好！就是要报复这些人。”安娜向刘思皓竖起大拇指。

刘思皓喝着酒，在安娜不断的夸奖中不禁有些飘飘然，“你就是比我女朋友会说话，总能让我觉得很自豪，这才是男人喜欢的。”

“是吗？你本来就是最优秀的嘛。对了，你的女朋友今晚怎么不陪你喝酒？”

“她今天不在。”

“所以你找人来陪你喝酒？”

“对，噢，不对，她在我也得找人喝。”

“啊？”

“哈，什么乱七八糟的，刚喝了一杯你就把我绕进去了，我的意思是她在也不会陪我喝酒，她今年刚 19 岁，未到喝酒年龄。她叫琪儿，现在人在英国，明天才回来。”

“哦，哈哈。”安娜正笑着包里的手机响了，“对不起，我接个电话。”

“是男朋友打来的吧？”

“不是，我和男朋友分手快半年了，是我妹妹。”安娜说着站起身走到一旁接电话。等她回到座位时，一个穿着晚礼服的男子已在那架钢琴前坐定，美妙的乐曲随之响起。

刘思皓情绪更加高涨，看着那瓶所剩不多的红酒，建议道：“我们换一种酒怎样？”

“好啊，你今天喝什么酒我都奉陪。”安娜的情绪似乎也被音乐调动起来。

“我们就换成威士忌，那才叫酒。”

“好！”

“看见你身后这架钢琴，我想起了和琪儿第一次见面时也有架钢琴，只是曲子不同。”刘思皓喝了一口威士忌，话变得越来越多。

“她是拉小提琴的吧？”

“你怎么知道？噢，还是你们女孩儿心细，看了照片便过目不忘。我们见面时本来是她的小提琴为钢琴伴奏，结果她却喧宾夺主成了演出的主角。”

“那是你自己当时的感觉吧？”

“呵呵，你说得有道理。”刘思皓看了一眼对面的安娜，她今晚不但漂亮而且显得格外成熟，“你背对着钢琴不方便看，过来坐我这边吧。”

“好。”安娜大方地坐到刘思皓的身旁，两人一边喝酒一边欣赏美妙的钢琴曲。

安娜飘散下来的长发不时沾到刘思皓端在手里的酒杯，她伸手想把头发盘在脑后。

“别，没关系，我喜欢你这个样子。”刘思皓轻轻地说。

“你平时很拘谨、严肃，今晚第一次看你这么放得开。”

“在你们眼里我们东方人是不是都那样？你交过东方男朋友吗？”

“没有。”

“不喜欢？”

“没有东方男孩追我呀，当年在达特茅斯校园里，社交场所很少见到东方男孩，你们都泡在图书馆里念书吧？你呢？跟白人女孩儿交往过吗？”

“没有，琪儿是我第一个也是唯一交过的女朋友。”

“真的？”

“告诉你一个秘密：我上大学时特想交往一个你这样的白人女孩，你们很会社交，总能想出各种点子玩儿，而我从小只知道念书。我在达特茅斯时最好的朋友周翰庭也是华人，他与我不同，家里有钱，从小一直上的是私立学校，他上大一时就交了一个金发女朋友。”

“周翰庭？他现在据说在‘脸谱’身价上亿。”

“真的？好久没跟他联系了，这小子真的在加州采到金矿了。怎么，你认识他？他可不属于那种潇洒会玩儿的。”

“跟他不熟。他的那个女朋友……哈，我也不熟。”安娜欲言又止。

“那时经常看见他跟那白人女孩在校园里牵着手一起走，我简直羡慕死了。”

“哈哈，我现在就让你牵着我的手，让你也感觉一下过过瘾。”安娜说着真的将左手伸过来交给刘思皓。

刘思皓将安娜的手握在自己手里，“感觉确实好，你的手原来也这么凉。”

“像你的琪儿一样？呵呵，你的手真热。”

他们无拘无束地喝酒，聊天，大笑。时间一点点过去，转眼到了 11 点，餐厅关门时间到了。

两人并排走出酒店，一股寒气扑面而来，安娜打了一个哆嗦，身体靠近刘思皓，两人的手臂自然地碰到一起，刘思皓顺势牵过她的左手握在自己手里，安娜侧头望了他一眼，嘴角微微露出那刘思皓已熟悉的笑容，两人牵着手走下台阶。

走过广场的喷泉，看到中间那座雕塑，刘思皓脑中忽然浮现出两年多以前与琪儿第一次约会时经过这的情景，耳边又响起她那清脆的话音，“你知道吗？这是希腊神话里的果树女神。”

刘思皓停住脚步，不觉松开了安娜的手。

“你怎么啦？”安娜察觉到刘思皓的心理变化。

“没什么，我打辆出租车送你回家。”

“不用了，我其实没喝很多，我自己打车回去。”

“好吧，晚安。”

“明天见。”

刘思皓回去的路上脑子里乱得很，一会儿出现琪儿：她那会说话的眼睛，两人的初次见面，初吻，两年来与她在一起时的一幕一幕；一会儿却是安娜：她的笑容，她的成熟，与她牵手并排行走的美妙感觉，甚至联想到今后自己还能通过她的家庭跻身犹太人这一华尔街的主流群体。

回到公寓，他衣服也没脱，一头倒在床上睡着了。

第 51 章
暴风雪

第二天清晨，刘思皓被手机铃声吵醒。

“安娜?”他睁开眼，迷迷糊糊地从衣兜里找出自己的手机。

“安娜？谁是安娜?”听筒里传来熟悉的声音。

“琪儿?”刘思皓一个激灵从床上坐了起来，他赶紧补充道：“哦，是我最近雇的一个清洁工，今天约好来打扫卫生。”

“这么早来打扫?”

刘思皓看看腕上的手表，早晨 7 点半，“哦，我昨晚喝多了，刚才被电话吵醒以为到了上午。”

“你昨晚喝那么多酒干吗?”

“我们发奖金高兴高兴呗。”刘思皓庆幸总算搪塞过去了，轻描淡写地回答。

“嗯。我这两天看伦敦的金融新闻，这里的很多投行新年后开始大批裁人，据说纽约华尔街裁得更多。你们公司没事吧?”

“你忘了我们公司正相反。昨天一个以前的同事给我打电话，说苏世文最近也被裁了，正像我以前预料的那样，他未能幸免。”刘思皓尽量使语气平和，等待琪儿的反应。

“噢，原来是这样。”

“原来是哪样？琪儿，你怎么不说话了?”

“没什么……没想到华尔街真的这么糟糕。现在这么多人被裁，哪家还在招人？你们是否招人?”

“哦，很遗憾，我已经招了一个。华尔街投行里可能只有高盛还在招人吧。”刘思皓掩饰住自己的得意，“噢，你还记得我以前跟你提过的在莱曼兄弟时那几个不可一世的老板吧？他们新成立了一个对冲基金，昨天到我们那里‘乞讨’，是我接待的他们，呵呵。”

“你快去上班吧，我该上出租车了。”

“出租车?”刘思皓又看看手表。

“我飞机刚在肯尼迪机场落地。”

“什么？你已经到纽约了？不是说好了坐下午的飞机，我今晚下班去接你吗?”

“昨天天气预报说纽约今晚有暴风雪，我就临时改乘早班飞机。你不用来接我，我现在自己叫出租车回去。”

“噢，昨天预报了？我昨天很忙，没留意。”

纽约曼哈顿中城，天气一早就阴沉无比，预报的暴风雪即将在傍晚来临。一身上班打

扮的苏世文走进位于79街的公共图书馆，找了一个空座位坐下，环顾四周，附近大多是学生模样的人，每个人都伏在面前的笔记本电脑前忙碌着。他也从提包里拿出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又开始了新的一天——搜寻华尔街招人信息，联系猎头，编辑简历，准备面试。

丢掉工作已经两个星期了，新工作没有任何进展。刚刚得到以前同事阿历克斯的消息，他被莱曼兄弟裁员后两个月一直未找到工作，准备去大学里教书做研究了，反正他一直不喜欢华尔街，要不是为了多挣点钱他早就去大学了。据说陈敏也未找到工作。整个华尔街看样子越来越糟。

时间过了中午，苏世文环顾四周，与茱莉亚排练厅里相比，图书馆里气氛很压抑，身旁的这些年轻人可能都是正在找工作的。他不能像前几天一样每天下午躲到自己新发现的世外桃源从音乐中寻找解脱，因为琪儿今天应该从英国回来了，他可不想让那个小女孩看到自己现在的落魄样子。

苏世文重新将视线投向眼前的笔记本电脑，屏幕上出现了琪儿发来的新邮件："我从伦敦回来了，你那天为何不告诉我？工作找得怎么样了？"

苏世文对着电脑发呆，她怎么知道自己丢了工作？他烦躁地合上了电脑。周围已经有人开始离开，图书馆今天提前关门，因为傍晚的暴风雪将中断曼哈顿与周围相连的公共交通。苏世文也没有了继续待在这的心情，决定提前"下班"。

纽约布鲁克林。

"你怎么也这么早回来了？"刚下课到家的林佳怡正坐在客厅沙发上翻看当天信箱里收到的信件，抬头看见刚进屋的苏世文。

"暴风雪，大家今天都提前下班。"

"后天是周六，我们到长岛新房子那里最后检查一下，再下个星期就要搬过去了，再发现问题修起来会很麻烦。"

苏世文没有搭腔，径直走进书房。

"跟你说话呢，你怎么又不理人？"

"随你定。"

"今天莫尼士跟我联系，说他刚搬到纽约，周末想四处转转，正好跟我们一起去看看咱们的新房子。"

"他跟着凑什么热闹？要去你带他去吧，我还有别的事。"

"你怎么这么说话？"林佳怡边说手里仍然在翻看新来的信件，"这是什么？"她从一个信封里抽出一份通知书，读后神色大变，站起身走到书房门口。

"你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什么呀大惊小怪的？"正在书房计算机前浏览体育新闻的苏世文站起身走到门口，接过林佳怡手里那份通知书，"银行决定取消给我们新房的270万美元贷款。为什么？"苏世文也吃了一惊，不过他已猜到了八九分。

"下面写着理由，他们刚刚确证你现在没有收入。世文，怎么回事？"

"我被裁了。"

"什么？什么时候？"

"两星期前。"苏世文耷拉下脑袋，不敢看老婆变得越来越难看的脸色。

“你为什么一直瞒着我?”林佳怡走回客厅，跌坐在沙发上，喃喃自语：“眼瞅着还有一个星期就搬进去了，我们为那幢房子忙活了一年，投入了那么多心血，就这样没了……下个周末就是春节，月月和她姥姥姥爷一起从中国过来，到时住在哪里?”

“我怕你知道跟着瞎着急，反正告诉你也于事无补。”

“至少我们还可以在这家银行确证之前找找别的银行。”

“现在银行个个自身难保，到处是付不出月供被法拍的房子，他们哪里还敢借 270 万给一个失业者?”

“你这两个星期还假装说去上班，你每天都去哪里?”

“我……”苏世文不敢说自己天天躲在音乐学院的排练厅里。

“你一个大男人遇到事不赶快想办法解决，却还天天往外跑。”林佳怡越说越气，“没出息，懦夫!”

“你……”苏世文忍住火，走回书房。

“下星期的搬迁喜酒怎么办?”身后林佳怡还在数落，“今天莫尼士还夸你呢，说你能挣钱，比我们教书做研究的强，现在看来，唉……”

“又是莫尼士!”这时听到那个印度人的名字让苏世文憋了几天的火气终于爆发出来：“当年我就觉得你们两个有问题，要不是他后来去了什么犹他州，说不定你们早搞到一起了。现在好了，他又回来追你了，多般配啊，一对大教授，名人，我这样的当时不算什么，现在更不算什么。”

“你胡说八道!”

“你自己心里清楚。”

“我不清楚，你……你滚出去!”

“滚就滚，早就不想待在这了。”苏世文回身冲入书房，拿起提包，胡乱往里塞了几件衣服，拿起大衣冲出了大门。

外面已飘起了鹅毛大雪，苏世文气急败坏地启动宝马车，想不出去哪里，漫无目的地驶过一条条街道。雪越下越大，尽管雨刷拼命地扫着车前玻璃上的雪，前面的道路还是越变越模糊。

几天后，暴风雪过后的曼哈顿。白天时的太阳将街头厚厚的积雪融化，可惜冬日里的白天总是很短，天一黑，温度骤降，将白天融化的积雪又重新冻结起来。

今天是中国农历的除夕。曼哈顿上城一幢没有电梯的旧式公寓，从刚找到的栖身之所走向那条安静的公园西大道。大道由北向南顺着公园西墙延伸开去，看不到尽头。路上车辆稀少，他穿过大道，沿着大道与公园西墙间的那条人行路踱起步来。

外面温度很低，苏世文竖起大衣衣领，将双手插入大衣两侧的口袋里，径直向前走去。头顶的路灯将自己的影子映到脚下的雪地上，那孤单的影子被拉得很长，一股凄凉的感觉油然而生。今年自己已 38 岁，现在没有工作，没有家，没有未来，算是走到了人生的最低点。

不知走了多远，前面见不到一个行人。他回转身，后面也空无一人。他觉得很冷，想了想，今天是大年三十，拿出衣袋里的手机，却无人可打。他脸上露出苦笑，正要将手机放回衣袋，发现刚收到一封新邮件，没有任何标题。

是琪儿发来的，她这几天发给过自己几封邮件，可自己连看都没看。这封邮件没有内容，只是嵌了一个语音文件，这是她最近的演出录音？

苏世文按下放音箭头，将手机贴近已冻得发僵的耳朵，耳边飘起琪儿清脆婉转的歌声，是电影《蒂凡尼的早餐》的主题曲《月亮河》。

月亮河，宽不过一里
总有一天，我会优雅地遇见你
噢，这织梦的河，这心碎的河
不论你流向何方，我都将追随你而去
两个浪子，出发去看这个世界
有如此广阔的世界让我们欣赏
我俩在同一道彩虹的末端的河岸边等待
那有我可爱的朋友，月亮河，和我

苏世文抬起头，高挂夜空的一弯明月果然很美，空气中又闻到了那松子的香味。他张开口，大口呼吸着，然后回转身，大步向回走去。头上的明月似乎一下子照亮了眼前的路，他越走越快，鞋子与雪地摩擦发出的声响现在听起来像是为他的行进伴奏。

回到公寓，苏世文打开笔记本电脑，查看琪儿几天前发来的邮件内容，其中有一条信息："莱曼兄弟一个新成立的对冲基金正在筹资，你去问问他们会不会在同时招人。"

这次不用再疑问琪儿从哪里得到的信息，反正信息肯定正确。

莱曼兄弟新成立的对冲基金？他想起年底时听说利文和桑杰夫等人离职去筹建一个对冲基金，会不会是他们？

琪儿的信息提醒了苏世文，他怎么就没想到这个对冲基金。他想起了林佳玮，她现在应该对莱曼兄弟有关的事情无所不知，马上打电话给她。

"佳玮，听说莱曼兄弟一个新成立的对冲基金正在筹资，是不是利文和桑杰夫等人离职去筹建的那个对冲基金？"

"应该是，怎么了？"

"他们应该缺人手吧？"

"我没听说。哦，对了，是有可能，他们曾与莱曼兄弟签有协议，不能从莱曼兄弟内部挖人，那样他们只能在外面招人。"

"嗯，我明天就找猎头联系他们，谢谢。"

"等等，你跟我姐到底怎么回事？大过节的分开住。"

"一言难尽。"

"你们俩想开点儿，不就是损失点儿钱吗？幸亏当时将押金压到 20 万，你们还可以从头再来。"

"盖房子还可以从头再来，我和你姐是不可能了。"苏世文说完挂了电话。

第 52 章
爆　发

2008 年注定是美国历史上不寻常的一年。就在媒体的注意力集中在房市崩溃、次贷危机、经济衰退、华尔街投行的命运之时，3 月初的一则新闻——全国最新的投票抽样显示黑人候选人奥巴马在民主党内部已直逼希拉里的总统候选人领先地位——提醒人们 2008 年恰好是美国的总统选举年。

共和党与民主党又开始了每四年一次的政治较量。小布什的共和党这几年时运不济，2000 年的总统选举虽然以微弱优势将民主党赶下了台，随之却承担起 20 世纪 90 年代末克林顿的民主党执政时形成的互联网泡沫破碎后的苦果——经济萧条。好在“911”事件后入侵伊拉克的一系列军事行动转移了媒体的视线，重新展示共和党在军事与维护美国国家利益上的铁腕，借助于经济逐渐的复苏，小布什的共和党在 2004 年竞选连任成功，可是从 2007 开始的这场危机使得共和党重新陷入被动局面。

沉寂了 8 年的民主党终于看到了再次上台的机会，希拉里早已做好了领导民主党的准备。随着丈夫克林顿 2001 年年初离开白宫，她按计划在纽约上州购置房产取得纽约州参议员的竞选资格并轻易获胜，摇身一变从前第一夫人成为纽约州参议员，重新回到首都华盛顿，只是地址从白宫移到不远处的国会山，获得竞选总统所需的政治资本。希拉里自去年初宣布参选总统后，公开演讲时时刻提醒选民其丈夫克林顿在职的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当然闭口不提后期的互联网泡沫，在民主党内部的投票统计中一路领先。

现在已是 2008 年 3 月，离 6 月份民主党大会确定党内总统候选人的关键时刻只有 3 个月，没人料到民主党内突然杀出一匹黑马——鲜为人知的伊利诺伊州年轻黑人参议员奥巴马。借助由下至上的草根运动及振奋人心的口号式演讲，这个没有多少政治经验的哈佛法学院毕业生正在异军突起。

人们意识到 2008 年美国产生的新总统将创造历史——第一个女性总统，或第一个黑人总统。

小布什的共和党政府一面要应对民主党咄咄逼人的竞选攻势，一面要应付眼前这场愈演愈烈的次贷危机。后者是当务之急，其结果会影响前者，更是美国三亿纳税人赋予的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共和党政府对这场危机一直坐视旁观，因为共和党内居多数的保守派

一直信仰“市场的黑手”新经济理论[㊀]，根据这一理论，市场短期的阵痛是不可避免的，市场自身会自行调节达到新的平衡，政府的介入长期效果将适得其反，除非到了万不得已之时。

这“万不得已之时”正在悄悄到来。

3 月 14 日，星期五上午八点半。曼哈顿下城华尔街 60 号，德意志银行北美分部办公大楼一楼大厅，这里新年后变得冷冷清清，公司连续的几轮裁人不但减少了每天早晨进入大楼的职员人数，剩下的职员也都士气低落，一个个面无表情地走过大厅进入电梯。

大厅后部的德意志银行公司礼堂里此时却人声鼎沸，这里马上将举行一年一度的德意志银行投资年会，每年应邀参加会议的都是德意志银行在美国最重要的投资客户。今年会议的主题听起来很应时：“信用的周期——下面将发生什么”。与往年一样，今年的会议邀请到了好几位美国投资界的名人解析市场，指点迷津。

施瓦茨公司自然也在被邀请之列，今年由 26 岁的刘思皓代表公司出席。瘦高的刘思皓今天穿了一身剪裁得体的瘦身黑色西服，使整个人看上去更加气度不凡，新配的黑色宽边眼镜为原本稚气的脸庞增加了几分成熟。他后面跟着足蹬高跟鞋身材高挑的助手安娜，一身浅褐色紧身西服裙尽显身材曲线，里面的白色衬衫开胸开得很低，金色长发从一侧自然地倾泻而下。

安娜今天本来应该留守在公司，她还没有资格参加这样的会，更何况她还是一个未转正的实习生。但刘思皓经不住她的一再请求，只好同意带她一起来。自从那天晚上两人一起在半岛酒店喝完酒以后，他们之间的关系似乎产生了微妙的变化，他对她逐渐变得有求必应。

此刻她掩饰不住兴奋，反复看着刚刚领到的标牌上自己名字下方那行烫金的大字“施瓦茨公司”，这是现在华尔街最响亮的名字，她试了几次应将标牌挂在哪里，最后挂在了胸前最显眼的位置。看到周围羡慕与好奇的目光，她更加得意，开始与站在旁边的基金经理们寒暄起来。

刘思皓弯腰登记，将标牌挂在了西装上衣一个不显眼的位置，这两年他从施瓦茨那里学会了低调。抬头寻找安娜，她正站在不远处神采奕奕地讲着什么，身边围的人越来越多，很快成了附近人们注意力的中心。刘思皓走到她身边，示意她停止，却被她一把拉入圈子。

“这位是我们公司最年轻的经理，刘思皓。”安娜向大家介绍。

刘思皓无奈，只好露出笑容一一握手。他心里感到不悦，自己好像反而成了配角。他借机将安娜拉出谈话圈，走向礼堂后排。

“你怎么不把牌子挂在一个显眼位置？让别人知道你是谁，哪个公司的。”安娜还沉浸在刚才出风头的兴奋中。

㊀ 市场的黑手（The Invisible Hand）：又称无形之手，最早出现于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所著的《国富论》，被后人视为亚当·斯密所揭示的古典经济学思想的核心所在。市场的黑手用以形容价格机制充分运作时，仿佛受无形之手的控制，自由市场里的供给和需求将会自然地达到均衡，价格与数量达到最适合的水平。

“安娜，这里不是社交晚会。”刘思皓没好气地说了一句。

“坐前面吧，看得清楚，你看那里还空着两个位子。”安娜伸手指给刘思皓看。

刘思皓没有回头，继续往后排座位走，安娜只好乖乖地跟在后面。

会议开始后，刘思皓没有专心听台上的发言，而是不时地查看着手中的公司黑莓手机。

从去年11月开始，各投行股票终于又纷纷开始下跌，五大独立投行中最小却最具战斗力的贝尔斯登的股票下跌幅度最大，从去年10月时的每股130美元跌到今年年初的90美元，到了本周一又跌到70美元，昨天上午时达到7年来的最低点50美元。刘思皓当时决定向施瓦茨请示，再买入一些贝尔斯登股票的期权。有了上次美林的教训，他将自己的分析结果又反复检查了一遍：贝尔斯登公司账面上虽有3850亿美元资产，但其中只有110亿美元是投行自己的钱，其他全是借的，换句话说，贝尔斯登使用了高达35倍的杠杆比例。不过其他几个投行的杠杆比例也低不了多少，莱曼兄弟达到30倍，高盛至少也是20倍。比起其他几个投行，贝尔斯登更倚赖于资产抵押债券，从而在分散风险的能力上落后于其他投行。与此同时，虽然还无人能证实，但市场上最近一直流传着关于贝尔斯登资金流通出现问题的谣言。确定分析无误，他去请示施瓦茨，很快得到了批准。

昨天临近收盘时贝尔斯登的股票反弹到58美元，正是买入的好时机，刘思皓果断签字下单，他让安娜将单子交给公司交易台去执行。刘思皓开始习惯于作决定，具体的交给手下安娜去做。

离股市开盘还有半个小时，刘思皓将手机屏幕切换到实时的股票期权交易界面，贝尔斯登的期权价格正在上升，意味着一会儿开盘时股票价格将下跌。刘思皓心中狂喜，自己昨天及时买进贝尔斯登股票期权的决定是何等的英明。随着开盘时间的临近，眼看着期权价格上升得越来越快，刘思皓坐不住了，他走到礼堂门外，打电话给公司交易台的头目斯蒂夫。

“看样子一会儿开盘时贝尔斯登的股票又要大跌，昨天收盘时我们加买的期权成交价是多少？”

“什么加买的期权？我们昨天没有加买。”

“什么？”刘思皓脸色大变，“我昨天收盘前下的单子安娜没有交给你？”

“我没看到单子。”

“见鬼！我们现在能否再买进一些？”

“我今早也一直在关注，太晚了，与昨天收盘时相比，贝尔斯登股票的期权已涨得太高了。”

刘思皓气急败坏地将安娜叫出来责问。

“对不起，我昨天去交易台时斯蒂夫恰好不在，我本想几分钟后再去找他，可是后来我接了一个电话，便忘了那张单子。”安娜边说边小心翼翼地看着刘思皓的脸色，“我想起来时股市已经闭市了，当时本想向你汇报，看你正在办公室里忙着……我又怕你一生气今天的会不让我参加了，所以就没敢告诉你。一会儿我们回公司再下单呗？”

“你忘了？还居然敢自作主张瞒我到现在，你知道我们这一下少赚了多少钱吗？”

刘思皓劈头盖脸训斥起来，直到礼堂的工作人员走过来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才停止。他看着正在流泪的安娜，想起了自己4年前被老板铃木训斥的情景，但那次并不是自己出的错，这次则完全是由于安娜的疏忽造成，她昨天肯定想着来今天的会议出风头而忘记了正事。他后悔自己应亲自过问单子的执行。

平静下来，刘思皓不得不给施瓦茨打电话汇报。施瓦茨并未过多责备他，做空投行本为保护自己CDS的盈利，贝尔斯登曾是他的前雇主，对于落井下石地加大做空他也许心里很纠结。

与施瓦茨通过话后刘思皓感觉好了些。心想这事也不能全怪安娜，她只是奉命执行，对于自己的做空项目她还不清楚具体细节，也并未意识到时机的重要。

“安娜，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发那么大的火。”

“思皓，都是我的错，我保证下不为例。”

两人走回到礼堂内的座位上。

“下一个发言的是里格麦森㊀的基金经理梅隆。”主持人正在宣布。

刘思皓向台上望去，体态早已发福的梅隆正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向讲台。

58岁的梅隆是价值投资㊁领域的大腕儿，他在里格麦森管理的共同基金㊂从1991年至2005年连续15年投资回报率居行业榜首。

戴着眼镜，说话不紧不慢的梅隆更像是大学讲台上的教授。他的讲话内容侧重于华尔街投行——它们的内在价值及股票的走向，引起了台下每个人的注意。令刘思皓感兴趣的是梅隆现在的策略是买还是卖，他管理的共同基金是贝尔斯登最大的股东之一，截至2007年底持有价值2亿美元的贝尔斯登股票。

梅隆正好以贝尔斯登为例，强调华尔街的金融股票价格已经降到了其本身的内在价值以下，现在让他联想起了1989～1990年的那次经济衰退，他本人就是在那时买入了大量跌到内在价值以下的金融股，奠定了日后其在业界的老大地位。

30分钟过去了，梅隆的讲演进入了回答问题阶段。

“您认为贝尔斯登股票跌到什么价位应该买入？”台下有人迫不及待地开始提问。

“现在就该买入。我的基金年初买了一些，本周又买了一些。”梅隆自信地回答。

刘思皓瞥了一眼腕上的手表，9点35分，股市已开盘5分钟，他打开手机查看贝尔斯登的开盘价格：在55美元停留了不到2分钟后一下子跌到40，现在是35。

“您认为贝尔斯登内在价值应是多少？”台下的问题一直在继续。

“根据我的保守计算，应在每股80～100美元之间。”

“梅隆先生，您知道贝尔斯登现在的股票价格是多少吗？”台下有人接着问道，这个问

㊀ 里格麦森（Legg Mason）：美国最大的共同基金（Mutual Fund）之一，成立于1899年，总部设在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现管理基金总额约7000亿美元。

㊁ 价值投资：投资策略的其中一种，由Benjamin Graham和David Dodd提出。

㊂ 共同基金（Mutual Fund）：信托基金的一种，其产生利基点是建立在专业金融从业者的知识和信任之上而得以产生。由于一般大众不懂跨国投资外国金融商品的诸多法律和语言问题，也没有专业操盘的技术分析能力，所以支付一点手续费将钱交由有公信力金融机构的团队操盘，大众只需约略地选择投资标的和风险度即可。

题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台上的梅隆扶了扶眼镜，不解问话者的意图。

“现在是 35 美元，比昨天收盘跌了 40%！”那个问话者看着手中的手机替梅隆回答。

“不对，现在是 32 美元。”旁边有人纠正。

“30 美元！”又有人纠正。

梅隆脸色正变得刷白，张嘴却说不出话。

刘思皓站起身，“看样子这个会没有听下去的必要了，我们该回去了。”他说着示意安娜。

周围很多人一边看着手机一边也站起身离场，得回去分析市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刚才还坐得满满的礼堂瞬间空了一半。

贝尔斯登的资金流通确实出现了问题，原因与其说出自其自身，倒不如说是市场，它的客户及交易伙伴对其失去了信心，而市场上的谣言则起到了煽风点火的作用。对于任何一个使用高达 35 倍杠杆的公司，市场大的下跌都会对其造成致命影响，更何况其账上 3850 亿美元的资产很多是因无法估价而已几乎停止流通的房地产和资产抵押债券。自从它旗下的两个投资资产抵押债券的对冲基金去年 6 月份破产以来，尤其是去年年底华尔街各大投资银行纷纷宣布与次贷有关的巨额资产损失，投资者开始担心华尔街五大独立投行中最小的贝尔斯登的命运，先是有少数客户撤出资金，然后就是一直等候时机卖空投行股票的对冲基金闻到了血腥味儿，纷纷开始卖空这一最有可能掉队的“羔羊”。贝尔斯登的股票随即持续下滑，更加印证了市场对其命运的担心，于是更多的客户撤出资金，由此逐渐演变成针对贝尔斯登的信任危机——不仅越来越多的客户撤出资金，而且一直与其做交易的其他投行及基金有些已停止交易。

这场信任危机到这个星期达到了高潮。贝尔斯登一直依靠从商业银行借的短期贷款附买回协议㊀维持其每日的投资与交易运营，而近来对其命运越来越担心的几家商业银行本周开始暂时中止了贷款，导致贝尔斯登账目上的可用现金从周一的 170 亿美元骤降到周四市场收盘时的 20 亿美元，已经不够其第二天的正常运行。

对于这一切内幕，外面的投资者，甚至贝尔斯登公司自己的普通职员都根本无从知晓。

信奉“市场的黑手”，对这场愈演愈烈的次贷危机一直在一旁监测而持不介入态度的美国共和党政府这次却不能再袖手旁观。美国财政部、美联储周四得到贝尔斯登的紧急“呼救”——它急需 300 亿美元的临时贷款，否则第二天就将宣告破产。

拥有 85 年历史的贝尔斯登倘若在这个时候宣告破产，将会对整个美国乃至世界的金融市场造成多米诺效应——还没来得及从贝尔斯登撤出资金的机构和交易对家将首先产生恐慌，强迫贝尔斯登低价甩卖账上 3850 亿美元的资产，其中包括那些很难估价的房地产

㊀ 附买回协议（REPO）：Repur Agreement，称为附买回协定，协定双方同意债券持有人卖出债券后再将来约定日期回购债券。购入债券的一方称为借款人，卖出债券一方为贷款人。附买回协定通常是贷款人利用其债券做担保从借款人获得固定利率担保贷款。

和资产抵押债券，使得其他持有这些资产的机构不得不跟着甩卖，这将给原本已经很脆弱的市场以致命打击。更有甚者，若是贝尔斯登破产，其他几个投行的命运也将危在旦夕，那样整个华尔街将彻底崩溃，世界的资本市场将随之瘫痪。

一直在观望的美国政府此时不得不浮出水面。保尔森，前高盛集团总裁，2006 年新上任财政部长时本想借助其在华尔街的成功在政治上大展宏图，没想到这次却成了“救火队长”，随之而来的危机使得其华尔街的管理经验派上用场。他同样没想到自己 2006 年进政府任职时不得不忍痛卖掉的价值 5 亿美元（每股 160 美元）的高盛股票那时实际上已接近历史的最高点，是卖出的最好时机。

同样于 2006 年上任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接手的是前任主席格林斯潘在任时的低利率政策间接造成的房市泡沫，他没想到自己的博士毕业论文，后来在普林斯顿大学任经济系教授的研究主题“经济大萧条中政府的作用”将很快在实际危机中派上用场。

经过星期四晚上一整夜的各方紧急磋商，保尔森和伯南克决定由美联储做担保但不直接出面，而是由华尔街公认信誉度最高的综合银行摩根大通集团出面，以摩根大通集团的名义临时借给贝尔斯登 300 亿美元，贷款期 28 天，以暂时缓解贝尔斯登的资金流通危机。

星期五股市开盘后，贝尔斯登流通现金不足的传言使得其股票一路下跌，可随着摩根大通集团的贷款声明及风传的政府幕后贷款担保，市场到下午时终于平静下来，贝尔斯登股票收盘时稳定在 30 美元。

第 53 章
联　姻

3 月 16 日，星期日。曼哈顿中城，早六点半，林佳玮照常到公寓不远处的体育馆健身。下个星期莱曼兄弟就要公布其 2008 年第一季度的运营数字，她的老板海伦，新上任不到 6 个月的公司首席财务官，这次要独自面对上任以来最大的挑战。去年底跟着被提升为高级副总裁的林佳玮此时也感到肩上压力巨大，她这个星期每天加班到晚上 10 点。周五的贝尔斯登风波对风雨飘摇的莱曼兄弟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身心疲惫的林佳玮决定今天好好休息调整一天，准备迎接下周可能出现的更大的风浪。

她踏上跑步机，放松慢跑预热 15 分钟后，走向另一侧的自行车房，准备进行接下来 45 分钟的高强度蹬车练习。

“林佳玮?”身边传来一个女人带有欧洲口音的询问。

“你是……”林佳玮闻声转过头，看见一个像她一样穿着黑色健美裤、白色运动衫的高挑女人正向她走来，看上去 30 多岁，金发碧眼的她长相并不是很漂亮，高雅的气质却让林佳玮很快就认了出来，“维多利亚!”

两人兴奋地拥抱在一起。

林佳玮仔细端详这个 7 年前自己做实习生时，“911”那天在世贸中心遇难的老板莱瑞的德国籍妻子，两人自从林佳玮去了芝加哥便失去了联系。她除了脸上增加了几条皱纹，其他变化好像不大。“看你还是那么年轻。”

“真会说话，我都快 40 岁了。我们上一次见面是 6 年前吧？你才真是一点儿没变，气色比那时还好!”维多利亚也端详着林佳玮。

“别捧我了，我也 33 岁了。”林佳玮嘴里说着，心里很高兴别人评价她仍然年轻，“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上星期刚从郊区搬过来，第一次来这座健身房便遇到了你!”

“你把那大房子卖了?”

“对，我去年回来上班了，在中城的《纽约时报》，上班后一直想搬到曼哈顿住，可房市很糟糕，花了将近一年时间才将那房子卖掉，这不，我来了，哈哈。”

“孩子们怎样?”

“他们都长大了，当然跟我一起搬过来了，我马上将再结婚，未婚夫也在曼哈顿上班。”

“哇，这么多变化，真为你高兴，祝贺你!”

“谢谢，你呢？别告诉我这么多年了你还孤身一人。”维多利亚注意到林佳玮的左手无名指上什么也没戴。

“很遗憾，我也不想这样，可运气比不上你啊。”

“佳玮，生活对我们来说不是完美的梦想，趁自己还年轻……”

“维多利亚，我明白。”林佳玮低下头，打断了维多利亚的话。

“好吧，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刚才见你太高兴忘说了，下午去我家吧，我要举行一个小型派对，邀请的都是一些老朋友，庆祝乔迁加订婚之喜。”

“真的？太好了！我今天正好想放松一下。”林佳玮脸上重新露出笑容。

下午，林佳玮精心打扮了一番，来到离自己的公寓只隔着 3 个街区的一幢公寓大楼。原来维多利亚的新居离自己这么近，以后在附近又多了一个知心朋友，真好。林佳玮想着按下门铃。

“佳玮，你真漂亮！快进屋。”打扮后更显年轻的维多利亚笑着开门迎接。

“你才漂亮。”林佳玮想起了 6 年多前“911”后那个阴雨绵绵的平安夜，她坐火车去威斯特彻斯特看望维多利亚和她的三个孩子。与那天相比，今天的维多利亚完全换了一个人，真高兴她已开始拥抱新的生活。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我的那些老朋友，有些你可能已经认识。”

“你的孩子们呢？我先看看他们吧，我给他们买了些礼物。”

“他们在里屋打游戏，你去吧。”维多利亚走过来在林佳玮耳边小声说：“听我一句劝，不论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的生活还得继续。”说完她便去照顾别的客人了。

林佳玮琢磨着维多利亚刚才那句话，走到里屋门口，她忽然有了一种预感不觉转过身。

正在这时，门铃响了，林佳玮觉得心跳突然加速，她又有了 6 年前看到对面开来那辆汽车时的感觉，她确信，按门铃的不是别人。她毫不犹豫地奔向门口，比正从客厅另一侧走过来的维多利亚抢先一步打开门。

站在门口的理查德手里拿着一大包礼物，见到林佳玮似乎并不十分惊讶，仍然英俊的面容露出微笑。他穿着一件银灰色的羊绒毛衣。

看着那件熟悉的毛衣，一股暖流涌遍林佳玮全身。6 年前在维多利亚家门口，“911”后近 4 个月一直未见面的理查德突然出现在眼前，她一下子跳下启动的汽车。现在又是 4 个多月没见面，她心跳得更厉害，看到他的那一瞬间，她便知道，自己还爱着他。

“这么巧？”理查德进屋后率先开了口。

“是啊。”林佳玮看了一眼四周，刚才走过来的维多利亚转眼又不见了，“没想到你还留着它。”

“何止是留着，我从去年 10 月份开始天天在办公室穿着它，希望能让你看到，没想到你忽然搬走了，直到今天才又能见到你。”

“呵呵，要是到了夏天你还见不到我呢？”

“那也一直穿着。”理查德说着露出孩子般调皮的笑容。

林佳玮克制着激动，她意识到虽然自己还爱着他，但不确定自己能否原谅他。不想让

他看出自己的心理斗争，她将话题引开："我正需要你的建议，帮助理解我们公司的次贷和房地产资产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从去年 8 月法国银行出事后做了一些研究，可以与你分享。"理查德也认真起来，"周五贝尔斯登对我们莱曼的影响现在还很难讲，下周将公布的公司第一季度的盈利数字会如何?"

"我现在不能透露。"

"听说元首今晚将连夜从印度飞回纽约。"

"你怎么知道的?"

"我在 31 层也有自己的眼线啊，呵呵。"理查德故作神秘地眨眨眼。

"谁呀?"

"我现在不能透露。"理查德学着林佳玮刚才严肃的神态，

"去你的。"她笑起来，扬起纤细的手臂给了他肩膀一拳。

"呦，你们这里发生了什么情况?"维多利亚微笑着适时出现在两人面前。

"你的未婚夫怎么还不露面?"林佳玮机智地反问。

"是啊，新郎官呢? 已经下午 5 点了。"客人中有人问道。

"是早该到了，我去打电话问问。"维多利亚转身走向里屋。

很快她走了回来，一脸歉意，"他说来不了了，今天他们贝尔斯登又出了事情。"

"我刚才没来得及问，原来维多利亚的未婚夫在贝尔斯登工作。"林佳玮对理查德小声说。

"嗯，他是个经理。"理查德小声回答。

"快开电视!"有人提醒。

财长保尔森与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周五股票市场收盘后没有回家度周末。他们目睹了周五时市场开盘时的动荡，不仅贝尔斯登的股票暴跌，整个标准普尔 500 指数也下跌了很多，虽然贝尔斯登股票收盘时稳定在 30 美元，但他们必须趁着周末为贝尔斯登找到买家，而不是靠着短期贷款拖下去。

两人一致认为已同意借钱给贝尔斯登的摩根大通集团是最合适的买家。作为综合银行，它包括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两部分，它那实力雄厚的商业银行（前大通）每天的柜台存款额为其日常运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现金，这一点与那 5 家纯粹的投行相比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除此之外，在华尔街几家综合银行中，摩根大通集团是次级贷款在其账目上比例最小、最健康的。

于是保尔森与伯南克周五晚上联合告知贝尔斯登与摩根大通集团的管理层，他们两家公司在周一亚洲市场开盘前必须"联姻"，换句话说，两家公司必须在 48 小时内合并——贝尔斯登必须"出嫁"给摩根大通集团。

摩根大通集团总裁戴蒙最初是想借机廉价买下贝尔斯登，其在债券方面的优势与摩根大通集团在股票领域的强大正好互补，并且以摩根大通集团的规模购买华尔街最小的一家投行应不是问题，可是要在 48 小时以内估算出贝尔斯登的市值几乎不可能。他派出的 300 名投行干将星期六上午开始进驻贝尔斯登的纽约总部翻查其资产账目，通宵干到周日的早

晨，团队对贝尔斯登账目上资产组合里的“资产抵押债券”部分的价值仍拿不出统一意见，市场上对这部分资产自从 2007 年夏天起就没有价格，一直到 2007 年 11 月初泰德尔购买 ETrade 的资产组合时才有了暂时的价位，但很快随着房价的持续下跌与各大投行不断修正各自次贷损失的预测又失去了流通性。戴蒙于是决定停止购买行动，退出谈判桌。

主持谈判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盖特纳将情况汇报给一直在首都华盛顿等待消息的保尔森与伯南克，三人要求戴蒙以市场大局为重，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作为摩根大通集团的总裁和董事会主席，戴蒙要为自己公司的所有股东负责，他拒绝冒险去买他无法估价的东西。眼看离亚洲市场开盘时间越来越近，三人无奈，不得不提出折中方案：美国政府将负担贝尔斯登资产中最高至 300 亿美元的损失，摩根大通集团只需负担贝尔斯登第一个 10 亿以及 300 亿之上的资产损失。

即使有了美国政府 300 亿美元的损失担保，摩根大通集团为了给自己仓促之间做出的估价留下足够的犯错误的余地，最后开出最保守的收购价——以每股 2 美元购买贝尔斯登。所有人都觉得低得不可思议，只有财长保尔森不这样认为，因为从政治角度讲，美国的老百姓对导致美国房市崩溃却仍拿高薪的华尔街银行家们一直怨声载道，如果这次在政府的担保下贝尔斯登的银行家们拿到一个好价位，那听起来岂不是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来救济这些银行家？并且超低的价位会打消其他投行对政府出手救助的期望，迫使它们想办法自救。于是保尔森首肯了每股 2 美元的购买价。

周日下午 5 时，翘首等待的贝尔斯登董事会收到了摩根大通集团的正式收购价：每股 2 美元。所有董事会成员对这一侮辱性的低价义愤填膺，不过这是将公司完整出售，保留一万五千名职员的饭碗，避免申报破产的唯一选择，他们被迫签字同意。

周日晚 6 时，离最先开盘的东京股市开盘时间只有两个小时，贝尔斯登被摩根大通集团收购的消息公布于众。

中城维多利亚的公寓里，客人们围在电视机前已经一个小时了，电视台正在进行贝尔斯登被收购的实时转播，屏幕上反复滚动着“从去年的每股 159 美元到今天的 2 美元”的字幕。

电视上被采访的几个知名华尔街股票分析师没有一个能理解摩根大通集团给出的每股 2 美元是如何估算出来的，仅仅是贝尔斯登在中城的总部大楼便价值 10 亿美元，难道有 85 年历史的华尔街第五大投行短短几个月已资不抵债？

镜头切换到贝尔斯登总部办公大楼门外，大楼里不断有看上去精疲力竭的职员走出来，记者试图对他们进行实时采访，屡屡遭拒，终于有一个经理模样的中年职员走到镁光灯下。

“我在这里工作了 10 年，每年奖金中的大部分为贝尔斯登的股票，现在好了，每股 2 美元，这些年全白干了。”说完他垂头丧气地走开了。

接着一个交易员模样的小伙子走上前来，气愤地对着摄像机说：“每股 2 美元，这根本不是两家公司的合并联姻，而是摩根大通集团对贝尔斯登的趁火打劫！”

“没错，这不是结婚，而是强奸！”围在电视机前的客人们也义愤填膺。

林佳玮与理查德面带忧虑，贝尔斯登下面就该轮到莱曼兄弟了。

中城靠近东河的一幢高层公寓楼，刘思皓放下电话，将视线移回到客厅里的电视屏幕上。

他刚与施瓦茨通过电话。他一面看着电视，一面在客厅里激动地来回踱步。

“2 美元……2 美元……2 美元！”他不停地自言自语着。

施瓦茨本人也不相信这是真的，几天前贝尔斯登的股票还在 80 美元上下徘徊，前天周五经过震荡后收盘时还在 30 美元以上，昨天媒体纷传摩根大通集团要出价 18 美元收购贝尔斯登，一夜间居然变成了 2 美元，这个接近 0 的魔法数字有效地向市场表明：贝尔斯登的股票还有微小价值，它没有破产，所以它所有的债权人、交易对家、客户的利益都会得到保障，从而缓解了上周以来市场对贝尔斯登可能破产的恐慌；但另一方面，贝尔斯登股票的持有者——40% 的内部员工，60% 的外部基金与投资机构——他们手上的股票经过一个周末变得几乎一文不值。这一结果显然是政府在幕后促成的，施瓦茨记得上一次政府介入金融市场救市是 1998 年俄罗斯货币危机㊀时主持华尔街公司联合救助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㊁。当时施瓦茨自己的基金还鲜为人知，由前所罗门兄弟债券交易主管和多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为合伙人建立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则是那时华尔街的宠儿。就在其如日中天时，俄罗斯货币危机造成的意想不到的市场动荡使其濒临破产，令人担心的是如果其被迫甩卖账上资产来偿还债务就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导致资产价格暴跌，迫使其他公司也不得不清偿债务而造成恶性循环。巴菲特受邀帮助华尔街紧急处理这一危机，当时高盛出来捞底，欲以 2.5 亿美元的低价买下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几个月前还价值 47 亿美元的资产，被合伙人拒绝后整个金融市场陷入对其破产后果的恐慌，当时的美联储不得不出面协调其主要债权人统一救市，阻止了一场危机。不过那次政府介入根本无法与这次相比，这次美国财政部、美联储共同出面，并且由美联储亲自出资负担 300 亿美元的资产损失，这在历史上还没有先例。

刘思皓只从学校图书馆的金融书刊上读到过一些上次救市的背景。他此时关心的则是公司对贝尔斯登的做空到底赚了多少钱，他们去年秋天开始卖空时贝尔斯登的期权对应的股价还在 100 美元以上，这样他们每股就赚了 100 美元，他后悔自己上周四加大卖空额的那个单子被安娜给耽误了。哪怕是周五跌到 30 美元时增加也好啊，他就这样沉浸在兴奋与懊悔中。

正踱着步，他的手机响了，是安娜打来的。

“思皓，我看到贝尔斯登的消息了，对不起，都怪我周四那天的疏忽。”

“不用说了，其实周五跌到 30 美元时我还可以增加卖空，谁会想到它一夜间变成了 2 美元，反正我们这次赚了一大笔。”

“祝贺你，又为公司挣了钱。”安娜说着话，语气仍很沮丧，“要不是我本来会挣得

㊀ 俄罗斯 1998 年货币危机：又称卢布危机，1998 年 8 月 17 日俄罗斯政府与中央银行联合宣布卢布贬值，拒付其国债，给世界的金融系统，特别是华尔街的债券市场造成了混乱。

㊁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简称（LTCM）：（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是一个由前华尔街投行债券交易员与诺贝尔经济学家们建立的投机性避险基金，专门利用高杠杆的绝对报酬交易策略。该公司的避险基金“长期资产投资组合”在 1998 年俄罗斯货币危机时遭逢失败，不得不在美联储的监督之下接受其他金融机构的援助。

更多。”

“安娜，我说了，别想了。你现在在干吗？”

“我在公司里加班，将功补过。”安娜可怜兮兮地说。

“你回家吧，今天是周末，以后加班的时候还多着哪。”

“以后？我哪有以后，到现在还是实习生，按小时拿钱，下星期我的试用期就到期了。”

她的话提醒了刘思皓，这周人事经理来找过他讨论安娜转正的事，3 个月来根据刘思皓自己的观察与其他同事的反馈，安娜能力一般，性格却很浮躁，经常出错，特别是周四那个错误连老板施瓦茨都知道了。但她来这里时间还短，工作还算卖力，也许以后还可以改进，关键是如果让她走人，自己以后就见不到她了，刘思皓很犹豫。

“你吃晚饭了吗？”电话另一头的安娜感觉到了刘思皓的迟疑，知趣地转成轻松话题。

“还没有。”

“你的琪儿呢？她不在你那里？”

“我最近周末总是很忙，我俩见面不多。”

“我也还没吃晚饭，现在就回公寓，想不想到我那里一起吃晚饭？”

“这……”刘思皓对于安娜的大胆邀请没有思想准备，这个邀请确实很有诱惑力，可是他这些天还未想好如何处理与安娜越来越近的关系，“贝尔斯登之后便是莱曼兄弟，他们后天出季度报告，我晚上得写一份报告明早交给施瓦茨，改日行吗？”

“那你下周哪天有空？”安娜追问。

“下周……可能周三或周四吧。”刘思皓搪塞着。

“那你周三下班后过来吧，那天是我的生日。”安娜步步紧逼。

“这么巧？好，我尽量吧。”刘思皓犹豫地回答。

第 54 章
焦　点

2008 年 3 月 17 日，星期一，曼哈顿时代广场莱曼兄弟总部办公大楼第 31 层。

天刚蒙蒙亮，匆匆走进办公室的林佳玮身上还带着外面的寒气。她脱掉大衣，一面伸手打开桌上的彭博终端，一面低头看表：6 点 30 分，亚洲的股票市场已经收盘。

眼前屏幕上显示的所有数字均为红色，数字旁边的趋势箭头均为下降。左面屏幕上显示东京的 Nikkei 指数比开盘时跌了近 4%，右面屏幕上显示莱曼兄弟的股票期货价格比上周五跌了 20%，预示着 3 小时后美国股市开盘时莱曼兄弟的股票价格的走向。

林佳玮站起身深吸了一口气，走向门口，她需要一大杯浓茶清醒一下睡眠不足的大脑。与自己共用一间办公室的男同事——海伦的另一个助手——正从门口走进来，俩人点点头，能看见彼此眼睛里的血丝。走到门口，她看到隔壁办公室老板海伦正坐在那里紧盯着眼前的屏幕，他们三个人昨天一直加班到夜里 12 点。

莱曼兄弟的指挥中心今天气氛明显与往日不同，各办公室都已相继亮起灯，连在走廊里坐着的秘书们都比平时早到了 1 小时。不远处总裁迪克的办公室双门紧闭，听说正在亚洲参加会议的迪克周末改变了行程，昨晚已连夜飞回美国，难道他已经到办公室了？

正想着那间办公室的门开了，元首迪克的身影出现在门口，他的身边站着戴着金边眼镜的首席运营官约克森，两人表情严峻。莱曼兄弟的股票上星期随着贝尔斯登一路下跌，到了上周五收盘时跌到了每股 39 美元，比年初时的每股 60 美元跌了 35%，比 10 个月前的历史最高点 82 美元跌了 52%。市场风云突变，速度之快影响着投资者对华尔街投行的信心，而这信心从投行贝尔斯登那里遭到了重创，其股票几天之内从 80 美元变成被购买时的只有 2 美元，拥有 85 年历史的华尔街第五大投行一个周末就从地球上消失了。华尔街投行中市值排第四位的莱曼兄弟自然成了众矢之的，已收盘的亚洲市场有传言称东南亚最大的银行 DBS 纽约时间昨夜宣布停止与莱曼兄弟做任何新的交易，刚开盘不久的欧洲市场则传言荷兰最大的银行 ING 将中断与华尔街其余四大投行的交易。

7 时 30 分，海伦被约克森叫到迪克的总裁办公室，美国财政部长办公室秘书刚来过电话，15 分钟后财长保尔森要亲自与迪克通话。迪克需要向财长保证莱曼兄弟预计明天公布的公司 2008 年第一季度营运盈利数字一切正常，以消除政府对莱曼兄弟生存性的担心。

海伦将昨晚与林佳玮等助手一起计算出来的几组数字以最简练的语言概括，汇报给面前的总裁迪克与运营官约克森。

“很好，明天就看你的了。”迪克看了一眼身边的副手约克森，对眼前的新财务官满意

地点了点头。

“我也觉得不错，今天你再在细节上多准备一下，明天一定不能出错。”约克森嘱咐刚为自己在元首面前挣了面子的手下。

“是。”海伦汇报完毕退出了总裁办公室，约克森也随后离开，剩下迪克一个人坐在电话机前等待财长的电话。

迪克与保尔森是老相识了，华尔街投行现任总裁中任期最长的迪克与在 2001 ~ 2006 年间担任高盛总裁的保尔森曾是对头。通常来讲，对手之间一般既互相攻击，又彼此敬佩，而迪克与保尔森之间只有前者。两人虽然各自统领华尔街历史悠久的投行，却鲜有共同之处。保尔森属于华尔街的“绅士俱乐部”——常春藤名校毕业外加出自高盛传统的购并咨询业务领域的银行家，每天接触的人都是美国商界与政界的头面人物；而毕业于一般大学出自于喧闹嘈杂的债券交易台的迪克每天接触的是盈利与亏损的交易数字。在保尔森的眼中，迪克这样的交易员在华尔街不但算不上绅士，简直就是蛮横的“强盗”，20 年前在莱曼兄弟内部，迪克和其老板带领下的一群“强盗”债券交易员将当时自己哈佛商学院的师兄、现黑石集团总裁和其老板带领下的“绅士”银行家们赶出了莱曼兄弟，导致后来迪克成了莱曼兄弟说一不二的元首。

两人只有一点相同：他们从学校毕业后几十年都只任职于一家华尔街投行。这也是迪克最担心的，保尔森虽然已不再任职于高盛，但他对高盛的感情与忠心丝毫不亚于迪克对自己的莱曼兄弟。在任职高盛总裁期间未能将迪克的莱曼兄弟击败的财长保尔森这次会不会公报私仇，借着此时莱曼兄弟最脆弱的时候替高盛除掉这一与之竞争了上百年的主要对手？

看着眼前的电话机，迪克思考着一会儿与保尔森说什么，他知道自己通话时一定要冷静，自己的前对手现在代表政府，政府并不希望华尔街历史最悠久的投行破产，这次不是他们个人，而是政府与莱曼兄弟的对话，他要尽力与保尔森合作，只要能保住公司，他可以放低姿态，同时他也要防范保尔森代表的政府一方像对待贝尔斯登一样强迫莱曼兄弟让别人吞并。

电话终于响了，电话另一头不仅有保尔森，还有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不知是保尔森本人觉得单独与以前的老对手通话有些尴尬，还是眼前事态的严重性，他临时要求伯南克一起加入通话。周末美国财政部与美联储联合救助贝尔斯登的行动已经引起许多政府官员的强烈反对，部分官员与经济学家表示财政部与美联储的这一举动将造成“道德风险”：美联储纽约银行仁慈的介入救援将鼓励华尔街各金融机构今后进行更高风险的操作，因为他们觉得一旦出事反正政府会出来救援。与此同时，今年是美国总统的选举年，被布什总统任命为财长的保尔森本人是共和党党员，他主持的救助贝尔斯登的行动很可能被选民认为是共和党政府用普通纳税人的钱来救援华尔街那些在普通美国人眼中已经腰缠万贯却仍然贪婪无比的银行家们。

尽管怀有强烈的个人反感，但保尔森也不得不直接与迪克通话，他要让迪克清楚政府不会像救援贝尔斯登一样救助莱曼兄弟，同时他要代表政府尽力帮助莱曼兄弟，因为如果莱曼兄弟破产，其对金融市场的冲击远非比它规模小得多的贝尔斯登可比。

9 时 30 分，纽约股票市场开盘，莱曼兄弟的股票开盘价仅为 25 美元，比上周五收盘时跌了 35%，已低于贝尔斯登被收购前最后收盘时的 30 美元。莱曼兄弟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两万八千名职员此刻心里都在问着同一个问题：难道莱曼兄弟真的要遭受与贝尔斯登一样的命运？

与此同时，在距离莱曼兄弟总部仅有一个街区的一幢办公大楼的第 29 层，占据楼层一角的是一家新成立不久的对冲基金公司，公司的所有 15 名职员今天早晨一上班便与莱曼兄弟的职员们一样紧盯着眼前的彭博终端。随着莱曼兄弟股票开盘后自由落体式的直线下跌，职员们干脆走到过道电视屏幕前，看着 CNBC 电视台的转播评论。这些人中为首的三个人，中间的小个子犹太人两个眼珠睁得正大，旁边一左一右站着一个高个子黑皮肤的印度人和另一个谢顶的犹太人。这里就是去年 11 月份从莱曼兄弟分离出去的那家对冲基金公司。

上午 10 时，开盘后短短 30 分钟内莱曼兄弟的股价已跌至 20 美元。站立在屏幕前的职员们一个个面色铁青，他们中大多数为前莱曼兄弟雇员，与现莱曼兄弟职员一样手中还有没卖掉的大量公司股票，更重要的是对冲基金成立 3 个月以来 5 亿美元的筹款目标一直未能实现，利文与几个高管自掏腰包先凑齐 8000 万美元，但接下来只筹到区区 7000 万美元，直到两个星期前美国中部的一家巨型养老保险基金同意下星期投入 3.5 亿美元，可是随着贝尔斯登陷入危机，养老保险基金在投资合同签字前增加了一项条款：其 3.5 亿美元必须与莱曼兄弟许诺匹配的那 5 亿美元同时注入。如果这周莱曼兄弟不存在了，这种市场条件下对冲基金将无法自己筹到款，只能跟着倒闭。

苏世文也站在电视屏幕前，他是利文的对冲基金第 15 名雇员，今天第一天来报到上班。1 月初突然被泰德尔裁员后，加入华尔街失业大军的苏世文在纽约大街上没有目标地流浪，多亏了琪儿的那条信息，他猜测利文的对冲基金可能正在招人，与原来的老板桑杰夫联系，争取到了面试的机会。利文的对冲基金正急需像苏世文这样熟悉次贷模型的莱曼兄弟以前的旧部。在这里他被许诺的薪金与奖金总额比泰德尔少了三分之一，不过他很满足，这个时候能有个工作已是万幸了。

“见鬼，上班的第一天怎么又遇上了这种场面。”苏世文自言自语。

眼前的情景让苏世文联想起去年 6 月第一天去泰德尔上班，当时是贝尔斯登下面的两个对冲基金陷入危机，那天正是整个华尔街市场波动的开始，现在它们的母公司贝尔斯登已不存在了，而今天自己第一天来莱曼兄弟的对冲基金上班，莱曼兄弟自己正陷入危机。他无心再看下去，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到了下午，市场忽然转向，股市收盘时莱曼兄弟的股票价格稳定在每股 32 美元。据说新加坡星展银行出来辟谣说它们并没有停止与莱曼兄弟的交易，又据说同样于明天公布 2008 年第一季度财报的高盛盈利数字会比预计的好，估计莱曼兄弟的盈利数字也不会太糟糕。

苏世文与紧张了一天的其他职员一样长出了一口气。精神放松下来，他想给正在莱曼兄弟“总指挥部”第一线的小姨子林佳玮发个邮件问问明天莱曼兄弟的数字到底会怎样，

想想又觉得不妥，自己就别给她添乱了。他倒是得当面向琪儿致谢。

下午 4 时，莱曼兄弟总部办公大楼第 17 层。随着股市收盘时公司股票的反弹，理查德焦虑的心情得到了暂时的缓解。作为公司的部门主管之一，他知道今天发生的只是周末贝尔斯登事件后的余波，明天才是关键。华尔街的投行模式一百多年以来一直靠的是两条：资本市场投资者的信心，投行自己的盈利数字。前者现在已经降到自 1930 年经济大萧条后历史的最低点，而后者是硬数字，决定了莱曼兄弟这次能否生存。

现在公司内外所有的焦点都集中在 31 层的公司首席财务官海伦身上。理查德此刻不禁有些钦佩这个与自己竞争了好几年的女性对手，按照华尔街的惯例，上市公司每个季度的财政数字公布的同时公司的首席财务官要举行例行的电话会议，她在明天的会上要面对投资者解释公司第一季度的运营数字及对年度盈利的预测，现场回答投资者的问题，她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都会决定拥有 158 年历史的莱曼兄弟这次能否躲过此劫。

“佳玮现在肩上的压力不比她的老板轻。”理查德又想到林佳玮，他拿起电话，想想又放下了。两人的冷战状态昨天在维多利亚安排的“巧遇”下有了解冻迹象，他不能再因为莽撞而破坏了这来之不易的进展，得好好想想怎么帮她减压。

“凯莉！”他招呼坐在门外的秘书进来帮他出出主意。

傍晚来临。楼上第 31 层，莱曼兄弟全球指挥中心。早晨紧张的空气到现在稍有缓和，往日到了这个时候所有秘书已陆续下班，而今天谁都没走，大家都主动留下来为海伦和她的两个助手帮忙。总裁迪克在运营官约克森的劝说下刚刚离开，回家补觉去了，他昨天在飞机上度过了 15 个小时，下飞机后晚上只睡了 4 个小时，公司需要他明天以最好的状态应对可能发生的任何情况。迪克临走时将自己的两个秘书也调给了海伦。

明天的主角，莱曼兄弟新上任仅几个月的首席财务官海伦此时正在自己办公室里一遍又一遍地演习着第二天电话会议的讲稿。在外人看来，第一次代表公司面对投资者便赶上了这种危急时刻的海伦一定很紧张，其实对海伦来说，这正是她进华尔街以来一直等待的时刻，这是她表现自己的最佳机会。她身边坐着上司约克森亲自督战，她的面前摆放着这几天林佳玮和另一个助手为她准备的公司几大部门的营业额与利润的详细数字，以及各种统计汇总。她不时叫林佳玮进来询问一些具体细节，同时公司的公关部门总经理和前财政部门的资深职员专门被叫来，帮助她模拟明天投资者可能会询问的各种刁钻问题。一切都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

晚七点半，秘书们送来了从公司餐厅预订的晚餐，看着面前那好看不好吃的美式西餐，林佳玮根本没有胃口，连续几天没睡好觉，承受压力过大的她只想吃点儿可口的东西。她连叉子都未动便回到计算机前继续工作，过了几分钟，她桌上的电话响了，门外帮忙的秘书抢着为她接了电话，又过了几分钟，秘书拿着一包印有中文字样的外卖走进来放到她的桌上。

“给我的？”林佳玮好奇地打开口袋，一股熟悉的香味儿扑鼻而来，盒子里是重庆辣子鸡、白米饭，居然还有一小碗面条！她顿时觉得肚子真有些饿了。

林佳玮走到门口，“这是谁为我订的？”

走廊里几个秘书面面相觑，都摇摇头。

到底会是谁订的？她想不出来，拿起筷子，吃了再说。

过了半个小时，理查德发来了一份邮件，只有一行字："尽早回家休息。"

难道会是他？可他怎么知道自己爱吃这些？林佳玮发邮件问了一句，理查德却不回了。

晚上10点钟。其他人都已陆续离开，林佳玮还在为老板海伦检查最后一个数字。也许是这几天太累了，也许是吃完晚饭犯困，她觉得自己脑子有点儿不听使唤，怎么也算不清楚。

此时邮箱里发来一份新邮件，又是理查德。

"你还在那里？"

"嗯。有个数没算清楚。"

"回去休息吧，明早来早一点，脑子清醒。"

"好吧，我再试一次，马上就走。"

"我在楼下后门等你。"

"不用……好吧。"

林佳玮提起精神重新计算，奇怪，这次很快就算对了，她心情一下子好多了。出了专用电梯，林佳玮看到后门外理查德正在那里踱步，身上依然穿着那件羊绒衫，她心里暖融融的。

"理查德，你还真的天天穿着它？"

"当然。"理查德看见她露出那熟悉的笑容。

"那你也得在外面穿件大衣，外面太冷了，你会感冒的。"林佳玮扣紧自己大衣的纽扣。

"没事，我有，我现在不冷。"理查德指指胳膊上搭着的大衣，"走吧，赶紧回家，我为你叫辆出租车。"

"不用，我走回去，我住的地方离这里就5条街。"

"哦，那我送你。"

"好吧。"林佳玮没有拒绝。

两人并肩走着，绕过办公楼便是第七大道，走到人行横道前时像上次一样遇上了红灯，两人停下脚步沉默下来。理查德看着林佳玮，几秒钟过去了，林佳玮没有像上次那样自己抢先过马路，而是与理查德站在那里一起耐心等待。

"记得这个地方吧？"理查德打破了沉默。

"当然。"林佳玮看了一眼马路斜对面那家"哈德逊"饮食店的黄色标志。

"我们去喝杯茶吧，只用10分钟。"

林佳玮没有说话。

红灯终于变成了绿灯，下马路牙子时理查德顺势一手扶住林佳玮的胳膊，见她没有反对的意思，一直扶着她走过马路，到了店门口才不甘心地放开，殷勤地为她拉开门。

"你坐下等着我，我马上回来。"

很快，理查德端着两杯冒着热气的绿茶走到林佳玮身旁坐下。

“这里还卖绿茶?”林佳玮喝了一口茶，淡淡的，很香。

“对。”理查德笑着也喝了一口，“这茶很香，是吧?”

“你改喝茶了?”

“我现在咖啡和茶都喝，这茶虽然是你们中国发明的，但美国现在可是世界上最大的茶叶消费国。”

“真的?”林佳玮看着对面理查德喝茶的样子，“今晚的中餐是你给我订的吧?”

“对。”理查德便喝边回答。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辣子鸡?”

“记得以前我们在一起吃中餐那次你点了那道菜，说是你最喜欢的，菜名里有你家乡的名字，叫什么来着？庆重?”

“反了，顺序反了，什么庆重啊？还青虫呢，应该是重庆，重庆辣子鸡。”林佳玮不禁咯咯笑了起来，他居然还记得两人6年前吃的中餐，真难得。

“佳玮，好久没看见你这么开心了。”

“切，谁说我不开心了？我一直很开心的。”林佳玮看着眼前穿着羊绒衫的理查德，这件当年花了自己3个月午餐费的羊绒衫他穿着还真挺合适的。

“呵呵，没别的意思，我是指你最近工作上压力一定很大。”

“嗯，我知道。”林佳玮心想这个男人怎么现在变得这么细心。

“对了，来，祝贺你年初荣升高级副总裁!”理查德拿起自己的杯子与林佳玮的碰了一下。

“谢谢，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庆祝，还不知道明天公司能否过这一关，你怎么还乐呵呵的？公司的股票跌了这么多你这个主管经理个人肯定损失不少吧?”

“现在不提这个，你需要放松。”

“我没事儿。其实你们做股票的业绩不错，是我们的债券将公司拉下了水。”

“当然，我们股票发行部与购并咨询部今年在这种市场条件下仍然保持正增长，那帮做债券的家伙第一季度到底给公司亏了多少钱?”

“我不能说，你明早就知道了。我最大的忧虑是公司这两年在资产抵押债券与商业房地产上借了很多钱，导致我们的杠杆比例过高。”

“哼，这两大块都是我们的元首和你老板的靠山，那个管家约克森一手促成的!”

“嘘，你小点声。”林佳玮看了看四周。

“他们俩都是债券交易员出身，冒险是他们的本性。算了，不说这个了，我们走吧，你得回去休息。”

两人走到门口，理查德想起了什么，“你还记得上次我们出门时撞到的那个爱德华吧?”

“你那个开面包车上下班的校友?”

“对，我敢肯定他的基金正在做空我们公司。”

“嗯，我听海伦说迪克最近一直在向政府请求遏止这些卖空基金的趁火打劫行为。”

“他们不只是趁火打劫，我现在明白了。”

“明白什么了?”

“记得爱德华临走时跟我说了一句‘离开莱曼去找一家基金’，我当时没明白是什么意思，现在看来他们基金那时就开始做空我们公司了。”

“嗯，我也想起来了，从他那句话判断他们不止卖空我们一家投行。”

“对，你真聪明。”理查德看着林佳玮，“他们这是蓄谋已久。”

“我一直纳闷儿这两个星期以来我们与贝尔斯登一直运营正常，没有发布过任何坏消息，可是股票却每天波动那么大，这些基金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魔力影响比他们规模大得多得多的投行的股票?”

“他们利用市场上现在投资者一有风吹草动就撤资的恐惧心理，带头中断与我们莱曼兄弟的交易，在市场上造成对我们公司的信任危机，同时大量购买我们公司的 CDS 破产保险，直接卖空我们的股票。”

“好厉害，三管齐下。听说还有的基金在市场上散布对莱曼兄弟不利的各种谣言。”

“没错。不过我这个校友爱德华还不至于做那样上不了台面的事。”

“你说得我越来越冷了。”林佳玮站在那里打了一个哆嗦。

“噢，对不起，我怎么又说起这些来了，以后再慢慢说。”

“但愿还能有以后。”林佳玮心情又沉重起来。

“我们当然能有以后。”理查德急忙纠正林佳玮。

“我是指我们公司。”

“我也是，哈哈。走吧，我送你回去。”

3 月 18 日，星期二，纽约时间上午 10 点整，伦敦时间下午 4 点，香港时间晚上 10 点，决定莱曼兄弟命运的时刻终于到来。之前临近纽约股市开盘时，莱曼兄弟正式对外公布 2008 年第一季度主要运营盈亏数字，总利润虽然比上一年度减少了 57%，但结果仍然大大好于华尔街分析师们之前的预测。

莱曼兄弟总部大楼第 31 层主会议室，一身黑色套裙的海伦坐到居中的座位上，她看了一眼眼前的麦克风，深吸一口气，向周围工作人员示意她已准备好了。

“莱曼兄弟公司 2008 年第一季度在极度困难的市场条件下，仍然取得了不俗的业绩：公司总营业额为 35 亿美元，纯利润 4.89 亿美元。具体来说，公司的股票发行与购并咨询部营业额为 8.67 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2%；债券交易部营业额为 2.6 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减少了 85%……”

她略显沙哑的嗓音平稳地叙述着莱曼兄弟各部门的详细盈亏数字以及运营的详细情况。之后电话发布会进入问答阶段，她自信平稳的语调、详尽而坦诚的陈述方式看起来赢得了电话另一端上百名华尔街股票分析师们的赞许，随着她回答一个个提问，莱曼兄弟的股票开始直线上升，待到她 45 分钟的电话发布会结束时，公司的股票从昨天收盘时的每股 32 美元暴涨至 46 美元，且一直稳定到当天股市收盘，45% 的涨幅创下了莱曼兄弟自 1994 年股票上市以来单日涨幅的最高纪录。

海伦走出会议室时，整个 31 层指挥中心的所有职员在总裁迪克、运营总管约克森的

带领下全体起立向她鼓掌致敬，像是欢迎一位凯旋的英雄。

楼下 4 层莱曼兄弟交易大厅的会议室里，理查德与其他部门主管正通过闭路电视观看对楼上 31 层的实况转播，众人都长舒一口气。

“她要是在那里再多讲几分钟就更好了，每多讲一分钟，我账户上的公司股票就多涨 100 万。”一个交易台总管半开着玩笑。

莱曼兄弟没有重蹈贝尔斯登的覆辙，公司被保住了，至少暂时是这样。

第 55 章
真　相

“你们的研究结果怎么样？莱曼兄弟为何今天还在运营？

周三早晨，对冲基金斯普林山基金的创始人爱德华将双肩背挎包扔到办公室后立即走入隔壁的会议室，他手下的 5 个分析师已等候在那里，他一边问问题一边在长条桌上首的座位上落座，随手摘下头上的棒球帽放在桌上。

虽然身在纽约华尔街，斯普林山基金的公司文化更像是加州硅谷的高科技新兴公司，没有着装要求，甚至没有固定的上班时间。爱德华的对冲基金现在管理着 55 亿美元的资金，公司的职员除去后台支持的十几个人，便是负责投资分析的分析师，算上他自己共有 11 名分析师，眼前坐着的这 5 名便占据了一半，可见爱德华对做空华尔街投行的重视程度。他们从去年秋天开始的做空贝尔斯登与莱曼兄弟的行动至本周一时本来将大功告成：上周末贝尔斯登被低价兼并，本周一市场对莱曼兄弟可能将遭受同样命运产生的恐慌已将其股票推向崩溃的边缘。没想到昨天上午莱曼兄弟发生了惊天大逆转，不但没有倒下，反而博得了市场投资者的信任，斯普林山基金眼看到手的几亿美元的做空利润泡了汤。昨天早晨爱德华本人还在加州，他前一天晚上刚结束与西部一个重要客户的面谈，乘最早一班飞机赶回纽约时已是下午，错过了上午莱曼兄弟的电话发布会，只好召集自己的分析师今天一早开会讨论对策。

“爱德华，这次我们运气不好，莱曼兄弟恰巧在这个时候公布了一份比市场预计好得多的第一季度盈亏数字。”坐在左侧的一个白人小伙子边说边忍不住打哈欠，他的上身套了一件皱皱巴巴的长袖 T 恤衫，估计是早晨出门时顺手穿上的，老板很久没这么早召集会议了。

“那个新上任的首席财务官在发布会上陈述得天衣无缝，赢得了投资者的信任。”坐在另一侧的一个分析师补充道。

“这个新上任的首席财务官是什么背景？”爱德华那张娃娃脸使得他看上去只有 30 岁，比实际年龄年轻了至少 10 岁，加上他每日随便的装束，说起话来也没有华尔街基金老板的那种威严劲儿，反而更能激发手下分析师的创造力。

“好莱坞演员。”一个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的分析师回答。

他的回答博得大家哄堂大笑，刚才屋里的紧张气氛顿时有所缓和。

“我是认真的。”那个年轻分析师说着将自己昨晚加班做好的演示文稿投影到对面的大屏幕上，文稿的第一页是《纽约时报》前不久冠以海伦“华尔街最有权力的女人”名称时那张照片，照片上海伦正步出一部豪华加长轿车，精心养护的金发下那张漂亮的面孔充

满自信，手里提着时髦手袋，黑色高级时装裙的下摆很短，露出一双修长的玉腿。

“她看上去确实不像是常年与枯燥数字打交道的那些华尔街投行首席财务官。”爱德华说道。

“对，她更像是好莱坞走红地毯的女明星。”那个年轻分析师得到老板的首肯，得意地补充道。

“她的裙子好像比那些明星还短……”另一个分析师开起了玩笑，马上遭到爱德华严厉的一瞥，不敢再说下去。在座的 5 个分析师中有一名女性，他意识到开这种玩笑很不合适。

“她的背景是专项公司税法的律师，”年轻分析师将屏幕上的演示文稿翻到下一页，“哈佛本科，纽约大学法学院毕业后进入律师事务所，5 年后跳槽到莱曼兄弟，很快升到负责对冲基金业务的部门主管，6 个月前被提升为……”

“一个从事公司税法的律师怎么可能在几个月内便熟悉莱曼兄弟那些复杂的金融产品和那些详细数字？”爱德华打断年轻分析师的陈述，开始提出新问题。

几个分析师一时回答不上来。

“把她昨天发布会上的录音再放一遍。”爱德华吩咐道。

众人听了一遍会议录音，除了感叹海伦的镇定自若，对答如流，没有听出什么门道。

“我忽然觉得有个问题。”坐在几个分析师中间一直未发言的那个女分析师开了口，她从笔记本电脑中调出会议录音的文本文件显示在屏幕上，“大家注意一下这位财务官的发言稿中与莱曼盈亏数字相关的几个形容词，她用了多少次‘伟大’？多少次‘坚固’？”

“‘伟大’出现了 15 次！”

“‘坚固’用了 23 次！”

“‘挑战的’5 次。”

“‘困难的’只出现了 1 次！”

爱德华赞赏地看了一眼细心的女分析师，“她的演讲似乎在掩饰着什么。”

“对，我计算了一下，莱曼账上的资产抵押债券与商业房地产根本不值她所说的 300 亿美元，这些资产现在在市场上不流通，他们肯定是用当时市场最高时的买进价计算的价值。”另一个分析师接着说。

“她对莱曼兄弟仍然高得离谱的杠杆——1:32 的资金与贷款比只字未提，一旦他们不得不对那些资产重新估价，他们自己的资金根本填补不上账上的损失。”又一个分析师补充道。

爱德华与手下的分析师们讨论后得出的结论是：莱曼兄弟的资产配置与运营模式并不比贝尔斯登强多少，他们只是暂时躲过了这一劫。爱德华的对冲基金决定继续做空莱曼兄弟，这次为了确保成功，他们需要给莱曼兄弟致命一击。

周三下午接近 5 点，对冲基金施瓦茨公司所在的办公楼。忙碌了一天，刘思皓此刻关着门坐在办公室里紧锁着双眉，心里乱得很。这几天发生了很多事情，公司对贝尔斯登股票的做空终于等来了成果，莱曼兄弟正在朝他们预想的方向发展，刚刚得知自己的老板伊万今天离开了公司，有人说他是主动辞职，因为年初拿到的红利足够他另起炉灶，也有人

说他是被施瓦茨副走的，因为施瓦茨一直顾忌他功高盖主。刘思皓此时无暇细想这些，他个人的事马上得有个了断。

他的目光从屏幕移到桌上那个精巧的镜框，黑白照片上抱着小提琴的琪儿正在看着自己，他的脑海中浮现出四年前在波士顿初次见面时舞台上那个红衣少女，长岛感恩节的夜晚两人依偎在沙发上一起看着窗外飘落的雪花，茱莉亚学院电梯里两人的初吻……刘思皓从钱包里拿出一张纸片，纸片上那行娟秀的小字已有些褪色，这是四年前两人初次见面分手时琪儿写给他的电子信箱地址，他这些年一直带在身上。刘思皓看着那张纸片心乱如麻，真的要分手，他才意识到自己根本下不了狠心。

“砰砰砰”，外面有人敲门。

刘思皓慢慢抬起头，门外站着安娜，她今天打扮得格外漂亮。

见刘思皓面无表情，没有让她进来的意思，安娜指着腕上的手表，又向刘思皓伸出一个食指，提醒他离下班后去为她过生日还有一个小时。

刘思皓点点头。看着安娜从门口消失，他拿起桌上的镜框与那张纸片摆在一起，端详了一会儿，然后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放入一个信封，将信封放进手边的第一个抽屉里。他深吸一口气，从电脑里调出昨晚想了半夜写给琪儿的那封提出分手的邮件，但他的手指放在鼠标上就是按不下去。

琪儿与自己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他刘思皓需要的是仰视自己，能时刻让自己感觉像个男人的女孩，也许安娜更合适，她不仅善解人意，而且成熟性感。既然现在想与安娜在一起，就得先告诉琪儿，否则良心不安。刘思皓看着眼前的屏幕，自己已是个基金经理，以后还要做很多重大决定，不能这样犹豫不决。

他咬了咬牙，终于按下了鼠标。

刘思皓呆坐在座位上，奇怪的是邮件发出后他并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反而越想越后悔，难道自己做出了错误的决定？他更加感到烦躁不安。

“砰砰”，门口又有人敲门。

“等会儿！”

“砰砰”，敲门还在继续。

“催什么催？”刘思皓抬起头望向门外。

玻璃门外站着的不是安娜，而是组里的秘书。

刘思皓尽量让自己恢复平静，挥手让秘书进来。

“思皓，对不起打扰你了，你的客人已在会议室等你半天了。”

“噢，我差点儿给忘了。”刘思皓看看手表，“告诉他们我马上就到。”

刘思皓整了整胸前的领带，走向走廊另一端的会议室。他今天与安娜一起离开之前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好友周翰庭夫妇今天从加州飞波士顿途经纽约，两人已三年多未见面，昨天约好在刘思皓的公司见面。外面的传言是真的，周翰庭作为“脸谱”公司的第一批雇员，手中还未上市的公司原始股票市值已达几千万美元，夫妇两人想卖掉一部分股票投资高科技以外的领域以分散风险，刘思皓想顺便向好友推荐自己的基金。

进入会议室，里面正等候的两人站起身。刘思皓迈步上前与周翰庭紧紧拥抱。

“你小子没怎么变。”刘思皓端详着穿着T恤衫牛仔裤依然瘦瘦的周翰庭。

“你可是变了不少。”周翰庭一边看着刘思皓，一边介绍身旁的金发妻子。

“坐下慢慢聊。”三人落座后刘思皓半开玩笑地说：“以前见你们俩在校园里手牵手还挺羡慕，翰庭，你真不够意思，怎么结婚时不邀请我做伴郎？”

“我们刚回香港我父母那里办的婚事，这次是去波士顿见她的父母。再说你这个大基金经理现在这么忙，我们哪敢惊动你。”

“哈，我算什么大基金经理，就算是经理管理的钱还不都是你们这些富人的。”

“我算什么富人？那些股票只是纸上的钱而已。”

“你卖了不就变成真的钱了。今天我们老总施瓦茨不在，我想让你见见其他几个经理，他们在投资上都很有经验，会把你的钱管好的。”

“当然，这个我们相信，你们基金现在可是名声在外，你看我今天连律师都带来了，我妻子刚从法学院毕业。不过我们不急，这么久不见先叙叙旧。”

“是啊，翰庭。当年你教了我很多音乐知识，现在得传授一下挣到上亿美元的秘诀。”刘思皓继续开着玩笑，“说实话，我在达特茅斯时就钦佩你，当时很多人都想转到经济系进华尔街，而你却一直坚持读工程系，后来居然又从那么好的麻省理工学院辍学去这家硅谷小公司。”

“那我们就一起吃晚饭呗？我们去波士顿的飞机晚点起飞，改到9点钟了。”周翰庭的金发妻子提醒丈夫。

“对呀，思皓，我们一会儿一起吃个便饭慢慢聊。”

“晚饭……”刘思皓皱起了眉头，“今天不巧，我今晚约好了给人过生日。”

“过生日？哈哈，琪儿今天的生日？早听翰石说你打败了他，你和琪儿在一起至少3年了吧？”

“我们分手了。”

“分手了？什么时候？”

“今天。”刘思皓脸色暗了下来，“确切地说就在几分钟前，我给她发去了分手的邮件。”

“怎么回事？”周翰庭也收起了笑容，“那你今晚给谁过生日？”

“安娜。”

“哪个安娜？”周翰庭的妻子也关注起来。

“她也是达特茅斯的，经济系比我高一届，你们两个可能还认识。”

“她呀？何止是认识。”周翰庭妻子的神情里明显有一丝不屑。

“怎么回事？”刘思皓与周翰庭都转向她。

“我曾经跟她一个宿舍楼，还参加过同一个俱乐部，她在学校时可是有名的交际花，交过无数男友，毕业后不知通过什么渠道进了华尔街，听说每进一个公司不到一年就会被赶走。”

“她现在有男友吗？”

“男友？她刚离婚。”

“啊？”刘思皓大吃一惊，“可是她工作挺卖力的，背景看着也不错，去年刚从杜克大学拿到MBA。”

“工作卖力？呵呵，那是做给你看的吧。她一直找不到长期工作，不知怎么混进了商学院，她连本科都勉强毕业，听说商学院她根本就没毕业。”

刘思皓脸色更加难看，他向两人讲述了与安娜认识的经过。

“她可能是在利用你。”周翰庭与妻子听完后都肯定地表示。

刘思皓还是不愿相信，他想了想，拨起面前长方桌上的电话，“我是刘思皓。”

“思皓，什么事？”电话另一头传来人事经理的声音。

“安娜的背景后来你们去调查了吗？”

“没有，你不是说不用了吗？”

“那么你那里有没有她生日的记录？”刘思皓急切地问。

“我查一下，应该有，记得我们复印过她的驾驶执照……找到了，8 月 5 日。”

“知道了，谢谢，请你们立即停止安娜的转正手续，我明天再解释。”刘思皓放下电话，沮丧地转向好友周翰庭夫妇，“她果然在骗我，说今天是她的生日，骗我去她公寓。”

“你们现在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从法理上讲为达到目的作为下属她还可以控告你性骚扰。”周翰庭的妻子担心地问。

“不会吧？我与她什么都没做过，只喝过一次酒，拉了一下手。今天幸亏先见了你们，不然今晚……”刘思皓愧疚地说，“我犯了有生以来最大的一个错误，你们要是再早来一步就好了，我已经将给琪儿的邮件发出去了。”

“你刚才说几分钟之前刚发出去对吧？”周翰庭腾地站了起来，“快去找她！也许她还没来得及看。”

“你还愣着干什么？快去呀！”

刘思皓跑出了会议室。

刘思皓在茱莉亚学院学生宿舍楼前下了出租车，他看看手表，这个时候琪儿应该在宿舍里。趁着保安不注意，他混入了电梯。

门里探出一张熟悉的洋娃娃脸，“刘思皓？好久不见你来了。”

“琪儿呢？”刘思皓边问边喘着粗气。

“不知道。”

“我能进来吗？”

蜜雪儿打开门，将刘思皓让进房间。

刘思皓向琪儿床边书桌上望去，那上面的笔记本电脑还未合上，他心里顿时凉了半截。

“蜜雪儿，琪儿刚离开，对吧？”

“嗯，她今天本来好好的，上课回来查完邮件后像变了一个人，你对她做了什么？”

“你是琪儿最好的朋友，你怎么会不知道她去了哪里？告诉我吧，求求你啦！”

“她回家了。你们俩最近怎么回事啊？”

刘思皓已跑出了门。

中央公园西大道与 65 街交界的一幢大理石公寓楼门厅里，刘思皓正在央求门房呼叫住在 8 层的琪儿。

“她说不想见你，让你离开。”

“告诉她，她不下来见我我就等在这里不走。”

“你坐下等着吧，她过一会儿下来。”

大概 10 分钟之后，电梯里走出一个 30 多岁颇具艺术家气质的东方女子，竖起的衬衫领子则让人觉得不易接近。

“你就是刘思皓吧。”

“您……噢，您是琪儿的妈妈吧？阿姨您好。”

刘思皓本能地伸出手，可是见侯心娜没有与他握手的意思，只好伸到一半又缩了回去，尴尬地站在那里。

“本来我一直是不想见你的，今天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是个什么人，把我们琪儿气成现在这样。”

“阿姨您消消气，都是我昏了头，我特意跑来向琪儿认错。您要不坐下来聊?”刘思皓指了指门厅另一侧的沙发。

“我马上还有事。见你只是想告诉你，琪儿不会再见你了，你赶紧走吧。”侯心娜转身欲走。

“阿姨，我一定得亲眼见到琪儿，当面向她解释。”刘思皓坚决地说，“她要是不下来我就等在这里不走。”

侯心娜转回身，“哎哟，还要起蛮来了，你不走我就让门房把你轰出去。”

“阿姨，看在我和琪儿好了三年多的份儿上，你就让我见她一面，就算是最后一次。”刘思皓恳求道。

“刘思皓，我早就对琪儿说你和他那个爸当年没什么两样，今天终于证明了我的话。不过你还算诚实，没有脚踏两条船。”

“我是上了那个女孩的当，但我们俩什么都没发生过。我得向琪儿解释清楚，即使她不原谅我。”刘思皓仍不放弃。

侯心娜停顿了一下，转换了口气，“你真的喜欢琪儿?”

“当然。”刘思皓看到了一丝曙光。

“学音乐讲究的是心要静，她离期末考试只有一个多月了，大三是最关键的一年，你可能听她说过我当年在上海音乐学院就是大三时退的学。”

“您的意思……”

“你若真喜欢她，答应我放假前别再打扰她。”

“这……好，阿姨我答应您。我今晚给她发邮件解释清楚，您转告琪儿让她专心学习，我会一直等着她考完试，到时我再来找她。”

第 56 章
重　击

2008 年冬天就这样过去了，纽约曼哈顿的 4 月春暖花开，时代广场上更加热闹，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在广场上拍照、漫步。离广场不远处莱曼兄弟的总部大楼里，气氛却并不轻松。

总裁迪克和第 31 层指挥部里的参谋们知道公司的根本问题——高杠杆与不流通资产并未解决，在现在的市场条件下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注入新的资金，这不但能在市场波动时保障公司的正常运行，还能够通过新投资者增加市场对公司的信心。3 月份的第一季度数字公布后，莱曼兄弟的股票价格暂时平稳下来，此时正是筹集资金的有利时机。

然而这种时候华尔街的金融公司人人自危，谁还有能力投资莱曼兄弟？去年夏天次贷危机开始以来华尔街剩下的四家独立投行中，只有莱曼兄弟和高盛未注入新的资金，美林与摩根士丹利以及花旗集团等综合银行去年年底相继从几家巨型海外投资基金筹到了新的资金。莱曼兄弟当时尚未意识到今日的危机，错过了获得海外投资的机会，由于今年市场的进一步恶化，这些基金去年年底以来投资损失惨重，他们已不可能再向华尔街注入新的资金。

参谋们建议迪克直接找股神巴菲特融资。这种时候如果能说动巴菲特向莱曼兄弟投资，本身就是对莱曼兄弟生存性的认可。经过协商，巴菲特初步同意投资，可是他的条件过于苛刻：他只买莱曼兄弟的优先股[㊀]，每股每年的红利为 9%，将来被保证拥有以每股 40 美元买入莱曼兄弟普通股的优先权。

换句话说，莱曼兄弟若向巴菲特借款 50 亿美元，除了必须答应将来以低价卖给巴菲特莱曼兄弟的股票，还要每年支付 9% 也就是 4.5 亿美元的高额利息，这 4.5 亿美元是借用“巴菲特”名字的代价。

迪克拒绝了巴菲特，他亲手经营了 14 年，拥有 158 年历史的莱曼兄弟不能在他手上靠借高利贷生存。

周五的傍晚，茱莉亚学院排练厅。苏世文习惯性地坐到后排的那个角落里，看着手中的节目单。这里是他一月份丢掉工作时偶然发现的“世外桃源”。

他新加入的对冲基金 3 月底终于拿到了莱曼兄弟之前许诺的 5 亿美元匹配投资，再晚

㊀ 优先股（PreferredShare）：一类公司股票。相对普通股票，它在公司资产破产清算的索偿权上排在债权之后，比普通股优先，并且在股息分配方面通常按事先约好的股息率发放。

一点儿就可能拿不到了，因为就连莱曼兄弟公司自己后来都一直未能筹集到新的注入资金。总共10亿美元的管理资产总算让新基金站稳了脚跟，他们瞄准的资产抵押债券市场却一直没有复苏的迹象，原以为价格已跌到谷底的那些债券从年初到现在仍然一路下跌，基金已经放出去的投资只亏不赚。

已经与林佳怡分居三个多月的苏世文独自住在曼哈顿，周末下班后无事可干，每周五晚上来这里听古典音乐最近成了他的习惯。台上的学生已经开始演奏，苏世文有些失望地放下手中的节目单，与之前一样，琪儿的名字依然不在上面。尽管确信自己来这里是为了欣赏音乐放松自己，但他潜意识里还是希望能碰到琪儿，他一直想向她当面道谢，可是这段时间琪儿失去了音信，不再收到她的邮件，她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

演出结束，苏世文缓缓站起身正要退场。

“苏世文？”

苏世文循声望去，退场的人群中一双会说话的眼睛正注视着自己。

“琪儿？没想到今天碰上了你。”

“等我一下。”琪儿与其他几个学生告别后，并肩与苏世文走出排练厅，“你怎么周末不回家，跑这里来看我们排练？”

“我已经与老婆分居了，无家可归。”苏世文不知为何脱口而出与这个小女孩说这些，赶紧补充道：“这里是我最近才发现的曼哈顿的世外桃源，并且对观众免费，我周五经常来。你今天怎么出现了？”

“刚才台上演奏的是我师姐，我们几个人来给她助阵，今天是她毕业演出的最后一次预演。”

“是这样。我听说你是小提琴手，却从未看你拉过琴，倒是听过你唱歌，哈哈。”

“你应该多笑，别老沉着脸，笑起来才帅。”琪儿转过头看了一眼苏世文。

“谢谢！你现在去哪里？”

“回宿舍。”

“我陪你走一段吧。”

“好啊。”

“我一直想当面向你道谢。”

“谢什么？”

“谢你那次生日派对上的警告，在我失落时寄给我的那首歌，还有给我提供的那条信息，否则我现在可能还在失业。”苏世文转头看着低头走路的琪儿，“我还想问你为何总是帮我？”

琪儿低头不语，只顾走路。

“你最近为什么一直不回我的邮件？”

“对不起，我最近心情不好。”

“出了什么事情？”

琪儿停住脚步，抬起了头，“刘思皓提出要跟我分手，他说他喜欢上了别的女孩。”

“什么？这小子竟然做出这种事！”

“他并没有做什么，只说他受了骗，及时发现那女孩是想利用他，他真正喜欢的是我。”

“你相信刘思皓的话？”

“嗯。我们俩好了3年多，我了解他。”

“那你原谅他了？”

“他根本不知道他对我的伤害有多深，我不会再见他了。我决心像我妈一直希望的那样，专注于小提琴，这个世界上只有她真正爱我。”

苏世文跟在她身后，两人都陷入了沉默。

“我到了。”琪儿在宿舍楼前停住脚步，“谢谢你送我。”

“一起进去吧，我看着你进电梯。”

电梯门缓缓打开，琪儿却止步不前。

“进去啊。”苏世文侧头看着琪儿，她的脸上出现了两行眼泪，“你怎么，哭了？”

“我想起了我和思皓的初吻，就在这部电梯里……”

“琪儿，你一定要振作起来。”苏世文不知该如何安慰她，“你下次什么时候排练演出？我一定来看。”

“以后吧。我放假回中国演出。”琪儿尽力控制着情绪。

“好啊。你一定得振作起来，再见。”苏世文看着琪儿走入了电梯。

2008年5月21日，一年一度的索翰投资研究年会㊀在曼哈顿中城的时代华纳中心大厦举行。经过精心的准备，爱德华选择在这一天给予莱曼兄弟以致命一击。

时代华纳中心的玻璃大厦位于曼哈顿地理中心点哥伦布环岛的西南侧，其东北方向正对着郁郁葱葱的中央公园。下午三点时半，刘思皓走出出租车直奔大厦一侧举行会议的礼堂。

会议已经开始快一个小时了，听众却还未坐满，台上一个基金经理正在侃侃而谈。这次刘思皓未像上次参加投资者年会一样坐在不起眼儿的后排，他从礼堂边上的过道走到前排，在一个靠边的空座位坐了下来。

“怎么到现在听众还未坐满？是不是因为门票太贵？”旁边有人小声地询问刘思皓。

“你看过拳击比赛吗？前面这些发言的都是轻量级，重量级的还未出场。”刘思皓一边回答，一边像周围大多数听众一样摆弄起手机。

果然，在接下来的30分钟内会场的空位陆续被坐满。下午4点钟，礼堂里已座无虚席，此时恰好是纽约股票市场收盘之时，全场听众放下各自手中的手机，翘首以待今年的重量级人物出场。

主持人介绍之后，爱德华从后台走了出来，身上罕见地由平时的便装换上了笔挺的黑色西服，只是那张经常出现在电视上的娃娃脸提醒听众这位仍然是那个这几年以卖空流行

㊀ 索翰（Ira Sohn）投资研究年会（Investment Research Conference）：以已故交易员Ira Sohn命名，始于1996年，每年举行一次，会议邀请著名的股票基金投资经理推荐他们的股票选择，听众通常要付至少1000美元购买门票，所有门票收入捐赠给纽约的一家儿童慈善基金会。

股票出名的对冲基金经理。

爱德华走到主席台前，看了一眼下面黑压压的听众，前排中间组织者预留出的5排座位上坐着一些熟悉的面孔，他们都是华尔街投资基金的决策者，他们的在场正是爱德华出手的最好时机。

“莱曼兄弟与贝尔斯登没有什么不同。”爱德华亮出他今天演讲的主题，全场鸦雀无声，听众静候他的下文。

“在座的各位两个月前都看到了莱曼2008年第一季度的运营报告，我相信你们中的许多人也都收听了莱曼首席财务官的季度结果电话发布会，与你们一样，我承认她那天‘表演’得不错。”爱德华停顿了一下，台下的听众像他预想的一样，对他向华尔街投行的首席财务官展开直接攻击有些震惊。

“可是她却有意回避两个关键问题：第一，莱曼兄弟对其第一季度账目上与资产抵押债券有关资产的亏损评估只有不到3%，低得可笑；第二，莱曼兄弟的资金与贷款比例现在仍然高达1:32，居所有投行之首。”爱德华接下来开始详细陈述他手下分析师准备了几个月的分析结果。

刘思皓一边听一边低头习惯性地查看手机上的实时股市信息，股票市场已经收盘，他知道会议组织者为何安排爱德华这样的重量级人物下午4点钟以后出场，否则如果在场的这些大腕轻轻挥动一个手指，莱曼的股票价格即会瞬间下跌。他给公司交易台的经理斯蒂夫发了一封短邮件，询问他们现在到底卖空了多少莱曼的股票，得到的答复是股市收盘前他刚刚减少了卖空数量。

“什么？明天莱曼的股票肯定会大跌，你们却减少了对莱曼的卖空数量？”刘思皓非常不解。

“对。”斯蒂夫简短地回复。

“你怎么不事先跟我商量一下？你知道这样做我们会少挣多少钱吗？”刘思皓极为气愤。

“思皓，这是老板施瓦茨做的决定，我只是执行者。”

刘思皓索性关上手机，看着前排的那些大腕儿，和台上聚光灯下爱德华那张娃娃脸。他此刻意识到自己与他们相比只不过是个打工仔而已，在公司里根本无权做出任何重要的决定。不知老板施瓦茨是因为安娜的事件对自己失去了信任还是他从来就未信任过自己？在会议剩余时间里，刘思皓坐在那里沉思，根本未再听进台上的发言。

会议结束，刘思皓步出大厦时天色已近黄昏，春天的和风徐徐吹来，马路对面一对对情侣正手牵着手走入中央公园。刘思皓怅然地看着眼前的哥伦布转盘，转盘中心是一墩石柱，顺着石柱向上望去，顶端是那尊哥伦布的雕像。他想起了3年前，也是这样一个傍晚，他送琪儿回家，坐出租车正好经过这里，两人在后排座上牵着手，琪儿靠在他肩膀上听他讲述这尊雕像的故事。两人已经两个月未见面了，她现在怎么样？给她发去的邮件她一直不回，手机也不接。今天应是期末考试的最后一天，明天她就会放假了。

刘思皓低头看表，已经6点多了，她考试应该已经结束。为何要等到明天？她的家就在不远处。他一下子振作起来，快步走向公园西大道。

“她家里没人。”门房放下内部传呼电话。

“没人？她们可能临时出去了，我在这里等她们。”刘思皓在门厅的沙发上坐下。

两个小时过去了，还是不见人影。

站在门口的高个子保安一直观察着刘思皓，这时走了过来，“我以前好像见过你，你是在等拉小提琴的那个女孩吧？”

“嗯。”

“你别等了。她们母女今天下午拿着很多行李走了，我给她们叫的出租车。”

“你知道她们去哪里了？”

“车去肯尼迪机场。她们飞去哪里我怎么知道？”保安耸耸肩，“也许是中国吧。”

刘思皓从沙发上站起身，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原来侯心娜当时只是想稳住自己，她根本不想让自己见到琪儿，现在先他一步，带着琪儿远走高飞了。

5 月 22 日，索翰投资研究年会后的第二天。纽约股票市场一开盘，莱曼兄弟的股票下跌了 5%，并在随后短短的两个星期内下跌 25%，市场对莱曼兄弟的命运重新陷入了担忧甚至恐慌。

第 57 章
“政变”

2008 年 6 月初，莱曼兄弟的股票价格跌回到 3 月中旬时的每股 32 美元，比年初跌了近 50%。爱德华两周前对莱曼兄弟第一季度将自己账目资产亏损估计过低的公开批评正成为现实，莱曼兄弟下周公布第二季度盈亏数字时将不得不宣布 280 亿美元的季度亏损，这将是公司自 1994 年上市以来第一次宣布季度净利润为负值。

雪上加霜，总裁迪克从 3 月份开始暗自主持进行的为公司注入新资金的行动一直没有进展，自从 4 月初拒绝了巴菲特的高利贷投资，迪克再未找到愿意向莱曼兄弟投资的机构。现在唯一的希望是韩国产业银行，他们有兴趣与莱曼兄弟商谈，有可能向莱曼兄弟投资 40 亿美元。本来迪克本人以及指挥中心的参谋们根本看不上那些韩国人，印象中他们在金融领域从来就没干过什么大事，现在连他们也想趁着莱曼兄弟倒霉时借机廉价购买其股份，不过到了这种时候面子已经不重要，拯救公司要紧。迪克两个月前已经委托韩国分部的头目与韩国产业银行接触，但商谈的进展缓慢，更加深了他对韩国人的不信任，他开始考虑自己亲自带人过去将事情搞定。

3 月份那次电话发布会上的卓越表现使得莱曼兄弟首席财务官海伦对内得到公司上上下下的普遍称赞，对外则成了新闻媒体的红人，她本人也对其超级明星的地位欣然领受。但好景不长，上个月爱德华对她的直接攻击开始将她的弱点暴露在投资者面前：与其他投行首席财务官的背景不同，她不是搞金融数字出身，在这种市场动荡之时很难让投资者相信上任不久的她能对莱曼兄弟的运营了如指掌，她好莱坞明星般的面容与打扮外加好出风头的个性更是无法消除投资者对公司的担心。更糟糕的是，她与媒体走得过近开始引起莱曼兄弟高层经理们的普遍不满，在这种时候他们希望的公司首席财务官应该是一个说话行事低调的幕后金融专家，而不是喜欢抛头露面的女明星。

尽管承受着来自内外的压力，海伦的老板、莱曼兄弟首席运营官约克森仍义无反顾地支持自己的下属。他仍然是公司的管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过去 6 年公司里还无人能撼动他的地位。

然而公司里的其他高管已不再这样认为。莱曼兄弟执行委员会 15 名成员除迪克、约克森、海伦以外的那 12 名高管眼看着公司的股票最近又开始自由落体式地下跌，公司即将宣布巨额亏损，新资金的注入进展缓慢，他们不能再袖手旁观。特别是那些股票发行与购并咨询部的高管们，他们从去年夏天次贷危机以来一直是公司利润的主要贡献者，华尔街如战场，打胜仗的将军腰杆最硬，其与公司股票相关联的奖金红利照这样下去今年将颗

粒无收，他们要改变公司的现状。

距离莱曼兄弟公布 2008 年第二季度盈利数字还有 3 天，公司里的气氛除了以往这个时候的紧张外，还多了一份神秘。公司的执行委员会成员之一，欧洲股票分部的总管泰德突然从伦敦飞到纽约，与在纽约总部其他执行委员会成员秘密接触。对于这些，位于 31 层指挥中心的迪克与约克森全然不知。

林佳玮坐在 31 层指挥中心自己的办公室里，冲着眼前的屏幕发呆，同一办公室里的那个男同事也情绪低落。老板海伦今早去约克森那里主动引咎辞职，没有得到约克森的批准。两人刚被海伦叫去谈话，被告知继续完成手头的季度数字汇总工作，只是 3 天后她可能不会再主持公司 2008 年第二季度电话发布会，让两人也做好最坏的准备。

林佳玮感觉自己又像是做了一场梦，去年 10 月份随着被提升为首席财务官的老板搬到公司的全球指挥中心，自己年初又被提升为高级副总裁，事业可谓蒸蒸日上，3 个月前还在与老板同事一起庆祝胜利。她不禁想起了 7 年前“911”那天早晨，与女友莉莉告别后她步入世贸中心南楼，坐在第 70 层人事经理的办公室里办理录用手续，她那时也是一帆风顺，对自己即将开始的华尔街仕途踌躇满志，可是随着大楼被撞入的飞机摧毁，她的梦转眼破碎了。难道在华尔街一个人事业的波峰与波谷总在一瞬间？

那天后来她遇上了理查德，是他救了自己，现在理查德就在楼下的第 17 层。想起理查德她心里感到一丝慰藉，拿起桌上的电话。

“你好，理查德办公室。”听筒另一端传来凯莉那职业化的声音。

“凯莉，我是佳玮，理查德在吗？我找他有急事。”林佳玮自从与理查德重逢以来第一次在公司给理查德打电话，现在她顾不上那么多了。

“佳玮你好，理查德几秒钟前还在这里，临时有一个紧急会议刚离开。”

“噢，让他回来给我来个电话吧，谢谢。”林佳玮欲挂电话。

“等等！”林佳玮的话和语气不知为什么让凯莉联想起了当年“911”那天莉莉给理查德打的最后一个电话，这次她得多问一句。

“佳玮，你以前从未来过电话，出什么事了吗？”

“没事。”

“你有什么话要我转告给理查德？”凯莉仍然不放心。

“那就请你转告他下班后 7 点钟我在老地方等他。”

傍晚 7 点 15 分，第七大道斜对面的哈德逊饮食店，林佳玮一个人坐在一个角落里，面前的茶杯已经空了。此时，理查德急匆匆地跑了进来。

“对不起，佳玮，我临时有个会，刚结束。”理查德气喘吁吁地坐在林佳玮的对面。

“瞧你，跑什么呀？你想喝什么我去买，跟以前一样的绿茶？”

“不，那种带冰的红茶，大杯的。”

理查德终于脱去了自己买的那件羊绒衫，他曾表示会一直穿着那件羊绒衫直到自己答应与他经常见面，现在已是夏天，倘若自己两个月前没有心软答应了与他经常在这里见面，他现在可能真会像他威协的那样大夏天仍穿着那件毛衣，想到这里林佳玮不禁笑了起来。

再次坐定后，林佳玮将白天海伦的谈话讲给理查德。

“这不奇怪。”理查德听完后平静地说道。

“怎么不奇怪？你难道不觉得公司里最近有一种神秘的气氛？”

“佳玮，我下面告诉你的事你千万不能告诉第二个人。”理查德表情严峻地说。

“认识你这么久第一次见你这么严肃，当然，你说吧。”

“明天我将参与一个拯救公司的行动，若行动失败了，我会被立即驱逐出公司。”

“那么严重？为什么？”

“整个行动由我的老板泰德发起，我也参与了策划……”理查德没有再往下讲。

“你们要搞政变？”林佳玮睁大了眼睛。

“我倒没什么，大不了回家待着。”理查德没有直接回答林佳玮，“可是如果行动成功了，你的位置会受影响。”

“明白了，公司第二季度的盈亏数字将会很糟，你们想让我的老板海伦做替罪羊，再说你们两人还有个人恩怨。”

“佳玮，你知道海伦在公司的地位还够不上行动的目标，我们要扭转整个公司的败局。”

“难道你们要推翻约克森？甚至元首？”林佳玮这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佳玮，6 年前因为我你没有去成高盛，这次又是因为我你有可能丢掉现在这么好的位置。”

林佳玮有些感动，“你能想到这些就够了，我从未怪过你。”

“真的？”理查德也受了感动，伸手握住林佳玮的双手。

“我没事，这几年靠自己不是过得挺好？”林佳玮慢慢抽回自己的手，低下头不让理查德看到自己此时失态的表情，镇静了一下后又抬起头：“你们会成功的，我最近已经感觉到了事情发展的方向。”

“佳玮……”

“理查德，现在别说这些了，我们随便吃点儿东西，然后你赶紧回去休息，明天将是决定命运的一天。”

第二天傍晚，莱曼兄弟执行委员会中的 8 名高管在曼哈顿上城东区的一家意大利餐厅里与总裁迪克摊了牌：要么迪克答应他们的条件，要么他们集体辞职。面对自己手下半数以上的将领，迫于公司目前的危急形势，统治了公司 14 年，从来说一不二的迪克答应了他们的条件：即刻免去首席执行官约克森的一切职务，令其退出公司，其职位由公司的股票总管取代；紧急成立一个主要由股票部一线主管经理组成的“拯救公司特别工作组”，直接参与指挥中心与未来投资者的所有谈判。

约克森离开公司后，海伦降职回到她原来的对冲基金业务部。随着市场对莱曼兄弟破产恐慌的加剧，公司的对冲基金客户纷纷中断与莱曼兄弟的业务，她没过多久就离开了。林佳玮与海伦的另一个助手被调到公司财政管理部，离开了 31 层的指挥中心。

理查德被调入了新成立的特别工作组。

第 58 章
倒计时

2008 年的 8 月对于美国的普通百姓来说与往年没有什么区别，但对于纽约华尔街乃至在华盛顿的美国政府来说，他们已经与由房产次贷引发的金融风暴搏斗了一年多。位于风暴中心的华尔街十几万职员就像与风暴搏击的水手一样，一方面已筋疲力尽，另一方面又庆幸自己的船没有沉没，自己成为幸存者之一。此刻没有人意识到一场引发世界现代经济史上自 1930 年经济大萧条后最大的经济危机的金融海啸还在后面。

与此同时，在远离纽约一万一千公里的北京，8 月 8 日开始的奥运会转移了几乎所有人的注意力。所有中国人为这一时刻等待了 8 年，对于整个民族或许等待了 100 年。这一点在美国只有像苏世文这样从小在中国长大的中国人才能理解。正沉浸在观看奥运，为中国超越美国获得历史性的金牌数第一而欢呼雀跃的北京乃至整个中国来说，没人想到正举行的北京奥运会为已疲惫不堪的华尔街与美国政府提供了一个难得的休整期，将华尔街金融海啸的爆发推迟了一个月。

2008 年 8 月下旬的一个清晨，北京已有秋高气爽的感觉。一辆绿色的出租车正行驶在通往首都国际机场的高速公路上。

坐在出租车后座上的苏世文正看着窗外沉思。在自己的故土北京看了 10 天的奥运会，他感觉不到自己曾是这里的主人，而更像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外国观光客，通往奥运场馆的地铁站与纽约市陈旧的地铁设施相比个个都像是宫殿。

苏世文不禁又担忧起华尔街那边的情况，他掏出随身携带的公司专用黑莓手机，开始查看起美国市场信息。现在纽约时间是晚上，纽约股市早已收盘，开奥运会这些天美国的股市风平浪静，连之前经常大幅波动的莱曼兄弟的股票这几天也稳定在每股 20 美元。他接着又开始查看公司的电子邮件，因这几天市场平静而闲来无事的几个交易员今天在公司的公共信箱里发了许多帖子：

“这几天怎么这么静，连个新闻都没有，是不是华尔街所有人都像苏世文一样休假去了北京？”

“可能吧。北京的奥运会明天最后一天，美国队的表现实在太差，金牌第一已经没希望了。”

“这次主要是运气不好。”

“总统布什也去看比赛，他在那里美国队运气能好吗？”

“呵呵，他其实只参加了开幕式。”

“你们都看过开幕式转播吧？财政部长保尔森就站在布什身后，他跑去干什么？”

“听说他在当高盛总裁时与中国关系不错，他这次实际上是去商谈中国国家外汇基金投资美国几大投行的可能性。”

“当然，中国有的是美元。”

出租车缓缓驶近3号航站楼旅客出港大厅。靠近大厅入口停靠着一排车辆正在往下卸行李。出租车找不到车位只能再往前行驶，只见正对入口的路边停着两辆硕大的黑色奔驰轿车，与周围的出租车和普通轿车相比极为显眼。

“我说怎么没地方停靠，原来地方都让这两个大家伙占了。不知是大款还是政要，该不是比尔·盖茨今天离京吧？不对呀，这些人应该走一层的VIP通道，怎么开到这儿来了？”出租车司机调侃着。

正说着，两辆车的车门几乎同时打开，鱼贯走出几个人，为首的一个中年人向一个穿黑色衬衫的女孩正在嘱咐着什么，身后跟着两个随从。苏世文觉得那中年人的长相竟与自己有点儿像，特别是神态。再看他边上那个女孩，白皙的面孔，黑黑的头发在脑后随便扎了一个结，身后背着一个琴盒——竟然是琪儿！

“就这里停车。”苏世文赶紧说。

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高大宽敞的候机大厅使里面的人显得很渺小。苏世文远远望着玻璃大门外，两辆黑色奔驰车终于开走了，琪儿独自一人拖着一个小行李箱正走进门来，他迎了上去。

“琪儿！”

“苏世文？这么巧，你怎么在这里？”

“我回来看奥运会，你怎么也在北京？”

“我来这里演出，为奥运助兴。”

“刚才在门外是你父亲吧？”

“哼，他非要兴师动众地送我，挡住停车道让别人都停不了车卸行李，我坚持不让他进机场里面。”

“飞机时间还早，我们找个地方坐一会儿吧。”

两人走进了一间咖啡厅。

“世文，我有一个想法，想听听你的建议。”

“你说。”

“我想在上海音乐学院进修一年，然后再回茱莉亚学院完成学业。”

“为什么？”

“20年前我妈妈在上海音乐学院上学时怀了我，被迫退学而未能参加全国音乐大赛的决赛，我想替她完成这个夙愿。”

苏世文端详着琪儿，先岔开话题问道：“你以前说得没错，刚才看见你父亲觉得他的神态和我是有点像，不过你没跟我说过他还是个大款，企业家？给我讲讲他吧。”

“他？没什么好讲的。”

“那我也给不了你建议。”

琪儿只得向苏世文简单讲述了一下小时候随父母回国，后来他们离异，再后来母亲独

自带她回到美国的经历。

“你和你母亲确实不容易，不过你爸还是爱你的。”苏世文听完琪儿的故事不禁有些感慨。

“别人也这么说。”

“我一直在想你为什么三番五次地帮我，”苏世文看着琪儿，“我现在觉得是因为我长得有点儿像你爸，你通过我想更多地了解他，对吗？”

“说不清，也许吧。”琪儿低下头，那双会说话的眼睛没有与苏世文对视。

“回到我的建议，我认为你和你的妈妈应该有各自的生活。你妈对你越是全心投入，你会越受她的局限，她会为你勾画她认为理想的人生。可是琪儿，你马上就 20 岁了，应该有自己的想法。另外，现在已经不是 20 年前，我不认为你为了音乐一定要牺牲个人的幸福，两者可以兼得。”

“嗯，你说得很深刻。”琪儿沉思起来。

“当然了，对于你这个小女孩，我是大人嘛。”

“苏世文，请你以后别叫我小女孩好不好？其实你比我也大不了多少。”琪儿抬起头盯着苏世文的面孔，“让我猜猜，你今年 33 岁？不对，也就 32 岁，只比我大一轮而已，呵呵。”琪儿咯咯地笑了起来。

苏世文也笑了起来，“谢谢你夸我长得年轻。”

“我去上海音乐学院进修一年参加全国音乐大赛是我自己的想法。”琪儿收住笑容，“你是希望我在上海还是在纽约？”

苏世文没想到她会问这样的问题，如果琪儿在上海，他以后每个周五去茱莉亚学院排练厅就见不到她了，想想有些怅然，但很快恢复了镇静，“在上海一年也好，熟悉一下环境，以后你如果回国发展，这里可能有广阔的发展平台。”他说着将头转向一侧，这次轮到他回避琪儿的目光。

两人不再说话，各自喝着咖啡。

“我们去检票吧。”苏世文站起身，打破这难堪的沉默。

“这边。”苏世文指向中国民航飞往纽约的检票台。

“谁说我回纽约？我一会儿飞去上海，我妈在那里等着接我。”

“什么，你真的去上海音乐学院？”苏世文吃了一惊，现在的年轻人真的是说干就干。

“答应我，不要把这个秘密透露给任何人。”

苏世文愣愣地站在那里，点了点头。

“我听从你的建议，以后会解脱我妈，让她过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幸福。你回纽约后多保重。”

琪儿说着放下手中的行李箱，走近苏世文，给了他一个美国式的拥抱。

2008 年 8 月 25 日，星期一。大洋彼岸的北京奥运会已经结束，人们的注意力又转回到了纽约华尔街的危机。

自从莱曼兄弟 6 月份的“政变”后，约克森为首的几个“参谋”被前线的“将军”赶出了指挥中心，迪克自己实际上成了象征性的总裁，虽然他仍然代表公司在公共场合抛

头露面，但实际操纵莱曼兄弟的已换成了前股票总管领导的公司执委会，及其直接指挥下的拯救公司“特别工作组”。

莱曼兄弟总部大楼4层交易大厅。理查德站在自己的新办公室里，从这里可以一眼望到整个交易大厅的各个角落。被调入“特别工作组”后，他没有搬入31层的总指挥部，而是将自己的办公地点选在了交易大厅——华尔街资本市场的最前线。此时面积接近足球场大小的交易大厅并没有以往的喧嚣，也许这是大战之前短暂的平静。他转过身，疲惫地坐回座位。

留给莱曼兄弟的时间与选择越来越少，第二季度28亿美元的亏损使公司陷入了求生状态。与3月至6月那段时间不同，现在莱曼兄弟连拿到巴菲特那样的高利贷投资也已不可能，剩下的唯一希望韩国产业银行因无法估价莱曼兄弟账上的不良资产——资产抵押债券与商业房地产，刚刚在最后一刻退出谈判。堂堂的莱曼兄弟在谈判桌上已没有本钱，公司现在不得不由寻找投资者变成寻找买家，一直无人能接受的选择正在变成现实——出售整个公司，并且必须在20天以内。20天后公司将公布2008年第三季度盈亏数字，公司内部估计第三季度亏损数字可能会达到40亿美元，到时若仍然找不到买家，公司将面临破产。

现在公司潜在的买主只有一家——美国银行。理查德拿起办公桌上厚厚的一叠材料，总部设在北卡罗来纳州的美国银行是一家庞大的商业银行，在理查德看来其实就是一个由很多地方商业银行组合起来的大杂烩，可目前市场流通出现危机时商业银行具有华尔街投行所没有的优势：他们的运营资金不是通过短期信用借贷，而是通过每天其银行各零售点收进的个人长期现金储蓄，换句话说，他们有莱曼兄弟急需的每天源源不断的现金入账。

8月初莱曼兄弟刚开始与美国银行接触时提议其以每股25美元的价格购买莱曼兄弟三分之一的股份，立即遭到美国银行的拒绝。从他们的角度讲，其公司文化与莱曼兄弟没有丝毫共同之处，来自美国南部的美国银行总裁对于华尔街投行的短线投资、快速交易、市场中间人的商业模式一直嗤之以鼻，尤其是他从未搞明白的莱曼兄弟那错踪复杂的债券交易平台。美国银行向莱曼兄弟表明立场：不会投资莱曼兄弟，只会全部买下使莱曼兄弟成为其公司的一部分，当然，价格要合适。

现在莱曼兄弟的股价每股只有15美元。3月份摩根大通集团以每股2美元买下贝尔斯登，后来在贝尔斯登股东的强烈反对下才将买价提高到了10美元。难道美国银行也想以每股10美元买下莱曼兄弟？

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工作组里的一个总管通知理查德，根据中间人的推断，美国银行其实想要做与摩根大通集团购买贝尔斯登同样的交易——不仅只付低价，而且政府要出面担保莱曼兄弟账上那些不良资产以后的亏损。

“这群南方小银行主们组成的乌合之众比韩国产业银行那些人强不了多少，想占便宜却又不敢担风险，估计他们连什么是资产抵押债券都不懂！”理查德放下电话开口骂道。财长保尔森已公开表示过政府不会再像救助贝尔斯登一样救助其他华尔街投行，美国银行提出这样的要求岂不是故意造成谈判的僵局？他明天得亲自飞到北卡州美国银行的总部了解清楚。

理查德看着窗外夏末的时代广场，今年是他进入华尔街近 20 年来第一次整个夏天没顾上休假，一个夏天的努力至今却没有任何进展，他感到精疲力尽。他的视线落到了门后衣架上挂着的那件羊绒衫上，自己最近忙得有一阵子没与她见面。他拿起手机，约林佳玮下班后 7 点钟老地方见。

中城第七大道上的哈德逊饮食店。

“你气色真不错。”理查德看着刚走进来的林佳玮说。

“最近没有了你的‘骚扰’，我开始练网球，游泳，这个夏天健身最有成效。”林佳玮坐到理查德的对面。

“你新去的部门最近还好吧？昨天以前摩根士丹利的同事给我打电话，问我想不想在莱曼可能沉没之前跳回以前的公司，我说这次我决定跟着一起沉了。你想去吗？我给你引见。”

“我哪里都不去。你想想，假如我们真的沉了，下面不就轮到摩根士丹利了？其他投行谁也躲不过去，全都可能沉没。”

“有道理，看样子你前一段时间在指挥中心没白干，很有战略眼光。”

“别捧我了，不说这些了。你脸色很差，瘦了不少。这个星期日 8 月 31 日是你的生日，你应该去休假。”

“佳玮，谢谢，我的亲戚朋友里除了我母亲只有你还记得我的生日。我最近没有时间，马上还得回办公室，明天得去北卡出差，需要准备。”

“再忙生日还是要过的。”

“好，不过我有个条件。”

“切，你过生日还有条件，什么条件？”

“你去我那里跟我一起过这个生日。”

“你今年的生日派对我肯定会去的。”

“我的意思是说就我们俩。”

林佳玮低下头，沉默了片刻，“好吧，这次是特殊情况，答应你一次，我去给你做点儿好吃的，你最近太累了。你住哪里？”

理查德喜出望外，“还在原来那套公寓。”

2008 年夏天的最后一个周末。林佳玮走在曼哈顿下城翠贝卡的石板路上，街上人不多，能听见自己脚下的高跟鞋踏在石板上发出清脆的嗒嗒声。几年前那一幕幕又浮现在眼前：纽约大学的图书馆，那些夜晚时透出诱人灯光的餐馆、酒吧，那场浓烟烈火，那次感情沉浮……不知不觉间，哈德逊河边理查德的公寓已出现在眼前。

路边那家花店还在。像六年前一样，林佳玮走进洗手间，锁上门，对着镜子重新化妆，又从挎包里掏出香水仔细地喷洒。她今天特意挑选了去年与理查德重逢时穿着的那件黄色连衣裙，左照右照，景物未变，身材依旧，但人已经不是那个 20 多岁的小姑娘了。

出了花店，林佳玮迈上公寓门前的台阶，6 年前那个慈眉善目的白人老头换成了一个穿着制服的小伙子，他彬彬有礼地为她拉开大门。

“我来找 2506 的理查德，可以直接上去吗？”

“OK。”小伙子看了一眼林佳玮手里提着的精致礼品袋，微笑着说。

电梯到了第25层，走廊里与以前一样很静，林佳玮走在厚厚的地毯上，像6年前一样心脏怦怦跳个不停。“2506”的门牌出现在眼前，林佳玮强制自己什么都不要想，像上次一样走到门前，屏住呼吸，右手食指轻轻地敲了两下门，然后静静地等待。

“理查德！有人敲门。”一个女人的声音从屋里传来。

林佳玮的血液凝固起来，后脑发凉，自己没听错吧？怎么会与6年前一样，他公寓里又出现了女人？她确信自己没有听错，提着礼品袋的左手又像上次一样开始发抖，她该怎么办？

“咔嚓”，房门的另一头传来开锁的声音。

林佳玮下意识地转身，准备向上次那样奔向不远处的电梯，可她停住没有动，心想自己为什么要跑掉？林佳玮已不是6年前那个女学生，这次她至少要搞清究竟。她回转身，准备好了面对一切。

门开了，开门的是一个深色头发白皮肤的西方女人，个子不高，很会打扮，看上去不到60岁。这时穿着白色T恤衫的理查德也从里屋走了出来。

“妈，这位就是佳玮。”

“你好，姑娘，快请进。”

“您是理查德的母亲？您看着真年轻。”

“谢谢。我刚从意大利飞过来给理查德过生日，也来亲眼见见你。”

“理查德，你怎么没告诉我？”林佳玮责备地看着站在一旁的理查德。

“我跟你说过就我们两人过生日，怕你知道了责怪我呀。”理查德笑着冲林佳玮挤着眼睛。

“你好坏！”林佳玮走过去使劲捶打理查德的肩头。

理查德没有躲闪，顺手将林佳玮拉进怀里。

林佳玮扔掉手中的礼品袋，双臂紧紧抱住那久违了的坚实的后背，两人吻在一起。

被冷落在一边的理查德的母亲笑着耸耸肩，在两人身后关上门。

第 59 章
决　战

2008 年 9 月 2 日，劳动日后第一天上班，所有莱曼兄弟职员都看到了《华尔街日报》头版头条的大字标题：莱曼兄弟仍未找到买家，时间已所剩无几。

莱曼兄弟总部办公大楼第 31 层指挥中心主会议室，工作组全体成员一筹莫展。离公布第三季度盈利数字只剩下 10 天，他们仍未找到任何买家，尽管他们的条件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保住 158 年历史的公司名称，保住现有两万五千名员工中的大多数，其他包括价格均可协商。

会议室的大屏幕上显示着公司潜在的两个买家。

第一个潜在买家是美国银行，与他们的谈判由于其坚持要政府担保莱曼兄弟的不良资产已无法进行下去。

“政府那边到底是什么态度?”主持会议的新任首席运营官问道。

像往常一样坐在会议室上首的总裁迪克坐在那里一言不发，自 6 月份的“政变”后，公司的日常事务实际上已由新任首席运营官主持。

“财政部与美联储态度还那样，他们不会给我们做任何担保或贷款给我们。我们已经向财政部办公室提供了公司第三季度 39 亿美元的亏损预测，他们知道我们的处境，可是财政部与美联储态度很坚决，他们让我们自己解决。”一个工作组成员汇报。

“明摆着他们这是见死不救，若是换成了高盛，财政部肯定会再次出手相救。”另一个工作组成员抱怨。

“我们上周特意飞到北卡美国银行的总部进一步了解他们的要求，感觉他们在敷衍我们，坚持要政府担保也许只是借口，他们想吞并的目标投行可能不是我们。”坐在理查德身边的一个高管发言。

“我晚上再给美国银行总裁家里打个私人电话，问问他们究竟想要什么。”迪克终于开了口，他现在已不再考虑自己的实际地位，公司若在他的任期里倒闭会让他成为历史罪人，何况他现在仍然是公司最大的个人股东，持有 1.5% 的股份。

第二个潜在买家是摩根士丹利，虽为多年的对手，但摩根士丹利是投行里与莱曼兄弟关系最近的，“911”时莱曼兄弟在世贸中心旁边的办公楼遭到毁坏，搬到中城只能临时租用宾馆办公，是摩根士丹利将时代广场边上刚竣工的大楼转让给了莱曼兄弟，即为公司现在的总部大楼，并且两家投行的总裁都是债券交易员出身，彼此尊重。

“我认为我们两家投行联姻后互补的地方少，彼此重叠的部门太多。”理查德发言说，他对于自己工作了 13 年的前雇主的情况了如指掌。

“我同意，与摩根士丹利合并后的公司效率会更低，还会导致大批的裁员，我们现在有两万五千名职员，他们大概有四万五千人，合并后的七万职员可能会裁掉三分之一，所以摩根士丹利并非理想的买家。”另一个工作组成员说道。

美国银行不想买，摩根士丹利不能买，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大家开始冥思苦想。

“现在对潜在买家们来说最大的障碍是我们账上的资产抵押债券与商业房地产。”新任首席运营官打破沉默，“这些不良资产就像是一颗毒瘤，侵蚀了我们公司150多年以来在其他方面的业绩。”

“对，我们应该割掉这颗毒瘤，恢复以前传统的莱曼兄弟。”众人齐声附和。

只有总裁迪克一声不吭，他面无表情，以前那不可一世的自信与骄傲已荡然无存。资产抵押债券与商业房地产是他与约克森一手促成的，没想到会将他领导了14年的公司推向绝路。

“我们可以将不良资产那部分从公司分离出去，剩下的纯净公司肯定能找到买家。”有人提议。

“主意不错。”新上任的首席财务官扶了扶自己的深度近视眼镜，“问题是分离出去的那部分仍然需要资金支持，以用来填补这些不良资产将来的亏损，我估计我们需要大概70到100亿美元的贷款来填补这个大窟窿。”

会议室再次陷入沉默。

散会时工作组决定兵分三路：一路重点研究将不良资产分离成新公司的详细方案，另一路继续与政府和美国银行接触寻求打破僵局的办法，剩下一路与摩根士丹利再具体商谈联姻的可能性。

2008年9月9日，星期二。CNBC电视台一大早播出醒目新闻：莱曼兄弟已耗尽所有选择，公司进入倒计时。

莱曼兄弟总部第4层交易大厅。早晨9点30分，纽约股票市场开盘。满眼血丝，连续几天每天只睡4小时的理查德在办公室里坐立不安，干脆走出办公室进入嘈杂的交易大厅，与交易台的公司交易员们一起盯着交易大厅正中央的巨型屏幕，上面显示着莱曼兄弟的股票价格，开盘后短短几分钟，价格即跌到每股9.8美元，自1998年俄罗斯货币危机以来第一次跌到10美元以下。身边年轻交易员们一个个像霜打的茄子，没有了往日的生龙活虎。更严重的是，从早晨开始，公司的现有客户与交易对家纷纷中断与莱曼兄弟的交易。几乎每隔10分钟，就会有一个交易员跑过来向理查德汇报，又有一个客户提走了押在公司账上的现金。到了中午，间隔时间缩短成5分钟，仿佛莱曼兄弟明天就会关门，这些客户在比赛谁撤得快，慢了自己的钱就拿不回来了。

形势严峻，这样下去，公司每日运营所需的现金将很快告罄，理查德赶紧跑到31层指挥中心向上层汇报。

下午4时，纽约股市收盘，莱曼兄弟的股票价格跌到每股7.7美元，比开盘时跌了近50%。第31层指挥中心，工作组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策。

主管们在会议室里屁股还未坐稳，迟到的新任首席财务官跑了进来：“大事不好，莱曼兄弟的借款开户银行摩根大通集团刚打来电话，说我们的资产估值这两天大跌，要求我

们在 24 小时内再押入 50 亿美元抵押现金，否则就冻结莱曼兄弟的所有资产。”

“什么?”众人惊得目瞪口呆。

“摩根大通集团这个时候对我们索要保证金㊀?”

“他们之前趁机低价吞并贝尔斯登，现在又对我们落井下石!”

“我们两个人得直接给摩根大通集团总裁打电话，让他至少宽延几天。”首席运营官对身边的迪克说。

迪克点点头。

“我们账上的现金还剩多少?”首席运营官回到刚才会议的主要议题。

“只能再维持 3 天。”首席财务官回答。

话音刚落，一个助手跑进会议室，在迪克耳边嘀咕了几句。

迪克嘲讽地说：“财长办公室打来电话，听说我们现金告急，建议我们立刻与高盛联系，他们愿意帮助我们。”显然他自己根本不相信。

“高盛主动帮助莱曼兄弟?”大家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又一个助手跑进会议室，“高盛一个主管打来电话，说他们有兴趣购买我们的不良资产，他们想派人来查验我们所有不良资产的交易账目。”

“他们这是趁火打劫，既想廉价购买我们的资产，还想借机窃取我们的商业秘密!”一个年长一些的主管怒声说道。

刚离开的那个助手这时又返回会议室，“刚接到摩根士丹利的正式通知：他们无法确定两家投行合并的经济利益，由于他们现在自身难保，不得不退出与莱曼兄弟的合并协商。”

在华尔街摸爬滚打多年的主管们并不感到奇怪，与莱曼兄弟在华尔街竞争了近百年的三大对手在这种时候一个以保护自己为名落井下石，一个以帮忙为幌子趁火打劫，一个以自身难保为借口见死不救。这就是弱肉强食的华尔街。

会议一直持续到晚上 10 点钟。工作组最后决定第二天提前公布公司第三季度 39 亿美元的亏损数字，反正市场上所有人都预测莱曼兄弟将公布比第二季度更高的亏损，这样还能打消有些投资者更悲观的猜测，关键是绕过巨额亏损，强调生存计划，着眼将来。

会议室里的主管们都意识到公司可能已没有将来。

2008 年 9 月 10 日，星期三，莱曼兄弟早晨出人意料地提前两天公布公司 2008 年第三季度的运营数字，上午例行的电话发布会上总裁迪克亲自出面，与公司新任首席财务官共同主持会议。按照工作组昨晚草拟的方案，两人只强调将不良资产分离出去，恢复莱曼兄弟传统，着眼未来的新计划，提问时对分析师们关于如何贷款支持分离出去的新公司的疑问搪塞而过。

股市收盘时莱曼兄弟股票比开盘时上涨 15%，摩根大通集团终于同意将现金抵押索求宽延至周五市场收盘时，公司赢得了 48 小时的宝贵时间。

㊀ 索要保证金（Margin Call）：保证金是指以抵押来借款买卖证券、期权或期货的交易，抵押一般包括现金及购入的证券，一旦资产估值下降，放款方将向借款方索要额外现金抵押以保护自己的放款。

周三傍晚，美联储纽约分部传来消息，在财政部与美联储的共同努力下，美国银行同意回到谈判桌上来，明天一早将派专机从北卡州总部空运 100 名分析师进驻莱曼兄弟总部查验资产，商谈具体购并方案。与此同时，从伦敦分部赶回总部的理查德的老板泰德带来了另一个好消息：在美国财政部官员的牵线下，英国巴克莱银行对收购莱曼兄弟感兴趣，其总裁正带人连夜从伦敦飞来纽约，准备明天上午与莱曼兄弟谈判。

眼看山穷水尽之际，突然柳暗花明，莱曼兄弟从没有买家到一夜之间出现两个潜在买家，公司全体职员士气大振！

2008 年 9 月 12 日，星期五，市场上传言莱曼兄弟账上现金已经耗尽，最后买家还没出现，莱曼兄弟股票收盘时价格跌至每股仅 3.6 美元，公司的最后时刻来临，这个周末必须敲定买家。

傍晚时分，过去 36 小时里几乎未合眼的林佳玮和财务部的同事们终于完成了配合美国银行和巴克莱银行查验公司资产与账目的任务，剩下的就看拯救公司工作组与这两个买家在周末 48 小时里的最后谈判了。她收拾好东西准备回家补觉，担心起理查德这边的情况。

“你们那边怎么样了？出来休息一下吧。”林佳玮拨通理查德的电话，两人约好一起下楼去老地方喝茶。

“佳玮，不要从前门出去，走我们那次见面时的后门。”理查德挂电话前叮嘱了一句。

“为什么？”林佳玮不解地问。

“你下来就知道了。”

两人在办公楼后门会合，只见第七大道那边人声鼎沸，路边停了许多辆头顶天线锅盖的新闻采访车。原来，美国三大电视台 ABC、NBC 与 CBS 外加 CNN 以及十几家地方电视台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在莱曼兄弟大楼外的第七大道路边安营扎寨，几十盏照明灯正对着门口的旋转玻璃门，二十几个记者等候在正门的两侧，每当有职员出来，便有记者拿着话筒追上去采访。

林佳玮与理查德对视了一下，幸亏刚才理查德的提醒，眼前的场面与 3 月份贝尔斯登出事时的情景类似，只是今天转播车与记者的数量比那时至少要多一倍。两人携手走过第七大道，回头看着街道对面那幢熟悉的办公大楼，与不远处时代广场的霓虹灯交相辉应，大楼正面大约第 10 层楼高处那条醒目的绿色霓虹灯横幅仍然一刻不停地显示着公司的那条宣传广告：莱曼兄弟——梦想实现的地方。

两人在靠窗的桌子相对坐下，彼此看着对方疲惫不堪的样子。

“一会儿回去休息吧，周末就看你们的了。”林佳玮嘱咐理查德。

“你回去吧，睡个好觉。你们的工作一结束，我们工作组周末 48 小时计时便已经开始。”理查德回答。

“我们与美国银行和巴克莱银行同时谈判，搞定其中一个把握应该挺大吧？”

“未必，我觉得美国银行一直对购并我们不热心，他们可能有什么别的想法。至于巴克莱银行，那些英国‘绅士’与我们美国人不同，我印象中他们说得多，做得少。”理查德忧虑地说。

“巴克莱银行的总裁是个美国人，这几年将巴克莱从一家二流银行发展成欧洲最大的银行之一，他们肯定一直想进入美国市场，这时候能廉价收购美国第四大投行对他们来说应该是天赐良机。”林佳玮提出自己的想法，这两天她接触了很多巴克莱银行的资料。

“你说得有道理，希望如此。”理查德仍然忧虑重重。

按惯例华尔街大手笔的购并交易总发生在周末，因为这期间股市休市，否则任何具体细节的泄露都有可能会影响买卖双方的股票价格，影响交易结果。周五晚上，财长保尔森带领美国财政部的有关官员们从首府华盛顿飞到纽约，亲自坐镇指挥周末拯救莱曼兄弟的行动。自 2006 年年底美国全国房市崩溃以来，总统小布什领导的共和党政府一直被随之而来的次贷危机、经济衰退、华尔街投行濒临破产等一系列事件搞得焦头烂额。全美国房价的连连下跌，失业率的节节攀升，导致普通百姓怨声载道，在媒体的影响下纷纷将矛头指向华尔街，都认为是那些自以为是、腰缠万贯仍贪得无厌的银行家、交易员们造成了现在糟糕的情况。与此同时，随着美国 11 月的总统大选临近，民主党在新当选的总统候选人、黑人参议员奥巴马的带领下，借民怨之机向共和党政府展开一轮强过一轮的咄咄逼人的政治攻势。在这种政治压力下，共和党政府已不可能像救助贝尔斯登一样贷款给现金告罄的投行，莱曼兄弟的命运落在了其本土竞争对手与一家外国银行手中。

2008 年 9 月 14 日，星期日，早晨 8 点半，纽约下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这座“二战”前落成的 10 层建筑此刻正开始被各大电视台的转播车所包围，从周五下午开始在莱曼兄弟总部办公楼外安营扎寨的各大电视台昨天白白等了一天，今天早晨才知道被唱了空城计，最后的谈判实际上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进行，于是急匆匆地向下城赶来。

赶在新闻媒体的包围圈形成之前，华尔街主要投行、综合银行、商业银行的总裁及高级总管们已按照政府的指令分别驾车开进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地下的停车库，从那里由银行工作人员带领直接坐电梯进入办公大楼，在主会议室一一落座。

以财长保尔森为首的美国财政部的官员们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盖特纳早早地进入了办公大楼。经过两支团队周六一整天各自的分析，美国银行与英国巴克莱银行到现在应该分别拿出购并莱曼兄弟的最后方案，在财政部和美联储的主持下开始与莱曼兄弟的工作组进行具体谈判，预期到中午时达成协议。谁知美国银行的高管们早晨来时却口袋空空，他们向保尔森承认他们其实一直对第二大投行美林情有独钟，美林最近一直担心莱曼兄弟倒闭后下一个会轮到他们，开始秘密与美国银行接触。美国银行从北卡总部飞来的 100 人团队周四抵达纽约后声东击西，一半人表面去莱曼兄弟那里查账，另一半人则来到中城附近美林事先安排好的一家宾馆，与美林派来的团队会合进行查账与初步谈判。

消息传到等候在另一间会议室里的莱曼兄弟工作组，全体成员都义愤填膺，怪不得美林这些天一直悄无声息，他们居然在财政部和美联储的眼皮底下秘密行动，抢走了莱曼兄弟已经谈了两个月的潜在买家。身为工作组成员的理查德虽然也很气愤，但并不感到很意外，他一直预感到美国银行在瞒着他们什么，他只是没想到这第三者是比莱曼兄弟大得多的美林。华尔街投行为了生存，居然如此不择手段。

“保尔森就这么默认了他亲自做媒，本来是我们莱曼兄弟的买家被另一家投行抢走?”工作组中一个高管质问道。

“美林实质上已不是‘另一家’投行，他们去年年底新上任的几名高管包括总裁在内都是从高盛跳槽过去的。”一个高管回答。

“他们几个以前都是保尔森的手下。”另一个高管开始补充。

“好了，现在不是传播‘高盛阴谋论’的时候，我们一分钟都不能浪费。”莱曼兄弟首席运营官打断了手下的谈话，他肩上担负着拯救公司与保住两万五千名职员饭碗的重任，他一边看表一边下命令：“现在工作组两路合为一路，集中准备上午与巴克莱银行的最后谈判。”

此时莱曼兄弟的救命稻草只剩下英国的巴克莱银行。

早晨姗姗来迟的巴克莱银行的代表们也许意识到了他们此刻是唯一的买家，再次向财长保尔森提出已被拒绝过的条件：巴克莱银行在短短三天内无法评估出莱曼兄弟账上不良资产的价值，他们需要美国政府的保证贷款来填补这些不良资产将来产生的亏损。

保尔森对巴克莱银行的要求早有准备，“我已经说过，美国政府不会再直接救助华尔街投行，不过你们放心，到中午时你们会从非政府渠道拿到贷款。”保尔森命令手下将巴克莱银行的代表们带到莱曼兄弟工作组那里开始谈判，自己与盖特纳回到主会议室，在那里等候的华尔街总裁们正在纳闷儿本来是莱曼兄弟与两家买家的谈判，他们一大早都被叫到这里何干？

现在明白了，他们被要求集体凑出 100 亿美元拯救莱曼兄弟。

“政府要求华尔街银行集体借钱给竞争对手？”总裁们面面相觑，这在美国历史上并非首次，上一次是 10 年前华尔街银行集体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救助贷款，只是如今 100 亿美元的贷款金额将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你们每个人都明白，明天市场开盘时莱曼兄弟破产的消息将冲击整个资本市场，可能会击垮我们的金融系统，所有在座的各位都会遭殃。”盖特纳提醒华尔街总裁们。

“你们只有两个小时时间，到时必须凑出至少 100 亿美元。”保尔森临出门时加上一句：“是你们的国家此刻要求你们这样做。”

在另一间会议室里，莱曼兄弟与巴克莱银行的谈判进展得很顺利。两个小时后，双方同意巴克莱银行以 35 亿美元购买莱曼兄弟全球的资产，同时主会议室里华尔街总裁们也终于咬牙凑齐了 100 亿美元用来资助负担莱曼兄弟将来不良资产的亏损。眼看大功告成，理查德和莱曼兄弟工作组其他成员个个欢欣鼓舞，甚至谈论起晚上一起喝酒庆祝。

然而风云突变。纽约时间下午 2 时，伦敦时间晚 7 时，巴克莱银行伦敦总部传来了消息：英国金融服务监管局不同意本国的巴克莱银行收购莱曼兄弟。财长保尔森设法在最后一刻与英国政府交涉，却没有结果。

“英国不是一直自称是与我们最贴近的盟友吗？他们的政府怎能在最后一刻设置障碍？”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会议室里，美国政府官员和华尔街银行的高管们都无法理解。

财长保尔森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盖特纳不得不实施计划中的下下策：要求莱曼兄弟在亚洲市场开盘前宣布破产。

莱曼兄弟首席运营官只得打电话通知一直在公司总部等待消息的总裁迪克。

纽约时间晚 7 点，在最早开盘的东京股市开盘前 1 小时，莱曼兄弟董事会被迫同意。

拥有158年历史，两万五千名职员的华尔街最老的投行莱曼兄弟正式宣布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破产。

拯救公司工作组同时宣布解散，理查德和其他高管们未能拯救自己的公司。莱曼兄弟的股价现在实际上变为了0，与2008年年初相比，作为公司主要股东的两万五千名职员和机构投资者共计损失105亿美元，其中作为最大股东的迪克个人损失6.5亿美元。

傍晚，理查德回到自己在下城翠贝卡的公寓大楼，走进一楼门厅，发现林佳玮正坐在沙发上等他回来。

“你已经尽力了。”林佳玮安慰理查德，“你终于可以好好地睡一觉了，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我们的公司没了，我们什么都没有了。”理查德垂头丧气地说。

“想开点儿。”林佳玮看着理查德充满血丝的眼睛，向他张开双臂。

理查德与林佳玮紧紧相拥。

“我们上次这样拥抱是7年前‘911’那天。”林佳玮将头靠在理查德肩膀上。

“对，北楼倒塌后那一刻。”理查德回答。

“你还有我。”林佳玮轻轻对着他耳边说，“当时看你那痛苦的样子，我就想说这句话，可是没说出来。”

“这句话你等了7年？你当时要是说出来多好。”

“在莉莉刚刚遇难时？那就不是我了。”林佳玮抬起头，重新看着理查德的眼睛，“告诉你一个秘密，‘911’前一天晚上莉莉在出租车上跟我说了一句话。”

“她说了什么？”

“她说如果有一天我们俩在一起，让我一定对你好一点儿。”

“她当时真的这么说的？”

“真的。”

“好啊，那你从现在开始就对我好一点儿吧。”理查德笑着拉住林佳玮的手走向电梯。

“等一下。”林佳玮停住脚步。

“怎么了？”理查德收起笑容，转过身看着眼前这个相识7年却仍然让他捉摸不透的东方女孩。

“我要你背我上去。”

第 60 章
结　局

2008 年 9 月 15 日清晨，当莱曼兄弟美国总部的近两万名职员从睡梦中醒来时，发现自己的公司已宣告破产。时代广场公司的总部大楼外，从上周五便开始在街边安营扎寨的各大媒体此时已将大楼包围得水泄不通。早晨来上班的职员们一个个穿过媒体的包围进入大楼，好不容易赶到自己的办公室，却不知该做什么，就连主管经理们都感到无所适从。

到了中午，公司伦敦办公室的同事们传来消息，他们那里出现了日本人的身影，来自日本最大的券商之一野村证券。下午，总部大楼又出现了上周来过的那些巴克莱银行的英国人。破产后的莱曼兄弟像即将关张的百货商店一样随即进入“清仓大甩买”，此时的买家与破产前不同，不用再担负公司的任何债务或不良资产，他们可以任意选择自己想要的东西，以廉价购得。华尔街投行最大的价值不是不动资产，而是其作为行业精英的职员及其多年发展起来的投资与交易平台。

宣告破产后 24 小时，莱曼兄弟开始被肢解。已在美国立稳脚跟，一直想打入欧洲市场的日本野村证券购买了莱曼兄弟欧洲与亚洲部分；而公司的美国部分则被周末时最后一刻退出交易的英国巴克莱银行低价购得。

纽约西南 300 公里外的首都华盛顿。美国财政部、美联储的官员们在各自的办公楼里，注意力却全都集中在今天周一的世界金融市场。莱曼兄弟破产不仅是美国历史上资产最大的公司破产，作为金融交易中间人的华尔街大型投行破产在美国历史上也是首次，没有人能预测其破产所产生的影响。从好的方面说，整个市场对此已有心理准备；从坏的方面说，交易中间人的破产会造成未来得及撤资的几百家公司客户的巨额损失，进而可能会造成对整个华尔街金融系统崩溃的恐慌。

最早开盘的亚洲股市已收盘，跌幅仅 2.5%。随后开盘的欧洲股市到美国时间中午收盘时也只跌了 3%。可是开盘以后的纽约股市却每况愈下，至下午四时收盘时道琼斯股指下跌了 504 点，跌幅 4.5%，是继 2001 年“911”后跌幅最大的一天。

莱曼兄弟总部附近一幢办公大楼的第 29 层，苏世文与前莱曼兄弟职员们一起，看着近前仅距一个街区的那幢全玻璃大楼，楼体 10 层处三面环绕的霓虹灯还在，只是一夜间已由那熟悉的墨绿色变成了现在刺眼的蓝色。莱曼兄弟宣布破产，自己所在的这家对冲基金公司成了莱曼兄弟的“遗腹子”，幸运地在其走向破产之前分离出来，及时锁定了其 5 亿美元的长线投资。

华尔街的一个时代已经结束，拥有百年以上历史，曾称雄一时的五大独立投资银行中

的三家——贝尔斯登、莱曼兄弟、美林，在过去的 6 个月时间内相继消失，剩下的两家——摩根士丹利和高盛正在为了生存而挣扎。2007 年夏天美国房地产次贷危机浮出水面，到 2008 年 9 月莱曼兄弟的破产，演变成了席卷全世界的金融大地震，华尔街的整个金融系统濒临崩溃。美国经济此番遭受重创，从 2007 年第四季度开始的经济衰退已经持续一年，失业率从危机前的 5% 一路攀升到现在的 10%，接近 1982 年世界石油危机时的 12%，走势直指历史的最高点——1930 年的“经济大萧条”。

股市、房市、经济正同时滑入低谷，市场上刚流传起一个新名词“经济大衰退”，按眼下的趋势衰退离萧条已相隔不远。

最近每况愈下的市场使得基金抄底式的投资像是试图接着一把下坠的尖刀，频频遇挫。公司的一把手利文一直在西岸筹款，二把手桑杰夫由于压力过大变得歇斯底里，动辄发怒训斥手下，搞得所有职员人心惶惶，士气更加低落。

苏世文正郁闷地看着电脑发呆，桌上的电话响了。

“世文？是我，拉胡尔。”

“你这家伙还活着？”苏世文此时接到老同事的电话，心情好了许多，“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公司里面情况现在如何？听说巴克莱的英国佬们已经进驻了？”

“这帮家伙昨天见死不救，今天就开始趁火打劫。”拉胡尔在电话另一端咬牙切齿地说，“我们早晨本来都收拾好东西准备回家，现在看来保住饭碗的代价就是今后在这帮英国佬手下当‘亡国奴’了。”

“你们现在的心情我能想象。”苏世文同情地说。

“你现在怎么样？在那个自以为是的桑杰夫手下一定不好混。”

“哈，我现在在他眼中是个‘鸡肋’而已。”

“什么意思？”

“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苏世文将中文成语翻译成英文说给印度人。

“这鸡肋原来被你们中国人这样解释，哈哈。”拉胡尔在电话另一端笑了起来，“老兄，现在这种市场有份工作最重要，老板把你看成鸡肋也不错，你就暂时委屈一下，像只‘老实的猴子’”。

“这话怎么讲？”

“趴在树上别动。”

苏世文也不禁笑了起来，以前几个人一起在莱曼兄弟格子间里的那段旧时光又浮现在眼前。

“我今天待在这里反正没事，又不能回家，就给以前我们莱曼兄弟的同事们挨个打电话。”拉胡尔向苏世文通报着。

“大家现在怎么样？”

“根据我的最新情报，阿历克斯去了大学做研究；陈敏去了一家基金公司；那个铁娘子刘静刚被高盛提升为管理经理；对了，还有那个刘思皓，听说近况不佳。”

“是吗？他们基金不是一直不错？”

“他好像在老板面前失了宠，具体情况不明。”拉胡尔接着说，“还有我那个印度哥们

儿阿萨什，被裁员后一直找不到工作，投奔你们那里，桑杰夫居然找借口不收他，最后只好去了一家保险公司。对了，忘了最重要的人物。”

“谁?”

“杰恩，他上个月退休了。”

“哦，一个时代真的结束了。”苏世文感叹道。

这时另一个电话打了进来，“拉胡尔，我有一个电话，你多保重，我们明天再聊。”苏世文结束通话，切换到另一条线路：“喂，我是苏世文。”

“你好，我是刘思皓。”

“你打错电话了。”苏世文冷冷地回答。

“苏世文，我找你有急事，现在我就在你们公司办公楼下。”

“那你上来吧。”

“你能否下来一下？我不想碰到那个桑杰夫。”

一楼的门厅里，苏世文步出电梯，正等候在那里的刘思皓手里提着一个重重的提包，脸上没有了以往那趾高气扬的劲头，倒有些失魂落魄。

“世文，上次生日派对是我态度不好，向你道歉。”

“刘思皓，你找我不是来道歉的吧？我现在还在上班，只有两分钟时间。”苏世文暗自觉得好笑。

“你说得对。”刘思皓诚恳地问：“你知道琪儿现在国内的什么地方?”

“这你不应该问我吧?”

“我上周发现她开学后没返校。”刘思皓顾不上苏世文脸上的鄙夷，接着说：“四处打听她的下落，从学校办公室那里才知道她留在了中国，一年以后才回来，可是他们说我不是家属不肯告诉我她到底去了中国什么地方。我整个夏天每天给她发邮件，她从不回复，我人都快疯了。”

“你自己做的事自己承担，我不知道她在哪里。”

“失去了才知道珍贵，没有她我一天都过不下去，我马上去中国找她，你觉得她会去哪里？也许她妈妈的老家扬州？也许她爸所在的北京？也许她去了哪里的音乐学院或是乐团？我会一个个地问，直到找到她为止。”

“我怎么知道。”苏世文暗自钦佩眼前这年轻人的聪明和那股韧劲儿，但他真的爱琪儿吗？

“还是得谢谢你。”刘思皓失望地从地上拎起提包。

苏世文看着那鼓鼓囊囊的提包，嘴角露出一丝讥讽，“你这就去机场飞中国啊?”

“我刚刚从基金辞职，这是我办公室里的东西。现在去订票，再见。”刘思皓转身向门口走去。

苏世文站在那里犹豫了片刻，大声喊道：“刘思皓!”

正要出门的刘思皓转过身，看着苏世文脸上的神情，慢慢走了回来。

“你老家是上海吧?”

“嗯，怎么啦?”

“我要是你，就先回家看看。”

“去上海？”刘思皓盯着苏世文的眼睛，恍然大悟，“上海音乐学院？对呀，琪儿的妈妈曾在那里学习过！”

苏世文面无表情，转身走向电梯。确信刘思皓已经跑出大门，他才回过头，走出办公楼，向正在楼外吸烟的职员要了一支香烟，猛吸了一大口，被呛得大声咳嗽起来。苏世文觉得有些上不来气，他顺着西斜的太阳，走向不远处的哈德逊河。

站在河边，苏世文心中此时空荡荡的，回头望向身后夕阳下曼哈顿鳞次栉比的楼群，却找不到莱曼兄弟那幢玻璃大楼。他转过身，看到河对面远处新泽西一边的那个渡船码头，回想起了7年前“911”那天，刚学会开车从未上过高速公路的林佳怡从公寓一直开到哈德逊河边接自己回家，当时的情景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没事，我已经过了河，一直在新泽西这边。”

“你还骗我，我自己现在就在这里。”

“啊？你在那里等着我，我这就过河，我们一起回家。”

天色慢慢暗了下来，苏世文现在也想回家。

他身后的哈德逊河不停地、缓缓地流动着，流过曼哈顿，汇入南面的大海。

为中华崛起传播智慧

地址：北京市百万庄大街22号
邮政编码：100037

电话服务
服务咨询热线：010-88361066
读者购书热线：010-68326294
010-88379203

网络服务
机工官网：www.cmpbook.com
机工官博：weibo.com/cmp1952
金书网：www.golden-book.com
教育服务网：www.cmpedu.com
封面无防伪标均为盗版

策划编辑◎谢欣新 林鸿 / 封面设计◎吕凤英
营销编辑◎林鸿 孙培杰 电话：010-88379003

华尔街的中国人

如何能真正了解一个人？不是他看上去怎样或他说了什么话，而是在经受压力或身处危机时，他的本质才会暴露出来。如何真正认识华尔街？只有在其经历灾难时。

本书分三部分再现2001~2008八年间华尔街的重大事件，从“911”恐怖袭击直至金融危机爆发，莱曼兄弟公司破产，引发世界经济史上的“大衰退”。这是美国现代金融史上一段惊心动魄的历程，一组轰轰烈烈的史诗。

五个男女华人主人公代表了生于不同年代、拥有不同背景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个人的命运与华尔街紧密交织在一起。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作为所谓的精英，他们不是英雄，而是在迷茫中寻方向、在灾难中求生存的普通人。他们与书中其他约100位不同国籍的各式人物一起，组成了华尔街众生图，随着危机的酝酿，暴露出隐藏在成功与金钱背后的复杂的人性。

上架指导 商业小说

机械工业出版社微信公众号 ISBN 978-7-111-55382-3 定价：49.80元

ISBN 978-7-111-55382-3